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七三冊目次

杭雙溪先生詩集八卷 （明）杭淮撰 明嘉靖杭洵刻本 〇〇一

康對山先生集四十六卷 （明）康海撰 明萬曆十年潘允哲刻本 〇七五

杭雙溪先生詩集八卷

（明）杭淮撰

明嘉靖杭洵刻本

雙溪集八卷 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

明杭淮撰。淮字東䣊，宜興人。宏治乙未進士。官至南京總督糧儲右副都御史。與兄濟並負詩名。與李夢陽、徐禎卿、王守仁、陸深諸人遞相唱和。其詩格清體健，在宏治正德之際，不高談古調，亦不沿襲陳言，頗諧中道。此本乃其弟洵所編，爲朱彝尊曝書亭舊藏。卷末有彝尊手題兩行，稱康熙辛巳九月十九日，竹垞老人讀一過，選入詩綜一十四首。各詩内亦多圈點甲乙之處，蓋其輯明詩綜時所評隲。今詩綜本内所錄淮詩篇數，並與自記相同。中如打牛坪詩第三聯，原本作碧嶂自雲生，而彝尊改作蔓草自春生。王恩槐過訪詩第三聯，原本作野竹過牆初挺秀，而彝尊改作挺拔。亦間有所點定，皆較原本爲善。且稱其詩道鍊如繭絲抽自椶腸，似澀而有條理。五言尤擅場，持論亦屬允愜云。

雙溪杭公詩集序

南京主客郎中晋江王愼中譔

自予結髮登朝則知有所謂杭雙溪公矣去年秋謫判常州謁公於義興之第因挐舟泛東溪訪張公善權二洞由西溪泛舟而旋于時山明氣肅霜落水清相與把酒賦

詩以為至樂始予以公長者意其倦於杖屨之勞然公顧健步善升足之所履也無所擇而其移若翔據高臨下憑曠以望遠指顧揮斥蓋察見秋毫而接乎飛翼之所入其高談闊辯扣之而應酌之不竭若鍾發而泉出也予乃嘆曰公真

所謂仙人耶何其氣[illegible]而神完也夫昔之為詩者莫不[illegible]幽怫鬱滑和摧精至於嘔肝喪魄猶不能工今公之神氣其厚且完如是乃以能詩成名於世豈不難哉公曰夫所謂詩者豈誠使人攻苦勞極至此哉亦各隨其才量之所得而發

之於性動於其中觸於其會其固有不得不然者耳故吾之於詩也而習焉久而專焉老而篤焉然定以為吾樂而不知為吾憂也因出其集若干卷示予曰君其為我敘之夫以予慕公名積於年歲之久一見之未能今乃得從數由之游

御聞一言之教又得讀其詩而竊
姓名焉豈非予之大願哉予初行
縣至義興入其境顧而羨之曰此
非吳地與何其風景物象不類吳
中也及其縱而游之益以得其美
焉其山水之勝者往往幽邃而曠
遠明秀而静深至於草木泉石亦
皆發色含氣而有餘光與夫澶漫
綺靡腴衍而澤麗者大不同焉予
愛而異之意必有魁奇特拔之人
應而出者以鍾其美而圖諜所志
秖著其爲幽人隱士栖遁之所宜
予疑而不能察也及讀公之詩乃
欣然得曰所謂魁奇而特拔者其

固在此也夫公之詩雖制裁[illegible]
律調不同歸之嚴整雅健體高而
意正音舒而節越有前世作者之
風無有乎嫘媚之習粉澤之飾爐
妻蕩子冶游淫託之思不奸於中
誦其詩不知其爲人亦可想見其
爲美士君子也此豈可以強而致
哉蓋其所鍾者粹而所用者弘故
能成其名而無所汩亂於神氣豈
與畸窮憔悴之士同日談耶始
敬皇帝時治化㬎洽士大夫爭以名
行相高天下敦龐無事仕者樂於
閒暇而有和平之風故得大肆於
文學其時北地中原江左與燕名

家者殆十數人江左則徐廸功
禎卿顧中丞公璘與公爲三人迪
功仕宦最窮而早死二公獨老而
大成享遐齡至大官巋然爲江左
風流之宗其清德偉望宜於表民
用世雖退而老于家將必有待而
起何其盛也予自毘陵入爲留都

戸部員外郎持謁通於顧公二月
而驩曰以論公之詩之言質之顧
公曰是也遂書以復于公爲樂溪
詩集序
嘉靖乙未歲冬十二月望日

樂溪先生詩集卷之一
弟□□翰重刻

五言古詩

送同年余邦臣奉使過家

使君承
主恩平明適萬里玉節青衣深浪花照江水手
持紫泥封當晝題雲綺列旂引葳蕤有鸞驂仙
子飄然從空來進此長生籙復信山嶽嵯峨華風
爲君起

送中舍徐德章奉使過家

朝出城東門送子還故鄉故鄉多白雲登高重
心傷風生潞河浩淼那能去舟舡纖纖蒲芽短青
青柳條長柳條不繫行游知定在傍平安千里
音憑君達高堂

送馮民部順奉使還廣東二首

親舍元類南晨雲同嶢峨瞻望不可即遊子傷
始何便東西江館楊舲及春波烟花一萬重照
耀衣裳離十年始過家離遠歡自笑忽無感

明聖終身荷 恩波
男兒志功名遠遊棄墳墓暮春經郭嶼雲芳草多
零露側承青春使得戢荊榛路去時尚寂微歸
來脫襦布 黄麻貴朿壞烏思返哺春雨石
門深光莎滿楸樹

西山呂公洞

驚覓呂公洞水邊駐看鞍側身入地底偪側頗
碍冠簪燈如星明隨石訝劍攢魚貫緣由折忽
俯千丈湍卻步不敢前下有龍結蟠腥風起昏
黑颯爽肌骨寒翻思張公勝焉得生羽翰五年
客京華茲辰亦奇觀

送芮惟善尹興寧四首

送君出城郭行行上河梁翻然登不惡南北道
路長玄蟬咽高柳碧草蕪傍暗雲方着鞭鬢
髮各已蒼相逢是何時無以盡茲觴
萬彙各有命人生亦何爲忍心重千謁真恐傷
性宜策馬臨長衢白日照紫絲翻手作雲雨徒
爲世所嗤因君念茲理庶幾永相期

路照何常草遂上翔興寧極纖介五嶺森
呀吳山炎瘴癘煩霧深龍蛇矯涉遠多險艱
作千金保努力勉功名樹立須在早
海邦不難治君性本剛明剛亦莫自用自用傷
民情明則須含弘含弘政乃成豈惜萬里別側
聽在佳聲浩蕩雲霄中相期白平生

周元弼謫判蔚州臨岐道情

木葉脫已久朔風蕩高城寒日光景微浮雲蒼
莽行別離重南北茲此鳴驪聲相持一杯酒踟
躕獨含情來采路傍菊經霜愈鮮明

張君錫謫判泗州

朔雪密不開寒菊澹無色物亦知人情依依向
離席酒行君莫辭道路間南北執手夫何言人
命各有極青天白日心相期願無忒

復送世臣詩爲字

朔風吹客衣紫葉辭木杪歲晏城東門握手白
髮翁南北各岐叛散感鳴鴈從此跡難復遙毋
使聲聞斷相望江之涯悲吟幽依啟

送王文熙守制還家二首

春入燕關道邑背已齊鶯羣鳥白絡首南
鄉晰倉卒慨衣裳迎餞不可携別離亦已惡矧
子在哀迷慘澹春日暮淚落黃山溪
青袍論多士君宜古人求交誼重金石詎為邊
幅修權門日如市干請君所羞剪兒賦性命豈
為衆楚咻臨岐折楊柳庶以結綢繆
喪易盈自戚還戚遷傷神君子有中道願保千
金身白髮掩青鏡高堂有慈親重死復重生之

〈何大復集卷之二〉 四

寸良獨辛苦江水東下執手聊具陳

送劉美之太守赴銅仁

園柳何青青江草萋以碧送子適萬里執手情
脉脉嗟彼雲中鳥翱翔依山澤何不為稻粱謀
以有南北分力惜無一悠悠心縈隔

日李介庵春因念其為人賦此詩

濯濯楊柳枝開花大江堤轉盼春風顛颺泊岸
東西美人隔江水誰當共攀折臨流和漁歌[illegible]
[illegible]山仰視白日馳去[illegible]

惕惕自持[illegible]青青[illegible]

盱眙山行雜興三首

發盱眙山雲氣何冥冥落木蕭蕭外薄市寒
青湖風吹征衣衣薄酒力醒驅馳山川暮靄
欲半星 王命有期程胡敢厭所經道逢寒
泉木且復挹清冷
嶺茅白荒荒巖險經過及細雨霑衣裳寒雲濕
無力歲序日云徂遊子行未息何以散旅懷賴
此寒湖色寒湖碧沉沉照見飛鴻翼

〈何大復集卷之二〉 五

山川搖落中歲晏苦離別雲薄天氣晴庶以開
他牛羊散廣原枯桑寒風括野老出取蒸野
婦行被褐悠悠田間情亦足慰冬月

早發巢縣暮宿金城寺

雞鳴市上青霜露草根白山雞尚鳴墟落谿
南北涉野多寒風枯楊何蕭蕭山川茫遙遙歲
晏道路迫王事苦未休慘澹過郡國暮逢禪房
幽且復舒枕席

送王陽明謫官龍場驛

四日對中微羅結胡[illegible]行[illegible]
我心豈無良朋倚不如子同首叔雙投鉤光誰
能念浮沉願為雙毛翰相隨雁瑤琴
結束雙佩刀倉皇視周行子行亦胡邨而我獨
徬徨龍場耶何許南極烏蠻方水深有蛟龍山
險多虎狼庶保千金軀甘心采相望

送李獻吉致仕歸陝三首

巖谷有佳人皎皎絕代姿一士事大君生死以
為期一朝失君意悄悄悵谷[illegible]限[illegible]心勿忍終棄

行道所遲遲谷口多芳蘭采掇修[illegible]後百年恩
情有豈無合懽時

美人別我去各在天一方相見不可期秦川浩
湯湯[illegible]別長不悲今別[illegible]何長采采芙蓉花照
見若衣裳從之不可得[illegible]
美人遺我別手圖雙竹枝[illegible]我[illegible]道以長
相思所思亦何有不忘者惟持竹枝上雲霄濯
濯君子姿願言長披拂清風與[illegible]明

送曾侍御世亨按雲南得奇字

淡上有游不結子何[illegible]後若亢
陽顧[illegible]西原道秋[illegible]川有孫兎飽
食何自肥[illegible]獄有[illegible]愛而無[illegible]何當一奮
擊飄忽清郊陸

送邢侍御文甫按陝得終字

斧鉞下河漢飄颻起崆峒[illegible]絕萬里雄急當
秋塞遼城多雜烽火通關中小民困輸輓大
將無成功
天子西顧憂閫閫須[illegible]公君實當才略溟渤生

秋風[illegible]看清沙漠功業庶有終

八月十六夜飲王陽明館

涼月殊未缺皎皎銀漢光照見庭中席浮盃發
清揚對此輒復醉高歌激[illegible]節忽已邁白
露[illegible]衣裳人生有離別此[illegible]不可常月高更起
舞庶終古後

復過浪滄橋

西行每濟此神魂欲[illegible]飛下俯千尺濤橋柱浮
傾欹鐵聯四鐵劍歲久恐不持努力[illegible]絕[illegible]上

距浮雲齊飛上干氣嶠拙狀々猿狖不可窮
足俯仰立嗟咨大江從西來崩波翻溢大兩崖
似束縛不敢爲凹馳天空木葉下長風吹我衣
蒼茫絕域曉躑躅遊子悲
聖人御皇極四海混一歸南海貢明珠西域來
象犀涉險亦何惡所嗟筋力微迢迢家萬里骨
肉皆來稀矯首望北極　雙闕紅雲飛無才縮
音緘懸愧被　恩私吳中秋風起老盡北山薇

寄朔漢劉滄兵備林廷元二首

南北渦分水北逾黃陽城借哉不相見徘徊佇
心情長林朱飽耀餘氣百鳥鳴鐵蹄千里道胡
能慰平生

明月出皎皎行人發滄海海水清且長月明流
光彩朱絃不聞聲顏色日夜改江洲多芳蘭寒
裳思君來

市上見紅鸚羽尾凋散無神色怪而問人
云其毛可爲箭翎故拔以取給因作詩
之

翡翠自矜誇提翫遠雲尾雞況此翅毛首
欲新　哉孰空物不此萬甲貨白鷳虞羅中無
由豪超越翻翩利風翎能使射者決所以付毛
長日日以未擬家以爲楚自取以羽而減具
免敵材當離雉姿餓泊沒隨翔群性皆送日月
見人似依依俯首欲前訴有口不能言伊誰見
憐恤空質絕亦霄天池迥空瀾抖擻秋風生此
志竟終輟

哀孫小參德輝

湖南憶同往契誼定綢繆清襟照玉壺直氣橫
高秋一朝棄官去不肯事苟求筋力雖尚強甘
作老病休君歸臥東海我爲齊梁客一別不相
見幾詎死生隔昨逢君之子云已就窀穸惜哉
無青蚨一拜君墓側人生如許慶百歲等蜉蝣
徘徊感舊謝我今亦白頭落木滿南城愁雲隔
江洲爲君增哀辭淚下不可收

贈張林琪

荊溪一識面今已二十年長嘗拜除

陽山特贈雙竹枝山石[...]所[...]開[...]卷舒中[...]

若清風下三日思渡江成數葉可留置色范蠡

舸天涯季子喪把[...]飲之酒愧之珍瑤酬

李煜畫鶴

野風吹鶴鶴飛上南[...]殿[...]王好[...]然入

素練拔拂鍾山[...]今生[...]似[...]熔

燭錦也燦當時[...]不知深宮

中乃有此流玩一日[...]幾[...]至宋

陽[...]中國[...]乃失[...]鶴[...]君人美

挽李獻吉四首用曹太守韻

[...]君別執[...]河之陽[...]死生隔千里愁

[...]河流向東[...]林[...]相思贈行篇觸

已唯琳瑯

李杜得詩聖迥出諸家而[...]後[...]死名

流傳悲風動[...]長虹[...]天[...]魂不可招空

有吊湘篇

回首梁[...]愁見飛[...]才[...]文雅翁

風[...]數泣[...]千載上並

[...]應劉曹

花開復花落白髮愁青春鳳去遺修竹琴張棲

膺情魂如不死上為列星辰思君不可見淚

[...]洋

送宗伯容二君武康

紹興中十年試一割長風吹行騎送子中

[...]如牧羊肥瘠乃作我若行佐武康庶

[...]武康在山中官衙對君峯[...]學[...]斯

[...]只哦松

題邵貞母卷

[...]見節義每為心激烈節義非苟為[...]自

貞[...]貞母當[...]不[...]夫[...]保護一綫[...]堅

持寸心織糊口[...]織紝應門若童子[...]

風豹老飽冰雪[...]五十年終始視一[...]上賴

九重知旌門有綽楔悠悠世上子伊誰丈夫傑

截曹令女千載不磨滅

漸□□□□修翮扶搖□□□□□秋風
物神乃王老夫抱病久已愧非少壯執手一酌
歌當杯爲君放

題月樓

高坐敞雲樓山空月初上萬里凝清光照我毛
髮爽矯矯雙松樹影走蒼虬龍夜久寂無語唯
聽來天風

東湖爲武康張尹題

自江逾北陸有水亦應小君居東湖上萬頃春
浩渺汪汪開胸襟瀲灧見魚鳥白君宰武康烟
波跡如掃君固未忘情第逆各有道寒者身欲
衣飢者願一飽願將東湖水一勺潤枯槁

送劉伯世陽之官禮部

語有千羊皮不如一狐腋君固諤諤士衆中見
標格吁嗟八閩英理一心靜迹青瑣緣　天門
疏草白云積夫何別近侍限以民事責　朝廷
失諫官郡邑得司直爾爾九□□矯矯雖□□
紛飛鍾陵阻□近　湖陽□余今謝

明大□□三吳右□□□□下□□學彭
月熟□□□風吹江國君行待□□□□□
激

送吳顧山提學河南二首

暮收桂水楫倒騎大河中一別何草草
王命有賢□子行秉文衡□□風化初江空木
離下□□□化餘□□不及□回首□□路
亡□□□□□復夫才獻□朝□泪没□□馬逾
□州□州大□□伊洛濟源流子行紹□綏所
以在前脩迹
聖明世吾道鳴伊周

倪雅溪□□詩集卷之一

□□先生詩集卷之一

五言絶句

詠鷹

勁翮戈矛利秋空搏擊姿開軒□□□□燕雀莫

深疑

扇景

野□低度□江 壁迴含風萬□□洲與數聲漁

□□□

□□虛澗壑春月照花枝愛殺山中相金籠不

十一

□□□編

陪□□□□途中雜興同賦古風五首

幾□沙際闊兀𨶹木窮山□□郊原路烟青白

鳥飛

雨氣□□□參溪流岸岸山況逢同志友春日詠

歌沉

沙□□紅白紆廻□□村□□□稚□乗来出

郊門

野□楡河□前林春已□言農□□□□

川功

遠□山外寺數□水邊程未□亞□□詩白雲

先眼明

雙池□楊故止題

同□□□花□□□石徑虛天機時動處水面見

□□

又

滿□□月出照□□□□圓風落梧桐靜主人應

十二

求眠

又

林低□□近簾碧見□開白□□如雪雙飛鏡

□來

板橋八景和□□□□韻

龍□□□

洗天雨忽過颯沓風□開腥□□□郊知是龍

泉來

笠澤烟波

一葉烟波艇如來銀漢槎秋來萬里無涯涘

誰家

龜山夜月

太湖東畔月光滿龜山秋雲翳絕萬里幽人在

高樓

陳灣漁唱

諸峯出沒浮天淡白如娟如新不知瞻望裏時有倚

舡人

鮓埠涌津

樂堰口村市成衆商橋前春水長湖上雲

飯

亭山夕照

亭山巒蒼翠雲霞接天台捲簾日西夕時有與

氣來

廟墩靈跡

荒墩靈尚在芳草年年生一身北去難留殘誰

能爭

坂橋古屋

五經飽腹割身逆乃濟世 忠荷不可行甘作隱

[illegible]

杭雙溪先生詩集卷之一

弟允卿洵重刻

五言排律

贈顧華玉兆守南都

鹿鳴同聽[illegible]獨美青年[illegible]源[illegible]筆
勢懸[illegible]三殿[illegible]宴錫[illegible]行遍[illegible]花
[illegible]小施[illegible]大[illegible]與鳳麟
瑞發同松竹妍南貴登妙選[illegible]列諸賢張桓
[illegible]人首裴公藻鑑偏庭[illegible]物[illegible]秦川
向日丹葵切[illegible]似[illegible]重把臂[illegible]木擬
登仙得意江山外新詩早寄[illegible]

挽[illegible]牧

[illegible]江湖[illegible]鵬鳥上[illegible]落[illegible]山道[illegible]凉吳
水濱天寒愁白鶴[illegible]斷[illegible]義[illegible]曠
懷濱海鄰何[illegible]東野秀書入仲[illegible]神南國悲山
斗荒原[illegible]鳳麟竹[illegible]空[illegible]月溪晚自今[illegible]一代
風流盡百年詩禮[illegible]地[illegible]多今[illegible]閣有行人
泉字[illegible]

送[illegible]兄和南還

[illegible]文汲京師[illegible]呂風開北野清[illegible]
祥[illegible]律[illegible]人　闕庭初上計
文運豈應屯[illegible]處[illegible]須雨故神漢臣榜
策後呂[illegible]感能頻月殿[illegible]杜雲程接　紫宸
蒼[illegible]江柳發文錦相[illegible]陳樹色稀微日葵榴荏
歸[illegible]崆峒有[illegible]劍鋒啓[illegible]新

故謝都憲同年廷桂父

[illegible]山秀聯翩俊乂升司徒嘗[illegible]仕直氣早
[illegible]數把閣人[illegible]何愁[illegible]迎竹馬[illegible]
峽見秋[illegible]伏[illegible]登妖巫戒[illegible]
誕[illegible]何[illegible]政[illegible]鈞衡廣漢仍治[illegible]
[illegible]前[illegible]民殘却所矜
風聲[illegible]傍道[illegible]家[illegible]無鉄陽和[illegible]
[illegible]無[illegible]風雲際安
危[illegible]白雲[illegible]歲[illegible]
感風流孰與[illegible]秋[illegible]劍橫稜寂寞
悲[illegible]伏[illegible]像走[illegible]

□□□卜愁雲暴暮征衣成惆悵

□陵

王文煕席上見雪送別世恩

仍冬白雪花試向臥城斜失色衝流馬消聲問
酒家披篠初見燭接翅已稀翔欲別語還久相
看情轉深□□天北闕日月水西洲忽見君重
發登樓□□沚

元日留石婁溪副使飲因贈北部

煙霞占景物天開江上□□庭□□□□檜柏滿

□□□□□新歲先□開野梅一冬寒苦剩今
日秋從廻抱几留覓帶行尉動且孟遇惟須盡
醉不飲□□□盤出無珍味樽餘□□□風和
米海從□□接天台更道□□見從來右畹開
飛龍當九五大益家風肖牧養□□□無能愧
櫟材廻瞻雙　鳳闕雲□□北

杭雙溪先生詩集卷之四

弟允卿洵

五言律詩

送□□使之官浦江

錦繡春逾半飄颻帆掛初沙侵新柳暗雨裛小
桃舒嶸僻官無事江深食有魚義門還□鄭風
俗近何如

□□□仲仁不遇見□□庭物色漫爾留題

□□成竹翠數點□□□□下馬不煩主開軒聊

□□□□秋□□庭晚石□□□□發著悠然裏高
城過夕陽

贈同寮劉世臣兒司訓玉□

伯仲名門彥文章濟世才月看與省服春□玉
山廻江柳亂竹色天風吹酒盃鶺鴒原上路飛
急有餘哀

墨竹卷

誰為文與可墨妙在毫端□□□不□□□□楨幹
□□□□□□春日蘇湘水碧煙□抑抗風塵眼難

池得飽看

正月十二日迎　駕南郊二首

日耀　金鑾殺風微　五鳳樓千官隨珮玉萬
騎擁貔貅春潤　天容渾雲移綵仗稠萬方同
發肯歌舞

聖明休
南郊水雲鋪　翠華日暮新龍御朱旗曉花臨
白象春羯胡趨走地朝野歡辰內樂從天引
鵷鸞聯上　紫宸

[illegible]　二

送方文王督漕江淮時方告行
漕號是經國指揮懸使君樓船趨秋馬星析聚
防秋出沒江雲白微茫海氣分艫銜萬艘雨高
枕和歌闌

送徐石東僉憲湖南分題得瀟湘
瀟湘他日夢（石東有夢官于此）今上合江亭天闊浮吳
楚山青入洞庭鷓鴣春湫湫斑竹雨冥冥孤檝
雪中見依稀何處

又一首得涯字
省猶入文遠荊襄古節近塔高蘇子避政簡速
風移黃鶴樓中倚湘妃竹裏祠逢君更何地雲
白楚江涯

雨至次韻
喜色動荊班仍看雨漫山昨朝雲馬上一日遍
田間林鳥亦刷羽砌花俱有顏飢荒盜賊起憂
意滿鄉關

從遊之西臺遺恨得晴字
[illegible]山明無端瞻望眼却抱死
清日照後俱哭江愁花獨明緬懷三釜養林
泉冬生

[illegible]　三

即事
片雲西北來縹緲傍秋空一雨曾何益暫陰還
復兩聯風車燕雀斜日靜棲巒林救吾曹急民
飢寒所衣

送俞國昌推官台州
盤鬱龍崎秀生才自不群溫良金玉質蘊藉鳳
麟文利器知無劇家聲見聞赤城臨海下旌

節度春風

輓同知劉世臣母

寶婺行近百女[illegible]小應符 [illegible]大君[illegible]

令子輝烟雲秋 [illegible]花絮滿春閒獨[illegible]

年王陝[illegible]歸

和[illegible]文再限韻送秦豫齋

微霜[illegible]落[illegible]氣雨明[illegible]竹洗青逾整[illegible]

半含山横緣半北詞名自江南獨有關河鴈秋

遠萬里騎

送周進之决獄淮揚

[illegible]秋[illegible]使節黃菊之樓船海濶層雲迴天空夜

月隨佩刀迎雪落[illegible]木鎖春偏祝綱湯仁大封

章御席先

贈秦孟恩二[illegible]

柳莊神異士今喜識玄孫[illegible]雅應難得風流豈

尚存汕州[illegible]小水剔亦[illegible]日哦松裏江

春擁縣門

送陳文明分題得隆中書院

抱道[illegible]隆中 [illegible]

將歷三分功業在八陣圖雲[illegible]日[illegible]騎裏[illegible]

洞逝水東

懷徐石東

不見南州十城[illegible]又放花德[illegible]璞玉氣象合想

嗣[illegible]題何處江春上短槎關心風俗繫豈

只在民家

[illegible]分紺[illegible]食糟[illegible]因憶家

[illegible]大冬[illegible]所[illegible]汁澤銀腹貯

旋[illegible]繡衣[illegible]書省[illegible]年親齒缺思

老扶東吳

燈花

獨宿臨江館燈花照夕興母光人事[illegible]豈[illegible]

勝[illegible]落點剪還起[illegible]不孤更長容睡[illegible]賴

爾對林俱

長[illegible]江[illegible]首

江上逢[illegible]正[illegible]

梅花波浪春風起帆[illegible]

[illegible]開[illegible]華
江潤郡樓迥城粧山影收[illegible]盡迎[illegible]動舟檣[illegible]
天涯旅食[illegible]尊盧[illegible]半白頭東西又南北浪
跡愧沙鷗

江上登天寧閣用長至韻二首

江閣憑欹罷[illegible]漁人網未收[illegible]寒雲樹沒日隱浪
[illegible]城[illegible]殿[illegible]滯行色猶
得[illegible]沙鷗
[illegible]愛爾老僧家[illegible]樹[illegible]園天
[illegible]念念風竹晚[illegible]留[illegible]雙彤管悠
悠發藻華

送寮友趙介夫出守長沙二首

郡舟谷[illegible]沙柳[illegible]五馬春日赴
何鄉[illegible]流[illegible]須長者君
王有[illegible]
[illegible]沙洞庭[illegible]春[illegible]際天迴[illegible]迎逐青[illegible]月
照[illegible]淒涼[illegible]傳[illegible]寂[illegible]秘書[illegible]應[illegible]
雲霧開

台州道中

澀渠江湖白透迤石徑斜雲谷[illegible]野祭楓實
冬花白屋無烟火清郊道茂華
天恩看浩蕩雨露及[illegible]家[illegible]

送白輔之大參赴闕同宿江上

[illegible]屋風燈亂秋江夜[illegible]序去住感
[illegible]含弘大鈞天禮樂成甘棠[illegible]頌
行伯此[illegible]行

歲[illegible]阻風[illegible]二首

[illegible]不[illegible]虛閣[illegible]依[illegible]迎風亂江花入
酒微怒波元白[illegible]不停飛玄鬢[illegible]變青
春[illegible]非
[illegible]歲云[illegible]悠悠[illegible]臨海[illegible]捲帳竹
樓風日[illegible]飛[illegible]梅花知自好開
[illegible]故[illegible]
[illegible]樓[illegible]元[illegible]攜酒至
[illegible]岸柳[illegible]色江[illegible]繞
[illegible]流[illegible]文酒攜佳節良

謝吳廷介中書遺子追送所叶

閉思會將短札送勤渠遣子浮溪出知君病

餘雲鐵找絲纍纍風榻半琴書鄭谷人稱到幽

懷袁自如

送吳中僧兼簡沈石田隱君

錫杖風吹衲衣秋衣杷菊前觀斷要觀作念汝禪

雞遲山暝雲移石江寒月滿川清風懷潤寂爲

戒謝高賢

元夕立春

八年立春夕稀逢即上元光風萬戶動燈火九

衢喧宮柔青絲纏江梅白雪魂獨憐春有減銀

鬢漸看繁

登望湖亭有懷舊遊

絶壁派一迴千峰落日曛曾明湖上醉衣漢洞

口雲往感竹猶沾出山來乃今故人江海上寥

願書聞

君山窗有竹徧以短牆 人長來今謂牆

去竹山

愛汝山中竹可令去短牆烟過初出色水雲漫

生香淺淺石供晚雨前月有三相看真靜雅夜

久復移牀

送友歸秦

客車傷早發曙色轉青微風帶青絲弱宮花白

雲稀春山襟欲斷社日燕同歸渭涇流向北常

見五雲飛

夕行山寓對竹

竹山稀逢竹脩然見此叢疏風含壁細晚翠落

庭空燕谷木霜後湘江烟雨中但令人不俗相

對與誰同

送陶僉憲之赴閩二首

省郎通出入德風謠聞孫花吐時同把詩吟得

細論東森行問鴆鵝千不通知何地朔

情澹何樽

吾兄嶺表君去得相從樹色三千里桐花一

萬重水流窮去注地安知從洛來得傲宗賢冀南

隨王女峯
送遠心俱切相携況所親將憐江草碧愁入荻
花新匣劒廻南斗衣羅照暮春呉右州侍急凌
厲向秋旻
書寄美周先生翁
緬懷童稚力臨楷討論功白髮行藏外青春要
路中開樽江雨濕看劒燭花紅㝷別隨秋草承
恩鳳閣東
徐呂國席上贈別
鶯邑依宿樹浮雲瀆春鴉消樽留客哀白雪向
人斜雁度披江漢論文剪燭花來時應隔歲
雙闕共春華
陸子淵邵節夫同携酒過呂國席上夜一
首
雲至　雙闕晚騎馬到君家相果携奴亦秋燈
點筆斜詩談聽靜夜客思動清笳明發秋江上
離心亂渚花
元夕界亭驛
驛邑催行騎孤亭亂野環川將江草偏林滿影
櫻斑燈火逢元夕風烟宿楚山樓頭書卷在聊
得慰愁顏
界亭山中
毿毿雞聲起石磴轉蜿蜒霧合千峰門春融百
折泉絲泥濕排排翠條蔓始如午欲昏黑如
開虎豹前
度冬山背二首
山水似隨悲浮生謝此來霧分霄日月谷應走
風雨鳴懸磐空出懸江縈樹夜聲開有異鳥相
與莫相猜
緣崖苦力盡亦堪高頂來行亢上蟻怒木地
中雷古木蒼雲翳玄猿清晝啼干戈戟子對
面忽驚猜
輓同年喬太守汝修
郡郭仍山木凄涼不見君山長空返照水白自
多字湖海詩留滿座小前門柳小貞不易小
壯出衙人

[illegible]贈一首

病足不出戶招邀情更親[illegible]邊憐客子竹裏問

危人強徙青絲髮逍遙白葛巾十年思故舊話

到不知頻

欲別不忍別相攜還北堂解衣淹日午開閣進

風涼江漢孤蓬客乾坤萬里觴相逢更何日東

去[illegible]長

西行回度滇池

西行[illegible]歷險落日放舟還渺渺微茫際沙鷗出

沒間烟青金馬寺天遠碧雞關諸嶺雲端出如

看蒼澤山

打牛坪驛 諸葛孔明迎春于此

亭因臥龍舊猶載打牛坪[illegible]經略春秋幾

度迎野花空晚落啼鳥自[illegible]空三分蹟流

傳後代名

山水小畫和韻

金碧披[illegible]來江山入座中橋分沙岸水樹繞石

根風[illegible]萬

[illegible]

朝發洱海

微風動行旆朝氣[illegible]海山分碧水虛搖日寒峰翠

上雲 聖朝弘治理何極盡人文最是諸夷種

猶來問[illegible]岸

晚發普安

眼界頗平齡諸峯[illegible]蓮白雲分個個真兩各

娟娟自似雙虬舞或如孤鳳騫誰云若適遠幽

興滿行邊

清平道中

亦知春久去花尚滿陵岡小朵籠白微風過

[illegible]

王[illegible]來通[illegible]入今無[illegible]步

鎮遠[illegible]舟

連山[illegible]一溪迴洞洞斜流下[illegible]細

[illegible]不成川撤旋看[illegible]子乘

流亦快哉

飲[illegible]

勳業藩封大乾坤吏隱寬官閑綠蟻心遠[illegible]
紫荊花謝春移席大雷江動城星沙一醉話尊
酒見平生

襄陽習池

青山愛峴首春風遂習池尚想山翁醉唯餘羊
子碣巖花落冉冉江柳無絲絲亭臺斜日畔今
古一長嗟

新移竹出筍

移來根未穩即長一兩肥孫紫錦包泥釋青苔迸

出猿凌雲勢已起耐霜節應存呼僕更加土他
年看滿園

徐山

雨霽憶山行天宮翠且清野花開未盡澗木落
長鳴俯仰乾坤跡巷[illegible]今古情不聞千載事留
得醉翁名

瑯琊僧房小憩

日移千嶂碧雲覆一溪虛嘘拂風颸午清涼夏
景物林深聞鳥聲[illegible]山落花疎即此見明性何

畏幻化墟

新構看山亭成

百尺憑虛檻新開坐見山清時無戰戰司牧稱
官閑雨意微[illegible]外嵐光紫翠間樽前有雙鶴日
暮與雲還

雨中登樓

節序[illegible]侵朝除午不開浮雲[illegible]晴山去急雨灑
城來宿[illegible]露紅葵濕低翔白鷺迴洗心[illegible]咫尺烟
霞擁翠臺

秋仕趙千兵山莊送客

秋熟苗未退風塵送客樽不知車馬路有此隱
淪村池淨荷如拭林深鳥故啼茶淡青竹篁更
出萬松根

正月六日與同僚飲山樓待看雪

雪消諸嶺出興至一憑欄野水初迴綠春風尚
覺寒晴[illegible]收滋雨濕竹已浮雲臨山到窗來好聽
須日日看

悅陳太守賓次鄉一絕九首

民失賢太守如無父母哀從今問俗猶遺愛
能來白日慘無色愁雲黯不開蒼天何不憖留
使哲人摧
儀形雖日遠惠政及人深山間多瀰穢道不拾
遺金仙馭悲瑤鶴風軒冷玉琴桑公竹如在前
代與相侵
過江閩訃至涕淚失明發雨颯枯柳悲風來
遂天飄興聲小荻祿蔓五十年漢史未良吏須
公合並傳

海內詠采盡古邦頌化公循良從女問民救急
民歸風俗推行表天心感格中悲哀仙馭
遠欲見涕無從
豈弟古民牧於公今見之寬仁兼若姑清勵更
堪師喪起闔門日難獨敎滿時貧無斂財具一
死有人知

風風宗次唐人韻

流聲天迴秋色一江分不見昔時鳳空餘舊
日流芳還目歐名古今照六代興亡感漸雲

天鴻鵬群

送邊太常卿廷實上京

餞子司空宅高天暑氣微柳風郵蕭席花露濕
明衣作客本無定憐君今遠違
九天環珮裏日近五雲飛

秋日陪孫性大飲環山樓押韻

忽漫清興過相攜白足臺已驚梧葉老應想鳳
風來坐移軒閣山環落酒盃荒鎖秋草合
日為君開

奉送李大宰巽庵入朝

賢名登御府台座逼天卿稷契風雲紀唐虞
日月明持衡鈞海內懸鑑徹秋臺合
君臣際都俞面水情

庶子泉

庶子泉澄徹終一脉一照臨見絲髮無物解
清心凝鏡元非大流竿莫測深緣底有解照道
亦聽微吟

題劉中丞

[illegible]看亦好舒卷與悠然風霧[illegible]
樹傾欹蓬[illegible]如葉小終日在天邊更愛遥山色微
茫沙際連

石菱溪宅看牡丹和韻

解帶小山側佳花正爛枝紫霞浮玉蕊臙脂調
軒敞綺席微風倚衣絲白日移洛陽春色貴猶
憶[illegible]時

清凉寺後亭留別諸公次韻二首

平生性懶拙喜得遂茲年海釣忘餌溪耕秋

有田今章看俊彥風翩在臙簪情別且為醉尊
前江色妍
群公盤麗藻秀句及春傳江碧浮孤迥山青落
嶼偏花開猶未盡野鳥飛邊回首沙中鷗分
飛向遠天
丘壑今長往樽壘得暫同上階無浪跡滄海有
孤蓬世治容吾拙身藏遂窮山閒歌舞地瑤
草起春風

飲胡夢竹園池次韻宋御史鶴坡

[illegible]今[illegible]竹新[illegible]
綠[illegible]夜奇三派淵眺近二都[illegible]迎客如

入亭小構

徑轉孤亭幽[illegible]石間野光圍細竹雲氣護
層[illegible]黃[illegible]白梅已破寒同游有韻客竟
日未[illegible]

[illegible]侍郎[illegible]園贈別之作二首

扶顛須棟梁久識才不長把酒臨江白離心恨
[illegible]海鷗從結約秋老望飛揚治世容疎散高

歌明月章
渡河今有梁南去水雲長堤柳隨花綠豪花如
菊黃風和春潦池雲白思悠揚執手難為別臨
岐賦短章

池上小橋成

林亭環碧水[illegible]成風起人行渡[illegible]影
共[illegible]偏[illegible]
東[illegible]
野[illegible]

荊棘[illegible]東丘跡空懷
至心羅雲常帶白山鳥有遺音悵望人何在空
堂靜蕭森
和友人溪見寄四首
蒼濟高人駕荒城涉夏春清秋初識[illegible]千里舊
交神湛溺應忘世商山豈避人乾坤誰短髮富
貴一輕塵
而[illegible]蒙劃作白髮過生春設說愁花鳥應知泣
[illegible]題字手長留倚樓人大雅音知作終

修落後塵 與溪論及詩法
日月[illegible]青眼來觀湖海春[illegible]非落寞之人
稍科白玉本真性丹砂豈與人紛紛學仙者[illegible]
是離風塵 [illegible]
避逅小山側挽迴冥谷春納交雖恨晚一見即
傾神雄辯[illegible]山鬼潛行遠市人[illegible]鞋祇自好不
使汚黃塵
漢中副使丁近[illegible]
憶別昔荊 相逢今[illegible]城光陰同逝水心目[illegible]

懸徑采采黃花節依依白髮情何時[illegible]
走愧虛名
奉和黃用明別駕見寄二首
回聽壯年別已惜老翁成幾見花開落[illegible]月
[illegible]心間對秋水自[illegible]洗長纓寄我相思句知
浩歌昔情
身老銀章棄堂開綠野成黃花明髮白藜杖挂
溪清月出照東壁風來吹我纓吟哦知不倦老
去有餘情

西池
西池[illegible]晚步一徑曲通籬花翻衣前錦柳垂頭
上絲地幽無過客興至自成詩投老真無累吾
心[illegible]自知
泊[illegible]木死
泊[illegible]依古驛人語[illegible]招野
水魂春[illegible]城樹暗風[illegible]傷
心漫而[illegible]
杭州[illegible]先生詩集卷之四

弟允卿洵重刻

七言絕句

李獻吉餉草寧夏以東坡作令水上萍忽
散風中雲為韻十絕

清晨送君隗臺下我馬秣兮車載駕灤水西頭
關塞深征衣蕭颯秋風乍

遠道青驄何蹴踏高柳玄蟬苦嘈嘈送君先憶
見君時薊門春日啼鶯合

綰人秋暑何瀰瀰遊子驅車涉千里悠悠游旆
上山空蕭蕭馬度涇川水

西塞山前列亭障劒氣凌雲意何壯漢家諸將
收匈奴功名早致麒麟上

晚披風露辰戟飄颻旌旆臨朔庭秋霜淺塞鴈
見孤鵠滄海飄轉無蹤萍

萬里邊陲輓輸卒青草原頭多白骨簫鼓何年罷漢
速指揮肯將蟻命輕毫忽

白馬郎官下雪漢三邊武臣何將得識吾

是歡憐心不徒只作黃金散

征車兀兀馬充充西度秦城吐谷東萬里白沙
寒照月群山陰寒夜吹風

塘南淺淡野蓮白塘北高低秋蓼紅思君只在
別君處踏馬時來明月中

雙旌舊說西忽動燈火高城猶對君只恐晴時
終難任恨不十日不開雲

翁論

縹緲晴嵐春嶼浮微茫白水野橋連老人心跡
風塵外落日江湖杖屨前

題扇

絺綌瀟然秋暑薄琅玕碧色湘雲合伯夷千年
首陽餓至今清風能激貪

送錢水部士弘致仕還十絕

五十明經今始振致身青雲亦不遲黃金榜中
三百輩幾君才看濟時

其二

悠悠交情世上子如君高誼古人求輕裘肥馬

任誰惜猨閒斷雲

其三

白首嘗嵩不得去何事乞身君早歸陶令門前五株柳清風颯然吹葛衣

其四

漢廷千古稱疏廣 皇國今朝見木曹不必東都問車馬已從霄漢見鴻毛

其五

錢鑪重引江湖興金披初分舴艋群白水春帆聽細雨青天絶塞送孤雲

其六

東湖烟霧木寅寅廣山削出芙蓉青落日沙頭有鷗鳥春來秋去幾廻醒

其七

張公洞深白石裂吳溪水映青蘋香夢中風土亦不惡他日與君俱故鄉

其八

君年掛冠六十始吾亦漸有成白頭尚當手弄青絲縷春日隨君上釣舟

其九

泰州老人百五十附京師見尸蓬頭秘訣丹砂非浪傳使君相逢棄官爵高臥山中能引年

其十

聞君亦有誇鑑子筆底文章巫峽開春天龍臥滄江送秋色人歌月殿來

新昌公館見梅

石佛山中歸臥遲疎燈寒蘂恰相宜不知東閣春風何以揚州對雪時

無柰見梅清興動酣臨春竹坐題詩總念萬里風吹雪夜度三江月滿枝

登松門城時獲朝鮮人

民物熙熙四海春禮從中國見君臣朝鮮自古通正朔只作梯航職貢人

極日河山

聖祖功春風海徼萬方同滄波日湧花開裏萬堞群山日照中

宮城樹影日悠揚江海風雲會八荒天下車書
今一統殊方原不異冠裳

開化道中

溪上人家開竹扉參差溪葉淨朝暉山間正月
氣已煖過水桃花欲上緋

封大倚裁卿口號

細瀉春泉和月焙從渠封裹寄南曹秋清亦可
[illegible]簾江月高

九日和李少宰蒲汀見寄

[illegible]

大歲添成獨飲今朝白下又重陽總教醉倒
菊花側客裏終傷非故鄉
百年佳節此重陽黃菊新來已滿霜白髮無情
總相逼誰能料理手中觴
秋雲錦石[illegible]花發過許到水涯　北闕同
應觀令在南都亦是　帝皇家

飲沐參將西園

參府開筵白日長深沉畢客到池塘水邊歌吹
春雲夜竹果冰花[illegible]光

詞章入妙耽文學開國風流豈頓家邊烽不生
威令肅西園多暇自栽花

又

城上輕雲團竹光城邊小池浮荇香將軍自是
多文雅日暮論詩殊未央

白巖山中

白巖山逼雲日開風吹草樹異香迴巖扉稚子
讙呼出爲道南夷貢象來

[illegible]

又

山邊小麥青分壠樹東幽花笑隔溪不道山深
春已暮鷓鴣猶自向人啼

送史禹臣進　表之京以渭北春天樹江
東日暮雲爲韻十絕

使君意氣凌青霄白馬金鞍蒼玉佩琅玕照眼
萬壑空颯沓清風動淇渭
山花冥冥綺席光野日曈曨行雲白星河動搖
雙玉旌天入江南與江北

結束腰球趣　紫袍斯[illegible]
日詩倚碧躑馬東行　畝石[illegible]
細雨江亭江可[illegible]去羨多仙清秋馬度
蒼山月雙鳳鳳開　紫極天
天上浮沉[illegible]化江門文流日東注君有長才
表[illegible]功名樹
[illegible]樓大空度鳥便千仞妙高
[illegible]俯溪瀧
[illegible]家日中不堪旌節又從[illegible]人訊問
[illegible]陽客興花[illegible]風
幻君遙憶凌滄子之[illegible]實憑城高舞不日來夏
紅旌照玉樽萬里[illegible]風動搖旌
蕭蕭飾莛花[illegible]滄江暮天南廻首
逢[illegible]金華上水路
殿[illegible]春風飄玉几旗[illegible]龍文此時遙憶
鳴珂[illegible]日近蓬萊五色雲
觀激湍
積石連[illegible]理虎豹激湍[illegible]羽林萬騎

來何猶蕩游諸夷氣好乘
辰溪城邊見石二絕
愛此嶄巖怪石群如船如屋臥江濱經行不管
人南北朝暮蒼然自出雲
蒼苔碧石麗江湍古木蒼藤長歲年過眼豈無
金馬客相依只有釣魚船
元溪馬上懷竹溪周驛丞廣時以御史謫
官四絕
白石茅茨倚竹隈[illegible]森[illegible]卷五車開五谿不道
瘴烟霾日月淹留濟世才
溪[illegible]送征鞍倒[illegible]何由迴念滿雲裏青風
亭閣寂深深[illegible]只長琅玕
一宿[illegible]不自將[illegible]悵傍[illegible]夜[illegible]地接
雲山迴子夜天開早十光
茫然世事未堪論迴首蠻山多白雲[illegible]
惟服祭中與[illegible]上有賢君
廖子畏小書
秋林書屋帶通山沙鳥溪雲共往還嘗[illegible]人

愛惜故鄉名[illegible]作人間

春日滁陽懷歐[illegible]復用[illegible]合水上[illegible]

風中雲[illegible]為韻[illegible]絕

去年別君大河上北風吹寒天雪[illegible]

同江東常使高情憶陶謝

社燕南來鴈北飛人生多離苦難合春風吹滿

梁王臺荷山花[illegible]花間[illegible]

昔同寒月遊梁園春月今看照江水南北月明

[illegible]同自是人情有悲[illegible]

我久無書到中州君亦無使來江上南北浮雲

[illegible]日行與君千里常相望

別君兩見楊花落楊花落水作青萍萍生無根

風不定飄泊海[illegible]如散[illegible]

海日東升月西沉[illegible]流[illegible]飄忽相思千里

不相見日[illegible]

李白昔[illegible]梁[illegible]散君今對君

若不飲[illegible]使[illegible]花人[illegible]

兩[illegible]春風不知[illegible]上

花開[illegible]

[illegible]竹[illegible]雲[illegible]

月明[illegible]

[illegible]山石日日臥看生白雲千年不出

[illegible]太白文

[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看山猶未廻歐子亭前

[illegible]來

[illegible]待客

[illegible]久不至[illegible]山中白日斜不有叢

[illegible]竹[illegible]煙霞

客至[illegible]

[illegible]細[illegible]久[illegible]色生[illegible]是[illegible]

[illegible]在[illegible]山水[illegible]

[illegible]和[illegible]大[illegible]桃花之[illegible]

道[illegible]

[illegible]北[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無[illegible]天桃更[illegible]行花

自注閒來衙放衙終日侍臣領春歸城中桃李
雖無數與在春風野外花
吏衙誰道是仙衙贏得風流兩鬢華識得武陵
源上路不須隨水問桃花
李少宰蒲汀送蟹兼有詩次韻以酬
江蟹提攜紫鐵衣黃膏滿腹正霜肥玉堂學士
風流劇兼得新詩信手揮
江郭經霜正爾思肯蒲東綵列螯堆開詩先已
知風味不在持螯對酒時
吳中舍惟德畫竹扇見遺酬兩絕句
新霜遙紙雙竹枝烟梢淋漓墨猶濕不須更見
瀟湘畫已覺清風作翠留
鳳池地接瀛洲千少風流更出塵滿酒虛心
傳畫筆解分舒卷見風神
題海棠畫
畫中海勢亦雄哉萬里洪濤洶湧來蛟作鯨吞
北風急抵峯天際只雄魁
中溪翁見其園池因念得次

韻老之八絕
開闢名園歲已深手栽花樹却成林可傷今日
臺池舊賞識當時待隱心
釣翁江郭登茲臺海色微茫雨不開春深愁殺
閒花鳥不見山中宰相來
池邊滄海瞻通山間道常年旱不乾已作商霖
御天下只令休把一池看
花開花落自芳菲細雨嚴妝秀夕暉惆悵遼東
鶴一去不知何日待來歸
一氣曾割海浮雲不作陰白首功
小受資歸來毗愛我山林
股肱功成照麒麟閣流水成振令公中外
知名久身繫安危三十年
史書功業今難移才名天下奇得失是非
千載後于今不必問人知
調元藝花是何人應手成今日
朝三問台鼎味求和處却爲眞
桃花小補

誰人點染夭桃姿上有雙鳥啼高枝桃花不飛
鳥不去春風只自在新塒

海棠小畫

美哉畫筆領春風寫出人間造化工啼鳥報春
雙在戶海棠枝上又新紅

麥秋歸湖上卽事三絶

出寺吟行趂夕陽穿花入竹認前岡山人却恐
遊人馬不放藤輿出路傍

又

天地本無私萬物物情應不恭春何小桃[illegible]
不二尺映日開花也自多

又

白李紅桃湖上稠村村如畫抱青洲也知花好
無多日可忍時時不出遊

小坐

野菜籬邊春日西麥花白白細分畦東風輕煖
昆蟲活新網蜘蛛向客低

桂枝畫

玉兎秋香似廣寒天風吹入紫毫端題詩寄贈
青雲客持與嫦娥帶笑看

墨桂畫爲婿徐文炤題

高堂墨桂一枝芬恍惚天香滿院聞步月書生
如有意風裾抖擻欲凌雲

姪孫朝端少有時名及校藝憲臺連捷得
雋毗陵舟次因書扇以勗之

沙邊吏人催發舟不飮風前還少留壯年文章
喜更進萬里青雲須汝求

[illegible]卷之六

弟允[illegible]重刊

踏莎辭

中秋前鳳山席上和獻吉韻

十三夜月城之西已有清光夜中登[illegible]倚騎[illegible]何城南[illegible]雨結愁留月[illegible]且夕世事安[illegible]博酒[illegible]夜頭要[illegible]

一仙人何處遊三山三山渺[illegible]不可及竹葉林深[illegible]火[illegible]

題士人魚畫

[illegible]如屯[illegible]風吹沙海水[illegible]赤鯉飛騰若有神蛟龍信非池中物大者[illegible]向天門小者鼓鬣其爭掀掀丈夫遭時各有奮青[illegible]終在園

送湯恭[illegible]太常卿致仕

雲[illegible]春山忽[illegible]長封[illegible]白玉除東[illegible][illegible]

文[illegible]可[illegible]不可攀[illegible]風能激頹

贈荊[illegible]部叔照

愧余論文忝[illegible]鮑君有長才少年[illegible]雄辭神鬼驚風雨夜中龍[illegible]杜文[illegible]千載[illegible]易[illegible]老休[illegible]何必泥同調[illegible]知何[illegible]風[illegible]天駟他時功業[illegible]獨[illegible]名[illegible]文[illegible]我初年[illegible]變[illegible]終毀[illegible]大[illegible]無尺寸補星[illegible][illegible]幾[illegible]日月移[illegible]前龍心神凝閉門斷輪亦已疲出門[illegible]使[illegible]難援劍夜中起歎[illegible]悲[illegible]從蹤跡無相違躑躅詳[illegible]

題[illegible]小序

世[illegible]火[illegible]世[illegible]以銅[illegible]大[illegible]九[illegible]中[illegible]火[illegible]酒[illegible]周於其下火盛[illegible]

熱炎天可久坐無[illegible]食[illegible]曾揚名甫見
而奇之作長句余亦用韻奉贈

錢君作鑪出新製亦銅脫冶巧且精一方周平
僅盈尺分明井地區畫成中有鐵[illegible]炊火眼
前後六孔[illegible]撐[illegible]昔周王治岐日分田制禄[illegible]
[illegible]凡井一定遂[illegible]耳豪强不敢爲縱横後來
[illegible]七國爭干戈[illegible]壞無寧
[illegible]有狗
[illegible]良田[illegible]矣
[illegible]上鶴數[illegible]何物之賊
[illegible]之區區豈獨[illegible]包[illegible]知錢君 顛[illegible]理
[illegible]爲[illegible]攻君[illegible]試[illegible]心[illegible]
[illegible]器物雖小可制大[illegible]今四海傳風聲或
云此法不可復[illegible]載當[illegible]尼父[illegible]
朔言[illegible]存猶[illegible]識[illegible]經飛雲[illegible]樓[illegible]高[illegible]
回頭有深情銷英銀繪不足具[illegible]芽玉液波[illegible]
生[illegible]一飽[illegible]慨[illegible]難[illegible]名君[illegible]
東南民力[illegible]

同作

望湖亭高數枝竹雲葉[illegible]未[illegible]
亦可人對之不[illegible]此君本[illegible]地何
人移向[illegible]谷底總爲易地改顏色[illegible]心終
不[illegible]

送同年史禹臣之官南滇

[illegible]同部[illegible]翩然持斧[illegible]江左秋
[illegible]更有[illegible]洲渚[illegible]生[illegible]
[illegible]洛日動[illegible]吟江上諸峯爲君碧君誠
[illegible]文才淵源滄溟開瑞世鳳麟出鍾山毓奇
信宜
天子[illegible]之在耳目[illegible]行且[illegible]君如不
諫諍姿與[illegible]别離[illegible]亦足

送沈仁甫決獄[illegible]

朔風飄拂雲[illegible]落[illegible]翔
天王肅殺順時令[illegible]節使君臨朔方青驄馬肥
白玉珂翩然文彩宛[illegible]揚兼有先聲破奸[illegible]
下[illegible]道路縱[illegible]

沼北赤子無知亦有情安可違[illegible]任三尺[illegible]
載燭照水小仁開明秋有簡策 九重軫念[illegible]
开書見囊草獻 明光側

李獻吉瓊林圖歌

龍飛癸丑六載春起拜九鱗言人朝陽鳳凰
集翱翔高岡梧桐[illegible]葉開宮花勝簇紅綾餅
收賜[illegible]宴開省龍酒樓前各上[illegible]紫絲鞭拂
曲江杏中有少年白面郎錦袍上勒城關東道
傍觀者如按堵云是關西李崆峒崆峒山向雄
峙東踞平凉西涇水河嶽降神亦不數五百年
來有一李李君之[illegible]如雲中擁李君之才
湧躍如山下泉只今絲致 明光前
天子推轂兮右賢使當為霖雨九天倚巖廊光
相後世[illegible]尚牙大[illegible]安[illegible]憐

送馮廷伯[illegible]

鐵冠兮峩峩驄馬[illegible]不可[illegible]當
歸[illegible]雲[illegible]日
欲[illegible]剪風吹征雲莽莽落不收[illegible]君才

蘇[illegible]百[illegible]
蓋今我對此心神飛[illegible]
水勝[illegible]猿狡性所習[illegible]枕椰陰
作[illegible]自是[illegible]風利[illegible]作刀鉏討賈客風帆
雲海長炎方[illegible]濟

送陳戶部嘉言經理邊儲

使君[illegible]命[illegible]出[illegible]關之
出[illegible]風[illegible]吹[illegible]
天[illegible]使[illegible]邊[illegible]猛將
斷[illegible]使臣[illegible]測[illegible]鳥獸不
[illegible]戰[illegible]強馬[illegible]指揮上下須
公手即有[illegible]奏凱[illegible]宮月明夜靜無邊烽酒酣
上馬[illegible]慷慨[illegible]花紅君不見[illegible]國也
田十二弟至今漢功[illegible]史

送錢[illegible]弘[illegible]札州

江畔柳[illegible]花飛化作[illegible]涼風吹波濤散
無跡人生去住亦何[illegible]還復來春滿黃金
臺不須對此[illegible]歌[illegible]

翁弌杌地[illegible]在西湖[illegible]公事君[illegible]豈是坡翁流

瀟灑風情樂山水詩成相像寄遐風雲樹渺渺

江之東

哀同年鍾疏之父

病肝寂寞愁消渚不見當時舊進士滿欹傾落

當琅歌水花春深空楚楚花落還還復開古一

去兮何時來寒風蕭蕭白日推清江細雨孤猿

哀

送裴尚書忠節之孫鳳翔遊宣興 [illegible]

君為吾鄉忠節之子孫醞藉風流殊不群憶從

尚書死滇冠流落湖粵如綫存秋來秋去復誰

在衣褰食缺我到[illegible]太僕[illegible]本天性[illegible]字

若持牒授[illegible]文備告官

司給[illegible]何有但空村

故老相持欲[illegible]在來忠節

亦云卒一代[illegible]無數人[illegible]食滇土却

與待制[illegible]尊 王待制亦死滇冠

天子思功錄其後並以君身然賤貧君行且作

買山計[illegible]叛後命判[illegible]書墳地應山縣[illegible]

風寂寞吹荊榛君能收[illegible]洲船岸[illegible]江蘭[illegible]

歲新

飲安慶江亭

江邊[illegible]太守冬日江亭置春酒亭前長松

不計[illegible]蟠拏屈曲虬龍走同年更逢王喬流 時丁

正在蕭疎仙颷度巖[illegible]目養天風吹更急江勢

洶湧[illegible]吼艨艟[illegible]西向陣馬臨江亦何

有哉乾坤目力盡[illegible]客久何當風

[illegible]

從西南至擊帆須更過京口

題元余左丞忠公祠

胡俗椎髻亦可厭耿耿忠義有左丞荊揚賊柵

蝟毛起慄慄孤城誰是撑手提干戈自血戰六

年展轉無援江[illegible]城同[illegible]張許[illegible]雖

陽城城陷身[illegible]天下之勢如土崩嗟哉

公妻義不辱亦與諸兒同日沉丈夫忠烈有女

此皦皦上貫日月精海上五[illegible]上死忠收慷

慨思何横秋深荒祠石漠漠猿[illegible]

江流蕭瑟[illegible]嗚呼吾
皇為公殺賊亦足報公今廟食公須乎
次送劉司馬致仕歸東山草堂
憶昔東山草堂下明公高臥如南陽　九重宵
旰思故老王節使臣日相[illegible]然[illegible]出澗壑
道路聞者皆謳歌安石當時使不出其如天下
蒼生何去[illegible]諸胡肆猖獗縱[illegible]烽火通[illegible]州親
兵[illegible]
[illegible]定[illegible]一日坐使旌旗收功[illegible]絕口不復
[illegible]老却思還故江片帆乘風下荊襄萬里雲
[illegible]東山今朝有主人草堂物物生顏色
開山草堂與贈主臣卿兼簡東山司馬
東山有草堂明山有草亭柴門[illegible]閒相向洞
庭[illegible]秋宵主人歸來[illegible]兩山
花聲一旦二[illegible]仰
高風不可[illegible]湖
遠憂　[illegible]
憚民部功甫惠鮮[illegible]銀魚

[illegible]蘇帥城[illegible]門出風作震雲天[illegible]
感我情相對妻兒苦不樂小女手持銀魚至我
有尖芽如犢角云是地晉長官送此意年來重
饗落三寸[illegible]白雪頭數莖春苗紫泥纏南山
風雨滄海深[illegible]月何由見[illegible]錯呼兒[illegible]仍烹
魚入口香醪甘似醉更長燭明[illegible]放歌廻首少
[illegible]知非
嫦娥廟十韻
[illegible]嫦娥[illegible]嫦娥婉孌
何及笄[illegible]初日日時父溺迎江神巨
浪洪濤不可覓哀號跳從[illegible]三日雙魂抱
江出閨門孝義性所敦甘死不[illegible]青春骨至今
碑殘絕[illegible]
晚石壁秋深[illegible]花[illegible]斷
夾光在[illegible]丈夫[illegible]芳[illegible]
俛仰臨風[illegible]江[illegible]
正月八日[illegible]家兄[illegible]
兄[illegible]閣[illegible]木[illegible]相[illegible]

有明月翱翔鴈影度來賓兒年六旬鬓浩白禄
我蹉跎亦半百吁嗟歲月易拋擲安得[illegible]
朝夕憶從衙豎秉政時踊躍秦公笑蓋畢幾至
反覆浩　[illegible]頼我
天子亟誅夷兄弟雖今不數見禮法從容亦背
燕馳驅勉竭駑鈍力成功各保林泉願關南地
[illegible]月花旭日初升灔流霞題詩千里遥相望
[illegible]山有[illegible]湖涯

送僧乞石田畫

[illegible]

縝[illegible]入今白頭秋風來放滄江柯嘆息人間
常[illegible]畫白水丹山無不可有時野出變梧桐柯
如若王[illegible]青空下有閒翁曳杖[illegible]蕭然意氣來
清風白是君身有仙骨[illegible]放[illegible]塵囊看
超忽凡知畫者乃餘事君有癖君不汨没吾亦
平生頗好畫逢人不愛千金求安得生綃出東
壁白雲溪我生滄洲

哭同年姚子玉三章

憶昔看花曲江曲紫杏緋桃暗江麓聯鑣[illegible]零交
[illegible]生共知同榜姚子玉今何之[illegible]
[illegible]鬢斑亮烟慘淡[illegible]
憶昔同登
天子堂玉佩腰環[illegible]綠衣兩北望[illegible]三百人脆
折頭然姚子玉姚子玉今何鄉思君不來色惆
悵陰風[illegible]生瑤[illegible]
憶昔[illegible]聯數人[illegible]文章而[illegible]千里
[illegible]翔翔[illegible]惟姚子玉姚子玉何[illegible]魂招
[illegible]洛

[illegible]

[illegible]東
[illegible]花發時樓船[illegible]悠揚[illegible]歌
[illegible]殊未[illegible]條忽[illegible]將[illegible]蹤戰
[illegible]逐風[illegible]都城[illegible]向[illegible]有[illegible]相
從退秋風嫋嫋生江湖復送君登[illegible]
五嶺炎荒地無使瘴癘侵肌膚

送盧伯居朝覲

憶昔看花曲江曲今日同遊湖水陽[illegible]姓
有[illegible]相[illegible]力[illegible]代[illegible]今作[illegible]夫[illegible]

北臂蹶蹈令我傷關山出門咫尺更踐散人生
不可常[illegible]風九月吹衣裳白[illegible]秋狗黃吏
爲後會知何地毀物吏送東門[illegible]三年
天子朝明堂手疏點[illegible]敷明光只今[illegible]誅求
盡西南吏苦民[illegible]牧養由來責[illegible]合典
則須賢良憂時洛陽賈大傅早知[illegible]定亦更張

劉元瑞贈劍作短歌奉酬

故人遺我以寶劍出冶[illegible]十[illegible]如秋水
[illegible]光[illegible]臨軒見號走風[illegible]氣[illegible]季[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久此同生友加以琿琫垂飾錯落[illegible]看百
[illegible]後[illegible]何求出上方恐[illegible]任七佞臣首結束
[illegible]萬里身磨礪肯使[illegible]變化蛟龍倏有
神恍惚風雨生我射[illegible]嗟[illegible]志白髮生[illegible]若高
歌一對酒

觀張南山畫作歌因索漢林春雲圖

憶昨[illegible]戎之府觀公丹青[illegible]已[illegible]妙絕今所無
公爲海內文章伯落筆[illegible]他人殊道龍雲氣
忽飛動海天[illegible]脚吹[illegible]回頭絕[illegible]孤野

情分明斷[illegible]紆[illegible]貌一杖仙[illegible]
童僕呼嗟[illegible]客負[illegible]簑笠[illegible]拂衣臥南
極無[illegible]抱[illegible]有[illegible]與幽[illegible]鬢坐
我清漢[illegible]發[illegible]春[illegible]動[illegible]舟兩兩
花枝歌沂溪迢迢[illegible]何所感晚天[illegible]滯遊子[illegible]
公爲我[illegible]隨[illegible]道路風[illegible]長見此

[illegible]紅羅

[illegible]人[illegible]如木[illegible]出入防身[illegible]長[illegible]裹額
金耳環[illegible]下紅絲約雙股道傍私語[illegible]嗟咨山
深少見漢宮儀由來人情一失撫不獨此[illegible]爲

對虎

[illegible]山[illegible]作歌簡[illegible]陽[illegible]公
去年過[illegible]冠滿山谷今年[illegible]來[illegible]苗已[illegible]
殺戮[illegible]狠[illegible]小[illegible]何[illegible]覆
天王至[illegible]大[illegible]
亦石[illegible]
知[illegible]不殺[illegible]用[illegible]從未[illegible]殺[illegible]已[illegible]
山腹又聞[illegible]上改夕[illegible]迅疾乃知

皇天亦震怒殺伐[illegible]如破竹[illegible]遊魚無脫
鱗穴有聚蟻何逃族山清已[illegible]淨穢[illegible]逆
膽麗爾[illegible]行人道路歌迴首從此偏橋[illegible]梁
諸將謀深不世功 九重新開[illegible]柔服此日天
山[illegible]千載燕然有遺躅黃今望山應蹙眉
王法畏人休再瀆嗚呼王法畏人休再瀆

賈太傅宅

[illegible]故宅空形影古井[illegible]只自深寂寂星沙
[illegible]晚晨秋五月[illegible]吟太傅才高移去公漢
[illegible]康安定期惜哉少年苦太急一為痛哭君
[illegible]

定王臺

昔聞遷去[illegible]不堪飛鞚[illegible]雁力
窮辛苦萬民多一[illegible]百年却作千年功定土已
矣[illegible]流東[illegible]寂寞春風愛惜[illegible]家產
區區豈在[illegible]中
鎮遠[illegible]年劉[illegible]故鄉山水將
[illegible]

三洞[illegible]
[illegible]清[illegible]末[illegible]
[illegible]秋天胡為
[illegible]巧受此山泉偏憶昔 京都與
[illegible]見今朝執手[illegible]山中寬我
[illegible]生態自朝暮君卓[illegible]絕滿亦
[illegible]以同鉢[illegible]山林各[illegible]別君何
[illegible]洲臨江心緒亂

送貴州周巡按[illegible]還朝

[illegible]青陽相見時朱榴花開[illegible]
[illegible]邊城五月清霜飛海內相逢恨不早憂
時[illegible]杜陵詩夜[illegible]西來有逆順首種亦知穿
[illegible]草中狐兔不足數道上豺狼猶[illegible]
天王狩東都不知何日還[illegible]遠無
[illegible]海日暮[illegible]中
短疏安施為[illegible]新
鈞儀從此[illegible]
[illegible]

聞　寓臨江城[illegible]
冰雪生陰森髣髴[illegible]
寐不忘亭中臥自言覺得惺惺法虛心不受塵
土汚吾聞善言君則取持忠奉
君不少抵竟謝有竹眞可醫已醫世間凡俗破
吾生迂踈寡檢束亦思砥礪去多過直節虛中
璪我所安得江亭一廻坐

書事

滁陽三月苦多雨田開麥黃半枯死閒道江南
濕不妨蠶飯已熟如雲黃麥吹家家得飽飯內
顧妻子亦得將還聞縣得明月賢預憂民患得
所尤射殺南山白額虎鄉村無擾人得眠江北
水旱何頻仍惜哉　山無力耕

送王方伯提之致政歸青山

君初讀書青山陽致身青雲澤天下叶黃金隨
帶荆襄間常想晴雲在幽戶一例早掛東門冠
富貴功名亦何為逢迎還作青山去白首從今
願無違翻思昔日別　天大往前十今三十年

鄉翁對北欲似別看花釣水來賞紹自甘箕潁
有昌張君去嵩洛同襟共孤飛黃鵠雲霄上冥
冥萬里何由追

滁州穀日省寄山邸家兒

去年在家攜兒壽今年如羈滁山亭自古人生
多別離何白頭能常聚首今年春交存臘前淑
氣廻旋半月候紫霄微繞山顛雜花相將映
池口緬想高筵白日張下有絲絃和鼓鼙吼飛觴
合座賓從俱兄弟之中獨予後弟比兄年少十
年當數科已成安命年壽憶我楊椿拂衣未
得同歸安分揆家山三百里春迷江上黃金柳
白首轉盻能幾時不願身後田如斗已令兒曹
闢西園種竹十千塘中畝早悅上蹤乞歸來歲
歲看風共杯酒

古亭爲邵伯景[illegible]題

邵子結亭湖之濱不築今人却慕古吁嗟古道
豈與今自是今人非如古學古先在于之吹不
然無乃爲虛名我始語予以古道眞如玄酒不

[illegible]相間身自笑同力求吾心乃有定[illegible]
東園桃李花紛紛[illegible]與春風競

天香玉兎圖

我昔折桂歲在卯玉兎秋生廣寒闕[illegible]指于今
三十年青絲頭顱已如[illegible]忽[illegible]兎出桂
之下兎點白雪毛桂發黃金英我[illegible]猶有
情恍若耳邊聞[illegible]

相思行寄中州和大齡

[illegible]一別後兩見梅花開花開花落自春色思
君高臥[illegible]玉臺深二尺雪泉絲歌管緣
雲切至今風流空耳聞紙見書尚上新月明月
照君心千彈絲綺琴夜[illegible]激烈誰爲聽君音
罷琴對酒還復歌春風亂[illegible]黃河相思相見
知何地[illegible]竹色今如何

送周中丞[illegible]北行次韻

憶今五年不得見一見匆忙何即別金[illegible]將貫
世家成王珮遐[illegible]心[illegible]關山蒼茫[illegible]簪
癰形于中當冰雪[illegible]努力加餐飯[illegible]重表

慎勿發長安臘盡春色艶[illegible]風[illegible]城闕[illegible]
沐

君恩拜舞餘飼想應歸二三月瑯琊山深紫霞
爛歐子亭高白石裂斯[illegible]若此時須少留置酒花
間候直轍

送[illegible]舉人子雨入監

秋風吹綠江楊柳黃金縷間于何所之適道觀
光館[illegible]觀光館裏多春風魚躍鳶飛眼
[illegible]子[illegible]心放雞犬憶子
[illegible]從陽明遊微言應悉大道本東望津涯日不
[illegible]萬里滄[illegible]應遠我方義戰不能勝吁嗟廻
與情[illegible]

送駱參將治守備燕河

將軍雄銳當才略東方大盜不足平此日秋風
灑金甲送君北上燕河[illegible]燕河遍近胡虜[illegible]
邊輕我無備[illegible]古人[illegible]不戰此行[illegible]爲
長城

秋日寄[illegible]西家兄用[illegible]州韻

去歲除夕[illegible]今日重在鍾山阜長江春[illegible]
遂人來萬里[illegible]天一[illegible]
綠馮將[illegible]煖候何當凌風一破浪[illegible]須更過
京口愛兄久臥林泉幽絕耳[illegible]有花
聽鳥只山間步石有孫隨杖後更[illegible]供白
頭時時相邀醉鄰叟我獨[illegible]拘[illegible]空新
年何[illegible]受況非世路多風[illegible]何似[illegible]花柳
[illegible]五十但願兄算
[illegible]客顏不[illegible]春風吹長
[illegible]
歌[illegible]陵酒

趣菊卷爲楊博士致行題

趣菊仙翁冥寞久老圃黃花空復開[illegible]結愁亭
霜花野不見當時白衣來遊子哀哀心獨苦[illegible]
空日暮愁登臺對花揮淚灑江水江水東流無
日迴

送少司馬周員[illegible]入朝[illegible]別韻

人生聚散如浮萍相見無幾又相別[illegible]昨滁州
當除夕今朝送[illegible]如雨司

吾君心似冰雪[illegible]馬度秣陵關[illegible]
例發[illegible]八月秋風稍涼冷緬想鳴珂[illegible]金陵[illegible]
[illegible]西羽書無[illegible]擇[illegible]選將在
精銳更須慎守無滅裂漢文遣使諭邊于冠蓋
相望道結轍

鳳[illegible]平山梧鳳圖

張[illegible]所無寒天[illegible]贈[illegible]圖梧桐萋萋
[illegible]海天紅日升[illegible]鳳兮[illegible]五綵色梧
[illegible]扶[illegible]前煥爛見此物吾恐草堂非
[illegible]
[illegible]大雅歌梧桐比君鳳比士君道
[illegible]相須實相倚只今遭逢
[illegible]之意[illegible]無乃爾下皆舞蹈日月光吾
[illegible]歌[illegible]張[illegible]

迎牛圖

昔聞龐公隱鹿門[illegible]非[illegible]今之畫圖
無乃是子[illegible]高風[illegible]春[illegible]日安[illegible]
歸[illegible]
乃大

夏山亭爲張稚守題

吾侯昔隱夏山阿緬想禹功施九州一例[illegible]
青雲端旒跡夏山爲　國計吾邦得人若父[illegible]
竹馬南迎虎北走森田有麥令得收冠盜臨江
亦何有[illegible]　吾侯自是經濟才區區小邦安
足爲[illegible]遊遊徧林亭夏山不負微時期草堂
藏書春日靜白雲穫戶花滿徑出處無勞念故
居功業方殷
主明聖

題畫松

登堂忽訝生烟雲錯落長松偃東壁老幹半作
虬龍形枝葉長留歲寒色古來畫者[illegible]近
時延齋亦可師[illegible]一餘在人世已[illegible]無
餘姿更添白石[illegible]倚日照[illegible]淨泥滓摩挲
不覺[illegible]五月[illegible]風[illegible]
報捷圖爲王希戒[illegible]之意
謝安方圍棋報有淝水捷[illegible]不動容過
檻寧知屐齒折我觀[illegible]知有[illegible]白首爲君歎

麗鳴剡[illegible]一戰勝多士區區報書焉足驚

王用昭第見吾弟道卿飲惠泉詩感而用
韻

我昔嘗飲惠山泉手持[illegible]竹坐我
水石居聽[illegible]茶想春[illegible]詩徊
俯當時歌白[illegible]悵[illegible]歌溪水汚鑛自
清洌一飲七椀魂神飛不[illegible]泉[illegible]挑燈
一放老夫狂夜深手轉[illegible]　黃翁韻

松崖卷爲沈欽夫題

詩君讀書碧山崖萬松陰森[illegible]示我徵君
遺刻圖[illegible]不覺雲氣生[illegible]此松云植爾祖
手[illegible]作龍[illegible]上苔綠[illegible]眼[illegible]感
慨爲君三[illegible]知君結[illegible]待
微[illegible]地僻
山深人[illegible]廟
用輔[illegible]飛騰他
日於台下

贈熊山人次鳳翁韻

[illegible]山來[illegible]

白銅[illegible]撫護如[illegible]以[illegible]指形勢造

化混沌如一開歎息人生亦易老祇求埋骨青

山[illegible]鋤不相及[illegible]於我何心哉地之

靈[illegible]復道人生有命亦胚胎

鵲相感篇為[illegible]明府作

羊有角能觸邪黃雀銜珠知報恩[illegible]云鳥獸

[illegible]物善惡相感性其人有鵲生子在樹巔群

[illegible]仁攫其子母飛哀哀鳴[illegible]向侯曰不能言似

[illegible]侯因推之得鵲情遂索兒[illegible]樹間母子

[illegible]安且相慰昨苦喪失今生還[illegible]侯之仁能及

物鵲亦有心識侯仁侯鵲相感有如此況吾海

內同胞民民有靈性與鵲物感應之機易而速

聖王有道出至治[illegible]舞人民皆

釣魚曲[illegible]

霽雲千山半明滅風號[illegible]扁舟漁翁

把釣竿坐擁寒簑[illegible]欲折若非[illegible]張志和心

[illegible]嚴子陵何曾不識若流輙何得寄[illegible]

高[illegible]銜白玉[illegible]　黃[illegible]江上

老漁白首無[illegible]憂亦無[illegible]

張洞紀遊用[illegible]弘德上舍來韻

重遊名山三日[illegible]洞口春[illegible]濛[illegible]足

入地底逍遙[illegible]太空舉頭[illegible]崖若[illegible]蓋瓊

脂[illegible]乳[illegible]玲瓏危[illegible]百尺俯幽[illegible]疑與玄圃滄

[illegible]通[illegible]有石[illegible]起撐突傍[illegible]巨象[illegible]烟雲

[illegible]不出[illegible]時有石[illegible]飛空中蟠拏又如伏虎

[illegible]或似舞鼓龍千態萬狀接不暇吐舌駭

此造化工眼無廬山[illegible]布泉暗滴石上時淙淙

把炬搜奇更深入日午[illegible]掩曈曨手撫石牀

疑[illegible]田恍聞玉女歌仙童丹臼之痕石牀今至

今[illegible]不知誰為似

張公[illegible]下空閒海上有方蓬金銀

宮[illegible]風弱木三千不可

[illegible]仙[illegible]笑人多多不知[illegible]茲山[illegible]

[illegible]從為語同袍二三子解脫還[illegible]

[illegible]本足問[illegible]

當少壯愧今蹉跎分外□□

賀王用昭晚年得子

嘗聞夢中得大螭占者言君□□□為君洗耳
不半載果與夢符相應相怪君六十始得子却
比少年應更奇謝劬有芝自不易王庭分甘今
在茲賀客紛紜走東鄰老夫踴躍賦新詩吾知
君今萬事足書籍相傳已有兒

輞川圖和張君玉韻

酒邊披拂輞川圖堂上欹湖欲浮白近山无律
秋更明遠山隱見雲如綿漁子歷亂湖之上罷
網得魚論錢村中有酒似堪買樹杪青帘出
寒烟令人對畫思右丞千載風流尚如在當時
不有凝碧詩逆胡之平□□敗

題吳文進晚節圖

歲冬冰霜在郊野怪煞無限菊開中堂黃金錯石
相映帶蕭蕭和雲如有香嘗聞文廷畫最妙在
山水不聞猶工竹與菊意氣瀟灑亦其比我今
乞身已白頭晚節悠悠殊有情臨軒三嘆醉槾

酒邊一笑憑微風生

題吳昭畫雞

吳昭翎毛稱最奇江南人家藏者稀今晨忽披
圖令人不覺落風白屋低雄雞啄啄呼食義伏
雌依依哺雛群雛纍纍趨食三三兩兩紛堵
墻牡丹踈映石之左日移花陰沫影眼中分
明畫者當時不知寫為誰至今相傳作玩好
愛者不惜千金買嗚呼朱門厭酒肉那識民間
苦□雞

洗石□□□□□□□溪燈下作畫題
詩□□□□□□□衡山添一舟貌二公
於□□□□□□□書與感次韻

仁□□□遠心遠迨携手共作清□□風吹柳條
沙白水涵舟□□天浮□□□□石田老瀟
洒論□飲白頭□□□□□□□意氣□□凌
丹□□今二老不復作空使感歎臨長流頼有
衡山檝資靈□溪□□□□□

和允卿弟□□□韻

飛□□□□□□□□今□□□可愛去年臘前
細大雪花□□□□□隨長流昨夜北風□□□已
覺民間動歡色須史□□雨人來□□山變
俱白氣□七澤縮蝦□冰合千林無鳥巢一雪
三日亦頗奇門掩閒無人跡交惟有□□竹偪
強向我青青未蕭瑟清宵遊風時□□細詠臨
池幾呵筆書道明年五穀熟人愁□□□宇空
直北遙應接銀闕上宜獻瑞　明光宮眼前有
竿一河猛側身寒空遂禽過噬爾啾啾黃雀群

言飢日暮愁無奈

欽山贈陳萬安

故人遺我尺素□□□□元龍湖海士一見真如
舊相識入形□□□□江淡□□□□己七十胡
為□囊滯行□□□□□待□□蛟龍失勢須
雲雨尚州下□□□□俱□白酒吉□□□實
清論若河懸剪燭□歌拔劍□□□□君起舞
節須知伏櫪志千里自有才多□□鄭虔□
遂空老死不求□須□欲□□把□□對君洗

送邵節夫副使往金騰兵備兼寄張南園
侍郎

聞君明發滇南騎郊原秋暑尚鬱煩衰年不及
走相餞去時先問來時轅萬里遠道苦跋跋山
高水深滇加殘香爐峰高曉日赤碧雞鼠動秋
花發西行回首滄浪水休聽樹杪三聲猿知君
至時玄冬交炎荒無雪常春溫夷獠雜處風俗
異犬羊亦知信義敦但使令明不驚擾草中寇
虎□星奔伏波奇勳銅柱標諸葛大名祠宇尊
丈夫志在撫四夷一身官高何足論金齒張公
存故人辭章落筆驚淵源休言絕塞寡交友握
手應知道義存張公相見如相問道汝今亦臥
丘園

寄沐參將松

故人憶自滇南別忽忽已是十年餘鴈飛亦似
限南北不道十年無尺書將軍勇敢富韜略有
才偃屈空居諸吁嗟壯志豈終歇對客猶自談
穰苴公家老驥適棄野臂韝蒼鷹常待呼丈夫

功業[illegible]行將[illegible]今[illegible]安[illegible]
廢好客還似當時無[illegible]春來秋去[illegible]湖[illegible]尚想[illegible]
局臨方壺

邵正夫得子未及賀聞又有能[illegible]用

王用昭韻爲贈

吾聞仁者必有後六十無子心頗疑[illegible]得
[illegible]書乃知生人各有期[illegible]有滿出
[illegible]珠[illegible]奇惜君明經老不遇[illegible]今
[illegible]北郭溪明正花發春風[illegible]積善
[illegible]
[illegible]生褒褒拭目徐卿看二兒

壽張通使元之八十

人生八十徒有年公今[illegible]德[illegible]不一
[illegible]城付貞靜唯甘老[illegible]
[illegible]鄉歸君子仁自公[illegible]
[illegible]孫拱辰[illegible]入[illegible]會司馬不[illegible]班後[illegible]
拜公少壯日至今慚負登龍門[illegible]
羽晚山悠悠多[illegible]將一勺長生醴[illegible]公倘
[illegible]池[illegible]

題王濟軒湖[illegible]圖此生[illegible]
後見之不能無感爲長歌

往時舟檝一艤岸君即倒屣候我門延我上堂
款茶畢輒請解衣遊北園[illegible]
花入竹携芳樽一飲至[illegible]悲
[illegible]今君其莫不復見[illegible]形
應不無當時使我臨風[illegible]
[illegible]移春綠水[illegible]紅亭邊柳
[illegible]使當持酒酌[illegible]如有語語不聞
[illegible]
嗚呼世無百年人猶如弱草棲輕塵生前有酒
不自樂徒使花鳥悲青春感慨爲君歌此曲座
[illegible]

贈華子從龍兼[illegible]君

[illegible]是
金[illegible]梧[illegible]未
由識[illegible]先交神鏘金[illegible]玉動風雅服[illegible]
紛紛龍山秋高氣相鮮黃花白照衣[illegible]
[illegible]南山

吳興山藏副得子且復買山生用將謝之

贈

王生夢橘分贈若干下有子孫多疑一陽初生
春氣交縣張設矢來如期不須入宋聞啼聲視
父應知子之奇況逢
皇恩及門日照代鳳雛應在茲老我擬吃湯餅
客壯君兼賦宦遊詩慨然擲筆周八極內額無
髮今有兒

將軍年近六十無子因其家蘭結子亦[illegible]

用前韻賦以上之

幽蘭結子古來聞君家有此卻可疑君年六十
尚無後豈亦與子為期青[illegible]中特挺秀疑
疑人間玲絕奇草木[illegible]亦何思天人感兆應
在茲昭然[illegible]不須人細斯于詩尚書
門高世澤長子[illegible]擬出[illegible]兒

書齋遣悶和子良苦雨作

白頭春心苦未灰[illegible]出遊候花發老天何事
封埋入江上陰雲白轇轕卻似[illegible]微夜聞秖
恐晴[illegible]春來[illegible]北[illegible]
泥濘閒[illegible]忽見杏花紅惜春過半如[illegible]中賴有
青雲客相慰往復吳奴詩句工

傷麥死復用前韻

雨腳入春無日歇哭勒花枝苦遲遲後來雨聲
覺更甚不眠憂心殷[illegible]軫去年米賤太傷農人
競鏟刀[illegible]未今春雨多又傷麥民[illegible]徙求困
[illegible]猶有花不愁花不紅閒[illegible]哺嗷嗷中
[illegible]東南力應罷頻年土木工

畫山水

烟霞蒼茫忽在座半空樓閣浮[illegible]不須更問
蓬瀛[illegible]此頗覺滄洲真[illegible]飛[illegible]亂綠
江[illegible]新[illegible]兩[illegible]下[illegible]花春[illegible]迷
江津更於松下窺[illegible]仰天
一嘯觀日出避世[illegible]倫吾生亦有悶
瀟灑筆端欣會神[illegible]聊歌紫芝曲谷

山牛[illegible]

[illegible]閒[illegible]圖

天地開鴻濛聖人立人極行法制度垂後
代則軒轅鞭乾入中山松下見人途支伯時
萬乘略勢分偶坐而談日西夕百道淵奧性
味大造陰陽有消息一問一答意未闌參錯天
人理無忒形生神發哲物劃然指授愚蒙壁
巫咸簫韶首入神竟佗珠繼相襲今民命
寔有賴解脫妖札超迷惑何人爲此軒岐圖冠
裳出東壁雲歛群山天木淵求凝月
大道一語開天下萬世淵澤

部劉岳母聞十
秋風起兮木葉落鴻哀鳴兮度寥廓念芳魂兮
慕何之遊子腸斷兮歸將記似昔寒燈暮雨
兮抱冰檗而孤居紡績以爲生兮持門戶而漸
拓蹊懿行之空存兮求得而畢春來而
秋去兮雜哀猿與怨鶴

放鶴亭辭并小序

放鶴亭者宋處士林和靖先生之所作
也歲久頹圮舊跡今繼搆於孤山
頃西偏因其基址亭成設酒殺爲辭以
告於先生辭曰
歷荒丘之迤邐兮莫究夫玄室之安在雖荊榛
之莽莽兮每擧目而興慨緊蘭州之先達兮亟
弔古而求思惡牛羊之是牧兮則薙穢而出之
繄巢由之洗耳兮崇子陵之布衣後千禩其孰
與儔兮維先生爲庶幾當皇宋之有道兮遁隱
德而弗耀養白鶴以自擬兮終孤山以舒嘯憶
放鶴之有亭兮鞠瓦礫而靡追度新搆於斯兮
爰以繼先生之遺呼嗚噫嘻湖水春兮花芳馨
山谷繚兮雲冥冥鶴一去兮邈清風之不可攀
鶴既來兮庶先生之與還

壽溪千萬揮使親長八旬

黃金橫帶髮如銀年躋八十逾精神三月生辰
好時節高樓結綺臨長春白鹿獻花來在戶蹲
蹲舞兮坎坎鼓持杯請問南山松壽算與之誰
比數

春初有懷衛源院副使同年

木[illegible]日春風[illegible]看[illegible]川花滿城[illegible]
醉不已[illegible]聽黃鳥[illegible]
水照見遊魚清未由濯足放歌去春去秋來[illegible]
復情

送武康張尹欽還[illegible]刑曹

錦樹黃花照江波西曹[illegible]白玉珂秋日東從
武康[illegible]遠上　金鑾坡
天子好仁不好殺[illegible]三尺法大寒之候
[illegible]不漸須信天下[illegible]我亦嘗爲西曹[illegible]秉
[illegible]
[illegible]民免[illegible]臥不出爲君臨岐書
贈[illegible]

寄張秀夫[illegible]書

憶昔張騫使西域[illegible]至今相傳
徧海內[illegible]秋[illegible]秀夫[illegible]灑洒半
醉臨軒[illegible]秋[illegible]得水
[illegible]肥[illegible]知
玉盤[illegible]金刀[illegible]自彼
[illegible]凉州[illegible]對秋

[illegible]夜

松[illegible]王[illegible]題

長松落落出[illegible]谷白石[illegible]寒[illegible]有飛泉
[illegible]不斷[illegible]知君自是靜者流[illegible]
心好松兼好泉[illegible]之畔[illegible]幽情日
忘[illegible]山無人[illegible]水清[illegible]我今
[illegible]白頭[illegible]作山中伴

題[illegible]

[illegible]圖[illegible]呂紀之子[illegible]壁
[illegible]
[illegible]鐵立[illegible]其下上有懸松如老
[illegible]蜿蜒蜒行[illegible]不覺[illegible]起烟霧海天白
日生長風呂紀[illegible]化
[illegible]宗朝[illegible]入　明[illegible]賜[illegible]金銀
[illegible]人[illegible]其人[illegible]
徒[illegible]水[illegible]
回[illegible]來[illegible]無人
靜香[illegible]可絶

題[illegible]花圖一首

杏花一枝傍雙竹鶯[illegible]姿耿寒玉何人移[illegible]
入生綃貌態閒四鳥[illegible]幽閑性情穿
竹弄花時自鳴怪底飛花更如雪欲落不落隨
風輕 國初景昭擅翎毛近時呂紀畫最好散
落人間不易求細看此圖應亦少

杭雙溪先生詩集卷之六

弟允卿洵重刻

七言排律

送陳文明[illegible]江南行[illegible]學

國朝青雲無地中才源[illegible]江[illegible]功業
[illegible]金石文章久[illegible]陳[illegible]自合郢
[illegible]風斯振伏氏傳經志
[illegible]登壯[illegible]雖[illegible]宋宗總
大[illegible]秋今[illegible]逕遼度[illegible]達齊民
[illegible]
[illegible]飲刑平今日見浮塵風流刻曲[illegible]藏隱
[illegible]閉門老龐三尺年人今住法一言幾道足
路邪俊君將命[illegible]

送[illegible]瑞孜化次文人韻

書舫[illegible]綠水前[illegible]何處[illegible]仙風塵回首
機先息簪紱拋人[illegible]江應可狎山
瀉落日故相鮮李[illegible]飲食[illegible]影[illegible]耕秋
米回布襪青鞋從此始[illegible]花問柳却情偏[illegible]游
白髮渾忘世臥看[illegible]邊

復送顧華玉[illegible]

源生六月鯽門秋[illegible]

江燕沒姑姑烟傍[illegible]花[illegible]尚[illegible]行色滄

海文星徹[illegible]彩[illegible]淮[illegible]衡[illegible]鳳

池頭嫖姚驃[illegible]大署

濟[illegible]高銓[illegible]府地[illegible]

雲[illegible]河陽秋行見[illegible]半裴

[illegible]通元自異[illegible]遠風

[illegible]振[illegible]湯詞雄[illegible]看

功業耀前修

[illegible]先生詩集卷之八

[illegible]溪先生詩集卷之八

弟允卿洵重[illegible]

七言律詩

奉送吳中允[illegible]之官南都

知君應不重南遷興在萊衣白髮間雲度太行

虛極目帆開[illegible]登仙[illegible]山對黃

閣[illegible]嚴太極[illegible]須信文昌歸北府[illegible]看秋夜照

江天

張氏園[illegible]宴陪[illegible]希白太守

[illegible]醉青春[illegible]新列[illegible]鉉

何[illegible]傍[illegible]松竹[illegible]錦鱗躍落

已[illegible]水移流不[illegible]

杯頻

七月十五日[illegible]山陵

豈[illegible]有山數解[illegible]秋[illegible]

[illegible]松[illegible]白千巖[illegible]

[illegible]拜衣冠[illegible]山[illegible]北[illegible]

[illegible]

陪祀還至西湖

[illegible]湖[illegible]波波浮[illegible]綠上銀珂偶教蹤[illegible]

[illegible]地夜[illegible]閒芰荷旋洞參差諸佛[illegible]

天清遠一漁簑無端忽起江南思水國[illegible]李

黍不

送鳳山尸曹歸省

[illegible]此日[illegible]路東湖[illegible]

[illegible]遊[illegible]花且排青春佩海

[illegible]傳白鳳[illegible]門[illegible]風吹酒重

[illegible]三

知聞

桑陰[illegible]臨[illegible]本[illegible]

[illegible]不見[illegible]秋氣已過黃金[illegible]雅韻有騎

自發[illegible]如揮[illegible]不[illegible]放梧

竹入夢應[illegible]冬日短[illegible]爲邊

居前

金門待漏爲徐貢[illegible]又作

象[illegible]錯落明星稀[illegible]之宴

宮漏早環珮時動春風[illegible]移[illegible]

憶文章上 袞衣報答昇平殊未已鳳毛濟[illegible]

集黃扉

酬張大理[illegible]見寄

故人南去頻回首[illegible]秦淮雲正深已分梅花

發[illegible]諸幾迴冠蓋出[illegible]林簿書南北休相問江

漢風流日不禁[illegible]到 金風老[illegible]中夜

[illegible]

朝後和友韻

金闕[illegible]曙光[illegible]前春已動鵷行香爐烟繞

[illegible]煖旗綴風飄[illegible]羽長退食[illegible]緩佩聲

[illegible]史[illegible]作歌好入三王頌補 袞須裁

五色章

芙蓉燕贈大梁江伯玉隱居

江北芙蓉非[illegible]秋風故向野人饒要醒霞綺

只臨渚日落春酣猶滿[illegible]不向荒烟悲暮景自

甘白髮老 清朝也知愛菊陶元亮祇為微名

懶折腰

送陳大僕明之任滁

[illegible]燕然世姿金石辭亞
成[illegible]功業未應斯涙在漢龍駒出萬
歲[illegible]春滿瑯琊江日麗醉翁亭上好
題詩

哀同寮胡允修

灑叨書省初逢日玉椀冰壺見出塵著書茂陵
多病渴[illegible]數將人生時命有匡君略死
日貧無買[illegible]春色幕飛花迸涙滿
江津

送張伴讀仲瞻之官衡府

漢分州郡多文學魏傳諸王始列員計上春卿
應小試官從今日亦榮遷[illegible]陵西下通詞客吳
楚東山不[illegible]城[illegible]燕
入妍

懷昭應[illegible]之長作

蒼松碧梧昭應宮中有[illegible]何雄白雲飄飄
度仙[illegible]秋風下臨[illegible]
[illegible]

青空

送閔司寇[illegible]歸省程

迢遞星槎 天闕[illegible]門春暮賢在
漢詔元日巢父逢唐洗耳辰館閣紫荊人共逐
池塘春草句還新[illegible]布江湖潤北斗應迴
白首頻

酬[illegible]儲光遠通州惠酒魚至

崔家[illegible]黃[illegible]色催衣裳白馬風塵
各[illegible]天[illegible]封泥春酒竹葉碧行出
水鯉魚金色來退食[illegible]燒燭裏[illegible]開酒爲
君嘗

至日陪祀 山陵二首

消息青陽迴[illegible]白雲寒村沙邊日射
青驄馬野[illegible]移竹[illegible]漢代衣冠[illegible]漢天
山羽[illegible]坤 [illegible]天極[illegible]北[illegible]
拱地[illegible]
[illegible]玉臺
[illegible]青[illegible]傳前令

郭廷正右父一真新陽取秋高秋離香氣
入氤氳

酬錢水部士弘歲暮移居見示

日短東城數拜難新居[illegible]接可交歡恰須坐起寒燈落更道經過凍雪越翩對題詩伴細階珠閒簇夜光寒少陵門下將遺法現[illegible]問君官真安

晚同年傅汝源父

雲母屏空白首郎[illegible]衙[illegible]雅尚歸[illegible]青雲千弟聯家舊京聲文章有耿[illegible]生存斷交後[illegible][illegible]雲廻望乾江瀰漫綿[illegible]谷口青[illegible]東回首闔太陽道長

寄題京口王秀才[illegible]山樓

[illegible]城纖迴樓閣雄[illegible][illegible]數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白雲起飄忽隔江細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琴[illegible][illegible]樓[illegible]滑城郭遶鄰澗谷求何時江[illegible]看落日一上翠微[illegible]翠中

千日宅雨和韻

麥花烟[illegible][illegible]庭春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上行雲不作[illegible]民間[illegible]麥已[illegible]村[illegible]開江淮更絕粒吟满[illegible][illegible]和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對酒歷歷聚星明閣

送秦豫齋之官江西

[illegible]劍飄飄作官[illegible][illegible]桃風色一動炎洲朝吟木國花[illegible]後[illegible]關山月影流[illegible][illegible]論心澹關下那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江頭南行若見劉夫子[illegible][illegible]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好秋

次送儲太僕[illegible]典牧[illegible]使道過家次韻二首

[illegible]下黃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野亭秋色照[illegible]明風烟郭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江[illegible]獨後[illegible]浩蕩流沙神馬[illegible][illegible]汴河洛傳車行也知別後相思處郭隗臺前春日觴

五節飄飄今[illegible]上別遶休怪酒行頃大河落木[illegible]衣[illegible]東[illegible]楊花[illegible]片新[illegible]似[illegible]大[illegible]見[illegible]烟[illegible]白馬不煩[illegible]到家[illegible][illegible]仙[illegible][illegible]來朱廻海

屋春

送陳文明別卷中有王文肅諸公之作不能無感

倉皇行李背高城冽冽寒雲十月程詩卷拋人渾而在玉堂遺迹總心驚風塵浩蕩孤飛鶴雲漢蒼茫萬古情此道東湖春色好因君一日想南征

見雪奉和許給事啓中見寄

十月八日雪花動高城雲氣兩迷茫亂紛逐馬[illegible]臨丹闕絮白隨鷗到野塘喜接韓曹新水部[illegible]想看白雪自吟黃還將詩酒興[illegible]縱歲稔不須愁太倉

長空白雪[illegible]入[illegible]風動江漢須知[illegible]滿林塘梅衛凍[illegible]將分[illegible]濕雲表欲卷[illegible] 聖朝無寸補[illegible]坐食官倉

送[illegible]司訓[illegible]任桃源

紛[illegible]遠[illegible]春[illegible]人不[illegible]紅日行盤

首宿長淮池[illegible]已久[illegible]山師道今來[illegible]對[illegible]樽歌白蘋

宿巢縣僧房

斜日荒烟到石川風林寒葉上精藍[illegible]展枕[illegible]鐘出[illegible]川[illegible]喜小水[illegible]仍冬[illegible]不意[illegible]還對榻

會鄉同年[illegible]見雪兼詠菊

[illegible]冬宮街見微[illegible]有花還可憐依依對根[illegible]秋[illegible]片隨風落[illegible]遍客[illegible]華[illegible]浪轉人[illegible]物絕漫相牽相逐此夕是何夕廻首鴻泥各悃然

除夕在宿部中同張元德劉韻賦

禁漏迢迢催夜永[illegible]相對[illegible]病經秋[illegible]情[illegible]哀鴻天潤帶春聲鄉關[illegible]北手城

奉次省中諸閣老韻

縹緲翔雲紫閣除仙家門大音聽依絲仗臨軒日吐晴蒼生佇仰心香蕩春迴三殿合陛花風動五樓深濟世文章須補袞許身不愧稷夔倫

海內文章連俯壤烏羣風俗變皇猷能開重雲霄雲龢桃野消遥息駕千春閣宏開星宿動青庭三接聖內作披圖稷契今連如歌雜居廣億萬林

春懷李狀元移居郭外

故君職盡又春來河上春潮萬里迴不覺柳條已弄色須知根葉久相開城中車馬應無數野外鷗群不見猜生理今開五車春風塘虛抱出群林

奉寄銅仁守劉子之因述所懷

銅仁風景近如何持札經年少見過爪小今至杏花發城下草深劉虎多日森山怵排雙詩成句空自向秋漸有家如絲終未有人詩燈

甲袋

懷吾師甫

萬里江亭春色來波紅洲渚雜花迴有時移舟醉不去落日見山顏好開天上麟兒生玉角人間王母降瑤臺百年聚散頻回首一月題詩寄野梅

王貞婦祠 婦寧海人宋宋破于戎而婦以色全擄至清風嶺嚙指血題詩石壁投崖下死有司記之

盤旋石磴清風嶺獨屋臨江貞婦祠悠悠水鶴白朝日漠漠山烟空竹枝一死巍崖無恙血書名字尚見明兒血痕照庭花飛盡歲千春享祀時

西湖僧閣和邵二泉韻

紅塵入寺已知遠更有嵯峨竹色驕秋水微茫來破脚白雲出沒自山腰百年歌舞西湖地落日風烟萬里橋指點岳王墳上柏野人猶自說前朝

新修岳武穆祠

憐君[illegible]滿頭白[illegible]

萊山蒼松木南枝萬古春去來幽燕終[illegible]

中原牧已無秦金符十二如兒戲[illegible]村女危縣

者人

送陳汝和侍御還朝

青長三節照江湛南北高名不作雲風入皂鵰

千里[illegible]白檻驄馬五花文都亭蹤跡休相問破

江風流今尚開朝 覲明時揚側陋須知冀北已

空群

衍春飲西湖亭上

小舫悠然晚間[illegible]細雨鉤簾春已多石欄花發

亂青蓮沙岸雲[illegible]生綠波忽聞銳州歌猶發笙

謂西湖船自過作底笙簫來海上風[illegible]入

雲和

都元敬乞[illegible] 親改官留都答

不見而翁今七[illegible]白頭強健似神仙[illegible]人拜

不扶杖出郭[illegible]還[illegible]船[illegible]過[illegible]青

君迎養小[illegible] 君[illegible]當

別[illegible]

獻吉臥病久不相見見時撫然我酒且出

示病中之作奉和一首

春戀[illegible]滑渦久蒼江春事入江新瓊鑪白竹

白露什草閣[illegible]春風不覺醉墮

懷明月更堪珍秦山渭水知多興爛熳殘花休

照人

復送獻吉次韻

美人欲發車渭渭明[illegible]在門[illegible]長已知出此

風塵表安得從之河水央梁苑新春行見月潼

關今日始還鄉白[illegible]何由擬相對清樽[illegible]

渺茫

賦月泰風山[illegible]陳氏園亭時以

體披天晚[illegible]泉時[illegible]

和答

習家池館多風涼行客來收冰雪天[illegible]酒

殊不惡踈梅爽竹更相親病[illegible]筋力[illegible]

落江湖笑語[illegible]不相謝燈前還[illegible]曰

雲篇

經呂梁將王事守謙仍以詩示我次韻答之

林詣公往來簡札感而賦

萬夫洪頭看打船邀我狀元留子問石根巡望
眼盃盞江漢春風吹客顏荊川太守風猶在省
被文章氣所關掩卷出門地險低雲氣白暮春呂
梁山

新正二月發宜春次王陽明韻

宜陽山前淡有痕春泥釋釋水流渾客行遠道
無倚賤人拜新年不出村三日喧燕北風作清
朝陰鄉江氣昏野館蕭條亦足頼梅花爲我招
吟魂

桃源山中

青崖逶迤綠不斷新春人家烟火同山間溪流
已覺燒洞口桃花爭放紅昔聞秦人避亂此只
疑仙家非世通風景當時豈應別萬山今在馬
蹄中

經盤江次劉元瑞韻

[illegible]多病憑春來不記程滯水已知
客路淡路山只是行人行緣岸[illegible]愁但黑獨
馬春花眼一明西蜀未知天下險老夫筋力盡
南征

清華洞

萬壑飛來見茲洞不知開闢是何年[illegible]
秘造化白日將洞生雲烟若脚[illegible]迷鬼魅舉
頭一線見青天出門悵望來遊客不惜題詩尚
[illegible]

春日承呂訪張南園見其子名皐人含秋
暮來滇別我上春官出示諸公所贈卷因
用韻未留

求呂三月醉后[illegible]落木蒼高想翁
憑几杖温然一笑[illegible]池湖春色[illegible]
苑文章[illegible]今[illegible]五色佇
翺翔

飲餞於吳天閣復用[illegible]韻別

天清郡郭當仲冬山木脫蒼蒼浮理[illegible]

彩春色模倚千峯[illegible]作入詩門客文
彩先依玉署郎北極廻看天路迥孤雲飄緲冥
鴻翔

早發崇岡即所見

霧勢漫空亦何盛日上高峯今却降[illegible]晴嵐
低亂巒貫秋氣[illegible]三江石壁飛流白雲漢天
羅擁樹如旌幢終朝看山一廻首雲裏芙蓉猶
白雙

過[illegible]溪橋 橋名[illegible]

[illegible]飛江崖[illegible]出鐵鎖高緣不記年急江轟雷
[illegible]日夜懸崖峭[illegible]雲烟木深如聞鬼魅泣石
錯却訝蛟龍纏不有簡書來絕域豈知天下有
山川

興隆東坡書院和朱[illegible]溪韻

欲於何處覓仙蹤悵望危欄倚碧空石蹬烟雲
虛半壁春深花鳥滿幽宮乾坤一[illegible]來焉[illegible]
佩聊乘萬里風不必殊方問招隱此山元有小
舟通[illegible]

京口楊[illegible]舍承真[illegible]次喬白巖
司馬韻

虛危樓閣江之干細雨消秋作早寒粉堞屯雲
松杪出[illegible]來鎮翠坐中看長空浩蕩孤飛鳥萬
古升沉一倚闌羞向山僧說蘭社又聽鳴玉上
長安

秋陰齋[illegible]朝用作

[illegible]山[illegible]入初州載驅馳會面踈奈窺看花
[illegible]理棟只安危風吟高齋琴榻曉雲
[illegible]溪[illegible]帶日扁舟掛冠去洮湖東畔訪
陶墟

送[illegible]男伯致政還家

江[illegible]遊黃花無數照[illegible]秋功成四時
亦有序人耶小手令白頭水[illegible]之山
間雲白何悠悠回首當時濟波風波滿地使
人愁

浪溪山詠石

浪溪山間多怪石盡日經行殊可[illegible]蛟螭

愁來出忽有[illegible]豹[illegible]近
竹蒼茫曉上州　算是風塵厭奔走　一教醉眼到
行邊

界亭山中雨

山行四月苦多雨　竟是楚天巫峽鄰　溪谷亂流
愁壓馬　陰風吹聲斷行人　浪蒼花蓋不[illegible]天
[illegible]何刺[illegible]日暮蒸雲應未已　江[illegible]殷
聲頻

浙上諸公招飲孤山次韻留別

五年不到四照閣　門外映松只白長　日月[illegible]
此湖水風塵小惜　故人觴詠[illegible]鶴　孤雲迴賦
近江梅白雪[illegible]　白風[illegible]總應憐　在客[illegible]書見已述
濵陽

蘭谿道中

寒風[illegible]春　物候江南冥冥　日暮[illegible]好山
行不盡[illegible]　回馬去還來　路岐南北[illegible]
君賜[illegible]章總迎開　[illegible]
天涯節首頻迴

玉山[illegible]

青山郭外[illegible]花浴日分明[illegible]
[illegible]雲微[illegible]
路香來司白[illegible]下　有[illegible]情[illegible]物[illegible]
寒少

贈孫太常貫

文雅初逢太堂客　米[illegible]揖郢中儀　風塵病果
常須雜山水　情多不廢詩　何別酒邊江為白傍
旌天際[illegible]還遲　虎丘青春白石爛　[illegible]棹相[illegible]攜
所知

海瀛阻風贈沈方伯仁甫致仕次韻

山上風塵晴不開　何[illegible]紫亦悠哉　冰巷散落
隨江浦春色相將到酒盃　[illegible]
過飛[illegible]還[illegible]有今　[illegible]吾獨憐君濟
世才

鄭家口舟中別[illegible]

我行向南君向北　[illegible]兄分手[illegible]為[illegible]嗣山
皆客[illegible]滄海又春生　柳條纖纖已[illegible]

過雨時聞鳥相看只有今宵月[illegible]
自明

春暮赴楚經吳登虎丘

邂逅入山春已暮紹運眺遠日微曛瑯玕風動
千人石樓閣天開萬頃雲春滿劍池龍出躍花
飛講座鳥來聞何時脫吸風塵役經卷長穿屨
侶群

輓趙表兄喪

[illegible]復春秋夢無復見斯人翻思帳下
齋日猶似花開對酒長江海飛雲去逝水丘
春色老到榛援寒爲維門曲蕭颯悲風生
其

東落飲湖上君亭次韻間韻

外雲寒樹慳初登似隔紅塵一萬層湖上枯荷
不可把欄間細菊已摧花暇時數好來尋竹避
俗何煩頂問倫　偶放船紅晚郭與沙碧石亂
秋燈

春初飲後　次韻上簡詞

從公亭上坐春風落日清[illegible]不空翠柳漸春
低檻碧天垂似欲向人紅地分省寺通依晚春
入江湖引興同總作淵明賦歸去南山亦已笑
成翁

醉翁亭

想見醉翁亭作亭拜翁今及暮春遊娟野竹
侵崖幌片片飛花點不頭醉於山水亦嘯傲名
在文章自不休悵望千秋太守去瑯琊山碧醸
泉流

瑯琊感古

[illegible]哉瑯琊王去後至今瑯琊山擅名眼中城郭
空形影天下山川幾變遷明月溪頭客行落曉
光亭上日長生荒涼御街前鼎時有遊人聽
鳥鳴

龍里客堂端午

榴花無數雨中開何處逢人問酒杯萬里心驚
懸艾日孤城客傍望鄉臺苗蠻女亦踏歌去[illegible]
市人爭取醉回但使三邊常晏樂不辭寂寞[illegible]

近來

送張中丞繼升巡撫遼東

玉節金符下九霄飄颻[illegible]命赴東遼

聖朝不務開邊略朔漠須防黠虜驕[illegible]塞口

禾黍[illegible]月明山海祲氛銷北門鎖鑰應時濟江

閣天高[illegible]千杓

次[illegible]中丞遊太常雅兩老[illegible]寄

[illegible]清朝簡每[illegible]野騎雙龍蓋青

谷飛[illegible]石炯老百丈俯清江憐君俊逸詩無敵

老我青狂意未降何日春流一曲同遊高拂

雨花幢

寄林侍御欽父紫霞山人

緬想清風不可攀廿年高臥紫霞山[illegible]谷口

之應長白日爐中丹纔[illegible]城府[illegible]

有文帝[illegible]世間繡衣特[illegible]

帝顏

中秋對酒安山舟中

去歲壬辰[illegible]海今宵對酒知安山[illegible]

[illegible]閑[illegible]數[illegible]風[illegible]老安[illegible]

採[illegible]冰夜遲遲

大王出狩臨雨[illegible]萬里清光誰為攀

送張司空還蕭山

白首功成今[illegible]退[illegible]公歸宮休於我

無拘束世上從他有是非[illegible]倚春風歌短棹臥

看[illegible]月上閒[illegible]蕭山[illegible]藏[illegible]投老千今信

不還

泊舟采石

西來[illegible]舟沙柳陰忽聞枝上蜩蟬吟客心日夜

奮[illegible]路春首驅馳復身臨謫仙祠[illegible]發笑元來

石江上松陰森當時騎鯨上天去此地有無傳

至今

秋日渡河[illegible]

思[illegible]河來[illegible]秋濤[illegible]雜居

洛陽市春風憶別[illegible]

今[illegible]明月[illegible]中[illegible]白髮[illegible]人[illegible]對[illegible]

[illegible]

閱汴城時作

大梁城高曉日[illegible]知[illegible]春風[illegible]有旌旆
行[illegible]年[illegible]水中自昔黃河有遺迹千
年神禹無今功須知保障吾曹事忍使民間杼
軸空

晚出後園奉次殷文濟韻

徐步荒園信晚晴尚思昨日對君情香花開盡
無餘[illegible]聽來不自聲已帶春光過半去寧
復酒醆十分傾[illegible]能留若得還相過歇馬池頭看
[illegible]
水生

中州還南太僕正携酒李獻臣韻酌別

仲冬曉出東城行落木空原[illegible]書
非所意招携多情新[illegible]尚
餘花近牆明于今已惜南州別不[illegible]來聽
早鶯

是日晚復携酒後亭得國字

荒荒寒日下郊原惜別幽亭剩酒[illegible]
今獨遠新詩何日[illegible]

[illegible]春風回首
又思

陶所使分司見桃花和獻吉韻

分司何[illegible]見桃花倚檻含風白可誇怪底一飆
[illegible]亂開近猶及一枝斜將春色供文案
有新[illegible]物從倚高城山欲晚海風吹落九
天霞

又少司寇存約冠山韻

衙[illegible]川掩不開傳呼小吏送詩來已知司寇
[illegible]
[illegible]情遠近冠山春色迴梅蕊相將衝凍雪
[illegible]兒若因君興入滄洲遠却憶任公舊
釣臺[illegible]

二月梅桃花席上得微字

去年花開一月今年開遲猶未稀眼中花好
只如舊[illegible]紅顏今覺非[illegible]絲酒樽常滿幸
際[illegible]不違[illegible]悲律[illegible]風度水
入小微

是日酒能興不[illegible]花底

落日餘樽仍[illegible]休何[illegible]約細[illegible]
低紗幘弱鳥飛花落酒盃白髮遷官裏夕
見春風雨度來未得拂衣傷老大相逢桃李且
顏開

九日柏子龍潭山和友韻

碧岩嵯峨龍蟠柏潭秋晚石蒼蒼長雲南下
江流洞鍾潁四來飛鳧翔去年遊從汴水上今
日追歡滁山陽黃花悵望照白髮抱病令人思
故鄉

聞邵尚書二泉失火賦以奉慰

何事乃遭回祿災聲聞初得太常書太常遽樓是賁也
災焉春誰云盡顏寄於公卻有餘鶴步頻教亡
樓經燒來翻是定新居新居新成白頭留得尚書
履應聽飛聲上下除階

飲悠然亭役用太守韻

正月新歌池上風暖春水碧晴空柳仍黃金一
相將動花似去年猶未紅白首笑看余綫在胥
春還年一樽同清樽言鼎何樂以對酒何心學

醉翁

次韻酬吳友丁壽卿

西來事物凌秋色江上相逢一解鞍淅水春風
思衝遠滁山白髮同看鬧處行迢遙橋志雄
論其如下坂在黃金臺尚貯賢俊去休嗟行
路難

豐樂亭次韻

亭在江蘋坐秋清落日餘樽酒卅行遠樹兼天
沙旬國銀河如帶抱州城人家竹[illegible]雞豚社邊
聚不聞鼓鼙聲歐子文章猶在石高亭一醉古
今情

奉贈西村錢先生

凌雲[illegible]出[illegible]仍將秋[illegible]過江城芒鞋布襪
無[illegible]水山[illegible]幾[illegible]去醉
看[illegible]纓春鵠今朝[illegible]常使橫經憶
後生

十日滁山留共觀漱泉眠石幾盤桓黃花秋盡
猶餘色十月風尚已覺寒江闊飄然發何早宗

山雞近舍[illegible]竿約[illegible]尺餘湖[illegible]得相從雲
水寬

寄壽秦鳳山司徒六十次韻

遙慶君年忌上[illegible]閒延切近鳳池頭高天北斗
頻回首九月黃花正好秋[illegible]世文章追幽淡中
興功業在今周麒麟黃閣[illegible]飛遠未許沙邊問
白鷗

白下送[illegible]浙

一川霜清白下[illegible]東上浙江船燈明秋夜
[illegible]
[illegible]送別延朱[illegible]今成白首清
[illegible]秋鷹已向排風翮凌厲行看向
九天

寄送同年朱[illegible]家太[illegible]

憶同攀桂向秋天轉眄于今二十年供奉
三朝勞補袞衣冠入座入蟬聯清淺江上舟
初發黃菊樽前秋可憐未得相從拂衣去風塵
回首思茫然

飲[illegible]字

華[illegible]花絮微餘[illegible]故人[illegible]
脩竹裏舉杯[illegible]照白頭新[illegible]處疑成雨
動微波不起塵[illegible]看山如有暇日來亭上不
嫌頻

送黎仰止通政入朝

[illegible]葵榴使別酒銀[illegible]節上青[illegible]浮雲倉海
隨行跡絲[illegible]炎江閒早潮舟入三湘休聽雨珮
傾闕候鳴朝含人獻納從容[illegible]香轉春風
殿送

宮[illegible]道中有感

憶昔趨[illegible]頭白解官歸蕭條門
巷不如故借問[illegible]人今亦非山映陂塘空水綠
春深楊柳自花飛十年轉盼即今古逆旅臨風
欲濕衣

[illegible]

安晚[illegible]流風仍見後人同介
高一代休[illegible]俗道任[illegible]杖臨溪秋
獨遠[illegible]思絳帳來樓日歎息

今皆成老翁

胡學竹園亭次周約中永韻

樹裏溪波靜不流坐深心境轉清幽孤峯絕壁倚飛閣落日輕霞出遠丘野外氣象從我懶山中猿鶴為誰儔主人留客不知暮揮翰清風百尺樓

春日陪趙山同從遊善權次韻二首

天風落日溪卿來聽春山古寺鐘洞口浮雲秋山深老樹臥虬龍寧知石上三生夢不與人間萬戶封謝公今有東山屐踏徧雲崖月一重

洞中

忽忽重來今廿年追思往昔淚潸然之猶帶舊春色日月常開小有天邊倒境背杜詩照可攀

小水洞

洞坼煙霞別一天春隨酒醆落花前仙蹤

望石門又爽潮地湧泉何樹陰雲寺惚神龍躍九淵三十年來支徑斗今日惺然

芮從遠上西歎兩年歲暮辭去用其留別韻以贈二首

鳳都色融蛛梅已覺漏春風別攜此日湖邊惜兩忘年契宿同締繼贈行聊短句安游我諸公春來莫問徵求使機緣元非待教功

於東君賢似孔融故家喬木有遺風吾心自應無疚古道誰云不可同推讓智謀甘獨拙賞因傲三公他日寧忘一激功

奉次鳳翁元日見

白頭又領歲新朝自頌盤歌且謠門外唯多白鳥至海東時見紅雲飄已覺江村無漠旱和舊春色上寒條湖旬湖寄放杖還記聖朝

王思槐過[illegible]
泊船郊郭暑雨消小樓山外恰新晴打魚前[illegible]
無他味把酒論文見客情野竹過[illegible]移栽石杉
花照眼更分明 漸來滿地晨歌起回首對君懷
一傾

文徵明與胡祖肇夜宿雅歌堂徵明作畫
題詩為別相贻持示同相
作時題風雨久相離終安不知眠[illegible]看滿幅
[illegible]洲娛詩為[illegible]別風[illegible]緣逸思飄飄入雲表寒
[illegible]瀟灑落燈前雅歌堂上留題跡一笑當時道

偶然
兒弟約遊大頂禪院不果遣悶
天[illegible]擬訪僧[illegible]起梳頭風日生借此春餘
屐幾日怪他山好卻無情緒聊憑浮雲邑買
鳥時聞百谷聲並識緣分[illegible]有約大時人來信
難并[illegible]
惠山泉竹茶爐[illegible]失之而今復得玩賞之
餘和卷[illegible]

竹爐以竹本貞禪師[illegible] 洛陽[illegible]五十作[illegible]
[illegible]踪徐存片朴湘紋猶自帶[illegible]須道應世上無
珠玉自是山中有宿緣細論龍[illegible]二泉
應得並流傳
陪[illegible]侍御飲除山[illegible]合用[illegible]人常韻
寂[illegible]起石徑微[illegible]從[illegible]歐老
[illegible]始[illegible]除山天[illegible]稀落木風殘秋[illegible]寒
[illegible]翁[illegible]相依樽[illegible]日[illegible]竹[illegible]微下
文歸

遊[illegible]藏
[illegible]知[illegible]今始[illegible]山幽波[illegible]真
白日[illegible]石壁[illegible]孤[illegible]日人何在醉
[illegible]空[illegible]跡[illegible]白頭一灑淚江
山千古自清秋
[illegible]劉太宰見[illegible]作[illegible]山之作懷[illegible]未遊
用韻道情
旬都故人別我久[illegible]日[illegible]路
[illegible]雲[illegible]僧

屏緣居似鳥巢安得同遊一[illegible]
江濤
天高牛首悠躋攀秀句封題[illegible]國清朝
無冗政玉堂春日有餘閒看山雖[illegible]總多興憮
性出門常自類此日[illegible]白鳥
飛遷
經三衢鄉同年[illegible]明[illegible]郊外押
韻
迢遞河山惜遠遊檀[illegible]
仁和待得長乾冲可[illegible]寒花仍照席江
落[illegible]十舍[illegible]看[illegible]風塵今
白頭
奉和鳳山宋[illegible]
山中梅[illegible]照人
青送酒[illegible]水[illegible]雙
懸流[illegible]轉允 [illegible]進[illegible]情興
逐人寬
春初[illegible]

漸若若已上增除臥領春風和[illegible]
成性癖無書却怪故人蹤青春花好還[illegible]
水用經言所如誰謂壯懷應不負千金髮白已
仰[illegible]
[illegible]徐中丞養齋見懷
[illegible]赤溪上斷虹吹雨晴[illegible]尊清秋
驄[illegible]月見君情久知德政風移速不
聞[illegible]在行且喜清平代罪後香爐山色至
今明
[illegible]千山控巫峽瘴雲多陰常少晴信義不忘
惟我輩大[illegible]雖異亦人情月高[illegible]海郡务靜[illegible]
白秋邊一雁行有虞脩德三苗格今日
天王本聖明
客至園亭
東來乘舸自吳門長夏江村暑正煩一別兩年
稀俗[illegible]今日為開樽故人飯[illegible]白
首當筵何足論池有遊魚岸有鳥[illegible]對欲
忘言

[illegible]
[illegible]公周[illegible]中興百代功勲納皇疇
紆十蹤拈揮戟鉞定三戎舉酸秋移金斗月釣
絲春入五湖風看君筋力猶强健補闕常須上
袞龍

谷明府小谷迎母同至喜為賦

宜興首似河陽縣桃李花開今滿城滄海淸與
非道遠他鄉樂綵覺春生風從百里俄應動政
退三年信有成聖簡官清山繞郭鳴琴所繪有

餘情

元日迎春谷明府以疾病不及赴口號奉
簡

春逢元日歳新改忽報東郊春又來花擁土牛
喧播鼓笑迎竹馬上春臺[illegible]雨風從文[illegible]晏
物先開[illegible]卯遲献[illegible]興來自起折
江梅

王中丞定齋詩送谷明府念及老夫和以
奉酬

趨朝早發秋江[illegible]念我遊何川[illegible]
從河上別棹頭今已七年餘[illegible]
懶性惟甘水竹居邑宰將詩記春至 金門高
興起迂踈

酬張翰林水南亦因谷詩見及

春風日夜吹郊墟又見小桃紅欲舒白髮滄江
稀高臥玉堂淸興定何如題詩送客還憐我多
病經年闕致書自是山林隔絕久夢魂不到
承明廬

毘陵舟中餞吳翁司空

北斗天旋丹[illegible] 九重春色望應深典刑自
昔推[illegible]日月重[illegible]淵溢討
漢文終惜[illegible]酒醆送君一爲
白頭吟

題南灣 并小序

莊下圩施氏[illegible]散落可以
立者[illegible]新且[illegible]進
取自號南灣因爲之賦

舟繫北渚㑹風浪[illegible]
無故宅行人溪上雲有鷗沙堤竹長溪新水[illegible]屋花開帶遠山回首鄧坊寶劍氣中宵應出斗牛間

蓼莪山莊次澤西見韻

五湖春色際天來沙鳥風帆過往迴笑曰野花幽近竹入雲風磴[illegible]後若梯遊白首雅疎放報答青春有酒盃好事山僧老不俗[illegible]客上山堂

龍池山中感舊

三十四春如一夢持盃強飲對芳辰憶昔賜[illegible]歸省日[illegible]常侍白頭人[illegible]青山只自好龍池脩竹還如新[illegible]殘花照佛閣迴頭血淚迸青春

飲吳顧山[illegible]城南新樓次韻

愛汝溪上之高樓石橋春日駐行舟簾開群山却盡出階迴白雲常爲留玉巵分饌携丹橘野客題詩迴白頭我今且作[illegible]他日與君停

龍池山上庵

龍池之山柱天高透迤石磴緣秋蒿[illegible]削壁上有僧屋如巢結構半棧機空中愁度鳥長松腳底訝翻濤更欲高尋捨身石[illegible]日暮猿猱號

樊才朱子學以遷居詩見及用[illegible]韻

問道春來新卜居東城風物定何如應知杜燕來相主却訝銜泥非舊廬[illegible]衆士思由余想像清風動鶴竹日長閉門惟[illegible]

谷[illegible]從吳顧山[illegible]賦堂[illegible]所

[illegible]晚有浮城之除[illegible]瑙瑚玉風塵久已[illegible]杯信手燭花深聚頭[illegible]襄吟

[illegible]君英樂人師[illegible]賦以別

斬蛟橋畔逢荆州令我一谿風雁畔孩看默出
當千里神游瓊枝紫素秋孤帆十月興頭下木
落江寒正穩流因憶君家丈人行的聯鳴玉
鳳池頭

賀谷明府生孫

高閣梧桐日華萊春來又見長孫枝山川孕靈
亦不偶德政感人應在茲頭角崢嶸骨起文
章五色鳳毛奇他日高風有乃祖應知指是宜
興兒

觀黃元敬新葺園池招飲亭上得開字

逶迤池上徑新開亭俯春風七日廻臘月二十四日立春已七日矣
竹合藤稍低近席波湧日色下浮杯作亭擬養
千年鶴挑野還將日月來從此知君藏不出相
尋許我拂衣來

癸巳暮秋復至元敬園亭惜不見主悵然
有作復用前韻

三徑幽紆只自開杖藜徐遂小池廻秋蕪舊樹
餘霜菊悵望無情對酒杯竹[illegible]閣鄰江
空落日重登臺不堪吟罷一回首唯見白雲東
北來

春日周陳王氏園亭

楊柳微風渡小橋波涵人影半虛搖水深不在
江湖大地僻已知城市遙魚戲落花吹細沫竹
含疏露上青霄主人會有幽居興命駕時來不
用招

夏日清凉寺後亭奉次西涯翁

六代豪華山與尊山間梧竹自爲村當時避暑着
羅行駐六月清凉空石門極目江山來楚蜀浮
雲今古變乾坤金莖一氣青冥上　帝業千秋
豈易論

春登李野舟小閣觀菊次疊山弟韻

春臨小閣初醒酒爐向東峯只捲簾沙柳垂風
弱鳥鳥晴雲出谷輕纖纖短案書編常任閱清
談滋味有餘甜新詩佐我老夫興兌筆擬來時
復拈

燮溪詩後

杭友洵示予燮溪公詩一帙自進士而刑曹而視學而長藩憲而卿而巡撫而近者山林之作多載焉洒敘率鋪宏雄雋雅細詠之真若周鼎商彝篆紋剝古其誰不敬重焉者捧而傳之也固宜

莆生林東海謹跋

康對山先生集四十六卷

（明）康海撰

明萬曆十年潘允哲刻本

對山集十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明康海撰。海有武功縣志，已著錄。其詩文集自明以來凡四刻。一爲張太微所選，一爲王世懋所選，互有去取。國朝康熙中，其里人馬氏始裒其全集刻之江寧。此本乃乾隆辛巳其里人編修孫景烈以所藏張太微本又加刊削而刻之。海以救李夢陽故，失身劉瑾。瑾敗，坐廢，遂放浪自恣，徵歌選妓，於文章不復精思。詩尤頹縱。王世懋序稱其五七言古律多率意之作。又慕少陵直攄胸臆，或同時人名號爵里韻至便押，不辨於雅。朱孟震序述李維楨之言，亦稱張太微本珷玞燕石，間列錯陳。故馬氏所增刊頗傷蕪雜。景烈此本雖晚出，而去取謹嚴，於詩汰之尤力，較諸本特爲完善，已足盡海所長矣。明人論海集者是非不一，要以俞汝成文過於詩語爲不易之評。其擬廷臣論寧夏事狀及鑄錢論諸篇，尤顯切時弊。崔銑、呂柟皆以司馬遷比之，誠爲太過。然其逸氣往來，翛然自異，固在李夢陽等剽剟秦漢者上也。

對山先生全集序

余聞寓内學士家稱說 國朝狀元率推轂關中康先生謂其文章氣節有古豪桀之風云頃舊刻眞贋錯雜而見瑾全友事又或以迹疑先生乃其心幾不白於世嗟乎此其故余雖言之矣夫文發於氣者也不直不豪氣充於養者也不邃不鬯世以文章氣節槩先生而未窺其所養余嘗慨

然慨歎者久之及讀先生家乘見栢齋何公所爲墓表稱先生才高性直言行不切切於規矩其取重於當世以此見謗於當世亦以此且擬以孔子所謂狂許以學聖人之權而未至則又戄然喜嘆曰公其知先生者深乎夫孔子所謂狂曾點其儔也今觀其氣象非規規於功名者埒彼詎無所重乃徒潤畧爲邪若然則孔子何以與

焉余聞之鄉先達曰楊文襄公秉政時欵大用先生先生固辭竟弗能致此其器識卓越信足與曾點相伯仲顧其事不傳而見瑾全友事詳在谿田馬公所譔志中國一時豪氣所激而抗禮緩頰探之孔子見陽貨若無大和遠焉謂爲學權者非邪儆令退而浔聖人爲依以裁其過即所詣寧在顔曾下進而得際朋時以大其用即所

策樹詎又凌駕皐夔無難者顧竟汔落不遇日且俯仰笑傲寄興聲樂間蓋誠有當於中無亦耗而逃邪嗟乎先生之所養良邃矣獨柰何識之者尠也先生未究之蘊具在今集中東益成集則朱東䑓李本寧王敬美三君也三君精於文余奚容贅顧以先生冢嗣孝廉子秀之請不得辭迺據栢齋公所著先生人品敍而歸之蓋與世

之觀者毋但以文章氣節槩先生云
萬曆壬午仲冬望日濮上後學陽谷山人
南軒書

刊對山康先生全集叙
康德涵先生以文章名海內不佞自束
髮談藝心竊嚮往之于今數十年而始
得從刪中讀其集既讀之則又心竊有
疑也乃以訊之李太史本寧氏太史曰
集固非全也槩先生沒其遺文散逸無
次友人張孟獨氏彙而刻之譬之寶玉
瑜瑕並矣又多珷玞燕石間列而錯陳
殊弗類也余從先生嗣子孝廉子秀訪
之蓋得十之四又從其外孫張明府維
訓訪之得十之六集庶幾忒稱全矣第
蕪有能為先生忠臣者嚴覈而慎選之
請以屬子於是以全集畀不佞既辭弗
敏則又私念曰槩見先生集恨不得其
全也既全矣辭弗竟業則嚮往之謂何
不佞耶弗敏孰若為太史前驅刪其訛

謬其當與否亦就太史評定焉其奚而不可乃取先生集伏讀數過輒僭爲甲乙之以上之太史太史覆覽而加評定渭不佞曰是庶幾稱完璧矣雖然余二人者奚足以盡先生余取其甲以付孝廉其乙者後將或有取也余從諸體之後虛其白以待焉其可矣刻既成則以孝廉之請叙之末簡曰嗟乎文自司馬

氏以来作者代起蓋千有餘年而無能得其似先生崛起弘正間逸才天授不假人力遂升于長之堂而入其室與李何王馬彬彬然朋炳交映斯不亦間世之傑哉先生素絶閹瑾之交乃以徵權緩頰而解北地之厄至琵琶擊客一事海内士大夫類能言之此其直氣權萬夫與文力相頡頏語云文從心生又云

文類其爲人不佞蓋以是信先生故辭弱而踳者非先生之真弗取也語雜而謏者非先生之真弗取也遊言枝蔓雕刻藻繪非先生之真弗取也先生之文慷慨激發有觸於感不顧忌諱其甚者間傷於直弗恤也然非此不足以見先生其於詩也亦然至直寫胸臆琅然蒼然中於金石或比於笙其色黯然其聲

樸樸斯瑜瑕之謂矣不佞間取擇焉蓋有子長氏之風而氣節勝之先生之集斯其槩矣不佞又私竊觀之往者寧夏之變震動河華至

當宁旰食先生移書曹帥謂當誅之仇鉞乃後咸寧竟收擒逆之功乙酉之歲妖人煽逆三輔盜賊蝟起先生徙薪之論發之二十年之前乃其究也較計索情

言賊出沒合散之狀如指諸掌卒如其度不爽毫髮今集中與馮乾州姜武功書可按而知也先生之經綸不獲盡試乃微見於此世談者謂先生為文章之士知先生者或又以氣節掩之嗟乎先生之經綸不見於世獨歸其氣節訛訛之論或成貝錦猶謂先生與瑾有密并氣節亦亡之世所僅知者獨文章耳而散

逸之久真贋並行悲夫先生今集行而覽者因得其氣節經綸之槩自于今以往先生為不亡矣非太史氏傳求而精擇誰其任之哉誰其任之哉

萬曆九年正月上元日豫章後學郁木山人朱孟震書

對山先生集叙

吳郡王世懋撰

王子曰夫文至弘正間盛矣於時關中稱十才子而康先生德涵為最然獨最偃蹇至削籍以死余至關中首索先生集讀之惟其盛名之下所著僅此而時亦有曼衍亡當於情實者焉伯循傳先生首舉其張氏族譜乃集亦不載以為

疑亡何先生之子鄉進士梓來盡以先生遺集見付乃稍卒業而歎其鉅麗然其為曼衍亡當於情實者亦益以衆則何也先生當長沙柄文時天下文嫌弱矣關中故多秦聲而先生又以太史公質直之氣倡之一時學士風移先生卒用此得罪廢而使先秦兩漢之風至於今復振則先生力也旣已放廢無聊稍

託之聲伎以自耗其磈磊之氣不能作
下帷腐毫生活而家居久名益重海內
丐文者無虛日先生閒以絲竹麴蘖之
暇應之而門生子弟亦時有為代筆者
以故不無蕪蕪譌至其為詩樂府蔚健故
是風雅所寄而五七言古律閒多率意
之作又慕少陵直攄胸臆或用時人名
號爵里或韻至便押不必羅於雅故此

自先生志雄一世由我作則或以為不
當併削然余謂梓也爾其為康氏志也
者則可留為千載之下重康先生也者
則不可留夫使利朌後生執一撥以廢
先生之瑜毋寧使獲罪於先生之子孫
謂廢其家惑哉凡二集中鋪敘亡關係
者必削率直亡蘊藉風者必削命意就
時離於大雅者必削總之舊集之削者

十之二三而遺集之入者十之三四彬
彬乎足成一家言矣於戲畏網羅人
惡儁異命不諧俗死猶煩人先生少負
儁聲為
廷對第一人意將兼舉經濟潤色之鴻業
不幸被讒譖以廢其志事既無所表見
而放浪形骸之外又為禮法之士所繩
獨所可不磨者有斯集在乃又以武夫

涸良璧叢篠穢美箭是先生之窮且併
其文為異趣者揄揶此寧獨康氏子孫
之羞亦斯文後死者之責也是編也出
即不敢謂盡得先生之心抑或風雅備
焉覽者繇是以求先生未白之心庶幾
哉千載人豪思過半矣
萬曆九年八月旦日

刻對山康子集序

嗚呼朋友之道缺絕久矣昔人有言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對山康子德涵之卒也遺集若干卷與之友者亦衆或取其小善而許諸其短或口稱其才而心則疑之況望其汲汲於斯集者乎太微張子孟獨交於對山子者蓋有年矣義氣之相投交愛之深切即古之稱知己者殆以過焉於是徧搜斯集而得其全乃發心力乃刪繁蕪乃正舛訛謀於郡守六泉吳公而刻之梓當是時淮撫臺者東厓翁公也乃以請為翁公忻然從之甫踰數月刻以告成六泉公屬予

為之序夫荊山之璞與城之寶天下之至貴也因不容於終匿也向非卞和氏之神識張華氏之博物亦孰從而知孰從而得之也是故於斯集之刻見三君子之德焉其在東厓公則為善德在六泉公則為憐才然未嘗識對山子也嗚呼推是心也寧使海內有遺賢乎在太微子則為死生不負其交對山子之目亦瞑於地下矣嗚呼推是心也寧不存報君父乎予故於是為天下後世道之益曰所以勸俗也乃若對山子之用舍公論在人文章之品藻太微子有序則茲不容贅云渼陂山人王九思撰

刻對山先生集序

翰林修撰對山康先生詩集凡若干篇編次甫成嘗托其友比部張太微重加校閱且序之先生逝矣言猶在耳於是太微方謀人行適中丞翁東厓訪得其集既已撫卷太息遂檄四安吳守六泉鋟梓以傳併屬予識之竊惟對山諸製作馳騁於宋陵轢班馬已具見於太微序中夫復何言但緬懷平生而感慨益切何則昔宋學士王梅溪其稱儒宗匪特論思而已沒幾十餘年其文集尚藏於家後劉貢父帥建康因其子聞詩在府第前存諸篇端猶未敢當特求梅翁代

筆焉至聞詩守浮光時始刻諸江陵吳考其顛末蓋不知幾歲月矣今對山沒世未久即逾二三知己相與樂成其事如此回視龜齡不為不幸矣然梅溪生雖未季猶遇孝宗諸有特賜及第充館職擢侍御史召擢吏部侍郎不拜出守四郡復入為太子詹事進直龍圖閣學士方致仕為故功業文章烜赫一時其奏議數十篇尤為人所傳誦云對山生逢
明世且當我
孝廟右文之時擢冠多士詞林允服然自修撰以來十年不調及居憂回籍哀毀踰禮是誠恪守常態鮮

見其傳者也言官弗知亦已矣反目為逆瑾同鄉遂論罷終身公論在人固不待辯向使復起圖報尤力侍帷幄則緝熙

聖學知制誥則黼黻皇猷功業文章將與梅溪姚美矣顧垂老山林無由表見縉紳贈答之餘非嘯傲乾坤則平章風月彼筆墨蹊徑恐未能拘耳所謂成一家之言者觀此益信其他樂府傳奇亦皆可錄然各有別乘已傳於世云

嘉靖乙巳夏六月癸未西陂山人劉儲秀序

對山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制策一篇

卷之二

賦七篇
夢遊太白山賦 嘆潦水賦
惆志賦 觀新漲賦
別知賦 後別知賦
止酒賦

卷之三

古詩十篇
迎神秋歌 祈雨歌
奉侍御鸚鵡圖 悔過詩
貽鳳雛子 送閻公甫
贈楊秉衡 太白操
當歌絕絃 拴手歌
雜詩十五篇
能古行 哭河戰
寧州射 門太守行
古作八 嗚咽

送楊用之還武功
涇野子與余居既數日陝藩原隰臨眺川陸
二美具集百情咸暢辛丑之夜宴崞學
宮風雨忽作因秉燭相對慨然興懷擊
筑長歌悲婉激壯之聲古之志人未之
能或先也因倚而和之如此因巳媿涇
野子之所陳矣
與呂子發滸西　同仲木往滸西別業
相逢行　歎息歌
楊白花　古別離
古邊城曲

卷之四
五言古詩五十六首
觀史　三年
投壺聯句　病中示婦
病已二日又作昔視舊作增劇醒後再成
贈萬舒　謁綠野書院
長寧留別餞送親友　咸陽谷濟元家宴集
華州書懷　華州對少華山
[illegible]州寧山寺　潼關早發

峽石逢正夫武選　爲三丈於懷慶吳子
劉安陽克紹晝錦堂宴集同敬夫翰長聯句
鄠城同諸公於趙王府宴集
朝退避雨沈澄甫送旅就酌
夢故鄉說友　即事
樓上曲　同段德光夜酌
雜興二首　觀漁梁
辛未元日　觀刈麥
窮居
懷呂仲木胡孝思兩君子

雜詩二首答東岡先生
聞王敬夫消息　有所思
暮春與張朝聘雨中夜坐
峙白長寧道中懷子衡
在滸西別業聞呂子仲木見訪
同仲木謁后稷祠
同仲木謁橫渠先生祠
二月二十八日同呂子過武水聯句
雨中獨坐三首　扶風道中
新寨佛堂東楊子　過馬援廟

扶風詠懷古蹟　步出城西門
苦寒行　至終南
望神林寺　西巖村
風　泛舟至終南
東原瞻眺
同諸君於良壁園亭集杏時濟
壬辰元日　十月一日書懷

卷之五

五言古詩五十二首
同希仲汴之過滸西別業

元日同諸弟宴東序　朱汴之祖德詩
四月七日雨中同文浮山坐酌
子卿泣別圖　贈用昭
近山尚書莊上　哀王朝列
哀王中憲　悲哉行
短歌行　思歌行
易歌行　寄伯循
示昭胤　有感
讀史二首　寄溫民懷
用昭東歸華山卒然有懷二首
首山行
贈彭尚書濟物北上三十韻
閒居詠懷　德充弟至
清溪老人歌　長寧望先塋示諸弟
得弟德充書　往盤屋訪王子明叔
熊明叔游東亭子　盤屋喜太微至
馬融洞　石上小酌
滸西喜明叔孟獨二君子過訪
漆川西游別張子太微
發卓　下經臺書土地祠柱

於土地祠廻硜望太微峯
上善池碑陰走筆　寄題高德章微齋
同楊子文張用昭南齋小酌
遊觀西園　於高陵壽明叔初度
長安卧病　病起
晴　答仲木
送承裕　十四夜見月
初雪有懷　贈石泉中尉
送袁鮮夫還盩厔

卷之六

五言古詩七十六首
與仲木夜坐二首　世寧堂燕仲木
同仲木園林瞻眺二首
湯泉道中二首　謁横渠先生祠
雨中懷仲木　楊子實稽堂
有懷于鵬
張坰之渠自華西來省予與之開尊夜坐辭以碎酒數月之渠少年英敏厲志若此誠已罕矣因賦詩贈焉
答都人　送羅山人
詠懷二首　同馬公順渡渭
從象峯北嶺下望普緣
游西同明叔小酌二首
送濼江中丞西撫　戲呈明叔
喜姜君錫從道
予治生乏理叢歲弗調積雨滂溢墻栅畢隕蟻光不臨灘淖如故板杵未謝傾圮應手雖罄澤使然而覽事增情懷抱彌慼聞有微吟旨不稱律當楮長息而已乙夜與□某静居歎子長之博遊傷仲宣

之遊惟復占一章録付存壁爰釋我憂匪直省玩
實稽堂二首　與孫生談玄
寬用昭用昭喪內子與同戚賦此寬之
周用昭自華州南郭徙西谿
夜發　洪川柳浦斜眺
將徙彭龍德克携酒餞之游西
示王劉二君　彭龍夜酌
觀木　中夜二首
悼張之渠三首　宿渭源里
鄠廟答希宋諸公二首
寬實縣北渡解州訓餞送諸君子
行至曲里見杏花　登山
於條山絶頂下瞰解梁
解梁書院四首　贈樊泉中尉
贈濼江公十首　秋夜宴符園上四首

卷之七

五言古詩五十三首
飲酒二首　東原晚歸
登翠樓聽歌　答德充

臨潼逢孟舉人　長安病殤荅郭侍御
白石樓　送呂幼通入京師
飲酒　整籍
正月二日謁唐山塋　謁長寧先塋和德充
枝樹　望拜祔者效宣城
同諸公過滸西　九日滸西集
滸西贈別明叔三首　步過滸西與諸弟宴
滸西遊覽
與孟獨承之飲世爵堂
再宴世爵堂

對山草堂宴張太微胡蒙溪徐洞仙諸君子
滸東眺望　登巖翠樓眺望川原
經漆村覽有邰古蹟　渭河泛舟
宴彭麓山房　同蒙溪眺仙遊潭
丁亥春與王孟彝三君子同德充宴集
贈宿明府二首　雷雨
十月十日
五月二十二日彙死踰旬侄子以其所為詩
三卷及雜集四文稿呈覽悲悼之餘令
之繕寫成帙用寄浚陂先生為彙較定
將圖入梓漫成二詩以寫予懷
寄胡承之　行年
寄太微　示孫逸人
再浴邵塘
和六𥍃石室納凉二首
石室漫興示六𥍃　巖汲小酌
贈羅員外　贈任主事少海
尹之先畫竹
長安別熊侍御史子修
送尹員外之先　夢中麓子

聞涇野先生轉祭酒

卷之八

七言古詩四十六首

丈夫行贈谷濟元令巴蜀
送孫鎧　相思行
送馬天瑞還京
元夜見晉歌者辛寶賈謚賈騰
秋風詞　贈王顒之
寄劉朝宗氏　邯鄲美人歌
秋雨吟　送劉伯序

送吳楨之令銅梁　寄張士元
王仁瑞梅花詩　喜王郎再過
從軍行　驄馬行
秋雨嘆三首　寄滕子冲
李節婦歌　孫孝婦歌
雲將軍畫水歌　丹廬篇三首
十九日即事
十六日聞張翊之繫訃
四月三十日雨示德充
有所思　西谿醉歌

東山圖　聽許景文彈琵琶
蜀山峨峨
傷熾熾可久之子族之子姓莫強焉讀書習禮騃為成人倏爾告亡涕泗交頤哭之以詩志予傷也
瑞州太守行　送席給事彖判夷陵
席侍御過予言乃兄方伯公少時夢涪江漲落得碑刻曰三仲聯芳未幾方伯公登第又二年季弟給事君與侍御君相繼亦第位既顯頗名復芳烈夢之足徵有若是者因群公之賦倚而賦之
青門歌　世爵堂宴歌湖子
懷昔行　王女泉

卷之九

七言古詩四十二首

將餞明叔值公壑至不果先寄明叔
華山篇　岐東宅聽歌
鑪場村　題王秀才牡丹圖
夜宴韋夫宅　南谿泉池歌
聞家渡同呂王二君作

南塋草堂　酒底
王總制維綱凱還歌　春莫嘆
答太微游西行　浙東藝圖
九月十九日共過游西
古人烘恒節行　答趙翁
雨晴　貴時楚竹屏歌
送尹貝外還蜀　效賦長安美人歌
短歌行　送符上王
別客　曉行灞水
華陰逢朱孔陽劉世長二子還武功

順德別表弟拱辰
真定王中丞院中有感
擬短歌行　催荷詩
燕歌行　朱門
待上王携酒過滸西
聞故人楊用之有書付鄉縣親友責望賤子
因成小詩自况
雜詩
與仲木渼武水登东原入韓店道中
新寨佛堂奉謝錢送諸公
扶風西原逢張丞邦彦馮秀才顯廟携酒相
逐因與痛飲樹下
聽歌　周公廟古樅行
出周公廟觀望終南山
別湯邀人　夢遊天柱峯歌
華州贈王二　觀興菜
卷之十
五言律詩八十三首
薪屋白龍廟明叔宴集
即事　送劉天澤守荆門

八月初十日仲修見過
釀酒
答明叔孟獨二子之贈
懐太微　雨中懐德充
西原眺望　渭南道中
病中喜德一德清兩弟來問
答伯循　有懐金可卿
喜仲默至　歲暮
懐明叔
六月十六日醫士湯貢之來訪待粹夫二月
十六日書問訊委曲未云關中諸友猶
待時會此中知已甚少莪莪獨處懐抱
可想也感而賦此以寄王大敬夫
彭麓山房和白坡提學與諸公見過之作
中秋喜明叔見過
八月十三日得北山楊宗文書言于此月十
一日生子志喜
再次客夜一首明日因柬明叔
寄明叔　夜坐三首
有所思　覽鏡

寄北山　耳聾次韻
后稷廟　綠野書院
閒行　閨思
送客　對菊
九月六日　行酌
客至　次笛
清秋二首　漫成二首
對客二首　對月
九日　得漢陂子書
次張閣夫見過之作　同胡世威坐話

自丁多雨累月不至滸西今忽晴霽得遂所
懷偶成
雪後至滸西別業懷明叔
送翟鍊師入蜀　坐五松亭
十日夜喜南川至　答孟獨樂問明叔
小齋圍爐次孟浩然韻贈太微
同太微登稷廟觀眺　十七日夜內宴
夜酌
送陳伯行赴高縣典史
二月十一日同德充弟甥滸西觀杏花因共

小酌
經竹園
贈應韋方伯赴山西巡撫
曉過汝言宅　扶風訪張邦彥不遇
龍尾坂　夜坐聞歌
道中見洛陽女子戲馬
鳴岐宅同岐東宴集　薛祿鎮望昭陵
張村西原　安陽屯徐家少憩
渡渭　十六日南川月臺集
望渭南　過劉水部故宅

望驪山懷孫天佑　華清宮
涇陽道中懷樊君　望歇湖城東別業
滸西夜歸　陌底別徐伯傳

卷之十一

五言律詩八十四首

鹿苑懷太微　望龍池懷汝濟吏部
至薦福寺　望鄠
春雨亭與漢陂子閒坐二首
水北山房二首　山寺二首
過伊巖　經暖泉宅

十四夜白閣宅宴集雨霽見月
午齋發彭麓　過泰雨亭
夜坐　夢覺
寄恭承之二守　禹大携酒過訪
陂頭　十二日早
答太微贈予遊華山之作
寄孫成夫成夫有書予再游州東之言欲寄
問於我恐以險爽見恳故寄此詩
華陰道中　贈平閑
與太微夜坐

臨川寺與鄉令王念覺夜坐
至張氏庄　再用淡陂韻答府大
是日將哺東谷方致問於予孫待延孫來報
病且亟矣亟趨脸視則東谷已矣追惟
初藏變成解息九歲孤孫萬年長討燦
日痛心路人不堪況此骨肉口占短章
以識孤痛
靈寶逢劉参和　靈寶哭楊象先
同徐文華南汝登夜集
秉為許遼萬梛庄集夜坐率爾有懷
靈寶客邸送慎之　柳溪
贈德章
同仲木重至浙東二首
盩厔別仲木
元日于泰天謁蓬菴先生
二日醴泉道中　于醴泉再別遂翁
自王官谷晚至延祚寺呈謝劉二君子
同方山龍谷於延祚寺晚望五老峯
五星湖同遊劉二公汎舟
寄澗中尉南溪

靜林寺別張秋官康甫張侍御運夫
微雨獨坐憶德充
春莫同舍弟德充德一邀邦憲通州季醇朕
吉季隣三進士及齊人天爵同進何秀
才凝之園林二首
德充邀諸君泊予宴集北園三首
再過何園
聞德充在北庄詩以問之
贈李鍊師　聞望之來
江景

二十七日邀諸公賞花呈姜明府
游泉亭子閒坐二首　贈惠逸人子新
三月四日自家抵湯泉宿山亭
湯泉亭子小坐　真空寺
石上獨歸　步月
寄彭將軍　簡閻華州
贈相士戴鶴燕訊承之
壬辰三月一日步過滸西看花
寄熊子修　贈陳際豈
王季陟源行阻雨書而賦此

寄汝和之　寄翟石門柏閭
送陳益瑞
九月二十一日德清祭唐山先塋
秦天別漁石司寇　九日
依瀨崖過草堂　出門
與呂子同步滸東望班原次呂子韻
滸西別業同耿秀才儒叔弟河與呂子言別
卷之十二
五言律詩八十四首
送熊彥卿使大同　效賦觀妓

三月十日書懷　送人從軍
六月三日聞　太行皇帝訃二首
三原道中望泰世觀莊
汚池逢友人　孟津樓子看河
鄠城逢敬夫　趙州道中見任敬之
樂城逆旅　涿郡早發
良鄉望　闕　勸段王二子飲酒
贈王水部　九日
送別　雨中簡王獻可
六月五日乘雨出滸西因邀用之觀山

課耕　立冬
飲酒　寄德充
懷李獻吉二首　見霜
中夜獨坐有懷王大敬夫四首
有懷栒三北山
喜聞何大粹夫抗疏論事因感述鄙懷
夜宴觀妓　將入城訪呂子
和呂子韓店道中之作
孟夏十六日待上玉吳慎之朱君栒三君子
見過因置酒坐亭上

晩坐有懷王大敬夫
有懷胡嘉定季恩二首
途楊威陽云過郁曾見王敬夫已至
將至岐山逢田父指楊子別業
楊子席上
自岐山還至扶風十里亭子為顯庵所邀
夜夢王大敬夫
再和東岡子席上二首
送謝以中　慎之宅同諸公集
詠松

同慎之季醇及德清弟過故人陳三宅集率
爾感懷二首
雪中二首　徐夕
送牛允升訓導黔江　寄朱升之
送何子奇
仁夫至得升之書率然興感二首
贈少華隱者　晴
聞箏　此夜
東渠　八月十二日夜見月
十四日夜奉長洲公翫月懷德充
十五夜不見月　寄李宗易六首
午坐對雨　得德充書有感四首
八月二十二日明叔至訪予與舍弟德充東
堂宴集
送慎之
送曹二慎之赴寧夏二首
四月八日雷雨大作蓋自正月到此始聞雷
聲

卷之十三

五言律詩八十七首

普救寺夜坐待月
同諸君塔下看吳道子畫
答汝溫中丞承之大參虞佐憲副三君子經
予彭衙山房見懷之作
贈聶東之　書懷
偶書　寄介夫
郭以方鳳谷別業　雲
聞警夜者　夢伯循
聞用昭消息　夢用昭
邀秦卿

三月初用昭見訪東齋小集同賦
東齋答張子　再疊用昭
雨中有懷呂大仲木
是夜對月遲明叔不至
十八與長洲叔宴後還內有感步月仍疊前
韻
文彥花過予　命妓
明叔晚至滸西適大雨如注予無雨具不得
奉陪寄此二首
二十三日夜同明叔東齋小酌二首

問松卿
八月二十四日雪東明叔二首
別明叔三首　夜坐憶南川五首
喜屢佐過二首　寄伯循
酬書示漁等二首　孫棐
送客　哭劉渼溪
郊行　寄婦
聽歌　寄敬夫
鳴岐宅集　夜坐聞歌
戲北山子三首　望乾陵

經素莊哀王墓　過愛松宅看花
到家示南川　渡渭
懷李二獻吉　再讀渼陂之作
夜入旅次　別女
贈無涯子二首
雨霽望少華山簡公望
贈狄湖子　說經臺
普緣寺塔下
華陰道中望嶽見南關伎
崩底鋪

桃花洞同呂子暨解州三王上舍丘舉人集
二月二十五日也
靜林寺同呂子及王丘四子集
王官谷簡王丘四子　答客
平生
南川自盩厔歸以詩問之
再經德充園林
園亭夜歸聞諸君飲興不已戲成
送侯應乾還山君
贈別德救參戎往甘州

贈惟裕二首
八月三日雨至初六猶雨因織南川
八月五日夜坐　贈甘公才還內江
送呂九川　寄題西軒

卷之十四

五言律詩六十七首

元宵與德一夜話　十九南川携酒見過
三日遇雨　符氏崖洞小酌
及符氏浙園觀登　送許廷美方伯赴浙
贈趙惟誠二首　出東原
答德充　送丁原德往河南二首
寄李仲南　贈端侍御還京二首
答熊子修侍御　宿聖壽寺有懷子珊
九日懷王大敬夫　賞花遇雨
二十五日時濟浩晉明叔鰲崖二公見訪雖賦罷極周一旦解携悵惘何限因賦小詩見懷
游西山房同東谷夜坐七首
九日同長洲叔及諸弟游西登高二首
同王等師過游西□…醉後

亭上作呈答
八月十八日雨後過草堂二首
答太微夜坐之作
游西賞花杏花亭小坐　謁唐太宗皇帝祠堂
謁后稷祠
次韻襄陽榭南郊事　谷口亂石小坐
至北山
立春日臨鏡戲成三首
八月十四日往游西遊覽
馬嵬道中逢許由之
渭南邸舍亭下妻二首
梓兒豆疹　送劉遠夫往蜀
十三日同雲夢南里漳川及二甥於游東集
送尹長史　贈馮文旭秀才
積雨　李臨洮祠
西岩石室與李侍御飲
戊戌除夕　春日贈劉嵩陽二首
送鳴岐　別南溪
送周愚齋　臨潼逢芹山笑齋
送呂幼誠　夜坐

十四日夜谿田涇野至對月有感二首
五言排律十一首
送馮二時宜史還鄉　送涇甫
送蘇明府天秀赴榆次
秋興
得涇野書燕間君錫云留都士類等承之盛
感而賦此
送謝給事左遷雲南典史
十四日得合州節德充消息
奉寄東原老先生　寄仲木

寄佩玉　送王伯稱
卷之十五
六言律詩五首
與歆湖子過龍潭小坐西望見東谷子方從
坡道馳下
北山庭內望月二首　靈口西堡望驪山
帶綠觀眺次仲默
七言律詩七十二首
寄李承裕二首　寄李孟弼
獨坐　秋意

聞王大敘夫將至　行次渭源里遇雨
九日晡聞禹學將至　玉女洞
從仙道行入黑水谷五里草房凹
華州孫子梅花亭小酌二首
留別太微　送馬公涉
答用昭德光　悼于鵬亡妾
雨中東王二拱之二首
十六夜次韻　憶昔
破悶　二月十二日喜雨
涇西村見野老邀食　過渭川草堂

看山草堂同忻別駕東之小集
薦福寺答隆吉汝公孟獨二君子宴集
薦福寺將發值歆湖太微二子來餞
第一關次聯句韻上渼陂先生
馳峯絕頂眺望在峽山
望希夷峽
華州臥病贈東四侍御二首
夜抵鄠杜
趙使君後堂同東谷太微太華諸君子集
答希宋侍御雨中見懷

樓觀二首
九日同東侍御開華州支停於石橋鄠亭集
鄠侍御於移山潭宴王侍御同東侍御集
靈寶渡河答餞送諸公
雨中獨坐邀南川過東堂小酌
贈上玉北上入選　除夜
送王郎中還三河　寄李巷
寄壽李南庄尚書　庄上獨坐
三月初九日過滸西看牡丹二首
西閣眺望

初八日候諸公不至同岐東南川於滸西賞
花各賦七言律二首
浙東安株伯風雷大作
彭麓山房答太微見候
奉天逢錦夫望之汝公三君子
中秋　十月五日
訓邵丞羅子　山居
寄孫岐山
滸西道中見落花示同遊三子
試筆　即事

三原拜馬谿士丈　華州夜坐
華州逢焦視遠還盩厔
華陰同李侍御望嶽　陝州望平陸
謝宗易雨中之作　李宗易亭子
二十一日與吳二小集
寄蔡承之

卷之十六

七言律詩七十五首
送空同子還山　聞仇將軍進伯
醫官家兄同太學舍姪攜酒過滸西山房

日暮登唐山　西城雪霽
答王子衡
和仲木灰張道中之作
答朱升之　有懷麥谿子
醉後與符上玉坐滸西別業
答何仲默見寄　楊子別業洞中
夜同李給事覽眺楊子別業巖谷
徵酒隣翁蕪呈隱君諸子
寄張汝林　送王士英
四月十七日予在解梁亭北山子是日北出

于初度
寄東此兄弟　田園慢興
送蕭汝弼　戲文淨山
寄近山尚書　戒裝
命酒　有客
遣興　嘯
再寄李承裕　再寄李夢弼四首
醉後　雨中同于鵬夜坐
寄明叔　南齋
初度日

北山中丞過訪喜聞近山尚書消息
懷北山子四首　承渤王小山宴集
元日
十七日早晴呈長洲家叔兼懷舍弟德充
作屋　破悶
馮秀才為予畫像成姜明府攜酒見過
岐東亭子謝諸公歛錢二首
得粹夫書
看山草堂同東谷子閒坐二首
對雪簡東谷先生　華州逢初度答用悠
寄陝文相憲伯
除夜與德充偕王中丞惟忠宴東堂聞市有
感
二日同德充德一拜東原先生
游西寺二首　符園對月
王明叔東谷草堂　贈王念覺
壽張舍人父封君　莊上獨坐
三月三日獨步游西寄北山
登山　甲午元日
送于笙中都憲　送崔懋言參政

醉贈劉遂州新成都吳新鄉
寄西河易中丞　送石門行邊北還
次答石門相國二首
九日風雨予亦抱病悵然有作
卷之十七
五言絕句一百一十首
丁丑歲十月一日得伯循書將以是月見訪
待五首
答太微游東之作四首
題畫

普緣道中戲太微三首
與宗文夜坐　贈湯貢之
渡渭南望二首　吳歌
古曲二首寄渼陂子
北山亭前竹石各賦一首
用昭宅看牡丹二首　山中夜歸二首
嘲希宋出妓二首　畫二首
別公望三首　雜賦符園景物七首
驪山次壁間韻留寄於騰遠
少年　送別

奉迎長洲叔泊諸昆弟賞花值雨不果
杏花亭小坐　柳下觀棋
渡滌　鳳麓宴集二首
聞笛二首　歸牧
別雨山　昔往
鳳泉夜歸二首　自鄠冒雨抵家
王典簿薦魚
孫方伯貴芥白芥畫二首
贈李獻吉往寧夏餉軍十首
病起雜詩十首　長亭留別秦太守
馬嵬道中逢林恭來餞
晚趁宜溝　夜抵俞氏宿
賦所見二首　嘲用之
有懷粹夫
和呂子雲槐精舍見憶之作
賦得古意二首示扶風趙秀才
滸西亭子四首　子夜歌十首
古別離二首代上王內寄
贈鳳麓還西鄉二首　次韻答別公望二首
六言絕句七首

夜與雨川對月二首　觀岩下花柳二首
渡渭
東希宋宅西亭子宴集二首

卷之十八

七言絕句一百一十三首

飲酒樂二首　彭麓山房漫興六首
即事　汝誠至三首
寄獻吉
於滸西同公順兄小酌
扶風道中十首

東侍御宅小樓看山三首
渭南道中二首
長安郭門留別餞送諸公
華巖宅亭子宴集四首
華巖小樓對月
璽寶喜王汝隣見過二首
心遠亭集二首　別汝隣
別德教　示德充
送徐王
二月九日同德充德一於杏花亭集六首

去年二月九日與德充德一二弟泊子栗過
此各賦小詩數首今日杏花開二弟復
至悟昔舊作有待得幽關公事了年年
沉醉杏花天及年年花發年年醉更乞
天公六萬場之句因再賦六首
和峽東游西夜歸之作
觀瀾亭同太微小酌
宴東侍御園亭醉中走筆二首
答東侍御　浙東小酌二首
許廷臣亭子觀假山
徐山麓鋪呂子與蘇守設酒待予呂子出示
所賦桃花詩因謾成五首
醉別廷撍二首
李戶部克中舉賑北還寄別
送康北山伯俊公甫二首
西溪亭子登高二首　送李封君
漫興八首　酬強長史
自京師下至洛陽有感
艷詞
春末有懷世觀伯循仲木三君子二首

戲天澤　長安留別親友
華清亭子同任倅宴集二首
華州贈東大　鄠郡贈客
榴樹　刺面
呂者歎　栽竹喜吳慎之見過
涼店鋪鄭亭子觀蠍谷三首示扶風諸君子
望隋陵　讀中山狼傳
答陳生
呂子北泉精舍集五首
贈涇陽張明府

滸西逞舜臣戲成二首
卷之十九
族譜二篇
張氏族譜　康氏族譜
卷之二十
論六篇
史論　述秦論
友論　詰客論
釋客論　風俗論
雜著六篇

說山　文說
說事　操群
述安　序鄭陵事
贊六篇
南嶠子陰德贊　急齋先生像贊
楊宗文像贊四首
卷之二十一
擬狀議六篇
擬臺諫奏免校尉判舉臣下
擬論近臣大重狀　擬廷臣論寧夏事狀
擬廷臣因寧夏事計今所宜事狀
鑄錢議
論易置伏夫事宜與王秉衡
卷之二十二
書十六篇
與彭濟物　與王子衡
與藍文秀　與何粹夫
與寇子惇　與楊用之
上遂庵先生　與張邯鄲
與王敬夫　與唐漁石

與李伯華　為鄉人論銀禁
答王汝言
與姜武功討處樊仲等賊攻犯事宜
與乾州太守趙君　答德充上書
卷之二十三
書十五篇
與常侍御　與良弼
與歐陽明府　與秦總制
與劉祥　與馬宗大
與遂庵先生論寧夏報餉

與仲與立　示昭儆
與藍文秀　與朱升之
上遂菴先生　與張用昭
答肯城諸公　答蔡承之

卷之二十四

書十二篇

答蔣文暉　與鎮西將軍曹公
與馬伯循　與何粹夫
答陳崇實　答栢齋
與賈鳴和　與淡陂子

與王秉衡　與楊用之絶交書
與劉學諭二首
與陳元吉論寧夏祿運

卷之二十五

記十二篇

秦州畫卦臺新建伏羲廟記
岐山縣周太師廟界記
拜將壇記　心遠亭記
涇州重修儒學記　春雨亭記
尚交山堂記　藍氏世慶棧記
光訓堂記
巡撫都御史松石劉公平番記
劍州再建重陽亭記　東岡記

卷之二十六

記十六篇

固原鎮鼓樓記　固原重脩鼓樓記
蒲汀記　淡軒記
無倦堂記　絜菴記
武邑縣儒學記　邢臺儒學記
閿鄉儒學記　五幸亭記

駱堂樓記　固原南郡迎詔亭記
西寧衛重脩儒學記　固原州重脩廟學記
肅寧縣釋奠孔廟記　徽山書院記

卷之二十七

記十六篇

河津祠堂記
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藍公生祠記
寧夏巡撫遺愛祠記
知衛輝府王公祇刻記
隴右分守道題名記

開山石嘴鎮新建察院行署記
氷蘖堂記　華州節愛堂記
四樂堂記　主一齋記
扶風縣新建鼓樓記
綏德月宮山晉溪洞記
遊鳳凰記
河東運城敦行鄉約記
莒州李安人朱氏厝堂記
鳳鳴橋記

卷之二十八

序二十四篇

韓汝慶集序
陝西壬午鄉舉同年會錄序
何仲默集序　浙東靈藥記序
贈漁石子序　送文谷先生序
王舜夫集序　班錄序
長安志序　渼陂先生集序
王氏家譜序
送別少司徒張公督餉北還圖詩序
送趙世忠序　送東原先生序
浙東樂府後錄序　東泉序
贈蘇體健序　代癸酉鄉試錄序
呂母太孺人王氏壽詩序
送白貞夫序　楊氏族譜序
奉壽孟母太夫人孫氏八十有四序
姜武功使臺旌勸冊序
送楊克承序

卷之二十九

序十七篇

送東谷子序

壽劉母太夫人董氏七十序
存笥集序　浚川文集序
送桑華州序
贈石門相國廵邊北還序
送遂庵先生序　送兩河子北上序
渭橋餞別詩序　贈車御史序
送西麓大夫序　送劉克柔序
送李汝周序　賀大方伯孫公序
送李先生序　送劉兗州序
送劉岳州序

卷之三十

序十七篇

送安平涼序　送太守孫君序

送王宗堯序　送單生序

送侯湯陰序　送王闕鄉序

送明府張君序　送薛藩卿序

送李鹽屋序　終南別意詩序

送東陳留序　送歐陽明府序

贈武功丞李君還高平序

送邵銓序　送陳學易序

送武功丞王君序

贈巡撫陝西右都御史藍公序

卷之三十一

序十八篇

送劉正夫序　送王大道序

送王瑾序　送黎尹吉序

送尚子序　送陳茂之序

送施諫序　壽石渠先生序

賀朝列大夫同知常州鄧公序

壽封君陳比洋八十序

壽趙母太安人李氏七十又六序

吏部楊大夫母夫人壽歌詞序

壽馬丈人序

送薛藩卿將歸河東序

壽劉母大孺人暨氏膺受　恩祉序

壽馮孺人序　謝玄暉集序

孝思倡和詩序

卷之三十二

序十四篇

橫渠先生經學理窟序

送東谷序　東谷子草堂詩序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平蜀詩序

送東岡子序　張舜卿東征詩序

贈楊東衙序　送張閬夫序

奉贈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彭公還朝序

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往治甘肅序

送瀟川子序　送沈仁夫序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公平蜀詩序

送王克承序

卷之三十三
序十四篇
王荆山參議序　安武功平賊序
奉壽遂庵先生序
奉壽敬菴寇先生八十序
送朱升之序　送大復先生還信陽序
送陳禹學序　送參政陳君平涼遺惠序
翟母大夫人王氏身後哀表詩序
太微山人張孟獨詩集序
樊氏族譜序　邠州志序
史記序　渼山王氏族譜序
卷之三十四
序十三篇
兄德勝先生集序　己丑燕游錄序
北上集序　方秀才板屋詩序
彭處士襍詩序　朝邑縣志序
送劉思武序　送扶風楊侯北上序
送蘇掄次序　贈谷侯序
贈吳涇陽序
賀少傅兵部尚書晉溪王公序

送王侍郎序
跋三篇
唐虞石雲南兩甗跋　明妃寫召圖跋
書朱子卷後
卷之三十五
碑十五篇
大明嘉靖平虜之碑　嘉靖甲午平虜之碑
野田先生碑　平山先生墓碑
明封承德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馬公墓
碑
封儒林郎翰林脩撰呂公墓碑
明奉政大夫南京吏部清吏司署郎中婺源縣
學教諭胡公墓碑　先公墓碑
明故康氏第四府君義官墓碑
大明故康氏第一子德勝墓碑
大明故廸功郎藁城縣丞康府君墓碑
邵母陳夫人墓碑
王處士妻侯氏合葬碑
明奉訓大夫霸州知州劉君碑
卷之三十六

墓表八篇
明進階光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李公墓表
明故文林郎大□縣知縣許君墓表
義官谷君墓表
南京國子監典籍□君墓表
奉政大夫光祿寺少卿孫君墓表
處士許公墓表
文林郎定邊知縣馮公墓表
封文林郎吳縣知縣李公墓表
卷之三十七
墓志十一篇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鄒公墓志銘
承德郎戶部貴州司主事閻君墓志銘
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張公墓志銘
登仕郎　永壽王教授張君墓志銘
承德郎刑部主事東希孟墓志銘
亞中大夫陝西苑馬寺卿趙君墓志銘
誥封太恭人王母劉氏墓志銘
故文林郎知吳橋縣王君墓志銘
亡妻安人尚氏墓志銘

文林郎湯陰縣知縣侯君墓志銘
郭處士墓志銘
卷之三十八
墓志九篇
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陳公墓志銘
通議大夫四川按察司按察使馬君墓志銘
贈刑部郎中尹君宜人盧氏合葬墓志銘
中順大夫知永平府劉公墓志銘
承德郎東昌府通判何君墓志銘
嘉定州吏目張君墓志銘
南城兵馬司指揮馮公墓志銘
先兄德聘墓志銘
通議大夫右都御史范恭惠公墓志銘
卷之三十九
墓志七篇
奉政大夫戶部雲南司郎中南公太宜人焦氏合葬墓志銘
楊子敬墓志銘　平山先生墓志銘
靈寶學生楊象先墓志銘
扶風耆宿樊君墓志銘

張母淑人劉氏墓志銘
叔祖醫學訓科英志銘
卷之四十
墓志九篇
文林郎知湯陰縣蔣君墓志銘
迪功郎濬縣丞李君墓志銘
叔父第四府君墓志銘
霑化儒學教諭趙公墓志銘
王育之墓志銘
陵川秀才王君合葬墓志銘

泰安王處士墓志銘
亞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左參議石君墓志銘
迪功郎伊陽縣丞康可久墓志銘
卷之四十一
墓志十一篇
封文郎雲南道監察御史楊公墓志銘
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閻公孺人趙氏合葬
墓志銘
懷遠將軍西安右護衛指揮陳公淑人曹氏
合葬墓志銘
王安人魏氏墓志銘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王公合葬墓志銘
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劉公墓志銘
封中憲大夫彰德府知府劉公墓志銘
奉直大夫通州知州張君墓志銘
迪功郎承天府經歷周君墓志銘
中順大夫知岳州府劉君墓志銘
承事郎輝縣知縣李君墓志銘
卷之四十二
墓志十一篇

昭信校尉太原右衛百戶霍君墓志銘
郃洮縣儒學教諭渭阿文先生墓志銘
戊午解元吉原靜墓志銘
李君宗之配毛氏合葬墓志銘
處士張公墓志銘
義官李公改葬墓志銘
劉處士墓志銘　咸寧李處士墓志銘
張附羽墓志銘　甥婦楊氏墓志銘
蕭氏妹墓志銘
卷之四十三

墓志十一篇
將仕郎泌陽縣主簿張君墓志銘
高年爵耆賓党公墓志銘
甘節吳先生墓志銘
處士張公配趙氏合葬墓志銘
鳳翔處士毅庵毛君墓志銘
房母太孺人种氏墓志銘
楊母孺人王氏合葬墓志銘
皇明宗室鎮國夫人許氏墓志銘
楊母太宜人王氏墓志銘

壽官楊君墓志銘　咸寧郭處士墓志銘
卷之四十四
墓志七篇
劉母恭人高氏墓志銘
將仕郎河南南陽府學教授封翰林院檢討
徵仕郎王先生墓志銘
有明詩人邵晉夫墓志銘
奉議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致仕劉君
墓志銘
陝西庚午舉人東埜王君墓志銘

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東公封太恭人
薛氏合葬墓志銘
中憲大夫河南開封府知府王公配宜人張
氏合葬墓志銘
卷之四十五
行狀三篇
先平陽府君夫人張氏行狀
文林郎順天府推官中城兵馬指揮司指揮
尚公行狀
孝行舉人張子行狀

卷之四十六
祭文十四篇
祭栗　告太白神
再告太白神　祭栗與婦
祭侯良弼　祭東原先生
祭康可久　祭張鏞
祭北山　祭城隍神
滸西謝土文　祭焦延壽先生
祭虞部張大夫　祭李太恭人
康梓曰先君集嘉靖間盩厔刊之矣我訂者爲

長安張太微先生彼時不肖孤梓生始七齡耳
中間收膡㒓對之人皆不甚通文理字或難辨
則錄其半而遺其半意或難參則取其知而舍
其不知甚至門生之代筆一槩既收名公之贈
章却皆棄擲是以先集之出頗失人望梓日夜
拊心痛焉庚辰及落第歸關中謁京山李先生
首以為問欣然欲任刊定之事抵家乃取先藁
自謄之四閱月而工畢上之先生先生隨與新
淦朱先生商確選校俾為完書將刊矣而先生
以憂去既而太倉王先生來視學關中梓又請

焉先生取先集再選之駁前益嚴未發先生亦
在告而上海潘先生來代過邠山梓以諸生衹
謁且述三先生之所以加惠于先君者乃先生
慨然以剞劂自任今始入梓矣夫先君仕宦於
弘治正德之間當時見忌於讒口而其文又為
友人所忌使不遇四先生者則先生之心又何
以自白耶夫四先生於先君恩至渥也梓為人
子宜何如報哉惟有效御結而已刊成因敬識
於此抑亦使来者有可攷也
萬曆壬午中秋日不肖男梓謹識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一

明狀元武功康海德涵甫著

廷對策一道

弘治十五年制曰朕膺天命承祖宗列聖之統以臨
天下于茲十有五年夙夜兢兢思弘化理非法諸古
而不可然嘗考之前代繼統之君守成稱賢莫盛於
夏之啓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康之数君者治績之
美其在方策果何道以致之近世儒者之論謂聖王
以求任輔相為先又謂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

數君之致治也其亦有待於是耶且輔相之賢否君
子小人之情狀未易知也茲欲簡將為輔用君子不
惑於小人將安所據耶天下之務固非一端以今日
之所急者言之若禮樂若教化若選才課績征賦之
法兵刑之令皆斟酌于古然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焉
使其弊而救之欲化行政舉如祖宗創制之初比隆
前代何施何為而得其道耶子諸生積學明經通於
古今之宜其具實以對毋隱言毋泛論朕將采而行
之

臣康海對臣聞天下有不可易之道而常獲於人主有不敢易之心蓋天下之事未有舍道而能集者而道固不可易也心之所向道之弘否所關一有所易則所以脩乎身者必不能實用其力而道之在我知之不明守之不固甫遷於此或復於彼雖欲勤勵以求治而弛張予奪一無所據覬伺媒蘖之輩共起而乘之雖有賢人君子立於其朝漫不相信甚者或斥譴罷去不為之所天下之治將焉所賴而成乎惟有以真

知道之不可易其心常憂勤惕厲而不敢以一毫苟且輕率之意雜之於中擇之必精執之必固使用人取善各有定則賢否莫吾亂而君子小人不相尤既得其人而任之以事則政無不舉而法無不振天下之治宜無有不成者矣古之人君未有不達於是而能致其治者也亦未有徒達於是其心終有易焉而能以無弊者也

洪惟

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德撫盈成之運十五年來民安物阜雖堯舜禹湯文武之業亦不過此而策士之詔乃猶惓惓焉以化之不弘治之不洽為念

陛下豈誠有未達於是而猶待於問哉臣有以仰窺

聖心之於道固有不自易焉者也臣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不得所遇則子思孟軻之流亦且徒爾而臣之庸材乃際遇若此臣敢有所諱而不言哉

臣惟天下之深患在於久安極治而機括所不見者莫為之所

陛下夙夜兢兢思弘化理此固宜也然用於已不若資於人求諸今不若法乎古古之君心純乎道

未嘗敢以為易故其用人行政有非後世之所能及如禹當禪授之後繼禹之業守之以敬而伯益之用終始無間故道之得於禹者無廢墜不舉若夫中宗高宗一切信任陟邑傅說之屬而又本以嚴恭寅畏恭默思道之心成商之治夫豈無所據耶殷之頑民雜於管蔡武庚之手武王之澤未洽也使非悔悟於周公篤信於君奭備有成康繼存不忘之思推別淑慝之意而禮樂之化豈能如詩書所道哉程頤曰聖王以求任輔相為先歐陽修曰君之聖者以辨君子

與小人蓋政以人而舉人旣存則政自無偏弊
不舉之患而治之在天下者可成也
陛下欲求數君致治之精獨可舍此而他務耶亦惟
有不敢易之心而已天下之政孰有出於人主
之心者況用人之際又其本原所自之地哉
聖制所謂簡賢以為輔用君子不惑於小人誠灼見其
必然而憂勤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蓋大君為
天地之宗子必相大臣以為宗子之家相相之
職所以輔養君德而替成政化天子不可一日
無者豈惟夏商周為然卑夔稷契之流雖堯舜

之世亦不可無也若其賢與否則必擇之於先
而後可任之於後苟擇之不明用之不當則天
下之禍又有不可言者矣何者以匹夫之賤而
上與天子共事其所為操縱予奪者無一不為
天下之所禀受使心術或不正而學識或不醇
則其所壞非如有司之一節一端而已故必先
有不敢易之心然後修之身者無往不實修之
身者旣實則出乎我者無乎不正而人之邪正
自無所匿於是擇其賢者而用之則輔相得矣
臣於

今日豈以不得為憂哉特恐所以待之者不至爾
臣在草野間聞
朝廷用一大臣必極聳動以為諸謀親信將必有
出於恒品之外今上於
京師乃或有未然者臣願
陛下為之禮下務得其心而使盡其職凡遠猷大略
不為群議所詘一政一令必與之深言極論而
後布則小人雖欲肆其無所忌憚之私以惑吾
聽而其情已先覺矣蓋小人之情不過趨利避
害去其所惡而求其所喜者而已然亦必掩之

而不甚露故利之來或遜且謝之害之至或以
為所分且諂之夫辭之不力則得之不固受之
不力則去之不決及利害至於必不可已則亟
去矣取之恐後也方其有所勉而為之也其卒
不可掩者已躍然於其言悅色之間即此試之
小人之情可復遁乎旣得其情則宜亟去之去
之不亟則或為他巧所中而猶未免於有惑隨
有即覺隨覺即去如是而已如是則君子小人
不相尤君子小人不相尤則動無所妨而天下
之務自無凝滯不舉之患矣臣請以

聖制所及數者言之禮樂不可以一日無此萬古不易之論然其興也雖尊重其實而亦未嘗遂弃其文臣竊見近之所為禮者踈簡縱逸雖所謂儀文之末亦未之有所為樂者殘缺廢壞雖所謂聲容之細亦未之備蓋不得其本而安於苟且將就之習固如是也苟學校之教有以振作而興起之則人心自無不止之欲而其情自無不和之發凡見之宗廟朝廷鄉黨之際自有以去其踈簡縱逸之習而補其殘缺廢壞之弊將不俟於進退升降而節鐘鼓羽籥而知矣禮樂

有不興者乎至夫教化之所在其機係於人主之心而其應備之天下之廣舉英俊之士使之群進於學讀書窮理且或莫為之變而欲敺天下之愚民使悉歸於禮讓和樂之域固已難矣莫若先以恭儉忠厚躬行於上不為聲色土木貨利玩好之所移易而後徐以示於天下天下方以前日之侈縱相安而一旦之所聞見乃如此其心亦必悚然以思冷然以省苟一二大家巨族頓悟而倡改之則人之樂從者衆矣選誅之法則臣於此有所深惜

祖宗之於士養之以道義而信之以賞罰其用也不為之拘而其課之也幽明殿最各為之等故人皆勉於其官而優於其事比者稍有兵荒而納粟買官之人已滿吏部之簿矣雖有才德滯於所用之期用未及而顛毛已號種種能以壯節自勵者曾幾人哉又況黜陟之施一惟流品是視苟不本於科甲之選高官重秩未肯輕予則彼無所慕於中者又安有所忌於外哉臣願嚴其僥倖覬覦之禁使冗懦不職之徒一一謝去選惟其才而不盡拘流品試之以官而課之以

實如蘇洵所謂某人廉吏也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某事以知其能然後因其最否以加賞罰天下之人望以其才自見者亦將知所變矣征賦之病大抵冗耗過多而司會莫為之省非司會之不省勢不得也自京師言之食之仰於江南歲數百萬而權勢所畜無藉之輩不為國家分寸之益者乃至百千借其空名以耗實費至有水旱饑饉之變則又加倍以取於江南之民臣聞土日密則陷繼之江南之民貧甚則江北可晏然以不顧乎況今邊境之稷未

妄妥帖前日榆林大同之役馬死食廏所費不
知幾千萬而無用之兵又坐食於邊山陜之民
丁運之法無不備舉老幼婦子流離移枕外患
未除而內地已困寧不為可懼耶臣欲去冗耗
無用之費而革權門招集之弊息江南之民以
固根本邊境之擾但以付之良將不用統制之
屬帶挾僥倖之徒以耗軍食而又復屯田之寶
省丁運之役用固無不足者也兵則先於生養
安息之圖為之深計使不受役於私門而得給
其俯仰畜迅矯烈之氣又必常振勵之使之無

所沮喪今有一級之勞而大家右族訶譴奪去
不敢仰視將何所養以自奮乎況大新舊逃流
之兵方以官法逼之役伍金斐之用俱無可克
又其若無親戚往來之援其心之欲去已甚矣
衛所之官又以嚴刑深計鉤取其有彼方有欲
去之心而此又逐之使去逐矣而不去豈人情
哉欲兵之強而二者特不之詳臣所以深慮也
用刑之際洞照物情而不為所誑明者皆足為
之而法之輕重則有一定之制既得其情必為
之斷使貴賤無與施豪右寡弱無與決則令之

所出無不從天下之奸當必隨禁而革蓋天下
皆天子之民刑期於必戮賞期於必得不待命
而後知者也豪右之徒有所倚仗得以自脫而
寡弱之人騈首就死人之情孰不畏死而不求
所以自脫哉此尤
陛下之所宜置念者也夫數者之務酌之於古而行
之於今宜有不可易者而其弊猶若此
聖制所謂社其弊而袪之欲化行政舉如
祖宗創業之初比隆前代者豈有他哉亦取諸人而
已孔子曰為政在人啓以下數君不過中才之

主一得其人豈足以為治而況
陛下神聖天縱出於尋常萬萬者哉然臣於此竊有
說焉蓋政雖舉於有人而身則所以取人之本
故孔子又曰取人以身欲得人而不先修乎身
是其心之所存輕忽率易不能不累於愛憎之
私而用所不當用舍所不當舍者有矣臣願
陛下急於修身以端取人之則然所以脩身者又非
勉強矯拂之所能致必自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之間以至於動靜語默一事一為之際常加儆
畏內省于中果當於理而不悖乎果非其當然

之則而狃於外誘乎使天理純明私欲淨盡則
身無有不修而道無有不盡酧酢斟酌自不謬
於天下之是非苟用乎人其用必當苟發於政
其發必精治功之隆必能追配
祖宗卓越古昔而有詩書之所不及載者矣彼漢唐
宋區區小補之治又惡足論哉然臣又聞治不
患於始之不得而難於終之有繼伏惟
陛下常存不敢易之心以守此不可易之道則
國家天下之幸非獨臣之幸也臣無任惓惓忠愛
之至臣謹對

太微先生曰對山論文以理為主以氣為輔出
於身心措諸事業加諸百姓有益於人國乃為
可貴觀此策切於事務曲盡情理不止一世可
行雖百世可也其論君子小人尤人之所不能
言而不用統制之說尤為安邊至要其論財賦
兵政二者之弊與救弊之策真鑿鑿可行哉

武功縣知縣曹崇朴督工滕蒸

對山集卷之一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一

賦七篇

夢遊太白山賦

余歷覽載籍所志古人之辭由屈原宋玉以來不可
勝計而浮靡侈放之辭益托諷寓興者之所共趨上
林之後益無濫漫亡能爾雅志士之所賤也余感風
人之義因夢遊太白山所見奇瑰駭異之狀乎于人
言退而作賦凡若干言雖極假借要皆自喻其迹火
有虛謬詭怪奇絕之病示諸同志皆曰可錄

以治關逢攝提格終相之月康子夢遊太白與金子

可鄉乘馬領僕各執糧糗飲飼之物浮滻渭跨郿塢
環博物迤武功出約萬里四望寥敞恐怖猝突惶惑
寏屬若將遂為虎豹之餌有老人者雪鬚鶴髮電目
龍顏自西而來若愛若識請以前路則笑而不言少
頃復去金子曰若非山川之精耶豈將疑我以迷晦
顧我以虛詼也乃躡以其後則豁然四開縈回徑折
泉下雲散子曰是未可止也夫八紘之廣獨有太白
盤礴嵯峨瑰瑋崎嶇神靈秀明崚嶒嶪嶭夫是但謂
未麓近壑然未邃也乃與飢蜒玄石轉附垂藤升崛
峴壁靜嵎絕岸忽萬里之睇側何溟渤之未窮雜卉

循葱石泉沸騰嘉樹駼乎九御神風颯乎太紘騄駬
散乎鉢拉蛟螭視乎細繩電光恍乎山足雷殷浩乎
廣聽峯露凝其在衣松濤悠乎啓敲金子曰快哉遊
乎夫造物者假我以聖智崇我以令德我弗用觀奈
此膺景逐豇崗而不悶何茫迷之勿駢乃爾若神物
之可憑歷千岩之袤旆山石儼乎華嵩細流浩乎滄
溟蓬蒿翳乎峰巒隆葉震乎雷霆老人跨鶴從雲前
下笑曰異乎子之善勇也夫太白始峯炎若氷冱萬
夫之勇亡有致及況造於是夫芫泉脉應乎坤軸邇
飾極乎遐區天府邇乎可殺神祇恍乎可呼至循崖

之前重谷之裡百鳥不宿神獸亦避雖至人亦蔑有
入也越此百里西下陰壑復關峻岳則金屋瓏棣椌
亢登榑異花雜乎瓊瑶偃風冷乎清紵靈芝馥乎滿
郊麒麟馴乎盈郛龍蹇屈於平池鳳翩聯於長漢此
則上帝之秘區而太白之關鑰也其東百里瑶宮龍
殿萬戶齊啓蒼光青氣四回周廻函丹書於億笈紛
朱紘於兆徵散靈繭之如斗歷綺縠之奇靡總百絲
而具存奚瓊桃之如纍此又太乙之宅合陽之宮至
其南也朱雲陸離丹閣霽靄神桂宿日南極奉璽羽
翰極乎麗譁珠貝極乎雕飾鵬鵠駕而鳳軒鯨鯢御

而兕殘走訶朱明之宮天帝之闕北則至幽號曰玄
府紫微之所宿萬象之所聚玉甍瑩光氷柱炫[illegible]
瑚如林水晶四徹雲流瀉而守默氣鬱森而馳[illegible]雲
龜玄龍蒸錯其下松檜樓乎帝闕金碧炅乎泉石瑩異
八獸以守衛役百神而司臬夫皆五天之至精萬化
之樞紐能有至者皆必具靈覔秘與相關曆籙之士
有天人之德者也已而風桑香墜路[illegible]視空若雙龍
之負引俊靈宇之就中傑妹麗乎兩[illegible]嗣鏘乎萬
笙皓歌凝乎飛泉朱絃颯乎翠空靡列絃乎雲瑞境
象委乎穹靚環珮鏘乎旖旋禮數儀乎動容于乃攝

衣介堂長揖就位悟人世之囂紛歎靈袥之皇罔乃
與金子終身同丈人居之不去

嘆潦水賦

甲寅秋九月余南望綠野書院時秋序已闌微
雨新霽卅楓載塗青岑彌望同遊諸生各論性
哲務極鋪叙然而淑詭無實不能近道康子爰
之感時序之不回即潦水之將逝作潦水賦
嗟昊天之孔明何人生之斯佪淑歲月以延佇迎塵
靡而不回務談謏之相軋汩理道之澀頹昧明德之
揮耀弗崇尚之白媒身山水之葱蒨亦直遂而上攄

矧儀守之修潔實上帝之所開非梧棬之矯偽何景
景而就痛顧自托之修固捐往迹之虛詠嗟蘭蕙之
微細乃托迹於茯蒻何斯人之靈秘頹放蕩而無核
羌撫己而長思□□而取裁用省惕於同志願中
孚而不猜嘆滄水之非久嗟狂瀾之易推倘實際之
未悟終事業之未授也

憫志賦

嗟嗟余窮兮孰余之厄余行欲脩兮予處之索一來
弗究兮糠粃為糧冬長寒冽兮君亦奚絡上帝孔惠
兮既临□它曠而弗居兮實予之責嘆彼高人兮胡
有不獲予身弱雖兮有行必盡歲月不留兮憂心如
剖嗟彼朋友兮各謀爾擇吁嗟奈何兮乾予之格達
人不從兮自彼古昔匪予一人兮奚敢不蹈

觀漲水賦

嗟秋霖之久注何逝者之感慨漲夾川而掾拆浮窊
兮而移推走阜石於原陸泡大廈於危杯散蹄僥乎
九閡勢推倒於八垓細渭波於帶纖夾海水於堂坳
但奔雷之奮迅奄轉山而傾頹方馳遊於澎湃寧委
頓於瀠洄傷人謀之不穀詠鬼物之相駭或漸殺以
誠細將長托以奇俊美質委而不陳芳原湍而空哀

別知賦

楊子將北上京師其友王子贈之以詩情素舒矣又
以旨請滸西子賦焉滸西子曰噫嘻子大夫西仕關
輔彼釆宜猷振綱肅紀選既盛矣遊亦罷矣比其別
也邇其心依依然其聲嗚嗚然乎竊臨之夫以子大
夫嶙峋高尚之志不相棄以道義期望以賢聖乃若
兒女子之歔欷嚬蹙是非子大夫所聞于天下之豪
俊也王子曰子之見細矣聖人不違情以立化智士
不訕願以發幽夫楊子者天下之士也予永交于楊
子由關輔所紀幾三禩矣所以益其不能勉其脩勵

者不可勝道今楊子去我將占膴仕于
天子之庭而予孤處於是過則孰規業則罔勗吾是
以傷之也知音之遠慨遭值之難也子何以是為細
乎盍予之所未喻也滸西子若愧色赭稱謝既久於
是掾王子之意于稿著別知賦焉辭曰
若有人兮居玉京覽德輝兮振長纓下天閶兮瞷滄
海集昌朝兮辟明刑申皇度兮舉修服試群難兮見
攸躅歲悠悠以三攷仁熙熙而四覆殼炯炯以延被
誦洋洋而表暴歎始遇之咸怡矧久要之云毅居依
依以劘切動戀戀而追逐若鄒萍之就礪若楹垣之

待築肆笑言之敎合乃情性之相伏何斷金之足稱
奚如蘭之可御緊睽違之殆及心耿耿而怦怦覩逝
景之難追傷欵曲之莫乘騖命駕以並往愾官度之
有程中慞慞而沾濡志靡靡而弗寧於是抽辭陶之
幽思兮冀以道乎情悃旨切怛而罔暢兮顧多憂之
于滲倘積憤之未宣兮雖有言亦奚盡乃濡筆而申
愫兮曰載卜于辟尹借他詞以命意兮兆余度亦丕
近於是走下吏布肝膈陳分誼寫紛結托予知以載
歌倡嚣辭而為別魂悅惚而長引情悽懺而靡悅群
燕詞以長踞要中行而敎説愛何為而有先悄安縣

而妬懱抑嘉會之鮮常斯有關於先哲苟畢志以自
强雖燕秦而豈隔亂曰煌煌鳳飛將安底兮悠悠周
道顧余稷兮昔胡以同今胡仳兮君子之義愼自矢
兮亢陇靡揚汚終俔兮敬爾威儀民將軌兮言執子
手且相歧兮端嚴烱逖惟汝惠兮懐以好音神用燉
兮

後別知賦

劉使君來京師復領西安太守將行余為賦贈之命
曰別知辭曰
陵崇阿之蕭奕覽遂道之湫莊膕黃落之委墣騖時

序之有常何人生之會晤乃歘歡而弗長思白首之
邈邂曾忽散而靡諒覩行李之畢戒慘絃索之具張
彼夫人之遠遊因帝命之攸行徒徘徊以却顧寧名
實之奮揚苟皇輿之既定雖睽阻以□傷况匏瓜之
在組奚丈夫之可忘駕四牡以馳邁顧萬姓之允康

止酒賦

嗟日月之昭晰兮從古而然五緯錯陳以建象兮秩
三靈而畢宣曰人惟當其精粹兮云操約而履寬姚
姒知命而盡性兮縣世萬以稱賢緊余胡弁以無良
兮恍特罔於天年飲沉湎以忘返兮殊莫知來者之

艱難也借燮頦豔舜之曾奇兮亦已父迷而可還也
彼象人唯唯以罔覺兮尚切有憂乎淪漫矧伊修靈
之是稟兮羌則靡對於前言亂曰行自我趾其尤誰
兮往者弗諫今已非兮春秏浮蛆貝可棲兮從德而
安欲則危兮沉湎忘反惡奚宜兮古訓昭昭我則違
兮二毛種種此其耋兮逝光不回寧無悲兮

對山集卷之二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三

古詩十篇

迎神湫歌

神湫來雲油油降甘雨沃田疇荷靈貺倏有秋稽首
拜迎神休
神湫來雲田田降甘雨洽原川荷靈貺倏有年拜稽
首謝皇天

祈雨歌

日曈曨雲湫湫秋不登夏亦槁皇天不弔民為孚乞
耳森拜靈昊

天降雨倏滂沱沃我田嘉我禾民不飢否帝惠多感
稽首望靈歌

恭侍御鷺鵠圖

朱光聿起百物言滋被此文羽千禽之儀我依在木
灼灼其華我鳴弗長朱光柰何

悔過詩

徂齡不來謝景詎待覆杯莫收燼灰罔再青春窿窿
白日杲杲自鎊弗勤如彼蔓草或潤而達或脆而衰
緝而熙之非予則誰予自謝黜益驕以倨心騖志翔
曠視萬世哲人則敬愚人則亥匪愚之亥予惟斯謬
眷令知風鴻雁知冽賢則恚悉兟安有娼往或弗知
今已甚明逝兹蘼刻將大且横戎公戒抑夏祖畏口
緊彼詰人胡寧不守班班虎皮言設之几交交緊言
道則何理尼父惡卯誅以司寇舜憎四凶位在元后
孰云齊民乃怨乃謗若彼水木既發必克　皇運廣
大布德商周于丕于祖考之休日月方長德輔云
坦伐柯柯柯其則匪遠季春壬申日在辛酉式歌不
支可以永久吾言罔爻爾行孔棘君子依崇是藏是
力

貽鳳麓子

我友鳳麓於今念年衆口鑠石惟我知賢方穀曠目
若凌九天俎視萬物鶩志古先閉門著述刻意太玄
暇則執耜躬耕滻川蒔藥執木沮溺比肩知予避世
厭居市塵時過滸西究此群編敎德敏學守方智圓
今日壬子燕爾東田博觀古蹟載濯長淵情愜意暢
爲若遊仙我詩贈子興以言宣世萬弗斁清廟朱絃

送閻公甫

表弟公甫刑部以公事便道省墓於馬嵬莊過訪
予滸西別業居五日情誼洽矣僕馬將別公甫曰
弟不敏願有以承兄之教得寡過焉予往與公甫

語高不抗卑不汚意遠而弗荒指近而不淺奚俟
於予言而後能寡過者然公甫之意則歛然若無
也於是為之説曰於乎今之所謂士大夫者於古
人之道莫不誦習愛慕以佩之於終身至其見之
行事則與古人不啻秦越不相及此無他不得其
旨趣臨時倉皇不覺自眩故遠則騖於荒近則詘
於室葢徒欲以抗為高以汚為卑又惡能與古人
似也公甫勉哉中庸曰脩身則道立親賢則不惑
夫欲自立其道非親賢則理不得而道晦晦則惑
惑則無所往而不窒予重恨世之士大夫竊古人

之迹肆危峻之論不能近求厥旨以自窒也是以
重與公甫發明此意凡以欲公甫努力於是而已
聞公甫在京師所與交皆長厚敦樸之士今之所
論已槩見矣公甫勉哉孟子曰君子之言也不下
帶而道存焉道固未遠夫人也欲遠人以為道斯
子思子所不取矣士大夫何憚而為危峻之論以
至離道之遠哉公甫曰溥不敏請若兄之言於終
身今而後或得以寡過矣於是又係之以詩曰
昔余我祖嘉爾大父迪德履仁克循厥武文定其祥
妥我太姑允翼允嚴自求多祜耀德昌朝埒名伊傳
墮羽中行談笑雍穆若珠在淵光焰彌鬱沐風茹休
良士一如赴遺文在編厥聲載路凡我後生畢遵其步
其遵伊何匪直其文信道罔鈁雖和不群大雅既亡
光範式存眷予小子爰視前聞契肖雖忝影響必敦
肆當弱冠其從如雲嘉惟吾弟其學克勤總角於變
雍有不臻焉公嘗鑒於弟猶云少宜加養必配古人
凡余話言必信且珍放弗謂兇顯詎肯因我閭中躓
予憂是愬候將紹祖聿大厥門赫赫煒煒卓有令孫
分署西曹既平雍收靖恭是脩堅白必辨武既不吐
來亦奚先道立與長君子是羨奉　詔西邁事無弗

練予駕言東肅承清燕折旋孔佳紛糾斯判罔思焉
公言豈無兄　天子明聖方事安貧欲匡厥徽
汝執彥我思古人溫恭允塞惟弟其念往焉若晝繫
彼哲士前軌孔赫克念則然罔念則剋詒謀碩人今莫
不是則發言不程逸軌棄轍恒悝未融惟隱之顧卒
底頗覆奚益安宅子返舊晉為　天子使祛爾繁
細允欽厥位勿靚狂斐篤操秉義用光爾祖以畀初
志游西峩峩漆沮湯湯握手載歌其風肆長酌以太
斗佑以兕觥子不予醜尚繹勿忘

贈楊東衢

正德九年二月一日吏部以浙江按察司僉副使
聞 上命知漢中府楊侯往漢中府同知何子奇
自朝覲歸屬余為詩表之文旃以贈其行夫烝民
之作自彼吉甫由來既久祖述遂繁楊侯懷德恃
才嘉政實德漢民懷之如厥慈母宜不可忘遂為
之辭曰
皇明丕興八表咸一已巳以來萬民罔謐由蜀底蕞
至於鄖褒焚蕩猖獗處無完室六載番番其劇惟漢
川陝荊襄師旅巨萬民既化離盜益滋蔓士無宿糧
將彼永嘆時哉惟侯其德孔惠桓桓發發何有弗濟

簡我民役咸平靡疾息我民苦巨細必討賊已悉定
侯乃云遷際侯之恩漢民是天老幼婦子視侯萬年
侯往雖亟侯心則懸漢民謳在漢土安澤小大咸想
侯車已策扳轍留侯帝命孔赫民為侯泣侯為民咋
其泣匪他感侯如天在昔兵發流散煩連影以形弔
情與事煎杯水療渴盂飯理餓大惠若此民將焉那
懆侯豈諛歌德罔過侯惟保哉下民之賀侯才甚明
侯請孔宜學非遜辭心豈雕飾至孝瘥瘥斯民是式
彰善殫惡侯度允得漢水湯湯四月維夏百姓送侯
于彼江下何君率祖典禮攸攸風微氣和觀者盈睹

帝德日新侯乘當重覇既登樞懔尤資用公德不回
民心所共欲知休美第觀茲頌

太白操

太白兮何為日中兮揚輝昊天兮孔明我陳兮誰聽
徘徊兮路窮白顏兮傷衷

當歌絕絃

余懷佇人兮山川間之當歌絕絃兮余心孔悲芳年
不再兮榮華易衰咄嗟時命兮噫將尤誰

握手歌

春日遲兮景芳鳥鳴喈喈兮孔陽與君握手兮相將

前度飛坂兮後關同心之音兮自長矢中夜兮未央

雜調十五篇

能官行

官能不在吏吏巧還殺人今之官長愛深文蒸黎轉
徙徙紛紛君不見李斯未死陳陜動赫赫秦威竟何
用

夾河戰

故崇安侯譚淵隨 文廟內靖至夾河御
慳有虎來犯淵引弓射虎死明日大戰淵死
疑虎為淵元身蹈不可射歸諸理作夾河戰

夾河戰事已亟張御幄虎來逼將軍怒目射虎死來
日沙場身且殪元神之說古亦有將軍之射乃其守
可使身後殪毋使虎前走君不見軍中壯士空千萬
倉卒虎至無人見脉底不知報主恩何況明朝夾河
戰

寧郭尉

寧郭尉勢如虎夜逼人至亭午手持黄紙呼御符前
村後村尋逃夫逃夫盡逃妻獨存家家背縛嚴欲吞
尉家有母亦有妻人生百事難比齊君不見西山食
人虎牙爪亦何惡有時不自椎卒為人所縛果然卒

為人所縛犄時牙爪將安作

雁門太守行

城中起風城外霏雪豈無御袍胡來則刼嗟嗟柰何
胡雖刼我袍室猶有粟胡今不來粟則無有嗟嗟柰
何負戈出門可以殺虎執皮我役不敢惰吏反捉我
嗟嗟柰何皇皇車輪皂隸在御聞有太守來也今日
胡不刼汝吏不捉汝也柰何嗟嗟

古倚歌

樓上喜風樓下苦寒廣衢修路何時還與君酌酒看
朱顏車馳馬驟各有歡逝者如斯猗長嘆安得此身

雙羽翰飛遊逍遥浮雲端

雉鳴曲

梧絲長井絲短朝出門去夜歸晚妻死無食食樹實
為我謂妻令之返妻去不我顧兒女牵衣啼入室何
所見徘徊看故衣看衣不覺卧繞階翛翛鳴雉飛

送楊用之還武功

東風失意悲芳草婦人西出長安道長安道上車馬
多空使韶華望中老君不見舊時同遊者紛紛曳縞
向長安嗟君尚尓誤儒冠袖中龍劍應如昔何得愁
人白眼看

涇野子與余居既數日陟庠原臨眺川陸二
美具集百情咸暢辛丑之夜宴婦學宫風雨
忽作因秉燭相對慨然興懷擊筑長歌悲婉
激壯之聲古之志士未之能或先也因倚而
和之如此固已媿涇野子之所陳矣

噫嘻嗟乎子之來縷縷兮遐不能遘覯而將復吾誰
與兮嗚泉澌澌愁人心嗟尔歸旦夜苦長吾心獨悲
兮誓將羽翼摩天飛懷子以好音已而已而東方離

與吕子發潞西

蒼雲爛白日長並轡遊豳曲旁君去不來我心傷山

寂寂閒無侶愁撿故詩歷孤嶼孤嶼亭亭當大河下有萬尺之洪波洪波萬尺有時盡此意悠悠君若何

同仲木往滸西別業

春日遲兮景芳鳥鳴喈喈孔揚與君握手相將前度飛坂後岡同心之音自長矢中夜兮未央

相逢行

汝從雍州至我白華山来秋風木葉落相見含元臺管絃簫瑟不可聞子奏伊州何壯哉半月不飲長安酒因爾立空三萬杯繁華自古易衰歇歎尔風流擒旄才

歎息歌

歎息復歎息歎息如何及伏雌抱鴨識有然螟蛉祝子眞堪泣渠顧為鴨君為雞那憶行年已三十撫育豈因薪水勞紛拏反使肝腸縈畜犬解尋主畜貓可禦鼠老大遂無寸艸心此輩成人在何許世事悠悠着力難憑君不必苦憂嘆早携藜杖過蓬華同去東山訪謝安

楊白花

人生須遣家富累黃金不多名不高韓信乞市丐人侮世間誰肯為爾曹前年脚夫王仲深今年㦬㦬稱官人權家貴客滿戶入舊時行輩何足論君不見楊白花一朝風起滿天王世上榮華誰是足

古別離

君不見邊西戎子夜走馬釋轡直前人盡下又不見洛陽少婦夜深哭丈夫十載龍荒宿古来緝邊如緝網願得將軍如李廣

古邊城曲

胡人騎馬来邊城滿城痛哭無寸兵眼前不可保旦夕春深况敢思深耕黑頭將軍徒自楗旗竿半偃城半空天王日日修武備閨中夜夜傷夫壻

對山集卷之三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四

五言古詩

觀史

漢武負才畧天厩育𩦲騎俳視東方朔郤棄望海臺
士抱千里姿不得凌九垓仙人王方平往往笑其騃
詩書窮巷中志閑復排諧不如屠沽子乘時際風雷
丈夫各有遇胡為卑州萊君看吳王門亦能老鄒枚

三年

三年不相見相見轉愁絶來自庭中門掩淚聲哽咽
羅衣如粒絲盤紫止背側初言歎違長次言悵想切
君為天上鴻妾如風中葉影泊無定所素髮待淪滅

後會難再期茲已生離別欲語聲復吞柔腸宛如結
願為雙燕子營巢傍君宅朝飛看君出暮飛望君歸
滄海有窮日此心終不違

投壺聯句

仲秋天氣佳秩秩萃賓友 康 東風漫拂簾花影重歸
觴堂前列犧尊堂下歌貍首 馬 獻酬良足歡成禮非
獨酒主人思享賓投壺為賓誘 康 三諫奉典常一發
嗟群醜 馬 或翩釋筅中或連於雙紐 康 或頡如佩環
或棧如科斗 馬 倚頋跛猗猴揭注倒泉溜 康 横斜林道

梅貫穿養叔柳 馬 偶同匹雁飛隻比鳥騎走 康 卦畫
伏羲心字製蒼頡手 馬 蓮花垂青荷蘭垂炷緑斗 康 銅
壺恨偷長金鐸愁風吼惟驅敵面頳不薄衆掩口罷
鼓聲弗勝司馬益赴赴 馬 君然豐上觴盡為負者有
勝氣凌天雲群英若推帚擻斂匝四筵賓主具單厚
康 已而聽庭除明日照箏妲 馬

病已二日又作皆視舊作增劇醒後再成

生死一何易直當反掌間氣散收鬼録安問跖與顔
百歳無速期瞬息如轉圜所貴良士心積芬不崇姦
遭值忽如此天道宵難攀側聞老母淚撫膺方潸潸

十月十一日病中示婦

逝水無回波氣散我當殁與子同衾裯相期至白髮
痴女即長成佳嗣已夭伐粤惟大數來今古誰能越
哀我垂白親誰與慰晨月兒在鮮安康兒死將傾蹶
感子柔順姿凡百已力竭黽勉温飽間毋令宿心歇
九原雖弗知英靈自旁達期子以來世同生更同穴

贈萬斛

我病苦經歳往來無故人感君時問訊涕淚滿衣巾
丈夫處人世何異水中蘋所以古狂士各自重其身結
束事明主詎為鄉里珍去住各努力不在要路津

謁綠野書院

吾道本聊斯誰為岐路漫攬衣拜祠下悠悠起長歎
先生起鄧塢挺然障頹瀾講道綠野亭學人得大觀
遺址沒兵燹興復亦屢難別茲忽三載踪跡絆微官
去國但今夕登拜宴茲壇歲華奄已暮朱光耿難拔
努力徇往訓諒能趁所安

長寧留別餞送親友

悽悽去鄉國悠悠天一方感君遠相餞此情安可忘
長寧有美酒願言酌千觴心悲氣自結頹醉忘彌傷
父要如不棄慰我以周行

咸陽谷濟元家宴集

昔病卧床褥感子獨憂思咸陽對君酒劇飲欲乎危
猗猗園下蘭霏霏雨中綠相值不相樂君看園中葵

華州書懷

欲去不可去欲歸何以歸悽凉岐路下事事與心違
九月出門戶仲冬仍依依時命苟不逮百念轉首非
山凍萬石齒風雪千里飛半世逐萍梗何時能息機

華州對少華山

凍林夕陽下山色轉來翠回峯欻若飛曲磴直將墜
灝氣發山足泉聲響堂廡別此何日來展轉起長喟

華州寧山寺作

我來華州城羈棲已彌月百憂結我腸展轉那能歇
徒聞少華峯安得至其樾今日忽言邁良友咸趍謁
指點寧山寺奇瑰實超越下道百步遠怒石如標揭
前趍路愈難轉深將如缺中立俯來處泉石亂如韃
突碑及沆漾似欲作齧齕山底方見山直與上帝許
回壑出松濤怒吼后土阢曲磴轉蒙翳我行已力竭
入門膽益寬韓衛若倏忽相當太華巔應是盡溟渤
往時驛道松看看細如髮山借陳寺始自古氣不伐
鎮茲少華山百脉如和軋地盛物自豐顧爾安能剪

升堂接廣筵籩豆紛以烈俳優列絲竹音聲何清發
感我山林思苦義千里趍朋友具執手慇懃欲空醱
追維在州時懷抱日以乾愁多病益侵佇立空餘骨
歲月去不回人事如飛鶻今者不相歡奈此逝者汨
日暮分手時撫膺有餘咄

潼關早發

早發潼關道微風動林木長峽百里去我行正僕僕
大風變頃刻萬里慘以逐樹杪聞過泌何須問平陸
我口不可開我身只匍匐軛車兩少年行行亦長哭
云是閿鄉人先世有官祿縣官急邊粮十戶九逃伏

望長利賂錢我故苦獨速太平作男兒庸調天亦福
所恨身不長筋力易羸慼母寡已十年蕭條但空櫝
有田不得耕有事在忽倏近歲嚴轉輸使者日三復
迢迢百里途如歷經緯軸我疾亢如火我行迅如翮
吏來督我行躍馬恨不鶩使者討押錢鞭韃撻我服
我竟向誰陳我淚向天瀉語終心益傷攲吞色猶悪
我感少年語涕泗泫如流　皇明百年來萬姓各康
育州木亦有滋少年爾毋顧匈奴二三載驕氣如鶚
鷸主將小兒行焉能辨鈇鉞爾居兒爾難不見九邊
族一夫八人管剝削盡膏肉往者禁軍出人家無完

畜督力代出役痒散肉供穀王坑亦見奪何况妻與
僕此本亡賴子亡命入軍牘三帥皆詭隨安知有鈴
東少年爾莫苦　主上正恭穆行當致雍熙邊庭求
安肅爾身當不勞爾家亦未復少年感我言再拜向
天祝願　主萬年壽保我有饘粥願民如春草長養
無戕殘輗車向西去氣色稍睦睦

峽石逢正夫武選

日暮駐硤石故人欣在驛我手猶皺瘃君堂已開廣
佳殽芬以繁吉酒清且碧地僻山更深凡百豈易索
岐路倦客心相逢念疇昔鄉關君日親風塵我方劇

[illegible]作忽夜分劃然起巾幘

馬三丈於慢慶宴子

堂下鳴絲竹堂上泛壺觴依依千里情燦燦燈燭光
盛時易徂謝佳會安可常北風起辰夕行子感故鄉
吉酒悅清苾邂逅復芬芳願言共今夕期以莫相忘

劉安陽克紹董錦堂安集同敎夫翰長聯句

三冬盡行旅萬里黯愁色鄭城歲除日康麈堂燭明
夕相顧意轉親王相憐路還叉親公真子獅康歐子
豈公敵宿志凌皐變王平生本沙礫敢擬此飲歡康
獨切親閑憶鴛心雁北歸王承顔意西棲文名重三

檢[illegible]云云交情媿聯璧雕虫藝何
貴王檟王光豈倏逝波嗟不回康寸陰良可惜宴言
重微陳王同君來明德康

鄭城同諸公於趙王府宴集

新春淑氣回賢王開邸宴金石懸前楹賓客萃別殿
歡樂雖具陳日夕意彌善嗟彼七子遊萬世猶欣羨

朝退避雨沈叅甫逆旅就酌

月雨過君舍君當爲子沽問君今幾月不與人提壺
吉酒不在遠但與相親娛百歲若一瞬可為塵革拘
人非王子喬不飲胡爲乎

夢故鄕親友

遊子苦萬里感歎志彌傷晝坐日方午幽思積中腸忽逸出戶牖委曲仍登堂親友坐相與斟酌俟千觴志意甚浹洽笑言復悠揚覺來意忽忽不知棲帝鄕朱顏旣難駐後會未可量開窓撫園葵零淚霑衣裳

卬事

錯錯復錯錯與子寧相薄救我以網羅嗟嗟今則那似今且猶可非今將若何

樓上曲

秦女鳴秦箏絃悲調復淸今日風雪至郞在凉州城雖是凉州苦還家那得寧

同段德光夜酌

白日西南馳人生直如寄芳林春風發百物暢以萃君心諧金石與蹟成斯醉于焉靡歡洽倏忽老將至孔跖今安存何須辨眞僞

雜興二首

故鄕杳無際山川亦悠哉旣非適世徒而豈濟川才竊食避耕織對客倦襟懷曲枕日當午悠然南風來耿耿乎所願何必凌雲臺

其二

滸西亦嘉勝日日有禱期田漁俯川陸麥黍滿堦墀野叟遺濁醪嘉樹過凉颸微醺上崇巘遐眺引東菑牧笛風外來園禽鳴別枝聊足發新懷此心誰得知

觀漁梁

直西滸川水水暖有魚遊僮僕值農隙揭梁滸川頭壘石作深溜剌目避湍流欲辭餌鉤厄反爲曲簿留願爲梁上死不作餌中收梁上死何惜所畏餌中羞

辛未元日

昔構滸西宅今此遂閒居崇原羅縣牖交河帶墦墟徘徊增襟聚眺望引樵漁歲首歇人役駕言暫紆徐

悠然歌考槃茲樂誰可如

觀刈麥

五月麥已黃宵征滸西曲婦子偕戒行共欣土膏沃一畝穫滿車刈丁訝相囑削藉及田野此外更何欲棘枇所不歇嘉穰況已足笑看場上積何不引醽醁

窮居

窮居鮮人事田叟過相於歡息稼穡好酌酒復嘗魚醉坐碧草間偶然念園蔬斬竹架瓜瓠疊石堰流瀦淸風拂面來襟懷遂淸舒徘徊夕陽下中情誰復如

懷呂仲木胡孝思兩君子

兩生皆時彥並鳴絕萬人悉以兄事我何異骨肉親
呂也卧不出胡亦遠辭秦間關蜀道惡棲遲渭濱
盛世需豪俊此物惟爾真不謬被罔逐憂國慨餘屯
心壯義自激道厚瘕彌珍同惡我不誣足譽人祈嗔
徒有經濟策安能及斯民甘為蟥蝗賤不嫌苴土塵
傳生在墻堵尚父住磻津孤懷有誰竟念爾益霑巾

離詩二首答東岡先生

中道值崦嵫積歲橫昏霧淹留各有因慷慨懷往度
蔡生奪九錫皇先抱孤素隱顯迹固殊芳芬理誰誣
乎景增遠悲捫東益深懼意氣精靈拖馳騖猶息故
眷言謝茲役御杯玩芳樹

其二

賈生際昌運獻納鮮不聽志士具鳴達要之有所如
斷羽無騫翔決水無廣瀦蹤富萬人俊棄擲同土苴
衆女自為妍獨樹終見屠時徂急奔箭衷結鬱膠淤
君門萬里隔安用苦躊躇

聞王敬夫消息

敬夫當世俊高義人所知運徂被罔逐光謝蒙厚疑
未飽壽州飯尚蒙妖豎嗤抱芳竟長歌悲彼團扇詩
西城冬十月與子並轡行究轉護主意鑒者天上星

天星永不滅君懷豈復停濯濯白穀裳姈姈當囱女
頰如春花鮮音如青鸞語解舞燕代稱能歌齊趙絕
自謂可君心君心一朝別空房悲獨知百年秖長咽

有所思

晨起望歡來日午歡不至薄懷雖自勤遐情君已異
擲此玳瑁簪脩被雲霄翟高飛摩蒼天低飛盡溟渤
或底仙人丘或止王母闕飡玉求長生乘風討幽歇
芥帶非所佳安可佼中謁

暮春與張朝聘雨中夜坐

膏雨秀時麥蒸雲迷遠村沖抱本濟物虛襟久含溫
彌歷見長莫俊悅喜交疲天地自廣育朝廷原獨尊
冠盜枉蠶粉虎臣如蜂屯明日首夏節閒齋見暘暾
君況留侯裔徵蹇待高騫宿昔應弧矢今志畧鯨鯤
馮唐終上論甘旅仍有孫憑君拭雄劍早晚清玉門

歸自長寧道中懷子衡

飛飛麗高蓋望望指榮木蒼岫迴遲光巉原帶交陸
翩翩獨歸翼堂堂君子轂昔贈眷已深今款心具服
微節欣旦奭微言薄塵穆冊鳳鳴高岡駑馬飽苜蓿
枉訊慚久要遠別強新漉再晤安可知遐往每中熱
美爾心迹并嗟予岐路鞠抱猷煩廣宣劃穢冀長劉

胥此相思憂我曹志有喜

任滸西別業聞呂子仲木見訪

絶世閒丘壑故人天上來喜劇跨驢出還以夢寐猜
昔遊背鄉邑出入唯子陪金閨白虎闥紫陌燕雲臺
繁華聽息邁會晤轉首乖君才超凡邈遠追周孔匹
絹學曠代稀陳猷萬夫傑國步益少艱微君在良弼
龍臥空雨春梟鳴已終日何不疾命驂令此星運諧
瓜瓠豈宿心龍齕本故質甘為市井羞敢匿君子恤
今夕復何夕子来問蓬華方深和寡悲安知酒濟絀
呼童挺雞雞與婦修品食但得沾笑言午夜靡終極

同仲木謁后稷祠

凌厲並遥謁覆和想延休徂勲超昇代功績啓成周
道厚往自迥本盛芳故流秉文美清頌備德欽雅詛
遐景詎有遺鴻烈曾未劉遺封謁餘化闕殿錯端旒
報享既較矜瞻仰益虔修食德乃不淑涕言愧茲疇

同仲木謁横渠先生祠

覽眺陟椎增欽訪降周原蒼松翳廣殿碧岫當崇門
氣暢百形麗跡勝千古尊緊昔此夫子壯志等崐崘
折衷既罔謬為道乆彌尊微言亦屢示至德要獨存
悲哉跡日遠遐矣述者繁精英顧莫逮穅粃寧可飱

諧嚴理益晦源涸流豈奔幽悰每長喟景織言復吞

二月二十八日同呂子過武水聯句

東行陟崇阪言念滸西曲(桀)峯巒先後圍盤紆古今
矚曆波混澈景(嵩滿)迴瀾薄山足川柳柔以𤎅(桀)岩松
蹇而蹼白鷗亂浮汀(芳滿)黄鳥嬌出谷歡來千日輕(桀)
事往瞬息局勗哉請精理行矣慎遐躅([illegible])尊酒春山
中何時復相屬(桀)

雨中獨坐三首

微宦悖群口理棹返柴荊迹枉徒自厚居寡誰見明
接綴數沮溺種瓠笑東陵旭日陟皋陸因之眺園英

雖非素心賞聊寄千里情
秋雲濟空碧細雨潔高增茅茨苦蒸濕百川復騰沸
湯漾既有時昏墊豈無謂撫景傷故思環堵發蒼弁
酌酒鮮同侶岑寂何以慰
昔往愛鶩翮今逝惟垂翼豈圖磔上逬固畏雲間弋
事謝形自休光淪體應匿賈生赴長沙張騫問西域
情好良有因百尔係所值

扶風道中

削籍喜康歲遵遊嘉盛年遵車詣岐縣訪舊嘆古賢
亭亭當秋樹潺潺鳴澗泉序清景兹倩節返理誰悼

感物意彌刺撫已情益煎弱齡糾王役拙宦謝青田
東縛豈人力蹉跎信時寒巳深隱者志寧肎遊子篇
迹遠心日寂道厚行乃安初發旣超豁恒往諒難攀
遙遙阮生路藹藹謝公山彈琴寫幽曲揮杖凌紫煙因
窮倘身畢慷慨為世傳

新寨佛堂東楊子

仲秋霽潦歇天宇含清明伸抱得孤邁覽景遂閒征
亘原連蒼岫交巘映迴坪轍因懷賢軼情以眺古并
義深戚尺壁芳似薄兼程日夕客當至聆言揖君庭
明明天上月熒熒庭中鐙昔遊猷紛擾今會甚淸

時萬迅流矢歎惝媿聯翩開衿豈須滌感存激深傾
王喬竟虛妄彭祖亦空名至願苟勿輟堌節孰能攖

過馬援廟

騰轂仰三輔遨遊欽兩君散殖見昭義辭旣寧泥文
趙思隗竟殄厚枉孰與陳徒欽語种事未測戒子云
秋風歷茲邑古廟藹叢榛遷拜愴末入高芬遠彌新
事潔久誰誣迹勝光豈淪懷風寔有素酹上墊後塵
嘅彼際明后亦被群口紛嗟此踈遠士嗷嗷空殺身

扶風詠懷古蹟

周靈旣靡赫秦謬日以狂吞噬抵窮海燕併況要荒

昌德茂不作詐力遂縱橫幸來且與火事去根帶亡
本乏建國理安用傳緒長迢迢茂陵道習習谷風涼
川原慨往迹堞址愴遺疆拒胡豈勞遠覆宗良在彊
磷磷太白石歷歷頌聲揚再傳已莫守世萬誠可傷

步出城西門

步出城西門冠蓋何纍纍鈴鼓震天闕旌幢溢街市
千官君聯雲群貴如聚蟻觀者肩相摩唯恐趣不駛
借問趨何為勅送名妃梓梓宮發東府靈伏已玄里
憶昔景帝朝妃侍深宮裏繁華人豈如富貴世莫比
白日陪燕遊良宵奉御几親戚俱豪華爪牙亦稱倚

今日歸山丘徒美盛儀釵至親誰復存繁華難再齒
玉珮重泉封悲風白日起松楸任後長未訣愴今始

苦寒行

朔風披六衢霏雪帶閭廓栗栗增素膚嘖嘖悲鳥雀
我行尚千里長此將焉托

至終南

衝泥抵終南迷漾失山色遥望太平空崔嵬白雲極
懸髙瞷村落嘉樹森森植此地素靈異氣候曷可測
旦日雲氣消嫩碧凝環域綠草彌望浮波光與山通
雙雙白鳥來濟盪千慮息宿性耆丘壑躋攀易筋力

深秋事佳遊長歌厭輕槊早汎期卜築終以臥斯僊

望神林寺

流潦浩無盡渟涂安所窮蹀躞捷若羽鳴泉倏千重
招提霧曠陸炯火鬱修纜停驂慨將覽鞦學那可終
何能載玄霍道遥隨園公

西巖村

已達西巖村忽見郡村樹曚曨日未中修澹昏雨布
積潦迷古泉白楊惨新菉華落不再揚景謝豈仍駐
所以遊賞思遲遲橫寮寂寵勉甘水坊彷彿空翠豎
笑語討宵鞅聽眺待朝曙心悰苟終憾何須怨遲莫

風

春來久不雨欲雨仍多風我自武功發天地俱塵蒙
行次少華麓飈琥若山崩頓踣那可道歷歷辛苦同
胡不摧珍氣令此雨暘通倘彌萬夫望方欽鼓盪功

泛舟至終南

黑水既瀰漫櫂舟浮渭東新霽水波足浩若御天風
方惟榜歌作忽見終南宮邐迤三十里轉盻即已通
陸邁豈不適舟行實從容安流解驅迫履險脊有終
旣辭驂騑役仍奏聯息功因思駕赤鯉直叩蓬萊峯

東原騁眺

積晦乏佳况瀕行欣霽天川原鬱含翠村落迴浮煙
流潦漸已盡徐風澹相寒雖無惠連詠尚意明遠篇
撫景生遂思覽矚感遐年志念未殊昔憂否忽成煎
悔迷濵成技空羨伯陽仙于焉恣遊眺庶以慰迍邅
敢循會稽躅兼嗣鹿門賢大道本茫昧吾意畢草玄

同諸君於良璧園亭集答特齋

客行乏良思入座適興生雖無管絃奏頗多慷慨情
烟蘿騎明月沼荷枯葉莖于焉感宿昔美酒為君傾
今日五陵下誰識田竇名

壬辰元日

節序孟春届予年欣已長撫躬耿不作行樂或已荒
昔壯志四海今德愧五羊因心苟不蝕幸履常益強
陶生柴桑里龐公鹿門場但使所思適百年安可妨

十月一日書懐

老去人事踈非謂懽悰寡有時忽小吟坐對南山下
今既不如昔後豈勝今者節物自相紹少壯安能假
頗思錄雲英共結白蓮社

五言古詩

同承裕升之過澣西別業

還耕帳初服拼世逐空林雖非志士理已獲靜者心
嘉賓青雲客枉駕忽相臨携酒共斟酌張紋揚妙音
義厚情自叶道合契滋深漪漪漳川水幽幽南山岑
相值不相樂奈此逝者侵

元日同諸弟宴東序

自我登朴來倏已十三載芳矣吾所知堅白世仍改
感嘆斷明世徜徉披陸海本是蒺藜姿敢歷
廟堂釆旭日照西堂歲初幸和霽與爾共斟酌歡歌
益湖灑果叶洽浪心安為塵氛况

宋升之祖德詩

玄馭往難返厚澤遠彌新因覩後人孝愈信逝者仁
琴聲宛在席鶴唳如有聞徒勤翠枝想誰傳素空陳
名第一為糶千古詎應泯

四月七日雨中同文浮山坐酌

初夏草木長鳴雨更相逼來牟生意佳枝旗望如織
陽日不下臨此物終且餒往者巳巳夏頗為旱乾感
祖春苦無雨田疇生意息因懐老農語往往未差忒

窮居繁生齒所恃耕耨力明日更如此與君當惻惻

子卿泣別圖

廿年繫異國感別會仍艱置酒話夙昔詎終千萬端
嘆息淚沾臆徒令摧肺肝昔為雙飛龍今為孤翼鸞
丈夫恥微諒況爾烈士顏躍馬望上別欲歸中自難
徒切報主恨安悔軍吏言勝負有微數奮勵心所安
所以君子人不處嫌疑間

贈用昭

宿志苟如此何足言棄捐賦性本迂薄長遊適茲年
雖彼群口譏尚慕央惠賢東耕事場禾同俗謹方圓
杯酌取適意紆肆無昔愆當階植葵榴稼穡亦堪憐
賓客時造至行樂鼓危絃擊牛既不易烹飪有時鮮
微醺步幽陜清歌凌晩川念子有佳興影然諧吾肝
並坐話茲事古今誰比肩皓首不努力世萬安可傳

近山尚書莊上

春風類芳林虛堂翳脩竹苟愜靜者心寧憩世人目
昔予懐此遊悠悠幾更宿豈期聯與來沉醉卧茲曲
高歌嘆往蹤遐覽前躅主人古司徒雅興薄裴陸
但能永今夕何憂乏醽醁

哀王朝列

先人寓南都朝列實所厚素欽清淨懷豈但通家舊愽才與世違高風實難固挂冠國東門饁稼瀼西壟仰憤望天雲扶節步孤嶼自謂羲皇人豈但貪可吐隱居四十年仙與竟長舉松栢翳筆罗叙述徧寰宇微辭陳乂要匪亢矧儔侶雖乏桂酒陳或擬吳陵稽

哀王中憲

中憲有俊才我自童子知詞源濡三峽豪氣凌九涯少年取高第倏致清要司糾謬竄群枉問俗正　皇規秦越及幽薊至今常見思風無寧寡喬木有樛枝外臺卝見權長意浩無期勁節挺不攺直道耿難馳遊屣萬里翮名遂千古奇往哲俱如此於君何復疑撤讀後齋稿惻愴有餘悲

悲哉行

拭淚坐永夜角聲一何悲羅敷有心事欲語復思惟徘徊掩鸞鏡迢遞吞羅衣初為君家婦貞潔有容姿今年二十五不意被君唾娶妻以嗣續豈如陌上兒問君後房妾詎不知令儀熙陽萬芳啓嚴寒忽凌澌節物尚攺革人事奚見疑微辭陳君前寒暖君自知願言欽令德毋為後人疵

短歌行

擊鼓會佳客秩秩滿中堂齊娥揚妙音越女奉微觴良時不重至此樂亦豈常倉庚枝上鳴鼠婦來我牀節物日以遷人事安可量感慨立前楹翫月步周廊昨日一何壯今日一何尫展轉意彌劇惻惻遂心傷探壺取青酒斟酌夜未央嗟我同懷人戒之慎勿忘

悲歌行

樂事亦重至好會難屢常當杯不歡飲其如後者妨有田不種粟有園不種桑坐待飢寒迫空令聞者傷

易歌行

良時苦易失好花不重芳業首待富貴白日忽無光有酒即斟酌尚恐臨事妨如何市井徒心志不廣長儲金望成埒積粟望成岡志願雖償愜歲月安得常力疲神乃去忽然斃中堂有粟不可握有金不可將平生豆菽較況肯厚死喪肉為螻蟻啖妻子無憂腸結交邪枉客志意各飛揚馳馬復鬪雞弦歌夜行觴百事比先健行步如雲翔景翳此曹好事留居者愴

寄伯循

秋風西北來偃蹇坐茅屋四壁無纖塵當牕有書牘不問坐者誰啓牕再三讀一讀意已駭三讀見衷曲憶昔年少時心志各有蓄不意謬通籍先君被薄祿

朝夕望君起如彼饑者穀我已罷館職君方縻官祿
味苦不可人旋車亦何促
主上堯舜姿舊章理當復平生稷契心豈爲世情覆
尚期謹藥石慰此百姓慼予也素寒劣兹志每中熱
以乏涵養懷幾構邪罔欲顧影苟不虧於道果奚辱
山水性所嗜喧悸豈吾欲屈指君歸來三年但忽倏
人生不滿百激勵在初服可似山中人志機泛醍醐

示昭胤兒子胤讀書學文駁可上達然頗事遊
冶玩愒歲月乃以此示之

勵志貴青春登途謹康莊貧士可爲山所成在紛厖
努力不自兹老大竟何濟

有感

曾參不殺人魯連蹈東海志士各有懷肯爲塵氛浼
細吟獨漉篇長歌楊之水采薇首陽山吹簫洞庭匯
但使心意舒何憂世瑰磊

讀史二首

鴻雁不老越蛟龍不潛岡平生志嘉遁佐儲抑何狂
因嘆務光輩惻惻令心傷傳記尚溢美其言或荒唐
嗟彼高帝業赫赫繼三王孺子安所見胡爲遂辭商
契會視豪傑出處聖所詳感嘆擲其策顧爲史臣佞

其二

天邊有黃鵠高飛一千里烈士恥庸節世事特敝屣
朝辭上東門莫從赤松子感慨風雲期超悟往還理
進既有所因退亦何所倚獵犬貪兔狐不免灶傍死
富貴多嶮巇英雄如蠖蟻所以明哲人窮達重徇己

寄溫氏懷

幼小擅文墨老大轉崎嶇相逢金臺下飄飄神仙質
當時各輕忽領會未剔悉但爲語咲喧未究風雅實
竭來生幽壑默默思往日始知逸興多允哉子所匹
去年季春初君來過蓬蓽情異千里先會以頃刻失

難承枉書札心竊負羞慍時我在渼陂嘆息使心悃
繁兹十年別朝夕宛如一秋雨寂客蹤翻書檢名筆
細惟君子義不語但首疾丈夫蔑小嫌英雄重身畢
憶昔京華秋慷慨難具述鴻毛視富貴萬類若捫虱
唯君知此心往往談道術戊辰抵丁丑倏忽周歲律
狂歌窮谷間可爲形影恤譬如籠中鳥得放返巢窟
豈有依世心更爲稻粱出寄君聊共嘆世故風馬逸

用昭東歸華山卒爾有懷二首

鳴鞭指華麓款駕越涇川逸興既瀰蕩麗景忽見還
翳翳南山齋遲遲西堂月綠竹滿我前清商與誰發

其二

十日忽言別良晤何特再㨾手坐君堂如飲雲中盞披意唱新語傾夜理微辭開帙動成趣何特忘今儀

首山行

我從華陰來逢君長安陌長安車馬多客心苦逼迫感君夜沽酒翩翩話疇昔倏然若翔鳳萬里寧可搤世儒正蹖駁從誰覓風格首山連華嵩古謂黃帝宅君同首山人結廬依其脉佳官縮銀黃素心羞組赫恨不策杖遊懲髙倒巾幘激泉引綠水微歌坐玄石但使幽思成肯令芳意隔昔在京華日羨君神氣適

頗似仙人儔邈與世氛革瑰志終靡遂炯棣竟難蹤因君起永嘆豈是山水僻聖化被流沙萬彙具豐溢均彼適性歡敢念別群惜歲月同逝波生理異鶩翮碧樹茲已長蒼苔疊如繹會當謝嵩麓因君訪周易

贈彭尚書濟物北上三十韻

明興十三紀逖德侔虞遂歷世具微美奉天無罪尤孝皇昔在御四海有餘休深仁被遐邇厚德孰與侔暨我　毅皇帝聖智天所庥雖有群豎抑尚匪新政羞諸公大乏理怒目如竉邂遂使蹇讓禍幾為宗社憂瑾永遁澎湃寧彬遂紛浮兩鯁日疎遠昌言誰見收功德反摧挫屠沽皆列侯大起疆圉事巡幸經五秋豈但轉輸苦尚多羅織愁逮繫盡九族勘覈無一譬天下若鼎沸誰能善身謀仕宦自相好山林皆寄因未可保朝夕況復尋勝遊我　聖起南服巍巍舜禹儔立斷四凶死倏建萬世猷勤渠覓元老奮迅康八州詔書許更始生靈免虔劉夫子皐夔徒素心景伊周窮居志萬古勘定允幾厥青史不輟紀一先皇仍見優勲康塞人宇簡在蓋天諏感公過相訪愧予罷瞽流安能達大雅聊以序民幽綮婦不恤緯君子宜有求肇遊既感慨莫節應聽脩吾非兒女子

安用歌別謳

詠懷

窮居無別悰掃徑揖清霤濁醪自斟酌幽花復芬馤雖微恣性歡亦鮮迷津慨寒蛩相續鳴潦水參互沛節物漸以更人事紛相代猗彼巢內徒曠音昭物外

德充弟至

飄飄神仙姿悠悠燕秦道飭車纔幾時倏來慰孤抱烹羊釃新酒朗吟對穹昊茍遂酬勸歡安知詆叱懊烈火鑠良金光燦久彌耀南園松菊長東沂蒹葭老旦將終日遊績我蘇門嘯

清溪老人歌

托廬楚山下復愛楚水清因為清溪人常歌清溪行激波滉朝霽玄湍澄夕泓理靜百穢徹道在千載貞前流遠彌匯後泒長且榮採花服初始沂澗欽晚生願申得一勸永保世萬盟

長寧望先塋示諸弟

遂哉世德烈遐矣微音暢及子蓋九葉遵道敢孤矯雖微宋臣述豈肖馬生[illegible]冠棠西冠雍文采遂懋向松楸麗茲原芳馨載宿思事以久方白德彌遠彌亮鼻祖發何長遺衍[illegible]繁雖抱風雲姿乍欲[illegible]報洎我西原公造詣益高尚韜悔陋邑忝光聲騰翰場脩睦鄉曾直德校務隨妄再世具敦穆流慶殊豐蔭明初生達人康濟古無讓既樹宏遠規復慎豐亨[illegible]勛業動神后名德懾姚將因心謝茅土遜志抑浮浪遠逝及茲辰瑰瑋未凋喪食粟思天功曳棲念哲匠昆弟各有懷簪組匪吾上惟能樹德音斯可副玄貺異以寧乃狎波以激斯宕國之千祝廷宗鮮百年亢譬如西頹陽轉忽見悽愴猗想平陵侯傳世一何壯封拜歷累代烜赫撲光望荏苒至皇明誰能辨後壠盛衰本天道昭格良有狀拔木不再榮熄炬鮮重炕

懋懃告來裔亟勉責昆行瑣言諦茲篇用遂吾宗倡

符弟德充書

憐爾苦斐人遠滯巴子國素心仍遲蕭遜志果汝得此曹久塵羈雁翅動成慝何若返南川同予醉秋色

往鎮平訪王了明叔

駕言詣春衛南往遂良覯薪雪既消散惠風夜披揚義陽啓朝輝垌野畔牧笛豪遊意益暢嘉賞事方遂撰杖陟崇阡載酒登危碕慷人志丘壑夷險久經歷豈畢平子吟聊假乇生樧除念困厈菲德音近愈懿采芩南山陲班荊聽泉激期君早莫春庶以慰孤僻

燕明叔東亭子

翩哉崇高陵及與偕古昔今晨燕盤厓逸興更超奕雖無絲竹陳乍對風雅客酒酣幽興發至論光綺席子本素心人抗志陋鄙嶧[illegible]絜物莫染霑落俗豈格瑣言念久要百歲以為適

盤厓喜太微至

此日復何日恭喜會君子方擬策馬尋忽焉具來止來止將何為握手論古史春城沽酒佳斟酌一何喜昔緣古仙遊山水嘉無比若賦南山篇請君自茲始

馬融洞

昔賢託茲室詎探故高尚清泉室外涼縈洄壁中湲
徘徊坐石側慇懃發幽唱白雲忽若飛青巒益脩亢
何能棄塵氛卜築西巖上

石上小酌

沿流歷層巘攀蘿下廻磴雖有芳草心未愜遠遊興
沆瀣愕中流蔵葉但旋徑酌酒坐石上夕陽更輝映
薄言呼兩君音響動相應始信空谷發采叶靜者聽
酒酣連袂歸悠悠心靡定

澥西喜明叔孟獨二君子過訪

我本支離人嘯歌澥西曲心喜談道術性憎傍塵俗

二君英俊才世事豈拘束同遊終南山文釆奪人目
數日返墟里此意常在腹因念蘇與黃發奐一何屬
我有輞川吟鄰近不可讀請君勉和之求為此行馥

漆川西浙別張子太微

送君漆上水忽見太微峯勝遊苟如此佳期難重逢
君今入盩屋且坐五老峯待子明日至同與玩仙蹤

發卓

飭駕詣修陸乘和訪幽徽匪答阮氏招將追碧山峭
積歲苦覊紛芳春忽登眺志意既參叶心賞故俱妙
雖微盤谷吟聊嗣澀陽嘯

下經臺書土地祠柱

昔同王子來坐此眺林谷今同王子來探杯坐樸蔌
良覿無所乖佳興益飄脩悠悠西日沉倉翠奪人目

於土地祠廻磴望太微峯

陟巘下廻磴夕陽試拭目遊矣發幽思翩然媲巖谷
激泉暗松濤惠風襲春服因嘆支離人世事安可瀆

上谷池碑陰走筆

一登老子臺佳思忽萬里降觀上善池對坐彌可喜
同懷既靡愆橫飛安得止東谷古仲班太微近乎子
慇懃遞琦章磊落動幽思邑勉事追逐倉皇媿廷鄙

感此冲抱清益令塵襟起旭日鳴煩禽春風發芳芷
中情何所攖遊景尚堪倚緊彼逍遙翁憩爾柱下史

寄題高德章微齋

達人志玄閒所蘊故高尚發朕見烟迹耀靈覩幽襮
往訓從古然近思匪今諒昔遊懷德音適會服佳量
安得坐君齋重言剷浮妄

同楊宗文張用昭南齋小酌

我年滯憂否嘉賓事彌薄覽君芳草篇益想雲安作
旭日發青昊遊蜂拾花萼張絃動微吟含杯總堪樂
願言盡今夕且示澥西畧

遊觀田園

嘉木蔭高墉遐覽適茲辰覽景意如挾矚物思彌珍
爾時群植茂氣交萬感新瓜瓠溢畎畝葵藿滿庭闈
飯糗願豈華伏櫪志先馴苟無采薪厄尚鼎脩吏論

於高陵壽明叔初度

為萬呂夫子因之涇渭川中道遇來使慇懃出素編
久知滞王役不謂會此塵晴春懸明月惠風來遠天
木末雙輿至迎我城西阡握手但相笑恐是夢寐然
宴我旅人舍坐我紫逾氈童子出名酒飲如鯨吸川
請君好自慰聽予南山篇

長安臥病

積歲乏愉情中道值新疾省運誠有慾撫躬良未容
親友念久睽相覿肯輕畢開燕集妖冶揚絃奏瑶瑟
淑音既纖柔醇酒復洋溢中性欲竭飲難可遽揮叱
陶生止酒篇嵇康養生術徒切悃怯憂未究裁省實
天命倘不乖吾去小酉室

病起

攝生乏精理沉宴攖厚屯親友幸相慰稍稍就盤飧
少日志夷曠中歲辟帝閽自謂富筋力足以貴丘園
擷英浥流瀨登巘望朝暾聿覽九峻瑰兼躡崑崙根
洞華發經涉輩杜時扳援薄紗竟終與逍遙思往無鞭
緩步庭除下麗日照西原蠶乘相續脈咨亦造重門
咲語雖可挹柏塞竟還吝明發具春服服幾試娩尊
忘願眾不抑留滯何足言

怵

此雨已經月積陰數雖悉況及仲春初沉沉若宜寂
天道黯莫曉人事適坻巢屐轉思古人憂來卧遂棄
沿際發微暉過午見炯質喜已憂復生雲氣倘再失
神鳥不自翔陰翳遂驕逸願帝命風伯掃蕩羅茲日

答仲木

適性卿為樂泰安寧怨貧客來道我情乃在涇水濱
再拜讀此書道意何慇懃昔為鸞與鳳今為參與辰
相思千萬端綫綫難具陳浮雲蔽白日遊子殊苦辛
道遠行不易感惻傷我心

送承裕

雞鳴日未旦君子欲遠征徘徊執我手慷慨有餘情
逝水咽不返後會安可營行人聆前路斯須聊逢迎
良晤既靡易壯志當見明秋花各自好噲室誰與禎
憂來夜不寐揮去愁如橫希敷已寡和芳意安所傾
願秉清忠節與世傳令名

十四夜見月

城上流清輝照我清桂窟坐久忽思眠奈此庭前月
秋風吹我衣依依幽思發客散坐中庭彷彿見珠闕
惕然感故懷達旦意未歇蟋蟀相續鳴蒼苔白露滑
素光千里同佳人隔秦越豈無琉璃杯心腸為誰竭

初雪有懷

寒風飄雲氣雪片漸細微忽忽抵簾幕冉冉近人衣
已深博山想更念剡溪歸安得孟夫子同眺碧山磯

贈石泉中尉

我本山海人宿志愛泉石緊自逢此泉坐嘯忽日夕

清淨物不緇涵蘊靈所藉發源本天潢引注故澄碧
泠泠帶紫芳浩浩淑今昔靜虞荷中愜逖往益輝燁

送袁鮮夫還盩厔

吾愛袁鮮夫飄飄古狂客勁風凌千人高情協金石
雖罵羣小排豈繫丈夫厄自古浮天雲焉能蔽白日
酌酒發浩歌憑君永今夕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六

五言古詩

與仲木夜坐二首

我前抵華原訪子雲槐舍偶值何仲默清談忘晨夜
沖懷世務絕紫文俗方化芳臭不同科辨別每未暇
群口雖見珍私心竊常訝後會王敬夫飄然契茲話

其二

游西春酒熟南山翠欲射明日會同君細看盤谷畫
游西勝鄠谷山水多佳氣清渭自西來秦雍實經緯
參差太白峯精靈日騰沸以吾鮮儔侶無能悉允尉

西南跨橫渠崎瑰千萬窠碧樹翳冊日流水夾高增
仙遊說經臺神物所藏慝紆迴若龍蟠彷彿擬亂蟄
名山不避人昔為賢哲諱子猷雪夜歸適意以為貴

世爵堂燕仲木

先人昔居灣古帝重其勳因心謝芳土遜志遵典墳
懿扁此鍾鼎宸章焕天文輪奐豈無自輝燦聊有云
感君再相過致意甚慇懃坐君此堂上高燕日將曛
彈箏復擊鼓賓主有餘欣所欣道義合不在俎豆芬
日月如逝波聚散等浮雲青春不努力後世何以聞

同仲木園林瞻眺二首

古意世方疾太音人和稀豈不逐群好恐與賢達違
朝遊三畤原暮宿唐山磯感此榮悴異已悲馳騖非
所以素心者見之心旬希灼灼園中花膴膴南山薇
及茲不努力老大將焉歸

其二

膏雨既周徧田工粗可期晨勉命童僕籃輿詣東菑
欣此麰麥遂坐令芳意彌樂歲豈豐行行樂值晴熙
況與良士同更慨山水思擊筑發古調倚紋奮新詞
夜以繼白日瀰灑孰可追

湯泉道中二首

客欲趨湯泉東過橫渠里嘉樹蔭碧流山色習蒼綺
昔賢桑梓區靈異故如此循原陟西南地脈益豐美
瑰岩與天接風庭瀰鳴水始誇渡渭悵前當覽山喜
樹雲迷太白奇與若天㧗行行發浩歌山靈定頃耳

其二

呂君遺我書今日定晨發直趨槐芽渡乃至湯池檝
當行復西望纔與過倉卒策馬恨不前人影更出沒
尋芳酬素志登山試仙骨相期載酒遊可令後至泪
覽勝襟自開源窮意未歇共君吹鳳笙山頭弄明月

謁橫渠先生祠

春遊及名里齋沐升閟宮瓣香升祠下披塵想儀容
嗟嗟此祠宇赫然在關中滿謂有修飭豈知翳蒿蓬
殿古瓦半落臺圮甃全空廻轉戶牖斷勝沸飛鳥哄
先帝昔在御舜華欽正蒙手書西銘箴所在各一通
相距五百載此意誰契同康世縉紳輩片言排華嵩
安見體聖意稍稍事尊崇我曹忝末裔僭為冪其工
曲學滿天下無以障頹風明發謁祠去太息傷予衷

雨中懷仲木

盍屋忽言別中道各阻雨我醉野人家思君宛如覿
意君渡黑河波濤淺亦若茅次苦羇踈處處為漏侮

不知雨中輿何以作俯仰黑雲屯不流奄忽勢如哺
比至祖庵宮僕夫等因霽素愛山水佳翩翩出涇滸
驅車歷武功亦僅至鄠塢黃氛翳白日何曾覩青岵
滿謂抵終南遊將宿玄圃久客供給踈所至歎市賈
徒有村酒來天道可逆數泥滑水沒膝自涼心已憮
一別倏五日雨勢益虓武跬步未可前況能至古鄠
展轉為子憂道遠那能覿懊此濘泥途幸值笑談伍
但取杯酌歡且勿問譚府

楊子寶穡堂

中丞返田里所寶但稼穡構堂顏令名欲自食其力

此意甚玄遠世人那能識登堂再拜君服爾有孤特
昔宦侍承明累官盡樞閫誠孚神鬼欽語出姦貪慄
今日桑梓間竭力事溝洫甘耦沮溺徒耻並王貢惑
遐見超古今炯節邁典則君子愛初服烈士競守職
所以幽風詩務陳周祖德

有懷于鵬

于鵬念吾哀涉遠事臨飲愛子倏夭札百情實勝沸
賴爾三日留始能辨酒味塽逆心已傷形悴志奚謂
君固江海人樸素昔所肖乎淵見微恢吐吞有奇氣
作別忽相思迢遞隔淸渭

張甥之梁自華西來省予與之間夜坐辯以
碎酒數月之梁少年英妙勵志若此誠已罕
矣因賦詩贈焉

勵志古猶鮮豎爾英妙人超然契神理謝此麴米春
盛時富遊燕昌齡當令辰但恐樂不滿安知中足嗔
所以賢達士寸陰日以珍張甥出名裔磊落吾所覩
奮迅冥往哲慷慨懷先民述此止酒事言辭皆絕倫
彭澤雖有作徒以愠同塵豈若蔡宏達精詣吾道津
事以久乃定節懼中路屯願言秉初服白首以為真

答都人

還車滸西曲半山含暝色朔風刺我衣欲止不可得
入城逢都人白馬御金勒下馬揖車前被服甚奇特
授我一緘書題識頗脩敕展書讀其辭耿耿亂胸臆
一別十三年安知如頃刻勞君遠問訊況此常相憶
習靜厭世喧冠冕志頗息泰馬不嘶越南鳥豈棲北
野人各有懷所務在稼穡慇懃謝都人去去愼登陟

送羅山人

羅浮有仙人覩子無乃是雙瞳炯如電骨相絕凡鄙
坐我茅茨間慇懃話玄理相晤纔幾時策杖還吳峙
遙望白雲邊仙鬼速如駛

詠懷二首

悠悠不能寐惻惻與心違百歲若一騁怨言長分飛
結髮遡伊始寥帷念餘輝紉蘭坐崇阿調絃拂金徽
志願各相許寵辱孰同歸豈期中道別空餘衾與衣
臨風想德音當牕拭殘機往者既莫諒嗣者安可希

其二

弱冠偶君子垂老被淵棄歲序非不長憂來若傾踢
皎皎燕趙女靡曼色堪尚雜坐發素歌當筵奏清唱
餘音流太虛宛轉復脩亮顧此胡不懽中情彌惨愴
涉舟慕卬友劉輸憶哲匠猗猗同柯鳥誰能免惆悵

同馬公順渡渭

客自滸西發下抵終南道崔嵬太白峯依稀插晴昊雨過山色佳彌動遊者眺浮渭愧不爽悰歎每忘耗涼颸拂襟懐輕鷗謝鳴棹翠篠夾岸出脩篁隔垣棹昔恭武夷遊今縱昔緣造恣性誠所希達素理非奥清秋灝氣横節物自相劭幸陪君子驂益想登臨妙誰賦遠遊篇予當嗣其操

從象峯北崦下望昔緣

陟山披叢薄覽景愜幽素俯觀萬壑奔平臨千嶂起宿愛彌見欣新賞路相聚未覩赤城遊彷彿興宗賦

滸西同明叔小酌二首

君縣若杯水豈能久留君孟軻尚淹魏仲連仍拒秦黄堅小兒行赤口噴膻羶倚托要美利世異心每動往者喬吳徒尊信如典墳白手獲斗粟咋咋夸四隣值君動相阻狂猘遂如焚曾毋信投杼曾參豈殺人所以丈夫志飄飄凌白雲匪但脱泥滓還欲契前聞嗟嗟當途子此理遽難分

其二

君從盩厔來會予在鄉縣目斷滸西曲阻雨那能見風烟亂人目歷歷情如胥同懐三四君契濶歲相存

或趨金閨役或從野人佃我歌世罕聽況問疵與善碌碌章句徒遑遑空對面鳳兮咲仲尼離騷羨江操薰猶既莫知理亂故須眩酒酣拔劍舞矢斛疾飛雷今日胡不樂贈予心百鍊

送滌江中丞西勘

秋雨復如注旌旗仍赴西僕馬不能立杯酒那可携公歸定十月山莊事粗没新醸既已成嘉殽有薇蕨郎今搆小亭亭成竚公坐雖無絲竹陳可試風雅諒南山秋莫佳氣色清且翠眺覧既中懐嘯歌或幽邃此役千囿經天下由重輕古哲務成事今人唯醸名

往在十年迴邊陲太乏理與臭皆所親毀與出憎喜跳悉延訪心紛亂若絲棼積今日益滋君子復輕信自謂根蒂獲豈有纖細近治邊如治鮮要在審其勢勿斷貴神速牢制厭牽係近聞甘泉城皇皇盡危懼丈若論不闢倉卒何以討遠人遵訛言其情易猜曳片言蔵崙推轉擬萬夫斃公固豈弟人弛張有程具向既失緩急今且須砥礪同事六七公休休皆偉器當事必安舒臨機戒輕慕嗟嗟千里心顧此豈能白亦知芻蕘微贈公異公擇

戲呈明叔

袖手挈巨鏤瞋目視褫色徒為口舌語終作千古惑
君本霄漢才歛翼向茲域禿鶖常見譏鵷鶵復相慝
西山有神鳳聞之心愴惻苦口謂鵷鶵于汝豈相逼

喜姜君錫往過

君家篆江側秀屏當戶閈知是神仙人胡為歷世來
黃冢緇素車皂蓋月朱埃以茲謝民役返耕白雲隈
少小稽古昔中年待此階亦知慎官服柰與寸心違
欲往睞前筭欲止遁成哀繫予丘壑士詠此良用駭
因陳接淅義頗究蓬矢懷我固互相發君心耿難回
丈夫志四海好念濟川才嗟彼長沮徒泛泛豈根荄

予治生之理遺歲弗調積雨滂溢墻棚畢隕巇
光不臨滹淖如故板杵未謝傾把應手雖時
澤使然而覽事增情懷抱彌惡間有微吟旨
不稱律當楮長息而已乙夜與兒桌靜居歎
子長之悼遊傷仲宣之遐眺復占一章錄付
存壁憂釋我憂匪直省玩

季夏百穀否園芳盡枯欲徒憶片雲生依稀逐風沒
孟秋間復雨鬅髮若毫髮豈意八月內淋漓恣長發
漫漫無少衰冥冥動彌月墻宇具傾頹繕治力屢伐
萬室如坦途何嘗羞騫越黽勉峙棚笛隨峙亦隨蹶
版鍾徒自勞爾汝分實闕撫情良用繁循己亦已竭
重陰旻天閉積晦金氣汨禾稼咸傾摧百口歲焉卒
遺運一何蹇循此大澎渤龍門不可望荊楚更寥泬
杯酌亦久忘盤飱理應咄太息問真宰遲遲使心滑

寶稽堂二首

明農謝吉官良覲美予征敘我昔所重況此骨肉情
嗣歲節物改朱陽喜開晴感今欽伊昔發車臨廣庭
所期德音遺永脩三徑盟

平生尚超曠結廬武亭川本非青紫姿竟作金閨愆
托交三十載孤抱亦何淵邈觀古昔事彌想柴甫篇

感此發深省庶以俟餘年

與駱生談玄

陽中蘊陰精其質本柔脆孤脩既可疵無養義尤遂
我昔讀陰符了焉有深契接歲逢馬君頗能窺涯際
古書世罕知參同亦玄閒獨羨平叔言真鼓任瀾柑
汝欲謝塵氛吾當示其例

寬用昭用昭喪內子與同戚賦此寬之

悽悽意何極悠悠心獨傷共坐草堂下哀痛結中腸
昔予罹茲戚困拂實相當命數誠有定遭值果誰殃
歷思古人事足啓昧者行君今復如此我故遠相望

逝者問莫返存者且相將幽寘一以隔含思徒自戕

同用昭自華州南郭往西谿

㛹爾草堂靜驅車同討尋南郊更崎嶇春溪多綠陰
蒲荇漸將徧松竹已成林感慨宿昔意相對靜塵心
悠悠日西邁渚禽揚好音即此興已極何必東山岑

夜發

首夏即煩熱客心欣夜涼炎人隔鄉縣音想常見妨
東發遂西征皓月正流光望直覽眺適燕滋吟思長
籃輿去如駛川陸鬱相望忽逢有佳句往往播清芳
顧此棠棣樂邈矣誰能方

洪川柳浦斜眺

烟埛疊層巒巖陰生暝色柳際斜陽來徘徊望安極
披襟浥清風舉木值嘉息坐久山月升情景具相得
嵇康非養生謝安有高識歌嘯振空林歸驂苦催逼
眷言期重來何必雲間翼

將往彭麓德充携酒餞之滸西

初秋駕言邁眺彼終南山忽承草堂宴復作林中閒
盧女奏妙曲高人浮雲間尊酒再三舉戢戢已敷顏
嗽彼友手志欲發情復慳結盧倘成遂同汝弄潺湲

示王劉二君

我將入南山感君苦留酌對酒念昔人茲已半淪寞
日仄歡乍深道遠身屢作君有林僧情共飲雲中汋

彭麓夜酌

露坐架棚陷鄰翁高興多轉觴話農事絕勝陳綺羅
西村二三子携酒復相過忽忽至更盡悠悠奈樂何

觀禾

我來彭麓下坐愛青山色雨過送新涼蒼巒望無極
秋禾半欲成豈畏驕陽逼壠畝綠如屯原隰以蕡膴
同欣有年樂詎知伊誰力

中夜二首

中夜不能寐攬衣起徬徨出戶仰庭宇但見玄雲翔
微寒下空闊天道難遂常決的陡成海百穀良已傷
我滯澇川役念子鬱相望徘徊不能去愴惻述此章

其二

西風堂外來大雨還飄瀁旅人耿思長感之亦悽愴
澇水不徒湍積潦清波漲舉室若楚囚展轉意彌怏
賓客雖見臨笑語何能暢豈無尊俎陳慨然不成況

悼張之榮三首

粤予遠承訃遂來華山根哀痛徹五內欲哭聲還吞
入門見丹旐悽惻何以言憐爾孝弟人氣結鬱難掀

淚下多如綆聞者咸憂煩中懷自開釋擲哀尋所存
孛覯東與郭勉慰千萬反援理肆微論憂悽亦稍奔
入室視吾女煢煢在山軒尚恐極痛甦狡淚強為飧
慰以後事遠首呼光孝孫趙者莫既返存者宜討論
修短各有數陰騭在後昆努力損飧食庶以延德門

其二

吾甥蓋人傑篤孝死不渝結廬迨三載哀毀骨立枯
平生吾梁子黎蒼寧所鋪雖有親故語垂淚扑我圖
畏客強蔬果獨居終遂貽凌旅諸墓側號泣五內剝
三時謹陳饌每陳輒如見仲且為痛况伱吏與孥

炎蒸鑠金石流汗被肌膚寢且不御詎肯游舞雩
鬱發指欲墮恬然守蔽廬既以拒蓋桂仍復遠洪爐
積思損榮衛六氣遂銷輸沴極神乃大奄忽返虛無

其三

昔愛合歡布上繡雙鴛鴦裁為合歡被拂拭納君床
豈意長別離令我涕以滂憂來神思迷慌惚若徉狂
足言諸君宅胸臆如刺芒逝者去不返生者徒悲傷
生男喜身手生女要柔祥不願千鍾粟願得好夫郎
緊自結縭後聿為門楣光豈意忽丁此百憂結我腸
衰境廢情歡世履多見妨乃復冒風日匍匐赴汝喪
數定物莫改汝志世豈常天荒未為極收淚述此章

宿清源里

歲序泊中夏予征當雨餘炎爍既不騁清風時忽如
叢叢終南山濟濟豈鄠渠雲霞氣綿結佳樹蔭交舒
斜日清翠明百志一何攄方啓松櫟想忽至田父居
殷懃出名酒下榻坐前除徘徊月東出欲罷復趦趄
浩歌達明發予乃就征車

郭瑚答餞送諸公

芳春豈不惜駕言趁華山兒女事如此詎許垂老閒
感君遠相餞撥杯淚如潸雖有絲竹奏那能開苦顏
握手重猶豫悵望綠草間節物不相待流年逝孱湲

欲行復中止臨駕忽心摧游西花無數予歸當漸開
君若有高興予亦當新醅或擢滻川波或眺洪東臺
不取竟月醉昔人安在哉

靈寶縣北渡解州訓餞送諸君子

春遊過名里覽眺窮幽匿將邁苦匆促振袂惟太息
執手河梁間徘徊意安極衰年多酒癖祿興輒強食
節物乖素心親故難屢值因之趣鮮柔不謂路只咫
佳辰遘熙陽良晤悲古昔疾舟若轉焱相望忽相失

行至曲里見杏花

春中渡河陽倏忽到曲里滿村開杏花參差亦堪喜
關吏白北來云承呂夫子遣之迎野翁謳愿頗謙禮
达答俱有章稽㬋或通理感歎君子君端能化凡鄙
陽蔵纂良靚不謂邇若此芳春解人意爽路疊紅紫
宿酲方若人舉覽興彌起

登山

悠悠歷山麓獵獵颱回風籃輿上仍却浚峚卑亦重
東瞷指王屋西眺揖崆峒伊昔絆王役俯仰愧孤衷
徒抱茂陵渴未愜天姥逢嗣歲念君子駕言辭浙東
跂勉涉清渭從來問高嵩同悚既終鮮于遊無迷從

凌巔忽三歎佳勝安有窮何當跨鶴去直上崑崙峯

於條山絕頂下瞷解梁

升嶠覩群岫烟雲互明滅直北看解梁但見池水列
憶當弱冠時茲川已三閱其南望中條蒼翠萬重竭
徒動登覽懷未遂討探契緊自殺函來不謂遠超絕
河山傷魏各欽明想光烈昌代皇化隆遺風尚昭晰
耕鑿古未渝勤儉今豈輟悠悠與求歎曷茲在時哲

解梁書院四首

層峯拱堂宇蒼翠何嶕嶢盈盈青衿子絃誦夜不輟
斯文今在茲感嘆懷往哲繄予值乖塞望道日遼絕
衣冠羞世遊踈懶愧先烈結交君子徒努力崇明德
變故身屢輕涵養意恒切歲序不待人君子慎其節

其二

諸君青雲姿宿志各高尚奮迅良有期優游每中諒
修禮慎逸居稽古邾支宕得師析析衷遵道決趨向
我來坐茲堂誦古惟覩創始信豪傑人展歷不虛妄
科條從昔云謙恭見今讓文采雖所珍躬行以為上

其三

近世尚夸毗造詣實終鮮徒以言語微遂謂道昏顯
推行跬步艱況此繼墳典狂瀾及明興愈覺伎粗淺

徒有析理名竟為粉飾免天錫涇野君特披人文選
篤行遵誠明因時表舒卷吾道果不絕覩此脉如綫

其四

猗猗青衿子勵志各有圖逸思凌天雲麗作鶩九區
或為廟廊器或為章句徒華要實乃裔枝榮幹還枯
豈若剸雕琢進作君子儒所需出所養而為世教扶
就轂誦嘉種種木審良株我詩揭堂左百爾慎所趨

贈寒泉中尉

澄瑩絕纖翳一泓瀉千里寒月搖輕波山光徹波底
魚鯛不敢遊虬龍得棲止轉盼清素心浥飲滌凡鄙

平生畏炎蒸見之輒中喜願言保真叙勿以塵氛宼

贈濼江公十首

濼江公巡撫關陝三年矣政通而人和道貞而履固不隱謗不易行有仲尼在魯子産相鄭之風焉予自壬午春遇公於長安時予卧疾漱瘟公特杜臨枉予諭心亹亹不倦雖丁陶孟韓何以過也後公訪予於滸西山房適北山楊宗文渼陂王敬夫東谷張用昭有唱於予於是數人者同會公於武功行並公吝詢之餘則賡倡迭肯琦瑰之氣爾雅之作援之近觀或已鮮矣今年秋公擢南京卿戒行有日公以書別余昔予與公約公東歸當餞公華山之陰開公行止信宿而予有子某婚娶之事因成小詩十首先以寄公十三日與事當畢即擬來日躍馬循驪山而東然後坐希夷之洞帽河華之雄酌桑落之酒歌白雲之章與公傾倒數日則亦人生之至願也矣嘗讀公之文與詩有風雅之遺思而驂車復在於冬中於是取火陵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為韻荀傳之將來斯亦當時之實錄爾

輶車戒晨發　循此東南域　握手丑斯須　徘徊意安極
念子有幽思　別言心如織　昔為同生蘭　今為特飛翼
人生易悲樂　良晤昔所惜　黃犀暗消消　對殘安可食
嗟嗟君子心　巡行在於此

昔並火陵騎　長眺望夫宮　故都多景象　近蹟迷往雄
感慨發孤詠　見君思悲翁　粵惟覇上缺　已昧天所窮
自非大雅才　誰識畢與崇　涓泉漱寒碧　酌醴揖群公
志而意不吞　巍然君子風

關輔比多事　欽公能自綏　衣冠益往昔　羽蠶壹令訛
崇貨抑畢支　節鋭意遠規　公來舒笑色　事至任安危
柰東物莫浼　逸智古所窺　雖有厲桀誘　倏動亦爲悲
所以丈夫行　不與流俗隨

逍遥舊孤邁　疲軀恨淵想　北眺崆峒津　南嚮孟諸坱
麗靡靖巘坱　撫劒消罔象　默應丁盜恩　牧宰獲嘉賞
中原久瘡痍　西州獨豐穰　感歎乖崖心　詎俟益州榜
爽誦南山章　令人發森爽

遊以無垢尊　蹟超誠所貴　皇皇廊廟姿　世運實經緯
翩翩鴻業皎　皎分萬彙嗟　自丁卯來海　宇日騰沸
群公徒憫艱　扈扆果奚補　薄俗恭雖虞　君子念龍瞶
巍巍城邑署　足回萬夫氣

披叢懃軒下撫卷輙中懈笑我伎微薄無能續高驂
緬思雄詠後一發連數函咀嚼味逾雋詠歎誠所能
贈瑤似劉傳酬德悵虛參清風流將遠鄙志揆豈堪
那知邂逅際復送旌旆南
公歸止信宿予餞苦淹後耿耿徒愛傷役役定誰咎
憶昔承明直相企亦已厚公念薄綺紈予質等蒲柳
雖能慎初服終恐易衰朽樂遊觀五陵氣候稍非舊
歎息君子隊宵興望南斗
徂歲始癸彝岩洞與公舉趣若陶公琴與越滁守醉
勞牝牛頭原横坐竹林邃微風淡煩襟冲抱迥靈秘
偶聞拊烏鳴遽動舞雩喟公度此華父予志豈荷蕢
嘉命藹笥來欲和復中輟
悠悠長安道車騎紛如雲父老泣相謂童稚駭欲呑
借問道傍士述呑甚慇懃三秦失慈母黔首悽使君
扳留意彌切昊天安肯聞徘徊玩此語感慨異前云
不覩澤門謳焉奐章甫文
予慷慨莫即公訓安可聆矢詩雖不多聊以宣德馨
高駕既難挽孤忠益弗營北風嗣玄序節物攻仙萁
追送理應及彝陶浩豈平華山有崎嶇孱羇出青冥
煩公待予至同訪火徵星

秋夜宴符園十四首有序

符上玉宅後有園方二三畝中有亭左右設花卉竹木不可勝紀亭獨愛纖松數十叢生相次連暎寒翠每欲效六白桃李園之遊不可得也丙辰之秋予與楡次金可卿携壺訪焉則上玉先已滑我酒三行河章出而靈籟開天宇澄而月明上爽思遇人清興交心因謂可卿曰於戲速去者歲月速朽者人生佳辰不再美景非常昔人秉燭夜遊良以此也今日之會特遇景遇趣遇人遇合而不樂歲月其除矣是脫巾放懷挈壺賦詩不知桃李園之樂如是否也可卿曰來子美不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明年予當東歸故鄉尚安能與諸君相從於此此可謂明年此會知誰在也予曰何不遂以是為韻各賦之二子踴躍拊掌曰遠哉君之思也操筆點紙一麾而既予先之可卿上玉繼之相與徧觀則二子皆豪吟鉅作也說而樂樂而狂既而又曰若事必令遠傳把筆來可卿記之予當序始末也各留上玉許也他日或有者焉則予言足以發龍而已予固不以嫌也

零露下天宇而無塵垢與今夕復何夕列宴會友生

秉情既舒散美酒芳且清相對不相樂應負秋月明

其二

浮海豈誠適彈冠良有緣猗彼高尚士懷抱若秋淵澄徹物不涴流行日涓涓所好適如此狂歌慚少年

其三

夸父不知耻謬談自稱是日月不可留況乃追逐死賓客集庭除無酒還須沽請看來年秋兩地還憶此

其四

南山有長松北山有蒼檜丈夫處人世所貴得其大今夕胡不樂荏苒歲將艾微吟雖不長聊副蘭亭會

其五

流水去不返萬里分千支蟋蟀在我床感此歲莫悲明蟾既燦爛秋花復陸離與子共斟酌此歡誰更知

其六

鵾鷄不舉翮誰能識雄雌志士伏溝壑反為市井嗤君子自遊好細人安可知相聚不相樂日月當私誰

其七

折英餘爛胡馮高望秋空澄月照醆盤清風發沆瀣佳會不可常客心多感慨明年此夜月爭照阿誰在

其八

桃李耀春輝松柏含晚翠覽物動幽思撫景起長嘯浩歌滌中懷凉風爽清霽悠然擊玉壺會遣主賓醉

其九

李杜既云殁何以問大雅我生適其時諸君具瀟洒遊偃清渭濱棲遲太白下所希思久要豈惜杯重把

其十

逸興久逾劇幽情渙几舒感爾兩君詠遺我雙明珠交道古所篤別離但斯須珍重戒嗣歲尚宜懷折茱

其十一

叢菊粲踈籬凋梧下幌櫳冄冉微烟生霏霏香霧舒

秋園萃賓友盛會滿碩儒霜等映孤月徘徊弄新萸

其十二

舞雩笑曾皙尚於欽綺里真義敦薄俗至情物難徙嗟彼由與求區區詎知此亮節苟毋懈日用亦堪仔

其十三

同俗滋我憂崇德感君忠徂齡雖復來君子慎所詣高宴良可歡斯言理應契嗟彼覆霜戒豈不在微細

其十四

酒盡月明下秋怯霜露寒朗吟已激岩閒步復蹁躚眷言同懷者倏忽成永嘆後期苟不失勉哉為世看

五言古詩

飲酒二首

獨居意靡暢行吟心更傷陟彼望原隰佳氣鬱相望
恨無同懷人躍馬陵峨岡徘徊日忽暮感嘆琴屢張
山妻出美酒斟酌為君嘗三觴起孤抱百憂忽若忘
丈夫生世間磊落斯所臧何須久鬱鬱自如陌上桑

其二

猗猗陌上桑托根在沃野蕃枝接崇崖布葉蔭溽夏
雖無摩雲姿亦可駐車馬樊姿衛道側擬望如瀟灑
秋來樵採人斫伐枝不盈把自擬經春和發榮且修雅
斬伐及根株萌芽亦已寡君子慎心意紛紛為誰者

東原晚歸

斜陽下平林予駕及巘嶂落花夾路飛蒼流復蕩漾
孤往多曠情迸發起高唱入城生暝色登堂尚微亮
兒童喜我歸逍遙薦家釀

叠翠樓聽歌

積翠翼雄堞微風入小樓嘉賓具來止侍兒復能謳
開窓軋琵琶遞渠遞鶯喉既愜莫春賞仍遂梓里求
調絕聽自且聲布人詎符何必廣陵散始知盧莫愁

答德充

吾弟江海士爽居多素心潛形稍徂躍擽翰播瑤音
結廬武亭北四圍花柳深坐嘯百念寂世慮安可侵
老我日相過細歌粲甫吟

臨潼逢孟舉人

過客臨潼道云是望之姪文采已驚人談論多古昔
握手不能去斜陽空竚立

長安病疥答郭侍御

長安苦蒸熱客遊多倦心攝養一違理乖沴隨見侵
雖有藥物具尚多發舌尋感勤感君意抱苦徒悲吟
明發定西遊唯君識德音

白石樓

我聞白石樓乃在太行下丹梯凌紫霄朱苑接巖鋪
盤鬱橫汾曲崔巍紫金叉斜煙蕩澗滿朝暉耀層屏
兩溪互縈帶千峯隨嚮宜巘屛萬翠列花柳四時明
平生喜遊眺誰可如孫登春中過函谷遂有渤澥行
徒懷南莊老安能愜初盟人事苦促迫三日滯虞鄉
雖有泛舟趣都無曾點狂回想王官谷新詩滿素墻
不識仲南姓徒懷詩思長便思與握手於時共徜徉
同遊誦其名知是南莊子故家有若人私為李公壽

翱翔翰墨場倏忽逾四紀不謂英俊姿尚在秦晉里
何當登此樓醉汝嵒橋梓三嘆發朝邑彌月與猶起
感君寄書至展轉愛君才欲見不可待空望白雲隈
吾有雙黃鶴飛飛自天來因從王子晉借之遊蓬萊
一去竟千載寥寥猶未迴迴時坐鶴背挈子臨高臺
先過竟嵩頂後憩弱水隈徐訪紫華君持此雙玉巵
吾意竟不徹君心幸勿改寄君白石吟惟君為予待

送呂幼通入京師

幼通終走北上以乃伯凡九川子之長功予
將西別於山中重識遠予切愛之方今之士所

貴在識而所難在器識則往無遺器則守
不易操此二者雖伊說且奭未可後也予昔
占仕籍常以此睎望當世君子矣願爲有遺
恨未嘗不嘆古道之罕臻而士行之不遂也
是日中秋已過光魄尚圓因與坐逆月升傍
午而罷情極興飛忽漫賦此詞調雖悲感慨
共焉所冀幼通益重且遠以為吾關中之光
而已夫識本於學才由諸量又吾幼通之所
宜念也

明月何皎皎團圓照中堂感君遠相過彩影共觴

斟酌忽亭午此意難遠忘贈君太山竹投君雙玉珩
豈但結情好還欲探微行盛年不常駐嘉木不重芳
節物互推易奄忽成老蒼于茲日以遠君途日以長
搓手對明月心爽神飛揚願君慎明德慰我以休光

飲酒

枯陽歷春夏萬木共推仍禾稼不成植蕣是雷雨竭
黎庶悉奔走忽作故鄉別爺娘鎖空房妻子中道絕
災聲動九天偃仆滿前徹官吏紛東來處處發草竊
斗粟多見奪凞陵況閭閻七月得時雨謳和萬口悅
匍匐耘晚田寧知畏炎熱方誇成事佳遽信波澤輟

遂及八月初天聽忽卑徹霖霖既雨勝夭喬各挺節
乘潤播來年舉世相拮据生意雖可觀尚恐恒陽譎
九月始滂沛劃與煩憂訣道路聞歡聲閭閻回氣色
把酒坐華門對史共行列自詡轉清整寧知有餔餟
大酌倏三斗對歌亦再闋食哉古帝欽稼穡哲后說
保茲殃災沴有位慎貪貸

整籍

三年困人事何曾理書帙鳥鼠白晝遊入門忽皆疾
架閣與傾覆點檢切中怵凌晨越覼標整頓倏終日
種類既品題編簡復齊一不但几案清幸靡萬一失

焚香坐望餘儼然成靜室平生風雅情殊以乖蹇室
進惟感歎生端坐還羨慨何如黔上翁翛翛獨閒逸

正月二日謁唐山墓

述德衍千祀恢猷歷無騫世抱既觸絜嗣複益貞昌
歲序倏已改皇運正隆康結茅遠城市眺景陟瞰岡
伀吟荷云可博賞寧圮妨對烏趾幽嵺歸焉復夷莊
國隨分致遂灘凝攬高嶺心靜百物冗事遊一瞬長
冲潛荷成壯垣璇隨彼狂凡弟喜咸至祖考儼如望
聯旅豈高尚緒業從攸行默虞偏未別亮往安可傷
鴻天守光笙和德允

陟百詣采旅從古念先派驅車各組雁濠佑獨光休
本物伏神祖循派緣彼周耀朱有前烈照丹無後侔
春陽何蔥蘢同爾為遂雖世情薄敦務古道獨清修
努力期令德珮迹賴長籌

植樹

此日春氣和萬木具含秀况我山林居園列頗成就
咨白盤厔來驅車扣圭竇白楊二百株緋纚栽其後
根繁生意多洊潤理宜茂倩人逑植之行列未差謬
雖愜靜者心尚祈后土祐澆灌分所勤盤踞晚應覯
結廬謝王後懷恩負時謬糊口聊秉耕舒形得佳岫
即非松菊場已逕榆柳舊但資歌嘯心絕勝笙竽奏

望拜掃者效宣城

驅車出南郊極目瑩兆滿楷錢相間飛哭聲天際斷
重淵白日迷笑言難更返生者徒悲心安知亡者怛

同諸公過滸西

春陽婉以和佳遊得名里柳絲搦搦柔重山夾明水
嘯歌夜未休况與衆君子芳園百卉熙弟子繁音起
感歎少年場生令佳興已行年同逝波心事比苦李
徒使觀者羨安知居者喜來日苟不多行樂自今始

九日滸西集

弭駕得茲曲後發來良宴賞心眺高陸馳情撫吟卷
會以天親集酌以懽悰偏併希共醉歸不惜明蟾現

滸西贈別明叔三首

三月詣茲曲八月今始復結轡送君歸投壺泛醽醁
風清懷抱優暑退涼氣淑我歌苦不長聊以詠幽獨
荒徑殘草多空堂蛛網覆豈無灑掃資紛糾在塵俗

其二

時日得君來開豁極心目夜坐對明月清談倒筐腹
方擬千日歡詎忍後期促餞子卓午天徘徊日西沒
眷戀勿復言去去保餘馥

其三

詩人古不易流靡及兹俗片言務剽竊侃侃遂騁足
還耕十三載安能愜吾欲覽子中秋篇翩然接華轂
大雅嘗在兹斯文有歸宿縈藻雖可珍雄渾乂未復
願言泝其源閑彼漢魏毒

步過泝西與諸弟宴

乂客尋踈思溪山餘斜陽却訪遲明發徒步過南莊
林木既葱蒨花卉復芬芳夭覩具來止爲宴列中堂
悠悠動絲竹秋秋捧瑤觴風和萬物暢旨酒如可嘗
東海有仙丘可聞不可望但願及時日骨肉自相將

吟水向清冷弄月下樆桑一醉杳然卧始知行樂長

泝西遊覽

瑩廈兵傾圮我來心惘然園木亂蓊翳澗花紛閑妍
掃徑坐庭下感昔意彌煎童僕鮮工力修葺竟誰先
把酒獨成醉因之歌此篇

與孟獨承之飲世壽堂

佳氣翊良會秩秩飲禮成絲竹動四座妖韶集重楹
舉觴對明月雙盤爲君傾諸君英邁士逸驥負高情
落拓辭世役遂築壺丘名今日忽相遇謳如瑶與瓊
相遇不相樂年歲汨以征醉者且莫去歌者請重賡
試舉一杯酒詎能陪賀卿

再宴世壽堂

服食鍊金汋效遠難遂成夾輔謐皇運將命或相停
因得謝人世閑戶理園榮苟遂偃息願可勝逸豫情
芳春列芭實淑陽啓朱明諸君惠然至今予感既生
蹤微泝城英条落常滿罌斟酌盡消滴嘯歌西日傾
逝水無返期壯夫懸令名但願樂相樂九丹藏所輕

對山草堂宴張太微胡蒙溪徐洞仙諸君子

好花不重榮嘉節已須臾但能恒對花何計冗與服
美酒對余香麗曲枕芳姝投汝雙車轄飲我三足觥

醉舞臨芳樹白日徘徊莫不珍金谷吟符美南山步
雲霞映碧池疑是武陵谿撫髯一長嘯花外亂鶯啼

泝東眺望

危崖若長函環異特中秘迴合上泝岐嘖薄下臨渭
泝沃草木榮氣滋苔蘚翠蒼煙縈紫旁白鷺聯芳遂
木秋見南山岑嵂若天墜時復生白雲覩之使心快
山居三十年筋力半銷瘁徒羨古人遊孰爽來日事
所以恭良覿其欲畢微志後會如可諧謂續城南記

登蒼翠樓眺望川原

我登蒼翠樓川原鬱迴合方喜風霧開倏見煙雲匝

直東看黃山三秦如堵圜興亡理甚惜念之凋朱顏
同把一尊酒勸君為君壽莫負當春遊人生若芻狗

經漆村覽有邰古蹟

我聞昔人言此即漢漆縣其東故有邰草木殊葱蒨
終南當面朝清渭過如練直北倚黃山逶迤控周甸
前望松楡場知是何王殿王蹟日以微氣色或隱見
西南慶善宮蔚當漆村面勝地遞變多往蹢寒彌眩
緊自虞夏來百祥具茲奠邑靈昔所庇諦此獨中羡

渭河泛舟

及渭日將午豆見終南峯挂帆若流電颯颯聞風松

別茲已三載逸思如酒釀倘過山中人願言褰高蹤

宴彭麓山房

南原樊白楊直上數千尺彷彿齊彭山不為后土揜
山房當其陰瀟灑殊曩昔置酒勸君飲慷慨盡三石
歲月不肯留人生豈常適試問華岡子誰見王維宅

同冢溪眺仙遊潭

我愛此潭水澄徹涵灝靈往在正德莫始與楊子經
于時雨初霽如列蒼翠屏既偕隱逸侶復有絲竹聆
或坐潭心石或泥澗上泠白雲半崖出奇觀空八溟
野叟投濁醪何嘗杯少停一聽激湍響身醉意靡醒
至今在心意矢將當小亭今辰同子來芳思浩難扃
共眺發孤詠嗟彼塔陰銘

丁亥春與王孟桑三君子同德充宴集

夜坐秉燭飲逍遙如阮公我本江海客諸子有長風
醉後卧聽曲逸興浩無窮明發我西邁何時還見同

贈唐明府二首

悠悠子行邁惻惻勞我思敦義稽古昔從容辱微辭
四境已絃誦庭彙何箴規非君揭高義頗予豈鍾期
咲言忽五祺緊別長此基握手暫言駐君子慎其儀

其二

客行謹程限控手滋紛憂相對不覺年語盡意難周
徒勤方寸懷安能久遲留君才過諸謝巖廊須見收
良驥不留景至珍當剡酬好為報明主令世識大猷

雷雨

雷雨一何厲達旦響未息屋漏注如淙階除忽淪匿
三伏膏澤稀赤日苦我穡方抱丘壑憂遂辱天地力
大田具沾足枝幹咸挺直喜極登高望畝畝相匝逼
既覩大勢成且無蝗蝻蝕歸來酌酒歌遠近動喜色
邦憶去年事悠悠感胸臆

十月十日

此日是兒生今年兒已死往時具酒筵歡慶美閭里
素帷當中庭淒風蕩旌軜我淚倏若雁兒音恍在耳
彷彿六旬人何意復丁此莊生逍遙篇亦具死生理
哀哉橋梓心千古詎能毀含痛斮茅茨不知盡移晷

五月二十二日桑死踰旬從子以其所為詩三
卷及雜著回文稿業覽悲悼之餘令之繕寫
成帙用寄渼陂先生為栞校定將圖入梓漫
成二詩以寫予懷

生兒望長成兒長吾已老自謂百事足詎知天橫早
兒童投故書頗獲兒遺稿文思頗蔵毅曲折未探討

豈若長吉名仍並鄭炎好造物忌瑰奇成性近靈瀨
一讀既一悲千讀則千懊倘假十年齡尚齊聖哲造
玄理杳莫測吾欲問穹昊

其二

兒氣甚宏逵必有丈夫容博識物豈眩逸思若風從
俯仰鮮中識奮迅有孤蹤苟能假天命辭為今詞宗
顧我忝明德神理奪所鍾英物且凋喪況云痴與慵
豈無子及臧尚虞用昭凶緒餘今似君煩將附恭雍

寄胡承之

我持桑落酒逐君黃山傍黃山有佳氣東逐海雲翔
抱奇不可售不如縱壺觴窮通細夫事安可皆老莊

行年

行年五十五百憂咸見隨堯舜負盛德子孫誰在今
縱酒謝時輩要知君子心人生行樂爾何得使愁侵

寄太微

太微神仙人住思遂雲上揮洒乾坤珍飄颻出塵鞅
進宦建章宮才名耦方仰萋菲反南山閉門却交往
我東遊華岑每過時臨訪麈麈話羲皇拂劍悲魍魎
或蒻火微原歌嘯翠蒼莽倚坐看雲生策杖聽泉響
遐矚遠不隔幽抱近彌想新霽起微凉何不謝紛攘

示孫逸人

昔遇王子喬謂君有仙骨邀遊三島中萬里一超忽
朝餐石門霞莫吸海陵月朱顏浥瑤輝宴樂安可歇
天上降玄鶴白日昇玉闕懶杏麻姑書況肯事干謁
我雖不適意逢君欲飛越

再浴郿塘

凌晨復臨泉淡且滌豈息玄靈理難測爽遂覺堪即
仙源自鳴漈那許居士蝕蕩漾含炎精滿洄印天邑
游泳恆性情修飾鮮工力尚計輸夏租稍具十夫食

和六物石室納凉二首

乘鶴遊弱水娥予乏仙骨策杖凌昆崙却恐中道蹶
夜夢九華君邀予至貝闕予非塵俗徒有志胡不竭
日抱炎蒸憂歲月去如突大還可服食聞子已綜核
果能愜余心長往孰能關覺來遊西巖洞室亦清越
方切志幽獨得君玩新月

其二

老境百慮息所好在山林況此洞室閟虛氛安可侵
閒無見芳碧遥遅聞鳴禽國之感宿好笑歌梁甫吟
丈夫志四海何人識此心所以夷與惠騃世懐高襟
日夕涼風發逸興拂西岑沽酒共斟酌惝無絲竹音
撫石卧煙霧聽子廣陵琴

石室漫興示六甥

鍊藥坐巖下鐘鳴已驚秋鄭公倡神汐後世焉能儔
我昔逢方平授訣至三洲始笑鄙俗事期君恣冥搜
長嘯還五嶽落落那可求

巖坂小酌

宿志愛山水竭來尋澗源旭日照蒼翠恍惚逰石門
激濤齧怒石終日聞雷諠策杖坐巖坂芳草鬱且蕃
長嘯震天宇小酌興彌煩醉慰聽樵唱悠悠不可言

贈羅員外

子從京國來坐我白雲舍手出華巖篇而殊有蘊藉
展讀三四過清新如鮑謝磊落數語間知君胸次大
呼僮饌雕胡桑落滿卮瀉握手笑謂君我非武陵人
但許樂相樂富貴如浮雲今日醉我酒明日送君去
後會若可期但覓白榆樹

贈任主事乂海

山居二十年未嘗見賓客秋莫邂逅君文彩甚彪赫
因讀治安書頗有古人意西遊過中道探囊出素冊
瓊瑰射人目殊會杳今昔再拜覩瑤章炳燦照光宅
欸君英妙時沐此滂沛澤究如聞都俞依稀見金石
握手私祝君丈夫志已獲尚宜踐所陳與世為表格

尹之先賁竹

虛堂挂翠筠玉濤滿壁起知君徹骨清志意特欣此
興劇須我題予好亦若爾回視桃李姿纔芳胡足齒

長安別熊侍御子脩

我東遊華山逢子長安陌喜見楊柳青共坐寒芳碧
梁落出名家斟酌杳今昔道合我二難情親欲千石
夕煙生遠林前楹指豊壁握手難久留知君有佳適
明年報
天子再赴仙掌席

送尹貞外之先

昔逢華陽君云為五帝使檢錄下九州為予泄玄秘
指點峨嵋傍謂有仙人氣仙人尹之先卓犖萬夫賢
吐氣成五色為世鼓朱絃絕調人莫知徒見春江篇
予亦遁世者聞之心灑然恨不遂一見相與定艸玄
天風自楚下吹落岐周前相見即相信今昔誠罕爲
欸洽苦不久俄赴
天子宣餞酒華門下逸興浩難傳

夢中麓子

積雨晦阡陸我車不可前徘徊望北堂迢迢横雲煙

退坐草堂下籬菊燦且妍節物忽將改引杯吟太玄
微醉體亦倦夢謁九華天仙人中麓子揖予出素編
云是廣成撰孰能叩真筌憶昔魏伯陽謂我骨當仙
苦遂世人好落魄武亭川緣業殆將滿數命或有然
始思欲刀圭却老覓長年語既執我手歡笑極周旋
振袖出兩藥光如朝日鮮浥彼松下露同吞各一圓
五內倏清爽神采非昔焉我居太白下君廬太山巔
參芝拾瑤草飡玉茹井蓮欲會但瞬息鸞鶴何翩翩
赤松作參伍王女侍几筵儵然萬物表世綱安可牽

聞涇野先生轉祭酒

皇明第八葉篤生堯舜君恭默啓元化臣鄰若龍雲
辟雍宋季後寥寥無所聞帝監獨旁徹乃及涇野濱
彝倫煥朝日奎壁懸玉文作人責身率舉世徒紛紜
蘇湖悉口耳安得望高芬得報喜如躍此官雖爾真
遲遲予哉從重聞歌放勳

對山集卷之七

七言古詩

丈夫行贈谷濟元兄令巴蜀

丈夫處世人莫知良驥在櫪空悲嘶仲尼相魯且不
稱來赤區區將若為昔予弱冠遊鄉校文章每出惟
君好遂與忘年二十春世人那得窺其妙今歲春官
君又歸暫同毛義慰親闈領邑不辭蜀道險作吏肯
令心事違科場自古滯豪傑子瞻何必青雲客會當
矯首待明光令人再覩揚風翮

送孫鏜

有客有客自河中春日訪予來武功手出長卷四五
軸凡所為贈皆鉅公羨君行年三十二能使世人知
姓字金殿羞言得奉時藍袍自惜風流事一旦京華
汗漫遊頓令齷齪埋高致聞君家世將英武勝積詩
書勸學古勵志須令竭死生成名異必慚四房君不
見首陽山頭雪如銀人生那討百年身君將此義從
容去寧愧當時采薇人

相思行

相思雖深相見難於君況是長年別高義驚聞貧賤
初深情遂許金蘭結三點誰知下惠賢幽居未黍東

方棨忽然感歎欲寒衣豈意逢君洛陽陌頗謂能詩
野鶴心不堪猶有雲泥隔河潤汎懼外人情東施豈
是傾城色含笑長歌策杖來三徑黄花半欲開沽酒
鳴絃謝人世爾曹碌碌何有哉

送馬天瑞還京

庚申長安一見君知君氣蓋千人軍正德八年定蜀
賊延綏從兒豺虎群此時
天子方西顧名公才將屯如雲君從制帥道經過老
眼拂拭知建勲果然三月破綿漢遂令巴蜀無妖氛
渭水秦山壯氣迴金臺回首益崔嵬相逢意氣還如
昔愧爾經邦濟世才

元夜見肯歌者李寶賈謐賈勝

教坊子弟幾人好獨有賸謐與李寶十年不識五音
清一奏真令百憂掃幽居頗乏杯酒勞靜中却喜見
爾曹衣衫鶉結不蓋膝自覺氣妙心神高晝盡夜深
月將落猶惜知音促絃作我心感之雙淚流爾曹豈
係無依托古來志士咸若茲知已難逢老溝壑中之
所負安肯索

秋風詞

長安道上秋風起吹入青門草蕭冷客子携琴燕趙

來一感秋風心欲死鳴鞭躍馬過我前那堪杯酒重留連酒酣氣發百志奮談笑須臾空百年生中歎爾壯士心人事何勞問古今張蒼亦能論刑法君平徒然卜六壬仲尼治國苦不稱曾參事母猶難信時勢推人著處生英雄遇抑常逢鈍南山磊磊雲氣橫寒泉濔濔終日鳴請君拂袖謝人世與爾常為谷口耕

贈王顯之

壬申以來兵事煩并州一帶如疥肘
皇上憂勤厲萬機群公感激殊奔走不刺禿廝入冠初番漢生靈若摧朽丙寅古來有事無關梁阻塞三

年久耕牧誰能出近郊晚遲何曾見升斗糠粟甘心買火妻積死顏欲如閼阜徒使將軍覓健兒骨鋑安能祭身手西州豪傑王顯之受命觀風自分守查覈須令極細微扶持豈肯辭傾仆彭公開府大軍來每事常稱濟世才精衆偶爾數十萬軍門氣色從此開二臧潛走陰山窟赤斤罕東如破竹擲耜遂能闢草萊牛馬何須論山谷經畧真令北海空勘撒那北邊情服古來志士各有懷天下蒼生豈無福遇者宜大抵延綏縱橫千里人煙淨天子宵衣發虎符元戎中夜傳軍令徹塞徒聞哭泣聲當闢誰殄殘胡命法度雖存人事乖內備疎虞外何杭北虜終能作內怨諸公慎勿重留連果能司馬安邊策好稱天官破虜年

寄劉朝宗氏

吾觀蒼梧之東有巨澤萬里一瞬誠叵測又聞北穹幽都古與壤四方六合同遡向風氣況當明盛時自然蘊蓄生高尚子亦西秦古狂客羨子尋常獨豪放義氣今無匏叔牙風流故數陶元亮乾坤賦物原不私賢哲屑時各有之騏驎雖屈逍遙心俠客猶擅慷慨辭錦本漢代執金吾貴盛豪華昔所無君子落拓近亦少將相勳名豈自圖感君深意勸君保欲見難

為路途杳短歌微吟雖不長寄君聊見當年好

邯鄲美人歌

蘭氏小姬名鳳笙邯鄲美人獨擅名等閑一見萬金賤何況逍遙翡翠屏精神婉孌性情適自恨生身楊柳陌陌上羞看遊冶郎鏡中愁作當眉碧學得秦箏不肯彈却將針指奏齊紈鴛鴦刺就勝先斷捲却銀牀獨自嘆

秋雨吟

十日一晴晴復陰斜風細雨何浸淫山根泥滑寸薪貴水面苔生平地深神怒天權或如此已看百穀半

將死饑寒盜賊者處生誅斬翻覆亂兵起徵求無度
民自難諸公徒爾嘆徵官豺狠當道捕不得紛紛法
令何足觀忽憶成化甲辰歲公私充困綱維紊
皇帝臨軒發禁錢細民尚作溝壑殍況復艱難至此
時
九重深嚴那得知臺諫徒陳利害策閭閻不見寧息
期斗粟尺布命所直吏促官輸轉相逼甘肅縱橫土
魯番商洛紛紜織染給中丞受詔不敢來此地生靈
一何極嗚呼斯民天所生州縣相看何太慳
祖宗宏業操千古

陛下神武復英明一朝收取首惡者會見爾曹斃眼
清

送劉伯序

結歷遠人世倏忽將十年我心非土木安能忘時賢
君家豪奕世無有我意私君今已久豈意今朝携手
進笑談若遺風雲走令君歸去赴岷城恨不同君萬
里行青門碧草意亦白紫綬黃冠非兩情我歌雖好
人難聽歌以贈君非漫興烹鷄炊黍事總佳翥鳳騫
鵬有誰亞君不見英雄遇事若等閑世道升沉瞬息
間請君但醉葡萄酒丈夫勳業在朱顏

送吳愼之令銅梁

憶昔與子遊鄉學裋褐彩影俱總角千人過眼無一
堪私擬君才當穎脫以茲常聽萬里鳴豈意蕭條飯
蔬藿我昔應時官翰林世間名士空相惜轉覺君才
近所無垂老科場意羞縮奮迅因求勾漏閒聲華燁
燁今非非丈夫昂昂人世間要使氣量青天闊
國家名公不可數俱向專城事民瘼君不見漢庭黃
霸與魯恭至今名與天地何況當時為列公

寄張士元

黃金臺上雲依依黃金臺下水瀰瀰臣今萬里去辛

苦安可辭但願
陛下壽萬歲使臣萬里無遺恩
祖宗洪業除天地尺地皆土入咸臣之斬刈流徙惟
上所為遊方炎炎有肉不可食有酒不可危況臣侍從
遊文墀心之彷徨豈在此惟願
陛下有長期
陛下神聖古帝少臣心不為遊方老

王仁瑞梅花詩

十月君來游西口手出新詩百餘首苦詠梅花不肯
休奇怪妖嫻體俱有君才倜儻眼底稀揮毫時遣較

報虎志士遲窮首所難美爾豪華幾休斗近聞東訪
楊俠君長安車焉動如雲杯酒相逢休極意世上萬
人徒紛紜不如早踏雲驄去醉我東山翡翠裙

喜王郎再過

王郎再自府城來敝車羸馬心恢恢自言進宴徧㙮
省四座群公皆服才笑談之下走吏胥磬欬未盡春
風開此語雖狂苦不妄可惜王郎無所栽勸郎舉措
休馳驟行履不疵閭里惡以爾聰明倜儻懷何必忽
忽若朝露少年嗤笑取科甲榜中之人誰比數遲徂
事已死卯休世上勲名乃天杙犴中駟馬雖可依䍜
水烹魚理當悟笠君深居華閣千觴酒看花守玄素

從軍行

烽火西傳虜騎來天王按劍雪山摧將軍裂眦沓一
戰旌旗蔽日雲氣迴朔風獵獵天山遠曾冰鑿石交
河斷材官爭取可汗頭諸君肯放明王返功成不日
詔永明賞賜先推飛騎營驍騰俱封二千戶錦衣朱
纓義氣橫聲名絡繹傳鄉邑甲第崢嶸開上京回頭
笑殺魯連子白髮龍鍾空一生

驄馬行

漢朝御史大襟力丞相尚書果難及一朝直指持斧

來十道爭聞寃鬼泣高帝朝儀本叔孫孝武英明體
面尊窮兵黷武盜賊起酷吏得志黔首屯蒼生本是
肴沾千衣繡來驄萬人靡長吏揮斥不敢前父兄煩
赫門如蟻夜夜朝朝乘事鋭然歌代舜審嫖姚勢至
此逆收請室烏散雲飛百事消

秋雨嘆三首

崩墻壞壁人夜號比鄰處處通波濤明燈執益待天
曙片雲浮來聲益號富家或能飽鷄黍嗟嗟奈此貧
兒背持椽為薪地為粥斗粟千錢肯相鬻
原上官道泥已深原下卑濕人怎禁四方極目盡明
水野菜可飡何處尋絢金餉劍塞筋力窮客逢迎甚
胸臆安得大禹鑿九州更使蒼生免昏墊
此雨初晴人亦狂為能洗却煩蒸凉那知狠藉遂如
此積陰欝欝行坐妨兒童階下戲舟楫風動檣帆行
獵獵不知何日墜蓮房亂向波心逐蓮葉

寄滕子冲

戊辰與子別京國一別十年如頃刻野人心性百事
慵尺書未入揚雄宅丈夫豪氣九鼎輕六品微官有
何得吾子風流近代稀新詩首首追曹植鵬飛鳳翥
變化殊龍挂蛟騰果安極有懷欲語誰可知尋常思

汝心如寮山東李夢弼河間李宗易人來往往寄我
書詩自為詩如絡繹民悚昨日信亦至獨怪爾錫非
襲昔在嵩山西消息無粹夫河內蔣尤赫數君才名
先後無義氣上與雲霄浮愧我齷齪只飲酒未能彷
彿身後圖前日客從嵩西過歷誦諸君有程課此意
甭條久不開私心豈但同年賀廊廟山林各有懷好
景不常時易蹉願君努力思古人人生當作萬年身
有才上可報
明主坐令四海承經綸嵩西山水亦非惡斷壁懸崖
何磊落終南太白走其下涓涓洴瀠而相錯秋來朝

夕雲氣横喬木森森鳴鳥雀中情渺渺何所攖舊日
粗豪心漸薄或向西河學釣魚或向東原訪隱居割
雞飲如墊跣足蓬頭奚愧怍譬如野鶩山雞被樊縶
一朝脫翅向空山玉桂金羹肯輕集達亦無所欲窮
亦無所苦我曹心事久不白禿頭安能為君數去年
二月經紫閣帷石鶯湍陋天姥其下一里秦草堂古
人題詠横如堵此時思欲與君遊擊筑徜徉歌石鼓
有時策杖瀑布間有時坐遠皜高岵此意寥寥不復
同因君歎息淚如雨

李節婦歌

鄉縣士大夫欲推李銳妻之節於其里予用之
引紀叔姬卒酅之事謂不在厥口因賦小詩
辯焉齊之國紀也紀侯命弟紀季以酅入齊
求存於五廟由紀侯大國之後八八年而紀
侯死叔姬以紀宗廟由酅始遂歸居酅以奉
紀祀蓋有酅則姬得以死國與其妻欲死家
而不可得者其事蓋不同也而以此例之哉
銳死父文固挈家就選遂盡貨其田宅嘗是
時銳妻雖欲如叔姬之居酅得乎成化甲辰
之秋關中老弱相食父子兄弟散於四方雖

婦人無歸我當歸之宗周父母心死兄翁萬
然無存幸伯兄齊祿在故銳妻往祿雖借賃
而居亦異諸他人之室也今以叔姬之事例
之不知節婦之事於叔姬何不同也叔姬邦
君之夫人有與君同死社稷之義節婦庶民
之妻居無定業朝賃夕攻又上制於舅姑蹤
雖不同而心事一也夫道以無垢是尊婦以
潔身為操聖人之立教求其如是而已人豈
不欲盡年夫室以明婦人之義哉然翁姑怒
而去矣田宅盡矣欲死則弱息任抱圖存則

兄弟具逺加以年歲饑饉死者相藉使叔姬
於此亦將若之何哉婦人不出閨門竇氏二
女死於巖下彼巖下豈其家也苟無汚其身
而已矣此匹人之妻安可與邦君夫人比也
匡章之不孝非孟子之辯後世何明大抵予
之所著憂君子之論不明于時而已

武功節婦李銳妻節操直與青天齊夫子舅姑苦欲
嫁不從見逐何所棲阿舅從去賣田畝妻孥俱作煢
煢走悲號隕絶夫塚邊血淚如波心欲割遺息在抱
求死難欲守夫家豈能守吞聲自貨宗人居夜紡績

織苟糊口辛勤匍匐二十載息兒成長爲人婦三十
年餘舅死官姑來置屋比舊寛小叔家口自逼反豈
容老嫗供姑飱紀侯去國紀季在叔姬故與劉宗對
先後不免舅姑嗔立錐無地腸空碎小叔近又賣新
屋西入汧陽不復東身計蕭條兄弟踈安得不就寡
女宿廢民自與邦君殊貧人貨鬻何弗居南里冢史
苦執禮豈未盡諸胡氏書桓公元年紀巳按宗廟所
繫情雖愁三年遣季存餘劉吾君既死身安極所以
歸劉死宗廟謂劉如紀心所悼柰人鮮義自古然父
子尚有耰鋤較尋常豈異不顧細區區婪婦爾何人

再孝婦歌

姑未老夫已亡事姑惟恐姑心傷妾幸不死得事姑
姑病經年惟妾扶但得姑好妾常侍那惜此身成骨
枯可憐阿母死時語願汝有婦還似汝不見賢郎喪
汝時三載居廬不出戶

雲將軍蓋水歌

誰將此水挂堂壁春風微動波濤鳴光明閃爍對天
日浩蕩不息朝東傾西閫將軍妙齡客英武桓桓獨
心恍他日龍荒破虜時看爾風雲千載色

丹廬篇三首

客子有語予談黃白術者殊衆厥旨因賦三
篇示之

丹廬煌煌神德居勤以煉之道所須素女抱珠光陸
離青衣公子誠嫩匹洞房清瑩蕙帳弛釦以玉鑰嚴
扃扉四厗溫溫春風遲兩七勿爵丹巳基徐出深閨
正容儀金鑪烈烈炎火馳承父之緒繼靈兒愼保護
之候良期兒復純大燦有輝修飾冠蓋過里閭長孫
肖祖性柔懿淬機滌蕩肌若脂姦斯詵詵爾軒埠世
德透迤安可涯黃赤白黑守境隅分限整齊誰敢離
九九既畢神化奇五金值之變本軀騄驚駕鳳恣所

如千秋萬歲天與齊

其二

鉛晶既離神明希強以配對志化機男女孳孕各有宜氣血勝負精何施大樸既散元氣飛君欲用之事反殊白為金精黑水基玄含黃芽原始初白黑混沌入鼓池七日不報真裹君被褐懷玉識絕奇采之合丹靈有餘升降損遯必節徐慎毋鹵莽為鬼噬吞啗既足審所趨毫髮靡謬道乃夷千百鍊之堅不移是為道樞任汝之性上為之凡三華鉛氣盡剝靈漸肥爲杯一貫理詎渝準繩木造君勿為爐火之亦鉛汞

志學此玄理君何師

其三

火記六百盡微言子欲煉之須得傳二氣方媾宜自然慎勿暴迫令有愆梓風暖日古所賢詰責貌錄察機權纖芥不正晦吝縣亙復兩七定始先均齊諦視轉精妍滌以上池俾真純若孩在抱母已捐配以姹女投赤門再取再配慎勿寘再再鎔之無憚煩鉛晶銷絕体還乾點化澆漓唯汝使宗枝從此稱底蒂百千萬億如景旋前後法度各有玄子若違之功不延丹砂效此勿迷眩事既瑩潔效亦然大丹爐火體相違則而象之令子仙

十九日即事

養雛自恨羽翼短翼長飛去豈思返老烏日斷東南枝白日青天一何遠尾禿唇焦徒自啼啼殺老烏雛詎知顧雛養雛還勝雛慎勿餒餵如老烏

十六日聞張甥之訃

於戲人生百歲火適意為樂幾時凶變生頭禿齒豁復丁此兒女之際胡為情生女必欲嫁好婿此婿此才誰與京文章欲窺班馬户盛代科場先得名共和不貲意安合茅通因心人詎能三十二歲倏珍藏我

口不語心獨鬱遺汝大人有志欲辛苦生男安所成孤兒嗷嗷雙女泣死者不聞生者悒親戚哀致豈藏性天高地厚嗟何及強嘗藥嘗且隨人背食粗糲甘若審青柴之子忽如此痛苦在心情可已憶當西堂群試時等閑所作俱高致含弘那許世情移見者都誇公輔器此日重淵喚不回地下修文豈虛謂我歌欲轉音復哀鬼神有靈安在哉百年過眼若旦夕汝志不伸人盡惜幽懷咄咄欲寐難城烏伊啞東方白

四月三十日雨示德充

昨日有雨塵不洒今日雨多雲更長遲天四望無寸

碧野人稼穡何所妨吾聞江淮人相食父子不保況
路傍關中雖無橫歛若邊餉轉輸日相望麥豆斗為
風雨蝕我秋未布人皇皇晨與東出望雲氣晴天赤
日心自傷千歎萬息日將昃天風不動無影黑須臾
雨脚下平地瀝瀉何啻萬馬力向夕雖看懸溜微達
旦霏霏雨如織巷閭優渥遍九土倏忽之間信難測
天地之德本好生火塊豈厭物生成入身落逆百體
滯氣運所生誰可明豈年弗倫歎時極却與造化生
撓捨安得官長息雖後令此黔首俱深耕禁侈薄斂
又自足何必義命與長平

有所思

有所思兮乃在天一方徘徊不可見反復令心傷秋
雨霏霏庭院空思逢君兮君莫逢流蘇羅帶那復展
階下梧桐生悲風

西谿醉歌

西谿草堂春水深西谿主人谿上吟割鷄把酒勸客
醉少小幾時衰老侵朱顏白日休自負請君試看芳
春林我聞此語倍感激世上幾人如此心明朝何不
出美酒更與東眺華山岑

東山圖

張侯風致人所無走使示我東山圖展玩數四信絕
筆問君此物奚來乎懸崖撒石幾千仞鳴泉遠自天
河噴衝波飛沫沉日光松料參徊與天近江東夫子
廊廟材何心苦愛此山遁海內搶攘胥犇乘强臣雜
虜發神霄志士猶慷慨異代悲英雄況觀當時運豪華
紛紛左右軍雄名實皆動愁人不若恣意向巖壑閑
窺石壁静怡神洞房露下空肯滑松徑春深花鳥馴
此時坐嘯樂已極況有娥眉翡翠裙娥眉翡翠殊妖
冶急管繁絃曲難寫浮雲欲住芳草青萬態千嬌益
瀟灑前遮後擁迤邐陳可憐歲月如飄瓦襟期未與

世推移羅綺寧關身用舍新亭手板壁後兵始信時
危須大雅張侯收此豈無意人情所愛皆身似傳學
期登白虎堂成名却掌中年事撫卷因生感慨遂
寫長歌為君寄

聽韓景文彈琵琶

關西弟子彈琵琶武氏成名已三世勝死忠老傳授
稀尚肯已近六十二要妙誓不教女兒精微安肯輸
同事武功少年韓景文杳撥檀槽酷能似然打鉤挑
色色精調停布置俱神異大曲渾涵小曲嬌群宮眾
調無竅避始知絕藝本天成誰云末技非難致清秋

八月賓客來尊俎未列管絃開立酌侍歌兩三醆此
聲一出人盡駭倉皇微吟柔柔底涑竹乍裂洪圖限
遊蜂逐萼遠不歇曲曲領回縈繁更催千山夜落九天
雨空谷朝驚三月雷悠揚拂棹轉相勝開喝遞互清
且哀鐵騎横來長樂坂神女坐對陽雲臺閑庭翻絮
去閃爍絶壑墮石來硐磈曲曲宛轉意態别三百四
十猶往回憶昔京華公宴日教坊子弟紛紛出三院
都輸張學彈數年頗會聲音态以此常誇武氏高汝
今操縱如畫一夜深客辭滯雙更四座嗟咨未忍行
曲終更奏不知旦戶外驚聞繁雀鳴

蜀山峨峨

蜀山峨峨漢水湔湔兒來既不易兒去誠巴難嗚呼
皇天奪我老母使我倉皇奔逐不得前拊心欲訴誰
可言我父舍義早長逝恨不終日侍母邊南山可摧
海可涸此身煢煢往安托

傷軹軹可久之子族之子姓莫強焉讀書習禮
駁為成人倏爾告亡涕泗交頤哭之以詩志
子傷也

吾宗有孫子玉實光嶙峋總好紙墨事敏捷如有神
温克過諸父私為予所珍緝學綠野志寒暑奮忠直

欲追先民大美不覺乃天折使我痛哭聞者辛汝死
不復作我哀誰可陳少年弱冠隨恨録衰兒弟哭
聲直上干清旻埋玉於土幾時出荒郊日落惟孤墳
孤墳三尺生秋草愁殺東西南北人

瑞州太守行

瑞州太守鄺廷瑞瑞至之日賊方熾手無寸鐵兵衛
空徤兒聞警皆逃避郡吏不敢更趨承苦諫當虞身
後事四境安危係此身太守一逃何以徇當衛一呼
士爭奮始信英雄氣有神賊兵星散城已保轉顧因
知寇所巧焚破桐與欽近民賊失所資如逝鳥至今
瑞郡立生祠君與劉侯如在茲丈夫尋常瀬鍾鼎毀
黎升沉何足疑嗟嗟貝錦者誰子謗君者使君名起
盍棺事定古所傳才去幾時民若此天道恢恢監獨
明區區豎子胡為爾

送席給事彖判夷陵

扶輿之內惟人最靈禮義所關品物乃成四維弗張
人滅天須細娛弗忌君子是兢一綫不絶其幾豈輕
今夕何夕與子邂逅握手述志嘉言盈庭感君之意
慰我平生酌子以大斗燕之以椎鳴聞君遷謫萬里
去君懷磊落令吾驚湘潦之賦賈生平屈平而傷情

忠臣之死志不滅况此芥蔕何所傷斯文脈底掃地
盡蹊徑往往倫高名我肉可裂舌不可轉兮吾不如
妾婦背非面是而求榮譽如已墜而復起已死而復
生精意在與上帝許兮天寧不監臣之忠誠夷陵山
水亦改色嗟芳真道路汗青君不見長安道上紅塵
起千秋萬古來不歇誰見當時浮薄子

席侍御過予言乃兄方伯公少時夢浯江漲落
得碑刻曰三仲聯芳未幾方伯公登第又二
年季弟給事君與侍御君相繼亦第位既顯
須名復芳烈夢之足徵有若是者因辟公之
賦何而賦之

席侍御温以貞方伯之弟給事兄乎出一卷皆鉅作
授我讀之嘆且驚侍嶽之夢古所信掌夢况是周官
名精誠契合理自異靈氣萃會寧肯輕高科顯宦世
雖有豈若君家昆與季出特次第傳令聲山可摧兮
地可裂此聲千古恒光明方伯長厚近未覩雄文絶
勢鳴西土給中初官骨鯁聞世間男子誰比數况君
新自翰林除風骨飄飄氣如虎片言已識冰蘗心終
身肯放鯨鯢侮蜀中累代擅賢豪不似君家兄弟曾
袖中長劍光如許幸掃攙搶翊　聖朝

青門歌

人生會少離別多握手送君君若何青門芳草四滿
灞蒼涓素漾生愁波今日送君歸何日望君至嗟君
磊落人紛華亦何事長亭山色遠近開與君酌酒願
君醉此去當為遠別離離愁淡淡心如碎楊柳青青
知為誰鳴泉日日挽歸騎歌者且勿停行者且暫憇
灞陵橋上西日馳朱顔那許人恒駐君才特達近所
稀許身當作青雲器况兹先後被恩私閥閱崎嶇茂
群貴從來將相出名家涔魚鮠鮒空相覷願君拂拭
星斗文莫使壓氛等閑蔽離別難難兒女情行藏頗
淡英雄事酒酣長揖各自歸明日相思渺無際

世爵堂宴歌湖子

故人在眼幾人是今日見君心欲酸西堂設宴奉高
會佳期古來誠已難笙遊慷慨竟不欲老去風流還
白歎長生有訣未一試頓令白髮稚朱顔仲連豈是
魯男子孫登寧愧石門山危酒奉君為君壽笑絃瑣
瑣何足言

憶昔行

憶昔同子雲霄上志意逍遥隨所向豈知今日老會
來臨風握手增悽愴邊城七月秋風寒大河蕩蕩無

殺滿君今西馬甘泉去撲卯胡沙行路難

玉女泉

玉女泉西有石室水落龍淨疲滴滴欠殺東京馬伸
長駐此何為忽飄逸平生搖悵縣縣竹數十翄眉列
華星泉頭習習秋風生不見當時環珮聲古来大美
小難姤愛爾千年文學名

對山集卷之八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九

七言古詩

將餞明叔值公垂至不果先寄明叔

欲餞美人諸彭蘢更值故人来游西鼗與已駕復白
咲咲已入門還索題歲來烏雀噪不止豈憶佳期忽
如此呼兒滿拂開東堂洮酒徘徊意躊躇人生會合
誠獨難誰謂紆途合夲開東谷主人且微懇明日共
汝遊南山

華山篇

華山高兮幾千仞㸌㸌文紋日橫北嶺中有仙人受靈
藥刀圭入口壽萬年大方先生紫霞吏下滿尚有雲
霄思榮名恥逐世人機高風獨耿昭明世歸隱忽經
三十春賢郎頭角更驚人文章已可掇
明主林壑何妨自在身關君欲訪蓬萊秘萬里天風
豈難致歸時尚過華山頭與君却話希夷事

岐東宅聽歌

予醉鳳泉酒汝歌羽調詞調聲轉迫已知興過度綴
令歷白奇岐東主人書賓客留我更出黃金卮。金卮
更出從何始千呼萬喚金陵子綺筵鄰鋪氍毹香
塵細逐雕梁起仙姿豈用粉黛粧羅衣不受東風麾

坐客徒驚王貌無當歌誰辨希聲美岐東岐東君自
知此子此歌今我疑不知東山謝安石所携與此誰
妍媸

驪場村

渭南西北驪塲村無數桃花閉荜門高陵到此已卓
午滿路風沙愁斷魂去縣尚有三十里僕夫嗷嗷默
相語地慘天愁行路難豈知主人心更苦五字先拚
數莖鬚千金不及步兵厨太微處士與悵閣高風常
俟城西隅何時身坐少陵洞共潔細倒水晶壺

題王秀才牡丹圖

何日到吾家牡丹庭著花開圖一見與已發遲似當
年安紫霞雕欄不受春風抑綠葉紅葩舞風力終日
迴旋不肯休根株苦被丹青匿遠路遣迴銷客心夢
魂惟在草堂陰牡丹牡丹吾語汝三月八日始穀雨

夜宴孝夫宅

憶昔正統天順間渭南薛丈同先子關内通稱夫子
名二老實為天下士以此通家數十年善行嘉言特
在耳後嗣全如兄弟親前脩自篤謙恭禮往歲逢君
巴蜀歸厚意遲遲還若此愧我疎慵未敢當聞君談
論心私喜

盛世自宜英邁人迂儒豈識經綸理蕭望難居侍從
官賈生肯與絳灌比司馬逍遥忽見疑誰知中道生
要非治君無能返與才看花尚切群公齒丘壑徒深

社稷臺

廟堂獨愁乾坤否荼荼間逆火華岑逢迎幸辱賢橋
梓儕于那知感慨生所歌不貴稀聲起君臣之義君
莫忘復期三月下和陽用舍自為大臣事頭觔豈為
吾道妨君不見崑崙黄河天上來銀濤雪浪如山摧
不遺涓滴盡入海誰謂海門閉不開

南谿泉池歌

此池故無許今来心自疑泉源不為后土抑特與幽
人扶勝奇水此主人冰雪姿携我每來遊此池往時
坐弄已適意卯日行吟尤所宜玄雲本白灝天垠佳
處獨令豪俊知君不見泰嶺以南水無數洶湧潏蕩
誰更嗟愚公之溪一掬耳此水此名非公誰

閻家渡同呂王二君作

美人約我遊湯泉明日同之清渭川日中我抵閻家
渡不見美人心自憐嘉與太守清狂客肯使相逢倉
卒還天昏雲暗古道澁思君不來空佇立金街白馬
中夜嘶青萼碧碗嗟何及達旦不寐芳意衰空庭露

山谷溟溟明星漸低人漸喧起來翹首望西原原頭
不見車馬下戶外空聞鴟鴞繁

南墅草堂

南墅草堂春可憐我來坐之心灑然名花芳草秀如
織翠壁蒼崖當坐懸主人本是清狂客築居故與塵
氛隔興來吟望夕未休索心端思誰能刑坐間嘆汝
青雲姿正好彈冠向盛時胸中已富萬卷射策君
門誰更奇何為苦向此中隱笑殺長安輕薄兒君家
閥閱世無比裏發高風貫古史兩兒一朝並雲霄憐
君尚且就桑梓　天子垂神需俊才諸生命駕秋風

裏何有四風起殺兩豈獨光輝照閭里

陌底

陌底之南河北隈木末駢駢雙騎來裘與敲訟意益
攜手出新詩若瓊瑰高陵夫子韻君此俗易風移世
莫比以我十年不覯情相見何須論屈匪

王總制維綱凱還歌

秋風清秋草黃胡馬橫飛膕河梁材官奮擊胡馬盡
幕下生致月氏王憶昔先皇全盛時六龍結駕親出
師朔方徒兒佩金虎人人思奪胡馬騎胡來趯趯其
旋如雷萬夫發弩不能一摧豈知神武本不殺喜功

不至胡為哉吾聞天子之守在四夷爪牙之士皆能
熊朝中但有荊山老莫怕邊風背波涼

春莫嘆

今日復春莫芳華能幾時今人不見昔人樂今人之
樂昔豈知歲泉沸沸汨翠微我坐溪頭看絮飛禮關
休約杏無定明日相逢安可知去年設作華山客對
食不能心自惜此時空作山中人開情人事仍相迫
昔憶同袍三四君郎有稀猶誰更開不如殺雞飲美
酒醉時遙望南山雲

答太微游西行

紺歷市場徒欲食其力世人那能知謂我謝親懶

平生無遐思長往將安極種樹森森高標天栽花護
春多穠色猗使徜徉終此身敢向長天振嘆其諸君
義氣如古人勗予幽谷帶芳春興豪擲悍三百里筆
落欲掃千人軍君和紫芝之曲我草北山文居夕日夕
雲霞動嘯弄清波漾絲紋盧女當絃歌白紵飛花飄
上石榴裙於時君醉我起舞空林鶯燕如相語眼底
韶華取次休人生適意能幾許往者閒遊翰墨場羣
公以我似班楊雕蟲徒使為身累安知山林歲月有
此長我家桑落近所少與君斟酌各千觴安石東山

已塵蹟後人詎識吾曹任君不見葛洪苦恭不死藥
從今紅顏坐消爍長生有法遇者難不如逢眼先行
樂逝水無殞波胥魚無縱躍徘徊歌汝浙西行却把
空報笑東郭

浙東謠蜀

我非漢陰叟灌園泞水東處世本無機巧心胡為桔
槔懸此中園丁再拜向我語此意千古誰可通舟車
亦是古帝作胡不辭去存古風言者自有託請者自
無窮坂泉之戰至今誦安用區區矢與弓

九月十九日出過浙西

以對山集卷之九　六

老夫今日來浙西浙西景物何淒淒庭垣半倒皆地
折孤烏啾啾深樹啼昔余治此望終老常携稚子尋
梨棗二十年來百志違山妻謝去兒役夭遺我伶丁
樂思無此身雖存骨肉疎行吟水際力已憊況說能
生千里駒憶昔弘治歲己卯山妻結髮慈惝好兒女
滿前歡笑多朝夕承顏更何憾今日荼毒結我腸萬
事過眼俱草草繁憂苦人驅遣難因攜籃輿過此間
那知破碎忽如此今予坐嘆淚潸潸

古人慎恒節行

古人慎恒節今人重虛名蓋棺事乃定虛名終底成
年譜家乘死後物人人傳刻人人輕那知身去事委
地蛛網脩門親者避製作徒為覆瓿資豈辭真似兒
童戲臨風三嘆欲語羞丈夫處世何須是請看李杜
僅窮徒千秋萬古安能潾

答趙翁

爾本幽棲者訪予何太頻共坐感君意因出浙西春
浙西春酒世難得與君對酌敘情親昔年李白在宣
閩往來惟愛敬亭人丈夫心事遠難說看爾豈是尋
常倫明朝莫惜再相過尚有甕頭三斗醇

雨晴

以對山集卷之九　七

雨中看山好雨過山益佳笑予愛山久成癖竟日偃
蹇坐山齋山色濃淡俱有態變化不但雲與霧此身
安能生羽翼冈之南去覓丹崖神仙雖有法未得玄
鶴安肯降我階唯待勾漏鍊砂熟却共盧敖遊月街

費時懋竹屏歌

君家竹樹上千霄喜予東邁時能至戶牖常看拂翠
雲庭階每坐生芳思個中主人逸火姿風流磊落誰
能似賓客如逢蕭史來憑君莫話乘鸞事

送尹員外還蜀

去年五月二十二送君北躍朝天轡今年此日君復

來更覺君懐有幽致豪俊逢時自古難羡君俟爾陵
清班苦心高節通明主鄙士貪夫俱厚顔坐我前除
話今昔頓令涸澤生波瀾君歸梓里晝衣錦不但光
輝照庭寢重來應是莫秋天再向西堂邀月飲

效賦長安美人歌

長安美人十七八長安陌上車軋軋錦衣穀袴坐樓
頭水精為簾玉為闌琵琶一撥心緒煩秦箏梁州淚
巴彈春門公子人如玉宛西寶馬金作鞍尋聲走上
樓中覔容語幽情附耳侍酒盃未醉羅幃暖一時已
盡如花顔可憐會少別離多別去匆匆二十年客華

銷盡不知處夜夜深閨空自憐

短歌行

青樓下瞷垂揚道紅粧結伴尋芳艸脩眉照月翠雙
彎杏撥琵琶笑春早五陵年少賤黄金一聽嬌歌意
使深千金願買芙蓉幕不願千金願一心須臾樂盡
夜向白歎去悲生心脉脉人生拘束朱顔飛靡羡幽
州胡馬客

送符上玉

太白蒼蒼渭波碧空林烟暝朱綠剌歸期應在菊花
天酌酒相看意安極此別與君心事違岐路紛紛欲

語誰相思每到曙光出愁見階前芳艸菲

別客

別君東去君馬遲白日青春安所之携樽酌酒古城
下急管繁絃心轉悲君不見世之男子重交誼忽謾
看時舊情異不如水邊楊柳枝年去年來綠相似

晚行灞水

昔行灞水踏芳艸今行灞水雪皓皓人生栖泊少定
時北去南來何潦倒瞑色遥看下漢宫彤雲又見起
新豐征夫有淚怕欲落欲行不行悲別風君不見道
傍古墓半與北邙如足當年趙氏雄

華陰逢宋孔明劉世常二子還武功

羡子老來還作健微官能破萬里行人來忽傳近日
事我口不語感我情市井亦能傾州縣儒生咄咄空
無成可憐世長亦白首少日雄心今在否仙卿俱熟
文字科不在君身在君後世事悠悠行轉難丈夫自
古家産始我今沽酒君莫辭人生百年難遂知傷心
却憶塞翁馬不如且醉金屈巵

順德別表弟拱辰

客車北去君莫留客心日日在西州滿眼空舍泰陵
泱肯以富貴為楚因君才俊逸應知此人生適意胡

不止後歲重陽予定歸嘗訪蔡餘赤松子

真定王中丞院中有感

中丞論事父猶壯老至一生人未知有時慷慨盡微細眼前豪傑俱娭噉君不見一言誤國古來少衆口嘵嘵空懊惱又不見美人登堂覩歸忌殘月悠悠水東逝

擬短歌行

君不見城東少年遊青絲金勒凌五侯又不見城西少年遊名姬覆曲當朱樓眼前有酒不知酌過去韶華空自愁

賞荷詩

主人新開西小堂種蓮欲見蓮葉長翠猗扶雨滿池出紅蓮何日折新香客至看花休索笑且向池旁作胡樂嗟爾何不緊蕪蕪明日西風恐花落

燕歌行

浮雲淼淼銀漢明繁燈繡纈陳廣庭山林木落歸路真與君相見寫平生美酒不御何所攖

朱門

朱門翠戶文綺車秦姬趙舞白縠紈堂前碧甕酒如海醉後雲鬟人似花可憐不是幽州子挈毬舞劍翻翻起座客俱誇轉折圓傍人那識便旋趾舊時名籍場屋驚如今齷齪羞鄉里不念猶堪愛肉軀莫棄平生容易死

衍上王携酒過滸西

故人騎馬來滸西鷄雞一隻親自提筠籠十魚錦鱗碎村酒滿尊猶帶泥瓦盆斟酌夕陽下狂歌坐嘯俱輕説却笑當年陸士龍平生枉作風流者

聞故人楊用之有書付鄉縣親友責望賤子因成小詩自見

故人念我長孤嘯遠將携我雲霄上此意慢游情自

親寧知賤子甘跌蕩二十八歲對麒麟尋常不數江都相治身妄欲比臯夔堯舜君民復誰該自信絕無一錢戰何堪早被三夫謗謝役常懸萬里心還耕未悵群兒誰以茲感嘆辭故懷隨時爛熳沉歌唱要使終身罷宦情何妨盛節戲微諒阮籍窮途事已然謝安東嶽同高尚栽木何嘗見附枝驚禽自昔無留翮粗懷每信絕攖纏丹心肯致埋光亮卞生務子亦自豪谷永揚雄是何狀揚修媚世素所慚苦節隨心死無快君不見世間之水幾千萬異派殊源各東向丈夫磊落苟如爾紛胸轍膣安能誑

雜詩

蘭膏欲盡山月明披衣起坐心未平憶昔別子鄜郿城寒泉冷冷雲氣横幽堂獨自誰共情珍珠玳瑁委閒篋安得攜手話平生黃金白璧成所輕

與仲木遊武水登東原入韓店道中

春風薄林林鳥浮幾泉汩汩雜嚶游送子東行還故丘傷心握手增百憂歲月何亟遊難留嗟余雙鬢今欲秋燃燭夜話興豈休歡會何短愁何悠深山孤獨火人情中情交結涕泗流吳刀斐佩蘭桂舟我欲遠去辭此道蹤淚然石磯撫秋煙欲從之兮執贄山悲歌忼慨意盎寥誰識此音歸畜侯

新寨佛堂奉謝餞送諸公

群公攜酒隨珍饌送余西去岐山縣雨晴時覺天氣新鳴條更識秋風面不須絃管心自佳況有清歌沸堂殿酒酣欲起客更留隋陵山色與雲浮生年七十幾時耳不飲令人空白頭憶昔供奉金閨日終南太白徒為恤纆擾難愜靜遊心散閒背負山林逸此行真已遂孤懷訪舊尋幽百事諧山人義氣多慷慨不醉重陽定不迴

扶風西原逢張丞邦彥馮秀才顯庸攜酒相邀因與痛飲樹下

主人愛客知客意遠出郊原行共至樹木徒開尊酒香車裹那待車外事須臾請向車前立合笑不言但長揖誰家場面雙磚存展放杯盤出供給情共義合今古稀入手杯空若鯨吸山迴遊本綦山水佳潛行交被賓朋襲醉來與予各狂歌此日相逢如樂何君不見原頭高塚映殘暉斷碑剝落人事非英雄馬竇今安在惟有秋風吹客衣

聽歌

十年謫帝雲霄上等閒不省人間唱辭枝重來隱舊山始覺新聲能蕩滌清秋雲靜天宇澄寒月皎皎流空明夜坐誰知省絲竹初翻已羨嬌鶯鳴鳴鶯語燕紛難定杳撥琵琶各相競小歌究新太歌驚抑抑悠悠無定勝遏雲白雪空記聞柳葉桃心亦浪云歌指總能驚四座當筵不必和千人地主多情猶未許更絃換節移律呂意妙寧愛曲不新才高逾遣稱聲樂諸公嘆息口不絕由來調好輕顏色却笑當年杜牧之尋常枉作風流客

周公廟古檜行

岐山西北周公殿迴山揖岫紛如簇殿前古木無數

交老椒𪠫𪠫當前面根盤后土誰能測河動雲霄人
共羨風來拂拂削山壁雪重崔嵬若鰲嶸此湫植此
知幾千十人聯臂圍難循皴皮怒起蛟龍甲鳴葉酣
同雷雨戰群公觀視各嘆息始知靈物非常見秋空
漠漠雙鶴來岐山千疊雲錦開覽時撫景雖多般昔
日古人安在哉方今群盜各州竊河南河北俱怒絕
焚灼渾無片甓存參天那討抓標子當係朝廷約束
嗾由來長吏風聲缺徐李供侍冶邠象蘇州亦足卿
官傑傑護須令盡細微扶持未可辭傑模擬昔西周
今盛時境寰航海亦來依然功降效今猶懋況在當

年親見之自從東轉東周後王室削弱如培塿八百
後欲貸脩長一綫誰擒延虎口我茲想此有感生諸
公各肯負時名幸逢天子愛勤日好述周公禮樂行

過周公廟觀望終南山

已出周公廟忽望南山巔南山崎嶇天下無終日紛
縕變紫烟日夕逾覺氣象好千峯萬壑爭妖姸稍西
乃見太白雪崛嶔峨峒尤孤絕半山橫出霞彩明一
路平連翠華揭山下看山山始佳那看前渭東南折
水氣蒼茫薄近林烟光蕩滌接層岑鳥飛鷲度知何
極古往今來空自深我愛太白山因逢太白叟短髮
髼髼被兩肩杖頭笑指駱谷口人生不得常朱顏車
塵馬足胡為走君不見建章柏梁惟土丘針風細雨
令人愁又不見赤松黃石珍霞去至今猶向山中住
山中歲月不惜人岩艸茶漠日日春欲鍊還丹謝人
世無如此疑關迷津

別湯逸人

知汝新從南嶽來可曾開眺若洪崖將洪仙去已千
歲金鼎丹砂安在哉伯陽空有參同契世人不知皆
浪猜前年我見王子晉頗謂君為物外才聞君又欲
湘江去遺我誰同濁酒杯佳期渺渺空遲莫我望湘

江但烟樹道成頗許亦松君有書寄我雲深處

夢遊天柱峯歌

往與歌湖語山水為我常誇天柱峯此峯奇絕世稱
觀對之即可開塵胸昔者西歸舍峯下徘徊三日與
轉流白雲不斷拄天碧玄鶴時棲廻澗松根不羽翼
過度版㪅覽五老金芙蓉庚午季冬日在丑夢與歌
湖載茶酒驅車忽至王官谷倚伏晴陰狀俱有瀑布
雙懸白玉虹輕烟淡鎖丹霞口內有仙人安期生笑
予陸海沉淪久袖中授我藥一丸服之壽可三光後
愧我東西南北徒身外浮名亦何有

華州贈王二

人生一别常十年百年能得幾回别析看慚大迹慚踈憐君義氣無時鵠眼底紛紛不可言諦觀誰是人中傑當時長道看君才豈得尋常老岩穴君不見青萍在匣塵土封不若鉛刀在手中張華拂拭夜衝斗區區之器胡為有

觀與菜

滸東種菜菜已熟數畝與來不盈較積陰地冷生意微秸禅空自勞童僕連年種豆無一成終歲满地陰雨扑家口啖收十餘此菜安能佐饘粥往歲寧無

恒雨時不啖今年太翻覆三月浸漯到中秋天日不膳魚走陸農家處處守塲禾官吏紛紛飽梁肉深山雪東薪不米男號女啼聲相逐水不潤下洪範嗔頗以波濤注空谷雨暘時若年歲豐我菜全無心亦足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十

五言律詩

盩厔縣白龍廟明叔宴集

自畏客行久那知尚宴張小杯遲兎佩作曾托龍堂細雨喧絲竹凉雲護酒漿但拚今日醉莫笑楚人狂

郎中

白馬誰家子鳴鞭馳綠楊倡樓隣大道寶鉦炫流光恣意延歌舞隨風沐鳳凰酒酣拔劍去平地若雲翔

送劉天澤官荊門

作向荊門去草堂春正初相逢皆老大告别又須臾

對酒慚元亮臨文羨子虛茂陵終愛賦休草絕交書

八月初十日仲脩見過

長安祖餞後倏忽又秋風伏枕憐三月微醫賴兩公世人憎貫得予忍重王充努力趣吾道乾坤若轉蓬

釀酒

吾道仍須酒秋分釀更宜使當炊百石猶未足千卮行樂年空暮閑歌日尚遲風流杜陵老傾倒是吾師

答明叔孟獨二子之贈

寂寞楊雲含春風兩妙過新詩題素壁逸興入烟蘿杯帶寒潭淺山臨夕照多尚能陪杖屨同坐滸東莎

懷太微

太微清苦士弱冠即知名英氣千人廢新詩四座驚愛身辭一芥當事陋諸生可惜龍光劍悠悠閉斗城

雨中懷德克

歲歲繁秋雨霏霏定幾時但能消酷暑莫問妬花枝對酒聞孤抱行吟得小詩嘉州何日至與爾足襟期

西原眺望

久坐成疎懶何曾郊外行凌晨餞征客佳勝偶相迎山自岐梁合雲從鄠杜生始知歸鳥賦不是賤功名

渭南道中

雲雁千里合風露益駸駸忽見征衫濕方知春雪深新豐非舊酒觸領得微吟應笑蔵湖子知予物外心

病中喜德一德清兩弟來問

吾弟遠相問老夫安用憂關山孚藥物倚榻嘆淹留華嶽歸非暮長安醉不休已令嚴夙駕還到游西丘

答伯衡

抱病卧林壑思君安可親忽蒙狂書札便可慰心神曲蘖竟何益虛名常愧人浙東有喬郡堪送百年身

有懷金可卿

懷人那可見幽思欲三更隱見草堂月短長鴻雁聲

關河千里意畎畝一生情何日同君去因之遊岱屏

喜仲默至

二月高陵縣逢君發慶陽十年方邂逅百歲幾徜徉詞賦名須久妄危望已長何辭今夜月好醉游西堂

感懷

感亦何所謂偏作北人吟江梅渾不吐霜鬢獨相侵愛弟卜難至山妻病若深何當乘羽翰飛向海東岑

懷明叔

往歲終南下同君又勝遊石溪看碧巘來月步丹丘一日歸城市千年繼去留空將百壺酒未解寸心憂

六月十六日醫士湯貢之來訪持梓夫二月十六日書問訊委曲未云開中諸友猶得時命此中知己甚少乾乾獨處懷抱可想也感而賦此以寄王大敬夫

梓夫豪傑士別我十三年偶出湯生訊因嘆綺老賢高蹤無繼步偉論有誰傳王屋神仙窟君應友列仙

彭麓山房和白坡提學與諸公見過之作

返耕得茲麓百靜欲長年山水向春碧烟霞當暮妍結廬重四望枉駕答諸賢遺與沽村酒呼童鳴綠弦

中秋喜明叔見過

長空雲霧静今夜月偏明且喜高人至猶憐湛露生
金波搖桂影彩服落瑶笙滿酒王夫子飄飄共此情

八月十三日待北山楊宗文書至言於此月十一日生子志喜

北山今有子定以慰吾私每兆麒麟夢猶難棠棣詩
鬼神須監德儀儼必逢時明日應西問憑君辨曲危

再次客夜一首柬明叔

客夜人寥落孤燈暗復明向風喧戍角帶雨雜蛩聲
君固甘恢闊予當愧友生更闌渾不寐從衍益含情

寄明叔

兩月音書滯連宵夢寐長喜聞徵伯子教肴識王郎
不覩南山賦安知北斗光疎情須爾爾含笑問長房

夜坐三首

積雨疎人事閒居自課詩入秋更漸永遣興坐遲遲
設道花開圃應憐酒滿卮平生蕭散意還許世人知

其二

老去多猜服探奇咲葛洪來風人已遠捉月事還空
但使杯常綠何妨顏未紅谷神如不死吾欲扣鴻濛

其三

入夜雨還微更移勢益霏千山暗雲氣萬葉委郊畿

飽食誰家栗號寒此處衣新來炊爨忽先已决樊籬

有所思

繁自辭京邑遅遅十六年婚姻謝兒女遊眺歷山川
總謂人聊爾誰知事偶然憂來唯灑淚魂逐夜堂邊

覽鏡

愁裏窺明鏡驚看白髮多行年自驅迫服食設如何
有分終巖穴無機任薜蘿平生憂國志何惜酒中過

寄北山

水北花無數同誰揮坐邊三旬憂積雨何日覩晴天
鄠谷吃炊玉廬山說學仙新詩饒卷帙孤獨自應憐

耳聾次杜工部韻

行年四十九颯颯若衰翁滂淚雙睛暗疲聽半耳聾
壯心隨日改佳興逐杯空隔障聞山鳥何時見此風

后稷廟

閟殿疑千仞崔嵬當半原蒸民皆爾粒萬古復誰尊
碧甃遶朱戶蒼松偃應門遺封嚴伏臘鍾鼓日喧喧

綠野書院

不到幽棲處悠悠將十春古堂懸見日静地寂無塵
俎豆思周禮威儀憶魯顛愧非程伯子何以坐松筠

閒行

四望皆秋水山川處處迷饑烏穿穴叫老馬向人嘶
漸漸傾花塢茫茫損藥畦村翁猶愛客邀我竹林西

閨思

辛苦邊城士寒衣近有無愁多腸自斷怨極骨先枯
胡虜輕金甲征人畏玉符紅粧零落盡極目望歸途

邀客

舊日追遊盡蕭條幸有君無能消宿雨未可怨朝雲
燕市茱萸酒秦樓翡翠裙共來拚一醉應勝隔墻聞

對菊

不必開三徑聊供一檻幽雨中嬌殺砌愁裏豁當眸

暫歇登山賞聊同逐隊遊可知嘉定客今夕為誰留

九月六日

日日常霏雨黃花空自開未能携杖酒猶自望秋臺
照檻金鈿發關情白髮催如何雲際月不向九衢來

行酌

小酌從吾志簪花更拂簾已深多口慮空望有秋占
雲冷郎官燭霜增處士髯庖厨昨日問無復水晶鹽

客至

客至傳鶤鵠秦娥喚不來隔年留洛賦幾夜宿陽臺
能舞纖羅濕還歌玉樹開白頭漸料理更鼓莫相催

吹笛

吹笛誰家夕闌空此日聽憐人俱萬里當戶獨三星
怨切姜肱被哀流謝氏庭愛來悲自語何物信飄零

清秋二首

舊日蟲要志中年亦漸違事因萋菲散人豈咲談歸
一旦何怪至千秋有是非未為南嶽使當守北山薇

其二

忽憶龍潭水噴迴氣轉深紅橋應漸沒烏道亦空尋
歲序催予老風雲礪客吟可憐平子賦不是舊時心

漫成二首

閑閣三旬久追遊路復泥落簾欣見月當砌咲臨溪
泥酒延村叟烹鷄待饁妻兒童聞客至雙鯉向堦携

其二

日逐柴桑里時時有勝遊素秋皆礪雨佳節總堪愁
此日能開菊重陽得款留便須整絲竹沉醉滸西丘

對客二首

絲竹憐吾懶尊罍待汝來片雲霄漢淺叢菊小籬開
積雨難相過當歌莫設迴請看秋草色黃滿建章臺

其二

昨日街泥出聞君在渭園未能同小坐空擬駐高軒

夕野牛羊散秋山麋鹿煩漁歌晴自好歸路逐喧喧

對月

來日重陽節霜華又一年薄遊慚昔酒高會郎登山
對月添幽興臨風斂夜筵奚童識吾志先具泛溪舡

九日

秋後仍多雨凭窗竟不晴豈知佳節至倏使曉山明
南眺青斜谷西看三畤坪微吟拚既醉或可答平生

得渼陂手書

故人青札到訪我吞吞天屈指數時至寸心終日懸
賈生湘水賦李白六山篇此意共淡久非吾誰可傳

次張閬夫見過之作

獨好中林隱因家清渭川園開溪盡處山合水西邊
曲塾明聽棄女歌稚子侍已深疎曠志不是欲遊仙

同胡世成坐話

笑爾煙霞客常來慰老夫丹砂休自秘玉笈故難誣
杏老安期樹雲深鄭子壺何時歸小有為我僎雕胡

偶成

自了多雨累月不至滸西今忽晴霽待遂所懷

抑揚開珍宴微歌當素秋山含斜日翠亭對晚雲幽
壯節摧霜鬓年華逐水流憑高時極目車馬憶嘉州

雪後至滸西別業懷明叔

咫尺棲遲地經冬未得過豈緣閒日少故畏朔風多
雪霽看巖立雲開扣竹歌遲知東谷子天上已鳴珂

送翟鍊師入蜀

汝從南嶽至早晚發君山定有長生藥應留童子顏
白雲巫峽道紅葉益門關此去逢元放匆匆莫便還

坐五楸亭

亭上秋風至階前黃葉多簷情聊有什破悶且當歌
野老送杯酒歷階下蒔熟年華如此過撫景奈愁何

十日夜吾南川至

謝邑歸桑梓欣能及孟冬笑談供爾雅脫略見優容
有弟苟如此為兄未是窮擬令遵士傳千古嘆荀龍

答孟獨無問明叔

忽憶南山賦驚君又入冬幾時同倡和此日見從容
彭蠡酒方熟經臺興復濃不知河內客早晚到雲峯

小齋圍爐次浩然韻贈太微

閒輔知名士惟君才獨雄何當垂老日重見古人風
懶赴宣房詔虛勞漢使驄平生經國意微見笑談中

同太微登稷廟觀眺

愛爾素心者同來吟翠微川原餘霽雪臺殿宿晴暉

掃石掃杯又排雲過雁稀夕陽雙髻下惻惻與心違

十七日夜內宴

雨後坐中堂熒熒燈燭光佳兒催索賦舞女競催觴老境情無賴開尊醉不妨夜闌明月上逸興復徜徉

夜酌

東風催暮雨忽忽到更闌自惜林花折仍愁溪路難瓊漿濃碧椀羅袖怯春寒舞罷燈前立雙雙擁紫瀾

送陳伯行赴高縣典史

長亭一杯酒念子欲孤征久識驚人論誰憐出世鳴燦烟巴子國賓布灑江城若過羽山下休嗟芳草生

二月十一日同德克弟慈游西觀杏花因共小酌

出郭望精舍滿墻皆杏花香風當戶合艷影入林斜日煖烟生玉春晴錦映霞興來呼酒坐不必問年華

經符園

憶自前春宴經年未得過月當高會朗花向曲闌多野老傳杯酒佳人奏艷歌無端嬋人事西望獨蹉跎

贈應章方伯赴山西巡撫

自到關西日閒閑忽六年山居憐數過徵背見三遷又向雲霄去空悲几席連河東凋弊事太約似秦川

曉過汝言宅

高宴出春盤朱簾護曲闌我為鷗鷺侶君薄鵕鸃冠喚伎調新譜呼童瀹紫團金杯莫停手渴有蔗漿寒

快風訪張邦彥不遇

子謝潯陽後子為江海人烟霞息壯志瀟灑絕氛塵久識還丹論想非砭較身相尋不相見空望白雲濱

龍尾坂

籃輿度龍尾險墜甚生突不觀山川壯安知天地寬小橋舒細柳春澗滌鳴湍方憶浮丘叟飄西下鶡冠

夜半聞歌

靜坐聽歌數絃危調轉清寒泉暗濕毛春樹曉啼鶯倚和慚予拙悠揚感客情白頭誰料理聊且慰愁生

道中見洛陽女子戲馬

別院辭羅衣籃輿返翠微蛾眉嬌戲馬驍騎逞爭飛平野融沙軟春郊淑氣圍知非乍稀日端送老夫歸

鳴岐宅同岐東宴集

復過鳴岐舍還聞燕燕音佳辰須盡醉華髮已相尋大覺憐蕭寺還丹想杏林古人今不見行樂任吾心

醉陵鎮望昭陵

北望九嵕敞鬱葱臨闕宮鳳姿猶厚土龍戰咲群雄

未覩真王畧安知至德隆回思慶善策逖與大風同

張村西原

此原吾復到東下入張村渦浪香風起穠花映日繁
人烟從望密生齒越涇吾喜見西崦樹依稀似石門

安陽屯徐家火熱

名家吾屢至昏日苦多風舟楫臨交口塵沙似洛中
小園朝落絮芳樹墜殘紅坐愛草堂靜籃輿奄復東

渡渭

吾亦愛滄洲春風信所遊不須歌桂棹渾勝坐蘭舟
渦浪排風起輕帆及岸收稍來瞻太華還在碧雲頭

十六日南川月臺集

此夜對明月聞歌列與長可憐千里意連接數宵光
爛醉何妨老高吟豈足狂年來筋力索欲共學雲房

望渭南

渭南烟霧裏縹渺若為看嶺樹低籠日山風遠送寒
水曹猶有宅民部欲無官可惜姚江守春風會晤難

過劉水部故宅

水部風流士修文亦有年重來還問訊孤坐更淒然
孫子猶儒服門墻托市廛向時豪爽論誰為世人傳

望驪山懷孫天佑

香過驪山下悠悠懷故人可憐三載別又復一年春
繡嶺花將發西村柳更新白頭思往事吟望欲傷神

華清宮

華路黃塵滿宮雲夕漸生紙今瞻碧嶂不復見朱楹
勝地存王畧離宮餘令名不知戲下泣可似華清行

涇陽道中懷楚君

官舍草初青君應坐小亭高吟誰共續偉論我常聆
莫歎馮唐老終期阮籍醒出來丈夫志唾手出青冥

望歙湖城東別業

自出華山道時時懷此翁名園春定好佳節送誰同
社稷思君實文章歎李邕望中歡喜極若坐小樓東

渭西夜歸

瞑色暗川原籃輿返負國野花迎夕露斜日照秋軒
醉覺綸巾側吟憐鳥語諠匆匆百年裡佳處幾攀援

陌底別徐伯傳

君欲山東去將行復送予通宵談陌底傾蓋意誰如
汝問長安上予空潦倒儒秋來若騰路早寄老夫書

對山集卷之十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五言律詩

鹿苑懐太微

鹿苑何王殿明時尚賜佘芳林春礙日幽草避飛磨
猷虧餘生計乾坤佑此身西京誰欲賦韋曲有詞人

望龍池懐汝濟吏部

小殿俯芳林升堂揖翠岑竜來卧好興孤眺悵春心
時序閑華髮丘園愛短吟如何倚吏部已放二毛侵

至薦福寺

遥望薦福寺偹偹松楡林偶來晦賞地開坐淨塵心
塔影中宵直槐花入座深老僧新出定遥望碎蘿陰

望鄠

客游鄠橋道遥遥紫閣陰雲霞餘夕照花柳暗春林
燈火城中出星河望裏沉不知王逸少何處賞脩深

春雨亭與渼陂子閑坐二首

結構俯春林菲菲草徑深我來題素壁君已出豪吟
日轉花移座風輕柳映岑清音依約裡竹外有鳴琴

其二

逍遥逢良覿胡爲感慨頻笑談終永日眺賞及芳春
抑座織羅綺當歌翠袖新窮通百年裡何異夢中身

水北山房二首

水北君歸隠于今十五年山疑杜陵曲地似岳陽川
樓閣參差裏亭臺煙霧邊鳥聲聽不盡花底有鳴絃

其二

去日予過此尉公半已無往來成感慨時序別榮枯
翠蘚依岩茂朱英接座敷更看回合處烟霧暗蘼蕪

山寺二首

翠壁天關迥香臺絶磴開偶來瞻勝地還欲眺層臺
西北春雲擁東南渭水迴終當謝人事結屋傍巖隈

其二

石樹懸雲細禪堂伏檻微嶢岩一逕度衰經萬山圍
仰視天光狹遥聞瀑布飛循途歸近晚香霧濕人衣

過伊殿

過澗復東征村烟裊裊生綠陰雙樹合紅日半岩明
老境多遊覽長途厭酒醒惠連詩思逸合伴阿兄行

經猴泉宅

二曲交遊客如君信不多良時違咲語荒冢已烟蘿
渼落題詩處情懸駐馬坡謾看憂樂事千古一南柯

十四夜白閣宅宴集雨霽見月

此夜中秋月依然入座圓儘拚埋積雨還自揭高天

綴葉明珠露顆篩簾落鈿紋莫言光未滿先醉酒如泉

午霽發彭龍

役從車馬去何以遂襟期始信山林趣全歸燕暇時
嵐雲隨望薄流㬉落秋遲不及東巖子常邨濁酒卮

過春雨亭

再過此亭下森踈真可人樊峕俱勝昔花柳忽如春
総得林間趣偏宜物外身倦登軒後出何啻萬竿新

夜坐

夜坐欣聞霽飢烏猶自啼山風吹白霧涼水截虹霓
不寐看星斗因晴想杖藜西堂如散步還擬作詩題

夢覺

夢覺坐吟夕看雲雨脚收此時真可惜昨夜不勝愁
秉燭看兒女呼童買酒籌明年冬十月仍放戴逵舟

寄蔡承之二

懷抱勞深問愁懸出報章林間成獨賞海上得仙方
但覆杯中物從教醉裡狂死能閒瞥欵惻惻使心傷

其二

歲暮盧君宅同君意亦悲此時常涕淚何日更追隨
耶有賡酬侶都非藥石資夜來看副劄傾耆得吾師

禹夫携酒過訪

我阻西風雨君常買酒過談玄情不厭炊玉事如何
梧影團珠露山雲徧絳河醉時還起舞安得魯陽戈

陂頭

回首婺流細森踈萬木長透溪蒲粉落夾路稻花香
所向皆殊絶平看却渺茫幾時同鄺叟伐竹構茆堂

十二日半

歲華吾亦老兒女芶俱成漸了人間事那知世上名
綠尊應更酌郢曲唱還清爲問上大子還應共此情

答大微䣊于遊華山之作

于游太華[illegible]時長吟豈必方平技方知叟倩心

午[illegible]迷[illegible]夕[illegible]帶[illegible]林[illegible]問西[illegible]頃聽笙鶴音

寄孫成夫成夫有寄予游華州東之言欲寄問
於我恐以險夷見忌故寄此詩

成夫爲別久相見杳難期俱是栖林鶃何勞別險夷
入秋背屢發經歲夢應知近見工曹掾慇懃托此辭

華陰道中

素志在山水尋常懷此峯地開青玉障天擁翠芙蓉
昔別猶彈劍今過忽杖笻從來丈夫意乖蹇日相逢

贈平田

不見平田子匆匆已二年再聆原理論應咲養生篇

晴日園花細春風樹柳懸不知遊樂處誰是竹林賢

與太微夜坐

小酌初晴夜聞歌心轉驚風流得吾子瀟散見平生

華曲花應好芋泉賦已成憐君抱奇器不肯戀時名

臨川寺與鄭令王念覺夜坐

多君省本野逢我遇仙宮共宿溪邊寺因逢河上公

絃歌興演邑恭儉繼州風更聽憂時論何慚砥柱功

至張氏庄

仲春今日盡吾得始旋來偶坐名園下猶疑金谷中

柳絲嬌欲綠花片落猶紅酌罷吾將去呼兒理玉驄

再用浚陂韻答希大

漢右天下士猶戀碧山遊美玉休輕售明珠肯暗投

秋風宗祐里晴日鳳凰樓語及箕裘事生兒已食牛

是日訪晡東谷方致問于亨得廷孫來報病

且亟矣亟趨胗視則東谷已矣追惟初戳變成

瞬息九歲孤孫萬年長計舉目痛心路人不堪

況此骨肉口占短章以識孤痛

方為一咲遲遽作百年歸孫子孤猶稚宗親遠更微

重淵无返日兩地有音輝遺我閑心淚淋漓若可揮

靈寶逢劉養和

君向芋泉去予方滯虢州再來經一見為別已三秋

回紇終當虜邊關亦可憂屯田有餘論及早達宸旒

靈寶哭楊象先

楊生風雅士愛我忽忘年卅七日修文去何時馭鶴旋

嶽光還五岳寶劍在玉泉埋玉泰山下予來獨泫然

同徐文郁尚汝溢夜集

旅邸接高賢青尊開夕筵徙歌燕市曲那復廣陵絃

潦倒嗟予甚風雲望汝騫平生憂國志應為老夫傳

柬為許邀萬柳庄集夜坐率爾有懷

汝向名園去住遊興若何柳溪須對月花塢且停歌

不厭杯空瀉微吟思轉多老來心數亥從苟立庭柯

靈寶客邸逢慎之

客滯燕臺久春深時到家異鄉驚見汝歸思渺无涯

但酌弘農酒休言杜曲花我來應首夏知剩幾枝斜

柳溪

坐君柳溪上日暮杏忘歸春色連芳草嶶光近翠微

喚漁出尺鯉命酒上層磯乳燕亭陰過雙雙拂客衣

贈總章

今日辭予去幾時復見君柳條生嫩色池水漲新文

貧賤何須道磨名不厭聞王官有佳勝泉石與君分

同仲木重至浙東二首

瀼曲天將夕臨風興益稠栽詩得妙句命酒失春愁細浪從魚躍殘枝信蝶遊不緣景物好爭使謝公留

其二

切床坐[illegible]下何幸得清陰拂霧來山鳥乘風鳴水禽人閒心[illegible]花盡景充深童子傳鮮鯉逍遙過竹林

藍屋別仲木

爾向終南去予當渭北歸名山不謝客勝會動相違握手情空切看花興已非思君何處急明月下春扉

元日予奉天謁遂菴先生

旌節三邊[illegible]風霜萬里勞犁庭報明主郊步是人豪京口停歸棹穢頭卸錦袍平生只如此深處慰時髦

二日醴泉道中

晚發醴泉道依依瞻九嵕古人已陳跡後代想休風帝業紅塵[illegible]圖紫電空勞勞亦何事嘆爾為英雄

[illegible]別遂翁

義分[illegible]嚴程難久留世人皆靡靡夫子獨休休際昔垂青眼于今已白頭願將百年意早赴五湖秋

自王官谷晚至延祚寺呈謝劉二君子

杳枕予來晚沿溪歷漸深祇林餘夕照碧殿俯春陰啼鳥催幽意落花淨客心猶憐函谷月不傍老夫吟

同方山龍谷於延祚寺眺望五老峯

旭日香蒙靜依稀見遠峯蒼烟迷度鳥碧水遶寒松小華名空誦方山賞詎逢雲間聽笙鶴在苒遠塵蹤

五星湖同謝劉二公泛舟

昔懷雲夢澤今泛五星湖艇向林稍入漁從水際呼榜歌驚遠析山色壯椎圖即此歡充極何須歎逝駒

寄題中尉南溪

中尉文皇裔南溪近築居探奇燈鶴駕覽勝命巾車雨過寒波淨風來細浪舒平生愛幽討對此漫躊躇

靜林寺別張秋官康甫張侍御進夫

勝地堪攀賞欣從二仲行湖光翻白浪節序入朱明小徑風泳合層臺烟霧橫沉沉靜林寺若可學無生

微雨獨坐憶德充

雨中無客至獨坐試微吟忽見桃花發已知春事深芳香浮綺席佳氣滿芳林明日同沽酒攜君眺碧岑

春暮同舍弟德充德一邀邦獻通州季醇朕吉季膦三進士及齊人天爵同遊何秀才疑之園林二首

追遊春欲暮眺賞得名園喜與英豪集欣觀花卉蕃
歌兒嬌送曲對客醉看原如此林泉勝何須羨鹿門

其二

絲竹聲如沸清冷酒若泉總能拚爛醉猶恐負韶年
幕燕青蘿細窺魚碧荇圓竹邊雙鶴唳逍遙似遊仙

德充邀諸君洎予宴集北園三首

復過此亭飲那知入夏初小籬梅間柳曲徑水通渠
竹裡移歌扇林間下鹿車徘徊天欲暮携手重躊躇

其二

老境宜林麓晴川飲興饒門娥聲風竿紅拂度[illegible]

嘉樹濃陰合崇階細露飄譏看花下客雙鬢欲蕭蕭

其三

翡翠林間度黃鸝嶺外啼吾生非落寞佳節好攀躋
興到呼童舞賓來聽馬嘶蔚西春酒熟明日更提攜

再過何園

頻遊非殢酒良覿自難常老境憐予短高懷羨爾長
川原留夕照亭榭尚餘芳願盡今宵興休孤明月光

聞德充在北庄詩以問之

今日聞君駕棲遲向北庄偶然貽問訊聊爾得徜徉
結屋依巖好栽花入檻芳落成煩及早吾欲載長房

贈李鍊師

子有青萍劍寒光逼斗牛頗嗔接見晚仍喜坐談優
探術无勾漏探奇得秘丘他時遊五嶽笙鶴任淹留

聞望之來

候吏傳佳信愁懷望使車好懷知乃爾豪飲近何如
細雨沾征旆高風憶上書粧來瑞雪氣先到隱君廬

江景

昔經涑湖水今憶武昌遊鷁艇雲中下三江天際流
漁來青草浦鴈度白蘋洲應咲浮名客勞勞日未休

二十七日邀諸公賞花呈姜明府

昨日牡丹發怨愁逢客肴不嫌村酒薄只恐檻花殘
雲濕鶯聲澁風高鶴背寒仙鳧知欲下徙倚立層巒

沜東亭子閑坐二首

前日清明雨予來坐小亭煙雲千嶂合楊柳一川青
座上傳鸚鵡尊前醉醁醽角巾經濕墜轉見意婷婷

其二

階前芳草綠環坐如鋪茵況有青蓮幕偏宜烏角巾
經綸違壯志萋菲得閑身不作酕醄飲桃花亦咲人

贈惠逸人子新

昔遇太微子謂君吟思清芙蓉出秋水沆瀣浥金莖

既覽旅懷作益憐時華名予將宅王屋翠汝嚙雲英

三月四日自家抵湯泉宿山亭

夜壑森奇響客居非寂寥曉窓浮曙色淑氣映春朝
放志非巢許安居托舜堯西峰望樵採彷彿在雲霄

湯泉亭子小坐

山雨乍初霽微風猶峭寒峰高常帶雪湍殺不成瀾
野鹿含芝過山鷄隔竹看碧桃多半落若可柰春殘

真空寺

拂霧尋山寺籃輿上轉逕曉雲生石細旭日映巖明
梵磬逐空出天花夾路迎何須似摩詰方是學無生

石上獨歸

石上看山坐興來仍自吟落花知客意故與報谷深
尚有草堂酒懸充鄭谷音聊將拚一醉和月卧雲林

步月

翠岩微雨後月色轉堪憐映水光逾晰當空魄未圓
步簷歌窈窕倚杖問嬋娟若肯分靈藥予將待石邉

寄彭將軍

聞道西寧帥新來節鎮荘琱弓射胡月宛馬憶秋風
自欲天山靜誰希漢將功九重有徵詔應下建章宫

簡閻華州

雨霽山逾翠聞君遊華峰佳期吾屢失逸興子還醲
尚待三春約同扶九節笻直教凌絕頂細玩玉芙蓉

壬辰三月一日步過澗西看花

又是花開日予來悵所思芳香初破萼穠艷尚含蕤
潸酌休辭醉高吟尚有詩春光如愛客暫待最高枝

贈相士戴鵠兼訊承之

君豈九齡後翩然總思多衰殘吾已矣骨相尒如何
彔有徐卿兆當為杜甫歌東歸逢蔡老為語未蹉跎

寄熊子修

獻子中州彥才名世不如左遷得吾郡上諭有公車

來濟原初志文章亦緒餘憫予垂老日數到問兒書

贈陳際豊

昔年遊涑渚聞子在河東恨不承高論徒令挹下風
名因安蜀起才以濟邉充珍重隴西去人方仰晉公

王季隣灝行阻雨喜而賦此

嘉客凌晨去秋霖故故留昊天如有意野老復何憂
却恨睽違久无能繾綣遊看雲歡欲倒喚婦具盤羞

寄汝和之

偶遇清溪子因知達士心雙魚勞問訊千里欲追尋
秋水澄湘澤春風發鄧林何能坐鹽海令我識知音

寄瞿石門相國

今日汧陽發知當宿鳳翔中秋亦何幸同子汜清光獻外來旌節雲間下鳳凰白頭踈曠久徙倚望原岡

送陳益瑞

朔風吹滻水送子返汧陽詎以離尊薄能紓別意長江天澄霽雪衡浉下輕霜珍重風雲事重為吾道光

九月二十一日德清祭唐山先塋

先德名當世諸孫魏發祥松楸嚴守護享獻切羹墻三載二千石十年一瓣香昂昂吾若弟足以見流芳

奉天别漁石司冠

瞑目暖知春君歸謁紫宸一尊奉天酒千古五陵人劍佩勤遙逵風雲入夢新明時逢聖主令世浥清塵

九日

九日登高處令子感慨生呼童開菊酒掃徑待良朋勝地茱萸會名園桑梓情爪哇抱亭子落落愧東陵

侯湘崖過草堂

不見湘崖久相思空自深何時同咲語此日費追尋既有長房訣休為漁父吟佳期倘早訂掃石俟松陰

出門

出門春色好滿目是娉婷桃挪川原合烟霞岩谷平凢朋空載酒有興設微聲却咲劉夫子勞勞惟釀名

與呂子同登浒東望班原次呂子韻

野興得旋句勞君為我留青山開碧戶斜日照滄洲拔薄明時慕清幽愜處遊共攜溪上醉此外復何求

浒西別米同欣芬才偶叔弟河與呂子言別

高宴對佳人宮商捌外陳論心幾幾日傷別又三春花滿滻川塢人歸渭水津悲歌莫辭醉白髮看子新

對山集卷之十一

原對山先生集卷之十二

五言律詩

送熊彥卿使大同

匹馬赴雲中旌旗颯朔風汝來宣府白山過易州雄
右轄厖髮香東廳有吳同歸來如有奏不待納言封

效賦觀妓

燭影襟檀炯人歡飛瑁連蛾眉羞宵夢黛香頻稱金鈿
舞按梁州曲歌依趙國絃十年滯王役含愧彩雲遣

三月十日書懷

歸來方兩月多病日深居詎可慰原蘢聊能問空廬

知交非舊約冠帶異新除憀慨惭往況常時醉里閭

送人從軍

陰雨暗山城長亭有客行好花隨處發芳馬逐群鳴
世愛文章士人輕俠少名莫須誇劍術西北久無征

六月三日聞　大行皇帝訃二首

楓陛初辭日威儀萬國瞻幾時違暇豫遽爾棄閶闔
天道雖悄泰皇心實獲慊山陵知不遠東望淚沾沾

其二

遺詔須何亟徽號萬國哀意勤章甫士春滿鳳凰臺
表妖氛絕三天龍馭回深仁超古昔儲座有雄才

三原道中望秦世觀莊

霏霏雨沾蓋望望暮臨河村落行將徧牛羊下已多
素雲低漢樹彩鷁泛涇波却憶秦師道前年送我過

河池送友人

歲序催華髮相逢欲惘然故人俱得意吾子尚窮年
靜夜傳杯淺山城見月先平生輕世者切莫歎迍邅

孟津樓午看河

畫棟棲雲背危樓依浪邊病風十里照殘雪幾時消
戎馬何邊夜憂勞極聖朝何來過渡處開輩新蕭條

鄭城送敘夫

相望各何去相逢此行將遠將四月咲笑欲三更
沽酒鋪前市長歌渭水城莫辭今夜醉華月挐明

隨州道中見任敢之

王勤紫驛路青衫狐白來遠從長坂過喜見朔雲收
勝地聽笑俊明時遂壯游斯君同一醉含笑拭吳鈎

藥城述旅

野寺春雲合途岑雨欲翻泉飛高拂樹石古遠依村
牧笛歸猶響蛙聲夜更喧世無常范久此意向誰論

涿郡早發

星爍屋雞鳴衝風出曉城霜華林外見曙色馬頭生

家國三千里王畿十五程楓宸明日見無限泰陵情

良鄉望 闕

樓閣倚雲霄河山萬國朝百靈扶寶曆九葉仰神堯
侍從皆夔契鈞衡啟管蕭太平原有象吾欲被簫韶

勸段王二子飲酒

把酒對君飲深杯君莫辭人生雙過鳥世事一遊絲
蕭相今無宅臯公詎有祠欲將沉醉意日日與君期

贈王水部

一別忽三載風流似爾稀青門王逸少何遜謝元暉
亭院微雲散簾籠皓月輝何當扳逸興相和杳忘歸

九日

去歲當茲日佳人戲瑣蓮纖歌傳玉笋幽調襍冰絃
故國秋聲裡窮愁晚色前近聞饑饉事西望獨漣漣

送別

秋深君欲去相別憶年時濁酒臨星墅清歌近露池
英雄雙鬢改憔悴一心知珍重相如賦休為楚客悲

雨中簡王獻可

雨過西樓晚風來小院幽懷人空萬里撫景欲三秋
戎馬疆圉急租庸閭閻愁卧聞新詔寵真可荅民憂

六月五日乘雨出滸西因邀用之觀山

雨中懷隱地郭外看青山但覺峰巒好因嘶沮溺閒
烟川帶堆埒翠篠覆柴關為報揚夫子長歌共爾還

課耕

雨足禾苗秀秋塲行可登綠雲隨處合蒼穗望中成
稚子過偕饁山妻汲老井何須向幽壑方是古先生

立冬

詔許還鄉早翻然罷遠思況逢立冬日是我服耕期
望氣風雲好占年稼穡宜便交輸醉飽遮莫似前時

飲酒

自從歸隱後日日有佳期白閤看雲坐清尊邀客持
已拚醒還醉那論醇與醨呼童語隣叟更向柳西攲

寄德充

許國心恒在含恩意獨哀空叨金殿賞無補玉關頹
入骨愁知己終天負絕才都將霄漢志聊以寄尊罍

懷李獻吉二首

獨坐看山色長歌上夕臺秋空鴻鴈過露冷菊花開
沭水情人去茅山道士來明年遊五嶽期尔共銜杯

其二

不作雲車吏甘從溱洧遊看花開曲檻近水狎浮鷗
南國嚴夫子青門召隱侯棲身先有計長醉復何求

見霜

肅殺御時令玄風來華門霜花一夜下木葉萬山翻

莫怪渕傷甚還應節序存誰將冰雪志持以報君恩

中夜獨坐有懷王大敬夫四首

中夜懷人遠蒼茫獨爾思艱危能悟主長計是匡時

水闊音書滯關河戎馬遲朔風樹雲意詎得使君知

其二

日落西城下知君意亦悲何曾憂國破只欲討安危

變頓雖猶險戎裝亦未夷四方兵火急誰可任戡綏

其三

默默思先帝英謀絕代無志惟驅虎豹心不計蛟螭

李廣居雖托張公去亦斜何當袪職日先弁飛來珠

其四

漢中連楚蜀虔處逐紅巾主將俱文士先鋒只武人

沒謀延歲賊多戮盡山民辛苦輸糧子騷騷萬里塵

有懷楊三北山

北山有遠興相別已三秋漫對草堂月閒群沙渚鷗

千峰黃葉下萬壑素雲流讀易閒餘暇何時放葉舟

喜聞何大粹夫抗疏論事因感述鄙懷

國步安危日群僚職務初忠臣能抗疏聖主亦停車

拍頤推餘草萋凉感請居泰陵恩未報念此獨躊躇

夜宴觀妓

歌舞誇名家新聲為客誇亭中初縱酒席上發烘霞

妝罷雙眸綴英蓉七寶花歸時春月小含笑拂巾秋

將入城訪呂子

策馬趁孤城奔濤入瀬清夕陽雙樹落佳氣半山横

晚市樹供給新醪足欲迎未瞻土予爲已勝鮑君情

和呂子韓店道中之作

芳林黃鳥啼歸路樹風長並轡過村寺經春聞妙香

宵妝猶在耳楚州欲踏志酬長寧驛同君賦海棠

孟夏十六日宿上王吳慎之朱君樹三君子見

過因置酒坐亭上

亭上逢君晚花間憶昔遊粉香凝綺席歌吹入山樓

事往浮雲盡年過此景收歡娛同此夕不羨晉池秋

晚坐有懷王大敬夫

暝雲千里合夜色滿長簷微雨斜還落寒風乍復尖

秋花沾水濕夜鼓入更厭獨坐悲王粲荊州未可淹

有懷胡嘉定季思二首

不見胡生久清秋獨爾思幾年還別駕何日上經帷

膝合題詩館花深洗硯池相携應有數不止慰吾私

其二

世路凄凉久嗟予已暮年干戈齊魯息鼙鼓蓟并懸

逖德無三益容身莘一廛知君搏勁翮飛動九秋天

逢楊咸陽云過鄠曾見王敬夫已至

美人聞已至傳報尚依違忽聽咸陽語真為梓里歸

行藏關世運歡笑溢庭闈與爾如連翼雲霄誰獨飛

將至岐山逢田父指楊子別業所在喜而有作

望衰楊雲宅相過及素秋問奇予不淺抱玉爾何求

山似輞川小花於金谷稠濁醪良夜永不必計更籌

楊子席上

十載賓朋盡影寥獨有君酣歌惟我意解綬更誰群

第與國黃接名因雅頌聞幽林松桂發莫負北山文

自岐山還至扶風十里亭子為顯席所遂

升車辭故好結幔望鄉關復值中林飲共如歸賭鄴

黃金銷白髮綠綬損朱顏自有長生訣何勞問九山

夜夢王大敬夫

五年無復見今夕夢中親總論文章士那知萋菲身

山林吾已熟風月尔何親不是借耕者誰憐抱玉人

再和東岡子席上二首

空堂相對夜已可愜幽尋浸興千卮酒雄談萬古心

朔雲簾外白寒漏月中深却笑東山子彩彩無此襟

京國相逢日憐君抱逸姿姦諛雖齒切科兒却心知

露挪扶枝早寒花出葉遲馮君修健翮早上鳳凰池

送謝以中

才子出皇州青春惬壯遊一經承閥閱萬里見驊騮

水冷蒹葭泝天寒鴻鵲樓獨憐雙雁影含思入湖秋

慎之宅同諸公集

不到羅含宅今開濁酒卮醉忘風露下坐待月華移

花系明春檻山光接畫楣何須訪幽壑已可足襟期

詠松

千年成勁節萬壑抱幽情偃蹇傲霜雪崢嶸隨晦明

欣留雙鶴影怒作九濤聲蕣李隨春艷何能及尔清

同慎之季醇及德清弟過故人陳三宅集亭爾

感懷二首

自笑山翁僻携琴到處遊徵朋及夜飲選妓發新謳

列鏁無佳味還耕有令謀共君不盡醉何處是揚州

其二

愛客添新醅狂歌醉益開星河低綺戶絃管發春臺

二仲同清暇雙娥侍笑杯桃花不相待明日許重來

雪中二首

生愛此時寂天風巧送寒圍爐憐稚子酌酒笑儒冠
慷慨終成幻彫零若可安丈夫輕九死詎肯繋微官

其二

昔科負兒戲今歸勝躑躅一生尊酒足千古寸心難
著水氷花細當階雲氣沒新詩諸弟在博得老夫歡

除夕

三十此時盡四旬明日來行藏惟自保心事待誰開
望海鯨鯢殘瞻天星斗迴丈夫有奇骨不可賤蒿萊

送牛允升訓導黔江

幽居無客到念爾莫何之長鋏果無效高才誰更知
黔江巴子國劍閣五丁祠未可辭漂泊窮通自有時

寄朱升之

朱君南國彥清節近人稀欲作韓公事翻來賈豎譏
新詩窮日好公道晚應歸何日長沙去明時莫拂衣

送何子奇

邂逅長安後於今十六年風流常在念書札動難傳
往事浮雲盡行年逝水遷相逢君欲去無那莫春天

仁夫至得升之書率然興懷二首

雨中聞客至云是洮西津兩月望聞信三秋倏有神
閉門銷暑下榻為高人頗釀長興酒當令共入唇

其二

維揚書札至展玩慰吾思為別既如此於人誰不悲
文章還自誤邪正有天知辭紱尋高尚何勞泣路岐

贈少華隱者

宿性喜丘壑覽稽感前賢況當少華嶽復值清秋天
孤松向雲直歸翼入林便微君有佳思誰能閒盛年

晴

十月猶飛雨凄凄久未休浮雲依岫急野水抱村流
照檻明殘菊當軒豁醉眸逢人問場圃何可更淹留

聞箏

寶髻西隣女鳴箏傍玉臺秋風孤鶴唳落日百泉洄
座客皆驚引行雲欲下來不知絃上曲清切為誰哀

此夜

此夜西堂靜哀吟燭半明間關懷令宋迢遞入山城
守為奸諛出名因坦率傾百年超忽是何似亟還耕

東渠

聞說東渠水魚龍伏上流但看推白浪長使沒滄洲
豈有風雲意應為偃蹇遊早知慚尺蠖何必嘆高秋

八月十二日夜見月

萬里秋雲淨遙瞻玉魄懸常時憂宿雨此夜見長天

近庯光逾白當空影未圓明宵應更好誰賦峽江篇

十四夜奉長洲公話月懷德充

開尊臨皓月選伎發清歌午夜豈足盡百杯仍未多
明蟾光燦爛桀樹影婆娑獨憐彭城使今宵誰與過

十五夜不見月

佳會忽如此當軒空自憐浮雲亦何意皓月故應圓
待景夜將嬉鳴絲心更煎不知百年裏幾度見高懸

寄李宗易六首

為別動經歲相思無舉時情悰書札見憮悵夢魂知
泉石意常好風雲數或奇壯懷供潦倒閒咏四愁詩

其二

每見岐陽守於君問訊頻午風常醉客秋雨動傷神
林鳥翼已倦山麋性不馴從來疏禮法豈是欲逃人

其三

澼西多逸興日日白鷗來種竹忽遮屋看山何用臺
有時調舞鶴終日醉春醅何為蘇門客招邀不可迴

其四

往事人俱白貧居心亦安常時撈角妓尚背戀微官
脫烏死依蟄沐猴非愛冠不知棲宿久轉覺畏風湍

其五

憶昔同遊日疏狂欲上天心將清瀚海志欲勒燕然
事去即長逝情乖難更遷十年耕隴畝慷慨讓誰先

其六

此意包藏久因君偶誦之禰衡原有託房珣豈無知
遂我山林樂從他貝錦詩那思宵漢下仍有丈夫奇

午坐對雨

鳴雨夜不歇積陰秋正寒此時當孤枕何日對層巒
兒課鄒陽賦妻供枚乘餐山城天又晚遮莫到更闌

得德充書有感四首

早聞前月莫尔駕欲西歸今日重開牘連宵夢不違

風流自吾事偃蹇又誰非但有林頭酒何妨未拂衣

其二

新來殊愛靜逖與太初遊吾弟能如此汝兄何更求
秋山紅葉細寒澗紫雲流共爾相斟酌還當到白頭

其三

用舍隨吾道行藏係彼蒼老夫渾不染時輩亦何狂
翠袖巴渝舞金杯蘭桂漿幾曾虞毀譽特恐太荒唐

其四

汝爾嘉州守峨嵋揖郡樓公餘饒作賦興起合乘舟
且愜追遊志休為萋菲憂前途天意遠身外即何求

八月二十二日明叔至訪予與舍弟德充東堂宴集

故人逢問訊愛弟近來京共醉東堂酒還吹南華笙
親交俱落莫鹿豕豈逢迎不覺踈簾白蟾光下曉成

送慎之淬官荊門

知君惟我舊告玉冀何遲自有長楊賦何勞湘瑟詩
老槐須日化霖雨待春滋祖餞河橋上非為岐路悲

送曹二恒之赴寧夏二首

鄉家良將子彭泊巴多年宛狀人皆白勳名天或憐
珊弓趨上郡寶馬過靈川莫羨黃金印宜陳度虜篇

其二

昨逢張給事新自夏城來細數推移力深知摳轄才
仇生循列土曹仲況含瓌盛世無私曲懸君急早回

四月八日雷雨大作盖自正月到此始聞雷聲

歲與趙孟夏此日始聞雷乍起聲猶咽方張勢忽迴
濃雲開更合微雨過還來真宰應無意吾心自百哀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十三

五言律詩

普緣寺夜坐待月

夜宿普緣寺揮杯聞妙詞兩君俱善賦一醉我何辭
澗夕漁來晚山高月到遲上方鍾磬發瀟洒勝年時

同諸君塔下看吳道子畫

塔下看名画天龍倏欲飛神工應獨契絕筆白通微
靈護魚龍窟雲含鼎臣衣亦知經世代惆悵立餘暉

答汝溫中丞承之大參虞佐憲副三君子經予彭麓山房見懷之作

此地幽棲久非關物外心中丞仍有作畫省況逢臨
偶爾歸城市何能報雅音幾時重握手坐詠鄂山岑

贈聶東之

兩宿華山下見君文采新聰明能應物豪爽豈同人
更聽艸堂語盃清煙市塵彩彩楊叔子宜爾獨為隣

昔懷

有弟皆英俊斯文應在茲如何背鄉邑安足慰支離
雁泠兼夜影吟乖棠棣詩憂來渾不寐安得從君知

偶書

十載謝明鏡今知白髮饒無能乘海鶴有分灌園蔬

酒向籬邊醉風從柳外飄百年如一瞬朋故漸蕭蕭

寄介夫

酷暑與君別悠悠忽仲秋南山將問囦黃谷可臨流
稍惜氷難級杯憐稚子詖遶閒多暇日好放戴逵舟

鄭以方鳳谷別業

羨君丹臥質卜築鳳凰巖此谷無凡鳥前峯有巨杉
泉聲落短壑竹杖引長鑱莫訝將鶵操朝陽待阿咸

雲

無能消暑酷有意結陰愆萬里澹無色三秋黯自憐
旣難迴羿日不可障堯天望來迷巖穴何時浄百川

聞警夜者

夜禁冬來密風塵雨後青樓頭傳鼓角原上極喧聲
盜賊尋常事關防郡邑名早能輕賦斂何必長孤城

夢伯循

此夜谿田子層樓與我同避人看寶劍貫酒坐長松
笑語宛如昔文章新更雄晨蒼有鳴鵲應過艸堂東

聞用昭消息

已促華山騎猶憐小王詞半旬無鴈字何日到龍池
節序葵榴發風雲圭寶違尚期歌白苧早為製青緌

夢用昭

妄初饒曉夢到水西莊酌酒同調鶴乘風或拂牀
兩旬消息斷我月去留長想見新豐柿搓搓向夕陽

邀虞卿

老人猶苦雨行客意何如柰可憂能老還須酒共除
虛堂仍舊客小閣尚餘蔬擬作通宵飲無辭復過予

三月初用昭見訪東齋小集同賦

青尊扳客醉深夜落燈花艷曲依絃好纖腰逐舞斜
風流思杜牧落魄愛劉乂尚有千臺綠酡酮不用賒

東齋答張子

鄉憶遊山日山花開滿枝紅英俱爛熳綠萼未參差

歌向筵前度風從浙上吹十年繇爾爾老至亦堪悲

再夢用昭

不作相思夢春來爲子頻歡遊纔幾日傷別又經旬
萬里關山道長年鹿豕隣應知詩卷裏漸比杜陵新

雨中有懷呂大仲木

爲別動如此相思空自傷遙憐孤鴈影常落五楸莊
積雨音書滯經秋夢寐長豈無千石酒不可慰愁腸

是夜對月遲明叔不至

可憐今夜月獨坐欲三更清影自不寐佳人空復情
御盃呼稚子泛渚羨衣生乘興同誰賦孤城河漢橫

十八與長州叔安從選內有感步月仍疊前韻

定後咻崩首稽顙非養身百年同一敝千歲復何人

有酒應拚醉逢歡莫厭頻夜闌明月上感慨意彌新

文彥彬過予

訪戴嗟予懶銜泥羨尔行漾波千嶂黑燈照一庭明

颯颯頻催夢錚錚屢着聲愁來厭杯酌喚婦煮香杭

命妓

命妓同君飲能歌豈必多但令開逸思莫問夜如何

八表歸堯曆千秋息漢戈新來有佳釀不厭數相過

明叔晚至游西適大雨如注予無雨具不得來陪寄此二詩

大地長昏雨茫天無寸青側聞臨華户安得候虛庭

世態悲飄瓦人生類泛萍蛩聲復哽切今夕若為聽

其二

早起板高駕遙遙立浙東客來仍急雨夜去復迴風

館穀無來味逢迎賴小童不堪心緒惡愁極轉怱怱

二十三日夜同明叔東齋小酌二首

永夜復鳴雨與君惟短吟孤燈照無寐新月望猶沉

籬菊猶堪折園蔬太不禁秋郊禾黍盡轉使百憂深

其二

海酒聊斟酌因君暫息愁他時歎離索此夕且淹留

萬石岡家粟千金相國裘不堪人事惡悵望朔雲浮

問梓鄉

笑問將夫子何時入始平秋霖尚如此飢叫若為行

禾黍心俱變閭閻力已傾平生不灑淚慟哭為蒼生

八月二十四日寄東明叔二首

積雨更成雪玄冥稜素秋已諳有生苦詎識無衣愁

使總復旁午丁夫盡逐流報言振纓者曾為此人留

其二

天雨苦不止官程何太忙郊原浸若海水雪積如岡

願惜丁夫苦休云道路妨諸公亦人子念念莫相忘

別明叔三首

握手不云極分攜良苦心逢今遞杯酌何及弄鳴琴

愁緒雨中斷爽人天上臨平生離別恨今夜更還深

其二

郵此樹中菊歲殘付著花本期同作賦何意復鳴笳

虹瀚滙東水雲開嶺北霞習知天欲霽嘈嘈聽飛鴉

其三

累日關書卷同君坐艸堂可憐今夕與不似夜來長

歸去非遲莫詩成覺慘傷何當生羽翰時過白雲鄉

夜坐憶南川五首

極目滸西亭秋深山更青驚風林葉墮帶露野花馨
何處拚高興吾家聚德星新詩饒眷帙端合老夫聽

其二

華髮當明鏡紛紛非昔年悧無同筆客聊有夕陽川
往事真徒爾當歌忒泛然所親俱落寞群弟苦多賢

其三

黯淡天初霽尖風巧送寒春令須急雜風雨太無端
目斷巴渝月心驚岷漢湍帰來差無限不是薄微官

其四

丈夫輕萬石況此一官微蓑笠既時命風流從俗譏
自能崇雅操肯不羨輕肥便作逐耕計應知世所稀

其五

日日東齋坐思君君不來艱難憂積雨徙倚望層臺
世道須英物林間愛濁杯與渠常學醉何必歎兵才

喜慶佐過二首

不覩唐夫子勞勞又復秋丁寧見原火俛劉向白難儔
對月懷高論臨風想勝遊輶車何日到目斷滸西丘

其二

教法久傾廢惟君得坦塗向來中夏試真是數年無
駕馭非吾道遂迎笑腐儒早聞濱海論直欲媲潛夫

寄伯循

近聞開講席綿蕝授諸生古道慚章句時聞何重輕
致知原有法格物本緣精今日章縫士勞勞唯釀名

醉書示桌等二首

日日醉如泥臨池自索題百年今已半九日賞應齊
玉粟棲猶盜金刹夜復低何當乘鶴去高臥鹿門西

其二

弱冠已希隱中年欣讁居未能遵五典聊可續三餘
靜愛希夷榻閒臨逸少書所懷真不忝俯仰益舒徐

採藥

採藥南山下因過北渚邊偶宜盤谷杖何必岳陽船
靈灼安期訣丹霞王屋天不須騎笙鶴便是子喬仙

送客

郵亭黃葉下遊子暮何之龍劍㧑開匣煙蓑常挂籬
風雲千古意捭闔萬年思何日歸王屋逢人托素辭

哭劉漢英

憶昔同遊日惟君有素心行多長者意動合古人襟
欽異趍川邑思歸返漢岑九原先不作令我惜知音

郊行

霽野空山翠晴溪細水橫艸花初見濕香霧乍看輕
茅屋人過少危巢鳥入驚遙遙太白峽眞可學無生

暮歸

滸上人歸晚深秋花木稠蒼苔侵錦閣綠柳暗城樓
禾黍村村急人家日日憂入門燈火夜獨坐不勝愁

聽歌

夜坐靜無寐聞歌心更凉山林容我醉廊廟任誰醒
且度梁州曲聊從洛社盟二毛催暮色於汝特關情

寄敎夫

往日終南下無能盡宿歡消遙西堂後益重北風歎

人宵自旁午君心莫萊拚空恩華陽吹已似石門彈

鳴岐宅集

訪舊過華邑傳杯列夜筵良宵吾欲醉佳節汝當憐
小妓歌金縷奚奴拂綵箋明知鳳泉下疑是洛陽川

夜坐聞歌

靜夜聽歌聲絃危調轉清寒泉晴瀑玉春柳晚啼鶯
宛轉傷予意悠揚感客情白頭誰料理聊且慰愁生

戲北山子三首

堂上莫須飛庭前謝舞衣君腸先已結妾意竟何歸
且作當筵燭休為去婦機辛酸君自識姑勿問容輝

其二

少小畫蛾眉君心知不知承歡開錦帳拜月問佳期
莫以卑娘妬空令越女悲寄言如可薦不敢辱恩私

其三

一自當君久勞心更不移欲調秦女瑟恐負晉娥詩
帶苦翻為刺心煩為燕須采尋碧艸沾臆淚如絲

望乾陵

乾陵眞北是迢遞天齊開物汝群策危邦傷豔妻
稷霜懷昔戒道祖豈今迷千古經過客空餘感慨題

經秦莊襄王墓

碭州秦王冢青論吏部詐霸圖潛易呂永德竟終襄
松閣春吟好花開書倚長古今同一盡遊莫負年芳

過竇松宅看花

別院好花枝移尊看舞衣彩雲聲不斷紅拂對偏宜
倚檻迷新瓣侵階落舊藥春來終日醉不數習家池

到家示南川

遊山君亦倦探勝我猶狂秪欲從吾意焉能似俗忙
阮生非避侍繆襲已慚揚城北園亭好嘉期幸莫忘

渡渭

秋波仍未闊上地雨須稀鳥自雙峰度人從二曲歸

野僧空戀峇蒸露已沾衣頗憶東厓險慙無鶴背飛

懷李二獻吉

李生當代傑文賦似班揚有志摧奸宄無能立廟廊
影參依汴水落魄問衡陽空抱靈均怨誰人草薦章

再過淡陂之作

此曲今希有予歌袪底長直堪追雅頌不但覲文章
水調慙蘇子魚殘笑孟嘗勞勞塵垢客誰識老夫狂

夜入旅次

嚴城初夜入一片角聲傳歸路晴逾潤飛雲黑自懸
中堂無四壁右序有三椽何似揚雲宅蕭條演太玄

別女

欲去百愁生嗟予別汝行肝腸千折痛荼苦一身丁
徒有關心淚誰為切骨情所期嚴節物聊以慰吞聲

贈無涯子二首

為別忽如此相逢今若何且沽桑落酒休唱郢中歌
白髮經春變衰顏倚醉酡歎君風力好猶猶動關河

其二

逐客三年臥幽人萬里心世方同日月吾敢薄山林
大義猶飛動虛名故陸沉聞成兩都賦傳示莫因尋

雨霽望少華山簡公望

孤些艸堂静雨晴山更佳曉烟開紫麓夕日照泉涯
疊嶂青鬟翠連峯盡放霞使君高興發誰與泛靈槎

贈歌湖子

縈自華山發龍池與不窮豈惟觀妙句尚欲醉高叢
大藥終期熟幽參半已通幾時重握手遊眺極空同

說經臺

曉登衝雲上天香滿路聞五年三眺此百歲幾同君
王峒風烟淑丹臺羽節分憑高無限意何用北山文

普緣寺塔下

拂石看名題探杯坐浣溪岩花嬌欲發山鳥聒爭啼
樵徑穿雲入危梯倚壁齊若非歸騎促直過象峯西

華陰道中望嶽見南岡使

東行經華嶽拂霧望危峯對日明巖嶺微陰溥澗松
隔年情尚繫今夕興空濃不意南岡使追遙又此逢

嶺底鋪

西崦夕日下始達太行險才喜羊腸盡仍愁壓磴深
安奇情半慷慨昔意迦深回首函關道鄉心太不禁

桃花洞同呂子縣蘇解州三王上舍立舉人巢
二月二十五日也

客至桃花洞桃花半已飛感時方命駕乘興忽忘歸

引氷臨花塢看漁坐石磯不知人代異何事苦依違

靜林寺同呂子及王丘四子集

蘭若倚天開晴山萬壑迴我來折一醉共子坐層臺
鶯燕窺歌吹風煙拂艸萊即非王子晉瀟灑亦椎哉

王官谷簡上丘四子

聞道王官谷林泉足勝遊偶然同一覽真已陋三洲
天花風烟斷仙源日月浮重來詠槃谷應是待高秋

答客

用舍非人意行藏吾道存生成俱是德放逐詎非恩
君子懷沙賦淮南招隱文明時無棄客吳郡欲亭雲

平生

平生期獻𢿙及壯入烟霞難繼達人獲聊依處士家
虛名同逝水薄宦等拋沙事業群英在何勞放海槎

南川自盩厔歸以詩問之

尔向南山返千方華岳歸勝遊俱不忝幽興未全違
雲裏仙人館沙邊漁父磯此行如有作好為老夫揮

冉經德充園林

前日追遊地佳期予復來道經玄宴圃思逐碧雲臺
菡萏方夸雨林阜未試雷詎能遊五嶽且自擲千杯

園亭夜歸問諸君餘興不已謾成

火踏鳴蛙聒藍輿及夜歸仰天欣見月浥露畏沾衣
肩爱園林好良宵燕賞稀諸君高興發若可遲朝門

送侯應乾還山居

送尔還山去匆匆未盡歡大都為學好莫謂濟時難
隱見非人意從違任自安鹿門芳艸綠休薄鵕鸃冠

贈別德徵參戎往肅州

君向瑜關去秋風待鶚飛白擬清部落青海竪旌旂
貢賦從來久隄防近事微班超亦男子莫使寸心違

贈維洛二首

一自京華別匆匆十七年相逢頭似雪坐論思如泉
笑我山林僻羨君郡廟賢西延有民瘼或可一安全

其二

春來仍苦旱鬱鬱如焚不意隨車雨潛通伏岫雲
閭閻同氣色卉木動芳芬尚欲聞餘論東堂夕待君

八月三日雨至初六猶雨因繊南川

雨中連日滯頗覺見君難定有秋懷作應留午坐看
芙蓉新自好菡萏久仍殘巖洞西南澗同誰聽激湍

八月五日夜坐

秋雨夜逾急燒燈聊自吟階蛩聲不斷簷籟氣仍侵
無寐誰傳酌多情獨撫琴歲時奄忽裡回首見蕭森

贈甘公才還内江

問弟來仙郡探奇灺畢原行吟非效屈高臥識同袁
此日三巴路何時五柳軒朔風催去馬好蓋白雲尊

送呂九川

浙西一尊酒送子赴滇南地與蠻叢接山當桂口函
平生金馬賦此日玉門談佇立看恢闊秋深待北驂

寄題西軒

賢王開邸舍日日對琴書客有鄒枚楊門餘黃綺車
朝暉明别殿夕照護文階肴飯便游興東平更不如

對山集卷之十三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五言律詩

元宵與德一夜話

今夕値三五嗟予年已長無能遂良覿空自坐虛堂
世論紛紛異閑情日日忘中春俗事畢南去覓雲房

十九南川携酒見過

天心或如此吾意徒憂傷酌酒情逾好吟詩興自長
伯陽原習靜夷甫故成狂行樂從今始同君日萬觴

三日遇雨

南眺杏花塢詎令微雨妨烟亭空有色霧壁謾浮香
枝迥玻璃濕裂歌琥珀光隔年期此醉風雨莫深狂

符氏崖㟂小酌

勝地宜攀賞重來興益長巖花當座落徑草隔籬芳
色益乘春出青尊及晚香君非彭澤令何事滯柴桑

及符氏沂園觀望

極目花如繡當筵酒似油共來佳麗地始識林塘幽
露徑穿芳草河洲狎野鷗丹霞峰外出何羨武陵遊

送許廷美方伯赴浙

子向弘農去何時到越城豈闌春自末頃館和仍清
兩載巴渝路三朝廊廟情憑君看寶劍好爲靜欃搶

贈趙惟誠二首惟誠名敉內江先生子也

緊予方弱冠委質事尊翁愚以詩書啓非特禮樂敎
依歸逾二紀感激切孫來見汝雲霄上依然有父風

其二

少小憐璨異風標比俞以豈惟吟五字倏見出群英
談吐皆豪論周旋切木情行藏須長厚遊莫似諸生

出東原

端居嘆逝景節序忽清明覺作晴原眺兼聆春鳥鳴
松楸滋世澤禮樂啓休運述德今吾事傳家賴晚生

答德光

汝遂還山碩應知慰我私開軒同看月對酒共持卮
秋擬梅花賦先呈棣萼詩詎言畢吾志形迹愧昌時

送丁原德往河南二首

之子憐同調別予來竹溪義深石大傳情重度安西
遺愛關南誦高名北斗題素心常不染具與古人齊

其二

客向河南去臨岐意惘然春風催去鷁和氣表新年
綠髮今俱變青尊好共延漸臺如有賦莫惜玉華箋

寄李仲南

開緘覩珍翰高義欲凌空秀奪乾坤秘才當泰華雄

清秋過不謬高會約還同倘並張平子今予見古風

贈端侍御還京二首

服義應吾道探玄坐不辭神交何用昔穎脫在逢時
遺惠千夫口清風五字詩臨岐意無限不是愛君私

其二

此日關河事封章定幾篇豈惟凋敝極直與死生連
幸覩安危論如窺寥泬天丈夫千古意好為世人傳

答熊子修侍御

共坐草堂下清歌鳴綠絃百年身易老千古事空憐
命子沽春酒同君眺遠天便無雙鶴舞亦是地行仙

宿聖壽寺有懷子翀

野徑通蘭若新詩變庾鄉長槐千樹直斜月半窗明
緩步人俱寂微吟鳥不驚何當同坐此聊復慰閒情

九日懷王大敬夫

秋深與子別此日又重陽目斷終南曲心懸衍慶堂
芳園松桂瑞艸閟艾蕭黄不得同君語空回九曲腸

賞花過雨

好雨及花時花開雨若滋龐風分朶朶映水故枝枝
賦蒔歆朱露天香點綠蕤花神須有意痛飲莫相疑

二十五日特濟法曹明叔鳌厓二公見訪雖賦

眠極周一旦鮮携悵惘何限因賦小詩見懷

英人相續去獨我坐空林笑語幾時再相思今更深
迢遞大微坂寂寂武陵陰不見同懷者誰知塵外心

游西山房同東谷夜坐七首

今夕復何夕高人過游西笑尋香露擷梓子躑霜跡
宿雨波濤激空林煙霧低不堪君欲去含恨托詩題

其二

雲開月半蒼積晦匿朱陽詎復思氏殃人皆炫色莊
妖氛千里闇禾黍萬家傷君若還京邑煩將達聖毛

其三

疎嬾賴君知非才棄盛時已看齒半落莫問髮全緇
湘跡樵漁社潛身雁鶩池若求真偽辨唯幸蓋棺遲

其四

君昔宦海濱浩修華中間氣凌吳太傅詩似鮑參軍
萬猶龍潭水三秋華嶽雲壯懷今不盡安用惜微醺

其五

秋老稻初黃雞肥酒復香已拚成酩酊且莫問行藏
車馬辭山邑旌旃指太行平生持正論詎肯信災祥

其六

三年滯雍州此去復當秋宦況悲燕市歸心折庾樓
抱奇羞曾割濟溺賴商舟莫似長桑子勞勞臥一丘

其七

此去承明殿風霜屬豸冠務令豺虎避休遣鶺鴒寒
遠道還休問深杯且共歡倘來逢驛使先與寄平安

九日同長洲叔及諸弟游西登高二首

游西晴自好況復酒筵開微醉聽哀絃長歌坐曲臺
三秋愁欲盡九日喜還來興劇催歌舞同期酩酊廻

其二

諸弟俱英物名園復絕倫都能吟五字何止冠千人
明爽真無敵風流似有神醉歸扶杖履情意儘堪親

同王尊師過游西

遊人接此地庭檻盡宜花豈意停仙駕聊來訖物華
芳作回首散氣骨逐年差徒羨長生訣蒼茫詎有涯

醉後

花前坐綠莎微吟復放歌三春行欲暮一醉莫辭多
白髮宦朋盡青樊作多亦知漸有里且共學唐佗

亭上作呈客

雨過夕陽下幽亭風色清群公皆發興野客正含情
翠篠當軒茂蒼苔匝砌生直南瞻太白不醉若為情

八月十八日雨後過艸堂二首

秋來絲一雨雨後漸涼生我坐草堂下憐茲山水清
嘯歌肯辭消徙倚過松坪但得濯幽趣何勞施士名

其二

緊自中秋到何曾見月華深陰蔽霄漢積雨損桑麻
夕霽標林影朝興及水沙獨遊清意發若坐列仙家

答太微夜坐之作

良晤寧辭夜君才近欲稀已將春後興好向也閒探
小院風生竹閒庭月到花都忘獨吟思豈可話言歸

滸西賞花杏花亭小坐

不作中林宴匆匆已二年塔低松杪上花落野藤參

對山集卷之十四　六

樂處移歌席歡時辨舞筵杯深若辭醉應負酒如泉

謁后稷祠

翠栢籠香殿蒼雲蔭石苔春深迷古砌日夕暗層臺
文德通明夏烝嘗尚有邰萬年瞻廟貌茅土亦悠哉

謁唐太宗皇帝祠堂

宇宙思真主乾坤屬盛唐發祥邁類禹戡亂遂承湯
日表千年頌龍章百世光故鄉餘廟宇伏臘見馨香

次韻襄陽澗南即事

深秋動成恨遊興過田園木落驚林曠川迴閒瀨喧
結茅編小榻負日坐空軒懶誦封書藁呼僮課五言

谷口亂石小坐

此石何年墮疑從太始來崢嶸礙雲日犄角似樓臺
定從蛟龍窟非假虎豹垓山濤驚谷挑夜夜若風雷

呈北山

買得一壺春幽齋醉旅人既能麾萬物即可悅心神
僮子肯精飯微君為雨巾看君逸興發不羨李栖筠

立春日臨鏡戲成三首

十年再臨鏡兩鬢[illegible]盈不意神光倒依稀玄野生
災祥空衍兆倚伏竟誰明吾豈長沙相傷心有賦成

其二

對山集卷之十四　七

昔遇王公濟言予骨相窮官當六品上算約五旬終
生死須人理窮通係化工果能逃元始吾意益從容

其三

讖識參同事頻年未得詳乘除原有數喪亂實吾憂
所遇浮如此還思豈自由引杯忽成醉冲抱隘三洲

八月十四日往滸西遊覽

中秋喜新霽予來幽思深誰將三釜意慰此百年心
撫杖憐孤影開簾見遠岑直須沾一醉高臥聽蛩吟

馬嵬道中逢許由之

予向岷山去予為華嶽行相逢歎岐路微語見平生

秋色霽方好夕雲風乍輕無能共延佇落落媿子情

渭南邸舍夢亡妻二首

死別已十載夢魂才一逢尚能携稚子仍與慰衰容
有恨何曾斷無由訴可從九華吾果就挈汝躡仙蹤

其二

老境忽如此後圖當與誰空将萬行淚灑作一生悲
宗祧雖先訓生成實命為躋蹲不餘綵徽月上宵帷

梓兒豆瘥

有兒新出痘及曆幸無虞全藉神明力聊為衰老娛
悟玄非向秀班產愧陶朱更得看婚娶吾生何役拘

送劉遠夫往蜀

君向巴州去何時入劍門朧雲低拂棧秦雨細當軒
馬首空相望秋初幸討論關河凋弊久黎庶憶劉琨

十三日同雲夢南里滻川及二坊於浙東樂

絆圃乘雨霽散步玩溪清何事烟波叟常為禮法縈
君花幽自發林鳥靜爭鳴坐有長沙客新詩若可成

送尹長史

送君灞原上春色最宜人握手意難盡還家興轉新
地官仍偃蹇王傅屈經綸可似峨嵋下消遙折角巾

贈馮文旭秀才

君豈馮唐後承恩亦暮年草堂題處士烏帽仰神
仙桃李門墻麗桑榆杖屨便著書如有暇扃與過談
玄

積雨

積雨合林杳杳花興已闌空将貫酒意竟作抱林歎
處士蒿萊居先生苜蓿盤從遊昧前算大笑鹿皮冠

李臨洮祠

佐卿自何年金城祠祀虔清風當日誦美政此時傳
柱史碑同愈詩人記頻還令孫見遺德宦業獨稱賢

西岩石室與李侍御飲

相對西巖下初秋暑尚繁孤亭時共款幽操竟誰原
感子累相問嗟予乏可言奇才當聖世幸以慰元元

戊戌除夕

除夕傳椒酒呼童舞柘枝孤懷久愈仡髮近尤絲
座有痴兒戲門無擾馬嘶衰殘須自愛遮莫似年時

春日贈劉嵩陽二首

忽聞嘉客至載酒逆春郊社鼓川原合巾車遠近交
岸容回淑氣柳色動寒梢即此堪行樂何須火室坳

其二

洛下文華士年來訪隱居側聞光義父幸覩笑談初

遊近誠非晚追隨良有餘丈夫康濟事不可愛吾廬

送鳴岐

季夏君趍蜀相看手重携一尊石室下萬里峽天西
官舍連威茂郊壥雜象犀諸生有司馬丞與寄封題

別南溪

交道斯逾廢吾容一眦微韋弦嗟子去唯諾數人非
有論應翁橫無娭獨排扉秋深澄夕霽吟望思依依

送周愚齋

華山開子至中道忽相違紛煩君西去交河子北歸
才華推笑甸光采照泰戲倘有浯溪訪何妨佐典衣

臨涇逢芹山笑齋

又作臨潼會風沙欲語難可憐當砌月不似在臺看
跋涉佼衰憊回翔奈羽翰空將斗酒意何計報任安

送呂幼誠

冬日長安道匆匆喜見君鳳毛原有彩虎革自生文
雪凍長河水風開華嶽雲此時君北上不可惜離群

夜坐

坐久吟成刻燈花墜復重紫團烹雀茗香玉煮雲春
刻燭教兒賦更題且自封始知杜陵老無日不從容○

十四日夜谿田涇野至對月有感二首

今節仍高興慇懃二老過彌光如有意亦向座中睎
未暇論心事先呼酌叵羅通宵歡不寐言笑轉婆娑

其二

此約先年訂深愁風雨妨積陰當夕斂佳興共秋長
壯志冲牛斗長歌叶鳳凰關中餘數老垂白未參商

五言排律

送馮二時宜丈還鄉

十載望飛動年來猶寂寞文章能自誤義氣竟誰超
生計餘風雪窮途値悴憔故書行不置重椁久還凋
夜飽三庖彼衣看七貴貂飛騰慙化日偃蹇愧昌朝

抱疾春當發寒雲晚更翹兒寬終帶印貢禹已聯貂
後節如能礪前程自合遙臨風看行李短髮益蕭蕭

送滋甫

秋色遊京邑佳人萬里歸浩歌今夕共鄉約寸心違
同爲憐君後先登笑我非才如蘇季子句擬謝玄暉
蘭省春風失天涯夜語稀功名終屬謝軻坎暫同韋
鳳羽晴霄濶鴻飛露渚微楚丘看渭水灞岍問秦圻
跕跚悲餘事家貧典故衣願君重努力好以報庭闈

送蘇明府天秀赴榆次

此日人同醉憐君却獨醒神烏飛曙海丹鳳翽青冥

氣象俱恢拓才華况穿鑿詩篇甕杜甫標格詫嚴青
邂逅長安市追隨大宛亭文章供可誦議論總堪聆
且喜趨陪早仍沾禮數經濟書勞大邑陶冶務天型
解錯施餘力烹鮮效獨經地為唐帝國治越魯侯庭
政貴全三善仁須慰萬靈五當蘇困憊不可抑飛騰
理劇輕推轂判煩易建瓴長亭聊駐馬別淑送揚舲
餞酒沽燕肆離歌徵鷺汀逐迎今夕盡想像後時聆
每笑秦雖伏寧聞朱大寧千夫齊道側萬室望郊坰
地俗連朝邑王風閱井陘知君有奇抱端可報明廷

秋興

山翠忽如此乃知積雨餘微烟當砌滋涼月度窗虛
好客趨承倦校書禮法疏兆原無迹篤習静得方書但
取杯中酒聊同洋上漁微熙歌白石落柘復誰如

得涇野書兼聞君錫云留都士頗尊承之盛感
而賦此

睽別今三載相思浮九秋偶承書札寄益重苹來憂
知已飄零盡同心汗漫求蘇門唯獨嘯彭蠡未孕詎
夢寐空相及追隨詎有由所欣人事好更寄客懷優
踐履原非偽從違亦有由扶搖看鳳翥消灑羨龍游
昔去方懷憤新來亦笑休乃知修已樂豈似釣名羞

傳習爭相授西銘弄未收世情尊怪異吾道益沉浮
朱紫色難辨薰蕕氣不投可能恆覬李尚不日懷劉
禮樂新方振疲羸漸亦瘳請纓揮壯志投筆異前儔
丹灶朱將伏烟霞清可留行當揖人世與子玩羅浮

送謝給事左遷雲南典史

諫諍人誰敢知君敢正心聖朝方自潤天道實難
忱皓者陳舍道清秋鶴廣林和戢光已斂雜棣殆同
音唐舍選徵對千秋亦賜舍流頭須自重英美必生
琴

十四日得舍弟德充消息

此日嘉州使傳聲訊汝來道途將兩月疑望倦千回
浪指浮萍信空嘗駐馬杯笑言今始得懷抱迷同開
本原非俗客參本絕身月明照峽賦端合為君裁

奉寄東原老先生

聞氣扶為化昌轉得鉅儒我師開帡丈高義古今渝
執禮欽稽伯言文服著孤數河場登蹇道在性情早
未薦常州幕何慚楚澤康君貧餘豈弟望重極摳趨
桃李來春偏芝蘭接戚殊素心原不染美玉詎求沽
廷日明仙館靈光拂壽圖願淪千載藥與世作規模

寄仲木

不見呂夫子三秋倍惆然陶潛杯裡厭徐孺榻空懸
景邁音途滯情幽舟未傳龔閒仍樂裴今覩富詩篇
賈誼哀湘水楊雄上太玄群趍方緬緬孤操益翾翾
道以元思泰才因倚俗偏聖狂同儷蹇條貫異純全
中尉歸何早司空晤不延憐君滯江國何日是歸年

寄佩玉

與子長安別相思直至今埋輪知孤操持斧見雄心
愧我踈慵吝感君金石音看雲尋瑤草習靜卧蒼林
竟欲微王粲予當詣漢陰

送王伯聲

凋敝關河劇調亭得異才遲澤方被物重職已遷台
西楚陽春至中天正氣開旬宣歸旦奭翰墨陋鄒枚
不及河梁餞空思使旆迴范公終建節謝傅亦登臺
聖主元元慮微公孰與開

對山集卷之十四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十五

六言律詩

與敎湖子過龍泙小坐西望見東谷子方從
道馳下

華觀龍泙新漲即看驄馬西來佳地豈宜獨賞好懷
今擬同開歲月去如流駛登臨何似含杯若待辛夷
花發應憐飛鳥難回

北山庭內望月二首

倚枝閒看明月傳杯漫拂瑤箏欄底風光作好階前
咲語□□別院晚梅盡發大泥芳草初生狂占豪華

知幻方來處月休輕

其二

昔賓同朝御几今歸共隱雲山人海繁華易散虞淵
斜日難扳幸得新來俱健更于莫節微開一咲宛非
前度石壺聊慰衰顏

靈口西堡望見驪山

行次零口西堡原峪忽見驪山赤日黃塵天際蒼山
曉樹雲間春暮芳花未覩雨餘濁浪猶添太息獨思
往事微吟且慰衰顏

昔緣觀眺次仲黙

地僻柳條初放春深小桃未花草房凹口雲散薔麥山頭日斜傍壁數椽僧舍隔谿幾處人家龍窟茫茫俱水蒼烟裊裊無涯

七言律詩

寄李承裕二首

諸葛辛勤無了日三邊凋弊欲何之頃聞洗滌皆殊昔頗謂驍騰亦盛茲社稷有靈終伏虜英雄當事必匡時金滕玉槓雖人意婦織夫耕獨我思

三春數枉故人書厚德年來欲報疎幸有知音堪問訊誰能然事不躊躇對西亭索寞愁經眼北地安危切

繫寸懷待昇平無別督東岡休及草堂居

寄李孟猶

憶昔交遊子最親如今蕭瑟有誰鄰尺書未盡腸千折一別那堪歲十春用舍豈關丈夫事雌黃休念小兒嗔即看皓齒清歌者可是金閨玉署人

獨坐

梓里逍遙又一年風光何處不堪憐山僧應谷聲逾碎露菊依堦影自圓策杖有時臨碧水移床終日卧蒼煙斜陽牧笛從吾意濁酒呼鄰與灑然

秋意

座裏秋風絕可人四思交濟尚傷神且看曉色清如洗轉覺寒光翠欲勻松下有時雙鶴舞溪邊無數白鷗馴便須酌酒酬心事莫識支吾愧此辰

聞王大徵大將至

城頭日落雲氣開偶聞故人騎馬來論心酌酒還今夕澄興有山定我同身事悠悠已堪笑岐路茫茫何必哀我已長歌太白峽世態炎凉奚有哉

行次渭原里遇雨

日中行次渭原里細雨斜風故故來已喜未迷太白峽何愁不冷空翠堂舟人蕩槳頫流去估客驅車衝

泥趄咫尺終南休造次魚龍窟穴莫深猜

九日聘聞禹學將至

相逢細論公家事此意蕭條欲語稀五世尚能酬素志此生何敢忘形惟英雄屈指惟公是豪爽於人似我非明日欲行行更好邊夫無數望旌旂

玉女洞

當年鶴背誰同去此洞空留玉女名勝迹我來徒極目高峯雲去正含情千秋不改龍潭色午夜猶聞玉佩聲惆悵夕陽歸去晚滿溪春浪彗琮琤

從仙遊行入黑水谷五里草房凹

谷口尋源入漸深回巒相接晝陰陰嶼禽掠水應愁
下野鶴穿雲太不禁幀接草旁烟漠漠樹當岩岫綠
森森重遊始得名山趣老去翻慚少日心

華州張子梅花亭小酌二首

梅花亭上午陰凉芳藥欄邊春晝長霧髮雲鬟望處
好羅衣金鈿坐來香嬌歌欲遏征鴻下妙舞空疑乳
燕狂咲殺西溪能愛客滿缸常醸鬱金漿

驫馬來趨少華山小亭新搆白雲間若溪日麗人猶
醉塊樹陰濃鳥自閑漫興詩成天欲暝壯遊心老鬢
仍斑泉聲罔有登臨客泚泚仙蹤若可攀

留別太微

苍生無狀病經旬縶裘扶吾更有身明日將歸休恨
別他時再見却相親嵇康枉作形神論魏野終非翰
墨臣早晚南山雲氣發請君天際望綸巾

送馬公濟

此日西堂感汝來前年曾憶入金臺含杯不醉真堪
笑對月無題亦可駭隴右幾人稱鉅手案中多難必
殊才春風躍馬休閑眺早向龍荒靖虎豺

答用昭德光

年來唯與白鷗群春暮誰知兩見君幸有青尊須縱
飲況當明月更論文山房窈窕穠花發水閣迂迴芳
草芬長句短吟俱大雅朱輪花轂亦浮雲

悼子鵬亡妾

素心不逐彩雲飛香夢空將翠箑遺白紵定裁天上
曲青鸞應伴月中歸此時洛賦悲羅襪何日湘絃拂
蕙幃荒草孤墳埋玉處夕陽西望苦依依

雨中東王二拱之二首

暑天不雨秋天雨禾黍纔蘇生意傷百室嗷嗷爨新
絕千壑洶洶波濤狂能師自欲乘雲氣真宰何時見
日光問訊西臺王給事可能蕭散賦滄浪

積雨已增居者憂客心當此若為愁中宵滴瀝何須
爾累日滂霑豈自由獨有酒杯堪漫興況無公事惱
清遊行當跨蹇攜家醸且莫驚秋憶釣舟

十六夜次韻

不見清輝又隔年人生能得幾回圓登樓漫落千山
雨憶弟空憐萬里天欲遣倦懷須貰酒為酬佳節強
登筵亦知潦倒為吾事燭影歌聲入夜偏

憶昔

憶昔承明侍從朝先皇端拱似神堯萬家簫鼓傳雙
闕三殿風雲護九韶翎佩綏歸青瑣遠蠻夷通款越

寀逐可憐湖上龍飛後人事官曹漸寂寥

破悶

前年置酒陜唐山兄弟無虞季父閑千里晴原饒極目兩川秋色競開顏於今逸運仍多故何日逍遙得好攀積雨轉狂懷轉惡徘徊空望白雲關

二十二日喜雨

經春無雨欲農憂入社看雲銷客愁織貢已悲秦父老調傭爭望漢王侯西疇沾足殊天意上苑逍遙洽帝遊閑道長卿能作賦應將奏稔頌成周

涇西村見野老邀食

野老支筇唉問予桃花飛處即吾廬尚思漉酒呼村妓可惜偷閑駐小車指點杯盤無別饌坐談籃箧有農書雙顴斜綰衣衫古爾雅安閑我不如

過渭川草堂

渭川草堂清渭濱無數好花開暮春小總不受風雨逼爛醉豈憂兒女嗔數椽自可耕踈豁百畝詎曾鄰賤貧憑忽君分我萬竿竹令我因之東卜鄰

看山草堂同彝剡駕東之小集

去年首夏及君歡今日春深興未闌瀟灑自宜稱吏隱奔馳何必戴儒冠詩篇老去因情得花鳥新來趣意看多火舊遊供不見稻逢一唉古來難

薦福寺答隆吉汝公孟獨三君子宴集

東歸暫宿支公舍車馬翩然問我來上刹杯盤隨齋出祇林風物為予開彈棊已盡三龍興草賦還慚兩謝才寶塔忽君凌絕頂試將空闊望蓬萊

薦福寺將發值欽湖太微二子來餞

禪堂晨起喜清幽野客西歸興不休二妙過予應恨別一時見爾足消憂林花掩映香臺落旭景霏微寶殿浮自古城南名勝地何時極意備追遊

駝峯絕頂眺望在岐山

駝峯孤眺擬蒼茫自覺所來興中多少折吹看洪水細煙嵐不見白雲問周公禮樂空遺廟謝傅風流有清秋太白南瞻在咫尺關中佳氣近如何

第一關次聯句韻上遜菴先生

排曙披雲到此關喜隨恭癸守名山芙蓉中出青天外流瀨中分白石間定有神功扶帝力豈須靈藥駐臣顏攀蘿未覺行遊倦細和新詩及暮還

望希夷峽

名山佳氣鬱嵯峨望衣風烟暗薜蘿萬疊春開青錦障一溪晴下白雲窩空將尸解傳芘脉自覺天工厭

琢磨大子若無驪背咲陳橋誰識大風詞
華州卧病贈東四侍御二首
功成莫羡五湖遊河華山川已自優但使孤懷無染
着不妨薄俗咲淹留相如抱病棲塵榻子晉吹笙醉
玉樓三徑月移花影下歌聲猶作彩雲流
小庭粧成貯越娃風流那許外人誇更將夜事歸風
馬故採新聲托歲華白社追遊東谷在青春尊俎北
山蹊明朝更欲西歸去握手相看及暮笳
夜抵鄠杜
城頭擊柝已深更烏鵲不飛河漢明入門秖覺意草

草空室無那蟲聲兔郎官愛客意徒厚野老見兒歎
自生瑶山學士燒燈至握手相談鷄亂鳴
趙使君後堂同東谷太微太華諸君子集
使君愛客宴開堂客醉歌狂殊未央自咲狂言驚四
座虛疑節序到重陽炎天過雨先銷暑美酒當筵
論觴以日東征更踈濶贈予何惜遂遊章
答希宋侍御雨中見懷
空堂雷雨送微寒安汝修修竹萬竿安得雲霄乘羽
翼乾是過臺榭恣游觀園英帶濕先妖瑶墻柿經霜始
放丹游子悲秋愁作客君應花下卜新歡

樓觀二首
仙家棲觀俯層岑春色融融萬木陰檻外歌聲初宛
轉寰中人事幾銷沉誰能問道尋幽谷我欲翛仙憩
靜林木元無心名利客悔教髮華列如今
危樓迥對一峯孤哀烽平連萬頃蕪摩詰畫圖空掩
映伯陽道德豈虛無西來澗谷漢馳道北去河山周
故都風土不殊人事異誰將隱問同徒
九日同東侍御閒華州支作於石橋鄠亭集
九日西歸興欲飛黃花着眼問依稀何須載酒歌清
渭始是登高賦早微落帽風流慚孟史柳更詞翰咲

玄暉請看握手同歡處北鴈南鴻各莫違
郭侍御於移山潭宴王侍御同東侍御集
龍池西面逐山開乘興張筵歷翠臺魚艇暗随晴露
去鯨波巧趁暖風廻欲乘倒景躋危磴淺倚微醺坐
古苔鮑謝不來風雅絶高吟今見郢中才
蘿賀渡河答餞送諸公
諸公愛我意無盡遠送河梁春未深銀塘初解柳垂
綠茶嶽作晴驚弄音野人素性在山水上客高情思
詠吟後會還於小春定誰擬畫圖開竹林
雨中獨坐邀南川過東堂小酌

此雨霏霏似去年西疇平望水如川虛堂徹夜攢花
瀑霄漢何時桂影懸已屬琴樽同繾綣好拚詩賦共
留連朝來更有新成曲好過東堂聽管絃

贈上王比上入選

三十年來伐木情文章空自有時名高懷舉世惟王子
俠義誰人似鮑生風雨灞橋別思遠塵沙梁苑宦情
輕男兒忠孝須兼盡近日明庭憶老成

除夜

歲暮閑樽倚竹扉樸簌端雨更霏霏却看稚子婆娑
態不用聿娘蹁躚衣海上仙人消息近天涯貲客信
音稀獨憐彭鐵山陰叟濁酒酣歌興不違

送王郎中還三河

二十年餘始相見人生聚散等浮雲知君已結烟霞
侶笑我仍隨麋鹿群海上漫勞尋秘訣衆中先自有
靈文長亭且盡尊前酒笙鶴還期月下聞

寄苹菴

不見彭翁今十年北風南鴈意悽然勛庸已似耶耶
夢嘯傲何如王屋天有興幾時遊五嶽無營終日醉
三川遍覺處處知行樂短賦長歌任意編

寄壽李南庄尚書

二十年來問別深白雲空望太行陰銀臺誰識尚書
鑊汾曲人傳翰墨林此日高堂開壽宴何時尋酒聽
雄吟溫公洛社流傳遠不及南庄笙鶴音

庄上獨坐

山中結屋俯崖陰種樹栽花旋作林豈有佳遊供客
興但將幽賞寄吾襟箱章未領曹劉訣勲勛都非阜
發心百斛黃粱一盞酒微醺終日坐長吟

三月初九日過滸西看牡丹二首

今日滸西開牡丹携兒攜酒坐相看穠花漫識春風
好密葉休為夜雨殘深院紫泥巢翡翠層樓朱檻宿
鵷鸞豪客任遣韶華過幽抱常教酩酊寬

年年高宴賞花天明日花開賞更偏昆弟總能吟五
字兒童不必報三鱣匡時已獻賈生疏行樂何須盧
女絃已促行廚烹玉鯉好隨佳節醉瓊筵

西園眺望

五月不來溪上遊溪雲猶自伴溪流雖非給事茱萸
沜絕勝郎官鸚鵡洲半頃稻花迷洛鷺萬株垂柳隱
鳴鳩何當更挈同心者小酌微吟盡日留

初八日候諸公不至同岐東南川於滸西賞花
各賦七言律二首

佳辰每作看花燕老去風流亦可憐黄閣於吾既無
分清樽同汝且隨緣紅英漫道辭枝下綠醑還期醉
月邊千古豪華誰更在請將青鏡問韶年

卜築於兹三十春年來恰似宦遊人羞將白髮隨兒
戲且向青山着此身海内賓朋一旦老林間風月四
時新長吟何必如張翰短句從他笑李紳

淛東宴集值風雨大作

選日探陰接遠空廻谿花柳盖龍從池頭吾見波光
綠淛上驚看落照紅萬壑寒寒龍送雨雙厓隱隱鶴
鳴風凭欄自欲生吟思一晌烟雲更不窮

彭麓山房答太微見候

君從二曲城西去我向雙厓月下歸夕日烟雲迷古
寺晴天花柳映春暉嬌鶯過欵娟娟語乳燕衝波故
故飛對景相思期痛飲憑君莫自惜羅衣

奉天途歸夫望之汝公三君子

諸君止足風流客㪅酒長歌我不如十載飄零渾一
夢百年問訊祗雙魚詩篇尚憶同趨省組綬空憐共
直廬白髮青袍吾獨老好從楊子問潛虚

中秋

十年不見中秋月此夜清光倍可憐便擬開樽拚爛
醉何須從倚待高天癡兒解字仍求賦野老聞歌更
促絃百歲韶華過已半肯教虚對曲欄邊

十月五日

一放丘園二十年年來筋力益非前敢煩學士徵賢
疏復厠天官顧俊篇熵傲已知多士郤文章争擬衆
人傳方將服食求生事此意誰聞倍赧然

酬邵丞羅子

聞君習静求山縣郤愛山家遠問予泉石有奇君信
否風雲多態我何如聞君莫看潛夫論静坐宜看老
子書若道齊生是虚語武陵争得見桑麻

山居

最愛山居幽興深携來終日對芳林非關長孺辭優
詔自是裴陽愛苦吟雨霽晚川烟漠漠月明春塢翠
陰陰相將幸有柴桑叟漫興何須膝上琴

寄孫岐山

難兄不愧西臺史令弟優爲赤縣侯往日名家無杜
曲新來文獻有關州中丞已上桂賢疏百姓空思卧
轍留後去若逢宣室問先將民事報宸旒

淛西道中見落花示同遊三子

不信淛西春已深落紅驚見滿芳林可憐一月風兼

雨那得千壺賞更吟此度諸君同漫興他時佳節想
登臨夕陽似識山翁意亦放明光出翠岑

試筆

石室棲遲近十年老人虛擬洞中仙平生畏暑非耽
寂老去便幽反類禪霜欺小桃猶有角風翻細草若
生烟襟懷落拓原無為祇愧當時抱棄賢

即事

夕日登臨雨乍晴水光山色益縱橫何須梵伎調銀
甲自有仙人吹玉笙萬里相思無雁至一年蕭瑟有
詩成東籬又報黃花發悵望空堂蟋蟀鳴

三原拜馬處士文

門前翠竹上干霄院內青松色未凋種樹年年收棗
栗看山日日作漁樵明時不作河陽尉樂歲聊為汜
上謠鶴髮青藜真自得瞻依寧惜馬蹄遙

華州夜坐

野寺疏鍾隔涑林山城欲雪晝陰陰客邊命酒愁難
破夢裏思鄉淚亦深錯以詞華違素志漫將閒暇慨
初心誰言未是山林骨一觸風塵自不禁

華州逢焦祝逵還藍屋

客裡相逢雨雪時壯遊歸去意俱遲看花已負登高
約抱璞空懷失路悲北極風雲應待爾西州豪俊更
為誰青尊無限別離意何日書來慰我思

華陰同李侍御望嶽

曾樓望嶽翠岩堯晴日曈曨雪漸消秀麗來為三輔
鎮巍峩長作四方標神光日日扶洪化靈氣年年翊
聖朝欲共高真尋白帝冷風何事向人飄

陝州望平陸

隔岸依依見戍樓滿天飛雪動鄉愁雲山咫尺分三
晉郡縣蕭條滯一州刺史已非龔渤海郎官誰是曾
中牟朔風日日催行色安得從容望遠遊

謝宗易雨中之作

雨過疏生客到稀小窗依約有殘暉當軒岳見疏簾
靜遶戶驚看社燕飛隊逐喧喧兜弄枝遶簷匝匝竹
稍推新詩欲報非才思冒雨衝泥此願違

李宗易亭子

君家亭子接昆明曲檻回簷畫不成最愛薰風吹座
入偏宜好鳥向人鳴池頭綠樹涵波影砌外青蓼帶
雨聲睡起題詩閒視抄却疑身在錦官成

二十一日與吳二小集

二十年前曾顧君病軀愁思不堪云何當一別看俱

老再涉多虞事豈閑樽酒西堂歌舊曲藍輿東浙坐
微醺明朝我欲華山去渭水迢迢接淼雲

寄蔡承之

十年不見蔡中郎空辱齊書寄草堂累幅總爲嗣續
事百年那慰別離腸還有訣無心銘近事多虞秖
自傷何日同遊滄海上郄將往事咲荒唐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十六

七言律詩

送空同子還山

相逢復去豈不惜奈爾翩翩羽翰長○青春醉闕意無
限○皓首看青情未央○柳色全歸燕子○菊花偏發野
人鄉○紅塵亦有思歸者莫道雲山路渺茫

聞佟將軍進伯

將軍勇略今所無潛誅宄孽如逸鬨自慙功成無厚
賞部意事定有大赦千年事不作閒房一旦即能垂
畫圖猶有長安曹鎮守聖明何日放歸湖

學官家兄同太學舍姪携酒過游西山莊

學官提舉新乘暇太學諸生偶在鄉共乘到來供送
酒過宵歡飲又何妨沿溪旋捉魚偏好就砌新挑蕨
正香醉臥茅階醒復醉漢陵隋闕總茫茫

日暮登唐山

幽居無事客來稀獨上高峰歎落暉將相往時誇丙
魏瘡痍何日靜郊畿溪雲耿耿來還去野燒層層顯
更微五字便如陶謝手一生終媿侍臣衣

西城雪霽

雞鳴喔喔望孤城星斗滿天籾雪晴三月荼蘼也欲

爛九日茱萸那得生關外豺狼正吞噬山南戈戟苲
縱橫冥冥未歇千里目落落空含一飯情

答王子衡

一别那堪又六年相逢相餞轉淒然返耕我異陶彭
澤治吏君過韓潁川碧嶂蒼回千里色青驄好去九
峻天從來戡定須豪傑早為黎民解倒縣

和仲木底張道中之作

李白乘春過向子岑參緣客亦傳書眼前物色近俱
好身外愁懷新更除盃酌同君紓野況烟雲隨我卜
郊居山武木猶堪賦何日重來問草廬

答朱升之

白酒黄鷄蒲更新涉東今日有高人孤雲杳杳歸山
麓鳴雁嗈嗈向水濱微醉漫歌恒薄暮幽懷長咄動
經春隨時頗覺風塵冗習靜寧嫌虎豹隣

有懷凌谿子

一代風流不數人偶然相見即相親才如管樂應無
敵詩似曹劉更有神旌節幾時廻北地逢迎終日望
西秦明珠白璧君休惜還望重來細討論

醉後與符上王生游西别業

與子相逢順不違烹鷄漉酒送殘暉山飛着花小猶

爛河柳垂條柔更依共觀芳春當盡醉細尋勝地莫
空歸蘭亭後禊真吾事明日還應歷翠微

答何仲默見寄

罷棄自非卧主意還耕仍幸此生餘異鄉棲棲方我
厭惡俗悠悠况爾予習靜元鄉先有宅匡時伊陟未
收書君要乞摩尚來遠笑我秋山已隱居

楊子别業洞中

楊子年來樂隱居洞中收盡古人書長歌短詠誰能
似幽賞高談我不如常以尊罍歡野客不將筆札惱
公車世情物態皆能曉釣竿臨淵更羨魚

夜同李給事見訪楊子别業嚴谷

玉宇星光接絳河蒼山佳勝益嵯峨前峰隱見雙龍
曲後谷盤旋萬鷺過羨爾能開蔣詡逕嗟予未知楚
狂歌松陰眼底成千畝何得秋風日數過

微酒醉翁燕并隱居諸子

聞道南陽縣已塔井泉榆塞盡防胡珠方戰伐無虛
日此地生靈猶坦途不寐夜中看太白有衣隨處典
青蚨知爾近酤黄菊好携同我飲鷄雛

寄張汝霖

憶昔同看上苑花如今飄泊各天涯君膺節鉞紆籌

策我托山林戀物華郭老有才終服虜邵生無技但
鋤瓜音書闊絡相思切從何星河望使槎

送王士英

三年作縣極風塵兩過長安問我頻德化應同程伯
子仸完真似許清臣高才本為昌時出異數難同鄗
俗論青鎖烏臺俱得意官輸吏索絶愁人

四月十七日予在解梁夢北山子是日北山子

物度

踪跡年來數影泊此身何事又天涯思君已自縈變
淚念我同誰坐萬花旬旬幸完兒女事風流空博世

俗誇計程下瀚方西邁此日何能贈九華

寄東氏兄弟

再別荷龍已七年窮冬一見興翩然開軒酌酒意無
盡列妓鳴絲實可憐華髮總輸新歲月春風仍識舊
山川相逢頃刻相離遠不及天邊雙白鶴

田園慢興

新春自課田園事稚子牽衣看柳條嫋嫋露枝將欲
發依依雪片未全消平原命駕看山久別墅開尊貰
酒遙爛醉不知明月上東風有意向人飄

送蕭汝弼

關西文學故知名渭北親交更有情献策未收王粲
譽論詩已似項斯清春雲擾檻晴猶濕午雪搏風暖
更輕此夕同君惜相賞明朝何處覓虞卿

戲文浮山

一日逍遙盡室饑老來辛苦更緣誰交情輕薄世途
謊古道寂寥人事非即有隣翁能貰酒須知短髮已
成絲青袂母子無消息莫信相逢勝昔時

寄近山尚書

城南樓子傍晴郊樓北庭亭熱作巢山水遙當立整
[illegible]風煙淡後水來交幾時再到重呼酒它日還期更

結茅別後春花又秋月不堪人事日膠膠

戒裝

定以明朝訪渼陂美人清興世誰知山連紫閣周圍
好路入白雲遠近奇稅駕且拚秋色盡御杯須過菊
花時生涯爛醉誰拘束阮籍劉伶是我師

命酒

積雨已晴秋事閑笑而不言看碧山雲霞乍散歸還
闕泉石初臨心更閑獨酌微吟情自適歸牛去馬意
相閑呼童更作娑娑舞絶勝王家雙翠鬟

有客

有客相邀入酒家桃蹊竹徑亦堪誇門迎斜日迷歸
鳥檻過輕霜散落花對月総欣盃送醆閒歌偏惱壞
鳴笳堆盤何必銀絲膾遣興今移長者車

遣興

空堂風雨日相催老景陰晴絶可哀抱病漸於詩律
廢絲愁帶是䆮籬頹川奴撥棗衝泥去野客供薪冒
濕來黃菊青藜終寂寞紅醅綠蟻為誰開

晴

秋來一雨乃許長半月何曾睹日光千家落落有誰
好四壁空參唯土香今朝晴霽欲倒後去柴薪須

自防階前絶灘水不滲雲氣彷彿如瀟湘

再寄李承楷

寶昌為別動經秋世道蕭條常百變經略君從西土
去安危誰為北門留狗偷鼠竊中原劇女謀男織萬
井愁制帥安時饒計策莞絃終日醉南樓

再寄李參術四首

李子文章我所無清秋相憶轉蓁蕪総因潦倒停詩
何不為佯狂學酒徒我夜夢魂同笑語常時書札枉
郊墟西風落日思君處愁對亭西雙翠榆
富貴浮雲是我心狂歌縱酒近逾深欲將氣節高天
地肯使行藏愧古今物色便能勤紫極夢魂爭肯出
青林此曹嘖嘖還相汚不報任安自不禁
子厚原曾附叔文野人何以愧朱雲十年肯說升沉
事一旦真為玉石焚幸得僥將崢嶸即須慷慨待
餘燕英雄本為男兒志失路悲歌非所聞
平泉消息近應多秋歲曾通一夜過鴻鴈影寒君念
否青雲氣盡我如何愁長設對茱萸酒思極還為懊
惱歌殘碗金波雖適意姚江歸去亦婆娑

醉後

此日悲秋強自寬年時伏枕不曾歡芙蓉映水枝枝

直楊柳驚風簇簇殘空有小姬能送酒却無高興只
憑闌蜃樓海市朝朝異始信人間行路難

雨中同子鵬夜坐

緩泉一別又經年惆悵當時盧女絃宴罷衝泥吾獨
去酒酣拊劍子誰憐今來喜值清秋月後會應無白
露天細雨孤燈休更睡與君同賦白鳩篇

許明叔

聞君課最神京去大約當於八月天人事已無囊裏
白世情誰識甑頭玄諸公俛仰俱休戰賤子憂虞獨
默然明日南來須問訊期君同和九華篇

南齋

南齋獨坐雲漸開此拭琴書謝酒杯幽人遺世有佳况任客哀時無復才收興愁看王粲賦風流喜上葛洪臺畋漁自是浮生事貧賤何心厭草萊

初度日

今年忽報四十五七十還饒廿五年賓客酒尊曾漫興山林佳氣正無邊朱紘欲度陽春曲碧樹先張翡翠筵誰道猖狂如阮籍逍遙已負漆園篇

北山中泳過訪喜聞近山尚書消息

尚書何處避喧塵水北山房訪隱君豈為主人愛濁

酒定憐開吏和巾車新詩卷裏吟須滿舊約年來半已虛今重西堂秋月上金波綠液細踟躕

懷北山子四首

雨中閒坐數交遊豈弟誰如君獨優愛客由來輕尺牘閒居那肯拚諸侯堂開寶稽虛千石戶揭明農已十秋恨不屠軒終日對烹茶澆酒慰離憂

前年同作瑞山遊紫閣圭峯觸處優勝地總輸中執法家家應笑武安侯虛堂鼓瑟龍潭晚絕壁傳杯燕麥秋已辦肴與重過訪鏡中華髮莫須憂

西湖誰羨子瞻遊王屋今於阮氏優既有濁醪當入口那知奇骨不封侯帳前筋力全非昔鏡裏容華半已秋水北山房風月地會須日日坐銷憂

花下不作帝京遊事死方知故里優七貴何如湖汸客三卮似醉鄉侯雙槳解作巴渝舞短笛須乘蘆荻秋山寸風煙從夢想扣逢未去是吾憂

永壽王小山宴集

二十年來別帝都長安今見汝陽觴花前小飲來仙醴月下微歌喚玉奴誰拚紋龍眠桂窟我隨笙鶴上蓬壺明朝有約如相憶但何雲開望白榆

元日

今日老夫添一年堂前稱寿舞翩翩總教華髮映瑤盞且吸金波鳴素絃玄武誰栽五色詔青鷄我愛百花天南山不樂東山醉不信蓬萊更有仙

十七日早晴至長洲家叔燕集舍弟志充

今年算過又一年幸能寬月豈須愁陰晴大抵無前算讀聯分明托上天已拂衾綠絲說譜好開綠酒慰年時荊州不久應歸至骨肉從今賞更偏

作屋

彭蠡新開十畝陰茅堂結構喜深沉聊為野客追遊地敢擬名都翰墨林老去盡將書卷廢秋來惟聽眷

鵠吟修篁叢菊隨吾意湑酒淸尊盡日斟

破悶

兩劇窮秋傷客心重陽何處可登臨堦前碧草垂垂細檻內黃花疊疊深便有隣翁相對飲卽無野客從行吟可憐事異陶彭澤短笛長簫更不禁

馮秀才爲予畫像成姜明府携酒見過

老去衰容畫易成䟽慵空自羨餘生敢勸仙令過相問切愧山人之款迎白髮未從圖上識朱顏先向鏡中更多情惟有雙節杖日日相將游上行

岐東亭子謝諸公飲餞二首

城東亭子傍祖送楊柳含風巧趁晴節物於人豈無意尊罍當此合須傾秦姬並奏陽關曲洛女爭爲戲馬行莫道尚餘山寺約春風三月更尋盟

鄠亭酒暖併仝香舞伎釵冝翡翠粧老境風流須忝謝長天笙鶴謾思王喬山不掩芙蓉色碧澗爭浮蟒竦光醉擁籃輿吾欲去相思空憶德星堂

得梓夫書

十七年來間別情三千里外惜群鳴開緘不覺懸雙淚欲見還知隔一生王屋空聞小酉宅終南今作渼陂行舊時多少雲霄客屈指何人記昔盟

看山草堂同東谷子閒坐二首

幾年不作槐安夢日日同君吟草堂老去風流君自得新來遊賞我誰妨蒼山故舊粗豪客碧桃何須窈窕娘修竹轉青梅欲破絶勝橫笛詠滄浪

草堂東望事偏幽野客相過樂事稠豈有椎文藏翠壁幸分餘席向丹丘青排山色來書榻雲接嵐光入郡樓白馬金銜煩借問五侯歌舞幾時收

對雪簡東谷先生

小亭獨坐思悠然呼𠻗遙看挿遠天童子謾供春地酒佳人誰出廣陵絃況逢歲月憐工部勝地風流想惠連安得與君重握手深杯徐醉碧窓前

華州逢祁度荅用昭

華州此日逢祁度客邸風光殊未央姻館須朋親押座甥家兒女競稱觴高眞盡跨青鸞至仙侶俱乘彩鳳翔身世誰言過半百尚看海水變田桑

寄陳文相愚伯

十年慢憶陳夫子隔歲相逢信不虛一別正須芳夢寐三軍自許得吹噓驕胡敢恃連環騎神武何須伏道車廷議早開徵火伯東歸幸訪白雲居

除夜與德充陪王中丞惟忠宴東堂聞事有感

中丞問俗夜過予令弟搩杯語笑徐嗣歲陽春先到
否邊方戎馬近何如但須豐稔酬皇德不必鼙關動
使車閱道河西新得利憑誰早上太平書

二日同德充德一拜東原先生

聯鑣東上古邰原雪際依稀見竹門靖節自求三徑
樂黃公不変百家村初年總角趨函丈此日浮名盡
濫恩已見書香席令子還看光範及諸孫

游西宴二首

三月三日開杏花春郊微雨濕融泱情者翠篠鏇風
細醉柳朱英壓帽斜黃鳥過栗柔弄語白鷗掠水曲

穿逕細推物理堪乘興何必崑崙問斗樞
草堂鬱鬱俯春川花塢追遊已十年吟事總輸姚著
作金箋何必李龜年歌謳往日棲鳥畄饌出前溪縮
項鯿幸有諸君俱醞藉相將那惜酒如泉

符園對月

月上君家桃李園坐歌好醉瑲雲軒須憐極目花光
爛莫計催人夜已昏林影照杯金瑣碎猪光穿座玉
飛觴人生對此應行樂歸去何妨臥鹿門

王明叔東谷草亭

子居東谷吟朝日柰爾猶多芳草心塵世獨崇文學

吏衰年休簡大夫簪浮雲不必疑宵漢光餤何嘗礙
碓林好待中書公事畢共乘玄鶴到瑤岑

贈王念覺

彭麗相過忽四年春風劍佩又朝天離亭不得同沾
醉磐谷何時更促絃赤驥瑤雲輕萬里蒼龍含雨條
千川乘時好試經綸手莫負商薰第一篇

壽張舍人父封君

仙郎函詔下金門綵服龍章見濫恩甲子再逢當盛
日箕裘相紹又賢孫人生適意行俱樂神理綏和道
益尊進憶錦堂開宴處天香喜氣兩氤氳

莊上獨坐

對老茅堂蔭竹除晚風晴日散芳林方塘半畝杏花
亂曲徑一條蒲葉深行樂遠酤村市酒幽居近識廟堂
心魚蓑牧笛終身計雪鬢蒼顏任汝侵

三月三日獨步游西寄北山

獨步游西開杖藜巖花墻杏意淒淒兒童解事呈新
釀院宇無塵識舊題雲過碧溪春自老鶯啼幽樹意
如迷微吟淺酌全吾道怨汝翩翩彩鳳棲

登山

攀蘿直上西峯頂策杖遥看太白尖空有雲烟護靈

窓獨無鸞鶴詣仙嵷深春嶺樹粉含籜夏首岩藤乍
弄纖神藥未成吾欲老誰將花甲問師詹
甲午元日
六十年來衷可憐耳聾頭禿興依然祗緣觸積齲同
俗欲就刀圭費在人人事紛紛他自異幽懷耿耿寄
空傳小姬勸酒聊成醉漫愧莊生秋水篇
送于塋中都憲
旌旆東下燭氏幽節鉞西移見大猷關内獨當天下
劇雲中誰抱杞人憂群公經畧繼殊昔　聖主憂勤
尚未休衡遠長安聆至論如公方是濟川儔

送崔懋言參政
東堂握手把清芬西墅傳杯悵索聞在昔吳兒知叔
子于今關吏笑田文和風膏雨行俱潤白日青天久
自分若比難兄頻寄問俗分靈氣日氤氳
醉贈劉遂州靳成都吳靳鄉
四十年前同登第暴榆歲月又俱長芳春若怵看花
約佳節空憐貫酒狂山色周圍開綺障管聲遠近奏
笙簧休休景物須行樂合醉東皇廿四場
寄西河易中丞
中丞節制得沂公頓覺人趨渾噩風至治須求漢長

厚民情空望古韻蒙關西十載承餘福江表三年見
極功斋首俄傳式札問浮如聲欵對文翁
送石門行邊北還
使相行邊聖慮勞炎蒸萬里下臨洮一人自恤邊關
苦九鎮爭馴虎豹韜料得奏須思頗牧揚謨先已望
夔皋升平有慶明良遇欲頌升平愧俊髦
次答石門相國二首
列陣迎　思介胄椎鞱袍逆映塞雲紅武臣敵愾餘
虓虎　聖主憂時起卧龍天上使星臨閫外斗間紫
氣照關中長城萬里今增重不數平淮一綫功

其二
憶昔聯鑣賦鄭雲那看一別覺長分向時任妻承
天佑此日優遊托　聖君過問獨勤師相意揚休安
用野人文神京王氣三台接日日踈從見紫氛
九日風雨予亦抱病奮然有作
莫嗟風雨妬重陽五鄉先生亦在鄉不分黃花終寂
寞但歌白雪自徜徉呼童設學龍山舞喚妓仍為蔚
曲裝人事天時空作惡詎然回得老夫狂
對山集卷之十六

五言絶句

丁丑歳十月一日得伯循書將以是月見訪得

我別南窓下黄花滿好音纔人幾時到相思勞寸心

菊花方爛熳謝傍稍衰歇坐我白雲軒相將弄明月

抱靜惱客來獨吾仲容至俱是滄海人安計塵俗事

葡萄釀作酒復置琉璃杯共君宛轉歌一日三萬迴

帶雨入郭門暫宿道傍寺半夜雨逾急恨不向君醉

答太微游彭之作四首

此水遠縈紆此游情更爵請君游上坐看此水中霞

君家昔山曲佳勝定無此夕陽原上來此游亦堪喜

游來多相待枝枝弄新碧不繫郎君車常拂處士席

木末栽芳木君與坐相酌聽彼幽鳥鳴君心樂不樂

題壁

長裾曳谷與散步荅松下若非鹿門人定是樓棲者

晋綠道中戲太微三首

瀟灑張夫子風流誰可攀雪晴山更好何事欲空還

雖有故園思其如春水乇石門不臨嘯笑殺晋孫卿

籃輿下西坂佳勝益春容泉落蓮花游雲開玉女峯

與宗文夜坐

芳意老逾篤清談夜不眠冀尔若裴迪相過藍田川

贈湯貢之 湯號閑雲

閑雲既無心安能有拘束愧我山林人何時去塵俗

渡渭南望二首

水際孤雲合船頭細浪生青山飛白鷺綠柳轉黄鸎

客散太微道人歸黑水西臨流麾短賦即景試新題

吳歌

儂如浦中蓮欲如蓮上露不要朱日晞唯恐狂風妬

古曲二首寄淡陂子

少小識流黄裁為合歡被不得同君着竟如流水逝

人生無百年常思千歲事入門同咲顔出門各分異

北山庭前竹石各賦一首

看君滿堦竹若成千畝陰月來金瑣碎森爽似君心

剩石為巨缸植此一峯秀依依夕陰生彷彿隆懸溜

用昭宅看牡丹二首

此花已盛開我猶醉君酒還知澼西曲花片大如手

春色年年似衰容日日改奇與園中花那能不相待

山中夜歸二首

日落萬山曠斷崖人不行籃輿下崇坂依約聽更聲

山外嵐雲斷中天河漢流月明人影見珠露浥征裘

朝希宋出妓二首

筵開不出妓徘徊據空牀盧六本傾心何如李太白

睒輿過別墅接坐散瑶觴不遣清歌出空陳俎豆香

畫二首

三仙煉金丹丹光徹天起那知玄牝門不在爐火裏

歸牧夕陽洲悠悠穩跨牛笑看江海客風浪逐年愁

別公望三首

宵征鷄未鳴遄歸夜將旦感子慇懃來飲餞白雲汻

君抱雲霄姿我為蒭菲客相見即相知徘徊意安歌

我向武功去煩子贈微吟知君有幽思悵予芳草心

雜賦符園景物七首

桀園

破玉迷歸蹊分香藉綠苔曉來吟望爽絕勝碧桃開

杏塢

看君杏花塢疑在輞川南映日浮丹萼翻風墜綠毵

李蹊

不是楚苦里滿蹊懸素英森疎明月下遮莫許人窺

桃巷

春川百樹桃綽約開將半為問看花人可似玄都觀

葡萄架

綠苞雖未折清陰已堪想徘徊望東山依依明月上

柳浪

匝岸垂金絲翻風漾晴瑒夜來南埭歸相看已盈尺

梅墅

季夏苦炎蒸獨愛王黄子稍着氷壺中蕭爽快人齒

驪山次壁間韻留寄於滕逺二首

思君不能見空望水西村徒載華山酒憂來獨閉門

夜深殘月上寒爐尚餘炭安得同心人並坐理瑶瑟

少年

白馬出青門香風散原野一笑擲千金枉殺負薪者

送別

相逢復相別歎爾優游子三月過瀘洲福舟疾於駛

奉迎長洲叔洎諸昆弟賞花值雨不果

巳辦花前飲花神豈避人欲將花盡發故著雨留人

杏花亭小坐

我愛千畝杏逶迤圍小亭浮雲日夕靜疊入萬峯青

柳下觀棋

拂地坐彈棊注酒莓苔上水際暗香來怕是桃花漲

渡滌

西岸桃杏花風吹落坡上蕩漾那能還空使心惆悵

鳳翔宴集二首

三月鳳翔下開花疊如錦復有同懷人云何不歡飲

不憚山村遠探奇石洞深行吟紅日暮卻樂晚風侵

聞笛二首

初月照山牕清興那能歇更聞玉笛聲恍如此雲闕

昨日滸上遊今在湯泉宿如何絲竹聲又復在空谷

歸牧

赤光匿西陸嶺上牛羊歸牧童喜牛飽笑歌來翠微

別兩山

子是金陵客何時到此州一節如曼倩千古誦風流

昔往

昔往何悠悠今來亦矯矯綠樹樓外多紅顏坐中老

鳳泉夜歸二首

中夜鳳泉發夏衢風亦清開簾見林月伏軾聽雞鳴

城上柝已罷山中人始歸曉光遙入戶稚子未開扉

自鄠冒雨抵家

濁浪急於駛籃輿懸百泉依稀入城郭不似武亭川

王典簿畫魚

王生畫尺鯉鱗鬣皆天然終日風波裏何時來雲烟

孫方伯青芥白芥畫二首

雲枝隱隱長索幹團團澤雖承雨露滋生性故清白

托根當芳園凌霜益屏翳清白君自知何須羨薑桂

贈李獻吉往靈夏餉軍十首

關中賢聖區芳塵今已謝李杜有遺音惟君可方駕

君詩清且新子詩蕪而雜媿予假寒人望望不相合

相合總幾時君去速於駛中夜相思君不斷如流水

流水無迴波君子恥微諒若到賀蘭山早擬封章上

昨夜玉衡下伏留見欃槍方內如有事贈子以清萍

青萍古神物可斷蛟龍骨把向君手中滌蕩但倏忽

君家報主心期與自將冠嗟彼丈夫心肯緣世情散

邊計已久廢斯民方困窮倘能昇溫飽急難或可同

虜騎一南下塞垣千計空倘遇趙充國子與折其中

君去孟秋節君來擬春分得時報明主離別如浮雲

病起雜詩十首

往事如過奔來事闇莫曉身遊大夢間百故皆草草

閭閻足饘粥官貴厭葷膏如何乞丐人粒藿未嘗嚐

田丁無別苞筋力動如駛嗟彼膏粱人少壯先頹趾

深居靜無事朋友過亦疎假寐玩神理豁然遊太虛

平生持素心欲以報明主今日忽若茲方來難逆覩

日月如逝波悲哭浩無極黽勉從初心天意苟不蝕
蝸牛恃微涎迤邐升崇壁笑我山林姿富貴豈其適
達人重修身志士若無聞身立聞更長即死亦何恨
六齡作書生廿八炯科甲勛業未胚胎氣骨先消之
壬戌二月莫策名謁天子便有山林思豈期骨相否

長寧留別秦太守

君作長寧餞予悲萬里行離歌姑莫唱唱徹若為情

馬嵬道中逢林幕來餞

與君已云別安知復逢迎高原一以望苦極款沾巾

晚趨宜灘

夜深孤月上山凍石淙清彷彿殘雲來依稀見驛城

夜抵俞氏宿

星出行客倦風起征馬疲夜投故人宿入門收接䍦

賦所見二首

母飢聲已呑兒負呼愈急可憐子母腸三日未曾食
騎馬誰家郎氣態時千轉回首語所從章臺夜歸晚

閒用之

青春佳興多城南景堪賸日日望君來君遊最東曲

有懷粹夫

粹夫古人儔冰玉比襟期四海方戎馬安能遂尔私

和呂子雲槐精舍見憶之作

佳人安可再芳春已如隔明月照宵帷相思兩空劇

賦得古意二首示扶風趙秀才

琚梳鑄金梁翠袖邯鄲倡微歌邀客醉四座聞清香
綠水照明月冰絲拂洞簫主人若常滯愛客不知宵

游西亭子四首

閒林黃鳥鳴當戶南山翠以茲辭壯遊亦可長年醉
王生輞川口祖詠歌湖側以吾水游西孰與耶溪北
炎菁髮新棘殖稜發長畝微風吹襟懷夙心復何負
山家喜秋色日月秋林生不聞車馬音詎有虞卿過

子夜歌十首

郎如天上鴻閽閽向天轉妾如地下石寸心那可卷
俠郎日昏黃郎騎青驄馬章臺明媚孃爭羨郎妖冶
十三學裁衣十四學琵琶自謂可郎心不知郎意差
遊水不可攪郎心不可反子夜夢見郎腹中車輪轉
人老亦須死今日生何為來訣辭此去免令守空閨
昨日是寒食冶遊遍郊墅不見儂所歡心緒異伺侶
生男愛身手生女重嬌嬈十四做郎婦十五長分巢
明珠與玳瑁織羅復流黃本為郎作好今日委閨林
開窗傍前楮挂鏡選桐枝梧子雖不見桐心當不移

我歌子夜曲曲短意猶長若得徹郎耳儂死心不忘

右別離二首代上王內寄

鵲聲尚對啼蛛絲傍簾颺閒愁盡蛾眉中心復惆悵

君應何日來儂心今已灰碎如車輪子一刻千萬廻

贈鳳巖還西鄉二首

贈君白紈扇團團明月光君歸若九月可向匣中藏

菊花猶未落子向南山去尊酒消離憂莫問宿何處

次韻答別公望二首

舊人別多時驚見新人貌含情不敢言却恐新人誚

相對日將夕愁勸盞一卮看花過春苑何似洛陽時

六言絕句

夜與南川對月二首

愛此一輪秋月清輝獨射閒園小酌西堂人醉桃陰漸近東軒

裊裊微升東海紛紛遠射疎簾詩就呼童送酒歌餘對客掀髯

觀岩下花柳三首

雲外小洲飛鷺岩陰長沜宜春萬樹桃花夾水滿天楊柳迷人

水際堤山如畫原頭輕靄霏烟繡草平連漢苑紫花遶接秦川

力穡又將十載尋春已極衰年何必買英勸酒方同郭泰迎船

渡渭

馬家渡口浮渭烟波一望無涯雲外小舟廻棹泥中野老停車

東希來宅西亭子宴集二首

城市山林有此烟霞風月何心既倚金陵起舞須邀盧五同吟

酒醉不知日暮月來始信更移清興撩人無窮高情入夢空思

對山集卷之十七

七言絶句

欲酒樂二首

碧椀金波窈窕歌緑雲紅日醉頽酡西風白石雙岩下北鴈清霜奈夜何

欲酒雖多樂亦多野花岩鳥意婆娑朱纓白馬青蓮盖不及谿田卧緑莎

彭麓山房漫興六首

數頃山田聊自供百年身計未踈慵但教酩酊空齋卧絶勝乘雲遊嶽峯

黑水波濤萬尺懸太行王屋詎能先從今杖屨朝朝坐坐看青山下紫烟

山居莫怪四無隣田父漁翁悉可親指點新谿搜異草安排濁酒為金鱗

城市朋人訪隠淪烟霞羽客倒綸巾谿頭静看蕪葭影世上誰如自在身

蘋花未老稻花香怪底山童盡日忙暫向柴門收藥裹好從籬外饁秋塲

數椽茅屋百年身春裏何須更覔春從此當為彭麓主他時咲殺五陵人

即事

美酒何須玉椀盛前溪且喜白雲生相將一醉青莎上咲殺人間浮海名

汝誠至三首

西磐新自隴西來野客逢迎渼上廻爛醉莫嫌紅燭短微歌先遣白雲開

去年送子趨華省今日迎君生草堂若待黄花方漫興也須采落慶重陽

中丞節制故能爲隴右文章近益工難弟難兄分兩鎮為霖為雨失群公

寄獻吉

炎威赫赫汗如泉秦女彈絲來晩天願逐南風作雲雨却令凉思到君前

於嵩西同公順兄小酌

長柳萬株高拂天晴原千丈下臨泉金杯欲遣山公醉翠袖先調盧女絃

扶風道中十首

郵亭新柳厭春陰躑躅黄鸝銷客心碧水蒼山予來晩衰容短鬢鬚何侵

小店西頭鳳水波東南直下接渭河微瀾映日金蟾

細急漲當秋濁浪多
平生不抱越鄉憂老去猶欣汗漫遊今日盡看周故
國他時還宅海東洲
鳳泉東是美陽城秦后離宮跡已平細草不知龍輦
去城邊日日喚愁生
破屋瀟條才數家短墻無處不飛花平原南下蒼崖
出哀蟄東迴小徑斜
杏林東望望隋陵樓斗龍蹤隱地形香火莫悲陵邑
吏河山空倚火微星
秦皇不是列仙姿漢帝空懸海上思寶訣此時投驛

吏理絃何日下靈飈
許公碑石尚參天科斗消磨不記年父子經綸唐第
一鄉邦述作近誰先
夕陽隱隱抱孤村知是何王駐馬原龍種自隨形盡
去人烟常傍廐門繁
晴原斜日下山城岸柳園花喜漸生愛弟善為靈運
賦老夫何忝少陵行
東侍御宅小樓看山三首
山家終日對烟霞萬頃平林接二華誰把風流誇洛
杜已將詞賦壓長沙

花奴玉笛彩雲歌日日凭欄樂事多不見汾陽舊時
宅豈如玉桄混金波
連年夢作華山遊華郡看山負此樓萬樹飛花千嶂
碧分明疑是海東洲
渭南道中二首
飛絮滿天花復殺平原斜日帶青山要知春色宜看
還不在濃陽客霧間
雨後看山山更佳層崖西望靜無霾天涯芳草芊芊
綠不及鶯聲感客懷
長安郭門留別餞送諸公

古寺疏雲送我行空崦冉冉午雲生烟霄不截長飛
鳥江漢誰憐旅翮情
華巖宅亭子宴集四首
芳草名花百畝開山光雲氣暗樓臺青春取醉非難
事綠鬢能歸是絕才
君家亭子華山限無數名花傍檻開天上玉樓誰得
見人間即此是蓬萊
我飲君家醉不辭君才清妙幾人知未須珠下歌金
縷先看銀盤薦鱠絲
楛桿咿啞水如泉種藥栽花近幾年覽景且休誇鄭

谷看詩令已羨長篇

華巖小樓望月

從倚危闌感慨頻月光如晝寂無塵詠蘇使見山川
好有此山川要此人

霽賀晉王汝諧見過二首

前年我醉王官谷今日君看錦谷花設使虞卿還有
此不妨今日醉君家

往時亦羨栗陵酒霽賀八春醅更可人今日青尊君辭
醉穠香芳草為誰新

心遠亭集二首

柳浪纖纖拂翠巖蒼林隱隱接殺函關巖獨坐成幽

討何必仙人白玉嵒

老境相逢志益歡不知亭上有春寒晴時盛日當行
樂無那蒼生想謝安

別汝諧

我醉君家五日醒欲將益海入杯傾座中若道何哉
唱莫放陽關第四聲

別德敷

榆關兵馬故來強大抵都因節制防此日君行看實
劍好為西北靖攙槍邊疆

示德克

昨日予從游上歸滿天花柳拂征衣却思春色無多
許好設相將歷翠微

送徐生

遷客西歸蜀道長洞庭秋去亦徜徉那知一片蛾眉
月容霧輕雲總不妨

二月九日同德克德一杏花亭集六首

杏花亭上杏花飛咲我看花何太遲明日征車過函
谷歸時應見子盈枝

前年花發坐亭前劇管繁絃動遠天今日看花朋輩

盡啣杯吟望思凄然

憶昔此亭初試花與君方駕水西涯醉歌花底催新
釀坐見尔頭落晚霞

符郎婉娈忽能詩亭上咨嗟壽我卮却咲陶公無紙
筆謾將梨栗誑諸兒

老夫筋力漸非前別墅風光自可憐待得函關公事
了年年沉醉杏花天

醉後題詩滿四墻咸時乘興亦非狂年年花發年年
醉更乞天公六萬場

去年二月九日與德克德一二弟泊子栗過此

各賦小詩數首今日杏花開二弟後至悟省舊
作有待得函關公事了年年沉醉杏花天及年
年花發年年醉更乞天公六萬場之句因再賦
六首
歲歲看花花已飛花神若恨賞來遲今年坐賞花繞
發却到春風第幾枝
此日庭柯盡著花老夫逸興正無涯崦西莫羨千株
柳水際先看一帶霞
銀燭煇煌照北堂淸尊同汝有何妨行歌正恐花陰
短鉅盎還從飮興長

繁絃劇管坐花前轉覺春園花可憐若把花枝對明
月紅英咲殺鏡中天
我醉君歌興灑然不知花影坐中遷須敎酩酊同今
日那許蕭條似去年
緊自歸來須不遲柳邊花底坐忘歸新詩美酒朝朝
樂莫管春歸花亂飛
和岐東滸西夜歸之作
滸上行吟月下歸露花涼透薜蘿衣風流一似蘇門
嘯直欠當年阮火徽
觀瀾亭同太微小酌
冉冉溪雲細欲生潺潺春水[illegible][illegible]觀瀾亭上微醺
坐咲倩嬛瓔理玉箏
安東侍御園亭醉中走筆二首
燕家小妓石榴裙咲酌酴酥把似君王向未教花裡
出瑤箏先向月中聞
小小亭臺面面花晴林夕日散雲霞有時對月掀簾
坐萬里晴暉落障紗
答東侍御
日日看花日日好芳心不與花同老有時騎鹿華岩
頭咲指桑田拾瑤草

滸東小酌二首
滸上春光濃更深滸東佳興益難禁大桃漫向溪邊
發濁酒何妨月下斟
載酒尋盟莫厭頻韶光忽已報殘春臨溪自咲雙蓬
鬢不是年時滸上人
許廷臣亭子觀假山
小小亭臺面面山雨餘常見白雲還那知斷壁懸崖
趣却在紅塵鬧市間
脩山莊鋪呂子與蘇守設酒待予呂子出示所
賦桃花詩因謾成五首

誰謂峯陰春事遲亭臺處處有花枝芳花自惜春風
好不道衰翁鬢已絲
弱柳迎風太不禁夭桃夾岸吹春深朝醉函谷尋君
至美爾春山方獨吟
十年一見復逡巡百歲如斯豈足頻不向鄠亭飲美
酒桃花笑殺五陵人
自別承明二十年春風三過武亭川條山更憶桃花
曲何啻華陽修竹篇
絕壁香來花已飛背岩雲將濕羅衣知君習靜栖山
郡咲我尋春郊釣磯

醉別廷揩二首
若去巴渝春正深西堂尊酒且論心無端惱殺關山
月又送征車過漢岑
三十年前舊時知春風歸去見襟期即看翠袖擎杯
處可有相思到鳳池
李戶部克中畢賑北還寄別
西上艱危勤使車郡公咨訪過郊塩　形庭若問蒼
生事莫道王克善著書
送虞北山伯俊公甫二首
太嶽山人訪我來西岩石室酒初開身騎黃鶴欲歸
去閬海蓬壺何處哉
若歸南嶽見方平為道匆匆已半生此後倘成金液
事好從雲外聽吹笙
西溪亭子登高二首
主人愛客搆新亭坐我呼童泛酴醾一曲鳳簫雙鶴
下天風吹浪海溟溟
園亭四面列青山水竹中分一徑閑佳節既能留我
醉西風隨意拂衰顏
送李封君
郎城回首色岐周百二山河入壯遊一水莫歎秦晉
隔鬖凫遠泛閒臺秋

漫興八首
草堂獨坐望秋山山色遙遙若可攀翦谷希聞佳客
過深居偏喜白雲開
葡萄拖蔓作雲棚苜蓿堆盤厭海鯉千首新詞堪漫
興百年身世但飄萍
炎蒸已盡凉風來從此將聽過鴈哀節物不常人事
異憑君休羨郭生臺
濁酒今朝始入脣清歌不必更煩人坐中既有金陵
子瑁梲還烹泻穴鮮

平生筋力盡於詩老去風流更不疑帶雨常修蒔詞
徑看山何必更公藜
磐㪚為文弱冠成便於海內稱時名往來頗欲吞江
海志定何須論濁清
前年與客遊華原名公碑碣向天蹲敷屑意操皆如
此際遇遭逢各有論
最愛高人杜少陵平生行止未疲蹭若當尊酒酣歌
處便有千軍不可勝

酬強長史

汝南老人人未知大隱逃名老向斯七十行年猶作

賦三秦才子莫言詩

自京師下至洛陽有感

夕陽芳草白雲洲雨霽樓城翠欲浮對酒莫須思故
國郭中不見使人愁

艷詞

杏撥朱絃舞袖長楊花點點杏花香幾時逐得春遊
隊欄向東風醉海棠

春末有懷世觀伯循仲木二君子二首

晚烟漠漠春山暮深封鶯風鶯亂啼好景同看不同
賞銜杯東望意淒淒

踈林斜日雨初晴尚憶秋亭送伐行一曲離歌千里
意空齋獨坐不勝情

戲天澤

曾約抱琴過雨夜夜闌不見子猷來思君豈們高山
調笑我誰同獨酒杯

長安留別親友

郵亭雨霽見斜暉酌酒同君立翠微明日天涯迴首
處相思兩地各沾衣

華清亭子同任侍宴集二首

雪滿驪山御尚青與君瞻眺亦娉婷君看妃子池前

水不解流虛亦此亭
伶兒驪山何時候隸篝燈引從鑣莫道山城無樂
事野雲明月下歸樵

華州贈東大

病骨那堪冒雪來感君終日坐徘徊明朝欲去愁無
限怕見西堂鸚鵡杯

耶鄲贈客

西去鄉關幾十程客中相見自多情逢人若問風塵
事惟有清癯似長卿

梅對

雨對參差曲檻前穠花深葉望中然五侯庭院荼蘼
發同是看花五月天
扇面
蘆花楓葉滿天秋短笛輕蓑穩跨牛小艇不搖山月
細淡煙漠漠掩城樓
負者歎
長安城東月如弧萬戶笙歌徹廣衢息肩仰天空歎
息前頭忽見執金吾
栽竹喜吳慎之見過
滸西作屋人過少種竹悠然見爾來知爾定爲樓鳳

客顧予安有拂雲才
浪店鋪鄠亭子觀望峨谷三首示扶風諸君子
鄠亭面面遶山開濁浪潲潲噴地來南折東廻十餘
里盤龍翔鳳兩三臺
雉堞層崖矗矗分蒼波瑤封亦氤氳晴川若不生微
雨那討平原萬頃雲
遶山過水亦無窮愛爾尋常小即工若是郎家愛烟
雨更須卜築最當中
望隋陵
諸弟驩迎野寺遶南山秋色正蒼然隋陵望裏巃嵸

出不似閒呈觀卜年
讀中山狼傳
平生愛物未籌量那記當時救此狼笑我救狼狼噬
我物情人意各無妨
答陳生
客居應有柔乾賦記室新收南嶽詩若把洪都望豐
鎮風烟終日藉相思
呂子北泉精舍集五首
白嶽重陽醉此樓不堪詩酒作淹留狂夫老去情逾
放白折黃花插滿頭

月白花黃酒又清長河根不入杯傾人間富貴同飄
忽何物空教誤此生
自許精誠叶鬼神窮居日日有芳鄰皇天欲錫烟霞
侶聖主因歸社稷臣
六十五去七旬來歲月無多亦可哀苦向紅塵惱蔓
菲何如佳節倒金壺
我醉欲眠君莫留明朝還有郭西遊山翁醉後猶能
賦不羨當年鸚鵡洲
贈涇陽張明府
君今西去與倫然看破莊生第幾篇世事總爲兒女

戲淨名休信野狐禪

淛西遲舜臣戲成二絶

淛西花發遲君看閒到春眠起尚難紅拂若憐花坐
褪倚欄無語抱鳴檀

夜來殢酒強扶頭為怕春歸來曙遊何事分司杜夫
子不憐花意欲含秋

對山集卷之十八

對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邢臺張氏族譜六篇

敘例第一

康海曰予昔聞先夫人言予張氏系諱士衆以上莫能知而元禮之後居河東或傳其孫子一二人皆莫知數實小子識哉母以忘予先人之族矣於是海懼而述張氏譜焉

予作張氏譜會從舅綱來關中乃益得詳知張氏之系茂盛遠矣乃泣曰是予得成先夫人之志也夫是予得成先夫人之志也夫於是叙作譜之意為叙例第一陳世次移易之本為世系第二系世大為世系第三述生卒取葬及仕與不仕之事為世傳第四摭拾故行發揚幽光為大傳第五述配匹之源及女氏之世為外傳第六凡六篇焉而張氏之世有可考者矣

世系第二

張氏出尉氏縣世居尉氏城北門道東族數十百人元季麥氏起兵家人悉散居避兵而諱士衆者挈妻子來河中蒲州乃就占籍蒲州鳴教里居牛站巷中故為蒲州人永樂初有詔徙山西人墳實畿內郡縣

以淳汝者乃來邢臺今子孫又世為邢臺麻村社人云而留浦州者曰張元禮元禮者敬第也始遷時元禮幼也故留元禮在蒲春士舉而敬從遷焉然其遷名實元禮云

先夫人言河東之族富矣邢臺人乃數數困厄無有寧也乃今甚畏邢臺人至欲別其先人皆甚悖謬也

世系第三

士舉子二 敬子五 賢子四 忠子四 全

林

三保

進

信後於浩

三十子

能子一 欒

浩繼子信子四 羅

鼎

詮

輅

泰子三 旺子四 鳳

昊

玘

強

興子一 騰

綱子一 拱辰

寬子二 清七子

潔十子

昊子一 青

元禮子一 循子一 舉

世傳第四

士舉字選之配某氏生二男子葬蒲州 餘闕

敬士舉子取楊氏生五男子二女子葬邢臺磧兒村 餘闕

元禮士舉第二子取某氏生一男子葬蒲州 餘闕

賢字士希敬子舉人才為光祿寺大官署監事改南京鴻臚寺序班又改安慶巡檢司巡檢年七十二卒配郭氏繼陳氏生四男子一女子葬彰德府安陽縣西水鄉 生卒闕

浩字守道敬第二子取劉氏無子以士希公第二子信為子葬邢臺磧兒村 餘闕

泰敬第三子號里長公取朱氏生三男子二女子葬

邢臺碾兒村餘闕
寬敬第四子取王氏生二男子葬邢臺碾兒村餘闕
旻敬第五子取何氏歸蒲州生一男子餘闕
循元禮子取某氏生一男子餘闕
忠廵檢公子取王氏生四男子葬邢臺碾兒村餘闕
信字本誠廵檢公第二子取郭氏生四男子葬邢臺
碾兒村後于浩餘闕
三廵檢公第三子旣取而死
能廵檢公第四子取陳氏繼王氏生一男子二女子
葬安陽

旺里長公子取李氏生宣德辛亥十一月三十卒正
德己巳二月初四享年七十又八生四男子二女子
葬邢臺碾兒村
興里長公第二子取李氏生一男子二女子葬邢臺
碾兒村餘闕
綱字振紀里長公第三子取高氏生一男子
清寬子取李氏生一女子
潔寬第二子取趙氏無子
青旻子取李氏
舉循子取某氏居蒲州

康海曰予作張氏譜由吾川之祭弟以上皆世傳焉
吾舅之子以下皆系而不傳

文傳第五

康海曰張氏吾母夫人之所自也吾思吾母之意乃
作張氏族譜以畧敘述張氏先世之行事使張氏之
後世可以觀焉
士舉公任俠善賈蒲中數年即號為千金然益儉約
不用其二子敬元禮又皆幹蠱有給辦及被
詔遷邢臺家益富實重遷故敬代元禮來邢臺謂有
問可返去河中而卒不能故遂居邢臺云敬勤而好

善又伎義有口人有急難即善與解紛邢臺人人皆
善為張公能平也乃益自曲直時事至專斷於鄉府
史莫之何因反厚結之焉
元禮則察察好黠覘識先物故凡販物將貴有利則
仟多避避不與及人皆弛也即宵夜馳販以此善積
多有甲於蒲中然蒲中人往往火之
士希公脩貌美容倜儻愛客而好讀書習事年二十
販山東山東客皆佔佔善蕩見士希公旣盡喪所販
見其客又散去不顧猶豫欲歸恐敬怒捶殺不歸則客
已如此於是晝夜馳至蒲州依元禮然好氣耻下又

畏元禮無所重已不肯見元禮而自刻苦為販販才
數月即至數十金已而敬至求士希公道過得之乃
欲捶殺士希公士希公即善辯伏敬乃不捶殺已而
挈歸邢臺云士希公既至邢臺縣吏即求士希公舉人
材士希公力辭不舉有崔主簿者力請舉之於是士希公
始肯被舉來於是以士希公冠帶從御史督賦御史
乃分與士希公督而士希公則先完督矣以此擢士
希公為大官署正署正一年降為南京鴻臚寺序班
又數年出為安慶巡檢巡檢公既不得志而安慶又多
盜乃嘆曰嗟乎予不能大官乃亦不能署正序班邪

然吾今有以試矣巡檢一年則安慶肅然無盜也九
年歸邢臺年甚高猶躍馬試劍倨然壯捷及其病將
而季子能適居賈安陽水鄴乃冒病來水鄴見能顧
病益篤遂卒水鄴客中以此葬水鄴而能家安陽云
浩有力絶人而重使氣嘗為逆旅主人舍客盜夜劫
客欲殺客捕吏不敢嚮也乃手格殺數盜救客
泰為里長能以武斷於鄉人稱里長公善為稼穡蔬
蓺之事　寬旻不詳其事實
康海曰吾為張氏譜傳能言泰以上之事者皆聞之
先夫人其不能聞者故不能詳焉其子孫苟知其先

人繼吾傳之可也

外傳第六

康海曰予既傳述張氏之世皆止先夫人之昆弟至
於外傳乃亦自其昆弟之妻及先夫人姊妹止焉吾
舅之子之姊及女子茲未暇附以俟張氏之子弟
某氏士舉公妻葬蒲州餘闕
楊氏敬妻葬邢臺餘明
郭氏士希公妻邢臺人行女行生二男子葬邢臺餘
闕
陳氏南京親軍指揮某女繼于士希公生二男子一
女子葬南京郭門外餘闕

劉氏浩妻葬邢臺餘闕
宋氏泰妻葬邢臺餘闕
王氏寬妻葬邢臺餘闕
何氏旻妻蒲州人餘闕
王氏南京人忠妻葬邢臺餘闕
郭氏信妻葬邢臺餘闕
陳氏安陽人能妻生一男子一女子葬安陽餘闕
王氏安陽人能繼室生一女子
李氏廷妻

李氏興孜
高氏綱妻
李氏清妻餘闕
趙氏潔妻餘闕
李氏青妻
女一敬女也嫁為邢人王珞妻
諱士希公女嫁平陽府知事贈翰林院修撰武功
康長公諱鏞妻封太安人
康海曰予作張氏譜益已成矣然不知張氏之後儻
能繼吾述焉令視其子孫翩翩乎有以文矣

康氏族譜四篇

例義第一

康海曰先人之遺澤盛德其子孫不可無以紀也況
其先人所從來乎於是懼述康氏族譜焉而始於文
政公以至於予小子海兄弟之族夫譜者所以合親
篤孝理元始之道也彼適有覗世亂背者其後宜何
以觀焉故予由文政公以上不敢述所出
康海曰康氏譜蓋三作之矣始於予太常公通政公
繼作之予小子海又繼作之
康海曰先人有言予家人益世世令名焉夫由吾觀
於上世咼非善厚質直矣故予今得詳次其事實

世系第二

諱政一子　諱廷瑞子六　世孳子二　璨子三　汝舟七傳
汝礪七傳
世㚟子二　璟六傳
諱世聰子三　珪子一　滸子諧子一　舉相子汝繼
諱珙子五　汝誠子二　書八傳
詩八傳
諱汝楫子三　諱爵子三　諱健子五　諱鏞子二　阜八傳

海
銓七傳
鈖子二　淮
溧
鎜子三　涑
浩
洋
錦子五　澤
潤
瀟
淳

濂
時璡七傳
年七傳
禋子二佐子二鋭
鈋
鈛
汝明七傳
世瑚子三璵子一汝霖一鼎子一槊子二鼎子二泰子二璽
貫
竿

清子一演
淥子一壽
齡
惆子三瑞
學
維子四樅子三林
森
桀子三肅
惈
仝子四楚

稻
能
孝
名七傳
和子二通子一臣
達七傳
美七傳
現七傳
世任子三琢子二汝梅七傳
汝燮子三郁二晟子三本子一敖

雄子四厚
滿
才
萬
盛子一恕
忠子二紀子二振
祿
信子一池
秀七傳
来子三九成子二英子二懷銀

懷金
玄亡傳
玫子二修
斗
璿亡傳
世恤子三琛子三汝賢亡傳
汝為亡傳

小傳第二

諱政字文政始由固始來徙武功居武功長寧是為武功康氏配李氏生一男子葬長寧西門平原生卒年並闕

諱廷瑞字子安文政公子為元興化路學官號西原先生配高氏繼樊氏生六男子葬長寧西門平原生卒年並闕

世孝字仁叔子安公子取某氏生一男子葬長寧西門平原生卒年並闕

世友字成叔子安公第二子為元縣尉取　氏生一男子葬長寧西門平原生卒年並闕

諱世睦字敬叔子安公第三子配田氏生二男子葬長寧西門平原生卒年並闕

世[illegible]叔子安公第四子取張氏生二男子葬長寧西門平原生卒年並闕

世任字允叔子安公第五子取張氏生二男子葬長寧西門平原生卒年並闕

世恤字賑叔子安公第六子取郭氏生一男子葬長寧西門平原生卒年並闕

琛仁叔子取劉氏生二男子葬長寧西門平原生卒年並闕

璟成叔子殤

玨字君禮敬叔公子始由長寧徙縣城取望氏生一男子葬縣北卜家原

諱珙字君讓敬叔公第二子配解氏生三男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瑛字君玉和叔子取周氏繼鄒氏生一男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現叔和第二子殤

珍字君用允叔子取楊氏生二男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璨允叔第二子餘並闕

瑢原叔子取姚氏生二男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汝舟字民濟璨子取李氏無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汝礪字民則璨第二子取張氏無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汝諧字民雍君禮子取劉氏又曰張氏生一男子繼

汝霖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汝鐵字民質君讓公子取于氏生二男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諱汝楫字濟川號東里公君讓公第二子舉明經為武功學訓導後為燕王長史尋出知安岳縣太宗即位詔為北京行部左侍郎生至正己丑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永樂辛卯十二月二十一日年六十三仁宗元年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配解氏生三男子一女子初 諭葬北京麗正門外後又 遣官歸葬卜家原

汝明君讓公第三子(餘並闕)

汝霖字民望號梅谿先生君玉子取董氏繼李氏無子以汝諧子舉為後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汝梅字調元君用子(餘並闕)

汝爕君用第三子取張氏生三男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汝賢珞子殤

舉民雍子後于民望為德安府倉大使取任氏繼王氏生四男子三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書民質子殤

詩民質第二子殤

諱爵字以德尚書公子為上林苑監左監正累官至中議大夫贊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生洪武癸亥八月二十六日寅時卒正統癸亥三月十六日申時年六十一配李氏生二男子二女子葬江寧新亭

年字以齡尚書公第二子年二十一未取卒(餘闕)

禋字以敬尚書公第三子為上林苑監副累官至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年六十三卒取紀氏生一男子葬卜家原(生卒闕)

郁汝爕子取劉氏生二男子四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秀汝爕第二子取馬氏無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采汝爕第三子取呂氏生三男子一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諱俔字自強太常公子為通政使司經歷司知事生永樂乙酉九月十一日丑時卒成化庚子五月初九日巳時年七十七配袁氏生五男子葬縣南紙坊原

時雍太常公第二子年七歲殤

佐字自輔中憲公子為縣醫學訓科年六十九卒取劉氏葬卜家原妾徐氏生三男子(生卒闕)

鼎字大器舉子取鄧氏生四男子一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鼐字大容舉第二子取陳氏生四男子一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和字大用舉第三子取雷氏生二男子二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美舉第四子取許氏生二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晟郁子取侯氏生三男子二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忠郁第二子取王氏生二男子二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九成桼子取董氏生二男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玖桼第二子取楊氏生二男子三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誥錦字振遠號曰巳庵通政公子為平陽府經歷司知事　贈儒林郎翰林院脩撰生宣德庚戌四月初一日子時卒弘治壬子正月二十二日丑時年六十三配張氏生二男子一女子葬紙坊原
錫字宗衡通政公第二子未取卒生卒年並闕
錫字振祿通政公第三子為蘽城縣丞生正統巳未六月二十八日亥時卒正德丁卯四月二十八日未時年六十九取甄氏生一男子葬紙坊原妾曰趙氏生一男子
鑾字振聲通政公第四子出金助邊為散官生正統丙寅九月二十四日亥時卒正德丁卯九月初九日戌時年六十二取高氏生三男子二女子葬紙坊原繼高氏生一男子曰河
錦字華伯通政公第五子為國子監生生景泰庚午十月十三日亥時取高氏生五男子一女子
銳自輔子
鈍自脩第二子取吳氏

鉞自輔第二子
泰大器子取張氏生三男子一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清大器第二子取劉氏生一男子二女子葬北郊生卒年並闕
深大器第三子取劉氏生二男子四女子葬北郊生卒年並闕
恂大器第四子取王氏生二男子二女子葬北郊生卒年並闕
惟大容子取張氏生二男子一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準大容第二子取楊氏生二男子二女子葬西原生卒年並闕

全大容第三子取黃氏生四男子二女子葬西原生卒
年並闕
名大容第四子取侯氏無子葬西原生卒年並闕
通大用子取郭氏繼田氏生一男子二女子葬北郊
生卒年並闕
達大用第二子取申氏生一女子葬北郊生卒年並闕
本晟子取党氏生一男子二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雄晟第二子取趙氏生四男子三女子葬卜家原生卒
年並闕
盛晟第三子取張氏生一男子一女子葬卜家原生卒

年並闕
紀忠子取申氏生二男子三女子
信忠第二子取張氏生一男子二女子
英九成子取張氏生二女子妾張氏生二男子葬卜
家原生卒年並闕
玄九成第二子取劉氏生三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脩玫子令流寓石泉
斗玫第二子從修寓石泉
阜字德聰平陽公子生天順戊寅十月二十一日申
時卒成化乙未八月十九日巳時年十八未取葬西

原今改南郭之麓
海字德涵平陽公第二子初名澍取尚氏
淮字德顯葉城子取馮氏繼馮氏
渫葉城第二子
淶字德淵義官子取張氏繼杜氏
洪字德充義官第二子取魏氏
洋字德徵義官第三子取甄氏
澤字德宣監生子為縣醫學訓科取張氏
泗字德溫監生第二子取李氏繼曹氏
瀚字德毅監生第三子取趙氏

[illegible]字德一監生第四子取解氏
漁字德周監生第五子
墅字廷信泰子取李氏繼徐氏王氏生四男子三女
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賈泰第二子取李氏生一男子一女子葬卜家原生卒
年並闕
寧泰第三子取陳氏生四男子
演字文敷清子國子監生生正統丙辰八月初五日
辰時卒成化己亥四月十九日寅時年四十六取丁
氏繼丁氏生三男子一女子葬北郊

壽深子取于氏生一男子三女子葬西原生卒年並闕
齡深第二子取馬氏
瑞恂子取符氏生一女子
學恂第二子取黎氏繼桒氏生一男子葬南郭生卒年並闕
林愷子取尚氏生二男子一女子葬下家原生卒年並闕
志祥愷第二子取李氏生一男子一女子
蕭準子取某氏生二男子一女子葬北郊生卒年並闕
懷準第二子取宋氏生一男子三女子葬北郊生卒年並闕
整金子取李氏生一男子二女子
福全第二子流寓竹溪

能全第三子為省祭官取張氏生二男子二女子葬
北郊生卒年並闕
孝金第四子取趙氏
臣通子取魏氏繼劉氏某氏
救本子取張氏
厚雄子取喬氏
滿雄第二子取田氏繼柴氏
才雄第三子取胥氏
萬雄第四子取張氏
怨盛子取薛氏繼苟氏

振紀子取楊氏
禄紀第二子取楊氏
沚信子
懷銀英子
懷金英第二子

大傅第四

康海曰予先人之載泉盛矣故予今能攷焉於是述
叙文政公以降至予兄德驥之行事為譜大傅其餘
先人所未載及予所未聞皆闕而不錄
傳曰文政公生宋之末時遭天下大亂乃與固始人
西來關中而文政公居武功長寧子孫至於今世家

武云
文政公富財善貨殖始由固始來但千金即盡散千
金募壯男子墾膏腴土作善飲食食墾者諸墾者說
得善飲食皆爭詣求墾明年漸穫至五千石即散伍
千石食亡食者來年諸亡食者人人倍息償文政公
文政公乃不肯受倍息受其半息諸亡食者益說待
文政公於是皆稱文政公長者可託蔭已故文政公
獨富冠於關中諸關中言富者毋能視文政公也
子安公讀書長寧西門外阜上有弟子百人宗師予

安公於是稱子安公為西原先生

張光孝曰先外祖對山翁作康氏族譜稿止此餘闕之矣然竟未之補作惜哉予取而傳其所存以明作者之志或亦蒐奇者之所樂觀也

對山集卷之十九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

論五篇

史論

靈帝崩太子即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陳留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又謀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為之詞爾曰若盡誅之事必宣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

以度天下之大義苟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寧詘事而信義況事與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為刑囚執人之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則履霜之漸篡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之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宦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漢之危猶一綫也乃又以諸將無厳之兵絶而墜之耶比於春秋之法蓋元凶首罪必誅而不赦矣而況其事又未為安也宦官之毒漢自

顯以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欲廢帝而立協逐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於是時旣不能循明漢家之法亟收其權杜篡賊之路又不能叙昭名義屬之司隷以誅其尤顧乃區區以詢袁紹之謀及再白太后不從而討絕矣乃猶優游以待外諸將之兵乎李園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棘門之內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碩讓之徒所以勝進也董卓入關之後燔燬宮室墓廢天子蕩析民庶其尊禍倍萬於宦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耶夫外諸將之兵猶虎豹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

者憂其家之為祟也收虎豹之屬入乎室而獸之至則盡啖其家人此於祟何不除顧奚必虎豹犀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悖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苟使悖義而傷教者為之則未有不誅其君夷其社稷者矣人主之幼也為之師傅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而有尊人窺覘於側亦必有以從容捍蔽潛消其志意則在我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於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且安舒和悅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為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不足

以致而戕也其理當如是也至高國之屬則悖悖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以啓之也予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亡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不遠也而進遽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典先視其窔以蕃武之賢猶爾也彼進者何足以知窔而視之乎

述秦論

齊有仕於秦者見秦之論下以為猶齊也訑訑焉弗陳焉洋洋焉忘焉或曰夫今君王所以屬吏子黔首吏受令不可滯令足下滯令何也曰吾所以棄邦國

至秦以秦強大可因自安也今君王之令日乃數十下吏蔑能汚紓肝妥也願告以君王歸之或以告秦王曰四方之客咸以君王令繁不能承也且欲返去故邑以避君王之誅昔先君以士之益秦國也故引天下之賢人同秦國之富與王伯之業今客皆庸鈍無事實又以非君王之法且後何以令國中不若因逐之秦王曰唯唯甘茂曰不可夫秦伯王之所聚天下之表也士咸以君王賢聖可以寬人之憂啓歸之若水下趨壑故海內之國獨秦鉅然盛矣今君王非有重大事狗馬音聲乃恒主所敗覆者日日下以繁

吏吏故有以睏君王之幽也令不反飭於內而逐客於外是以約天下幾秦也宜重誅吏以明君王之服秦王曰唯唯明日秦王乃出狗馬音敵之事一心以治秦國秦國大治君子曰夫君王之心不可無正人論道也秦有甘茂反以揚矣然微審客言茂將無以藉矣進言於君者寧可以無所籍哉

友論

夫所謂友者與而內我以道者也古之人雖自聖神必有友友也者友其德而資乎我者也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又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之人非無友

也友其所友而不擇也友其所久而不擇則終日與俱非淫褻狎媚有弗入也非財利物貨有弗親也非憂患死喪有弗止也如是則盍愈無友者也道不如知焉曰吾有友也友之道盍如是乎我從以順而莫我逆者曰此吾之吾友也我將無惑焉凡所以陷吾使吾日就於牛馬禽獸而莫之知者皆彼所以莫我逆也其曰惟友友焉以道而責我我惴日景景焉亡獲於心曰豈所以識我朝夕所與者皆自誇侈者也彼烏能有我也是則所以使吾日就於聖賢君子之域而莫之知也何邪其邪者安吾情而易入者也其正者皆拂吾情也人孰知夫逆順之際可以利害於我而為之區也故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貴自審而已矣審乎其正則從乎其正審乎其邪則絶而勿從凡正言終日而內我以道者皆正也凡從然與好終日而不內我以道者皆邪也吾志於道者皆吾從而已矣吾弗志於道則凡弗志於道者皆吾從而已矣由是則君子小人可以區而所以順逆於我者可知也由是則吾終日唯唯焉惟所語而由所弗攻則所以為我者可知也故寂寂之語附耳之論皆淫褻狎獪可勿近也夫德者難成而惡者易放也使與十人居之

有五人為正襟危坐非先王之道有弗言也非先王之行有弗行也其五人擊筑呼嘯非鄭衛之音有弗為也非桑中洧上之事有弗說也則孰從乎我非甚明者則前五人者有弗屑也使五人成亡焉日與後五人者居之未有能悟者矣故吾為甚懼焉論次金可卿因與余論交余以是言之且將以自求也

詰客論

客曰墨子之悲乎絲之染也僞而已矣凡異端者皆務危論駭人如墨子之說則墨子將自不可以行墨子之道也且墨子之衣豈盡素耶其事豈盡其本耶

從墨子之道則可以弃冠裂服破其宮室裸而逐露而居者也是非墨子之行矣是則偽而已矣康先生曰墨子之言佑偽而已矣然固有其指其指曰夫天下之色不齊染之於其青則亦青而已矣染之於其白則亦白而已矣染之於其玄其黃其赤則亦玄黃與赤而已矣是以傷乎其習之至是墨子之心也今有惡人者其行雖無齒也其常行而言必釁合聖人之指者何也其所以審乎其故行熟也從墨子之行并疑其言是非所以廣述聽周察博務者也今夫聾者瞶者人之所共弃也至其道詩鼓瑟也則人人爭

先聽之是豈重其聾與瞶者也重其所道與所鼓耳今之學者稱古人之法曰儒墨墨之道雖不可取也然而與儒同稱矣猶之飲泉焉雖不及源而已免渴矣且子以墨子為賢人惡人矣乎夫如為惡人也則其言或不可弃以為賢人則其言固不賤於瞶者聾者之所道矣聾者瞶者之所道世且以為貴而聽之則吾所貴於墨子之言寧不已勝於貴瞶者聾者之所道哉

釋客論

客有不樂其官者康子曰夫子何不樂官吾以逢僻不近人事非所以仰望於官者故弗樂也康子曰異哉子之樂也使子以千室之邑治之乃所以謂能仰望於官而樂也是子之樂樂諸其食而已也夫官者食而事之者也君子之於官也惴惴如有持而弗勝矣今子不揣其事而擇其所能食亡可以自官矣古者子官之至也汲汲焉關焉[illegible]焉弗肯就焉曰恐鄙人不可或以偵君王之命也子以為仰望而刻計之惟其所不豈而遂也是可[illegible]官耶今夫事固有不同者其抱關擊柝者[illegible]其食也然不望其大且貫以多其食者以抱關[illegible]之事易盡也今子所

求於官者曰吾不能食也吾庶幾由是可以免吾耕稼之苦也及既官焉則曰遼僻不近人事非所以仰望官也是何止於千室之邑治而有之而已者也是盡天下之物有而後憮者也故曰樂諸其食而已也客憮然曰先生之教我也我故謂不能復得仕也將由是死於溝壑之中即以食而言也寧不至大豐然已賢於死諸溝壑之中矣樂然於官盡其心為之遂以賢殺名其官

風俗論

夫天下之勢其所可見者常出庸人之所喜也庸人

之所喜也故天下莫有强焉宋人貴雞豚而四境盡塒笠戎人尚酪乳而部落盡首稸觀諸庸人之所喜而天下之勢可見矣故國之治亂視風俗之淳漓風俗之淳漓視斯民之好尚夫郃以后稷開國其風俗淳然無偽也乃至於後尚鬪使氣不肯順理豪桀者至於持把治吏鄉人皆相推畏高之又習侈善享無豐歉之節日日擊鼓聚會雖有狀飲好蕩之人得分銖尺布則置酒弗計藐鏌召倡優女子彈弦跕躧不碎長老時節遊衍女子率冶容妖服佑佑自見或又好快快爲賢多言習禮送死奢靡擬諸王侯埒貲婦

翁至於倆産甚者禮佛飯僧謂有益於死者而於今不易也昏禮爭財至相構訟貧亦、貲無異所俟或又以女易女謂之換親而瞻說是非多至離異又或愛子私爲營産身死未寒兄弟漁肉不葬貲廢業不已也嗚乎今之關中猶古之關中也而今之民俗非古之民俗也然則從而新之豈不由於上作哉

雜著十二篇

說山

康子曰夫天下之至高者莫有如山也使無有草木鳥獸以聚焉則丘垤之高耳故凡積土而起者皆可以爲山山必有草木鳥獸而後可以爲高何也群之人焉必宮室而居衣裳而服禮義而用然後可以爲人也彼裸而行手足而立者自夷狄之外豈謂彼非人哉謂其不宮室而居衣裳而服禮義而用也

文說

古之文也名之而後然故其師也法而章焉今之文也成之而後思故其敝也渙而晦焉充之有道窮理博文而已理不窮則無以得其旨趣之所在文不博則無以盡其法度之所宜故窮理博文而約之於禮然後可以言其文也

說事

事有所始然亦有杳漠無以見者弗詳而思也夫天下之物豈有無始而成者其至於杳漠無以見何也所以交乎物者私意相逐而亡所分勢態相安而亡所擬也夫私意相逐而亡所分彼以是要我我曰彼如此以誠也日日以其所直者道彼久而我叛也而乃且曰我未嘗怨不忠也安知其相安於勢態而亡所疑耶故曰事有所始其杳漠無見者弗詳而思也

操解

濟世之士其所操者與人異也何也彼之志其人之

利祿弗能淫也刑罰弗能威也夫利祿不能淫也是故一介不以取於人刑罰不能威也是故訢然樂而忘天下故曰其所操者與人異也一介不以取於人則事之所至必不泥於私而所行益公訢然樂而忘天下則行之所過必不顧其養而所守益厲是故其發之也與天下莫有能易焉舉天下莫有能易則行之於天下而天下受之致之乎君而其君安之發之乎其事而其事治之故天下之事乃可得而濟也故曰濟世之士所操與人異也夫操者凡以成身履道之大鍵也志濟世者可舍操他為之耶故曰操則存舍則忘君子亦慎乎其操而已矣

述晏

高彤再晏子言於崔杼以殺之晏子往見杼因與言之杼再拜曰今乃知夫子之賢聖也齊人有覩於杼者曰大夫甚尊晏子也莊公欲立司馬客亦為秦視待司馬者皆趨希晏子晏子笑曰子以予賢於崔子乎曰然燕雀之飛猶鵬鶚之羽乎曰然曰然則子何事於晏也夫崔子公之所尚異齊之所獨制也晏惟欲以首領奉先人之業故以見杼幸以免其疑心㝵借近以將遠猶鵬鶚之翼苟得伸將長去不返夫燕雀利人之啄資人之食口與人卻而不知其敗趨炎炎之勢而不知其焚故雖同羽毛齊飛躍其志則弗治之矣且丈夫之儀昂首而引氣也後人之操卷曲而倪媚也向為身死而不能為父母之養乃詘身見崔子也乃又利他人之事而詘身是後夫之操者也客出晏子謂門人曰夫義者君子所以嚴己禁物也一或舍焉則人成趨矣士可以舍義弗立而使為人趨哉

序鄭䔍事

鄭䔍惡於宰夫郤伯郤伯毀於王曰吾必治之䔍之

友道聞而告䔍曰大夫其亡乎郤伯以告王曰䔍子私論王不誅王不能令於楚國也王信郤伯之語以移君矣前晉記之鄭䔍曰吾非怒於郤伯也其豎人華斯濮諸者也吾聞郤伯善於司馬雖父請同雖父言二子也其友曰是非大夫取屬於宗廟者也今二子之讒於郤伯猶徒也今不能濟必大悔矣吾聞之焉郤子斯者王之所最幸而郤伯雖父之仇也今莫若同雖父言之曰斯有惡於君仲與郤伯吾因諭君仲之賢而斯惡之我憶其必懟臣於王也願見郤伯告之則雖父必大喜矣雖父喜必先以告郤伯郤伯

非深惡大夫也以二子言與斯善爾今不親斯郁伯當曰大夫來觀己也必以二子告大夫其免已矣葭由客之言告錐父錐父果大喜而内之郁伯郁伯果以二子之語告葭康先生曰予見故語論載葭與客之事喟然嘆曰何以紛紛爾也及諸呉之事觀之乃知有不得已而為之士遭其亂謬移貽之禍良難矣哉故予惡其序之不倫乃猶為正說焉

贊六篇

南嶠子陰德贊

予往過鄡俞漢陂先生言及南嶠子之賢如此其

陰德表表然非人所能及也南嶠子儒職也禄薄地寒王邦相鄡之齊民與南嶠子風馬牛不相及也携幼子客寓潜江潜江之人何無一人憫惜之者額六歲兒匍匐見南嶠子南嶠子不忍之心則勃然而不可遏求醫藥致館穀不幸而死既為之柎殮又擇地寄葬表之以石收養其子教之讀書於乎仁哉載籍所見若南嶠子實未多有比得南滇子樊以南所撰南嶠子陰德得心窆某焉為之贊曰

繄惟天地大德曰生仁為人心心孰不靈厥養既薄念欲斯汞既窒既梏至德以傾違不舉職殘物釀名竊罔恩義違天取盈比之南嶠殆若蚍蜒聖人致曲曲能有誠從約致博奚性弗充牧此大邦下民是承顛連罔訴遐邇同情心誠求之物罔乃亨惟君不二惟行斯貞

若和桓桓推賢任能夾輔弘化易如建瓴勝殘拯溺世萬其稱嘉子之仁因心匪迓言不盡意但發厥聲

南嶠子姓任名良幹字貞夫桂林人也舉廣西鄉試武禮部下第拜潜江教諭行取陞知信陽州信陽得此長者民之福也

魯齋先生像贊

聖賢之學帝王之佐生願匪辰業則已大叙此彛倫光我華夏人或以仕元為之辭吾以為功不在禹下

揚宗文像贊四首

赫赫明庭百辟斯彈嗟嗟君子服此豸冠過以克正邪以是端有嚴有翼 天子孔安匪冠斯安惟我罔怨淑人君子胡不萬年

右朝服像

凜乎其躬肅乎其容繩糾是司夙夜在公在公伊何王敬作所摅誠舉忠替否獻可爾心靡遺遐志用要

百僚師師執敬云惰
右公服像
温而彌莊欽而愈章端身示執左陰右陽清以起懦
正以規曲靖恭爾位邦家之毅明不愧隱行必剛志
爾色孔康子孫求類
右常服像
肇遊振景遠蹈恢清虛襟克濟孤抱彌貞藻文星燦
英德風偃郎之未嘻張之或卷瞽面知心覩形諒殞
岐陽之鳳崑岡之玉
右半身像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擬狀議

擬臺諫奏免校尉刺舉臣下

臣惟三王以禮使其臣故功烈高尚後世莫可京也
陛下何不一切以禮自居使臣子人人自安以相成
陛下之功烈使並名三王同符二帝傳之萬世乎夫
臣之於君非有父子之親也遠父兄辟鄉土非有親
戚符劄之樂也動之有法行之有制非有傻將白恣
之遊也然而任為斬刈流徙而莫為之怨勞瘁其職
而不敢安者此非必
陛下之聰明家照而人覘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其君臣之
義而施報之禮所由於
祖宗之制者遠也今奚所制而輒廢
祖宗之舊變立新式使臣子人人疑懼狼狽莫能自
盡哉夫微疵小過此雖賢聖不免也況中才之士待
教而若者魏文侯戰國衰世之主尚不忍以二卯棄
干城之將況
陛下之明聖乃數以微過細事困辱豪傑後何以為
訓也夫文書期會失報非當崩獄訟大壞國法也來

詰簡寡求以勿濫無告非圖踊忠良也臺諫止息特
醭非引之已歸而後利也乃皆許校尉舉刺若寃賊
首此何為也夫公卿大夫緇紳之至貴也校尉廝役
之至賤也公卿大夫校選之於鄉黨進而策之於大
廷慎而擇之於天下之公議非若校尉但以戸從命
派也乃共制行知識悉為其所制臣以為大舛也堯
以禮任其臣故羲和四岳效其職舜以禮任其臣故
禹稷皐夔奏其功彼其踐非不崇而智非不逮也乃
不聞有家緝戸察之事者彼固以為不可也公卿大
夫者與上共理治道而致之民者也臺諫者與上及

宰相共論治道加之駁難審固而設之民者也古之
人官盛任使忠信重祿以待其臣尚恐不得其心故
於是有燕饗之禮焉有體恤之恵焉有推引之議焉
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其
義如此深而禮如此厚也今又旁求博致惟以能尾
萬一之謬則欣欣然遂以為快一繫詔獄則不可更
辨其寃由是言之雖有伊尹周公之忠固亡由申也
夫中才之士因所施薄厚為效者也非皆賢而有行
也彼見上圖宰其罪隙則必巧為規避而逃之是故
益相誣蔽以好其上也

上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勵精求治尚可得乎
陛下何不如堯舜之已甚使臣下得人人安心毋背
好上欺罔也夫校尉者非有士君子之行也編之行
伍非有下上之責也作威以刧衆非有禮義亷恥之
節也有株臣畏懼國也乃始用之不知
陛下大明光照之下何乃猶爾也夫忠佞賢不肖之
辨臺諫之舉至嚴也唯
陛下留意保惜一以禮裁之雖至亡行者皆將修飭
其身願效
陛下任使矣死皆盡心於事毋擇其生死者伏惟

陛下圖之
擬論近臣太重狀
臣惟天下無二大有二大是二天子也故聖王慎之
毋使有專臣焉今
朝廷政刑之柄一切委之近臣以為之執而近臣者
又播弄威德更壞綱紀天下之民無復知有
陛下也此不大可懼哉
祖宗締造王業若此難也民望
陛下仁恩覆育若此勤也
陛下以狗馬藝伎之事欲自適意而以

祖宗天下之柄付之匪人至使天下之人不復知有
天子是豈
陛下善為職遠計哉
陛下誤矣伏願亟收其政而早圖之否則不但二天
子而已也憂國之言勿復自忌伏惟
陛下圖之臣冒死謹奏

○擬廷臣論寧夏事狀

臣等伏蒙
勑旨令畫寧夏事宜臣惟諸司所論但係一偏未盡事
體昂錦等既戕害守臣推立寘鐇逆事已著若從寬
殘待其自消理既無事循訓方來各鎮以此承之又
將奚可雖
陛下不忍生靈之厄亦必出師務盡勦絕以斷萌蘖
誠不宜如此之議輒俾城壞自貽來悔

擬廷臣因寧夏事計今所宜事狀

臣等前日所論寧夏諸事務在勦絕元凶者緣見被
害守臣雖略施行欠當要未大為不道以絕衆心今
法度久弛綱紀失序各邊之人萬一相視倚藉陰濟
兇私又何為禦故務絕根本以杜方萌然猶醫之治
病之標也而其所為病者臣以倉卒未之及今謹著
已乎兇者悉獲標病少愈矣雖可坐視無事不治其
本也伏惟
陛下察之
祖宗制為法度以整齊天下之衆至嚴有理也至順
有實也至詳不亂也今日執事之臣乃一一取而紛
更之使天下之民若聾聵其耳目無所視聽持守視
朝廷官屬若視大盜橫兵此何以計也夫其悖理傷
道者臣難以徧舉也籍沒之令非謀叛及大逆不道
者開國以來未之或行也今軍民之家有放債於官
者及行使低銀及銀匠傾造七八成已下者一切罪
以籍沒此其情有可恕也而輒罪之如此前者侍郎
錢鉞特請王府移米以便河南之民耳乃為擅變成
法沒之都御史孫珍之子郎射利賣鹽土民有力者
悉可自行亦何必勢要之後也乃並奪其先臣之基
沒之尚書秦紘歷事累朝功在社稷以勳以舊以貴
以賢八議有其四也其子置樓禦盜比關東軍民但
有貲貨之家皆爾也人告其為僭効內制沒之不知
此三家者為謀叛律耶大逆律耶苟使在廷之臣非
人類不念其身其子孫則亦已矣苟或念之將不自
新其忠愛之志耶

陛下又何恃以為治也侍郎王儼給事中任良弼一
為查驗內庫陳布一為陳言雜支陳布以恤民情皆
當親見其弊豈知其實者也顧其所言今歲歲如此
以傷內庫之財哉乃悉責令遠戍遼外蕩析其骨肉
此比其益內庫之布以為已有者何如也平江伯陳
銳功臣之後世有免死之券以怠慢校尉誣刺多贓
遠戍障地遺其老母徹夜悲號聞者隕淚於世更相
扼腕死罪尚可赦也而贓罪乃如此邪又都御史張
鸞侍郎馬中錫劉憲劉纓張泰崔巖等供以巡撫地
方查有浥爛剩餘糧草執繫來京備辱萬狀復責倍

償輸折數番若制狗馬人不忍見劉纓崔巖張泰以
有人幹請得免其償而馬中錫等竟破產業沽易子
女折挫數年乃克歸放然猶未也劉憲何罪至於杖
殺獄中出死狗洞蟻集於屍衣不被體婦人女子兒
童走卒見之未有不掩鼻呼天椎胸喪氣者也夫理
財足國有經紀之道一定之法也即有侵盜守主者之
職也而以重困大臣摧辱豪傑彼豈斛斛而甘錙錙
而計邪今有事於糧餉者皆巧避文法之誅而厚為
欺罔之計求其數曰已支放盡絕也視其倉場則洞
然空也昨使寧夏之後尚未妥帖則靈州花馬池近

寧夏諸路又何以君士卒而使其賊也夫執事者之
志豈不精也法豈不備也而顧交相欺罔不若其所
圖欲以充之適以空之欲以固之適以散之若爾數
年則　陛下之事又可知也
祖宗之於國計其慮顧豈不若執事者之精也每不
過求於人情之外者誠以其所有難也父命子以貨
而為之子者尚從而私之況乎非有父子之親者惟
祖宗深知其必至每事輙過為之備以但責其用勿
乏而已故財用恒充而不窮事恒集而不廢夫財恒
充而不窮事恒集而不廢雖三代之聖王惡可加也

剩餘之斛折困非正數之藏少也浥爛之所下固非
侵欺之可比也為按察者稍以責之監臨主守之人
尚以為甚酷也而以加諸巡撫大臣此何以為辭也
今執事者之子弟皆高官厚祿過於功勳才德之臣
萬萬彼嘗有何功何賢也執事者日惟不足又徧求
其疏遠之子弟官之奴匠服事親厚而相私者官之
威勢所至府部大臣莫敢正目也彼以言官為舉骨
鯁之臣謂為出位而厚譴之此何為也文書有循審
之謬消注有錙銖之差即詔繫而嚴詰之削遞其職
摧殂其命至不計公私之罪千石百石之罰勤之速

至邊服離蕩其故業使不保其妻子父母古之人寀
其心而體之猶恐其莫肯為用而又為之奪耶今官
自六品以下歲祿之入計不過七十兩二品以下歲
祿之入計不過三百兩而居室衣服男女俯仰之類
交遊餽遺之接皆是乎取之廉直守法之士尚多妻
子之相怨而又以罰耶夫功伐之臣守其世業恐墮
其先德姑為隱忍以保全其官職也而才德之臣乃
見行可而仕者蒙被褒抑之辱如此彼豈不欲卷而
歸耶執事者又以他法拘制其命督之以必死辦之
以無怨故身在朝堂之中如居烈火之上又安有精

白心以對
陛下之職業也其頑鈍無耻者又從而竊附執事之
門逐聲逐勢自固其身恣率其情罔備朝廷鬻獄賣
官妨賢害正無所不為無有不至而執事者反以為
賢而數薦之
陛下陛下亦且信其賢而用之凡所以壞
陛下之事誤朝廷之政者皆此輩與執事者為之也
頑鈍無耻者用事於上而才德之臣抵志於下欲天
下之不亂惡可得也軍民雜處京師固以
陛下天下之主萬民之父母也執事者百計而逐之

京師之民無有不怨望
陛下以為
陛下知而使之然也而執事者之門逋臣逃民靡所
不有又未見其有能去也私門之姦亡以為制而來
集之民反以為賊虜而疾驅之
陛下何以主天下也民固有以先世移徙及戍衛京
師者其稱述故里者示不忘社也乃離析其親戚墳
基逐歸故鄉若民人擅出境外交結仇虜之律而財
產子女一切蕩失雖桀紂之世亦未聞若此也豈盛
世之事哉在逃軍匠以主管之官剋削太甚而執事

者不責上者之惡反連坐親戚鄰佑之罪京師之人
雖同戶莫之知其誰也而又責之親戚鄰佑之遠其
相聚而詬怨之夫豈其無狀也古之人弭盜止姦刑
其所因為而原其所不得已今之盜者乃盡其不得
已也乃不自其不得已者為之區處安輯一切不問
小大強弱但有盜者即全徙其鄰佑親屬之人彼鄰
佑親屬者何罪也茶鹽之利民之所必用
祖宗立法但以禁其甚耳今不問升合多寡即有犯
者並索文引左驗彼升斗合勺皆可以有引也故天
下之人重足而立側目而視圖變懷亂不肯馴順固

非百姓之罪也今在外而治民者畏懼執事者之禍已
厚求於民以結其歡而暴横之斂歲無寧日而
朝廷又以嚴刑峻法陰伺其後古之欲民之信法尚
數徵中誣使之自改而乃陰伺其後以必中之此雖
中商之慘刻不為也而以
陛下仁聖之世哉古人之言平易近民又曰用其一
緩其二今京師無用之人溢
祖宗額制之外者不下百數十萬坐食東南之財而
不知檢方且務為征斂以赴其用設有[illegible]回不軌之
民如勝國時陳友諒者

陛下又將畢辭以般運耶通自丁卯以來今日督造
明日催織又明日採取使者相望於道未有空歸者
也東南之民顧豈皆甘心耶直朝廷靈聖懾伏而不
變耳即一但有徑澤之警
陛下總不自愛如宗廟社稷何哉臣故以菑處寧宴
之事猶醫之治病之標治之因安不治雖病不死而
此數者則治病之本不亟治當在膏肓不病亦死亡
可救也臣等世賴國恩有主辱臣死之義故不復忌
諱輒布愚衷伏惟
陛下察之國之千金之家尚百方保護恐失其業而

陛下所承之
祖宗者盡九夷八蠻之域皆所有也奈之何坐視其
弊而不救之豈不深可惜也今天下之心雖傷而未失
也
祖宗之制雖紛更而具在也英雄豪傑骨鯁脩直之
士雖廢格擯斥而猶存也
陛下一旦勵精為之則是數者衆集而湊矣失此不
治非臣之愚所能識也

○鑄錢議

臣竊以事有不得已而始為之者猶必盡視於情之

所宜宜矣終或有窒礙焉則亦未免病民而不為便錢
法本歷代初造中衰之際財用耗乏不繼姑權宜為
之以稍補塞焉爾承平之世財有定取用有定度奈
何可遽起乎夫所以遽起者臣知太倉銀數不充諸
邊饋運不已也然其事勢所至臣恐有五不可者使
錢禁一出小民不知上意所在必相鼓惑以為將廢
歷代所御市者匿收者散相易者不相信得者不以
為有雖散之於上而下已疑懼而不受矣設有他事
偶起
朝廷即欲嚴法以驅能易以用乎此謂一不可人君久

靜而無所接則蟠蛸相雜人心久安而無所拂則譎詐相起百姓逸居無事朝夕所念惟財利是急今以鑄錢禰之天下彼肯兀然守禁而不盜鑄者邪盜鑄不已則必以法繩之嚴法之際官吏又緣以償憤報怨民則有死而已況利之所在人必趨之示民以利而又繩其為盜恐殺者日多而鑄者日盛也此謂二不可況事安於相習疑生於驟見諸邊之民習於布帛銀穀之交即使易之以金彼且疾痛不欲以為無用也今以通於諸邊有不愕然駭耶於此固有不可以法相迫之勢矣然尚無足懼也使給邊錢糧一切

以此用之則大可懼矣北虜犯塞邊餉匱竭丁運大起且不足繼況前此只收銀粟與布無妨於用令易之以錢則能可以不懼乎此謂三不可且銅炭非常積之物賦之所取亦有額限需之不得有司必將別為之所夫苟別為之所有不緣以求致乎今民安於無事奢巧相競竆乏不充常賦所入尚煩縣官嚴限而不能集而又益以此哉此謂四不可民安而動則驚惑煩厭行錢之地習於舊錢之貴而新錢之賤一旦聞以鑄錢行之則必以新錢不可久用即使畏法勉從倘盜鑄之令殺人繁多

朝廷不忍百姓之死革新錢不鑄則嘗鑄錢者豈不深以為誤已也法不行嚴而使之行既行而又輒止竊恐法之不可以示民也此謂五不可夫五者之中三不可為重而五不可繫治體為尤重省財足用自有經略固不可專於一錢之有無而已也此不之已時尚得已非區區所能定論也謹議

○論易置狀大事宜 與王秉衡

計事者誠貴詳愼周遠倉卒之際雖固有如意者小如意率小敗大如意率大敗此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何也天下之事其衆若牛毛其大彌宇宙其細極

纖秋彼以倉卒小慧謂可進之矣其道固無有弗敗也今關中雖不罹兵燹然山南之寇煩餉數年矣老弱枕籍於溝壑之中山南至於今未平也而北地上郡悉數歲稱歉公民剝樹膚發草莽以為食寧夏雖新淨逢齒被狼藉倉廩靡歉矣延綏甘肅諸鎮虜數梗道居者不得耕牧挽運者不得輸送其害蓋數倍關東也直未焚燒邑掠婦女殺黔首似安平爾而執事者不思久遠苟安遂已意輕忽行事罷費百姓如彼彼固飲藥昏眊矣此其民何罪也故不避僭踰輒上與兄計夫城北之闘直張氏十數人爾合邊脥數百

之兵晝夜圍捕但獲其三四人餘皆冒圍而出官軍物故與之相稱彼且未有劉齊之盛也至知府不敢遽出祀厲盛借兵衛若備大敵而關東之賊鄉嘗欲西望入關矣關東之勢豈如張氏甚火耶執事者何不近以此慮也曩聞兄與鎭廵諸公極力區處防守要害修繕城邑馴練兵民警策官吏即承命者未必盡如約法然亦今古恒事民不勞事不廢也民私若曰即莫之盛亦可以粗守矣此備之道事之理然也故選置壯夫肄戰修且老凡以為此而已今執事者徒以遷官崇階挃恃朝命抗猷群列悉取其約束而

更之罷狀夫之置寵無籍之人令郡縣另擇光棍游手者食以精廪給以利器又汰不堪供役之戶徵取銀十兩資其柴束此法一行關中之禍成矣故無待關東也昔韓德夫以此施之真定彼時民方𠬧平畏法愛念性命也尚嘵嘵以為厲已而勝盜勝盜者害過於盜也其施於今雖三尺之童熟知其不可矣夫民自賦役之外瘁瘁崪崪勞苦終歲莫能養妻子給斂葬也山南及三邊數歲供億之費又沓沓相仍若疊縴積蔱小民懐亡思亂之志雖有弗及矣乃又以此重之夫常役之制今年力差則明年銀差百夫之

戶銀差歲不過十五兩或二十兩而舉族號饑寒矣彼不堪供役之戶則常制不過一二錢多則五六錢又多止一兩耳而益之以十兩不知十兩者為力差筭耶此雖盡誅其戶悉縶其妻子有不能也彼又何以給光棍游手耶夫民之至無賴不可訓導為善者世之所指為光棍游食者也人之至親莫如父母雋愛莫如妻子而光棍者方且不顧父母妻子之養今以官府升斗之會責以守衛城邑之事其故心宿志又固有因是以感觸他移者矣一旦寇至吾方束手孤立借効於彼彼亦恃其馴練之素驕悍於我促之

則心違容之則事敗彼誠兩顧於寇我之間在我者養無太厚動有峻法而在彼者恣意致欲罔不周遂寇未之入而彼先為內潰矣故於是雖有頗牧之將不能為之用也非不能也勢不能也譬之虓虎在柙苟就飼喂稍若馴服一出其檻必反噬飼者此會稽之守所以嘗項梁之劒也史記所載除肇創草昧之始不論有邦之主經畧之故自皇帝制兵以來訖於今日僕亦嘗究極之矣未聞出良民進游手以為武者况今日群盜政彼曹輩也乃又以此輩預養而待為之資此肓瞽女子聞之而大笑者不知何所為為

尊節高年之士反亟趨刺行如此彼劉齊者將已詖
掌瀝酒而私慶矣夫內失庶民之心而外資盜賊之
援危國亂邦孱臣愚士之末計也盛世公卿乃望是
以弭盜非愚則痼矣凡於此何不急為之圖以安其
衆此聲一揚向之壯夫必欣然散去如釋負而游手
無籍之徒攘臂爭先矣壯夫散則武備虛而盜無靳
志游手無籍之徒先則孽橫蔓而敵有厚資若然則
關中之事去矣夫事本易集而效本明著也古之人
動難於老成持重之臣者以有深遠長顧之慮行易
而効長也今不求之於其易而索之於其難不圖之

於著効而望之於隱福此妖人燒符致鬼之術殞身
死軀之道也或曰古之興國之君由屠沽盜賊與之
成事者多矣子以游手亟絕勿用不已過乎曰其大
畧吾已言矣此政所以塞其釁也夫特收良民習戰
則守者勿但善戰可恃又以陰奪游手無憚之志也
故以戰可以成殄寇之功無戰不失其守家即又萬
不得志必懍愛妻子屋廬田畛死不為亂此孟子所
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游手之徒則異此已勢孤則
俛伏救下苦為人役有大盜小警則趍順掏摸無忌
親故甚至因財而異父也若教之為兵資其食力養

籍以藝有小寇即亦可以小有勳績大寇至切仇姓
殘恩家反戈往迎矣何也戰則不可勝敗則受罰罷
食又失利也所謂無恒產者無恒心也今天下幸獨
關中無事東盜欲窺關中有無不可知然古用武之
國不可不慎也惟兄速已其事而亟圖之賜不肖以
閭閻優遊之樂則莫大之幸矣況百二之險萬萬之
命乎

對山集卷之二十一

書

與彭濟物

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即甚慰甚慰然又使爾而別此情如何明日逢德光道及雅愛云云此誠斯文骨肉之至他人誰肯然者感切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訶責輒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詔之後即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酩酊爲事人間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疎懶偶因官秩羈縶數年

若拘豚擘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即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復自笑自詈以爲狂奴猶爾不量即又飲酒散髮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激之不返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況數碩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誕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嘗見
先皇帝寬仁大度即自私擬以爲皐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累不修飾至
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爲志當究於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惟僕言是是故譏論識說畧無忌畏日就月將幾蹉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補砌所無以為真有使僕含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
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清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泥塗情苦心悶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事與蔡邕郤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含垢冒污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即宗元有不同於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避之操而迹厠宗元於九錫之間仁人志士

宜於此何如也今僕之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丘壑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原悰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蓋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特數千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於我我固能談笑而郤之使瑟琥巇嶮之人卒不敢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稚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日見而熟知其然方並諫論列之際出於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即非賢者然豈必於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於孫聰曹元與云云之

間邪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已被髮嘯歌至於終
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為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意
曰古人內舉不避親將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也
而僕之不才汚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覩近臣者以其
所為主於此使識者苟為之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
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職
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輙大罵不
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
北面事君而勤渠閣老門下者以為賢能僕懶放畏
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

恭傲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
夫不務修身法事之業而但呻吟詩文以為高業見
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輙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為
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故必因其職
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郎拒而絕之
以此親踈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
告之彼郎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出
不能信之於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
誹自入有罪者之籍汚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
立之志局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

於中夜竊自嘆悔不當輕易掇棄世[illegible]
此兇溺今又不儆而欲仕乎此其宗不宜出者一[illegible]
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汚者然罪大惡極益[illegible]於婦
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莫不覬幸僕出以為先容
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
私人必援僕為喻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為人
而真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為不肖
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
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
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

彼謂已蓋所謂嘑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
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
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
區平素之悃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為肝
膈之實慨然憐我體我矣會公甚難既會又復匆匆
不得請益而又能迎使敝邑此甚負公也諒公有以
恕之乎臨紙惘然

與王子衡

數日之別已勝數年矣諒公同此情也華山之遊此
平生至願況又與吾兄同之抵家後百事猥俱剕要

疾氣發作幾於不起小女出嫁伊邇未免匍匐耳富有富者之事貧有貧者之禮父息之情誰能不爾生此二者使不肖倉卒言兄長之前顧不得羽翼而東耳柰何柰何在省時會近山尚書濟物總制俱道雅意隆篤細得近山言深服公所以處我者有禮也近濟物以他人之謀將致我幕下昨已為數言絶之頗涉峻厲於乎彼殆以我為何人耶大丈夫出處自有禮義豈私好私與者尋隙投釁附會可致耶凡與我有骨肉之分當憫惜至此丘壑之下凡有志天下國家者豈所忍居苟有所不可則亦寧死守而不易耳

平生碌碌別無他事雖此點檢最熟而又失之死無面目見先人於地下也蓋此又是一番波浪此之往日應舉不同如之何可以輕且易而言也學齋之意雖善然非實知我者固已感之矣然秉之則不可也去秋有一客相過極言彼所以拳拳於僕之意方在杯酒間僕變色大罵聲轍四隣僕豈彼之所宜論耶昨見自彼來者云彼已深含於我此不知僕正欲其含也即此可以再見不肖之心矣張吏來甚急因先附此意不恭之罪吾兄想深有以亮之稿存數日後當托人附上不敢負吾兄也臨紙耿耿無已

與藍文秀

伏聞寵命之至欣慰不已明公才望功勳豈一南侍可盡然當此之際百事破裂不忍言此之前明公身任安危之口又稍異矣以此甚為門下喜也敝邦之民數年蒙紕累得有閭閻之樂而不肖私被特叉為深亦嘗頗忿承事秉節之臣輕忽喜變不能鎮揚國威殄靖妖孽虛恢越絶敢肆大言以欺天下而當時用事之人不責其名實輒乃加之功代德性之上以其小而信其大使篤實之道弗彰幻譾之徒得騁因以平蜀之事稍為論議據事究動私若頗當於明公

之行用為遠贈文采雖不足綺核已有餘矣不能躬候行節私心悚仰何可言外具粗儀幷序稿特令弟淳齎奉冀垂存省幸甚春和伏惟保愛以慰斯民之望不宣

與何粹夫

二十餘年不見故人顏面昔札亦僅六七還往而東曲萬千尚未一及豈但可以痛哭流涕哉前日涇野去又復匆匆不得申問老兄郎不為疎懶我尚何以自謂也往年為兒采娶渼陂女一年生子子死婦遠恨亦死某自㶚妻亡後齒落形憊已極酸苦乃復可

此只得從頭匍匐又求叔安季女與栗為室春初東
邁中夏方送人生幾何顧終日了無休息古之達人
可復若此也十年前於藍屋彭蘢買田數頃得一幹
僕力作頗足口食其地易水稍謝旱乾之憂矣兒女
事變歲無饑歉山居頗近名隊無詭以暇遊衍豈僕
初志哉近得希道書云丈夫不作萬年之身亦須有
以傳之後世某之跡故後世之傳不敢擬而萬年之
身則劉文奎已先得之往吾兄語此甚謂不難今力
求數年茫無涯涘肯指曲折某當倏出泥淖中也先
述所示良苛某為此十年益乖初閒門戶頗多不知

何者為是有暇有可批示否涇野在南想日與循晤
來秋欲拜掃先隴就訪兩公良晤不隔想應申遂久
旱酷暑萬萬為道保愛不宣

與寇子惇

仰間得手教展讀數四無任媿感昨西使寄望之書
來亦道此翁留意不肖甚隆皆知己者過為粉飾是
以長者輙不見疑若便以為真耳故遂後流連聲伎
不復拘撿甚二十年雖鄉黨自好者莫不耻之又安
有可與士大夫同日語者人苦不自知僕既自知之
而又自忘之邪此則深感爾矣執事知我厚宜必亮

此[illegible]　吾翁一時來興輙為諭爲殊非佳事執事
倘有問訊可委曲言之阮籍之志在日獲酩酊耳三
公萬戶非所願也僕遂首跣足已踰半世苟得優游
行樂決無他想言雖激聒肝膈盡露誠欲安分醜居
不欲挑求搖林意為流輩詆誚耳有醜婦被逐者借
隣女之師更挑謂夫門貴以不修子故棄妾今修已
子何辭焉其夫趨而出其婦止之曰一出已羞更入
何求其言雖鄙可以理喻惟執事為萬念之

與楊用之

海白用之足下與足下論議皆洞然相違靡有留滯

此雖古人何用多讓足下年齒日盛而功效未彰竊
甚怪之昔玄德撫髀而增傷士行惜陰而勵志誠願
足下每以至性難得為念懷古道之罕臻憨根荄之
靡至絶過世紛精詣往迹輙不可如前日逸逸弛緩
以自廢也肝膈之言深信必察故爾盡布不復追悚

上遂庵先生

執事此行
宗社之慶生民之福也不肖萬萬死罪無可躬詣拜
賀今共事月繁賦餉日急各處經畫權儲之人率不
堪職勁為迂濶難集之計百姓百倍賠費不支一行

之需倘賊勢更盛又當何以山南湖廣之盜不可視為尋常今之求治者率弟子行當亟須丈人也詳此盜能老弊我師者中國有人耳往時四川湖廣陝西所上首級盡山居平民非真賊也凡執事所以報孝宗皇帝者惟此二事耳不肖雖在罷廢然世受國恩不敢忘此憂也初冬微寒伏惟保艾以慰天下之望不宣

與張邯鄲書

於公雖無素交然公為鄉里後之士居官之聲動燭遠邇此吾所甚恭也東方盜賊薄公城邑凡幾矣

公能悍然無懼以作其民邯鄲數得無恙其係豈細小哉願公益加嚴慎肅鍊士民倡率豪傑攻城約以死守城危誓以死戰彼雖號有數萬然中多婦人瘠民精兵僅千人耳既擁衆抗軍不能留蓄寄民而所過殘滅井臼釜甑罔有孑遺必無恒飽之理此應敗之道也昔吾嘗警邢郡返過邯鄲見其人率勇敢有氣吾恨不能丞尉以作其武幸聞公大抵甚慰矣兄又有近功邪鄙諺曰莫舐其歩當舐其趾夫民既以覘彼之所為矣今戰亦死不戰亦死其曉然也然不戰固死使力戰安知其不生耶此可以語邯鄲之民之自固其志矣愛公甚深見公邑人亦不辭惘然敢告以此今之名將未有類公者也春和惟為民自重萬萬

與王敬夫

亡兒志文至丞與登石間兒婦楊氏食砒霜不踰時遂死此十一月七日巳亥事也痛徹心骨殆何忍言念惟此婦自五月念二栗死郎堅志死節荊妻及諸女輩日夜防衛已極縝密乃于其月念九潛服毒鼠藥數七錢不可生賴覺之頗早得以救救至于今日每聞妻女所傳婦言其志必不肯回因諷之者厭父

母冀至膝下或以愛奪乃悔恨彌切日夜號泣欲西南麓公與許夫人不得已令其兄宋與其嫂舍姪女送之來仍以有心婦女一人常為伴侍婦至栗柩哭舉入內見荊妻殊有喜色曰吾謂夫已葬不知猶未也荊妻私意其語謂予曰新婦志太不易行必有變奈何予曰汝但多方防衛可也翌日與諸防衛者相處極歡有一出者必止之曰汝出吾懼也畧不一言往志衆以為既見父母果憭眷戀後將無事荊妻者獨不以為然令嚴為環守是旦粧洗畢微言宿飯作渴索醋湯卧內飲不知潛帶碎砒二三兩隨飲吞盡

少間砒毒內作與侍兒登厠歸漸不能支乃誑小女
及妾楊氏曰吾適登厠見祟身頗不佳幸與亟亟㮛
之又索醋湯令極暖來連飮三碗許曰稍可矣荊妻
入見其色驚如所以因切疑之搜其袖有遺砒始知
中毒亟呼家衆尋醫治之婦徐曰妾此來欲以死從
夫遊地下前所褁物實砒霜數兩假言爲金珠使姑
不疑我今已盡服人言砒霜用醋下者百藥不能解
恐舅姑及吾兄以藥解吾毒則大壞吾志是以連飮
醋湯數碗可與吾嫂來治吾後事滿門驚痛呼其兄
嫂至因以解藥予之閉口不納逼之太急則嚙碗立

碎每藥來則輒揮去堅閉其口抉以鐵箸且曲矣齒
堅合不啓也曰吾與飮此吾不食砒霜矣今吾以死
爲樂以生爲苦也柰何以苦事逼我其嫂啓篋出衣
皆婦近日所製以爲歸死之用者無有不備與不精
也着畢氣絶乎痛哭幾死以爲曩者栗初死時情激
心裂痛莫可制其死或易至於歸謝其父母又三月
餘矣父母劬勞之恩眷戀繾綣之意顧不能一移其
初志而不迫不怒從容就死如此古之達人志士不
足與之先也顏子爲孔門高弟夫子特稱其三月不
違仁而新婦少年女子耳乃其志久而愈堅彼豈嘗

從事于學問若士大夫華亹亹者也其天資之高
父母之教要有不可誣者矣荊妻嘗言新婦數向予言
古今賢女故事云得之其父兄講說今日之死豈非
聞之于耳而感之于心而不忘耶夫人食利樂少許
必疾痛萬狀新婦服砒甚多比死顏貌安舒畧無倉
卒豈鬼神陰以相之使其毒不內撓正色以斃也栗
爲人頗斬斬非辟不正之行嘗曰姦汚殘賊天道未有
弗與還者故行年二十有三曾無一毫非禮之動乃
天畀以良妻若是天信有徵也哉此婦與令愛德性
甚相若適亡兒名兩年雖媼姬不熟其面也記曰內

言不出外言不入栗之兩婦其庶幾乎昨新婦自靈
實至出鞋二緉壽予與荊妻孰知其與舅姑爲永訣
也因語楊生楊生云妹在時以二物曾壽家君與家
母殊不知厥意所在今至此誠所謂與之永訣耳於
乎痛哉玆乞執事與新婦別撰一志備其美德俾將
大石遍刻三誌納之于壙以示不朽昔栗欲以一椁
通葬三柩則栗之志亦可以無憾于九泉之下矣兒
女之事累兒甚多敢以此勿生伏隨書附上惟執事念
之憫之臨楮泫然情不能盡布伏惟尊亮萬萬十一月
九日海再拜

與唐漁石

久違光範不勝懷仰之私春中以華山之行赴省城留滯月餘某事所司明知冤苦皆引嫌弗究有相極之明刑于上而天下依違之習自若合汚同汚僕分所宜耳尚何忍言伏惟執事推賢愛才之心休休無竺方內英俊莫不歛掌相慶以為將有拔茅連茹之期而太平之幾誠在是矣其遠且大者或無以表見于簡編之下使大璞不登私竊念之每有所見假我數冊深致復中山思惟執事之愛所不可媿惟在於見山東進士李開先者資性英發識見超遠文章精典哲匠所難治體通達後輩希覯心殊重之頃行因與太微蒙溪泊韓馬河濱諸公送之東郭之外至今不下斷懷者凡三月餘矣值僕草草用貢合闕天下之善士如開先者又不知有幾人惟執事備訪力求使勿淪于常流則今日得人之盛蓋有以跨古昔炳耀簡冊者矣孰謂非執事之功也後生末學如開先苟得大人君子作與砥礪于上將來所就自僕觀之可謂國士之無雙耳惟執事默求其為人之實而加之意焉斯文至幸聞彼欲求國子學職足又以中書付仲默付昌穀咏可惜也早夏無依惟保愛以

劉山集卷之廿二　五

慰斯世之望不宣

與李伯華

仰問辱書教尋慰何已奉讀一過驚恨萬千懊不具羽翼而來也世事皆何足言惟策勵以慰斯文之望僕之在此所僕必將亦有之正心脾之氣不足所以當假十餘年得效我徒可試為之聞欲求國子學職為伯華自為則可然方今之士孰有可與伯華班者得之自投散地將非世道之不幸耶前嘗有一書與當塗君子論之矣僕所願在伯華登法從備顧問與上極言天下治亂之故使堯舜之治復見於今日而僕得老死林壑休休終身以歌頌太平皆將為伯華與君相之賜而顧如此何耶人來草草附問惟萬千保愛不宣

為鄉人論銀禁書

泉布貨財通有無便百姓而已惟民不能以皆織也故以泉貨易布不能以皆耕也故以泉貨易粟聖人之意苟使農末相資而不相病如是而已此縣自國初至今惟納邊錢糧方用足色其餘用使常五六成耳八九成則太高者也今欲一切悉用足色克徐貧者典衣服賣粲物以十得五尚不能得常行六七成

劉山集卷之廿二　二品

謂為通行之物今被撫公之命市井之徒動勤捲桶
捲桶者此間足色銀之別稱彼貧寒之家安能有捲
桶邪往歲農間之時每柴一䭾止直常行銀四五分
再無過六分者以足色沽之四分則二分六分則三
分也苟有積陰或加至一錢及錢一二分亦此常行
銀耳貧家所求一䭾之價尚變易未被百方罰罰而
猶不能況又勒要捲桶彼捲桶者豈尋常易有之物
邪撫公之意以兩直隸山東河南江淮等處但行用
細絲銀蓋此數處錢法通行故不得不用細絲今若
能使百姓如彼通用錢法則可不行一人而自無低

銀矣況民溺於所安而難動錢法又未可遽行此銀
亦豈能遽變行錢之地每分得錢六七文可於六七
事行銀之地每分不過幹一事二事而止故低銀當
常通于不行錢之地者其勢使然也今假銀白銅彌
滿市肆乃縱而不禁顧獨禁低銀豈非不思之甚耶
今行律之人顧物論直此以與之彼以受之無相疑
者誠以為自便也一旦改而不行窮居之民束手無
計不為掠則為竊欲行法使民便乃不惟不便而又
令之掠與之竊非所以討度民事者也納官之銀用
足色者妨侵盜轉換當緣為姦耳足色之銀豈可食

者耶苟能以通有無資農末則聖人於此亦信其意
而已不深強之以所難也故曰聖人緣物順情其力
不務其道恒伸此或其一耳偶聞百姓嘖嘖故敘此
意告公惟有以察識此意付之施行則可以無煩程
限恒困使者而坐享其道矣仍重禁白銅假銀則市
肆不欺農末有賴或得討事之益也

答王汝言書

曩者仕宦時竊見世事撿擾以為非甚難辨也特執
事者未嘗少加之意故云云耳每遇士大夫率肆言
毋諱不知觸人遊怒已厚乃竟以罷官至罔為姦人

之嫉交遊諸公或以書責我宜改易往轍得書後大
笑索酒曰我罪益如是然我何能改也夫子不能行
事於世以誅其姦乃并不得肆論其短長哉夫善與
惡是與非其數較然明也執事者不以為意而槩與
之則反手倒持惡民與善理盤風俗衰詐偽起子弑
父臣弑君毋不亟為是猶可委而弗究邪天下之事
雖貴執者所共壞然豈盡持執事者之手今事之不
較哉四海之遠兆民之衆事為貴執所制者要不可
以十一辟之惡風疾雷雖至盛必無終日委而不為
而謂非我所得專謬矣請以廖鎧喩之曩在河南曰

嘗屢遣人誅求郡邑矣其重求不過千金郡邑科斂
千金只一項耳其錢穀轉移詞訟難易約束流滯彼
豈曰治此則妨吾索可置勿理也不才之吏各欲自
肥私享則是斂者鈎致無不至使及此心以正理易
治郎是斂者悉可以裕窮民毋良治矣士大夫平居
動以古人自期謂事直未當手若云云我當如何如
何既當手矣而又委以執力此非真有為民之念者
也劉養和以犯廖去矣蕪惡清帖耳秦彥何乃亦去
矣二君同以廖去其高與下美與惡奚啻天淵冰炭
不相侔也而士大夫乃猶舍正路而弗由豈不大可

哀耶昨常守德來繼燕又覩養和為烈矣彼寒民者
受侮半年何不更用前計以酧守德而甘心若是其
道固有所難也今上無貴勢之撓下無執友之托臨
事灑民心知其惡逆而隱忍含糊善不加恤惡不加
懲使無狀之民如群虎負嵎而良善者卻足自盤有
天日之明官吏之設刑法之禁而身制于齊民不可
左右朝廷所以建官分職之意安在平日鄉黨為善
者率云某為某事嘗言其不利今已然至此乃猶不
見其賢者固以為時有所未至而不賢者將又因以
轉而不善矣此予所以瞋目于執事之臣也大玄管

惡犯禁露理恬不為恠小民旦誤冒法則錙計毫數
洗垢索瘢持此而欲天下治平胡可得也吏長姦民
侮法二者國之大蠹也今長姦之吏盈滿仕局而莫
知所懲侮法之民桀踞鄉里而莫知所畏此當塗君
子之深憂也昨過貴邑見事執百爾狼狽以深恐懼
乃緒聞公言云云及叩之在塗又有過者乃嘆守令
所繫之重如此使郡吏一切如貴府縣吏一切如貴
縣長此安極今日偶見敝縣一事為上吏發至劉令
以病不得理其丞但惴惴秦丞唯渠究所恣意耳然
僕向為當道言之不知卒聽否也安得公在蜀時風

致為一洗耶昨僕謂弟姪輩曰汝言有內艱報尚
能戮究省祭使之在官數年不怨又當何以而此時
列郡太守皆碌碌不足為汝承雖美才高年又姑息
寡力大抵時運使然非人力所能也

與寞武功計處樊伸等賊攻犯事宜

承諭曲盡計度滿城及郊外生靈荷德沬愛比之更
生然有數事鄉令錄上煩丞為斟酌施行則所益不
細曩時蜀漢征勦橫及無辜正坐執事者不能先物
審處以致倉卒失措雖悔何逮昨日得賊馬者郎以
馬賞民人人思奮恨賊不郎至若究賞罰之際果能倡

勇鼓氣如此有不戰戰必勝也惟公亟求入操之人下場操演昔种武功懸金錢誘人習射已有益於宋矣何今異昔耶一擇精力之人守把城門盤詰姦細及昏封閉日出方開若有面生可疑之人即送官查究遇夜有公差人至亦必遠瞭同行之人多寡然後索其所執關文牌票果是真實方令守門官布列執兵之人開門照數放入並恐賊輩乘機夥入不得不謹也一上城急令上城之人逐名撤置石子在上每人以三五斗為率以備緩給仍令每五人與手銃一把火藥鉛楔俱要完備精好萬一賊來攻犯城池倘

石所不能及者則濟之以銃賊不敢遠近矣一再擇各處鄉村丁壯者令編為群伍除大寨村鎮自為防守外其餘小村坊宜三五處相結俱要器械精好垣堡堅完不惟遇賊可以剿拒無畏而官軍喜功妄殺者亦不敢肆其志矣又於境內軍屯寨聚摘取精力驍勇之人令自備什物編為行伍與城中良家子弟及機兵民壯立番演習銃射居前兵刃居後務令純熟齊一然後用之出奇勦賊則所向不怯全功可致也一各色入操人數既令衣服整齊器械精好矣仍須編置行伍或十人或二十人俱要先立隊長建設旗幟必共人人相認隊隊不錯然後令之審金鼓之音識進退之節遇有緩急號頭一舉各相檢察毋使姦細乘機竄入以生他變又與嚴立約束功者必賞罪者必罰則水火可蹈生死無避矣更選前鋒之人八九十數給以紙甲令之衝鋒直前則後軍望之自無不奮力爭先矣久之則人人敢勇遇敵則推一可當十十可當百有此千人雖橫行匈奴可也況無習草竊哉一各處鄉夫除修理城渠者待其功完放回外其餘應點壯丁欲審視有無器械宜令該管里老先逐名照開明白的無面生可疑之人參錯頂數方

許上堂稟過令村長以次領進點視若里老胡突搪塞不行用心致有疎虞先反覆申諭以軍法從事令下法行姦細聞之自不敢舍命攙入而遠近皆齊矣點視已畢領打開防號令出門各回村鎮驗視緩急收拾禾稼協心防守則農事不失武功丕振壯丁既不至玩愒歲月村坊又得以互相保助矣其出門之後仍要把門者赴堂稟報某里壯丁若干人某時出門則凡在城內者皆係的有來歷之人而一切訪覘姦細無復容身之地矣

與乾州太守趙君書

地方孳人興亂適若二十餘日往來興平西南諸村
哨聚村民椎牛掠馬肆為大言略無忌憚當塗君子
雖已識其將然而施行處置尚蘊而不發使不肖輩
如坐烈火忽見二十一日尊票到縣乃知攻擊城邑
矣當此之際若非執事事有素定則倉卒相值何以
為策州一破賊勢益熾起素被蠱惑之人覩其行事罔
緜不知從者幾千萬人而東指醴泉南嚮敝邑勢若
破竹夫復何忌故今能不損一人不勞餘力坐致平
定者秋毫皆執事之賜也已謹具書當全備陳始末
少盡執謝之私此非不肖一人一家之幸也新聞獲

餘數多斷斷區處當其可此又甚慰復有合討事
宜數件隨啓申布備被垂察或追來效一此輩往來
之地止在高祖廟馬嵬南上官薛爐鎮一帶其南過
渭河則祖菴一帶而要務寄居則郿縣東南鉄爐菴
寨其間若無交契深厚之人何以存住許久將日益
村野之民不知義理與聞左道之言便乃徹骨相信
是以反覆牽連膠固難解而涇陽玄然教妖人何曾
萬數所視以為進退者特在二十一日之舉耳此舉
既敗則是數處之人解體過半矣今不預為之計萬
一賊勢復合卽不敢復犯城邑而鄉村剽掠之苦何

日可息茲欲以聞上司急為出給告示隨處張掛將
連日斬獲之人名姓明白開曉某人常以樊仲妖術
術惑謂當做何官職今乃首領不保如此往者靡追
來者可戒凡爾各處軍民人等告示到日有為賊黨
蠱惑者便宜洗心革故自求多福能將樊仲楊朴張
和並淡等有名賊首設計捕獲者郎許免其脅從之
罪仍照河南四川首功之例一體陞賞其樊仲等經
過地方曾與做飯送酒之人乃一時被其氣焰薰赫
雖云法禁有違亦出勢不得已姑且免其究問其壯
丁男子為賊捉拏剃髮塗面及著名賊籌哄誘脅從

者原係被賊威刼之數比之楊朴等同謀結聚不同
若能改悟走回許自首到官給與執照令其寧家生
理其楊朴等果能改悟前愆將樊仲等不拘斬首生
擒送官投首亦照前例賞功免罪如此則民志自定
賊勢自孤不待旬日之間諸賊之首悉函官庫矣一
立賞祗信所以勵勇敢勦凶逆之大權也近聞州上
於諸賊攻城之日大賞射者州中之人人人思奮恨
不身對賊鋒以收新效今聞立節渡口地方所報二十
二日辰時賊衆先後二十一騎駐渡索船船丁各行
走避村民數輩執兵追呼各賊徑西而去趕下馬匹

地方韋來報官姜令郎依賞與以勵其氣諸賊恐追兵纔至從列渡徑去雖四往來鈇爐菴寨熟知道路淺深然舍舟而涉蓋亦深有所不得已其餘黨不數百正以事勢窮蹙不能相及以今料之只在州城東西及興平一帶舊行道路村舍憑熟隱匿若出給曉諭令各村挨拏呈報除官有定賞外凡所獲賊人一應物件不拘馬騾銀兩悉行給與則遠近相傳必多奮迅更以隱匿不報與犯人同律召號則勇敢之士志向既專而隱匿之家親跡靡諱不十餘日自首自縛者源源而至謂草蔓猶滋氛祲不消者吾未之信

也一二十三日見州上共迴本縣票帖云賊衆自言去喚所約銀兵及涇陽玄狐教私人復來攻城事之有無雖不可料而備之典折誠不可疎使賊果如今日鳥散而去固已幸矣倘萬一如厥所言則倉卒之際何以為計今宜審切令人先去鈇爐菴寨抓探賊輩何在何往若果招誘銀兵宜申行上司火速移文巡撫于翔令其多方訪邏勤捕翔有令去則山中小寇不惟不敢輒同賊謀抑且別為巡邏搜捕何也伸等皆鄉村游手好閑之人止以妖人誘引蔚惑偶至如此山途巇險既所不閑兵事倚伏又安有見自賓

雖至鄜縣牢谷一應山口各請上司指揮所在官司督人守把賊必進退兩難束手就斃矣若賊尚在此地留滯未發宜密行賞難把塞隘口截其西奔無移竄歷揚兵致邏過其東邁凡武功扶風岐山鳳翔沿渭河道但有淺窄可以列渡之處及一應通行行船渡口仔細隄防不許擅便放賊北渡乃徐陳師壓境依前明加曉諭立賞要成則事更易圖計無不獲矣一玄狐教不但涇陽一處咸陽醴泉三原三水淳化高陵處處有之但不若涇陽之多耳此教風行二十餘年其妖師所至家家事若祖考惟其所需極意承

奉一飲一饌妖師方下筯入口其家長幼大小郎便號請留福奪去自食至於退處空室則使處女少婦次第問安倘蒙留侍枕席郎為大幸有福其妖師者又令此輩照水鑑形云某後當為何官某後當有何福愚民易惑便爾堅志奉承牢不可解然心既希有官祿志豈無懷叛逆往歲藍巡撫在陝僕嘗具書備言其事畧云此地十年之後必有大憂宜急為之所藍公厚夜取知縣劉仲和至分付區處顧仲和不諳事體曉諭無方致此輩托來太府反謂官司生事乃其官司亦不能禁矣而此輩方且深根固蒂聯貫通

官打點承對搖手一呼應者千計四生員楊芝恐貽害地方具呈巡撫衙門發縣跟究將官以受重賄將欲故勘復畏人言竟以他事致芝以死此後雖有豪傑敢言之士閉口不敢矣今欲悉行處置則干碍人衆不若中遊上司但摘其為首之人二三十輩斬首號令則愚民將曰彼嘗照不見有何官今輙遭此方來復有是人行妖蠱惑雖平日為深信者亦不信矣此其陰隲於民奚啻萬萬哉一此賊既行叛逆攻犯城池上司將必加兵搜勦所過地方不無玉石俱焚之憂宜曉諭各處鄉村鎮市屯寨軍民人等急為修建

垣堡立柵置兵警至則聲鑼相援軍來則列兵示備不惟賊衆見之寒心而要功之徒亦無所肆其志意矣一山東響馬四川保兒皆深根巨盜攻剌慣熟之人比之此輩實有徑庭各處鄉村之民聞其聚衆攻城曾未見彼技能何似便乃深自疑畏甚至婦子離散產業蕩棄地方生事之人又復乘機刼奪財物若不反復曉告令與近村之人自相保助不許擅離本地不拘反賊及乘機之賊併力擒捕依前送官給賞則外賊不惟易獲而內地復難竊潰此又計之所宜先者不可不慎也

答德充上書

白七弟非晚且寢矣覽爾所上書深有意致郎爾不知吾意所在然其言自多愛敬此正吾弟事欣然終日且知弟由是以往徃改過充德也益大喜飲酒數盃至大醉卧矣恐爾不知吾樂故以此告爾

對山集卷之二十二

書

與常侍御

欣仰下風之日久矣念間辱使至開示教札無以隆禮儀厚眷注感刻無已自執事入關以來吏知畏法民有休息私心甚樹以為祖宗建置憲臣之意不意今日復覩以此數欲裁問少鳌仰德之心退而自惟輒又中止蓋秦中士大夫得為而不為與今不得為而為者其勢迥異乃執事奮迅激昂振作興起如此使不肖日見所未見聞所

未聞心快意愜如受重賚此豈易得哉天地間豪傑英邁之士未嘗一日無然其行事持理率視世道為低昂賢者過於激則小丞而大道不肖者委於數則行廢而弊滋故天下之民不能安樂閭閻者漁肉之吏橫逆之民得恣肆志意也夫贓吏與悍民雖同為蠹法害政然吏易革民難理何者其分異也吏即嚴酷無狀得執事者少欲加意則人人能往告之雖具位者亦知贓吏當去至於悍民尊制於鄉民服其強而不敢爭上司地遠位尊提解之間動止旬月彼誠贅以威氣益以賂遺則証佐劾力訴夫塞路故鄙[illegible]口悍民之威過於豪吏其勢使然也今執事所宜先者莫如此二物夫秦稷重穋非芟刈繫苞根務不能成全興禮樂之化但以良善之俗悍民桀姦不去雖五帝不能化三尸況其下乎此僕親有所感而憤於心無可告人者幸足下觀風此方為人行事曠然無倚今失而不言是終身含鬱徒自懊惱為痛耳惟足下裁之

與良弼書

僕所以諄諄於吾鄉之人者未欲使吾鄉之賢子弟皆由僕之門以自遂僕也蓋有所惜爾已聖賢君子

之業不明於心言語文字之間蕪穢駁雜夸侈浮放迺之不知所以事父遠之不知所以事君夫婦長幼朋友之間寥乎無所處接俗鄙之飲市井之語重出乎牛馬禽獸之歸奈何其可為也僕讀史記百家之言見吾鄉之士每以掩卷歎息思欲以振作衰惰之氣而刷先其舊染之污用復古昔大雅之躅而吾鄉之人知者以為康子才如彼高然吾不敢望也其不知者曰康子疎慵逸放非所以授人也然僕豈以斯人之言為輕重也恐吾鄉之賢子弟惑於其言而不僕從乘使吾鄉之子弟不得為善士也然所謂之學

者如此使人見之必又以僕為夸者也曰此將以要我也如欲夸而要人則其人未必知也僕寧不能使後之知者以制之乎惟有以究之幸甚

與歐陽明府書

居官之道在於愛民愛而不知所以愛固不能施之民而又以不愛加之此皆所以稱其職事者曰民固當恤利當興與弊當與革也施設號令其始亦豈不能由之至權勢之所至豪猾之所沮聲名之所逐則視民之苦判判若無聞焉及一事偶敗欲即追悔更新而悍民老吏已抗喉掣肘雖智者不知所計矣彼豈

不以其所為者可恃而勿忘哉夫任涓以獲上為本然不顧職分所宜徒計以媚之苟皆卑賤苟且任吾之奉則亦可恃以利苟有弗居寧不悻然怒哉故阿大夫所以烹也我惟以我之所當盡者為之知不知彼之抗彼之責徹夫發榮滋長天地自然之功匹夫者令其耕耨耘耔之力而日吞且深矣我不可秀也夫種之而生禾之而秀天人所以相資之道也世寧有不耕而獲者耶故曰勤而無所得者命也不勤而望有所得者妄也足下明敏果敢有古循良之風然嫺上以求舉雖賢者所不免也故吾敢拳拳焉蓋相彼之言必如是乃可以盡無愧也知足下必非斯人之徒故又以直情述之足下亦必知所感也

與秦總制

某白足下啓書因及在邊諸事僕不能知嘗聞之人言度之鄙人之意亦稍有發明然不知實可否也足下明敏通其宜必有新者來論言將帥多不善藝忍誠喜之及讀至終篇所謂藝者但射藝之末耳淮陰無縛雞之力天下善敵者莫敢攖也將之道豈以騎射之細可盡哉故所謂將者固不必其藝之皆善也賞罰號令之際緩急倉卒之間雖皆善於藝何以濟

乎承平之久武備懈弛主將不以賞罰繩下下不以忠義奉上

天子之心嘗懵懵於西虜人肆突而入沿邊之民老弱死於溝壑壯夫以婦從驅就汚若刲豕之屬皆善射騎者乃莫能施一籌焉豈非將之所責者也彼徒以區區之藝謂所以將者盡在是矣進退之際操縱之方乃置而不講及其不勝曰此天數有然耳吾固無不精也夫兵之用在器而成在勇然器馴於所熟而勇生於有養也士卒之氣不能飽暖撫育以作之於平昔而坐作之方徒以求異致巧以生遊其故習

加以生死之際能保於不潰乎況賞罰皆苟息而議論不卓絶沾滞緩待至於疲蔓雖有功名之士皆消沮自廢而勢力僥倖之徒又從而擾奪其利彼無所慕者孰肯以自厲耶故兵事必在擇將將得則勞者可不勞而定而功可刻期以成也故曰君不擇將是以卒予敵然今之所謂將者既皆苟且之徒

朝廷又不以禮使之賞罰激厲之意動為人物故雖有計慮如古人亦不可自見矣故鄙人之意直在擇將而善用之也蓋之有無皆非所求於將者承問草草惟吾子有以教之

與劉祥書

承手翰累及感荷愛念無已然公新來行革從慘毅不忍言不知何以樂為此也明有國法幽有鬼神公奚無一畏耶故僕所以不敢走一介之使求錢賄者乃愛神奪彼因及於交乎也俯思往者愛厚萬千豈可終無一言以盡謇謇之意聞近事一切出於其人指授使此獄果如公者則數百人屠滅之苦數十家蕩析之慘何負公耶夫某生飄蕩子弟耳家無承童之僕身無識事之友妻子不親宗族咸怨此其為人之愚士大夫所嗤而棄絶者也彼方日醉倡樓流連荒亡以為自得夫莫切於家莫親於子彼乃無一掛心積慮乃又有閑暇之興雖黄下執事之行事耶旧山李鋭者長安人以為鉅盜大賊幸以劫奪古氏發奸到官謂可殄絶乃公不借涸轍之嬿俯利機巧之口既寛其誅又厚其養因開某生之謗用之以為貨使李引無辜屈被强訊遏絶士夫之議倡啓羅織之門城北張氏坍庫殺人無所不至公引之以為心腹使之立生祠攻正直身為郡伯之禁而下儕盗賊上侮因典又信其人左使使求冠直謫之士人人自危莫保朝夕搜檢極於閨闥姦掠豈但子女彼張氏者

豈應捕之役也生員袁某為某反覆搆害幸復學而又陷此冤獄捕者百方凌辱妻子散匿使八十老母氣氣無依士修身慎行惟恐錙銖不絜以辱名教而公忍令誣以大逆天地果有鬼神公能逃其譴耶夫刑殺予奪天子之柄非人臣之所擅也公既以某之計為決可行此方之氓為決可族何張某焦某既獲而又放耶某人者利二子厚賂故力放之力執之耳而公痴然信其所使若指之從觜某云出免死帖公即給免死帖某云拿某人放某人公即云可拿可放天地不知畏人言不足恤而又聲為黨錮之言以杜

士夫之口使劇用齊幾至自縊省城諸公膽落魂碎惟公所為不敢正目國家開繼百五十年 陛下立十五年天下有此事郡守無所忌憚有此人耶鎮守公者英英人也公之才智萬萬出其下所以親信公者徒以公為士大夫有言不繹有計不試耶他日稍緝此姦即彼肯答公公將何面目以見之也今衆芸尚未獲而公與末草芸招詞誣以萬狀此人可殺而公心可欺耶夫公旣為此以棄其平生之學而甘為姦狡之婦矣僕即何不自愛以犯公之雄鋒誠以天下無不可攻之過無不可變之惡也孟子曰西子蒙

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僕益以奠諸此也蕭寶寅雖死不發蘇湛知湛之言直也張氏群賊皆感公更生養待之恩惟恐無所用耳僕豈不畏公使之行剌耶公之大名盛德往者為僕所傾仰而驟自剝落於此僕不忍也只尺千里不得盡言惟公察之聽之公家子孫可以永世矣不忌干冒尚俟再陳

與禹宗大

久違德輝無任企仰襄見蜀中人聞執事盡心於國勞瘁於事喜慰無量此西土人物之光關內山川之麗士大夫脩之於家居之於業者當如此也及關近者之議雖公道在天下而一人之言安所損益然由此觀之豈將或無所主名若奉身求退徜徉終南渭川之間使天下後世有識之士莫不咸曰宗大子進也如此退也如此豈不翕然大丈夫可以壽富時而陵萬世耶今以海之數陋竊嘗徧觀當世之士亦既精詳而審熟矣修高節者多遺於顯行心匡濟者率荒於馳騖採之吾兄何嘗齊壤然皆切美名享佳譽巍然自居莫知其媿矣海於吾兄安可不以斯言進之夫見幾而動哲士之操察微而行君子之守固知

吾兄計此已熟又恐不免有文泰之辦是以若此喋喋耳霧淨天空水落石出天下之事安有終掩而不宣者伏惟兄善圖之海已酒掃濟西之堂迓君子之節矣幸毋使茲意沈閟不白可也

與遂菴先生論寧夏糧餉

寧夏事勢雖定然新值寇逆糧草畧盡加以賊虜窺伺其虛宜務百室充實以自厚其勢固其民之心而充實之道在審量地里遠近穀價輕重以為之所取諸執事者第欲自塞委命一切恣意乖方罔度經久下吏承之遂緣以為祟百姓騷動胥扇浮言反滯本

期莫臻實效空銷官帑之財厚助部運之路此何益
也令不早為區處恐以重傷百姓之心一旦有不卒
令
朝廷固難人人而盡誅也不得面陳益切悚息

與仲與立

海白憲長仲公足下使來辱惠手翰破此暑熱伏諗
起居增慶感慰無集也承以刑法之要見諭深見体
國之心平邦之要在顧不自揣輒敢附達惟希亮察
耳昔人言治亂國用重典治平國用輕典輕典者常
典也重典者非常者也古之人所以輕輕重重者之

道也以今時論之乃平國耳而執事者欲以重典行
之此其民何以堪也夫錢貨之用各有便否乃民情
其固非敢逆不逆也鹽引升合升令左驗制所未有
固非家窮不關也父祖戍於世錄其去其稱故里者
不忘本也固非劫奪他人之業也乃今一切置以重
典或至殺其財帛子女蕩析生産此豈出陝關坳此
然設有弱重者又以何術之也夫虎豹居於深山太
谷之中深山太谷之民日日與狎侮之古有恐也而
一朝驅之市井之中則人皆奔且仆矣以安逸之人
而加之亂世陡峻之法此何異驅虎豹於市井也夫

其豕而疑見而懼而非常不軌之討亡不深慮而亟
為無足怪矣夫寧夏之變方已而未定也漢中蜀楚
之盜又橫恣而亡制也何苦以安然無思之民數數
擾誘而使變耶夫此執事者之所討有司者固莫得
而易也僕願公宜消息於此以收關中士民之心使
陰自保全而勿犯令冒法以為
朝廷之慰則
宗社之幸萬邦之福學者之素志也公曷勉之畜之

示昭徹書

夫學者劬勞慄烝其進至於終身且莫以聞道也況

循塗口耳卯使百倍尼與之盡日對坐益不得而入
也此非資相遠也其所入者非也爾小子與子承先
公之統所以昭世德揚逖輝使先公之澤益衍而長
至於無窮皆爾小子之責矣可不勤學以副予意耶
夫嬉遊嘯傲崎步徑行皆支離不經非弟子之職也
予子之職自灑掃應對始而一言之謬一事之妄皆
非弟子所宜行蓋非灑掃應對之教也禮先生有問
則拱而立趨而進言止而下不敢稍有餘此故謂之
應對窮理盡性修身齊家大人之事故小子特執灑
掃灑掃云者其事止如此而已矣故曰此弟子之職

也傳曰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又曰行千里者自足始其道當如此也爾小子尚愼之哉今爾之年忽已十二去大學止三歲而小學之教百不能一性雖開悟而理尚蠱格見爾囂然若老師宿儒此殊非小子之咎也爾愼之哉爾愼之哉昔爾祖敎予學予以支謬儻蕩失之後予始有聞而爾祖已卒矣予雖悔噬將何及哉夫今之視昔亦猶昔之視今今予尚壯而汝又少也先此不治恐又如予之悔噬者矣爾當揭此座右日日省之念之於乎昔陶潛作告儼等疏與責子詩或以為子之賢不肖有命而潛切切如此

亦已溺矣此非聖賢之論古之人恐天下之不皆與行於禮義也為之立學校以教之故聖人垂訓立法恐一夫之不獲也況諸其子哉夫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由堯舜以來所同然也親親之道宜莫先於父子者故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一裘之温思愛焉一飯之美思厭焉奚獨於子而舍以聽其所自為吾不知聖人之視其子如此其恝然也已己卯七月二十二日癸丑示

與藍文秀

承命撰平蜀序文雖成附上甚媿不能詳著其實者序[illegible]何多矣夏初伏誦尊體佳勝萬福欣幸無任竊方既寧仁常求息關中數年不受剽掠流散之苦者誰之[illegible]也未敢推讓再三不自滿假大君子之所為自[illegible]共諸其人如此敬羨敬服瞻請伊邇伏惟保愛以[illegible]　餘令不宣

與宋升之

天下之事能以德美傳不朽者今不過數人耳然皆為言者所道此固世道使然然皆以顯昧難曉者或倘爾有之而超然在人耳目者亦不能免此可長太息而繼之以痛哭也公清聲大才雅量懨節孰與古

人多讒彼以私怒左道之言郎又如此賢哲之黨盡矣公固不肯緣此輕重言者固是所開治亂所繫小人半存清議而君子厚被汙辱欲天下古事安可得哉今厭言被論尤慘至有以敗壞風俗言者於乎獻吉豈斯人哉此可以占公矣僕雖宿寡行檢然視鄉黨自好者亦少有優劣乃前此命為權貴黨主修學之時雖古人所至尚嚴有推擇何至黨人者苟可以甘心快意固不暇計此也公不知尚移何端郎或以別事在關中亦好當請公西來與坐論數十枚細小並見吾儕胸次忠君孝親立身行已死不以易如此

兩卷俱封上媿不足稱副委命書籍托劉令尹數日後郎可馳上公郎有外移其行當在何日然須待命至乃始動否倘行急可示知之僕郎星夜來求靜處與公別也使來數日爲賓客所冗不得具裁甚惱踏紙又復匆匆不盡其欲言伏惟亮察幸甚

上遂庵先生

海久違台候無任思慕之至去冬得承差所寄書教洎諸色刻本捧讀再四乃知
聖主隆重之意如此天下生靈之福斯文之慶
宗社之賴也吾師當身任安危以報
九重可也今日所急在正士風士風一正則上可以正朝廷下可以正天下此吾師之所以教海而海之所以學於吾師者也偪便謹此上謝不盡下誠

與張用昭

辱教知近事如此數日身心不能自寧況有官者與受地方之重者哉然以執事之才當此劇難狼狽之際要有定力頗措置何若耳廣郡數蒙其至無他郡芟夷絕滅之慘者不可謂無所繫也近聞仇將軍與戰南陽獲俘甚多若爾亦新來一快事但其啓行時言語甚易無懼事慎敵之心恐非名將家法也賢郎

文雅勤事此最學者艱節其間抄寫文字似於下學上達之旨稍相遼背盍若令之潜沉諷詠自求於經訓之間既通貫融液然後操紙命辭自必有過人者而奚俟此敗故駁襍之語乎公家世有大方諒不須吾言吾自不能不為之言耳春和惟萬萬保重

答省城諸公書

辱教及厚儀感荷無任年過半百日就衰境乃復丁此胡以自存念惟此兒幸以長成頗知趨向平生百慮緣是捐欲中道夭折五內催割撫影省形行路悲痛天親剴切尚何可言來諭懇切肝膈具悉久失奉謝不勝追悚未由躬詣因便肘此伏惟鑑臨不宣

答蔡承之

一別便如數十年人生如此何以堪也海內故人屈指無幾忽得手教如飛墜自天欣慰萬萬今夏南海霍渭先既以賤名厠諸章疏春首又以一書見諭鄙人心事搜括畧盡其相知之真雖齟齬之交亦不過此顧仕宦之志自庚午秋根株悉拔他人不知石岡則知也李
九重聖明灼知不肖未使施行郎若渭先之志又有何面顏見廟堂諸君子耶蹟亦具一書答之矣并其

稿以上文夫生世固當以拯溺救焚為心而僕則切
恨世之士大夫賤恬退辱勢利往往迈為小人所薄
鄙志如此正欲銷忘宿志以明士大夫之節耳前歲
遼㢠翁亦以此為言僕力拒之今殊成怨也然亦何
恤焉心事萬千不得一一展布伏惟保愛

對山集卷之二十三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書

答蔣文睟

使至辱手教稱與太過山林潦倒之人豈所敢當然
高誼在心何日忘之第念動履清佳此天祐
邦家篤生才俊故眷祐保護無所不至非偶然也比
見料理諸賊事宜
九重悉令施行明良相逢千載一覯二本節諸公能悉
依所畫指日可平也自夏徂秋旱乾之厄由太行東
西以及蜀楚赤地相望加以方內多事流離荼苦所
不忍言還秦之日宜有以為之計也萬萬保愛以慰
斯文之望幸甚

與鎮西將軍曹公

海白總戎曹公足下昨聞寧夏之變甚憂悲忠鎮巡諸公
何以不幸如此及見行到文移乃知足下盡心曲處
此
宗社之福也又聞躬至各部慰勞三軍此尤至計他
人未易及也昂錦諸賊本無知小人不勝一旦之忿
肆變造逆事出偶爾其脅從之人初不過三五十輩
爾逆事既成毒勢遂重諸餘將吏皆亦執繫父母妻

子翃追而然近聞傳令造舟以待北伐此固要國至意夫兵事尚神而謀道宜隱也造舟之所去寧夏近而易見先無所處使吳錦以此扇惑其衆謂朝廷必用誅殄為心彼將士豈皆明理識嚮之人萬一信其必然則外增必死之懼內乖效順之心所謂為賊堅衆非計之得者也今莫若遣人諧仇鉞誅內應仇鉞者鉅官大將非甘心吳錦者也其標繫母妻之恨即未能啖肉噍髓盡戮諸賊以償耳今誠以語鉞鉞必有所計度於彼彼以信鉞計數賊之首可指日待矣況鉞又翹首望通也故莫若先通鉞鉞通然

後張兵揚威過其驍銳則鉞得有所資耳終以諭衆諭衆則士卒之心無有不齊士卒之心齊則吳錦者機上肉耳鄙諺曰以米養粥以水植稻蓋此之喻也夫吳錦以一日殺五大官甚能也而不能以旬日南下此非[illegible]挾數者固畏公威德也昨公至各部勞軍其股肱已悉翦矣夫既翦股肱矣猶可為全乎雖三尺之童亦知其無以為也此大事至計不可不念者惟公察之圖之

與馬伯循

別伯循甚久不能得問伯循也頃因客欲過三原托誦墓誌之寄當將匆匆不盡所言故如不問也老伯母之逝凡為人子者皆可以哀痛摧裂況伯循履道純孝者然有老伯父及母存在也伯循一有過哀傷性老伯父若何母君若何宜思其大者可也天生伯循欲以繼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凡海內學者莫不以是望伯循不但僕與伯循私厚也近聞某氏六郎與令兄弟作梟伯循深被其侮夫無故之侮孟子所謂妄人者也僕意伯循必不與之較耳然兄弟骨肉至親誰能嘿然宜別有以圖之也六郎行暴貴邑若捕虎乘搏也却不姑以忍之彼或至於化其更

舞者之衣履伯循又將何以處之勝負之際市井之所向也烏有士大夫而倪與市井相較者況伯循之力萬萬不能勝耶彼所養而藉者盡市井無賴也彼賞以錙銖之利皆可與難於我彼又挾有貴父之勢如之何以制之今莫若善誨令弟使毋適中其欲鬪之意而已鄙諺有曰樹大有風人賢有謗安知貴邑所謂士大夫者無有啓彼與難以危伯循者邪與伯循骨肉生死者仲木及僕二人耳僕不知仲木何為知伯循之事而不以告也千里之言不知果然否惟萬萬以理自遣為祝

與何粹夫
久違懷仰何已不才冒受重辠乃蒙輕典宜先生陰
庇
天子仁聖耳去歲得手教感慰千萬非吾兄他人誰
肯然也近又得孝思所寄書益感念辱篤顧僕烏足
以承藉山田數畝破屋數椽差可度日幸狗馬之疾
盡無又多暇日可以采薪蒔藥此其所冒豈細哉冬
初見邸報知有起復之命私心甚慰[illegible]時事若此安
可無賢人以立於朝備倉卒之用今[illegible]中蜀楚之盜
方熾未艾而來治者率乏統御張弛之道輕棄

國威辱助賊氣其經畫糧餉之人又[illegible][illegible]為苟且迂濶
之計百姓百倍賠費不支一行之需[illegible]勢更盛當復
云何為吾兄者固不可堅臥東山也

答沈崇實
僕來持奉教禮兼及碑帖之富感激[illegible]意何限斯文
至愛雖古人未之前有也不肖固執愚行雖萬萬死
生不可撼動所以不能無憾於中者誠以斯名之難
居也修之於平昔而礪之於今日得志焉將以加諸
天下否脩先王之道以終乎身而顧肯被污穢如此
何以為人也士之所哀莫甚於名喪節靡而身死不

與也今不肖已喪名靡節矣即使長生百年有顏回
曾子之行程伯朱季之作亦不可自明於千世之下
此固志士之深悲也人常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
不忘喪其元然固不敢不勉耳又安肯稍自貶釋以
從時人之情為進取之計邪有一於此死無面目以
見先人也城南之事乃自斯人得志之後與敬夫同
感
孝廟恩德而然非僕一人也至於晝夜千萬謀畫欲
以啟此寔有之雖今日亦不敢忘也況當時邪然惟
天地祖宗及我

孝皇
聖靈默鑒而已辱念隆篤有國士之與故敢率爾答
謝若他人則閉口矣不能贈送粧節徒切倚望伏惟
為
國自重萬萬

答栢齋
僕生平服義重德直行亮迹而已其他虛恢盜名隱
忍委曲以要時好死不願也承教云得報以來且痛
且恨所痛者執事平生之心可以對天日有伊周之
才之志不得少行於時所恨者凡事輕忽簡畧不存

形迹卒罹大謗盖公愛悟不肖之深不覺言至於此
感服高義比之父母更後何言伊周之才之志僕之
汚穢所不敢當不存形迹卒罹大謗此政僕之所以
為僕者終身不敢易也僕犬馬之齒才三十有六雖
更事未熟早作夜思從事於斯要亦久矣語曰君子
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曰智者行其所無事而
已於義有未當理有未喻雖聖賢令之行僕不敢也
苟理喻義當矣雖人人揄口笑道僕行之也自信之
自信不殺人耳母之投杼踰垣參不得而知也僕向
罹二三子之謗能勿殺身無幾也蓋是時瑾方以君

子之旨禁士類二三子者不謂僕為小人也今又罹
諸君之謗能勿殺身亦無幾也蓋是時大臣方以小
人之惡飭士類諸君者不謂僕為君子也由二者言
之僕一身何無被俱有如此盖苟可以去官殺身於
我則君子小人者非彼所擇也其至於此雖存有形
之迹何抹哉足下斯文綱領當世指為山斗之士覽
見余書當欣然大笑曰此誠栢齋賢弟良友不以險
夷易操者也然後終身佩而頌之永為足下所不棄
矣

與賈鳴和

相別久矣忽辱手教感荷無已自被罪以來數不能
通問士大夫之間者蓋捫已自照不可輙以荒穢之
資謬自比附耳教中述念隆篤顧僕安足以當令灼
而已細思往昔憂悸恐懼之日今得脫然不復拘禁
此其心蓋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而好事者又謬為
異論如彼雖有非而辯之之人又挈小遺大引粗失
精亦豈足以識豪傑哉此可為南塢子言發一笑耳
家口雖衆田作足以供之無歉故每得從容南山渭
水之間又得為野圃野醫耕蔬蒔藥暇則烹葵酌酒
携小卷坐小軒推枕倚胸欣然終日人莫得而奪也

至於開筵列饌品竹彈絲貧約之士力散財匱又何
能卒辦哉然君子之樂亦莫須此此皆日用之實敢
以聞足下足下知之想當欣然一大笑也

與渼陂子

孝宗時登崇俊良豪傑骨鯁之臣得以自立而頗多
不肯為近侍者自權姦屏逐之後
上嘗勵精庶政矣士大夫猶自畏難故劉養和雖被
驅執而獨擅美名要其當時亦殊未有抗壓克懟之
才維綿綱紀之力獨云云一事偶成久曠之餘使人
耳目規羅爾常侍御雖不識其人接其論其入閣以

來施為舉措若有振衰補獘之趨事能先其大罪能
求其甦此人所不知僕所未見也安得因而語之使
謐堅其守不必變易則千世之下亦厥我儒者之美
談三公九錫不足與娩也寧不盛乎夫事有定力行
有定方天下事皆然也奚獨刑憲糾察之臣才高者
過於陵越不能盡其委曲之數則小得而大遺才局
者不能究其高明之旨則苟荒而行蹶此二者風俗
之所以恒衰利病之所以相制也偶因敝邑一事乃
憤鬱布此于足下盖此殊非山林之人所當念鄙人
生性已成不與知己者言則快恨成疾痛大丈夫窮

達一情夷險一致彼一不為世用而逝形忘世視人
與我漠然無干者硜硜然小丈夫爾吾不願為也

與王東衙

事有切於國家者不敢以錮廢自已涇陽事十年後
當有大憂前會藍公密令預處以息其變昨其令稍
行之則已百方加害矣此其志豈細小哉願公念之
慎之勿紐辱其令而縱其惡也盖數月後公會藍公
當自有以知之此地非此令莫可為若誘掖獎勸授
之以方猶恐未速而又遽信其巧詐變偽之辭恐非
公之所以計大事也

與楊用之絕交書

恭白用之足下本事緒物理至明著而易識也故谷
永災異方術之對義意高出漢臣之右不能掩其陰
附王氏之姦何者其緒見而事章也故種瀆而苞生
核布而脊被傷鳴於九皐而聲聞於天誠不可掩偽
不可長也僕與足下同里閈葬與同舍志與同心進
與同年此三者骨肉不能加邪枉不能間也自足下
與舍弟同第進士紛競之私雖無意更求世事然未
嘗不聞之而撫喜故其心恨不能擁之而益高也豈
欲希觀於兩君之間為之揚與樹敵要求後效哉鄙

夫之意以為吾鄉素多長者咸能昭德顯名為吾人
之光僕已不擇如此木本火食之餘微二君奚望哉
足下遂以行人使道鄉邑百事乖張舉措不檢遂受
王府之金困究使臣之義僕當時已切言之而君顧
自以為是君之不疑再往平凉鞍馬器物王府為之
一空後宗臣含憤而不能言鄉部聳觀而極傾慕足
下平日所志尚安在耶他日改使赴蜀僕謂此行須
布詔書觀望繁衆尚宜勇易前轍振收新效而足下
貴弟於丧葬棚肆蜀物佳翁紛紛雜出惟恐觀者之
笑矣也僕所望足下者如是耶夫志士不以陰易殊

飾仁人不以窮達易操一行人之微且遠如此猶有
加於是者又何至耶去年舍弟書來云足下已擢浙
江道改思更念欲為名臣僕甚敬之望之及足下以
使西歸車服動止與俗子同衆者之所論洗焉弗留
介帶靡見甚至諸妾無序亢行里衢園衫褕襌貴賤
罔別販夫鬻婦為之改觀嗟悼足下豈以某氏肇迹
陰幽難遠處異耶此特未之深思耳夫嫡妾之分若
廷之不可同僭也某氏之匕尚有二人即甚難彼二
氏者我得以藉口也奚要其莫吾從今藩臬府縣所
以加禮於足下者踵至而沓來也獨不畏其使者所

廉耶昨又聞足下有檄下縣驛禁止科索而此禮皆
取之縣驛非科索不前者也何又反受之耶僕恐俗
吏細詆因以窺識誠偽之機耳皆竊謂足下受當直
受辭當力辭而足下置而不理及與之會言又精入
毫發有夷齊仲子之高潔使俳優下工聞之而竊笑
而足下肆辯愈力反求無媿豈喪心病狂耶今縣官
因足下索取行轎毡帷徵索羊毛里六斤秋輸大户
人三斤則三四百斤矣他日監察者復有李伯起來
縣官固難以向者之檄獨畏而弗告也鄉縣去者不
能二百里凡有所為小大無弗知者足下亦且能以

災異方術之對掩耶夫處心積慮不可欺須苟易也
而足下恃其懸河之辯以人之莫與敵言而遂肆放
志意傳曰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足下
失此不究則足下之所至僕不可得而知也今足下
年近五十而嗣子弗立果於為惡勘於諱忌僕恐陰
隲之道虧而鬼神之奪速也骨肉之言自謂必察故
攄誠布忠以白足下僕所與者皆天下忠貞士也所
以喋喋於足下而不忘者以足下之分誼深也即不
吏信請竟與足下辭終身不敢聞足下之聲音也某
謹白

與劉學諭二首

僕之所以不媿饒舌為在位道足下美者以足下視
僕者厚如是報之爾此韓淮陰漂母之事非所以施
於先生長者者也足下與諸生講學者亹亹不倦縣
官與同官者率訾罵毀謗僕是以亟為揚著以廣善
教之志蓋足下自有者耳足下何為德僕僕何為報
足下哉足下往年之教惟恐一人之不得蒙此何心
也今年自春徂夏生徒遊蕩市井讀誦不問課業不
理文字議論益無所長顧於督學使之法了不相涉
僕於此以歎人心之難據也以足下之德之才其不

克終且如此況不為足下者乎此則僕之所深懼也執法者犯其所執則治足下之行與督學使之法果犯否耶夫如其為得也則所言之彼者彼必曰彼所謂知人者也足下與僕將各有光矣苟否而不得則不惧為彼所怒耶怒僕者止以為鄙薄爾僕初無負彼也怒足下者則枉梏隨之以為骨肉之苦古之明哲其自保豈如此也幸慎念之

又

足下謂生徒之心各有所懷繩之以法必有大不可者苟莅教以古語將愈得不相用此信然也前日與

僕與彌夜生言及學官之法良彌變色引俗語曰千斤羊毛作成疏毬蹴之則難褰之則可僕謂此言亦實是歎息其又忽得董内翰朝鮮賦華集與督學學則見朝鮮東荒之夷敬名文物且克如此而學則所載學者工夫次第秩有出序苟自無樂之者爾中國之人往往之氣宜無有不變者乃疵前說皆不當也儒者之論先師皆以堯舜為主堯舜之治天下其仁豈有所不逮也而亦未嘗脫去刑罰契為司徒亦豈不知惟德之行而曰桓撥而舜之治刑亦曰朴作教刑是古人未嘗恃言語教世也今天下文運昌明士風振勵即有二三梗教之人不足輕重於學校之政而所以不可無法以治者逸居之心中人以下所在而是於此一是以不足輕重舍之則望而效之人皆不足輕重可舍無教也人皆不足輕重可舍無教則延之數年天下之民愚頑相混蠢蠢貿貿皆禽獸之歸而人道熄矣豈非前說之誤哉展有自足下之所來者聞足下令生徒上堂作課有持簿而立者有空言者有不持不立望望然去者又有軒坐堂隅嬉笑嘗嘗以毀其師者於乎此豈固以梗吾教者積玩而莫之悟爾何謂積玩而莫之悟足下平昔於此人者來

者不知去者亦追問有奮發即又掣肘行之而忽止作之而忽息責之者闇而不明令之者往而不繼故一旦雖欲嚴懷以施之焉而積之已深不可遽變矣即以是為教之難施亦未之思爾夫苟如是雖善教固不可施也司馬君實以仁明勇三者為君不可無然所以為師者亦不可無也惟熟思之幸甚

與陳元吉論寧夏糧運

又不奉問伏想起居多福為慰某有所聞敢輒上左右然事勢甚亟幸毋以為緩也日者各處起運寧夏糧餉者百姓騷擾不寧詢之人言此往時幹運丁粮

過倍不可復望生全心竊怪之及查原行文移見其所處乖戾無序失緩急消息之道又為舊曾部運得利之人及貪鄙不才之吏虛為聲勢倚藉備文百姓無知一以傳十十以傳百虛恢越絕遂無紀極耳然聞之人言寧夏麥價每銀一錢今可買二斗五六即使納者湊集亦當不減其半便令再減八九升而止耳今以原起改坐之糧俱用本色不拘米麥務在各由本處自備或朋合車輛運去則一石之糧可用往時十番遠徵之價豈若每石就起價銀一兩或一兩一二錢坐派大戶使如平日事例責限嚴併乎況小

民湊糧之際計慮打點及盤費等項已數倍掊斂而又使之備車朋車則一車之歛又將若何不肖不敢遠喻請以乾州協濟論之其每車之費且不下三四兩也而又遠數千里至寧夏耶況其車實未能去也且令寧夏全無糴買之人苟特多價而起之則由慶陽以上及諸附近寧夏有糧之處轉糴顧載而去亦無有不可也今又奏費均徵贓罰之銀使石給三錢以為腳價則每縣至少不下五七百兩廢弛如弊邑者又何以能辦也且其將發之際所應簽糧之人不問升斗多寡皆部運者以點罰勒其自行則非厚得

道路安肯容之附搭即有豪俠之人不從其苗而上司來文止有朋合共載之令又安得不從也故貧下少糧之戶尼被其苦危動浮言無足怪也比令寧夏行次已既妥帖主客之兵又悉歸散則安事如此急運借令新任巡撫徐公[illegible]盡便宜多撥內徵之數令倍價照常糴納其於急運豈不尤易也乃動以子粒為言徒責部運之貪吏克足之實傷百姓之心寧夏嘩者亦若人耳顧不念哉今徐公惟務督責自盡不復更恩其他而執事者又明知其弊而苟且因循不復為慮幸而天雨新澤民特有秋之望可以任意妄

作苟亢熾如故執事者顧又可以鞭笞之末使之齊耶今徐公之策毋可回者願量照愚畫再加詳定星夜移下州縣令勿騷擾務量多寡追價仍舊責付大戶免起車輛丁轉之屬再擇能幹官員以為布運而去或在慶陽諸處雜運或即在彼糴納要之以必完價之賤貴一聽自擇其便發行數日之後即察執親爲以懲其怠前後兩月之間寧夏倉廩復有不完者吾未之信也

對山集卷之二十四

記

秦州畫卦臺新建伏羲廟記

秦州故有伏羲廟而畫卦臺在廟西四十里巋然中峙於岡巒之間昔予有事過秦嘗北望而奇之興者曰此伏羲畫卦臺也人文之秘肇啓於茲今日不知幾荒蕪而靈秀環衛若修埴愛護焉殆非偶然者也巡按御史方君行部至秦登臺瞻望慨然興懷于是進郡吏與士大夫耆舊詢以古聖之跡散在天下具有表章而此人文之始廟徒寄閒於樵牧耕豎之

口寧無遺樹碑之恨於將來稽古之士哉宜建祠於此以祀伏羲匪直報其肇啓人文之德而因以表章聖跡愜千萬世之後觀矣遂鳩工掄材擇以今歲某月日始事某月日工用告成財出公帑民不知費郡吏與士大夫耆舊懽忻鼓舞感思悠長于走介其貢士劉如式氏以狀請予爲記記其歲月刻之貞石爰符予志求惟世嘉然予又以歎世之罕見之士慎小費而忽大猷原其心實非以省民也顧畏爲談禍耳學校之頹壞天下十九而是行道用惻而士大夫視爲秦越曾不齒及予深以爲將來之憂乃休休然爲奇論怪說以闢杜欲爲者之志無已至於澌盡彼即欲挽而抹之又烏可得也鄙諺有曰食欲廢棄耒耜邪欲散肯奏士自宋以來儒者以迂僻不經之論媢惑後世俗儒誦而不繹其以爲是是則所以貽萬世無窮之害者未必非其人以啓之也

聖天子右文崇化漸將復其迂緒以復古人忘言之舊矣後世有黜耳目之細敎根荄之大者未必不自方君今日之事以感悟也庸書以俟之方君名遠宜字伯時歙人而主承茲事者則秦州之良守王卿爲中山人云是歲嘉靖庚寅十有二月己卯記

岐山縣周太師廟泉記

弘治某年岐山縣周太師旦廟故有潤德泉涸若干年復出岐山鄉大夫士與耆民故老趙以告余曰太師廟故有泉且涸今且復出其天下之嘉瑞乎父老欲有紀述願子以爲之據志泉自某年月日出公廟東北隅先是若有鬼物爲者烈風雷雨既數日乃出說者曰世治則出世亂則涸然自某代之後往往有合焉豈固有數焉之不可誣與先

皇帝即位之十有五年壬戌秋九月甲子雷風交作山澤震烈泉乃復出盖自某代某年之涸已若干年

也嗟乎水之爲浮苟不能徧及之物則出雨雪霜露
之外皆但以稍補其急而已而斯泉之出鄉大夫士
與耆民故老駭喜奔走乃如此亦豈以是爲雨雪霜
露之可以徧天下後世而不可窮也神物之來必有
所爲王者功德高厚則天應於上地應於下靈既畢
臻先
皇帝所以致天下者至精至備洽然而天淵然而淵
天下之人蓋身被而莫之知且識者故是泉雖不可
具足一邑一里之望由時論之固亦天地萬物位育
之徵意矣必其所及如雨雪霜露者而後可也又曰

縣令由令江氏以前或良或否惟江氏能不失
天子命官之意利之所在一是爲民致之民能養其
長老育及其下又能不相訐不僞不敎不爲多事以
犯
天子之辟故帝出之曰亦有吏能其職消其異物如
渡虎事者若泉之出地周公聖人之廟而時則先帝
聖人之特良有司能將布其德以不失其意則召南
之騶虞亦豈曰但以爲召伯出也江氏名玠已未進
士蜀之巴人某年月日記

拜將壇記

漢中故有高帝拜將壇在郡城南外附城塹實淮陰
侯決策之地也代異境遷士大夫非土守監臨莫能
輙至其地故登眺之際吟詠之事寥焉自已巳以來
蜀盜恣横郡方弗康
天子震怒出師致討名臣鉅公相繼秉節而士大夫
以
簡命叅踴者數年之間始旁午不絕暇日或感風雲
之意尋遊遨之跡間多寄興茲壇追懷往事是以遊
覽既繁述詠遂侈於是陝西按察司撫治副使呂公
克中結亭壇左悉刻貞珉豈惟近槻蓋咨來哲復以

予言記諸亭嗣夫英雄之命賢聖之業其跡雖遠其
教最長也故帝王之興也皇皇焉謙恭延士如有所
弗逮而其衰也殺正士任邪佞孳孳然亦如有所弗
及焉是以俊乂日遠而讒諂日親此二者治亂之定
分存亡之大關也有天下者可委而不鑒哉呂君承
壞亂之餘當更新之際其所以感慨往事而經畫於思
惟者至熟也後之覽者苟能思所以搆亭之意有職
守者修其所守而不溺於所安懲其所未戒而益致
其所當慎則其所以興起其訏謨而延慶於斯民者
浩浩乎莫之能禦也豈非呂君之所能教哉亭作於

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明年庚辰冬十有一月甲子記

心遠亭記

見山先生結亭於西郭弘農川之浒命之曰心遠亭亭下則川之東陬土沃而易左右皆善圃而先生之圃居其中畢岩桑木掩映環列大河又自秦晋之間衝而東下横射茲川川自秦山朱陽川來至虢界北與永寧澗口川合逶迤至數十里經亭北里許始與河遇灝蕩之氣晨夕交發亦為關東奇觀欲雨新霽則太華三峰舉在目前而此亭特攬其會予再來靈

寶先生携治飲予於亭乃以記屬予初予坐亭上已甚愛山川之美憾不能卜居其鄰日觀其美且幸邸舍接垣於亭得時時觀玩偶一歸坐悠然之興渢然以生殆不知身世之安在也先生以心遠名亭益求諸靖節心遠地偏之意乎觀先生之心澹然無欲雖當顯傾之位而從容謙遜若無所與焉者即日坐車馬之會此心之遠無以易也今
天子勵精求治天下名德之士搜訪殆盡廟堂之任將不久委諸先生推是心以加之天下則天下之民又將溥被安靜康和之遠福矣但此亭之作先生之遠致也亭作於嘉靖五年秋八月十八日明年三月記

涇州重修儒學記

予以弘治甲子春謁師邃庵先生於平凉道過涇郡值祀丁登拜郡廟已見其學頹敝殆盡嘆當時官師無能奮然以興復為懷者今又十八載矣涇學諸生郭忠李寵執其師學正某狀來請曰昔者吾子悲吾郡學之敝郡之學者至今能言之然今且無敝矣請吾子有以記之堅珉使涇子弟得誦說無斁意惟吾子所不靳乎夫郡學之茲建也蓋自洪武初縁元舊

跡改而新之三百五十餘年後吏無以益也故益敝不可支焉乃今宋侯來守至大成曰此堅固等美可因不可華也至兩廡曰此少敝可增葺葺北也至學曰禮教興行之地其敝若此守吏之羞也而亟治之耶于是鳩工取材經紀分次可者新之否者改之工不踰年煥然咸備豈非學者之大願吾子之樂聞乎夫飾節華傳剥民以賈譽效諂以要上其志慮宜不及此即上吏督責嚴令然又藉以唱巳極千百之費亡久遠之觀其殫心殄志務至無窮此非夫人之所難而宋侯之所易乎予不敢隱宋侯之高義為序次

其事以告涇之子弟曰有明正德十六年涇州知州
太原宋灝孟清修復涇州廟學財不費帑工不勞衆
軿建明倫堂則楝椽隆盛制度軒豁可以經乂堂左
右爲三齋及藏書館其前爲門題曰謹庠序之教門
左右又各有門扁曰義路禮門堂後建議道堂而攺
建生員號舍於議道堂後若國子之制每三連爲區
置射圃於舊號廢跡而建觀德亭規模宏遠矣學地
爲左右居民侵蝕者悉歸於學崇墉巨限後有好者
莫能爲也然豈徒爲觀美無意於涇之子弟哉百工
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向者學敝士無居

以成其學矣今不徒無敝而又壯好可居矣乃或猶
有無所用心於學者豈非宋侯之罪人哉夫豐林峣
川鳥獸之所次而蛟龍虎豹出焉何也其所聚也今
士大夫得庠序學校之教而養之所以爲聖爲賢而
有益於天下後世則奚豐林峣川之不如哉亦在求
其所至而已矣予請與涇之士大夫子弟日自勉之

春雨亭記

渼陂子宅後有園幾十餘畝近宅百步爲場以納禾
稼場以後皆園也列植花木蓊蘙蓮勃琦瑰逶迤其
後又有脩竹萬竿及場西望遼若豐林城市之中能
若此者其亦鮮矣亭跡雖築楹棟未樹予每至則坐
此而忘歸焉嘉靖癸未夏四月滁江公巡撫過鄠訪
渼陂於衍慶之堂民事既詢倡酬斯作于是携榼至
園卉木榮新好鳥羣至公忻然自適不知逸興之所
自也輙己詩成數首箏笙徵歌若將神游八極之表
地雖有然而公之胸次亦可知矣于是以廪餘畀知
縣貢生曰爲我作亭於園求爲渼陂夫子之所憩游
渼陂子乃以書謂予曰子宜記予惟渼陂子欲搆斯
亭也由甲子及今二十有一載矣乃何至公而始成
盖於是而有異數焉造物者若有陰竢於公使兩君

子之休聲高誼因是亭以永傳也安知百世之下不
以右丞之輞川別業晉公之綠野堂視此亭乎昔者
渼陂子謂予曰他日亭成子當以春雨名之方予經
始是園適有春雨而予今逐耕於鄠其所以致力於
稼穡之間者惟是賴耳斯亦因予日用之常以加之
云爾於乎以夫子之德之學乃俾至於此無他想焉
其可以爲千萬世之所憾矣滁江名瑚字汝温永平
人渼陂名九思字敬夫鄠人皆姓王氏明年甲申秋
九月癸未記

尚友山堂記

西盤子搆堂於先大夫之塋左以自居題曰尚友山堂以書抵其友滸西子曰願子之有以志吾堂也滸西子方且極思於萬物之表以求其志乃不能登違西盤子之請於是為之記曰昔者予兒時事先君子宦遊平陽蓋數過汾西遊覽云汾西有劉村林木藹際于動霄漢而山勢迤邐環向於村蓋奧區沃壤也其居多名家大族當時自以為不直爾爾宜必有名士大夫生於其間以紹明先王之道者予歸十又二年為弘治壬戌乃西盤與予同舉進士觀其人聽其言論文而腴莊而泰有君子之道焉於是常自嘆息

以為山川之氣其靈異於人固如是且又以近思予言之能中也又二十三年為嘉靖甲申西盤子以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為關西重鎮當正德時叛亂弗馴號為難治西盤子至則申號令慎攻守汰剥削立約束遠近之人懽呼樂從於是漸若弘治之舊父老輩相語以為復覩漢官威儀是西盤子有生之初藹然懇秀亦已奇矣何其功烈之盛如彼也孔子曰仁者樂山西盤子貴不忘其初達不渝其志爾學學於山堂是思凡以樂乎是而已夫平陽古晉陽堯舜禹之故都而皋夔稷契所產之地也西盤子際

聖明陟顯顧將以大行其道於天下其意若曰不以皋夔稷契事堯舜者事吾君是不敬於吾君也是則其所以尚友也孔子曰仁者壽吾將以觀西盤子之以仁壽乎天下國家也於乎懋哉予茲以望西盤子矣因遂書之以為堂記嘉靖丁亥秋八月朔旦撰

藍氏世慶樓記

王子明叔自京師來出藍子玉夫書道叙往昔敦迪友道甚厚然自再別玉夫已十年矣乃別緘則玉夫以所居世慶樓記屬予於乎休哉予惡可無說以復玉夫於是為之記曰郃墨藍氏聚德萃祥凡不知幾

何世乃篤生我撫公發祥闡德為世大夫名實加於上下徽美嗣諸後昆天眷元德又生我玉夫承耀襲光稽古操則凡天下知名之士未能或之先也此其慶流長遠固已非世之所謂光華榮耀名可擬矣乃其鄉之縉紳大夫近郎我撫公洎玉夫登第之事嚴慈俱在兄弟靡他而命樓以世慶夫勵德在我雖德為聖人此吾自為也而業成名立親及見之夫誰而能為哉一世及之再世又及之雖天下古今所無有也於乎休哉昔撫公以名御史恪事
昌朝正紀綱明典則人至今稱之以為難能則其所

以逐其慶於親者世已希厥儷矣而吾王夫甫爲御
史建明拔正之美於公益光則其逐慶遵誨之大又
有非鄉之縉紳大夫所及知者玆予又有所告於吾
王夫往者撫公在臺院
敬皇帝以至聖之資推心虛己延天下之士兢兢焉
若有所弗逮當時諸公承順德意不阿所學天下蒙
其治後世仰其澤今王夫事
今上皇帝其明良之會豈遠不若
敬皇帝世哉而今之君子乃或少劣於當時諸公要
非趋名棄實以違先王之道其務在掎摭勝而敎穆

掩爾比王夫論疏數首心獨私喜以爲有弘治之風
焉則所以嗣光衍慶又不但偶協天休而已於乎休
哉今日之記正其所以慶諸其家者而予猶爲是言
欲世遺足慶於天下國家焉耳王夫以予言爲何如
哉撫公者王夫先大夫嘗以都御史治關中有大功德於民
民私懷之凡有稱述事實必曰昔監撫公云云故予
今亦得而稱之焉嘉靖甲申秋八月十日丁酉記

光訓堂記

夫父祖以產業付子孫其弗守者多也況乎以道以
德而訓其子孫其子孫苟毋失其遺書亦已鮮矣況
飭身體而力行之又進而上達於古昔聖賢之所訓
使其身爲聖賢之徒而若父若祖之道無怨無恫當
世之人覩之而興起後世之人仰之而不忘非豪傑
之才明哲之操其孰得而幾也吾友谿田馬先生伯
循以光禄卿行告於家繕其先人之墓爲堂以修祀
事今年正月廿又六日値先生初度之辰予往壽焉
因便謁墓飯於東序堂尚未名先生請予擬之予曰
堂當名以光訓先人之道先生若之先人之訓先生
遵之幽宅之祀此堂麗焉名非光訓殆於不可於是
涇陽諸生遂請予爲記刻之堂下予惟馬氏自靖川

先生躬耕說道尚志愼修不求聞達同就辟舉其高
風承德視區區利祿之徒奔走役役卒無分毫之益
加於上下者詎止天淵也雲巖先生又克承先業出
厥緒餘式諸多士美大已集匿光闇發使其道至谿
田先生益暢益肆榮蓁滿於士林名實聯於寧內
明興百七十二年其以道鳴天下蓋惟三四人而已
河東薛先生德溫涇野呂先生仲木與先生之外醫
閭賀先生克恭蓋亦其人過此非予之所能知也夫
學士大夫日誦說周公孔子之道將以成己成物尊
上而裕下也乃騰布口說挾道飾奸其人雖三尺之

童鈐口蓋道乃又著爲邪說指斥前進東橋顧先生華玉送涇野先生序文其萬年公案也若谿田先生非所謂克光先訓者邪董蒿樓徐之餘俯仰無愧君子之於道若是焉可也後之觀者其有感於予言也夫其有罪於予言也夫時嘉靖己亥夏四月甲辰記

巡撫都御史松石劉公平番記

西戎諸番在
國初秉忠効力惟中國之命是承成化弘治之間文不啻編氓矣承平日久駕馭或失其道戎茲有弗悅焉及興師問罪則應之曰

先朝視戎如子姓與之恤患與之禦今不敢望其恤與禦也且乘隙發戎以爲功部落遭外侮方襄首望中國之援也乃復若此戎將奚從浸淫日久至戊子以來兆有叛兒若龍納郎打魚岷有剌卽巢中占藏之變大肆猖獗至庚寅松石劉公天和以右副都御史受
命巡撫陝西地方視邊至岷練兵儲糧師旅大奮西戎聳惕望風納降攄誠悔過者凡若干族松石公推誠布信戎乃大悅矢不敢忘中國大義其一二强族有負固者諸降戎自攻剿之盡殲其種戎方悉平已

亥歲楊子麗以按察司副使兵備洮詢諸故老考諸文牒嘉靖公之休績謀諸參議范子箕副使李子文中韓子廷偉紀子常王子世爵僉事江子南徵予爲記以示不朽予傷
祖宗以信義待夷狄其用命秉忠莫如戎也後乃不相干撫矣戎忍負中國邪得松石公戎復用命秉忠記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詎不信哉因撮其事以復楊子之請後之繼厥守者慎思
祖宗之法可也時嘉靖十九年庚子春三月朔旦記

劍州再建重陽亭記

予聞劍州山水舊矣後見李義山重陽亭銘言刺史將侑治郡理得人從乃大鑱險道混石見上平可容考工車四軌建爲南北亭以便勞餞又亭東山號曰重陽以群風日則劍州山水亦然矣而蔣君在郡能有暇日以山水自娛又得名士大夫詠述其事播美於當時遺聲於後世其胸襟意度固亦非凡者矣正德乙亥武緣李君來知劍州踰年政成百姓咸若於是廣教化之道表廢隆之跡高墉濬池練兵飾備陳禮義示軌則吏就典列俗無曲議乃歷覽輿曲窮索靈秘得茲亭之址焉乃於二三士大夫謀曰夫禮義

者世之大閑而佳勝者地之偶所貺二者不可毋耀弗示也予既建蕺山書院以示崇奉者而又表武侯之廟旌死節之人使廢位有繫後賢見循然於禮義之事則廢幾矣佳勝如亭湮而罔知者將數十百年今幸得之得而弗治非所以闡靈秘發坤珍也於是滌穢芟草復斯亭爲碁鋪始興郎得義山碑於宿莽之下吳職方記言自古至唐自唐至今僅兩賞耳詎知亭之興廢更幾許年而復值其人歟然職方又詎知今日之有李君也李君言亭近挹聞溪遠挹五華前對漢陽左秀嶽右卧龍城郭樓臺俯在懷抱與職方之

記略同至於長溪清潯流影不去則吾亦神坐亭上久矣劍士姜文粹王業者予舊友也能道李君之事因以書托予記亭云亭崖畔有石刻古重陽亭四字隸大書之爲宋張珖筆予益羅然恨不能從諸君子遊也自予記已不知諸君子遊而樂樂而詠者將若干篇尚當彙萃爲吾錄寄之以觀李君之暇日比蔣君何如當亦更爲李君賦之矣閩中名區勝壤不可以數計安得有賢如李君者必爲表章之以快吾意此不知予能待而見之否也李君名瑩字白夫弘治乙卯廣西舉人諳深復厚故篤意古道如此亭成戊寅之夏明年正德十四年己卯夏六月十又八日庚辰記

東岡記

東岡者高密縣東之岡有李子先公之墓故李子結廬處焉岡自號東岡子與凌谿子一日過于濟西別業嘆之曰美哉子之居濟西也洋洋乎不可得而繫休休焉其有餘閒也祗予日走且馳以嘵嘵於功名之間不得恒守其廬豈不大戾哉夫遊景者易汨而盛年者難再也志曠者寡溺而氣昌者多泪也我盍返焉以修吾廬乎余謂東岡子曰夫子之羨于居也

似矣然未祗夫子之道而祗以予之苟安不已自昧乎夫志氣者君子君身之所珍而窮達者士之遇也士抱誠明惇正之學孰肯忘世自捨與木石麋鹿爲友衛哉顧惟其所遇而已矣今東岡子以直道鳴於天下天下之人莫不引頸以望得東岡子左右昌朝使匹夫匹婦無不各得其所此則東岡子之故志也今

明王在上徵賢弗替微能弗使一切猖狂謬悖邪僻之人誅殺竄放不使一日雜乎淳人正士之間以傷和厚惇朴之化東岡子顯其身名於方寰樞轄之位

摧髮俊之教統戎兵之數方將向用不已而東岡子之志可謂行矣學士大夫修之於家者多壞之天子之庭東岡子貴不易其賤泰不失其窮守其官服樸貴以生死榮辱不能奪至於黜放擯棄毋以四也艱難狠狽毋以怨也而東岡子之氣可謂浩然不挠矣夫氣者養之所昌而志者事之所本也古之君子功澤加於當時休美傳於來世凡此勿失耳東岡子有是二者凡所以養之東岡之廬而行之東岡之外者毋有不得亦奚必居東岡之廬然後爲東岡子也傳說不以商弼而害其築尚父不以周帥而害其釣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君子之道如是而已矣凌谿子曰旨哉之言是深得東岡子之心即矣東岡子日坐其廬以求其道何異是是可以記諸東岡子之廬是可以使子孫後世皆知東岡子之心不負其窮居之守如此也嘉靖八年癸酉春三月甲子記

對山集卷之二十五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記

固原重修鼓樓記

正德初河中景君良弼以按察副使治兵固原既作鼓樓於城下歷十有餘載爲嘉靖三年壹圮樓敝厥聽晉矣山陰成君貿夫以是官治兵是地見而閔之曰前人之作繁諸後觀矣今罔葺剛將焉賴於是命二鳩材遴美圖遠卯其舊址聿懲往蹐恭年而工用遂訖巍麗靡忝于先堅緻可垂諸後於是以書抵予求記歲月予惟晨夜之令古昔所慎況文衛遠控之樞轄轄之地中教符跡從輸終鮮是以雖當撫綏作畬之初而垣墉金鼓在所必先何也所以一視聽限閫域也今君之意蓋若是者宜其民之從事亟趍若歸夫上之人逸道使民雖勞不怨則固不止于田里一事而已況固原夷夏要樞制臣鉅公開府于此以總轄三邊之務是不但一面之會也此其使諸其民者又孰有逸于此若曩者壬申中夏猝虜深冦至于涇邠百姓皇皇然弃廬舍攜老弱挈資負壯散於原野至扃有邪門方是時受鉞恭討之臣冠蓋相望也獨不能夷醜殲慝者非智慮弗及而攻守靡關

也用之於有事之後而未備之于未然之前夫何為
而不若是者回思乙丑丙寅之間我邃庵先生居制
府時殆天淵矣予聞君締墉深壍百廢具興有先生
之風焉使後之繼君者亦殫心極慮如君壬午之冦
可千萬世勿復肆也後之君子以予言為何如哉是
役也協謀于君者鎮守署都督僉事鄭銘守備都指
揮同知劉文其指揮某知州某又承委而董役者也
因並記之嘉靖四年乙酉春三月十又八日丁丑記

固原鎮鼓樓記

固原者陝西西北大鎮城也唐為固原州宋為鎮戎

軍元氏廢軍不制
國朝景泰初始設守禦千户所以衛苑牧成化初滿
四亂因陞為固原衛後累置文武重臣守備故又設
固原州而總制大臣居此以鎮凡榆夏甘肅諸鎮聽
命焉正德庚午總制右都御史張公來數年之間兵
練事寧軍多暇日因徧覽城雉及文武之署慨然興
懷曰敝者不更則來者毋眂非所以作軍威明節制
廣教習之道也於是謀諸文武將佐咸務聿新不侈
近欲不廢後觀而兵備按察副使景君實任其事諸
旣即緒乃又以鐘鼓樓歲久傾敝不能獨廢弗理属
指揮施德因舊而增其基去壞以新其制作為重樓
七楹東懸鼓西懸鐘規摹煥然大矣公曰斯不可以
利民望壯鎮城邪於是景君以使來請記其事刻之
堅石將貽永久夫軍府大事非愚所及知也其鐘鼓
之節凡陳皆統之司焉以告候省期盖所當至急也
凡吏能使吏鼓分明尚驗其善治況雄軍大鎮樞轄
要害之地乎景君恢弘拓廣不勞民費財而又與其
所宜興張公以經略大臣凡所可為者巨細皆至由
其微以覘其著則所以安靖邊隅允張戎服罔非偶
然也愚又安可以辭焉故樓崇二丈七尺廣如之而

廣一十三丈厚五丈六尺皆以磚石固砌其懸著又
靖康時故鐘焉工起正德壬申秋至此才一年已落
成矣亦不足以視民乎張公名泰字世亨肅寧人景
君名佐字良弼蒲州人正德癸酉冬十月十又九日
癸丑滸西山人康海記

蒲汀記

灤州李夢弼為翰林編修五年由夢弼之祖居京師
至夢弼之身幾年婚姻長養宜與灤忘去已矣夢弼
發夜思得以一至望灤坐灤之里與灤人問訊歡笑
以徵其初然近焉

天子法從之臣有不可斯須去者閩地志州東南故蒲汀書曰是蓋以居我者吾何以是私自號之郎不能至滌與汀對雖終吾之身命吾為蒲汀主人吾將甘心焉余聞之曰夫天下之事固有不可以定論者夫自明哲之士觀之未有不先孫其所向而後得者山林之懷古人身受天下之任蓋莫有不蹈也夢弼生長京國又舉進士高第為

天子貴重之臣年又少氣質見識又磊落不羣也其將來之受又可以無可止極其聲名令聞不窮也乃油油然思其[illegible][illegible]而不忘[illegible][illegible]以其可以終身如華袞之

榮我也夫豈其性之異哉事固有非我所定者來日之事吾又安可知也是則夢弼之志而已人苟由是心以馳於爵祿之間其所以大行於天下國家者其可否去合何如也又安知者耋之至功名之極不從客游衍於斯以盡夢弼之志也哉則由今日以往至於百世之下曰蒲汀李子之居未有非可也或曰昔者漆園吏周嘗釣汀上夢弼豈亦慕其為人之高放乃因以識之歟曰否周放於禮法之外者中人有旅之非夢弼之所與也今年余來京師夢弼作蒲汀圖凡滌之大槩若可以盡矣因出示余遂書此以記

淡軒記

軒何以名淡志其志也志以淡者何欲其心無所役於外直使之泮焉安閑焉靜也夫士生於天地之間所以修乎身者欲措之事業俾萬物皆得其所也顧淡乎無以為與如皆泮而安閑而靜也則天下奚獨於士大夫望乎然此正所以為天下之望者也夫居其事者當其事無其事者默其守千聖之所不易而眾人之所不能知也先乎其體而末乎其用聖人所以無意無必以成天下之亹亹也苟有所慕則役之於外故物我交鶩而百殆生也此安可以語淡也何

也謂其志無所貴而因無以定也故冠冕軒車思榮焉皓齒娥媌思狎焉崇楹綺構華藻繁縟思棲焉纖羅霧縠芳馨修腦思適焉鄭衛浮靡流宮換徵思聞焉掭心沮念意惡而情損者思遠焉故富貴可淫貧賤可移而威武可屈也是惡足以知淡之時義也哉故曰憧憧者易迷孜孜者易合此言反乎淡者也若淡軒主人者蓋知淡之道而能居之者也故曰欲無所役於外直使其心泮焉安閑焉靜也此主人之所以為主人者也主人者前同知瓊州府李公原正也李公世以春秋為江右名家其先侍郎公與僉憲公

皆嵬然冠於卿大夫之間而主人以貳府大夫又卓然不為流俗所移其居官守職下化而上敦則淡之施於位也已效矣今於其致而歸也又以淡名其軒其所以致意於出處之際蓋甚熟亡盭矣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有古人之所難流俗之所懟者是其胸次之所以見豈少之哉吾太守持慶公者天下名大夫也於予稱主人之賢若不容口蓋賢人長者之道固如此恨予不能攜杖屨從淡軒主人朝夕遊以坐嘯於其軒然但以論說系諸軒左則雖不能即見其主人然予亦未必非幸也太守公曰是即可以不朽

於其軒矣予盍以予之正德十四年五月甲寅滸西山人康海記

無倦堂記

平原張君時芳知靈寶之二年為嘉靖丁亥政通人和百廢具舉矣以縣治頹弊不可坐待其盡稍事葺理成適完好已乃作堂於縣廳之後命曰無倦去年予以子臬求婚見山楊氏過靈寶成聘見君經營是堂製不加奢而材惟適用心甚重之今年挈臬成婚再過是地君乃寓予于堂飾無丹雘之麗坐有閒雅之妙簷楹堅簡崇不踰丈官廨之作殆不多見也往在初營君已以記請予顧其工未成至是君復申循前約因遂以君命堂之意及作之之難書付貞石詔厥後至夫有司之守在節財力致安養而已士窮居無事誦習先王之道苟有所寄則未有不以此為先務者勤之于始者或不能究之於終加以上吏之推阻歲事之乖舛雖有愛民之念靳不得施疑畏參于中而敏敢致於外窮居誦習之初于是乎倦矣夫上勞則下未有不逸者也上先則下未有不勸者也一涉于倦則是二者舉無以慰民之望而

國家建官分職之意與士所以修于家而用于時者

成以負矣豈士之所以自待哉靈寶之民田瘠薄而賦斂重加以治河之役迄無寧歲雖是堂之搆亦已難矣後之君子能以君艱難締建之心為心思前人慎用民力如此而又以君名堂之義是繹則所以圖厥先勞安養之方殆始終一慮而無以自渝則君之所以嘉惠于靈寶之民將遠而益長而予茲記益有光矣君其勉哉天下之事未有已不躬行於前而能以術使人興行於後者也君其勉哉

潔庵記

靈寶焦景洋有園在縣西郭弘農川之滸土沃而澤

屋茂林嘉卉蔚為郭西奇觀暇日構屋三楹以當園之會楊見山先生題曰潔菴蓋本景洋名與字取義且因以為景洋號也景洋中子紹恩娶見山第三女而予子粟婦見山之季女也與景洋家有姻婭世契故景洋視予甚厚予兩過靈寶日與景洋遊顧景洋無所不恃蓋景洋初為縣學諸生以疾求謝疾瘳日惟讀書務學以誦說先王之言求為鄉之善士後又以出金助邊給義民爵性倜儻不覊而輕財樂施婚喪之助歲無虛日所交予者皆名士大夫使景洋有未潔而名士大夫肯與之交乎景洋家有萬金長子

紹甯幹理益善故心益休恩益清有暇掃菴默坐以思古人之已事與所嘗覩見者槩括擬比求其是非所在而私識之其志意之可尚如此豈非以理自潔者邪翌日予坐心遠亭西眺潔菴見山以予為記因著景洋之為人見所以名菴者於義有取也景洋曰有是哉非渭之所知也敢不以之而自勵乎於是見山與諸許昆季咸賦潔菴詩以詠嘆之故士大夫間者寄題益多而潔菴之名滿中州矣

武邑縣儒學記

山陰成君文治武邑之明年乃集武邑師生父老棘曰夫教化政治之本其學校教化之地也惟武邑廟學頹敝弗張式于之辜章師生父老能共予成之明日遣告于上吏發縣帑召工師歲冬十月甲子續用告成明年戊辰正月元日教諭華陰杜文訓導隴西楊錦儀封黄學命弟子執狀來京師請文以紀予與成君同遊胄監又同舉進士成君為吏能興行風教宜不可辭乃書成君之意以告其師生父老及其鄉人子弟曰夫

國家所重於學校之地亟亟然日惟恐吏弗以為重而墜之故責憲臣約法嚴教罰使匹夫匹婦皆勿

至佚逸失教也承平之久吏咸類仰帀級之事凡學校故所設置無有幾矣非惟不知修飭其視其弟子不啻秦越人無所及也夫武邑圻內大縣去京邑如此近也其風俗惇朴性行敏毅皆如此良也盍不以成君所以興作之意與

國家亟亟于是焉者以亟亟然興起而涵漬之使英雄儁偉之士班班然由是生也其淳風雅俗孝弟睦讓悠悠然由是益厚也今所作者廟大成殿七楹廡東西各九楹戟門櫺星門大成門各三楹廚庫牲室舉有弗新也學明倫堂五楹齋東西各三楹尊經閣

五楹其東子舍號鎮堂倉廩莉亭益廣啓堅固也成
君多學有執故其所趨向興行如此武邑之士之風
予今以日望之正德戊辰月日武功康海記

邢臺儒學記

臨海郭侯紙知順德之明年廢政修舉民事熙睦乃
諜文化式崇禮事命知邢臺縣康君恕修葺廟學俾
偉偉廣以勸以翼明年三月績用告成邢臺縣學官
諸生偕走幣來京師請余以紀用廣侯與康君之德
予以去春過邢凡侯之德聲政績知其茂也乃書之曰
夫邢臺之學自予癸亥之春過而觀焉曰何蕪穢不

治也去年又觀焉曰何靡如前日也然見郭侯焉曰
是非靡靡如前日者而已也是將以擴而宏焉偉壯
而嚴焉也有來自邢臺者吾如問斯學焉必曰侯且
飭飭然靡爾學也順德之化其將有大興乎然而諸
生請以成矣噫嘻盛哉政與教之不可並也久矣豪
智之士多踈略禮義以先禁刑故見有亡犯者遂安
以肆焉見諸生執禮弗隸弗下則惓惓怒欲治焉曰
吾何得區區以教為也夫如是故民日不親而風俗
衰焉民日不親而風俗衰故上無以畏下無以恃貿
貿焉率而偽焉貿貿焉率而偽故放放焉若禽獸而

弗能悔焉民皆放放焉若禽獸而弗能悔是惡貴乎
為人上也侯之德宜邢臺之人有勿忘焉凡郡縣之
役制之於上吏益之以疲敝則未有勿廢也康君雖
力能從事使微侯在上焉亦已已矣廟之制正殿五
楹東西廡幾楹大成門幾楹戟門幾楹學之堂齋號
舍各幾楹而榱桷修飾皆百倍舊也諸生云舊廟稍
與學舍偏匝今稍東遷之故能廣且宏焉外又作兩
坊皆壯麗可輔可謂偉矣康君齊之陵人能篤信守
也故能為侯與與康君謀者訓導黄錦嚴桂謀之而
董度營作終郭侯康君之委者生員柴琱戴惠也其

縣丞李釗與義官二三人又掌役者云

閔鄉儒學記

朔州孟周令閔之七年為弘治辛酉人民既和廢政
咸舉方有事于學宮葺其敝壞廣其狹隘三年癸亥
績用告成將圖所記余適以
恩命奉母歸里學官及諸生走來以請極言周所以
恢拓興作之事未嘗勞力費財又未嘗假色上吏以
便宜其力分巡王按察欽以周之力于是也立虞百
金與之周又懼後者之不壯與所鄰又浮屠之或以
移易士習也又遷而取其地以益之問之甚喜明日

與諸生往觀不及奢靡而嚴正已極乃嘆曰若非令之所謂令乎何獨若乃爾也假上吏之色營繕無益緣飾多利彼豈以是為不善也而亦乃無一人之肯為是如周所用心者吾柰何可辭也未當為若為之夫有司之職其所宜最先者莫如人民而自安養休息之餘所以振作教化使不失其道則莫先于學校之政
國家深仁涵漸百十年來申重懇切已詔至矣而天下之吏澹不加意如秦越之視其要名侈炫之徒或又舉而[illegible]終隨人移易由周之迹觀之使令皆如周為民夫何有不教也廟與學並廟左屋以間記門堂十有一廡二十有一廚六皆廟門堂七齋舍六號舍二十廨舍三饌廚九皆學其廟東西又牌坊二蓋自洪武時縣令金元亮創為至今已百有四十歲歲遠人亡可知其陋否也吾聞君子之心惟所加者能自淵實則功効自大閭鄉之士將由是以往必繼有錚然以出為世鳴者乎將以日望之相是役者縣丞黃欽主簿周冕後二年乙丑季冬十二月教諭程實訓導王達葛勝與諸生張徽等復請是夜移宿靈宵行者遂記

五幸亭記

五幸亭者北山夫子所居之亭也何以五幸名幸者人所難遘遇難遇而遇之所以幸也皆識其所樂逢五者何治亂安危世之恒事生丁福世蚤肩休德不知兵戈之事此一幸人偷頑而耆舊啟甫政理未整萃盜奄平海宇深乂使得逍遥遊優於太平之世以為之坻此一仕者棄親戚去墳墓雖以淺薄致閒然能常守先人之墳墓使身不後時閒又與鄉黨故舊論心話宿傾倒往來則志願恒畢百想咸謝此二幸官服政非有才敏識則不能致名譽傳徽美心肆意狂雖事之所至不敢不勉然稽之古人仍多牴牾乃以有罪去役不妨賢路此三古之賢人君子不在朝則在野在朝服政在野服耕耕作之事非力勝年富則不能親而以未老之年優遊畝畝克終初服此四載籍者禮義之府士之源也非閒靜安遂則不能漁理而致深非氣盛志強則不能確精而契焉耕作之餘身有餘力心有餘趣隨所披閱悉可無倦此五幸是北山子之友武功康子聞之曰此五者古人之重也北山子有是哉是可以觀北山子矣遂大書於亭以為之記

對山集卷之六 三五

瞻雲樓記

江東雪崖沈子有大人曰石泉公操履方正非禮不
形雪崖子既長就學於是建樓三楹使居業於中雪
崖子承志自強寒暑罔間故學日益富譽日益隆江
東人士無小大皆知雪崖之詣精且淳矣乃石泉公
捐棄賓客雪崖子抱痛執執若不可更生也其友前
溪景太史伯時憫厥孝思題其樓曰瞻雲爲名士金
踪氏書以揭之一時公卿大夫詠歎其事若詩與文
辭燦然盈積又不幸雪崖子抱志未售而其子麓村
侍御甫自砥礪卒成雪崖子之志取科第發膴仕陟

耳目之司備風紀之任觀風關内究弊源釋冤滯焉
政聿新茶禁罔盬由予私所覩見近代實鮮誠所謂
獨知大體克綏厥猷者也比者
天子大孝既成推恩臣下雪崖子與其配獲
贈封之典瞻雲之孝麓村與有光焉詩曰教誨爾子
式穀似之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前溪之題豈非
錫類于雪崖子之子孫邪予先曾大父太常公葬江
寧新亭江東士大夫視予若有里閈之誼予大父及
先人先兄皆生長其地曩在京師與江東士大夫接
不啻親戚故雪崖子之學之行聞之殊稔於乎士有
抱藝履貞不獲其志于身者多遺之子孫觀麓村侍
御顏不信哉雪崖子有舉業文千餘篇藏之家學者
取法焉詩五卷命曰雪崖集清新爾雅人多傳誦與
其行誼備載前溪所撰墓志誠所謂豪傑之才君子
之道萬世不可廢者因括其大略以爲瞻雲樓記沈
氏子孫其益有以自勵也夫其益有以自勵也夫嘉
靖十有八年冬十二月甲子滸西山人記

固原南郭迎詔亭記

此亭固原故未有自陝西按察司副使山陰成君文
治兵固原始有之九經之道嚴於賓旅况

制詔及境乃獨草草然綿蕝而由區非所以尊
朋命崇觀聽也成君以書謂予曰亭小而繫重尚爲
我記之以詔來者予因書以貽君刻諸壁石亭垣延
一十幾丈廣幾尋有大門中門由中門爲甃道進露
臺及亭亭三間傍爲廂房各三間嘉靖乙酉正月肇
工四月工訖落成又越月甲子滸西山人康某記

西寧衛重修儒學記

夫子之道在天下猶饑者之食寒者之衣不可一日
無者
明興百六十年文教大明於世薄海内外莫不各有

學校之教以淑人心以崇大化以教育賢俊綱維治
理其意厚其效長成周之後未之有也而天下猶有
不能盡如往昔之盛者此則其有位者之責焉耳然
亦必有良監司以提挈於上而舊者新廢者舉故士
熙熙然以自盡於學而天下之才有不可勝用者其
法制之善繫於廟堂興行之美由於有位非一日也
西寧古月支湟中之地入
明為羌戎大控執事者請建學立師使遠人知有君
臣之義而已墜若干年為之上者稍不加意則弊壞
相仍學者罔賴嘉靖二年四月巡撫甘肅等處都御

史陳公禹學校歷是地兵備按察副使陳君文相以
白於公心切惻焉遂同發公儲命指揮祁鐸董其事
而以指揮田登督之明年七月巡按御史盧君至後
有所發以益其工比及落成西寧軍民小大咸喜士
思學俗思厚彬彬郁郁老稚誦於衢巷農謳於野商
歌於塗乃走其生員孫銘程章東來武功求紀厥實
用傳來裔海不佞敢以二三君子之意告諸西寧之
士大夫小子曰惟
國家建學立師以教育士夫小子德意甚厚然
九重高遠士大夫小子學與不學上弗能知也顧惟
二三君子以執事蒞降茲土而興行之稍有弊壞則
加葺焉曰恐士大夫小子無以居業求志也乃士大
夫小子不自砥礪以求詣厥成夫豈
九重與二三君子之意哉學敝則思葺業荒則不思
所以為治是惟士大夫小子之自棄焉耳於乎勉哉
天下之才不相遠其奇偉超拔者乃獨多於遼寂幽
僻之地其自奮有然也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夫
子之言豈欺我哉學故有廟甚壯今但加彩飾而堂
齋號舍視舊益增而規模宏遠矣

固原州重修廟學記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公以提督軍務開府是地謁
廟視學頹敝盡矣謂兵備副使桑君曰夫民易使而
難令也苟不示以向方則孰知尊君親上之義哉學
校之設所以明乎是者今敝而不治生則何居士無
所居肄將焉藉桑君曰唯於是出府庫之羨責工求
善量費計支不踰年工用告成固原師生屬生員沈
宗堯來請述茲事刻之堅珉以永久公與桑君之惠
寺惟固原北鎮三邊密邇要害學校之教自前尚書
秦公開創以來當塗君子或有不遑乎是者固非以
作興為末務也見與不見心雖同而迹頗異耳惟公

承
明命秉節鉞凡兵事之倚伏士氣之强弱操作既嚴
條格斯當故灼知學校彜倫之教有益於人而與桑
君與行如此所以進本訓兵其意遠矣故民之趨事
惟恐或後豈聲音笑貌者能之哉為固原之士者當
繹思公與桑君之意奮迅激昂求必無負其所教俾
君臣父子之道
大明於邊圉使凡固原之人得以視感興起則戰思
勇忿思難風俗日厚勇敢日作敵王之愾達王之義
諸鎮之人咸又望風效法遠邇豈一豈非學者之至

願斯人之懿行乎否則群居終日無所用心不但自
負於公與桑君之望并與天之所以生乎我者暴棄
之矣豈所以自待耶是役也提調則知州趙承祖綜
理則指揮僉佐千戶郭完張鳳學正李聰專司出納
則訓導朱崇易工始於某年月日訖於某年月日而
殿庭門廡以及堂齋號舍堅固壯麗甲於中州者云

膚施縣釋奠孔廟記

膚施縣學故有廟有祀自
國家來乃以縣附府者謂府學有知府率其官屬與
兩學弟子祀之故不復置廟雖故有廟者亦皆罷祀
不果曰不可煩亂瀆神也膚施弟子及其先生故倡
議曰夫廟毀故可以勿祀也今縣學有廟未毀可忍乎
修焉乃共告於知府王君曰是不可非循理也乃
即其故而力更新之凡規模垣宇益廣敞宏大也乃
由是自其居恒事以少牢釋奠廟中縣學弟子及
其先生暨僚佐皆欣然喜躍然以為樂也乃屬其徒走
幣來京師請記其事曰夫子勿以辭也昔吾嘗聞之
咸敬耳夫敬者所以明人事神之大義也然猶有禮
人焉神明之際其有禮者不可亂也非獨崇敬嚴也
也故當否之際君子慎焉惟夫子功德高厚天下思

慕其形容不可得也故于是即祀以報之自天子之
都以及郡縣閭巷之遠亡貴賤小大通祀之辟閒也
曰此以輸布其仰慕夫子之道之德所以崇教希德
之道者也夫由是雖人人祀之亡不可也況故廟乎
況乎學官弟子所以朝夕諷頌其道而思企之乎王
君者名彥奇字廷簡蜀郡雲陽人以戶部員外知延
安延安之士之民皆服其教故于王君之作樂道其
事而歆識之如此也

徽山書院記

徽州在隴西諸山之中其形勝甲於隴表其產又多

英俊琦瑰之士
明興學校之設徧天下當時兵革之餘士之知學者
殊尠中葉以後洎我
聖天子臨御以來觀感既久士罔不奮絃誦之音僻
壤亦浹嘉靖乙未監察御史新野劉君一夔行部至
徽謁廟視學已乃進諸生而語之曰夫百工居肆以
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茲學號舍僅少生徒充溢
羣居無所玩愒而已學傍閒地既多與其會謀他所
曷若別為書院一區分徒肄習使學官劾於稽考乎
於是屬苑馬寺丞宋某統其州官營建講堂五間號

合二十四間門三間榜曰徽山書院嚴工既訖學正
徐行具其始末遣生員高克己暨偉請予為記勒於
貞珉以示徽之後學予聞御史君風裁之美於士大
夫之間先大體而略瑣細謹實行而黜虛憍私竊仰
之以為焉政沿襲之弊將因君釐正以福吾關內無
辜之民乃其興行教道又如此予雖疎曠日久定用
欣承因以御史君之意告於徽之後學君子曰夫道
若大路然士惟不知所以自求故日以為遠也即能
以言語文字取高第占膴仕支蔓之末身心奚益故
行非其所言而效遠於所學卒為天下大笑雖欻欻

捄忘寒暑無間非學也君子之學將以致其道也古
之人惟有以求致其道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御史君於諸生求如是而已後學君子尚有以
思御史君所以營建之意矣乎則徽山書院將與白
鹿嵩山比矣予將敬以俟之

封山集卷之廿六

記

河津祠堂記

河津令樊恕夫氏進其生員馬廷輔持河津士大夫耆老之狀請記大西祠堂於予將刻石龍門焉予惟官有惠政於民其去也民思之為之建祠以祀用志不忘故官無愧心民無詒忘然及其尚在也而亟為之君子或有疑焉苟誠出於民無所為而為之雖背國禁涉衆嫌藉何傷乎昔者藍中丞撫陝討蜀開府漢中民感藍之德愛建司肖貌藍恐郡之民亟成之比藍南遷民號泣遮道若失怙恃今又二十五年矣祠益加壯麗歲時伏臘雲集霧輳藍復能靳耶六酉山人文章治行予雖未見然孳孳於學與名實之間益古志士之操也平陽民爭與建祠感德如此德之在人何深也河津又平陽西鄙大西或不能數至者可以覘大西之治矣於乎盛哉祠肇工於丙申月日落成於丁酉月日是歲二月九日戊午記

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藍公生祠記

漢中府士大夫耆老介其老壽者一人執禮幣詣予所請之曰某等長養承平之後生不識兵火戰伐之事自諸賊作亂以來父子不相顧室廬田畛不得守幸賴

天子神武諸賊皆漸就殄絕父子得相顧室廬田畛得相守矣當其特兵食匱匱千里餽餉如轉綰軸也自藍公巡撫之後調度咸宜百姓不怨此軍旅之元命民視之先執也而公特以之優蘇吾民故自公鎮漢中漢中至今日不得蒙兵戈慘烈之禍諸賊雖勁疾彩忽公備守隘險卒無能來而公又重賞慎罰軍中無大小皆善戰故屢挫賊氣前後誅獲與所撫散者不可勝記褒城城固西鄉洋黃沙皆高城深池曰此賊所必由不可不慎也夫勤之於一心而安養及於萬姓此其恩德吾漢人子孫世世不可忘況親與見而受之古諺曰飯稻想田飲甘想泉由昔之生死狼狽較之安樂咸遂益將如何我民宜不可不表識公德於吾漢中故士大夫耆老不揣鄙為公肖貌建祠將萬世如親見公先生為吾關中人願先生有以記之使吾漢人子孫世世知公之德如此此士大夫耆老深願至幸願先生可焉予嘆之曰嗟乎信哉感應之理不謬也吾徒聞公在漢中慎重周悉以為可以盡厥戰守防禦之道而民不怨耳乃百姓皆歡欣

感激如此即如士大夫耆老言此道雖古之人何可
讓此豈為無故不實務倪覘覘者哉昔召公與之甘
棠張藎公詠之祠祀皆此類然此又不遠其去而頌
圖之可以覘民矣公名某字文秀即墨人甲辰進士
初除知婺源縣擢監察御史歷太僕大理少卿僉都
御史以事忤劉瑾謫撫州通判尋陞陝西僉事提兵
金州因遂以僉都御史撫陝西至於今官云

寧夏巡撫遺愛祠記

天德厚者感深恩降者恩洽民之於上也得一分之
賜則有萬分之感況大有萬分之賜乎故甘棠思召
峴山誦羊鼓之庭桴景之表形其義一也
明興百六十載天下之民與被堯舜之澤久而愛戴
之誠由於肝膈雖鐵鉞之憂兵革之變其尊君親上
之心未嘗以之而異也乃寧夏獨數罹變故者雖兇
逆攙惑無媿要亦共事者乖方激搆所致故又書方
至壯士感奮曾不過時喻月大慝倏平釁累
朝綏懷之恩洽而萬姓愛戴之日久也適者寧夏士
大夫與學官齊勗衛保又生員熊秀等識取前後撫
巡泊按察諸君子恩及於寧夏者來庭實公俊海山
王公時中西磐張公潤恒山張公璘南園林公琦東

塘毛公伯溫侶鶴劉公淮北山張公崇德凡七人建
祠城南立像以聳觀敘事以表績意嚴禮備名實
宜矣乃猶走使以予為記刻諸堅珉予惟諸君子之
名德赫然在人乃何俟於予言而後傳也而士大夫
之意豈不以久安長治之福望之方來諸君子哉方
來諸君子觀是祠所祀勃然興懷而求所以久安長
治之福以錫予之固非以利其人之念我不忘也
上之所以任使於我與下之所以仰望於我者不如
是則不足以自盡爾於戲休哉祠正堂三間兩廂各
三間其前有庭則送迎所也以無與祀事不載工始
於嘉靖丁亥五月明年戊子五月落成六月十有五
日乙卯記

知衛輝府王公靴刻記

戶部左侍郎華容王公為衛輝之三年
天子以其有良治於民命其部擢以示功得參政河
南命日將行衛輝之民老弱婦子遮道不忍去其父
老為之辭曰吾民幸有公亦得數年安樂乃
天子重公去公以薄吾民吾不可遂舍願以死易公
皆大號泣下公亦泣曰吾非薄父老即不可留
命白伐父老能永約束是亦某尚在也其一人曰公

不可遣
詔吾屬不得抗
詔以有公願公有以遺我令男女世世憶公之德乃
爭趨公取執梯府治門上日以望之又三年公進陝
西右布政使一年進左布政使一年進右副都御史
一年進戶部右侍郎二年進左侍郎執日以壞父老
僉與議曰執不可久思不能寧孰與取不替者致之
乃礱石刻執形樹之梯所又著公之德於石之陽屬
翰林修撰海曰太史寔實天下幸為父老成就之當
即太史白革太史乃述論之曰夫民之於義其恒趣

之而不悖者皆觀瞻於上之所為彼執之有無豈足
以係也昔召伯之甘棠蓋已有然者矣吾嘗在關中
公以布政治黔首皆善有法則黔首至今尚慕之彼
又遠略不近且淺歲月兄衛輝又近民而久情易以
親乎吾聞彭按察綱言公至衛輝時已六月不雨報
始及境雨大注穀乃豐熟後雨暘遂無愆候君子之
為政其感應良以異扎初衛地當水陸之衝盜賊往
必有厚獲貧者亦多美而為之有執者官府散治以
死公曰民困科役不得服事於本乃長吏不能約束
於札疾者不為去故習者不能革是長吏殺之也既

均役平賦蠲其災荒以緩息之又與定為約束曰往
者不問能以善責者莊之為良民更不悛者父老執
以予長吏遂出樹藝之法使父老授之民民即幡然
力農明年乃戒富庶又恤養孤獨罷去冗費民皆脩
從向然後有盜皆矣民又健訟訟皆以千數公能不
留獄訟者以得其平情又不敢相誣恐為公覺察後
幾至無訟於乎公之所為使天下為二千石者皆能
如是施之則天下何有戴民而頑者無籍者何不易
也吾嘗思公為政大抵尚廉恥重風教屬吏自縣令
而下視各有禮有過未嘗抱纏朴故行有不得皆重

自畏懼不敢以不飭聞比于吳堂答嗟無有纖者有
纖者人或以為不急則又輙止公力覩之刻其事蹟
為錄忠者得勸為元學士王輝墓夷藏發盡公求得
之遂建祠宇取禮神道碑文刻置之凡有志於善者
又孰不曰千載之下我能有王公我且不死矣是所
以使衛之民樂於義而不可已執非公為之也都御
史劉公記稱其能明學勤士士多諷於禮義又能作
孫之之士使之盡業廟學有圯壞輙大與復縣官有
不向者不敢自後也俗故彬彬焉是誠然哉公名儀
字民望弘治辛亥來知府事梯執以甲寅其壞也以

壬戌其移而刻石也以明年癸亥正月甲寅四日癸
亥記

隴右分守道題名記

國家以天下為十三布政司設左右布政使以掌其
政令而又恐其未足以徧也乃設分司以參政洎參
議分守焉關中地廣民庶分司凡六其直西為隴右
道道分司於鞏昌其臨鞏兩府凡民人錢穀與夫政
教號令胥稟命於道而行故政之未良教之未洽民
人之未安錢穀之斁濫布政使不與焉曰此責在分
守者故分守得人則一方被其福非人則一方値其

咎此猶以常地言也而是地當西北諸邊之要害北
虜西戎四統大牙相向加以地寒而收薄稍被旱乾
則終歲不毛大豐之年僅一登而止而轉輸之若粗
糒之索與夫婚喪俯仰之資皆擬乎是大家世族尚
求足於芻牧田獵其窮民索毛織罽役於富人男女
終歲勤苦無少休息猶身無完衣腹無物食非上之
有以矜恤體悉於其間則舉天下之民未有苦於是
地者矣吾友山陰成公直夫以左參政分守於此凡
二年察民疾苦綜核吏治其心皇皇然若日有所不
及而吏就典刑百姓以安貪者舒困者起和氣所萃

天亦屢答於是以暇日考其故所分守諸公名姓欝
然興感曰夫前者後之軌也後者前之視也前有善
後則因而率之有不善後則懲而易之
國家所以設官分職凡以為民也諸君子豈無善政
厚澤及乎民者今不載述於堅石何以考德於後來
故以書徵記於予然成公之意正
國家建置之意予不敢以為他辭但取民之疾苦為
告俾刻為隴右道分司題名記後之君子觀其人之
賢否詧其政之得失則所以自勵於心而中行其志
必有勃然而不可遏者矣是非成公之勗之哉凡

國家之委任百姓之仰望又孰有出於是者君子欲
無曲於所故學亦求諸其是而已

關山石嘴鎮新建察院行署記

予往歲西遊關山至秦州由隴州而西四十里即入
關山焉山壁立萬仞崇巖深壑行百步許望之若堵
及其際則紆然而開鳴禽嘉樹轉轉增勝或半映雲
日則其望愈奇又泝水錚淙而下上其巒琮琤若玉
由分水嶺降坂西逝抵石嘴佳興躍然留君一日眺
望倚矣猶依依不忍去鎮西為長寧驛蓋即武功東
扶風長寧驛也太師馬端肅公巡撫陝西日改置於

此而其卒徒皆從自扶風其長老於予既有世契其火者見予來益佔佇親厚故予得優游眺望焉明日過盤龍鎮則居人漸稠矣山川風景不及石嘴以東者徃也今忽已十年餘乃陝西按察司僉事司公以書抵予曰頃巡按御史劉侯蒞此以為行事之地人吏必有垣戶方可關防稽役驛不荒圯則西路使客及回紇土番往來者絡亦雅宇制蓋求隙地作署以使止宿於是遂以其事付泉其因委清水知縣王彪防守千戶高還暨驛百戶于朝旭令即山求材就薪陶瓦以供斷役巡茶御史役侯聞之發銀若干用助

其功分守叅政成君實協謀焉工起於是年四月又五閱月工用落成兩侯之用心如是不可無紀以示將來願吾子之有以識也予方思閒山山水之盛懷不能更遊其地以寫予之幽思君因以是責予予意幡然若復作石嘴觀望也於是并述昔遊之勝以歸俾鐫諸堅石見兩侯與君之休美署外門為鼓樓三間由二門入為堂五間東西廂各三間堂後寢室五間東西廂亦各叁間如前然已盛矣嘉靖六年冬十月丙寅記

冰蘗堂記

監察御史潛江初君巡按山西凡數月政通事獲百度聿貞於是舉蔡與紀循故振新經營河東運司巡鹽察院纔四閱月工用告成復自扁其私寢之堂曰冰蘗堂焉建鼎名聿新徃作匪修後觀欲思永事乃以書來關內請予為記刻之貞珉用陳伊始予聞君尚才令譽於士大夫之間甚熟方媿無以覩其丰采見其行事乃以

簡命治鹽法於是地即吾陝所建見者聽之亦何嘗索索然如往昔但以瑣細苛察加之官吏升斗合勺責之市曹纖微特較於末枇綱紀反畧於樁鯨者哉

自惟山林僻久翰墨荒蕪無以表著賢獎聿申嘉告肆覩來章憮然於懷者久矣夫志者事之本也覽者感之端也弗有所覽感奚生焉弗有所志事奚成焉故君子欵識其恒器者所以嚴警戒慎操履也然器苟閒於罔用則感或局於未稽豈若是堂升降必覩寢興與俱覩於其目則生於其心篤於其行則善於其事哉御史之職內以陳善閉邪推賢糾惡外以懲叅明憲鋤害興利非志篤於風紀操履於冰蘗亦奚能以善其事而終其業邪故風紀表其職司冰蘗示其操履因事致規非徒然也我

明隆興諸權悉罷茶鹽之政視往加嚴乃獨以風憲之臣俾領其事蓋利甚則姦生枝繁則木抜欲通其闕而疏其塞非有氷蘗之操則動蹟於轉移事嫌於聞見雖有強志之士無能為也君今且滿而歸矣凡其所已行者皆昭然在人人莫不以為難顧亦職分之常而敬戒懲慽如是數者又不但御史而已凡有官者咸所當者也君名某字已進士以嘉靖乙酉至按所代郏鄲盧君凡察院之工則盧君啓之而君成焉者也其事別有修察院記今不欲贅但因歲月之記稍為論著以見切君之志焉耳後之君子亦將有

感於斯文乎

華州節愛堂記

維華州蒞事堂災於嘉靖伍年之秋將工部侍郎慰庵甘子公望以進士來知州事掄材舉工矣値官無暇日績用弗成又十餘年材且盡壞會古關南石周子勤可以進士繼知州事既三年為嘉靖甲午視夏麥可期工宜肇作於是具磚石措材木工有定司財有定用不三閱月蒞事堂落成矣堅好而壯麗宏遠而輪奐蓋關内郡邑所無也予以五月過華嵩親見之問之百姓曰某華趨事於郡有日矣曾未聞使歎

修此乃今卒爾告畢殆神矣哉相與慨嘆無已予曰茲非周子之所以為善郡也邪材集於平日謀擬于乃心不有所作作斯成矣不有所勞觀斯美矣茲又非周子之所以善使民也邪予自甲戌抵今則歲遊於華蒞治華者莫不成觀焉之其才識器宇卓然可觀者實不乏人如周子始涖郡凡郡與屬邑源涿之政皆不少弱必親日一不經意則躬為速赴而已至交匕則盤加華焉其他理財役民及施敎興化諸事一皆稱是郡之賢者若氏慮轉運使渭川東子華以監察御史東崖黄子状命予曰堂成之後周子

甚以節愛名堂矣子知周子者宜有以記之夫周子之治華撫按之奏牘察庶之口說維古之循良何加焉予所致意周子則獨有不同者夫華大郡也撫按之交代諸臬之往來賓客之遊歷有孽踵接歲費數千金於必用之中能以節其用愛斯溥矣周子之所以明堂殆隱痛於此乎堂崇五仞廣九尋列楹十四工起于三月落成于五月題堂者太常少卿涇野呂子仲木呂子有重於周子故有是題前南京戶部主事同知州事劉君某王君某吏目夏君某皆贊相周子以成此工者故具書之

四樂堂記

南京工部尚書隴郡李公既顏其堂曰四樂之堂海以姻事抵秦郡過隴拜公因詢所以名堂之義於是喟然嘆曰公所以為豪傑之士也盍不以其義揭之於堂使人人知之仰之而後生小子有所欣慕企及斯非公之所以教諸其鄉人乎公於是前執予手敬謂予曰此吾所以久歷於懷而不可遽告於人者也夫安知子之涉吾境與視吾堂也今幸夫子以言題遂有以記吾堂使吾後人得以知吾所以名堂者如此也海於是承公之意以記之曰父母之於子閔

不有以望其成立光大成立光大矣而榮之不能相及則亦安能知其子之云何公篤孝誠敬克自卓立舉進士為顯官使先公先夫人皆以其慶蒙受錫命為御史為孺人豸服翟冠照耀里閈與所謂子欲養而親不逮者何如哉此一公與夫人周氏由結髮以至今日同貧賤共富貴享多男之慶畢桑榆之節

明興百五十年士大夫與糟糠共老同視代不可二三人然猶有蹶履伏箠之憂若公與夫人今日進則相攜止則相並康強無恙盍歎乎無矣此二七十古稀公加而三夫人及而滿之矣此三公以尚書致仕又兩奉

恩詔進秩仕官至極品又能謙抑貶損深惟

國恩之隆衣冠之厚是懼而公之休德在民忠誠在

國者雖婦人女子無不知之公但歸之於此以從耕人之所難此四大此四者其一雖由之人而不可必得其三則係諸其天非德厚者其弗能當也公莞爾而笑曰有是哉是以夫子之言而光吾之堂也然吾亦安知其果如是也丙子四月二十一日記

主一齋記

夫主一功之專而不雜者也存乎吾心而不與乎外也而何以名齋志心也天下之理皆具於心凡吾所以求得於此皆心也心有所雜則他適而不能一而所謂理者去也不可不志也惡知其一而可以主從乎知也天下萬事孰有不先知其所在而可以有為者而况於道可以貿貿無定者求也是惡可不知也志之者何求省於此使所以知而以一之者不忘也人有偶同於聖賢之所為者雖惡人然也卒不與於聖賢者弗自其偶同者極之也而吾又惡知其果於是一而不忘也故曰不可不志也

扶風縣新建鼓樓記

舜原楊侯知扶風之三年是為嘉靖甲午乃五月十日丙子去縣之大門築臺券門建鼓樓於其上亟月落成以予為記予惟國家承平百六十年號為極治之世而天下郡縣官署學舍十壞八九上吏以水旱為辭掠羨而誣民下吏以苟且符志曠職而廢事予昔道岐雍之間數假道扶風每過縣門未嘗不深自嘆息以為廢壞如此長吏委而莫知矣監司則月日往來於此可委於弗見耶夫物極必反盛衰相乘固知其必有今日也楊侯涖縣之始一法令勸惰民持

平易之心先躬行之化盜賊屏息黎庶又寧乃於其暇積磚石儲土木諸廢壞者以次漸舉興學育才立科造士民有向方矣則又潔壇宇肅明祀表先賢之蹟章貞女之里凡公署學校以及郵傳鄉學之細罔不就緒先是鼓樓未具即城隍廟西建樓懸鐘告民昏曉至是斯役方舉扶風士大夫者莫不歡欣鼓舞樂侯之成予爰在弘治時見晉人王生為閿鄉令所脩廟學不務宏侈而固堅好以為難能後見洛陽鄧生治高陵公署學校尤號精緻每嘆虛侈者馳騖濶大疎於事實勞民傷財工未即緒傾圮應手彼直不以家事視公事耳楊侯與二生者有此乎侯與二生雖微有異同予三十年來所僅見者三人耳予是以表而出之以為將來有位者勸

綏德月宮山晉溪洞記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晉溪王公以辛巳詔從前戍綏德綏士民咸集門日從公遊綏郡諸山水惟月宮之山為公所愛山有石洞公來則恒憩洞中或登眺崖際而崖復得大塹無定二洞之交其前直亂泉林側樹蔚然之虹益陝西按察司僉事綦君汝公謁公道綏與游茲山因更治其洞而可愛遂

圖公像於洞中而刻其上曰晉溪洞又構亭崖際卧憩亭上濤聲四來萬境俱寂公由是日夕居之怡神養氣若將終身因自號曰雙溪老人茲輩每侍公遊歸即私相謂曰自覩公後乃知胸次中更無一毫榮辱事累也公居綏七年

天子以廷臣論薦欲起公矣乃有

詔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公將去綏謂茲等曰吾太原距此僅六百里而此近接石州止限以大河謂秦晉耳實古晉地也梁惠王所西喪地七百里於秦即鄜延銀綏之地乎民風土俗畧無少異余子諸君實有

卿奬焉顧老矣後會無日李何玹等感公之德因請為晉溪洞記刻之堅珉以識不忘昔予在翰林日未嘗不竒公之才服公之守也承平日久士大夫尊顯貴盛崇比周而詘法守智能之士先交予樹譽望以釣世而固位雖敗露已極而群口騰頌交益重矣如是

上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思以名實綜核天下胡可得也至於守法之臣則上無強援下無私予惟循理據事而行此

主之厚福邦之大聞也俗反以平次與儉邪日之一

口倡萬口和且爽非忠而伊傅非才矣況其下乎公為大司馬時方多事伸縮判量悉得其當

明興本兵大臣孰能出公右者即其所以先名實究覈剛者而觀天下方以為美而搢紳顧以為病七年之戍公則何媿哉嗟夫士大夫際有為之日不能恪恭其位比周相效而支譎成俗如此予因為記而湯瑜之識私有所感焉耳與玹同從公遊者有郭宗尭白珺白延年馬汝駿王佑馬鵬程李天錫霍延年劉檟皆綏之佳士云

遊鳳麓記

交生符君居鳳嘴原之麓鳳嘴原者三時東首原也幽洞嘉樹崇嶺峻壁有古幽人隱君之趣暇日與吳宋二子携酒訪焉然禮煩飲迫性鮮自適再往矣吳蒸溽巾幘若洗與當若何六月三日二子復與余往則時雨新霽煩者少休矣覽眺之餘襟思閒爽若與天遊也於是為之歌曰南山藍藍民所望矣河流活活民所賴矣優哉遊哉心以寫矣符君出佳酒薦芳芳延洞室坐胡床發清徵閱流觴相與大飲日暮辭去則滸溪新漲及渡而阻歸宿楊村寺旦日河益漲乃築從北楊村欲予出東下對直麓口過時符君親

送至河上忽雷雨大作各以衣袖覆首而別予與吳君馳至滸西別業意符君可趨家寨耳趙家寨者北楊村稍北戍寨也及坐對山草堂會姪子樗借高馬來接不知已渡河矣及趙樗急歸遣馬與吳君仍來騾而歸道見田父云朱君渡時水尚浸騾背朱君捲衣跣足衎雨少年甚難方過予二人渡則上流浅矣後又半日故水但至騾膝不若朱君甸甸也夫符君號鮮合於人而獨能久交予予與符君交二十餘年終始無間言二子者亦磊落不群士也顧俱喜與符君交諺有曰觀水視瀾觀士視交此亦足以覘其意矣

符君名琠字上王太學上舍私號鳳麓子吳君名世瞻字愼之朱君名維舜字君樹皆鄉舉士云鳳麓去游西二三里由符君洞室直東百餘步有故廟廟傍樹森然可望數十里而左北正當草堂余嘗由樹抵視南山諸巘盡矣可愛將至鳳麓者必道由游西故符君數過吾游西而吾行亦至鳳麓云

河東邇城敦行鄉約記

昔者予友涇野先生呂仲木氏謫判解州置解梁書院以教學者悅其民風純信有先王之遺意又命諸高年善人敦行鄉約俗則彬彬然化矣嘉靖甲午監

察御史江東古峯余君晦之巡按河東懲奸滌弊之餘覩邇城市肆遠絡民蕃本遂不興行之志慶微於是惕焉恭其城之士大夫耆舊謀曰昔聞涇野先生若解教民訓俗敦行鄉約天下望而效之茲有愧其不身逮者解梁事豈非諸君親覩見也我盍亦得其高年善人敦行其約使後生小子得於觀感篤義賤貨遜為善俗以復先王之舊此非士大夫耆舊之首事乎於是士大夫耆舊矢心敦約肄於君新建書院中從者如雲莫不以為快覩則其心之傾向愛慕恭可徵矣君於書院養蒙館中又立鄉約亭暇則親考

歲成而小學之童又日日望其行事則所以淑其人善其俗者融暢浹洽直與涇野在解相埒師友之間與後如一天下後世蓋將欣慕興行惟恐有弗逮爾其於聖天子化民成俗之意敬承何如哉士大夫耆舊恐其後人莫知所以敦行之自謁於余君俾其太學生王李時氏以予為記因以此歸之

莒州李安人宋氏厝堂記

李安人者參政李公紹之配也姓宋氏為莒大族天性孝敬勤儉宜於李公正德戊寅之冬卒於家李公痛焉然而弗得其葬也於是厝之東城之清僻堂以

祠惟俟世戚而葬安人焉莒士大夫重安人之德而嘉李公之能貧其所配於是汝守孫子履謙以書寄予曰李公由兵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轉布政司參政所在有駿聲然志意高遠孤遂稍有所不合則飄然棄去其為參政也不待報行焉後歲餘吏部力起公公竟不起此其介可知也安人之卒已久而公猶不忍言娶此其義又不苟也夫急流勇退者士大夫之稀節也以新而易故者天下古今之庸情也若李公者豈可與一節一行之士同日語哉夫子敘詩蓋首以關雎之德言之及其次列國之風也則又以栢舟

為始此其意在重人倫慎禮教而已矣烏乎若李公者豈可與一節一行之士同日語哉覆誣欲傳其事以媿天下之廢禮棄義者頼予雖不文然亦不可無一言也乃卯其其意如此覆誣以為何如哉

鳳鳴橋記

鳳鳴橋在保州東郭外水從岐西來俗名拾寺河夏秋山水漲發驚濤拍岸所稱莫能渡也舊橋圮壞卒無能役之者行者病之嘉靖戊戌夏分巡關西道僉事白泉白君召民之長老與計其事大參以光偹洪熙成行道旅人咸歎之行守備公以於是召洪聰至親伏狀受命不踰月木石成集廠工將緒聰役于白君白君令有司功力董之以節自己亥春三月至庚子秋七月橋用告成兩岸相距百四十尺中為五洞中洞高十九尺穹窿如虹上闊十五尺傍施闌檻行者既便厥觀維新計所用石五千木二百鐵千有二百麻一千甃石百有奇役萬有三千車千有五百不取諸藏不強之民衆歡樂成數十年傾圮欲盡之物一旦屹然告完君區處既當聰矢心極力不忝所委皆不可無紀其事知鳳翔府刑部郎中登庵紀君以予為記予惟橋梁道路邦有明度有司者

方且視之若無關乎撫按守巡行部亦草草棚架苟且塘塞而已往在戊子己丑入冬苦寒遞運軍器之車日相踵轅臨潼無河無橋牛騾駿疲驛乘不前稍經蹶仆立死河下怨聲徹天予與當塗言之漫應罔省自華往還人畜僵斃不可數計予計無橋數十人之力一與木之費倩有司不良思乃若此白泉君持憲明允一舉斯役民咸利涉險隳所耗不惟其身名在厥後往事與恨不避開者之旁恕也有良有司因予之言率邦之度當以白君為法是亦白君之所以為教也

對山集卷之二十七

序

韓汝慶集序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然能生矣或又弗底於成中庸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豈聖人天地固亦有弗能盡者與予因韓子汝慶之殁於是傷天地之德有所不能自盡焉崇生則其理而弗能盡則其數邪汝慶韓邦靖朝邑人也與其兄汝節同舉正德戊辰進士予與鄠杜王敬夫納交焉私以爲文武之業康濟之器茲實其人乃後十餘年汝慶以山西參議卒

於家予亟往哭之撰誄寫哀謂天佑人國家畀之以才矣復爾敓之扶與之氣萃之有期期不常遂遂失復敓天道柰何聞汝節彙其詩文若干卷藏於家筍予痛汝慶光已肆而弗長用將究而忽窒卒猶有此可以表見來世讀其詩思其人泝其志於戲汝慶可謂弗死矣古今詩人予不知其幾何許也曹植而下才杜甫李白備三子者經濟之畧停畜於內滂沛洋溢鬱不得售故文辭之際惟爾而應聲色臭味愈用愈奇法度宛然而志意不觝與他摹倣剽竊遠於事實者萬萬不同也予恐讀是集者愛其詞而不逆其志徒以區區辭章之末視汝慶故以是序諸篇托臨潼趙伯一氏刻而傳焉嘉靖丁酉春三月七日丙戌序

陝西壬午鄉舉同年會錄序

予覽傳記之所載關中風聲氣習淳厚閎偉剛毅強忝有古之道焉勝國以往姑無論矣明興若先尚書公文簡馬公御史高公司馬王公端毅司寇宋公其進也或立德立言採心亮節建功昌朝知名當時其退也敦朴厚族睦黨重俗至於今誦其義思其人使人擬思希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豈不信哉然習久而訛俗遠而敝今之士大夫果能無媿數君子之意乎此予之所深憂安得聚吾關中士大夫而一語者也何也棄樸趨末則淳厚蝕務細傳奇則閎偉散脂韋浮沉則剛毅亡即譏覆僞則強忝熄關中之士所以聲名於天下者此數者苟既蝕散亡熄則又何得以稱關中云云哉故曰此予之所深憂安得聚關中士大夫而一語者也適今年鄉舉士某等以予弟河及予甥張之渠德先同舉而有會且將錄而傳也托予序其後此正予所欲告於鄉之士大夫者乃又托予有言哉於是

迺陳其義以告諸君曰夫君子之道進德脩業而已矣故夫子於乾之九三曰君子進德脩業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此得乎己而無與乎外故窮不失志達不離道今諸君行將登用於時所以加諸其行事者一言一事有倍於此則非所謂進德脩業之意而顧慮持疑之惑起由是將有言其所不可言行其所不可行者豈非夫子之所棄哉夫

國家所以待士大夫者禮義之厚諸君幸親與見也自監臨以下洎諸執事豈不欲有得人之望於諸君哉關中之前脩學者之已[illegible]予故丁寧於諸君所異

諸君之慎之也今日諸君之會正所以脩其同為吾關中之光也於此而少有所異則遂不可得而言同矣諸君勉哉嘉靖元年壬午秋九月八日序

何仲默集序

明興百六十年其文遐哉盛矣然作者接轍於域中其敦致古昔追稱先王人人能矣而義意繁衍溢於往訓摹倣標欵遠於事實予猶以為過云弘治時

上興化重文士大夫翕然從之視昔加盛焉是時仲默為中書舍人而予以次第為翰林脩撰一時能文之士凡予所交與者不可勝計予顧獨以仲默為華能仲默時方弱冠也予每見仲默之作嘆曰嗟乎文其在茲乎夫序述以明事要之在實論辯以稽理要之在明文辭以達是二者要之在近厥指意凡仲默之所作三者備焉故予歆慕歎息非私之也

武宗皇帝之三年予以憂罷脩撰歸十三年仲默以提學來關中數能以公事過予出其所論著凡數萬言皆當實不脩可以上薄班宋賈董有相知予長之風顧世無知之者獨曰何子有詩人之遺意見亦淺矣仲默豈獨工於詩者故仲默名徧天下然實無知仲默者此也漢魏以降訖於開成世代既移音節斯

異脩辭之士能無惡厥趨斯以優矣後能引而上之不沉於流俗由載籍所覩若仲默者豈非鮮哉十六年秋仲默既卒又三年予次第其文為若干卷首賦次詩次文皆隨體區義因製列卷題曰何仲默集錄存家笥以待後來讀其文思考其事可以知予言所指矣仲默才高而意宏德純而識遠榮辱毀譽一無所動於中予別有傳記茲不載方予定次仲默集時值張子時濟過予所見與予甚同因更與定之如此集云嘉靖三年二月甲子序

沂東靈藥記序

予惟造化之變易其微妙不可易而言也緇黃之流從事於此何可勝道然實不足以副名歷恢之意多而馳騖之習遠以育誘育鮮弗替矣予自戊辰歸田士大夫間有過者率稱金穀石鼓之術炫燿過情綜核弗應舉世效之無一成者豈爲方之本謬哉相像猜疑加以脫夫利口烏得不難向嘗玩土宿之論究寶藏之言乃知草木金石一切相須循[illegible]之君臣佐使相疾爲劑理之自然智不能加愚不能必信乎魏伯陽以類輔自然非揑說也暇日取諸家所收刪其詭僻約以恒見者爲一編名曰洲東寶藏記用存家

笥聊備省觀通變求之究如在目夫事雖淑昧道實簡便格物之餘或廣別識固非徒然妄求非分可擬耳若夫金穀石鼓別有妙旨難以例言也壬午十月十三日太白山人序

贈漁石子序

漁石子以名御史推擇爲陜西提學副使由壬午至今六年矣關中名士凡有與被漁石之教者莫不漸德感化然者奮而利者懼於是彬彬然視往益懋予觀其盛友其人未嘗不附髀而歎以爲漁石子善教乎吾關中也蓋若是哉是歲二月甲寅

上以山西獄訟之事不可無譽望之臣以尊之乃特簡命吾漁石子爲西州之士張某泰籓曹士奇二十餘人過予出是冊請題其籤予讀其詩感其意因語之曰之子之於漁石其眷戀懇至奚啻赤子之於母也孺雛而思長意其而感逐蓋非所謂聲音笑貌於先生[illegible]者矣予將序述之子之意於首以告諸觀德之君子或亦有所采焉衆者漁石子之來關中也予謂其必能振作興起以益吾西土之士天下之爲是官者非不欲士之皆賢也然而意有所弗逮懷有所弗長則行矣而怨[illegible]此矣而復沮故雖終日勞勞所

事而勤之不能救之弗馴不屑之人猶重假借以自文於妻子閭里之間士安於習見狃於素朋雖殊被獎與勉進焉者亦玩而罔信頹而自疑是士類善道俗之厚風君子於是蓋竊有疑心焉先王於禮必皆有等級者所以示執則明分限使智不得踰而愚不得殺也至於賢否之際乃混混焉以施區區乖錯指摘參謬是無怪乎賢者自餒而否者藉口此懷之不長意之弗逮之咎也漁石子涵育啓迪之意不足乎古昔而舉措獨反於此是以關中之士無智愚賢不肖莫不各究其業而安其心懲其惡而遂其志凡以

漁石子能以服其心遂其志焉耳矣人情紛紛日異若捏沙追影孰能追之不逆摩之畢聚如之子之於漁石子哉嘗有約於漁石子曰他日去此予必送之乃今以兒女子之事不得送覩之子之意加歉歉焉後之君子其欲考漁石子之在關中者尚亦有取夫之子之所陳者可也

送文谷先生序

予以壬辰冬過涇長安文谷子來訪予覩其人聽其言有道之君子也當時諸君子相訪者顧無能如文谷子於是定交焉凡予所論說於文谷子者他人莫

能解獨文谷子迎刃解焉曰今之士大夫率以文章口耳之細能命一辭騰一說即小視萬物皆莫已若是蓋未嘗反而求之於心故馳騖如彼耳然于辭說之末亦未之領畧也左氏國語一時之言其精粗雖異而大指無謬於事實故或微有出入亦不害其有物之言也今之士大夫竊取其語似而未通其大指故汎焉蕩焉不能自得所依蓋好古之過也於乎斯言也豈尋常所能識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仁者心之德也學不求諸其心徒以言語文字之細貿貿焉終日以為道在是矣不亦遠乎予今歲九四會

文谷子矣其所啓迪士類一皆内之於心而求諸理故士子沛然興焉諸以言語文字相勝者方退然若無也豈非文谷子之化哉聞文谷子以考貢不合於條例左遷治郡令

天子勵精求治廟堂諸公方虛心以求天下之賢以翊贊弘化安有純備如文谷子者肯使之待年於郡而不亟登於

朝哉予於是深有望於文谷子矣關中諸君咸有詩贈文谷子僉請南涯子以予為序故予以所得於文谷子者引諸其首

王舜夫集序

昔王舜夫在山東督泉以五言古詩二首寄予才情之妙近希覩也後見陳伯行所刻然甚少益足以覘其所為詩矣嗟夫舜夫之才典麗咸備機軸不凡蓋作者之儁也不幸早死厥志弗究士林惜焉比自華山歸道過長安遇伯子直夫出舜夫全集問序於予曰此亡弟舜夫之作也舜夫精力頗盡於此幸而不與俱亡亦賴於此兒輩將刻之以傳惟吾子序焉以詔來世予惟天地清淑之氣以間而萃於人然輙予而又斂之故鄭玄李賀百世興慨鮑照謝朓千古共珍蓋

天不愛寶而恡才神不比淫而忌雋戩集所覧畧可徵矣

明興百七十年文章之士莫盛於弘治正德嘉靖之間其奇且逸者則光耀弗長仲默昌穀是已理之合變達者畧焉世稱壽者貴者百年之後寥寥無聞而鄭李何徐世異代殊如一日也其得喪重輕逖乎弗驂予於舜夫又何傷焉集內詩若干首文若干篇共十幾卷舜夫之製宏且富矣其行事載在志傳列之卷首予不贅也

雍錄序

雍錄十卷宋龍圖學士程文簡公大昌之所著也謂漢隋唐皆都渭南雖稍遷改而相距不遠尚為易考若夫周秦兩世自物與以至遷疵㚙東㚙西不常厥邑固不可循世次地望泛而言之於是以渭為經而五代都地隨列渭旁能沿渭以推其方而雍閉地望如指諸掌矣此其書之大槩而其雜相考會則悉本之潘岳關中記與三輔皇圖六典長安志及邑圖閣圖所以述雍之故蹟小大靡遺矣然所圖或有差誤皆按冊擬議而與圖閣產其地而親見之者不同予是以傷載記者之難信也往歲予友大復何子仲默嘗為雍大記顧其書垂成而卒悲夫昔仲默蓋嘗親以序列屬予矣顧今猶未遠固深念其用心之勤期有暇日當卒成其書以副厥委托不知能否也知西安府南華李侯文極政通民和之餘盡取關中故志刻之以傳秋七月省災過郃因以雍錄屬予為序於是著所私見於首以貽考古之士然關中之蹟大抵諸書幸存得有所考讀其書者又當有以識侯之用心焉可也

長安志序

關中故有長安志刻之省署歲久亡矣予家有舊藏

本嘗因其引類得其緒理喜關秦之跡頗為明悉易見間有踳駁則據冊而擬欲盡固難也其書為宋龍圖學士宋敏求氏所著程文簡謂宋氏家多古書如宮闕記宮闕疏關中記廟記三輔皇圖三輔舊事皆所采掇信哉夫自成周以來關中為歷代名都其人文之盛固不待別錄而後知者若其遺跡故趾所在田父野老之妄既荒唐難信而學士大夫又不能闕疑存訛徒欲以遠而莫考之事舉識一旦若山海經之誕水經之誇括地輿地之志靡旻皆是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予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孔子

曰吾循及史之闕文也後之君子得是書而讀之會
其領畧可也而欲遽以言語文字之間定數千百年
之疑証矣知西安府南坡李侯刻是書成以予為序
故徵之如此蓋其所刻皆關中盛事云爾嘉靖辛卯
十月庚寅序

渼陂先生集序

渼陂先生者鄠杜王子敬夫也我
明文章之盛莫極於弘治時所以反古俗而變流靡
者惟時有六人焉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鄠杜王
敬夫儀封王子衡吳興徐昌穀濟南邊廷實金輝王

映先照宇內而予亦幸竊附於諸公之間乃於所謂
孰是孰非者不溺於剖劘不牀於異同有灼見焉於
是後之君子言文與詩者先秦兩漢漢魏盛唐彬彬
然盈乎域中矣獻吉仲默子衡昌穀之集皆已刻行
而敬夫獨未也去年秋敬夫冢器順天通判瀛內艱
讀禮之餘彙次其集凡若干卷請予請序將裁之家
塾今年春二月予東遊華山會監察御史咸陽王君推
臣於臨潼曰渼陂先生之集獻遊門牆之日久矣願
有志於傳而未能今承乏山西嘗得其定本於瀛特
以示乎三晉與天下之士執事幸有以教我也予覿

渼陂先生之集其叙事似司馬子長而不屑屑於言
語之末其議論似孟子輿而能從容於抑揚之際至
其因懷陳致寓景道情其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而
振迅於天寶開元之右可謂當世之大雅斯文之巨
脊矣夫德不孤必有隣藝文之士抑儕以自高妬群而
取亢皆是也予觀孟堅之于子長竊監心焉故歷述
明興之文由於諸公者如此於乎後之君子其將有
感于吾言也夫罪於子言也夫嘉靖十一年壬辰三
月丁亥序

王氏家譜序

渼陂子嘗與余言明宗昭系莫要於譜君為張氏譜
甚善余欲為之頼以憂患相尋未暇也是歲秋莫以
書抵余曰譜幸成矣君盍序之以示余之後人夫大
家世族五世之後不能識其先人者皆是也況閭閻
之子乎渼陂子有憂之焉此王氏家譜之所由作也
上推所自下及其所生以昭其系也攟拾遺行不為
溢美所以昭其德也體貌具述宅窆有地所以敦其
思也援昔據今開論懇切所以昭其訓也王氏子孫
讀是譜者其亦知所勉乎關中言名族者咸寧之楊
三原之王雕之閻華之東鄠之王指不三四屈也非

先人之德基有延施開啓厥後能至是乎夫盛者衰
之漸也窮者通之本也能以盛為懼而一事一為必
率循祖德而逕承休美則鄢之王又將轉而為臨沂
之王矣可不勉乎可不勉乎此亦渼陂子之意與其
所欲言者豈惟王氏之子孫所當勉之凡為人之子
孫者皆當有所勉焉可也嘉靖壬辰冬十月辛卯
序

送別少司徒張公啓偷北還圖詩序

是年夏虜寇榆塞鎮巡以狀上
聞闕庭

聖天子赫震天威
命將出師謂可以伸縮援濟兵不匱食者莫如户部
左侍郎於是以張公來公來三月儲糧山積士有戰
志虜震懾喙息畏避遁蓋先是鎮巡諸公虜至有備
間有草竊率處治之大創而返今雖竊伏河套祇惴
然自保苟延避征不敢犯邊也已而有
命班師公將北還巡撫延綏都御史于公具書走使
請序頌巡與方岳諸公所賦送別圖詩贈公之行予
昔在詞林公以名給事同備法從予接其論友其人
啟羨久矣乃果歷登顯膺任世安危如此於乎偉哉
雅公茲來所經略者延綏一方之餉爾事雖甚難以公之
才猶探大阿以割蒸餅無弗迎鋒解者歸則天下之
餉莫不仰之河南山陝自戊子至今頻經歲凶方旱而
水室廬傾覆禾稼漂沒流移之民蔽山盈谷捐棄老
稚哭聲徧野鉅村名聚蕭然空堵壁　九重之慮
以司農之財餉匈救小補大道平木挽栝郊原而死
如甲辰術又能供賦稅給邊邪此漁石公所以累貴
丞來蘇焉沿村復野問民疾苦也非公之所親見與所
當軫念者哉夫與世任安危者公之所志予之所知也
今日之行凡西北至計莫不備徵而只翁也尚與言之

廟堂以求長治久安之道厥之何以為時預之所以為策則天
下之人舉待以蒙其滂沛洋溢之恩而各遂之倉廩非所慮矣
此百姓所以日夜矢心望之當途為者共叙別之情詠嘆之
矣則鎮巡方岳諸公所賦之詩各以道之予弗敢贅

送趙世忠序

天子即位之三年兗州闕守吏部請推擇長者有德教能化
民者　詔以監察御史馮翊趙君知兗州府趙君同為御史
者咸以予為鄉人當以贈趙君也為之說曰夫趙君馮翊之美材
也馮翊之士能以節義治行顯名于天下後世者至多也其浩然
之氣著之于貧賤之素而加之于百姓之上者趙君豈異也余

何以能盡趙君者夫諸君之意豈不以御史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太守則繁劇騷擾欲事事皆親與切歷難君關然後濟也吾昔在鄉縣以試事歷太守之府望見其事紛然亡有端則必以為甚難莫如太守矣蓋御史之令皆裁自我者太守之令其監司省部者能奪也夫奪則志不可以貞而廢時失理不可以致而更慮矣廢時者莫能以自宜更慮者莫能以自罔由是君子之致莫能聞於天下也故吏部獨以君守兖州焉曰長者之意當以格其上吏使勿以奪志也徳故則親民可不畔也雖以天下亡難焉而況乎兖也由此則君之為兖州可知

已矣今兖州之民潰之于海困之于饑權疫之于科役君亡有能蘇也以君能二者之美焉則由是使兖州之民有禮讓足食勿匍匐勉強者孰謂非君也又況鄒魯之地夫子之里耶君吾知免已矣

送東原先生序

昔先人在時以海方總角當教以正歷求師之賢者得吾東原先生曰他日使吾子為禮人不聞過于鄉黨父兄者必牛君也是可以教吾子也翌日通于使者以幣從於先生之門先生言動視聽皆有典則海時且幼且劣望之屏然不敢出息者數日心若不自仲數月彌苦自此鬱鬱不能聊也先生所論皆道德性命之微浩然而出靡有窮也故今所以不至大惡狼狽以辱先人實先生使然焉壬戌三月海舉進士先生適以歷事在京師其所教猶靡有間也明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完事將歸凡交於海者相為五七言詩贈先生先生既而命海叙也故遂以所受之先生者道之且以餞先生之行而欲有以勉焉者也不知先生於此其亦以予言為是否乎是歲十二月門生康某序

浙東樂府後録序

蓋予嘗著浙東樂府凡林泉之樂若頗具矣顧景物所觸則亦莫能自已必隨時賦事被之管絃以達其趣年積月累至於今日暇省所録忽已倍前則又嘆予疎狂若是蓋野人志願惟以樂其日用之常莫自知其時之貴也適得二青衣能鼓十三絃及琵琶號稱絶藝古今曲調又能審其雅俗之語和律依永殆同天授予作每出二青衣不踰時輙能奏成洋洋遂遂合宮叶調予未嘗不撫掌私慶也身丁
盛時益承祉福有安寧鮮疑畏歸田三十二年益肆志于登山臨水之際而二青衣又以助之其樂詎有

涯乎衰憊之餘後能似今尚當嗣為雅頌以敷陳洪
化上繞商周之所載才之菲劣非所計也

東泉序

即墨故有東崖書院在城東一里許自藍氏之先所創今七世矣載在山東總志蓋司寇勞山公洎其子北泉侍御昆季咸藏修於此北泉與弟深甫皆擅才譽能文辭人或擬為藍氏三鳳深甫雖就選貢尚未大售所負而微甫以鄉進士拜知江寧其宏才駿聲不直山東士大夫傳說而已予初第仕與北泉交頗甚厚今北泉又二十有二載始與予弟德清同舉進

士為御史建明之澤未下於民以言家君休休遂遂稽古尋樂若將終身豈淺丈夫能彷彿也微甫治園亭於書院之後植松栢數千株奇花異卉博物者莫能遍識又取東海之石羅列峯巒蒼翠淵前恍然身居蓬島之上也方念安得一泉以成茲美僮子掘地東隅得泉報焉清冽澄澈其出不窮微甫因以東泉自號積厚履深坤靈錫瑞理之自然不可誣也東泉以書抵予欲予為序將附書院所錄之後予以茲泉應期而出實藍氏子孫流芳不息之徵也東泉子幸以記而缺之當知予言之匪妄爾昔勞山公廵撫陝

西風力德教幽明感仰顧未嘗刑一不辜以要名鈞譽民至今與鈞陽公同頌之近執事者信委官之誚誕貨賄之民不知何所化而從流之人縣動數十安能如公之在陝哉子孫之興宜矣宜矣

贈蘇磯健序

蘇君以職方郎中陞陝西布政司參議比涖官為總制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挈來同與平蜀謂其官職方有聲稱能悉省方役於是軍中小大事皆之蘇君與分君一一受之凡所為無不悉得彭公之意彭公曰吾軍得蘇君賊可破矣於是與君謀曰發兵攻

漢綿是時漢綿諸賊驕縱不可制君一切調度皆能先事備集已而兵與賊接賊潰散走晝夜常數百里追者旁午所至皆具備糧糗故追益力賊益劇因莫支平蜀之功雖彭公與諸將克捷神速要其本皆蘇君接餉不匱耳此雖以方漢之蕭寇何愧哉知漢中府楊君秉衡謂君之功在蜀德在漢漢民積兵數年凋敝極矣得君消息其所用使供者不苦而給者恒足其道甚難而其惠甚大雖使漢民世世懷之不忘亦可因君東行還省署於是屬予序以贈君道漢民感激懷荷之意予昔在京師聞司馬諸大夫言君抱負

甚厚德器甚遠足以大受顧今不已然乎夫戰伐之
事由上古所載得其名義與善數能策者皆可先有
劭勵而理給對用使民不以為勞而士不以至困難
千萬人不可一二夫自蜀漢之起輸將之民死者枕
藉於道彼其時為之權宜處置者豈皆不善無術哉
用其小技而失其大猷約束雖布而理之無合於人
情不適於事機故雖少取亦困此所謂失其所張則
往而俱敝者也楊君言彭公以賊道窮難制患不得
精騎追捕君才數日積畜為騾若干所施行吏皆唯
諾毋後彼無所計度於中者能之乎此其道皆可備

誦說質實不誇後有徵乎蜀之逆刊之史冊安知不
以予言為是而采之耶

代癸酉鄉試錄序

正德八年當天下大比之期合八郡三邊之士通一
千幾百人圍棘而三試之遵制額取六十又五人故
事當刻其姓名與文以傳而共以執事者序其首夫
士之生世其英敏穎銳者物不能隱也況數試而累
校之即皆空言未眡其行事其纖細委曲已彬彬然
見矣主司因得舉而升之於時豈惟諸士子之私喜
主司者又有以深喜之也然可以不知自慎哉士以
言語文字進為時用者蓋未有不學孔氏談仁義也
其得位行事或與孔氏異者非習之不精談之未善
所以用力者弗若也諸士子夙作而夜思日就而月
將其所以用力者固未肯弗若矣而吾猶以得位行
事之後為懼者蓋誠以操守之為難矜持率循之未
見也昔賈誼董仲舒公孫弘谷永楊雄皆以文學見
用於漢其議論談說稱之於當時式之於後世是豈
不美者所缺也夷考其行事若不與相枝[illegible]卒太
戾矣夫言者心之聲學之[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修己治
人之道蓋若操米而[illegible]炊火而[illegible]也亦何使之

太戾如此此非有隱故牘理弊在尊口耳而廢躬行
耳即日日述孔氏談仁義於修己治人何有我
國家造士養材之道士子生而由焉者幾百五十年
其漸涵霑濡之所至雖三代之盛無以加也
聖聖相承及我
皇上一切以躬行是先則其觀法視效者蓋不獨言
語文字而已固不為谷永楊雄之自戾然亦豈可以
董賈公孫之流自止哉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今
諸士幸有
明天子作而造之於上矣伊尹周公之業不於是亟

而圖之豈非自棄乎夫由典謨之所載者觀之其訓誥之文亦皆其所言耳然伊尹周公豈徒為是言哉諸士子當惕然省此而知所慎矣

呂母太孺人王氏壽詩序

吾友兵科左給事中呂道夫有母太孺人王氏壽六十又三監察御史孟君望之中書舍人何君仲默以書抵余曰道夫與吾輩皆交厚今親見太孺人感德閒靜有古昔女士之風道夫以國恩得推封太孺人並被褕翟享荷寵光天於善人錫類降靈每如此俾與縉紳大夫將為歌辭以壽願

吾子申序其義夫太孺人歸呂氏未甚久也乃呂氏即棄太孺人卒時道夫才九歲耳太孺人撫育教諭以至今日辛苦備嘗人不忍言也幸道夫克綏其心向道持志使先君子無所恨於地下以益明太孺人之德光此非誠孝惻怛不能易曰視履考祥則太孺人之謂矣夫言者事之紀實之遂非善言者莫昌也縉紳大夫之詩之賦蓋善言能昌者也則所以揚著太孺人福祉德教之厚可以信後及遠無疑也夫奚待於不肖之言哉然太孺人之德所以能光著士大夫縉紳之間者以道夫為之子也道夫非有所謂誠孝惻怛之意以勵其樹立則太孺人且匍匐忿恨恚中矣烏能悅太孺人之心由太孺人之心觀之必欲使道夫為君子令名感譽及於遠大焉固不以區區一官秩一封錫爾今道夫君子之與編國中氣足以固其志學足以申其義不為苟且偷安之習脩縱振後之態此於太孺人何不獲也夫壽考之道心有所樂而無怍然後氣得其滋養故壽為庀於增益太孺人之壽者莫若先有以悅其心而悅心之道則吾道夫之責之事耳詩曰離木有枚解克有終道夫勉哉夫道夫學古信道予所素重且厚庀交遊之上莫援

為故予以望於道夫如此然人子之道要於如此而後可者也

送白貞夫序

予居滸西山房二十有七年矣客過訪予者率以載之賓遊識久要焉然非卓然道義弗予也今年夏予與涇野呂仲木氏南里楊用之氏同過彭麓山房眺南山遊普緣普緣為故仙遊宮山迴合而水圜繞氣砂礴而景態裔宋東坡蘇子贍氏蓋奇其勝數往遊焉矣予與仲木晏訂茲約正德壬申至而阻雨粤今十有三年始協茲遊比至彭麓攜榼命與矣而浩原

白貞夫氏自晉陽來關中望華肦河覩㬎泰漢唐之
墟挹豐鎬岐雍之盛方自鄠杜訪渼陂至敔夫氏而
西也聞予與二子在彭蘢即躍馬過彭蘢同二子循
黑谷抵普緣周覽遐眺懽悰畢陳降覩予鴭塔陰記
及游景叔題名已而嘆曰玆無負於普緣矣事不前
約而一旦卒同非数也耶明日既哺仲木東邁用之
有事渭川稍合貞夫同予北行過訪渼西已而出平
湖屠氏所贈文則貞夫此行益不予棄也然予逃形
物外二十年禮法之士未有弗疾者貞夫則何取於
予哉居數日貞夫北行畢使後二月復過訪予明日

值予病與予弟德充眺黃山覽武川訪郃墟渼建子
窮慶善之舔歌生民之雅其興翩翩然矣明日予病
小瘳方能以醴酒酌貞夫則南充任少海氏適至遂
同坐夜分而去約以明日同過渼西值雨大作弗果
夜仍同宴世爵堂焉貞夫少海世之二儁又爾相值
誠亦奇矣明日貞夫辭予行予觀貞夫悠悠然有逸
思焉於是握手語貞夫曰今士大夫尚浮名而趨末
務偶善一詩成一文則矜炫馳肆目無全物即上追
屈宋中騷班馬藝而已矣況摹倣摽竊文實俱鮮此
文士之鄙習非國士之鴻操也

國家以崇官好爵養天下之士者恐百姓之未安萬
化之未洽也若此何耶貞夫論事滔滔萬言條理罔
舛厥存逃矣夫楊休烈道情性古之人莫不用之而
于意則苟求其志而已詩曰言志今之為詩者果言
志否耶爽觀而試省之則思過半矣貞夫往執野人
之言欲無負吾貞夫爾非方居而忽逃也貞夫曰此
予志也遂書以贈之甲午八月戊戌序

楊氏族譜序

遯庵先生命其子紹芳考族於滇既歸乃屬欧寧謝
純撰次為譜用示久遠譜成先生命海叙諸其首將

刻梓以傳焉按譜楊氏本關西之裔其後有遷黔中
者其子孫世居安寧不去遂為黔中望族代有聞人
長者至
明興化州公以文學起家取科第占膴仕屹有令名
慶遠流長篤生我先生為世大儒敭歷中外垂六十
年文武之道將相之業光今絕古上培
國家億萬年之基下啓士大夫千百世之緒而紹芳
又能廣心迪孝以開來裔可謂昭宣罔墜矣譜先世
系次列傳又次
恩命末以士大夫所贈遺之言附之昭姓合族廣孝

啓德咸以備矣海惟先王建族樹親所以敦本別疏其道至嚴也及周之衰典冊逸佚諸侯內忌世本已壞故馬遷叙述三代以洎列國旗修世表繇此道也晉室既東族夏錯殘胄姓亂由無所分異唐宋以降抑又甚焉所可見者宰相世表特億萬之一耳我明以仁孝開國承平之久方思合族廣孝之道而天下之人洎源追遊者彬然過半矣於乎豈非世教之大幸耶昔先生嘗以語海曰予修家乘條條恐先化州公之德琬琰若磷則終天之恨矣然先生今日之事紀諸太常布之史冊所以先乎我宗萬世無極化州公之德奚又有遺恨者於乎休哉是譜既出則由化州公以上至於譜寬之祖以及其子孫天下之人展視具得循歐蘇之譜至於今猶存也或以歐蘇之譜出於自作而是譜托之門人然其義例乃先生所定者信斯言也是崇其辭而廢其志也烏足以觀是譜之撰哉

奉壽孟母太夫人孫氏八十有四序

陝西布政司參政信陽孟公望之奉母太夫人孫氏養於官邸今年二月二十七日適惟太夫人八十有四之辰布政使孫公唐公參政楊公羅公將修禮以太夫人之庭先是介使問於滸西山人康海曰予聞政與同毅者恭宋之義事與同致者交與之情予自宦遊關中與望之為寮忽已數載其剖劘之益交承之契自以為古之人不是過也乃今躬覩其太夫人乎衆多於皆恒作若是其感而發如是其強詩之頌有似必先以令系對為言固已見當時列國之君不能皆有於是焉耳然今之士大夫位致顯願而慈闈不逮者皆是也太夫人鶴髮童顏褕褹輝耀誠予之所希覩也即不為望之喜將亦不為士大夫喜乎政為與之修與為與之迎所是將吳之歟以堅其往所否為與之以以聚其善是望之之所以友乎我者分洽誼深不待如今之所謂適然而遺喝然而合也願夫子叙述吾意以壽於太夫人之庭是惟吾子所不吝也海三復其書已則於諸公先生之辭有深感焉曰嗟乎彼不辱志以承訓也交不媿幽以廣孝也太夫人所以教乎望之者學慮其常端操慮其不薇仕處其於天下國家有匹夫匹婦之不獲故望之既篤於其發大於其業而又推於其鄰正所以遵循懿訓申衍孝道故太夫人食於其養而樂於其心是以享安發順衰矣而強崇矣而泰有由然也於是敬

陳諸公先生之意於太夫人之前曰惟太夫人善顧厥修齊和納慶篤生令子仕不媿學勤不乖義承顏怡志孝道顯明賢過於堯佐之母而子不同是太夫人一宜壽諸子諸孫科第相紹文采相承慶滋於儀儼之門而際不同是太夫人二宜壽年齒穹邁氣骨剛勁舉措不遜兒齒台背三品之養不斁甘旨遠筍之積不厭樸素亭豐於孔義之奉而志不溢是太夫人三宜壽在鄉則姻鄰仰其表儀在官則列曹頌其休盛望同於士行之礼而名稜榮是太夫人又無往而不宜壽者敢再拜稽首上太夫人千歲願太夫人

遐年永視敦和增算以至於無窮焉於是孫彦兩公洗爵更進加以黃金錯采之饌散雪凝之般而諸公以序相繼洗爵交進或獻以瑤王絲氷之壓或益以翡翠雛繡之褕又無算爵而退太夫人顧望之而笑曰有是哉予今而後知無忝於先君之遺也勉之哉戀之哉則吾將更能見此諸公先生之嘉惠以至於無窮矣嘉靖六年歲在丁亥春二月廿一日戊辰

序

姜武功使臺旌勸冊序

武功者西安最下邑邑小而道衝民窮而用繁為是邑者誠亦難矣廣安姜侯以進士來知武功訪民疾苦而加之治於是民熙然應之故不踰年而武功治行屹為關中第一自撫按而下臺省諸公皆交章旌舉其禮幣優勸殆無虛日侯為是邑又何其易也武功諸生私自相謂曰夫民視令長為憂樂者也今百姓力不愆庸財不惑賦是令長之德厚故治明政通吏不渝度民不易軌也吾與諸君親沐其教益而覩識其成緒不有紀述傳之方來是昧長者之誼杜方來之傚非所以揚前昔也於是取撫按而下洎臺省諸公所薦論勸勵於侯者晉之於冊而實之以行

事頌之以歌詩既成帙矣乃詣予請序諸其首予既三復其書乃慨然增懷爲名實之相倚其應捷而效長與桴鼓者奚異哉夫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未有不偃者也予自戊辰以先太安人之憂歸今家居力田二十年矣民苦於租庸歲相比也當塗君子皆知憂民之疾苦而所以處其疾苦者顧寥寥無聞何也予聞其論議未嘗不重自太息以為斯民之不幸遂至此極及侯之治武功量田之肥磽以定租較丁之強弱以署庸行不踰年百姓安堵室家相樂修禮義厚風俗湖無賂怨於我侯雖三代

之民亦若此而已其憑不已捷而效不已長耶夫徂
庸者
國家之重賴而民命之攸繫也當塗君子不能探求其本徒以獲一事見一弊謂吾志已盡吾令已通此不思之過也今百姓之憂樂豈直一事一弊哉獲其事而因之見其弊而更之尚慮其有他也况無所與因無所與更哉故雖日夜奔走徒以重勞與民無益也夫民情之俗天下之廣吾非能知由吾關中之事觀其大畧亦可言也然民恃菑而撓法姦胥其賄而易令故胥者益姦而令者益困其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也侯至定以約束示以明義准丁力之數豈嚴門分之抑勒不刑一人民志允愜予嘗越侯書所計度刻之堅石以貽來哲俾民永終嘉惠侯則謙讓而未逞也乃諸生能樂道其休美而形容詠嘆如此彼謂見善如不及者非耶因遂以所先乎民者書以歸之若夫决訟若流擿伏若照則侯之餘事固不能以備載備陳焉今之為令長者亦安能人人若侯使民自愜其志如吾武功也排年之人聞侯將擢官去已咸有憂色以為及已應排不得與被其政侯尚可謙讓其計度哉嘉靖六年歲在丁亥夏四月十又二日

戊午序

送楊克承序

恒齋楊君以進士為西安推官三年矣將考績於吏部知西安廣川趙君與同知東谷王君咸以書抵予曰楊君內通而外融從容而行直君西安三年事無小大皆迎刃而決隱頤悉當言不叛中操不渝志易險不移平發圖越予與之遊得其所以相規益者不少矣今
天子勵精治理思得股肱亮直之士以左右民楊君茲行必將留侍闕庭以佐
天子昌熙復來啓予使予日有資益願吾子之有以言予志於楊君以華其行也夫贈人以言所以著交道中久要而又重之以義故所以敦厚其所贈是則吾之所以布忠於楊君而逐其所規益也今又得士大夫歌辭若干言是宜吾子不惜於言以達吾意也予自戊辰西歸今忽二十年矣凡以執事在西安者皆可得而言也其節推之英妙迥出者實未多見是惟有吾楊君而已矣廣川東谷之言信無阿私於所好道公而義直凡所以言楊君即吾所以聞之於衆焉者也

朝廷以科目待天下之豪傑天下之豪傑其夷居抑
鬱嘗不以伊尹周公之事自待然必至於顛頓已輒
自負矣茲非楊君之罪人哉天下之事自丁卯以來
蓋岌岌於畢卯然外危而中安故民未有怨志其識
者猶曰此蔽於佞倖耳士大夫秉憲操軌者猶夫弘
治之舊何憚也迨及辛巳
上以恭儉仁孝蒞天下天下之人莫不以堯舜之治
望拯已於水火之中而士大夫者反以空言危論彼
此相激若餔餟醨日新月盛崇虛愜之節妄苟且
之見遂至君臣分睽愚佞籍口長此不已事將爲極

斯不負於已耶昔者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孔子誦其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當是時豎
刁易牙開方者未嘗一日與公離也管仲曾不以爲
害已而亟攻之凡以先其所大者而已矣士大夫不
務其所大而力較其所小吾恐上負德意下負所學
非義之安者也楊君不日陟臺諫與
上道理致治望以愚慈自惟使上下相忘愚佞不乖
此所惠於天下者莫大也予弟河與楊君同舉進士
有通家之義而楊君又數以道義勉予獨以是言贈
楊君兄又重之以廣川東谷之請哉此野人至意悲

憤於心而不能忘者楊君念之予茲有望於楊君矣

對山集卷之二十八

序

送東谷子序

西安太守廣川趙侯以書抵予曰東谷内遷戶部員外郎久淹之餘知己如吾子良足嘉悅茲有餞贈之文以勞於執事是惟吾子之不讓也夫東谷子自入關予即與交今凡十年矣所以劇切於予而益其所不能者方之古人蓋有麗澤之義焉然東谷子操厲而中坦志遠而外直賢者慕其義不肖者忌其才故入官十五年僅有是焉此非其慮之弗長而際之不融也其忌者害之也東谷子檢身治民裁費節用尚本崇實盩厔與涇州之民莫不懐也篤履慎肯鶉衣蔬食先人之所遺平生之所志何不藏也今

天子以仁孝治天下安知東谷子不由是以大行其志於時邪夫士固有詘於始而申於終者矣東谷子之名義士大夫庶民小子人人能言之雖有惡已者不能加也據是以往凡所以報稱於時流患於民者可以沛然無疑矣東谷子往哉君子之志以自強不息有息則餒非君子之所貴也昔者與東谷語每夜分莫能去者固非如世俗彈棊博塞流連尊俎也凡

以探天地之化昭豪俊之業焉耳天下之事未有中無所主而能至者況以或存或亡之心參之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者士大夫之過也廣川以英偉卓举之器當紛糾劇冗之地其所以應之而有餘處之而皆當者因其中之有主如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彼猶待於其所已行而損益其過與不及借以自勵雖之天下可也東谷子其往哉尚默繹於予言而終廣川之誼是則廣川與諸公所以贈於東谷者咸有光矣東谷往哉

壽荆母太夫人董氏七十詩序

夫享卓絳之榮者有穹厚之德備綏和之慶者本涵灝之量故姜姒興周百祥是殫孟陶啓俊列史具褒往牒今軌可畧而言也況乎歷否茹辛承奕世之胄斡中衰之德哉昔者予以官職在治

朝凡天下之名士大夫莫不願與之交也然事勢推移苦節恒鮮沐訓未涯兖往每盤未嘗不嘆豪俊之難借英雄之希覩也時麻城劉子以鄉舉在胄監間迺過予談古今之異宜昭天地之宏化予所恒覩寔未有其人也於是定伐木之義申王貢之好未幾劉子第進士騄有大用於時洎予西歸則劉子以監察

御史逖按關内聲稱所至不愧故談頗擱所加允衎邦訓既而尊竪起譏哲人被執關内之民呼天悲號響震九嵕踊擗泣留立斃兩犂使者惻怛而改色穹旻慘淡而减輝劉子顧自視益恭常危不惴有巨源之雍容無公幹之急遽於是繹思前典追惟舊權乃知劉子之操本於慈訓丈夫之志率自母成如此今年夏劉子又以按察副使提學於此仁孝之志上通乎

帝衷儀刑之錫益滋於故郭今年九月六日值母太夫人董氏壽及古稀關中縉紳若張君時濟許君伯

誠胡君承之皆劉子所按時所舉士也感陝蘇之遇申陳曾之報於是各陳詩賦進以致壽於太夫人而以予序諸其首夫洪範諸福要終於壽考内則五教肇功於姆儀太夫人以窈窕之德相先大夫縣名進士起家雖經綸之志但畢於豐城而循良之傳已先於班史況乎尋栒之杞有以踰芣苢之感超端揆之譽哉今劉子上承先人之緒下啓祚胤之賢秋毫皆太夫人之教也是太夫人所以光前裕後者誠可以嗣姜姒之懿德邁孟陶之嚴教矣今日之壽非天之所以報有德章有賢乎諸君之詩休美備陳嘉祥具闡顧予何足以加之於是但取劉子之所已行以見太夫人所以身榮而備慶者效如是長而理如是著也若曰福與祉觀厥履恭與傲親所教云諸君子曰是可以為太夫人千歲壽矣於是書以歸之

存笥集序

存笥集者凌谿朱子升之所作也清新俊逸有國風之才焉然凌谿子術術若無而士大夫者乃人人願見矣即凌谿子何可斯而不傳耶夫言之及於遠者必非尊官高年也詩人言之精者苟有諷詠與起之益雖鄉曲閭巷可也况思深義熟該備情理如凌谿

子之撰哉縣令劉侯者濮人也悅而刻之將以廣及同志予嘉其能昌君子之言也於是紀諸其後

浚川文集序

浚川子之按關中也以所為浚川稿九卷示予予得而讀之有賦四首樂府二十四首古詩五言二十六首七言十首律詩五言三十六首七言四十九首絕句五言二十二首六言二首七言十一首雜文三首奏議五首嘆曰浚川子之文之盛如此乎哉夫言者心之聲文者言之章者也士自始學以及於其老莫不唯道焉是致道不可以無著也莫不唯文焉是業

君子所以布其心志於天下後世者文而已也然天下後世讀其書則有以考其德考其德則有以識其人是文之所以為文者以學而不以誇以所能至而不以其所從聞故周公孔孟之文當時誦之後世仰之其體如是也故以其可守而言可久而敝也故謂之經經者常也蓋人倫之常者也故㴬世莫能極盛世莫能加巧者毋皆知者毋變也浚川子襲與予遊翰林窮古聖人之蹟與百家之說當時所同遊者莫不以君為能然諸理極變蔚精研微恃而能簡麗而能則若浚川子蓋今所獨步擬然之士靡得並焉夫

文有三等聖人所不易而學者所未諳也上焉者惠猷啓績若唐虞咨俞之類焉中焉者弘道廣訓若孔孟刪序之微焉下焉者序理達變若雅頌諷托之類焉三者不具雖文何觀其故在所以養之者厚而毋淆純而毋駁而已浚川子之所養可以無媿於斯二者則其文之所至三者何歉焉予悲今之為文者殊昧此道故讀其文而附之以此此可以告後學矣正德壬申冬十月十又二日序

送桑華州序

桑使君知華州之二年當天述職之期冬十有一月吉日使君將起行北上覲

天子述理政績述民疾苦山東大參東谷張子適罷省於華以使君優禮士大夫愛民慎政有古循良之所不逮且重與使君別於是以予言贈使君予與東谷往來遊華所見厚於使君者今且亦二年矣其得於聞見之際者蓋已常熟矣方欲述撰其美使天下為郡邑者具識其賢乃東谷以是屬予哉夫

祖宗以天下之不可以一人治也於是廣建置別樞轄殺郡邑之制先守令之職百五十年化行俗美百姓富庶修養生息足可以比隆三代然殆張弛其機否

泰運其運故長治久安之後或泠汾參淫巧作奢窮侈極鴻化忽蠹故必有以振作興起齊其情滌其汚闢其燃抑其文歸諸理使故者復長者引如是而已天下之為郡邑者顧不能皆然於是乎有疾苦之民澄洄之俗

上雖極意求治功日遠效益難此安可謂法制疎畧闕大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亦求諸其人而已關中郡縣甲於天下民之瘠損天下亦無以方焉而華州又當東西之衝使者冠蓋相望民輸輸輓迎候如歷緯軸加以冗徵襍歛晨

夕吏逖民疲而瘴吏嘖而不知名之士無以昭布其豪傑之業恢擴其博大之用況庸流中才哉黎使君下車以來繩吏有法用民有典集事有章稽惰有等故吏畏而民悅人親而行適力無恒勞財無恒出使者不怒居者不擾歷其境知其功見其俗識其政於乎使天下守郡者皆如黎使君可以副
天子德意矣請以是為黎使君贈何如東谷君曰斯惟黎使君所獨謂也豈只可以贈黎使君矣正德十有四年冬十月之望序

贈石門相國從征北還序

聖天子方有事於
顯陵因省方望祭率行古昔巡狩之典乃起相國石門先生巡視九邊賞功課武倡勇敷恩由幽薊而西至於井關節麾所至邊圉之臣介胄之士莫不欣相顧以為生逢盛世身丁盛恩已無紀極乃又疊歷
聖懷與勞師相錫以後福隆以郵典小大稽首萬口一聲丕奮厥志矢塗肝腦敵愾請邊以用報罔極巡按監察御史恒齊顧君堅麓村沈君越黎議北岡范君箕以先生久勞於外茲將北還謂黎奉
命於此實親其事將伸燕賀莫罄揄揚欲走代為之

言且走昔在史館與先生從事史職辱知殊厚頃以罪廢力耕滸西又承不棄翁莞寄聲存問前聞先生之來以為自天而下不知三十二年之別復能瞻傾光範與叙故昔否也而三君子乃以是命走感荷之餘安敢以疎曠察闕自辭哉
聖天子臨御攸然不世盡厭猷以建皇極況事
天孝
祖致遠慎終又其事之大者而兢兢業業必誠必敬三王而下誰可與方也以先生之德之學左右夾輔將二稷契而兩虞夏天下之民何幸逢辰家福如此走等雖在林下賦役之外陶陶遂遂無適而不自得非
君相之所賜哉先生北還凡生民之疾苦邊圉之凋弊必且知之深而見之在也前席之對九邊之兵其將從此有生氣乎方夏昇平之望誠視諸此而已
上所以以此命先生者誠亦以副民若此之望爾夫然後
廟謨神算豈尋常之所能窺也於乎盛哉走敢以是復於諸君子諸君子將曰此正先生之所以稱
上意也盡取以贈先生

送遂菴先生序

於戲某所以為某者先生之為之也某情不知學先生勉之使有所造既稍知嚮方為鄉試又深發其所秘卒之急進於理先生枚

詔來京師聞之私心固其幸而又乃去耶先生厚食

天子之俸勤勞宣力以共其事有先生之道而得大行其志正吾人其仰其然者某乃以去為難焉豈謂之有是也某之竊能謂以草何為時所取以支守為執事規矩繩墨皆不得遂君子之意抑奪謬說為世大笑凡所某之身而為之成者豈有如先生也今乃

以去耶今天下多事使先生得位以奉承

上意日與新之則所就矣小焉而已也蓋天下之事其父弊而不可捄者皆隱而無端才力之士止可及其目前淺易之迹故是行必先生為先生之道随用而可是政有所在而弊於其小以試其大將有不大行於天下者邪某之所不得自遂則固有然者矣然先生之教斬斬在耳不釋其所未以求致其是雖先生日臨於上將亦無以為也今乃遠別於先生者子於父母之懐也其少違必瞿然而啼彼豈不知近之即至哉其仰乎父母者專也某又惡能自已於情之不欲少違者而不猶有是言也癸亥秋七月六日門人某序

送兩河子北上序

兩河子以名御史巡行關隴歲律周矣得代北上設役

天子之明命道過武功依予方將謝客乃就訪予滸西山房論說古昔談誦道藝意不倦殆及二鼓競予予而別日餞於王俟旋將去此不堪奈何夫子其無意於我乎顧有以予我俾常如見吾子兩人予聞內之求士也亦不予私其實誠不信乎其交可行但

交多口是惜兩河子不以為厚已而亟相親慕固所謂道其大而略其小也予何以致意於兩河子哉夫自反而縮往而不惴者烈士之操也蓋發而行顛沛不渝者君子之節也是以窮達成敗夷險不改聖人取焉兩河子與予邂逅於己丑之春觀其人溫然裕粟然粹范然無識其際就而語之休焉若無怛焉夷祗焉乎及西隴人士稱頌之所歸則其救災拯溺汲汲焉皇皇焉不能自已之實溢乎齊民之口矣使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者居之將有方信而忽疑欲為而輒阻者恐懼不安忠惴其心得失利害淪其志是以

天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斯民不得被其堯舜之澤
過在不能求諸其心而已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
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信聖人復起無以易斯言也
兩河往哉
上方思以堯舜之道治天下天下方以堯舜之澤望
其與被於己者之所欲望之所施也光明俊偉有乎
無盤又委曲以求之協恭以執之剛毅以行之勿惕
厥中勿渝厥節即天下之大反手耳奚往而不得哉
兩河今而後予敢以望于吳惟子往哉念哉

渭橋餞別詩序

監察御史齊堂楊子巡按陝西者三年矣陝西士大
夫重楊子之行咸為歌詩以贈命曰渭橋餞別詩而
以予為序予讀其詩盡三嘆焉於乎若楊子者可謂
靖恭其位無忝所學者矣諸君之詩豈徒然循例贈
述若他人然哉
明興百六十年良法美意布在方策士大夫人人知
之人人能言之顧於其行事或不能若其指意非法
之過所以用之者過也君子於逸居遇水旱盜賊之
警未嘗不撫心興懷焉何也君臣之義重而天理之
心難捨也況食其官而任其事者則所以究竟乎職
分而殫心乎有事者若之何可以已耶自丁卯以來
天下多事於今股肱心膂之臣奔走經營先後相望
其屬階所造昭然目前而猶或勤之於遠故事僨變
生至於若彼而其究豈可倒歸之武夫俾位哉楊子
在關中凡三過予而所言所憂皆拳拳於是其意
非近小微細也其術於弭亂之故而達於君子之道
者乎若夫消戾之政崇本實黜文法蠲吏役民無所
肆行志意逃者自歸流者自息此諸大夫卓越皆揚
予餘事耳予行矣尚以今日之事與方與之所患者
繼陳於

上此則士大夫所以餞而望之之意將俱與有光者
也因書以為渭橋別意詩序

贈單御史序

國家制為考績之典以待天下吏監察御史官止七
品體統居布政按察使之上其府與州與縣又聽布
政按察使之指揮蓋不得與御史抗其有過也御史
但以尺檄下皆頸鎖以見莫敢正目故自布政按察
使以下凡御史以執事行皆得而約束能者以旌不
肖者以黜
朝廷為之倚為而御史亦有考績之典者若曰外之

所為既皆惟彼是責凡内之
朝廷百職而或未必皆才皆稱任使皆廉耻不貪惟
御史居與之正其政事得失人莫敢議者亦惟御史
正之御史之職脩則是故百各得其正而天下治鬼
神享
天子無為而受天下之責不脩則事不得其序人不
得其生天下不得而治豈惟不得而享
天子之意不得而行然[illegible]者於御史加嚴焉太原
車君為御史[illegible]惡如決癰潰閘一君子之
官[illegible]必[illegible]乃使之使得行其志一小人之

無忌雖勢不可撄亦必深論而不以為諱故
朝廷之上粲然皆知車君云云車君云云御史楊宗
文謂君有功吏部有嚴欲予以言贈君故以御史之
職與君已行者誦之若曰吾無患乎終身之不為君
也

送西麓大夫序

西麓大夫既有男子其同官楊大夫名父首為近體
詩為大夫賀與大夫同朝者又皆和楊大夫之詩以
賀大夫大夫以予為鄉人交又甚厚也蓋持其詩予
予曰子盍為我序之使吾子苟長大能讀書省吾
苟欲其為善人將出是詩以示而歆動焉彼必將適
謂其詩其人也吾從而語曰此詩為此人此人為此
詩吾子必曰此皆所謂大人世所謂若神明之不可
見而親也何吾之初生皆吾善為是吾之生異乎人
之子之生也必重自激勵以自盡力於所為曰吾使
不愧是言也孔子[illegible]言必重自激勵以盡力於
所為則子之予我者亦大耶大教之不施於父子
之際也孟謂[illegible]加森故孟子曰父子不責善
父子責善不祥莫大焉其行夫子於我以正夫子未
必正也則是[illegible]可以使父子之際[illegible]相[illegible]大

之所以教乎其子者固有出乎古人思慮之外者矣
子其由是而成乎雖有抱奇之士使雜於稠人之中
無所相開焉則志消氣耗不與屠販等者幾希有一
人者能自振奮以出乎物則已必愁然自訟而悟矣
況得於累世積善之餘者哉夫固必能以自變也而
又況如此為之啓之則其奮然往者寧旨一善一藝
止耶大夫之子吾今知勉矣夫詩通記若干首首名
父大夫其後皆和者與各自為者云

送劉克宗序

余以秋七月同學士王公詡

陵宿昌平劉諫議祠王公視祠謂予祠舊無此有此自劉民部始自民部之涖昌平而諫議始得有廟貌諸大夫之作始不隨墻土汚壞而吾翁始得有宿此民部之所為也余由是識民部民部之舅薛世南告余曰民部無兄弟自民部登進士而親與遊者幾年民部苦其遊也迎其父來養京師及去也得豐太史原學之文爲之今吾伯父壽九十民部母之母也民部之母欲歸壽未能今以公事下淮能假道歸吾欲吾子言以壯民部矣余曰夫子之事親其難致者雖虎豹之血且然也是不能由吾以致者也彼如曰欲

女為恭也曰為之如曰欲女以恭為我也曰為之如曰欲女出乎古今人物之表使人謂我為聖賢之親也曰為之此吾力之可而能由吾以為者也制之於天子之官職而一事為必告諸其長而達於上然後歸聽其所麾以為之決蓋無係之天者是可曰吾猶可為也太安人之情惓惓於毋民部盖有竭其思慮而其能者吾既能之可又曰吾力之所爾者也由昌平之績觀之民部之所以為親固宜有感應如今日矣又安可以今日之所能不可不勉於民部也

送李汝周序

無錫李汝周為南京中兵馬指揮行人葛君曰李汝周無錫故家能純篤不矯飾謝學為五七言詩然不利於有司歲貢國子春秋試必輒居優等籍然鳴於南雍南雍之士欲資其益者曰毋舍汝周也汝周猶日就砥礪求科目則又屢矣始慉然曰吾非不精業也由吾之拙者今第者已若干也吾豈自拙也是有命也遂就吏部得是官焉吾壯汝周豪傑之士能唯於命不以窮達相負願子與其志焉夫士之有所負者一有不獲所望也即奮然憾怒亡所不至也况汝周豪傑之士乎昔者有力人者自言可以舉千鈞求

庸於市曰吾力千鈞有庸吾者必十倍常庸也終日無來庸者有負儋者歸而懲也呼與為負之其人艴然怒以為非所任也夫力人不肯小就以屈其力雖不可訓者其志則有可取也汝周之才之美如此宜於是官有弗屑已由由然乎之其為高豈力人同年語也吾聞志大者名不及其小而過慮者事為恒難也兵馬之官巡邏是責宗廟社稷與京師之民無有小大皆汝周屬而後得者固不可不慎也汝周之才益即此以驗者否則平日之志荒人固有弗庸汝周矣葛君曰唯唯吾請告汝周使力行之

賀大方伯孫公序

予方東遊太華見關民接有鼓掌奔走欣喜若不自勝曰吾民有福得仁人長者承流宣化於上而吾民殆由是受安靜生長之慶矣蓋是時上以右布政孫公轉左布政使按察使唐公轉右布政使而副使雷公轉按察使云三君子者皆久在關中施澤於民多故民之愛戴如此於乎可由是以稽其政矣孫公者任丘人昔與予同事孝宗皇帝於吾友李侍郎宗易家蓋數命語聽其言論跡其行事固漢所謂長者者也曰他日出為方岳必使人陰受其福入為輔翼必使吾君吾民不媿於古之先王先民乃今又安知吾關中之人先已與被其澤如是長也翼日參政孟公望之雒公佐夫以書泊幣來請予言以賀公曰孫公寅亮方直有古方岳教穆又謚之美予與藩省諸公慶公有年而公畫一之心始終之敬蓋未嘗以久暫而易誠近所希覩也夫交深者義隆愛長者令洛微吾子之言以表見之非吾與諸公之所以知公者也予惟國家罷行中書省置承宣布政使司建左右布政使以掌使司之政令副之以參政益之以參議有所刑責裨理問代其事曰不可勞以瑣細也其若此者所以尊其位重其任使上德以宣下情以遂而已承平既久海內富庶聲教洋溢顧常張之弦或弛常逸之佾或澀加以北虜犇做邊埔未熙百姓轉輸道路相錯當塗君子蓋無不以力殫財匱為憂也然況於其故或膠滯而罔通更乎其常又紛嚣而鮮實惟有長者之度者居而蒞之庶乎上不失用下不底瘝故漢治稱亞於三王誠以有此也公雅量足以圄物雄才足以濟艱役以安靜無惑之德主之於中故關民之欣喜奔走非虛夸干謏也因復寄辭於公曰公尚保乂厥順俾民永利其利行當起公廟堂之上所以加諸天下之遠且大者惟在推所已行於關民而已公其念哉

送李先生序

弘治辛酉夏孝宗皇帝以上蔡李先生提督陝西學政先生至陝西踰年士大夫諸生皆觀感向化樂於自修又二年甲子李先生以憂去陝西陝西諸生如失慈母抱攬嗁吭至今無已也今年丁卯先生復除允皇上復命提督山東學校先生將行往山東關中皆

生舉於鄉者時咸在太學曰先生之道復明於山東之人也雖吾關中無能得先生而先生之道由是漸大及天下矣咸喜以慰焉曰先生作育之恩吾不能忘已茲先生行吾不有以贈先生如吾所以愛戴先生何哉爲其關中之人海曰頫夫子以明也夫提學之官凡所在皆宗師之也天下之以是官往者由建國以來無下數百人也由吾關中以來亦無下十數人也所以拳拳於諸生之間者豈皆無自盡哉其所以為諸生仰望而樂道者纔數人爾也然亦有使其父兄子弟思慕之心恨至老且死亡肯忘者何也其所以旅之治非所以善之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也先生在關中凡事之所損益見前有所行者悉以用也見有所更張及刻削近名聲者曰是所以病屬吾道也夫事不以所為者為之徒以取聲利爲則士必争以聲利向我故士風偷也先生惟如是故士心皆朴實向道理不區區近名爲夫士皆朴實向道理不區區近名則所以用天下者何患弗達也自近名者之用由吾所見用者其敗者萬萬也可勿戒耶子思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此不欲近聲名篤實矣夫篤實者未有不光且大也先生之為諸山東幸見所以

為關中矣敢因先生之行論之

送劉兗州序

予幼時嘗望見官府騶從之盛便自嘆惜以為丈夫生世有若此亦可無恨矣又數年因讀書稍稍知事見其官府其氣焰甚盛已不俟其見而嘆曰嗟乎是誠可謂得志矣走入其治者窮相與負苦憂息之民飢餓備劍刑者平市盜賊姦宄所在而是則又甚訝而怪焉曰嗟乎是何用於彼也

天子以斯民之故厚其祿養其使令求安於官職士以無官職也必自私者而得之又如此是何用彼也夫官職本以行令而致之民者騶從之盛豈為彼惡哉令不下於民而福澤之者不至日惟恂恂然使數人導呵而立其無用之威至其愁苦呻吟則又托以勢不可便夫勢不可便者不得其職而旁目其事者也今自我出其可其不可我以制彼以應可以[illegible]之勢哉夫千金之子一縱之蓄也且可以左右一鄉之人況官職者哉今劉君以監察御史出知兗州若固非所以為此矣然嘗聞之焉天下之事甕難以掃別者必曰求之御史也太守之庭雖紛然而集也能如御史之院之冗耶然御史可以自制太守所至皆

人以制皆人以制則固將有不逮者矣今山東之民新以水潦所累不得自聊公私土木之後歲相繼續流離之苦號震天地嚼從章服正
國家為民求賢休養生息者民惟恩守之弗肯御爾君其慎哉昔范公為司諫歐陽子奉以諫言故范公赫然名世余不敢望歐公之為人然君為鄉人先進之士予又安敢不以范公之所為者望先進哉

送劉岳州序

湖南之地號為奇接多佳山水者莫如岳自歲貢方物以上至宿使官府吏爲往來其至煩且冗亦莫如

岳岳之民阻於山谷湖澤之屬不得致力於農而又以此二者役役於官故盡湖南之民莫敝於岳爲岳守非有安靜無惑之德民益無所賴以就病故
朝廷獨擇守岳者戶部員外郎劉堯童學富而才裕行高而守恆劉尚書東山語吏部曰守岳易求之劉君吾岳得劉君民將無弊吏部以
上聞遂除君知岳州府朝之縉紳大夫皆重君之行餞之都城之西屬予曰劉君行宜子有以贈之余舊省叔父君棗城一月聞君之賢必曰君君當大顯於世世必棠大澤今去所意纔四年而君有是命矣豈非孟子所謂得志澤加於民民不失望者哉然京官不正五品不得以年進守君纔員外幾年而遽如此此益何為也彼以正品在除格者且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吾今而後見岳民之能生矣

對山集卷之二十九

序

送安平凉序

予以春二月拜師遂菴翁於平凉由邠踰涇凡由吾邠以及於西北之民之風於吾行得詳焉知平凉府臨汾安君既以六載考功於京師涇之士大夫耆老弟子皆遮吾馬與告曰吾民往者不能安居得吾守吾民始克飲食男女居處凡吾民之能以官府事使客使客不衷吾土有推讓者皆吾守也吾無以報吾守常私自作為歌詩以頌所執事以告使後有徵焉

乃異之曰嗟乎是亦所謂蒞而以治者也昔有以邠民之怨語其長者其長曰吾既蒞而以治則吾豈無所庸也庸威則罰之者怨庸福則弗慶者不喜夫彼豈盡非民性者哉吾茲有以感君之行矣自吾入平凉與者引者率不相欺負吾如問曰某奈何某可某否一無異吾聞也問君曰吾父毋也微公吾無生由是則士大夫父老子弟之所陳皆知德不諂也若君者固亦蒞而以治者何懸懸異如彼也因語君曰此民意耳君之心豈以是望民也余於君益感焉由是以益大使民忘焉何若也君蔑幾語曰若康子者知我者也

送太守孫君序

關中之郡以治行稱者獨平凉太守孫君有母曰太安人郭氏是時年九十又一孫君以太安人之老與關中道路峻折不能如裝者之能迎養於官也於是以疏上

天子憫之命得終養於家平凉吏民及士大夫莫能留行於君通判張君以書抵予請序以贈君予嘗見邸報傳君之疏矣其情酸苦迫切過於李令伯數倍苟有讀之者無不墮淚於紙然吏民方喜得君君脫

塗炭而就莞蕈乃卒莫能留而其悲憤攀援之不能自已者亦未始不如君之於太安人也於乎非吏民之不幸哉幸而有守如君愛護保惜無所不至又乃棄之而去然君豈無意乎吏民者顧吾猶有所重者是以亦莫之何而已矣夫天下之治患不得其人得其人矣又或不能安乎其位故民益窮而力益殫此蓋其數之弗齊爾也君何尤焉君何尤焉 明興百五十年治亂之相遞亦數矣而其稱有循良者莫非孝道顯明之士其人雖已去而其政治之積雖貪污不類者承之亦必數更而後已蓋亦天理之常也傳

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俗吏匆匆於簿書期會之間謂其治已盡其效已長於乎何其莫之思也君行矣吏民之依依俣俣若茲其未已彼徒恃諸聲音笑貌之末者可以同日語耶語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君推所以事太安人者以及民之老故民勃然興於孝而其餘政令之布一切爍爍急急先其所難而要其必至身教之不可誣有若此者世之人乃猶他求豈非君之罪人哉予傷天下之名士大夫或去本以求末將窮而究華或少年諸夫子之所教也故因張君之請而私論之君不忘乎太安人必不忘乎

天子與天下之民矣由是以天下之重且大者付之蓋孟子與之所謂猶反手而已矣者也君其重之哉

君其重之哉

送王宗堯序

昔我曾祖竹軒府君為太常卿曾叔祖為通政吾家居南京者凡幾十歲兄弟之後皆視南為家故我祖通政府君及我先人兄弟皆婚姻親戚於南比西歸關中苟一見南方之人猶今之居京師之人偶見吾關中之人也問惻必至情誼必切無肯相忘焉今年春宗堯先生起復來吏部見余謂曰吾子先人之舊執也子先人有奇抱擯落不得試今子能嗣試之叔父伯華實余筆硯友吾見子猶見子先人及子叔父也謹拜受之若泫然不可為情焉八月之暮先生除知鬱林則又行矣既以飲食餞先生復以告曰鬱林僻在百粵之地亦南服肖菩者也近粵之士盖有所徃而不可得者先生固不以為遠然如先生何如先生何海家乘所載凡江南之士必以先生為重也士自百粵起而於朝者未嘗不至卿佐況先生乎先生況非謫而使之者也先生之志其不可漸遂乎吾感先人之義故必如是言焉若曰所以事乎長者者也

送畢生序

天子垂拱皇極四海九裔惟慎惟棘中國之臣小大咸若奉法行制罔留罔遺困者以行疾者以惻熙熙洽洽四民得職乃弘治十又六年七月三日

天子萬壽海裔之醜奉琛來賀越於今章西南之域由漢唐所未至三代所不得粤年踰紀亦既畢朝幾旬要服訖於有官非五品以上不得自達畢君官止六品匹於群公望於　威光覲於海裔可謂難矣豈

日戊申君車爰發門生故人率相祖道祈為贈述余乃嘆曰承平之世天子之尊如神如震圻內之民亦有垂白及踵不知省府况及都門茲君之來實維倖矣奉誠領諭延輝沐光不借不偏允恭允肅茲君之行實維榮矣君顧所守求懋爾實使副使良覲無爾匿子之予君實維光矣賓客曰古之所式夫子之語惟君克從故多令譽願遂俾君以觀厥成乃即俎豆以序

送侯湯陰序

良獮既滿蒲州之職來見其事於吏部為湯陰令及

行友生故契設酒於都城之舘酒既數行良獮曰諸公先生亦將有與于執事乎賓客紛然各以所見為告不腐不鑿燁為明言良獮曰數以聞矣而願加以未備可乎海應之曰物虧於盈道益於虛此達人所以成大業而致聲名也更何加哉昔有鳥曰大休文羽健翮為裂禽首猾則逼天下則倒海而隼爵不可及也與隼爵爭異焉風至木折鷙以直上為女蘿所縈卒以中繳為隼爵笑君子曰休以死鷙滿必損也子將以成大業乎吾明告子今天下之民匍匐而求孳孳而務將以何為也口食之不繼而寒燠之妨也

春秋之所為免此而已為人上者欲吾有異功剝民而媢彼見民之窮有弗恤也焉以為仕乎吾昔遊於洛水之陽見民有疾色者必扣焉懺懺而顧忽忽莫有言也及於其徒然詹於政矣子將欲民歡言於人乎將懺懺然如吾所遇乎門吾以執事所任固無易此也然或限於上則莫吾由也吾何以忍心焉夫珠墜於淵持者之弗固也子之民子之珠也苟弗能安為非子之投之乎吾聞君子不以死廢哉子安莫之罪乎大累限於艱難之中生死愁苦聽其所至斯子之罪矣曰唯敢請永夫子之言於執事

送王閿鄉序

王子將宰閿鄉庠子為餞於家而告曰吾子故以天下為已任日日誦詩讀書以資益其所未能吾獨恨王子不得舉進士有執事以火試之及今則已舉矣已有執事矣王子將奈何可耶王子曰夫閿鄉天下之弊邑也東行於京邑西行於關陝榆夏其肅之地又西行於巴蜀雲貴之間縣小而民困土瘠而役繁視他名大縣者十倍費焉有官府賓客往來之儀有悍民老吏頑敖之習固欲窮吾力以與之俱也康寻曰閿鄉之為邑其敝也久矣吏部以其敝久莫可移

故圖所以更張一新焉是故屬之王子知王子所存者異也夫閺鄉之為敝也但猶人衣焉垢而忘澣破而忘葺者也其渟然之民樸然之氣未澌盡泯滅也苟澣與葺焉則猶為完衣焉而已矣苟不澣與葺焉則猶為垢與破焉而已矣然吾嘗得澣葺之法於人焉夫衣固有新與故之異也其澣之力亦隨之分苟澣乎其敝者其法固不得而強力如所以加乎其新者也必先涵且漬焉使其數日能自動其垢也而後加煩撋焉未有不新者矣卒則垢不可去而衣且爛盡猶不澣者矣夫固非衣之罪也絜焉而後葺則完衣之道也子其勿亟於民之從乎亟則苟苟則民無所受貿貿焉終無所為而已王子曰吾誠不欲民且暮從我也吾主乎是雖使吾有卓魯之聲吾不易吾必見其完且新無異人焉乃可以謂從政焉爾矣康子以王子之能於閺鄉也遂序其語以贈王子

送明府張君序

洛陽張君拜穎令將行其弟道夫之同舉進士者咸餞之都門之外余因以告之曰君舉鄉試高第出而為令則一縣之民亡有老幼貴賤悉君以主之有事出片楮走小隸雖豪悍者其不震疊恐懼應無以前也有所往焉擁數人於道揭蓋指辟人皆伏避悚慴莫敢正目其於人可謂威而於已可謂榮矣含冤抱鬱之民召至號堂下可數語而決不經時累月有所裁請其志可謂行矣其祿足以養十數口其平生之學又可以及之於後生小子無聊之民雖有

天子不能盡濟而令可繼而為之士所以抱之貧賤之初而伸之官守之際宜莫有如令也令非有安靜無惑之德則終日擾擾於民而民反病焉反苦施設號令反滯而不行而貧賤之所抱與所欲致者反因以自困所謂榮者反又鬱而莫能享於乎此亦難且甚矣君嘗自謂夫苟有所受當有所振奮務使出於俗吏之上今既不有以受乎吾閺穎上民甚疲敝其習積所至可知也君在鄉里素稱有見識能磊落於事而苟又以安靜無惑主之於中穎上之民吾知免矣

送薛藩卿序

薛子來吏部領湯陰令至行友生故人既為飲食以餞之康子復酌而告曰夫令者蒸庶之命而

天子之衛也昔薛子在太學也必曰吾苟終無所受已矣使吾能得百里之地宰之吾庶有以廣民之惠

也吾廢幾不廢官守之命而使吾所受者能直也今不已乎夫湯陰之為政也多須給不就道理故民安然悴紛然散雖善政者不得挽也刻薄承誅之吏囂之於前而虛怓不近事情好已勝者又壞於後惡可得而挽也夫薛子宜不可易而弗慎矣凡湯陰之民朝夕而望咨嗟而論者必曰吾曷能有良吏使吾能安也曷能使久而惠我不為時勢所易使吾不忽然安又忽然異也由民之情觀之所以朝夕望其吏之惠已盖惟惴惴然恐弗久矣薛子宜何如哉夫吏之為道先民人後微敘夫所以先民人之道者非區區

私恩小惠不刑其惡不安其寡君然於上信其所之而無有事也亦非廢其徵納之令滋養其游手不實之民以獵惠也凡所以教育而興起安養而培植嚴禁而遏惡皆而先之之事也事不務此而以回護姑息焉故夫頑者滋而善者困與務徵利剥削使民饑而死者異也向同薛子在太學者來嘉會泰世觀吏宗道馬伯循東希漢及余七人也唯薛子於吾人則純然長者其所設施者固與俗吏非矣然吾又安得不以斯言望薛子哉意若曰必若是乃所以為薛子者也

送李盩厔序

浚川先生有高弟李君來知盩厔先生殊重之以書貽予謂君畿內名士器宇閎遠學識淵邃顧所治伊邇宜有以知其為人未幾君之治行名聞內矣今年冬十一月君將覲於
闕庭盩厔貢士袁君介夫與群士大夫介學生踏汝成范希浚應詔來請予言贈君之行予惟君在盩厔凡三載秉職遵度不以斯須有間雖豪華欺詐之徒百方負緣無能得君一嚬笑以為可入之漸其有名位而心志卑下者迺其知倦或讒誘相加詭誣相效

確不可動予每以浚川先生為知人若盩厔賢士大夫與厥庶民小子則人人愛戴於君如恐弗及故撫按藩臬重臣莫不以君為難能薦疏奬檄紛來沓至有是心行是政若谷應聲若桴應鼓所謂賢之左右逢其原達之於事無不可也君行矣吾恐聲聞既久
明天子徵賢之詔因覲以留於君或任臺諫或攝部司骨鯁之風建明之益斯又遠及於天下不但盩厔之民蒙其愛食其福而已該曰循遠踏視近步堯舜之治本之身移之家推之國與天下而已民之疾苦休息天下之民亦盩厔而已君見浚川先生其以予

言質之當無所異同也行之日士民遮道老稚旋覩扳留之意感激之情有加無已與役之疾首蹙額惟恐其去之不棘者有間矣不亦榮乎

終南別意詩序

東谷子將以二縣之政上績吏部盩厔訓導王劉二君洎諸生以書抵予屬予序其所賦終南別意詩以贈東谷子曰有是哉質而不文實而不誣素而不華是所以贈東谷子者耿而讀其詩逆其意勞矣而笑遽矣而問曰夫俗者世之所恒踵而不變者也贈者人之所欲重而不抑者也況東谷子之在盩厔也良

治及於民善教被乎士子夢見諸生之感乎東谷若收義之在文中蘇呂之在明道顧不若恒常緣旃巨帳而一帙之紙數行之書不亦簡乎曰非也吾東谷先生履素抱樸黜浮抑華執理奉貞與諸生接也必上引古昔下窮纖細非矩不導非規弗循非義弗悅非仁弗親乃若浸辭夸服厚幣嘉筵其覩雖麗厥敬匪真諸生奉明教契玄德遵逸度曾不敢以是瀆陳於先生之間也一帙之紙如吾先生之素而不細數行之書貴在道意畢情美之非諛懐之非偽蓋言以因心辭以達志古之人皆用之況諸生於吾先生之行乎亏應之曰此諸生不溺故不放俗崇正則辟夸炫正所以知君子之德者也言出乎心而本乎事情發諸理而因乎實前言蓋舉疑而發幽因似以究真乃不知東谷子之教一至於此古有之曰治與理視厥止東谷子之所止既如彼矣子諸君之視之而得即之而具古人豈欺我哉於是次第其語以弁諸終南別意詩之首

送東陳留序

陳留爲開封大邑民疲而才匱道衝而使旁午始吏部以希孟爲陳留希孟曰吾奚以是難也吾行當如折枝吾雖日高枕焉事亡有不集者明年有來自河南者誦曰守令者能悉如東陳留天下可亡不令之民而窮者疲者無所賴者可亡有不遂也或以聞余曰東君可謂豪傑之士矣彼年且弱冠也陳留又如彼其厲也而悍民老吏又如彼其衆也雖使數爲刑法者往令之且莫有不敗君獨易易如彼也曰否東氏所傳於希孟者今且幾世矣其先人之故行希孟有弗存者乎其遺書有弗訓者乎其民人之情逆順之勢有弗志者乎夫惟希孟之皆能於是故雖以天下國家之大且重者責之亡不集者矣奚但陳留哉

今上嗣位之元年秋八月希孟來考功吏部縉紳大夫爭欲識其人究其事欲傳其所為若不容口也希孟笑曰此聊以行於彼民因其所可被而為其所可加爾非吾所以存之於先人訓之於遺書志之於人情者也有用我者我安以所為此者而已也余聞之曰夫天之生材也恒扶持培息之而後用用矣故無有弗利焉希孟之材蓋所謂甚美者也使不能自養為自扶持焉培且息焉固不能復所以為美矣然希孟之用由是將甚大吾所願在必用希孟使為振奮其敝以復

祖宗為民立極之故爾希孟又益大養其事以待之雖傳記所載何以尚焉以希孟歸隊留也故吾猶以斯言道之

送歐陽明府序

太和歐陽君以弘治壬戌來治武功三年乙丑致民與政歸父老皆不忍去君相率留君不可皆相望以泣婦子相走以餞市者若罷聚者若散耕者以趍閭者以駭狠藉紛錯踵接於道於乎由君之前知武功者多矣其賢蔡美稱於君豈相後也於君獨然焉可以知君所為矣吾見君之行私進其走者泣者與相舉者問之曰能薄官以惠吾吾受福君弗知也里長能以科役擾吾者自瀆而無得也有役事吾辦吾事即歸其負者不剩而市井鈎利者弗能施也始大異曰茲固君子之政施而不從引而不自者也既而士大夫父老為歌詩贈君焉余以君能善已以致民事當有訓故遂以此序之

送武功丞李君還高平序

昔聞麟遊丞李君之政聲若不克見也乃後數年以憂制去既而起復吏部則以為武功丞武功士庶有傳遊麟遊者相語諸人曰此所謂李麟遊也乃至是

乎行必有善政及於吾民矣予聞之頗甚喜乃君枉訪予與之話言翩翩然長者也有學以蓄其用有政以達其學政出事立上不抗令下不藝民傳記所稱奚加焉予則以為益友時與之遊游西山虎道古昔玩詞藝知名之士未能或之先也今年秋偶以微疾求去曰人生適意耳吾老不能副丞丞非所以優吾之老者盍歸乎來以與二三子遊於里閈誦說

聖君賢相太平之業暇則教其子弟使為善人於焉終吾之身不猶愈於日匍匐車塵馬足與簿書筐篋之細哉狀既上撫按藩臬皆重君之才名不欲君遽

去君不待報飄然以歸武功士大夫重君之行具以
予言贈君然予且老矣安能以殘羸之身應酬賓友
之請寔有以重乎君之為人是以呵凍為此使後之
人知君之才之美果有以感乎於衆如是予竊怪世
之人徇利輕已不知歸為何事徒以妻子之奉為不
足而日孳孳乃或至於殲其身而俱棄者君年才六
十又二體強力勝方將有為以速後勛乃於富貴之
際視若敝屣畧不以為意念與所謂龐眉皓首浮沉
利途者殆天淵不侔矣豈非養之有素決之有勇高
出物表者哉君家嗣良臣嘗及予門勤學善養將來

所就當為名人不但取科目拾青紫而已君歸以方
盛之年優游桑梓終厥天年鄉人稱之後世誦之與
今日居陂大位驅遣放逐而戀戀不捨者回視殆不
可同日語也良臣勉哉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記
曰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他日陂顯頎發榮盛其亦澹
焉若無以克肖而君之行事可也良臣勉哉予日望
汝之自礪以為予與而君相友相厚之勸焉耳

送邵銓序

崖州邵某以禮部乙榜除為來賓教諭將行於官其
友翰林吉士黃子實以予述序以贈邵君有氣岸能

尚志由由然合於古人之道也夫以文字試禮部者
凡試幾四千人四千人者皆又於其鄉亦數千人摘
而舉也而但以三百五十人其舉若以遺矣意而欲
同焉字字而欲稽焉繩尺法度錯錯而欲亡有背焉
其豪放不羈者故恒弗逮也邵君勉哉夫士固當欲
有以遇也遇其人矣不能有以立遇之道夫猶不遇
而已夫繩尺法度雖非所以盡士者顧求之者率是
用焉苟豪放不羈者稍自裁損就之則天下莫敢京
也邵君勉哉儒學之官雖古人所重者吾無以願邵
君知邵君所負者厚可以有為使　國家風化於世

者益隆也雖然吏部所以予君來賓謂宜可以小試
君也來賓之教果弘而弗庸焉則吾所以望於君者
益以信矣吾所以望於君者益以信而於其身乃猶
有弗遇焉茲可以謂命而已然而如君之所負者固
未有終其身淹也

送陳學諭序

予為生員時在學迎先生坐堂上日進以俟指揮者
一年明年余舉鄉試試禮部下第又歸歸而復以待
先生者又一年明年會試舉禮部又第進士又明年
以母思奏乞歸里由歸之後得朝夕侍先生者又兩

年九年之間或離或合相參半焉亦可悲也今年吏部擬天下學官之賢者加擢以示而先生以擢去吾里由是以往至老且盡焉能與合而語者又安可知也門生故契於是餞先生西原之陽又相為歌詩成也相率屬某曰子當序夫先生之擢雖無甚顯且貴由學官之資視之非舉人與名色大盛者雖有異教莫由也人言學官寒苦不若有司能顯赫施設今先生西焉藩臬鉅公舉為粮儲以廝役奉彼以邱吏治百里者能有是否也王按察憲部督學政如彼勵也循惓惓先生先生亦如無聞者是不可以覘所養耶

先生往矣鳳縣之文之士豈於武功相遠哉惟不以盈滿為心焉殆必有足觀矣

贈武功丞王君序

自漢中有事以來於今五年矣民苦於誅求至不能供應常賦而甘肅寧夏諸邊虜大舉來寇餉益用急於是

上命戶部郎中遼東張聞夫來總之張君入關幾一年其賦足而民不貴者獨五縣縣以武功為首盖於是嘉君與其令之賢且能也為之奬勵焉士大夫率來請予言贈君夫君信美矣才矣尚知所自乎前山東許升之宰安化以累賦不可償至謝事為學官武功視安化則民又貧不可應若賦反易於安化者盖其所由來者漸也弘治時汞川宋侯學通來宰邑然先事務道使民不畏徵取而又芟除里甲之弊民人徉樂業情逞益是時宋侯以九年在武功故治久定如此宋侯去十又三年其法稍解矣得濮陽劉侯紹來篤信愛民一能持循其法凡宋侯之約束未易也故雖多事且饑民尚能備賦不乏此其故在養之厚而取之節也君行事平易又能徵不濫則矣宜其到郡邑奚啻焉夫今日者來日之視也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君盍思今日戶部君所以勞君諸以何民之所以急赴其徵賦者以何貧累之邑所以能先於大郡豐縣者以何盍慎盍戒毋回毋驕恒以斯心佐令頋民則尚有巡撫之推舉

天子之寵書延君之美至於長久不但此而已也君勉之哉

贈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藍公序

夫志大者器宏才厚者德溥此古今之通道也惟宏且大也故聽參而用博小利近勸勿撓焉惟溥且厚也故持重而不誇盛位俠勛毋動焉二者事異而理

同道分而究一皆俗儒所難喻也故天下無事則可以徽猷而嘉治有事則可以戡定為安輯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者

明興百五十年學士大夫口不綴詩書之誦心不廢經綸之想志非不皆有才非不皆長也然以之治事而事或乖修業而業或廢者器有所邦宏而德之備諸身者必也歲自乙巳以來蜀兵初變衆才不過數百至易擒也當時用事者一失其會遂至不可以為浸淫五六載寇益盛攻益難合三省全力不得半勦此其故非兵棱將變也繼而劉齊諸盜起中山山東

山西與河南徐淮諸地所過殘滅無釜甑之遺男女幼壯者被掠老弱者蒙死江西諸賊乘其餘胃益又驕悍難制當是時

上蓋數以戡定之勳責功伐名譽之臣矣銳者或闕於持固鈍者或廢其幾宜明者或過於輕忽暗者或昧於策理四者非所以用武特勸也然是時亦能殲賊而安壤者固有所謂志大而器宏才厚而德溥者陰以維持於其間銷其變而已其患也夫承制備蜀三省之兵關中為最盛也自彭公之西也其奮擊之士才數千耳數年滋蔓難制之寇不待彭公來所以不敢再窺漢沔以掠關南之民此其道非騰遊說攝靡寇志也禦之有緐而持之有數得長者至誠惻怛之守綏懷其民心堅厚鞏固寇自不能窺也故予嘗私論之曰蜀漢之盜非藍公無以成彭公之擒非彭公無以見藍公之慮此可為百世不刊者也玆聞

上以藍公為南京刑部侍郎公行在旦夕然平蜀之勳終始由公甚多吾關中之民所以能保其屋廬田彤者秋毫皆公賜也因著其所誦說者於篇以贈公使夫功伐名譽之臣凡有當

寇患之責者皆知其自進而不內民於溝壑而莫之知也

對山集卷之三十

序

送劉正夫序

正夫教乾州之三年辛酉浙江聘校鄉試又三年甲子山東又聘校鄉試比行山東也余適在里中為餞且告之曰 國家所以重天下之士者恐他所衆或未能皆若人也故以科目為士子風焉耳目又恐所得者之或未能皆若人也故以校文者為有司慎焉三年之間一鄉之士砥礪磨淬精其所事期以得售是試者至壯且精也有司者方且汲汲焉思以求五

於考校之官考校者則宜若之何以自直也吾聞古之名臣其自謂必曰吾何以能直吾受也庶幾廣得天下才識之士使之具位已焉今日之行正夫豈異彼也其所自待於平生者將由是可為矣況正夫理深而詣精明遠而見博雖鬼神之變天地之化靡有所遁也奚啻文章之士哉山東之人將由是有斷然鳴世者矣

送王大道序

弘治辛酉春余以禮部程期所迫取文移布政司州府時與大道及同年劉楊二子偕焉余既以其夏赴禮部又兩月君始至吏部吾以君磊落美儀宇謂曰若君當不負吏部未幾吏部以君為榮王府典儀鄉人有事於京師者莫不重為君惜君陶陶然方若以為所分定也嗟夫君可謂能於所難者矣人有一技之良與不華華然求以售之售非其所直又莫不悻悻然以為怨裂其器擲其所食號沓呼叫無所不至若休休且樂以羨焉夫孝弟忠信修之於家而熟之於身其發之也文章事業可以善俗澤民傳之於世其不得見又必委委乎使勿謬於日用之宜高官豐祿不足以為泰窮居對處不足以為否故問鍰非辱

而華冕非榮也彼官之崇否吾命焉吾何以所不易者易彼也孔子曰奚其為為政是亦為政如斯而已君在王國一邦之典君實職之君當憤於無以為效而欲一振以快於心不能由是致之是終無可快者也余切惡夫相知而不相規使相與之誼有缺焉故以是為君贈之

送王瑄序

安定王生將上太學因過武功拜余於滸西之堂與之飲食之已徐以語之言瑰然奇也曰嗟乎慎之哉生之行也夫有財者謂之富有位者謂之貴富與貴

非在我者人莫不保之況君子之學與道得之則可以為人失之則不可以言士烏可以不保乎哉今吾觀生之瑰然奇也益重為生保之況生之自待乎諸生有為五七字詩送生者請余題諸其首因以斯言書之於乎生尚念之哉世將覩爾之瑰然奇者無窮也

送黎尹吉序

天子即位之始詔天下徵學行多聞之士江西省府以黎尹吉來京師尹吉至京師不以文移見吏部隨以辭去人皆以尹吉薄世利不欲區區就官職之事然不知實能否也尹吉所以聞之鄉人升之省府之吏其心豈不以為可以有為其時而售其所抱也士之仕也猶女子之嫁也使誠不欲就官職之事則彼且弗至矣尹吉之學之道吾不可知使其至也有將而聲焉重而揚焉則彼且慨然留也吾感庾士者之義又嘆尹吉之無所遇而去也故說以贈尹吉

送尚子序

尚子既遊京師乃思南望嵩洛由華浮渭以盡三都之盛康子餞於都門之外賓客具至俎豆交暢酒酣屬客賦詩以贈尚子既又序以告曰夫士之所不得志於有司者奚啻一尚子哉由尚子之所處則何有所不為也昔角里子長為三五之論凡天下之善喻者亡前也北試燕趙韓魏之間卒無所遇闚秦楚之王之聲往之侍者怫悅曰以子之才不可當吾君躍叱子長曰若是乎方之無良也毀冊茹蕨居於嵩山之陽終世無悶焉君子曰子長之志大矣夫尚子豈以子長之為美故不欲有顯於世而以毀冊茹蕨為哉顧吾不得有所遇爾夫自耿耿者觀之猶亦不得所售則號叫奮怒無所不至彼且恬焉不以為意而安為是豈無所有於中也吾庶幾為引之曰尚子是行山川之盛太平之跡則將既覽矣苟如曰既覽之矣則將曰天下之事皆如是而已矣盍如以古今之迹引之於寥終日以坐望之曰吾姑以豢吾婐焉耳矣則孰將為尚子靳哉雖終身為尚子者可也

送陳茂之序

古人養子必教之以詩書為有義方父教而子不之學則固不足以謂之能子子欲學而親靳焉雖有良志者終廢弛不作而已故親也教之子也學之然後子有善學之益親有善教之譽中養中才養才而人樂有賢父兄也長寧陳茂之有子列師族子朱嘉余

因求嘉識列由列又以識茂之之能教也列性雅重美儀宇學為文華駸駸乎若欲進取如探淵與師友所相謡者滔滔乎有也進而不已烏知不合於中庸之道耶吾於茂之有喜而於列有望也今
國家禮重賢俊之士列之有造果如彼惡知弗為之録耶然列固為人之子斯姓揚名必能有處於大者鄉人以列新為縣學諸生且重其為按察王君之選乎來請序以贈予愛列而欲內諸道者安得不以是為茂之告之使夫為父子者知有所勸也

送施諫序

無錫有醫施諫氏來京師無錫士大夫仕京師者皆嘉其術予其志往往使逼於遊之縉紳縉紳亦皆嘉其術予其志往往使坐而與論述康子曰施之志遠矣夫古人之志是事也必求得其精而已焉不精曰棄事故人有弗榮焉由施之迹觀之豈以不精而已也則何如而弗榮也夫今之
朝廷之上雖一介之士苟受尺篆以往於天下通邑之吏莫不匍匐望也施遊於京師乃揚然與縉紳抗禮焉彼徒托是術以跳人者有之乎施九來兩謁吾吾皆與竟坐不謝去比去謂予曰僕所以至此者非欲以求直吾事也且聊以復僕役爾僕嘗以紛華之亂人也結廬舍錫城之北命曰萬安草堂堂左為軒疊石若山石下引水若池植花木皆極巧勝客至對坐終日不忍去命曰天趣右以為軒但以儲歲入自給非敢為子孫也命曰歲豐皆足以自聊雖不假吾道無苦歟也又曰僕見薦紳者嘗以是而公若得公子論說將終身焉康子曰若之道雖終身與物交不可謂屈由縉紳之予若若雖避若役終身從焉弗過也若之道在利民之生以收益其養者也雖紛紛與物交其道然也縉紳之所以予若若可以光潔不污非以

其後役於外者也雖然彼亦未嘗不於若之道也能由是以開心致其道焉雖安是焉弗有不可也又能扶其危不深其報焉陰隲之所積忠厚之所至雖由若之子孫可世安此矣

壽石渠先生序

夫名者萬世之所榮而道者一身之所積也古之人若伊尹周公雖由今之世不必盡讀其書識其事愚夫愚婦亡有不知其為伊尹周公者而伊尹周公所以為之於身顧亦曰求得其所為爾見之於世而人道之夫固如此不可已也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王公由初出而仕也即著其名聲於名公卿大夫之間為都御史則黔服之民夷獠之蠢稱已盡矣為兵部尚書閭閻之間夫婦之細亡有不傳焉其致且歸也九夷八蠻之遠椎髻弁服之異亦斷然若以一日不可無公者亦奚能諳其書識其事也先皇帝臨御之始戮奸回用正直首起公於千里之外天下之人亡論老幼愚智賢不肖又皆欣欣然喜談而杂道舞手而颺足若將以為可相引與俱於富貴也去年公壽九十

天子以

兩宮徽號禮成大賚天下存問耆舊大臣而尚德尊所獨尊者以公惟先遣行人吳王榮齎

詔幣以往縉紳大夫歡言於朝士歡言於學商賈行旅農夫餉婦歡言於市肆田野蓋公之心未嘗一日少忘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之心亦未嘗一日而少忘於公夫得大臣之位而思盡其道者由國朝以來至不少也獨公與人情如此焉不知伊尹周公所以在當時其生而存也有與否也監察御史楊儀曰士固有曠世而相慕者公今在健而亨而其儀矩也近且易仰苟天下有若人尚紛紛然日且望之若以為或不可及公況為鄉人乎遂率其鄉之人之仕於朝者為五七言歌詩若干首錄以奉壽公於三原里中其既成也故又屬海為序

賀朝列大夫同知常州府御公序

正德初予聞關西有治吏曰御商州能於其官遠近成道之厥後言治者皆不若御商川也蓋材之用於世也善者常少而不善者常多故御商川之名表表與焉嘉靖十三年予往華州經高陵亦數聞高陵有良令然其綱紀文章予未之見及見之乃知為御商州子於是極然嘆曰有是代子之克肖也洎自華返

道長安以歸凡諸大夫之見者無不道御高陵之賢而諸大夫莫不曰是誠令之特賢者父子之間不十餘年同治郡縣於關內而聲稱望與先後無睽豈非人之至難者我儀封劉遠夫者中州之名大夫也過予與語及御高陵則重嘆之以為難能遠夫嘗為關內監司其亟稱無已必其有所見於高陵君也嗚呼此其易得者耶中庸曰獲乎上有道不順乎親不獲乎上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御高陵所以思事親者無所不至故其蒞官署事凡弊之當革利之當興舉無不有以求至乎其極是以動之

而信率之而從高陵四境田無不墾而業無不安此
可以為遠過於人者矣予嘗私覵近世英俊之士率
修於家而壞於公慎於始而怠於終故鄉高陵執此
以往毋驕毋縱則令之為郡邑者先後無以尚高陵而君
子之道終身無憾矣將來為臺諫藩臬措此以往古
之人亦何媿也高陵縣丞梁君温典史韓君鉞以二
俊士謁予云朝列公近以高陵君迎養官邸某月日
適其初度欲予有以代其稱頌之意然朝列公善政
良治商之民庶今猶懷之而不忘而其休勝至願莫
不以千萬歲與朝列高陵君嗣歲有邦惠迪克孝則

高陵之人之稱亦猶商州之民之稱也朝列公親見
之親聽之則其心有不待鍾鼎而榮者士大夫之孝
孰有加於是者詩曰繼序其皇之是惟高陵君之勉
之而已矣

壽封君陳北洋八十序

予以春莫有事晉圻過觧池邂逅小濟侍御聞其言
論覩其行事信古今人言齊魯之多賢也乃數言北
洋封君之德是宜有吾東渚公之賢予曰東渚公之
賢則嘗聞之士大夫矣乃北洋封君之德若此微子
之言吾將奚以知之夫北洋封君者陳公敬仲之後

虞舜之苗裔陳在
明興嘗有顯頎矣顧中衰至中復公以富知名齊
中世與郡帑將有當時封君繞弁冠也曰父老矣
節財用勸懋風神將焉裕非以恭無能承幹
在年勞後乎於是請於中復公求代其事中復公
門今齊中家山海之者將千家皆仰生於吾吾惟
制量適中故人人樂吾息吾慨汝幼且弱或不堪
是以失人也夫人者之聚也人一失則財不可得
而入非所以長富之也封君對曰兒頑小弱弗似
然亦嘗見大人之矣請少試而後以代何如

已而中復公稱善曰吾可以息矣於是小大事咸予
封君為之無弗當者人皆樂為封君之用曰是奚翅
吾中復公哉中復公喜封君之能是也安居享裕復
數十年而終封君又愛好其弟皆教之篤迪行誼而
親就師友故諸弟皆有長者之風名於齊右惟封君
孝道顯明使中復公內無遺志故能獨饗高年如此
封君有四子而東渚長也封君以其秀慧有度歎曰
陳氏不綴簪組之緒三世矣天欲興我先人之業其
當在是子乎於是擇師而教之不數年東渚果登甲
戌進士為兵科給事中以至今官公輔之望增重

闕廡俘獲之以京行當世季子編方將以盛年而進
大業其將來所指豈必於東諸戎今年戊子封君壽
登八十小浙江壽於封君乃走使至澥西以壽序
述封君之懿德因竣事東歸致諸封君之堂焉夫封
君所以悅乎中復公無有弗盡也故中復公享高年
猶遐福齊得之區未之能先也今東渚公所以悅乎
封君亦無有弗盡也故封君享高年猶遐福豈惟孫
曾之區雖方宇之內亦未之能先也詩曰教誨爾子
式穀似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封君之謂也陳氏之
子孫可不日求厥德以似封君之大美哉

壽趙母太安人李氏七十又六序

太安人者汴之祥符人也歸我封承德郎吏部驗封
主事長垣趙公生三男子其季者即汝承今知西安
府汝承痛先大夫不得終禄所養幸太安人康強在
堂乃奉太安人來西安備享榮養將以無疆九月廿
九日誕祥日也汝承率婦子修撰品物稱壽於太安
人而關內士大夫者僑處氏小子莫不咸以為美而
樂道之於是汝承之友生武功康海序太安人所以
享榮養備壽考之義獻諸太安人之前而壽之曰昔
者海在侍奉時以汝承同年進士有偉名瑰行甚怪
其必有所由來乃詢諸縉紳先生得知封君與太安
人之為人未嘗不拊髀而嘆也曰嗟乎鄙諺有言鸞
啼鳳鳴驥走神駒其言有然矣夫其言有然矣夫夫
將滌之水無廣渚三戶之室無寶藏其幹修理博者
非兩露一日之養也然是時汝承方以主事在吏部
米襟袂庶幾其是非得失蓋茫昧莫窺也即雖識其
為君子何能曉然存心深信而不疑哉乃今來知西
安夫西安劇郡大府也以中人之資居之雖精心殫
思加以年久尚不能保乎無所利罰滑沉動至鉅萬
而明任述而難行況敎務為而近緣其使百姓不安

恭君汚吏之網羅蓋絕然甚敕而汝承以君子長者
之心存而施之速矣而能詳審矣而未緩使庶民小
子如出塗炭就衽席暴官汚吏不得更緣以為利古
之稱循良治平者蓋若反媿其為人此於太安人之
訓導封君之貽範何弗契乎明友之所服百姓之所
誦何弗信乎夫孝養之事齊民稍知親其親者未有
不竭力以為也能使其親欣然於心而無所拂其志
意此非鉅官穹職珍食異服所能引誘開協也可能
者子之賢俊善事而已蘇文忠之母太夫人語文忠曰
汝能為范滂吾不能為滂母耶其欣愛喜幸之意若

拯回恐墜者彼豈不以名位富貴邀其子耶古之賢
母其翼乎其所生者大抵如是也夫西安之守
明興以來其可誦說於後世者金陵劉元瑞暨汝承
纔二人而已太安人敎汝承為賢人而汝承即優為
之使太安人就見其至已優於欲為而不逮見其為
況又備享榮養之盛而篤山壽考之道乎太安人怡
然而作繭然而前曰有是哉是可以列之吾傍以示
吾子矣海於是次第其語遂以為太安人壽

吏部楊大夫母夫人壽歌辭序

弘治甲子吏部楊大夫有母夫人　氏年　十又

享大夫之養於京師某月日將與女子某同舟歸慈
溪大夫率妻子跪堂下乞留養以慰母夫人弗說曰
夫所以欲歸者豈獨以汝妹也凡予從汝於官受養
於汝者今若干年且予欲忘汝孝逆汝耶昔先君所
以教子者曰毋忘孝思孝思母以忘齋夫齋者所以
致孝於祖考成福於身而貽諸後也今女為
天子之貴吏能勿廢女職使錫命於予與汝先君凡
先君付予者靡有悔也汝能復於汝家於先君先祖
齊乎予歸為汝以齋使所以予汝者不匱也大夫再
拜率婦子出曰毋不可留誨不可廢盍治戢乎又曰

德也有章善也有似吾弗章弗似曷以訓乎乃請於
士大夫及故與契者賦以章之明年大夫所舉士鄒
人瀕間之曰夫有從者婦人之義齋孝者母儀之道
貴而不忘仁也享而不已恭也肅而不戢慈也受而
以錫惠也四者古人之所難也吾大夫有母如此大
夫宜令焉可勿訓乎乃述序士大夫之賦若曰惟天
監錫令德保吾哲又俾求俾固惟
天子殺懷時及弘禮孝謹使似於後厥夫人萬有千
歲末殺大夫之祿有壽無害不哀不怒無忤無逆觀
及曾孫厥大夫益敬益恢明允厥職以慰夫人之心

受天之祿荷
帝之寵益懋益章庶民小子罔有怨恫俾夫人安焉
後世傳焉大夫曰某不敏不能自勵以光令母之德
辱士大夫不遂不德吾不敢不勉於士大夫之賦矣

壽馬丈人序

吏部主事馬應祥迎其丈人來養於京師明年冬十
一月已未丈人年七十與馬君友者岐山楊武鄠杜
王九思長安王納誨阜蘭段炅武功康海乃共約曰
夫貴壽者難值之福榮養者人子之孝馬丈人壽且
若此有子如馬君偉矣顯矣丈夫之事盡矣夫有其

子固當以父共父也顧有以為壽夫歌詩者所以寫
喜樂厚祝頌情性之道也嵩呂之歌詩乎於是遂為
南山之詩太白之謡長春之曲長春海崔之歌翁海
曰唯子序以獻之丈人丈言外而道内非原始之辭
論續而昧微乏知本之指方馬君之士也丈人曰以
教之曰吾弗欲備以貴我也欲反身以善使生爾毋
忝也故馬君衆進上壽人曰丈人吉也然弗吉兩滿
為令馬人曰丈人弗吉也然弗弗善其飲辭名善
史也乃曰可矛可予故由是人之知丈人之所以教
子而朝夕莅者所利祿貴富也夫惟丈人之志不以

利祿貴富也故馬君何非節誼桂行故信之於朋友
治之於有政匪然深砥然正無有非鄙矣夫然後丈
人之心亨焉適裕焉愉也非若高堂巨厦可如此窮
泥也氣之矢乎焉且弗可自用矣夫惟亨焉適裕焉
愉則浩然者成以充而不窮故能高年遂數百歲罔
有僊息丈人之壽宜若諸君之頌矣敢遂以旨酒上
千歲丈人曰唯唯予雖不敏請服膺顧有以永承君
子大夫之惠唯君子大夫之若爾

送薛藩卿將歸河東序

親有壽考福祿之盛此人子之至樂樂而無所為著

則其心以為未也夫其心以為未者吾何幸得吾成
立使吾親有以自見其果然而吾又果見吾親之年
有若此又以顧同為人子者或離或合如彼之不齊
也故必有以宣寫其意乃能甘心焉當藩卿在國子
時語海曰吾親有三子親以吾三子之壯且有立也
日無所縈心焉幸他日得再試禮部能弟吾之名則
吾親當七十又幾即必益廣其志今年果弟進士又
日他日何幸得以便歸以壽吾親使吾親歡心焉今
年九月戶部采以罪例乃藩卿送逸因得便道歸家
稱壽觴於太翁膝下夫親之於子所則若當獲則其

所處必常裕不困也藩卿弟進士於京師大人雖千
里閑也對矣況歸而壽於家乎今藩卿之事盡矣備
矣不可加矣吾何能復言矣藩卿同遊及同年之遊
者因藩卿之歸皆相為歌詩寄歸以壽其大人其具
成也乃屬其友康海序之海序之如此

壽劉母太孺人駱氏膺受　恩祉序

監察御史新野劉君有母太孺人駱氏今年七十又
八劉君以馬政出按隴右事竣北上將便道以壽太
孺人太孺人封特
敕辭有祇奉

新恩益臻遐祉之語君因表之以為
恩祉堂卷關中縉紳大夫洎仕於關中者咸為歌詩
以壽太孺人詩成後以予為序弁之其首予惟人子
之於親也莫不思有以尊榮之顧卒有所不逮亦有
位極公保而親不能霑一命之微者劉君服政之初
太孺人則首被
寵光如是是宜君表之於堂歌咏之頌美之歆欣愛
重不能自已如是也夫欲報親之恩而尊榮之則
上既以恩祉錫我矣
上之深恩則君宜若之何而報耶御史之官職在監

察又與諫官同論時政所以裨益
上德安國民命者係弗細也於此而有以盡之則
君親之恩庶幾兩致之矣
國家於馬政建官置牧所以給邊厚民思甚遠也關
中則兼茶法以御西戎行茶之地詐偽滋私宜矣而
西鳳諸府既不通番又何苦校巡邏之卒如彼焉者
迹歲諸君所行二府無辜謗讟前後千有餘人予嘗
以為設使邏卒以馬自贖百姓或且變易產業共求
厥生也君來關中頓首蹙此弊予聞之乃用服君獨
識大體矣非太孺人之教所及耶詩以令妻壽母頌

郡侯由斯意也君之子孫其昌大炫赫又將如臨沂
之王矣乎詩曰君子有穀貽子孫太孺人之謂也

壽馮孺人序

某少時先人為某求師傅之賢者得故迪功郎內鄉
縣丞馮公曰可以正蒙吾子矣及將公之門一時熙
樵之子獨某首蒙許焉幾三載作者明難者漸方以
終身得托公之門有所成立而公以病在卧又踰年
而公歿矣時余雖尚童子亦能知所感慕不忘於公
距今十又五載余戊午領鄉試壬戌第進士思所由
來秋毫皆公教育之者恨不得少有所報以副公之

意又尚以何日得歸省先壟奠於公之墓旁曰此某
也此公所奇而予之者也顧官職之守有弗能焉鄉
學生蔡廷秀蘭楊汝佩珂以書來京師曰馮孺人今
年壽九十君舊事內鄉公宜思公之德以壽孺人夫
公之在某者如此也余能以忘孺人哉孺人有子三
人今所存者若時宜君勤苦問學行必科貢於禮部
客為家兄淮婦舅康氏於馮不但師友之益者也孺
人慈孝恭和之德式於里中莫有不心慕者則其壽
等之未寧有既耶為繫之以詩曰
華堂軒軒維邰之麗彼美淑人寔邦之瑞

部原訏訏維雖之嚌彼美淑人壽千萬年
壽千萬年從以孫子各服乃生維德之似

謝玄暉集序

玄暉集舊十卷宋以後止傳其詩賦五卷其五卷者皆當時雜文不如詩故不傳也劉侯知武功之二年一日來游西別業見玄暉集嘆曰古之言詩者以曹劉鮑謝今曹鮑刻本矣獨無劉謝幸覩見有謝今已不刻如後世絶之者則自余咎刻成余撫卷太息曰嗟乎玄暉詩盛傳於當時及於後世且千有百年也由昭代以來且百有數十年也亦莫不成愛其詩

思見其集顧奚無一人刻豈弗知愛也利私見夸㮣掩昧希乏為勝耳本多差謬卬隨王鼓吹曲與涂府所載頗異他何可言哉或曰此集本或共質直蓋不然自開成以來詩人務以奇靡鑽研為巧雖當世名作如李杜弗學之矣又安肯軼代越世哉故雖刻本亦少好古之士或往往抄録備種數爾又惡得不謬劉侯名紹字繼芳濮人

孝思倡和詩序

同知臨洮府畏庵李公治倉場河橋事於蘭州執矩正法滌弊慎材吏民罔姦渡涉允利去之日民為祠以祀比年乙未巡按御史文江胡君因士大夫耆舊黎庶之請為撰德政碑記載行事再二年丁酉畏庵之子□霍君以名御史督馬政來陝至蘭州拜謁畏庵□祠下思協之餘若弗自勝觀者人人咸悅以為公之治行如彼天不吝報施諸其孫乃生對霍君英敏特絶有祖風於戲惠衷度端已大物先後所無其士大夫耆舊久各咸為歌詩詠嘆其事知鞏昌府袁君聞之與隴西士大夫倡和其事既乃裒卷命曰孝思倡和以予序諸其首予聞君子之政始若澹然無與而其微也久也人人含而味之如醇酒在飲不自

覺其醺然矣故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霸者之民驩虞如也夫驩虞所以不及皞皞者以其無所於久而已予縣當弘治時有永川宋侯為知縣蔡縣曹先生與內江趙先生為學官三君子者其初去縣民雖思然無甚也延至於今學士大夫與庶民小子則人人誦之時時道之以為安能後有三君子以治吾教吾也故予嘗以為身在而感者驩虞者也身去而思之不置者皞皞者也蘭人之於畏庵公若是者予故列之卷首以示為民之父母者擇焉

對山集卷之三十一

序

横渠先生經學理窟序

此吾横渠夫子之微言而門人之所記也故曰經學理窟若以為衆理之所聚其淵若窟而出無窮也予嘗細玩其辭說其於天下之理若指黑白而較堅脆言不虚越而理皆深造見之於行事無弗逆矣宋儒言治要之躬行鮮而粉飾無若夫子蓋周孔之後一人而已予友陝西按察副使山陰成君質夫非守鳳翔以郿為夫子之里思欲表章其道會巡撫都御史

灤江王公汝温行部至郿而分守參政石岡蔡君承之與陳横渠祠堂敝陋弗稱請公更事脩撰以表後觀公欣然從之遂以其事下蔡君及分巡僉事王君濟川與成君成之既而又曰廟貌者一方所仰而著述萬世所賴也東西銘正蒙語録世或盛傳而經學理窟與文集經説雖士大夫亦希覯矣召求而刻之廣厥視乎石岡君曰某幸有經學理窟可以勝繕於是出以示成君刻之既成成君以書來屬海序諸其首蓋以識刻時事使後人知所自始云耳而夫子之言讀者當自得之繇宋至於今學士大夫所論要不可勝道苟徵實究其所以而曰能知夫子之為道亦道聽途説者耳豈所以自通於夫子之門墻哉君子弗取也

送東谷序

東谷子由崑山改盩厔居盩厔者三年乃以考績上京師過予為別又十三日往餞東谷子於思政之軒覩近迺往慨然興懷焉於是賦詩悲歌以贈東谷子詩成遂序以書之於卷嗟夫士於戎居莫不以天下之道是是而非非謂如契以要貸也然而天下之事恒出於精神思慮之外蓋有是矣而或非非矣而或

是者於是聖人之道不能信於天下而姦詐之徒為其所不當為獲其所不當獲者往往而是故小人亂君子夷狄侵中國遂使士大夫之口善者不知是惡者不知非聖如周公孔子而處士横議蒙疑於當時此其故豈一日之漸哉關中郡縣之吏崇薰耻遵德義者一二人往往憎於多口而貪饕傥倖之徒反冒薦牒此非獨當塗者之過習而不察居而不疑由弘治之季大抵然也東谷子以名進士出宰兩劇縣不幸而當其流俗志貞操潔而上弗知民安治興而譽弗逮蓄仕十年而貧寒憂否不得推餘於僕竪愈積而操愈

固行愈屯而心愈衍何足則豈但可以首先關中之吏雖之天下可也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東谷子由吳抵秦關數千里而所遇析若合符節乃能獨以無垢是居毁譽榮辱憂患吝至乎前累無以動其心由是雖古之人亦已難也今士大夫并古人之難為者而責中人之才乃其所予又因喜怒而重違其本指由是雖周公孔子立乎其前未有不非之者此其意非其非周公孔子者苟其名非且與丘則雖百周公孔子無非可非者也予有別業在彭施雜閒于民博考其政親見其為人而有美不誇抑咎罔售其過安歸

耶東谷子行矣然天下之廣士大夫之多無有深知東谷如予與渼陂石岡東巖涇野太微者况東谷非求人之知而為是者求人之知而為是則別有所為而不為乎此矣知不知豈東谷之志哉其詩曰惻惻遠行邁悠悠勞我心君子當路岐握手揚清音子實素心者棲遲良可欽世情重雷同薄俗鮮規箴今日送子去遙望南山岑南山秋風發志士意恒苦君如天上鴻我若道旁杜不能久踟躕徙使情縷縷君行已十月君還應及春大道直如弦我心難重陳昌朝借賢逵君子念經綸頊申宿昔意遇主隆斯民

東谷子草堂詩序

王子明叔揭其堂曰東谷草堂士大夫有記有賦有歌予雖不能坐其堂復其盛然讀其所謂記與賦詩與歌者則東谷已周畀無所遺矣於是明叔以序屬予究其名堂之義乃一循諸近代緣名以立字緣字以定號是亦所以備視乎名堂之義而因以致其丁寧之意而已夫名者實之賓也於理也德剛而陽柔而陰而明叔之暘蓋近積其易見而因著其無窮云爾何也暘日也天地之體如此其大且遠而其運如此其無窮非陽之為德則息而不長而以暘與為之麗

則暘又陽之精者故其光輝隨運而廣無有弗至乃其究使萬物各得乎遂而無遺故字王子曰明叔者章暘之德也暘之德明而其用使萬物各得乎明遂而無遺其義若已盡矣而猶以東谷識之明暘之方升而昧者融止者進作而愈光久而彌大其意若謙而其實則又要諸其本有始有卒之道也周公於乾之初九潛龍勿用碎之於暘方居重淵者也九二之在田則光漸於谷天下獲覩其文明矣故曰利見大人惟有文明之德故天下之人皆利見也明叔之東谷其義豈不亦循九二之在田耶今明叔登仕版躋

顯頏遵遏堯舜之君以行其所志逆不汜順不豫焉
險靡對毀譽弗侵其剛徤之德又合於乾往而不息
守而不易則又自強不息之義也於乎陽剛者天之
德而君子之道也明叔愼哉君子之道惟無垢故尊
無息故明士大夫之詩若文旣皆言其意而達其德
矣予斯言實所以申士大夫之意焉耳所須明叔益
富乎其所以爲明者以旁照於斯世上而君下而民
近而天下遠而後世一被是明而不窮焉則東谷之
稱將與天地日月並峙而立矣豈非君子之至願哉
明叔曰予不佞予感矣終身從事無斁矣然而烏可

云爾已也于是書之以爲東谷子草堂詩序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平蜀詩序

自己巳以來蜀民不鈴方土罔靖
天子震怒爰命討平川漢之間士馬塡益財殫民困
賊勢益延一時受命之臣弊精竭思文武咸致撲之
不疵隨撫隨叛於是
上命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往終厥勳蓋是時公
已悉平山東中山河南之賊遂督所故將軍鼓行來
蜀乃於二月辛丑發兵保寧群盜方叛走漢綿勢猶
揚熾人心疑畏將謀內訌公曰此若擣鼠宜先塞其
旁穴夫旁穴苟塞何所不擣自三月壬申至於丁丑
所誅獲者萬有千計蜀方用寧川漢咸乂廵撫陝西
都御史藍公屬予序以賀公夫以精不以多以律不
以寬二者兵事之軌道也予嘗聞征蜀將士言蜀中
多嶮山絕壁賊更善附山攀壁千人刺弓激弩萬夫
莫能當也地多草樹窊凹師弗習往往中其伏兵平
衍之野又多稻塍水堰騎不可馳步不得奮一相蹙
僨仆跌若崩加之地氣卑濕餉餽不飽士馬忽已大
半物故倉皇用騎百不能選一此語實矣然是時
士亦多首功者出沒機應變不常哉或失其軌道耳

藍公言公初進兵時先檄各路塡守要害其故所往
來之道旣絕又分職專使糧糗常繼師得宿飽諸餘
紀律之事益申嚴擊者不取取者不擊奇自爲奇正
自爲正鋒鏑相錯毋有易也夫持是以往雖天下可
也豈但蜀方哉公英爽桓毅之氣加以脩涵有素宜
能先覺乎此事功之成捷於影響固非偶然也藍公
與公同事共勳能喜談樂道如此要豈其私好哉爲
祝之曰頌公凱還後以所得於蜀者上於
天子細求所以安而鎭之之道使蜀之父兄黔首如
蔡時各得保其屋廬田畛死不爲盜則公之德於蜀

者不但萬萬世也公以為何如哉

送東岡子序

皇上闡化厚邦勵精天下之事日日求所以安定天下之道乃莫若屏遂詭遇登崇俊良於是吏部以湖廣按察使員
上聞
上遂以東岡子往迎厥勲命書至矣東岡子方以執事在隴西留滯數月始得歸省署戒行事歸時時因過濟西康子之廬與之飲食而別於是康子謂東岡子曰予昔聞諸父師夫堅者不可磨而磷白者不可涅而緇也公抱德履正凡所阨尼者莫能奪也是天豈無意於斯人俾公我疾不殄如此哉天之生斯人也欲致所以厚之之道故既有賢聖之君以主之於上而又必有明哲匡棐之臣以任之於下故治定功成民厚俗美也歲自丁卯以來權臣以刑威持國天下沸然不能安迭賴
天子明聖誅殛而更改之明詔累下矣而主法之吏一沿餘習以喜怒為重輕故
上雖憂勤於治而功效未彰此其故在官不守度民不信法也夫上有所為而吏以輕重渝之是示民以

無措而欲民之有措也民惡得信法而官惡得守度刑者民命所係風俗之本也必有所不得則姦宄緣以為利倖者習而見之翕然萃於欺矣雖百皐不能治一邑況天下乎故風俗日偷而禮樂不興者法敝於下而上不知也夫湖廣三楚之區強勝之國土廣而民雜號至難治也諸滇蜀漢之豪又水旱兵燹相仍民苦於饑餉有不能支一其風俗因而轉移者殆何如也故上以公往肆察之夫持擇者至重而維繫者至繁也以公才德與望之盛固可以使湖廣父兄子弟安厚無難矣況湖廣之民今莫不惟公是望也公其遄往哉東岡子笑而語曰此予素所計數者吾將往矣於是次而書之以贈東岡子正德八年癸酉秋八月十一日丙午序

張舜卿東征詩序

正德六年山東河北盜起官軍捕勦者以數萬計賊勢益盛於是
上大怒命右都御史長洲陸公往治之仍添調遼東宣府兩邊之兵以為之前陸公行於是以武選主事豐夏張舜卿統宣府兵勦西路參將某統遼東兵勦東路十一月中張與張旺率衆寇長清章丘鄒平高

施壽光博興昌樂諸縣而張舜卿度賊必夜抵高麗
鎮於是伏軍貞觀鎮俟叫擊之高麗去貞觀鎮十五
里四鼓先令斬楡棗寨巷口道號分入百人邀要害
餘兵皆遊擊約五鼓鼓譟而進賊急來犯我師盡斬
楡棗所冒挂我師於衢市閧杏蹙斬獲不可勝數而
二賊首亦就殄絶於是舜卿下令曰賊固有脅從者
吾良民不可聚殺先降者當生於是得男女小大八
百人騾馬千數十匹龍鳳旌旆及兵仗雜器二千七
百有奇十二月壬寅賊劉六劉七齊彦名圍花平舜
卿以精兵百人與子俶其㽞斬獲劇賊數十人未及

一矢捷上舜卿以功進武選員外郎子為百戶縉紳
大夫聞者皆為歌詩以嘉舜卿之績命曰東征大捷
詩昨舜卿以少保右都御史彭公之豢來與平蜀其
過時出卷示予予深歎舜卿文學之士能克武有勇
如此聞齊彦明楊虎劉六劉七者巨盜大賊也方其
猖獗時老將宿謀皆唯唯甘後不敢抗一鋒舜卿能
以百人斜其堅闘斯已備矣其高麗嶺之捷張興張
肚者劉齊頡頏之盜也寇淮安立敗兵備兵擒知府
劉祥不一年衆已至數千人直隷山東徐淮諸處所
過傷殘毋敢攖也舜卿一戰遂克使無子遺此非表

表然具熊羆虎豹之勇而善謀能料其孰能然哉其
孰能然哉今蜀地悉定舜卿之功又不知幾何由是
而往任稜方益大矣然盜起固有所繇其繇皆舜卿
目覩而心悉者
廟堂之上寧可嘿然而不求為之所邪鄙諺曰治瘵
於少安病加於小瘥今日者當病痊劇之際者也先
而弗治後何已乎予與舜卿同年又厚誼如兄弟故
既讀其詩於其卷首又猶有是言焉正德甲戌春正
月丙申序

贈楊秉衡序

夫德與位相直才與性尚比非以表物異數其道有
然也故古之明君審官而辨治貴法而準式其得也
吾從而重之允加秩厚爵豐食足使者皆重也其失
也吾從而治之允罷廢詘抑皆治也故明哲不以位
貶德才揜性
明君不以私蓄人腐容盡明此六者可以理天下矣
夫表物異數者
天子之公柄天下之公行也俱高而峙矣有山嶽阜
岡之異俱深而濊矣有江河湖海之異此非言高私
于嶽言深私諸海其數異也故

明君之務在於操法而定式蓋法備而後可以責法於下式定而後可以使下有準故先有此二者然後因位以植才隨治而審官如此雖有僥倖詭遇之人不能雜進而冒至此非厚刑驅遣也賢者尚一一表辯莫失其小大况不賢邪故曰湯有天下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此之謂也吾友楊秉衡守漢中三年吏部以爲浙江按察副使府寮請以予言爲賀夫君之清德明譽彼士大夫莫不知吾所以致意於君者蓋有以寵識

皇上用賢爲治之道雖堯舜三王不復能過也彼法式者上操以臨下也由君在漢中凡所以綜理維持於是法是式者未嘗纖毫遺隊由明主表物異數之道參之使君一日而三陟弗過也况推是哉君之在漢中也廣敎化厚民人斯二者人人之所難也又加之以兵旅饑饉俶儻輸予未嘗一日少間此雖使古循吏如龔黃朱召莫能一朝居也雖非以棲止召也行遠者未有弗自邇登高者未有弗自卑由是以往君位當益弘而負當益重

天子宵旰之上蓋已惓惓望君矣君尚念之哉

送張閣夫序

遂陽張閣夫以戶部郎中奉

勅督餉關中糧儲供費三邊既逾年事幾克成會部至催免逋欠君遂還京師諸公先生各賦詩以贈因錄予序諸其首簡夫諸公先生之詩所以道情悃揚休芬於君之行何弗至矣又奚待予言予聞之先民已然者可指而數無然者雖可必而待也此其故在識測消長逆順之道而自尊臣專柄以來倉庾虛

國家之用益寖寖而弊是此不能察其已然雖嚴刑峻法其有所窺避者皆可得而撥也夫有所窺避者皆可得而撥則弊愈滋法愈嚴國愈空用愈歉雖百弘羊莫能給一鎮况之天下之大乎閣夫之來也嚴於治頑而畧於理疲故民皆欣欣然若慈母之慰己嚴父之救成也夫事之不集者皆得民做姓相挺背也官府之令下於民民承官府之孜孜然早夜罷恐惟逃其先至耳彼悍民做姓欲已之脫者則揚言以訛衆使之勿來欲取以爲利者則負緣縣官報部逞因以所徼爲寄貸二者不同同於蠹敗

國家之用擾小民之命當事者或莫知求而治之或治而不及其真有是故頑者益頑而疲者益倦國非

國家之法弊百姓之抗玩也閣夫深知其弊而特治
其最此於事何不集為教何不遠邪然又明識其當
然之故所為之處者一能合乎先王之道使有所竄
避者莫能肆其姦不屑於條件禁治之末其老成慎
重之氣又足以副其心之所存由是道也雖天下可
也何啻關中邪夫錢穀之事哉
國家自
祖宗以來付之司農者其道蓋可見也後世行法理
事之臣往往作聰明亂成憲洗垢索瘢於民以倖求
高尚之名浮薄者從而效之靡然成俗故賦日廣用

日歛民日病不可支久而弗變則病者且尫矣不特
賈生之癰疽耳閣夫歸見於
上庶幾以所見所行者縷陳於前使盡復
祖宗之舊令貪婪窺佚之人莫能冀用其志則又閣夫
之成事也閣夫勉哉天下之民今以望閣夫矣

奉贈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彭公還
朝序

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彭公既再平蜀盜矣
又比治土魯番西鄙奄奠於是
上以書徵公還朝比過省會陝西鎮巡諸公暨藩臬

諸君子走使來屬予序以贈公謂予知公深凡所以
欲致意於公者或能言之夫崧高之作吉甫斯堪江
漢之詩周邦惟賴公之崇勳偉烈有耳目者所能言
也至於要成功泝源始則有道者或昧而莫宣海何
以當之哉布政使李公者以書責海曰公負蓋世之
勳當
上所禮重此夫炎得志君子道長之秋也諸公云贈
者當以文為貴而儀物不與焉其云文者當以子之
言為貴而他人不與焉夫談美德章國休君子之事
儒者所當此子奚可辭哉於是海即諸公先生之意

以獻之公曰
明興百五十載仁漸義摩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
罔不尊親愛戴此商周所徬難漢唐所無有傳記所
稽不可誣也
陛下承太平之統襲治安之後人康物阜何有弗施
宜民逖蕤御敎彰至仁之澤廣大治之緒乃弄兵犯
敎侮順抗息方其橫時殪驍將掠名城倏忽千里捷
於疾颷此與夷狄何異
上既累詔優撫宜亟首自徼甸匍匐踴擗覲萬幸以從
德心而猶恃冥昧致底天罰兇魁既盡黨與靡遺

使
陛下隆神武之名公卿開戡定之勛血流千里士饜
數年此豈
陛下初意哉故蠻夷雖至無狀猶有可諉曰此王者
所不治地遠俗異也民亦乃爾固非冠帶文物之地
於化反乎不及人久張之紘必更久伏之民難令此
長老素論也鄙諺曰操火者可以偷熱捉水者可以
契令言事以所見為得也保佐之位軫轄之地
上意必欲公與共理此正一亂一治之際其更絃施
令之道微公將誰圖哉盜起於民窮而吏不檢風俗

繇於法弛而皐不當夷狄生於內治疎而外守疲三
者當塗之人所畧而不論也夫瘠民不能以自給常
役尚無以用而使無所不役安不為盜吏之能者務
以羅織求皐掠民無所遺不才者養姦長惡二者雖不
同同於驅民此無他法弛於上而下解體也夫法弛
則維常弗張教化泯廢雖使百仲尼日誨民而導之
善弗能也下皆體則見上所令玩而不從火被督責
反因為怨故訛言興正理鬱禁民自卹其鄉國度不
習於下苟以先王之道加之譬之沃膏然鐵毋能灼
也故

上雖宵肝憂勞與公卿百執事疾志畢慮而功稱弗
臻蓋意亡素定而行失其所先也民者以吏為視聽
者也吏如此民將焉循公奇勳宏勛天下婦人小子
莫不啟而望之海承諸公之請安得不以斯言告公
為
陛下得人與天下生民賀夫行百里者不以九十里
而路言必至也況公之已行將遂足其百里哉

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往治甘肅序

正德十年七月己丑甘肅闕都御史巡撫
上以陝西左布政使高陵李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甘肅地方
璽書既至公於是秉節北行三司諸公咸欲有以贈
公而右布政王公左參政郝公謂予與公厚宜予為
言予惟公在陝西最久由僉事副使數年始移湖廣
湖廣才一年則又來陝允陝西吏民所苦樂雖纖細知
也今百姓聞公往甘肅悵不能留公乃不知
上意所在行將欲公徧澤天下予安敢不盡鄙人之
詞昔公初來陝西予方以憂家居當聘痒痒處處不
能交賓客願心獨欲見公以在京師士大夫間獨公
所為爲難知之深慕之厚也然何嘗待數言即卒能

信公為長者可以大△又此宜與[illegible]吳執諺夫事非[illegible]
及能踰者必耳甘肅之人所不能自聊幾六七載絀
非
天子厚福所庇今安能復有室廬之托父子之愛哉
執事者不以德御下以威立威諸將一切優遊自玩致
虜數梗邊者此非虜無狀也夫內治弛縱不嚴敵所
以乘也主吏狂悖謬妄下所難令也昨彭濟物微趙克
正克易前人之欲以為之賢則濟物雖至今留可也
故因以道居危易以淫居安難此非但可以深中其
情當堂之人所萬世不易者也予嘗由載籍所見心

竊自痛恨以為士無事謂人不已知不能為時所用
以濟天下之艱及用之弗效以徃徃托世文罪以推
患於人此輕他志非求實學非求已耳褒公與予
言即不甚高遠而指趣悉盡夷考其已事則磊磊
然不可得而企確然不可易也卒當諸公之請可畧言
之以見公之所採明乎與公所由厚非比也
孝廟時何與事諸閣言者當時大臣蒙被禮重者
無以言也而公以儀制至事抗疏上論至有與近臣直
言之禍如此況疎遠乎科道言官不得其言如此況
非言官並。

上嘉納焉後有旨起[illegible]延壽塔公又抗疏止之其論剴
切明著可與佛骨表參爭高下
上初嗣位公請慎法
先皇以光不緒叙述
先皇憂勤天下之意與致圖治之心甚有次第小
王了上書以六千人△上自書辭悖謾公乞返所上書責
其不敬之罪令既伏誅然後許史所上書待議其人
數定允然後宥
朝後卒如公議此四者志與學一不可廢也故公在
武選日能發豪權姦抗阻傳奉與鐉之威不能脅蜂

蠆之毒不能螫者公有此道也夫本者末之所資志
者事之所待也由公之已然以望其所未至吾於公
知綽然有餘矣茲予惜日望之

送瀟川子序

瀟川子既有浙江憲使之命於是與瀟川子遊者咸
思所以贈瀟川子或以詞賦或以文學彬彬然郁郁
然有老宿之所未見也夫於瀟川子之行不亦盛乎
康子曰綏乎休哉可以言盛矣未可以言道也道者
積之所及士之所志者也於人以言而不及乎道茶
章繪什奚補焉抉奇窮詭奚傳焉侈溢泛浩宏博偉

大夫闕焉夫濂川子有道之士也工人之贈也以器賈人之贈也以寶士大夫之贈也以言言而弗及于道猶無言也夫欲贈濂川子何若以道而贈乎夫上之生也莫不挾持所抱以睥睨於世謂可以光明俊偉物無不及焉其行之也千百不可一二謂其志之皆非邪此譏於誣士謂其學之皆非邪此謂之抗越弗達於教然而君子賤焉者以其中不足而外有餘也以其亂是而遂非也以其恢恢闊闊竊其義而資其名也故其名雖賢也如所弗聞焉其行雖利也如所弗有焉此非所以語道者也何若以濂川子履之

所及者語之乎昔濂川子其黙而田里也優遊先王之道若將終身故窮居不損焉在臺察也棄人之所易而尚其難教國是以章焉其守府也畧人之所喜焉而先其畏其民生以休焉按察也植善芟狂亟亟然以行於其所聞是非之際生死既難無悔也故於士之守也有大業焉夫往者今之監也志者行之基也濂川子之於浙江何若一視於所故履而毋以易乎夫長憲者民命風俗之本也惟有所弗庸焉故上疑而下不畏民日就於刑戮不可以遷善而緻德此非官有所不能也治弗以事而行弗以理也朝作而夕更加乎其弱而不校乎其強此謂治弗以事以柚縮詖詐而寡教以順吉廢實而滋憤此謂行弗以理二者究民所以結恨於途而上弗知者也夫究民結恨於途而兇人肆縱志意此非

國家之福也故愚俗亂獄而因姦小人逃刑而放寇天下之民惴惴焉被顯於齊人故無惟乎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惟有道者深知其必然故因心以眡物參聽以廣情果斷以杜妄執準以正欵力不加多而效長焉矜不加衆而化行焉舜之於四兇孔子之於正卯是也然則濂川子以為何如或曰天下之人

莫不引頸以望濂川子使之輔弼

天子以廣雍熙之治而子以是言之此但以及刑憲禁令之事奚足謂濟以贈濂川子以道者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不足於此而通於彼吾未見有行焉者也吾聞之也君子之言也不舍其近而踰其遠由是而之也雖天下可指掌而治也奚謂弗可以贈濂川子

送沈仁夫序

沈子在關中也凡五年故沈子能數過予予於是則能有以熟知沈子之為人兹沈子秩使憲滇南矣沈

子以書俾予為別予以疾辭不能餞沈子也乃以其意告沈子而贈之曰夫騏驥驊騄所以稱良馬者以其德足絕塵逸也士大夫所以稱有良治者以其業之居諸身者廣大而堅固也今天下之民所以困踣愁苦不能休息者

天子嘗以蘇息安妥申飭有司使亟行之而此日甚也固征賦之令未善邪何行之百五十年而獨至此棘也夫當近之所行而不易與悉蠲征賦之令而民當益窮何也禁令不明刑罰不當奸吏舞文而欺罔豪民倚勢而噬弱故貧者抑志委心甘為人役而釣

利之徒洋洋然橫行於下而無忌也昔者沈子之在關內蓋嘗求是而治之矣既而何子道亨又惟求是而治之子之治才一年而關內之民瘳如綫纍上吏虐抵鮮實苟務姑息忽經制畧肯綮民安不然故愚嘗以為教化之道在於富民裕才富民裕才之道在於明法禁審罪當刑法禁明罪審刑當矣禮樂有不興者吾未之見也曩於何子之行也既嘗以是告之知何子居乎其業者廣大堅固可以行之而無躓也故於沈子之行也又縷陳之不然焉沈子何子其道一而已矣夫久通之市必始以張之絃必鞠皆不俟先

民之訓而後知者也奸吏豪民之治不嚴徒以區區小過細事詰審覈切非所以求之法治之外者也今之言者曰貴近科擾官吏疾首苦心而莫能拒其至大者然止一索而止姦吏則緣是以趨五倍之利豪民乘以先輸速報者又輾轉藉倚是以什而供一也彼貴近者固莫能遽已矣此緣貴近而民者吾亦不能已邪孔子之仕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而孔子先簿正祭器此所以使自廢其獵較之道也奸吏豪民無所得志於下彼貴近即甚很無厭見求之難如此不俟再求而心已勸矣此姑舉一事以告沈子耳

沈子愛民信法崇德敦義關中來仕者吾徵有多見也民聆聆于上之治已也今已數歲無驗矣予不於沈子望而誰望邪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公平蜀詩序

正德辛未今右副都御史馬公以僉事分巡川南時藍鄢諸賊為患蜀中者已二年既伏誅後復有廖麻子起川北方四起李崖井各有衆十餘萬破瑪瑙關陷南川綦江直犯江津以窺重慶諸軍望辟而潰亡敢攖者都御史林公俊駐軍江津以公與副使何君有敘瀘之捷遂檄公巡川東川東諸兵事皆以屬之

曰賊非君莫可平也公於是與何君約曰副使李君
以施南兵阨綦江路吾亢躡而蹙之火毋與爲夾擊
此至計也於是俘斬萬餘人賊懼走乃追諸永澄增
東鄉巢漁墽箐搵斬獲不可勝紀於是賊日夜竄毋
敢反顧自踐踐死者若積薪刈泉川兵以來此大創
耳然時山谿崕嶮饋餉弗繼氷雪侵洹而又士凍皴
不可支公自徒步躧嶮勞苦慰勉故士人之感悅用
命如此賊渡江北川湖士兵以久役思歸林公召諸
公急還復兵公獨以民兵數千禦賊後賊攻梁山關
新寧公趨保新寧賊遂遁去方四乃道亡公擊牛嶺

酒犒士卒曰吾乘勝追殺彼命卒求語吾衆務必急擊
之可得志也衆曰唯乃進追於陶溪及鳳凰山連破
之於是賊走廣元寧羌掠食而已廖麻子在漢中聞
若此因內懼求撫軍中諸公信以爲然公曰此所謂
急則求撫緩則復叛也吾不能以全蜀之衆受侮於
賊乃縱兵追擊於清風嶺歌舞寺大破之於是方四
賊爲曹甫遂來乞招而自散以自已數千人川東之賊
始戢小矣廖麻子亦自懼於是殺曹甫以遁而公陣
兵進之斬獲不可勝數賊乃渡以江轉川西往來漢城
郡之間以危言索臨江市於是　主者以我師老僨譁

招益堅公極論不可唯飭兵戒士籌計攻討會臨江
市父兄輯子弟數萬人拒賊弗納賊屯新梁相持者
月餘而新梁民又欲謀變殺乃失新梁復縱橫漢州
勢延蔓不可支矣
上於是以今太子太保彭公來視師公首陳平賊之
策凡若干言彭公嘆曰不如公是賊不可平也乃出潼
川梓潼會兵漢州一戰廖賊遂空餘賊以千餘人由
間道東奔所經窮山絕谷皆若流電凡三日追兵未
嘗一及獨公所伏兵數邀之會有
詔進公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屬以兵事公受命益

痛自刻責明賞罰嚴紀律延士卒講要害賊遂不能
更西於是又勒兵刈馬嶺絕其東奔屬副使曹某都
指揮韓某悉以精兵更番伺賊而已出高坪銅鈴歷
抵平桑覘視緩急至燒刀溪戮渠党七人賊計窮始
有志請降遣渠魁二人赴軍門公與期四五日越二
日賊已相率來而俞某亡去旋獲斬之蜀盜悉平捷
上進公右副都御史
賜以
璽書及金帛使賞之嗚夫平蜀之功予以罪在鄉里
蓋嘗親聞焉故知焉公先後詳細如此

國家承平日久豪民貪吏得志恣肆窮人家被荼苦
不能何故奸猾者輒起兵生亂賊又嫺知兵戒弛玩
又每要求招徠縉紳大夫不覈其誠偽輒亦信之故
愈無所忌憚觀漢中與臨江市二事非馬公安可為
也林公觀事尤信彭公納策決機非明者不能皆策
書所載者此其數豈宿將發定邪未幾內江人騷訟
祥作亂有衆至數萬有司議兵討之公曰賊初僅百
人耳餘皆良民脅從未可盡戮也乃勒兵坐境上令
人傳檄諭之其衆果散遂寧奸民挾其三里之衆
曠役四年矣猶弄兵山中以脅其有司公命縛渠魁

十數人餘民服役如初屠戮者當何如也茂州羌悉
衆圍城城不盡闔急公遣人諭羌以
朝廷威德且使入城授方略并以待圍解茂人因謂
焉馬公井云使他人當之馳奏請軍矣夫戎兵之事
聖人之所慎故學鮮傳焉馬公山書生起家有夫宿
將之所難此不可以風聲氣習槩論也易曰長子帥
師以中行也其馬公謂邪予聞梁縣有兇人嘗戕其
居民闔門死焉凡數年有司置不敢問公至悉縛治
之方匆匆理校行陣也而又明法昭禁使教道顯明
非確然長者不能陝西按察使御君文實以四川諸

君子之皆謂予暴爲史官於馬公有管鮑之義嘗有
言以引所爲百代奇勲詩一冊之首故援其事實而私
論之焉

送王克承序

王先生方伯關中三年矣使者師生以王先生數不
理於群口謂承流宣化之臣宜莫有如王先生於是
尊禮王先生有加焉凡仕關中者及關中士大夫初
不識其指意所在皆以使者爲賢明能獨知王先生
也夫自
明興以來承流宣化之臣予於關中得二人焉高密

李承裕與王先生耳然皆直而靡撓清而靡汚予欽
弗渥於俗油然弗媿於心者彼又惡足以知孰可譏
乎其心報乎其譽而當乎其毀者也及其有請於王
先生而不獲也則又求所以甘心焉於是又以王先
生爲不可凡仕關中者又關中士大夫皆以使者爲
不肖曰是徒以市井之心嗣長者之度是卒以自狀
其奸鋭窺論之迹而已是亦奚益於事而奚損於三
先生哉於是王先生翕然若曰我知請恭執事私顧
靡爽爾矣夫行年若吹颷奄欻也我奚可以其窮而
易其穢以其安而易其危哉於是力陳其志而歸

上與大臣皆莫得而留焉於是王先生浩歌以謝焉大揖以謝客又忻然若曰田爾田而耕水爾水而釣吾得返吾初服而已吾又安知所謂毀譽榮辱何物哉凡仕關中者及關中士大夫皆曰若王先生蓋古所謂仁人長者增之而弗崇旅之而弗卑者也彼奚以是爲有無也於是誦說我王先生至於無窮焉下庶民小子號而逐號泣而後先者不可以卯萬計滸西子聞而嘆曰王先生所以自爲者其謝家若是也夫豪傑之士不以丘壑之死而輕於細夫况若爾哉茲所以爲王先生者也於是次第其事以贈王先生

對山集卷之三十二

王荊山奏議序

荊山公以兵部尚書起督三邊軍務丙戌春三月駐節固原問疾苦汰冗懦齊法令謹烽堠不踰年而士馬充斥餽餉饒裕乃人人思戰矣今年夏六月虜長驅入寇公遣將力討平之虜悉遁去蓋邇所未見也進士楊君經取公先後規畫邊務及論列將政諸疏萃集成編題曰荊山奏議按察副使帝丘彔君汝公將遂刻梓以傳托予序諸其首夫楊君之意豈不以此皆公精神心術之流布凡今日所以建大功樹令名者致其夷居所論大抵然也昔公以監察御史治關內其處已行事長老見者已以公輔之器目公是時予方承乏翰林公自陝還京予數與公遊歎長老之言果能窺勢盛德如此乃彔君刻此而又示予以所願見安知天下願見公之緒論者不與予同哉夫事成之於見而原於學故切中事理推之而準動之而善也從古以來聖賢如周孔未之能違焉今天子勵精於上正須老成持重之臣建明於朝都俞吁咈之餘將使天下之民與被堯舜之政至於無窮是又不但三邊氓庶之獨幸而已公以爲何如哉夫

民令固以望公矣嘉靖六年丁亥秋九月六日庚辰

序

姜武功平賊序

昔予以正德戊辰歸見三數處風俗則慨嘆興懷焉曰嗟乎何鈌是者是必將有厚憂隱禍迤邐未艾也否則何至是者居數年乃日日異不同也曰嗟乎其厚憂隱禍且成弗遠也安得賢且才者與告語之特一與卓之力可撥也乃得巡撫都御史藍公文秀巡按御史王公子衡二子先後至焉曰是則吾所謂賢且才者也失茲不言禍將焉致於是以書予二公曰

其地事十年後必有大變事關生靈僕不敢默惟公求倡始者數人薄治之其羣從渙然散也二公曰唯唯乃下其事於其長其長不知旨意喧喧涸涸乃藉是將要以為功也其衆紛然因賂以訴於他司他司喜其重賂一公之志亦寢後八年乾州有狂人樊仲者多貲而樂誕方士誕者皆集於其門附會仲意行諛於仲六仲當大貴於是傳播遠近所謂三數處者舉熙然從仲而仲遂自居不疑日召無賴男子習戰修武來者雲集又令妖人以照水法惑之俾無畔志洎三年陰相結聚者十數萬人過於嘉靖乙酉秋集黨寇乾州頼州之士大夫暨守乃傑之日晡逃去唐南山結銀兵復譏比寇郡縣震動若不克生獨武功姜侯練兵有素人得無恐報至侯下令曰仲輩皆膏梁子徒以妖師翕惑至是其羣黨固烏合也即果南犇破場必假道六節橋頭北濱水諸村落宜據舟密候且合其力與擊賊可悉擒明日昧樊賊果至諸村落人執梃扑賊賊悉從渋渡逃只棄馬及器物村落以爲來侯即以馬賞獲者曰能得賊賞更不啻此於是人人奮忘思獲賊矣日中果有執賊至者得仲所給號帖已著有偽官乃立磔於市而厚賞獲者凡渭

成與醴愚民為賊惑者舉不敢南遁應賊賊居鐵爐庵五六日侯應不至始決意趨礦場又二日賊首悉為千旗輩所擒無一遁者故賊黨悉平焉比賊東獻賊醜猶曰非武功所阨不及是也於是守巡撫按諸君子咸推功自侯上功於　朝為侯之規畫誠已奇矣武功諸耆老相率曰乾州破吾縣有禍猶緩乾州不破賊合衆南下必先非必於吾縣吾縣非侯勢必大壞又安有今日者于是繪圖以序述其事於首以報侯保全之功滸西子曰仲之叛人知為叛草設巧善獲然發軔即躓獨不以姜武功先事治兵代及詔制淺

消志灰然盡喪老者貧老之請殆亦有一所見乎故予重之以此令示諸當事者

奉壽遂庵先生詩序

我遂庵先生以盛德大學倡州天下關中之人親炙之日視天下知多焉故其感戴欣慕之情至於不能自已非私也其所得者深故其所報也厚即先生固靳之亦不可得矣今年冬十二月十又七日寔惟先生初度之辰而先生之壽至是蓋七十又四矣此天之欲壽乎
國家必先產四德之臣益之以壽考居之以穹位使

佐
明辟佑元化也吾鄉御史盛夏馬公宗大萃關中士大夫嘗遊先生之門者而語之曰吾輩所以不辱乎先人之訓能自立於天壤之間者先生之教澤也今先生之年日高而吾輩之從先生益遠七十古稀况益之以四借歲有所圖能寄壽於先生之堂其於百歲僅二十六年耳吾不敏茲有祝頌之辭願與諸君同賦以致於先生諒惟諸君之意無殊於不敏也士大夫曰此正吾人欲致意而不可能者幸公有以教之亦是各述其所賦之辭以輸於宗大亦大乃繹冊

求善書翊日以成禎海日消予述序士大夫之意於首海得以之三數讀其冊矣乃作而歎曰古今人以師道感服天下者孔孟程朱之後遂先生幾五見爾其他輝不可勝紀皆湘萃比五者即綱繆結固君子何取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又曰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競斯言也則士大夫所以感戴欣慕於先生者蓋得其養者深故感戴欣慕其德若至於不能自已若是是與七十子之服孔子奚異也今
天子勵精求治於上先生以元老左右廟堂正天下

仰沐深仁至治之日陰騭於民既厚且固神之監之方將與天人同極永裨淳化區區百齡何足言也宗大曰此正吾不敏之微意遂命書之士大夫歌詩之前若引起其無忘義焉嘉靖六年丁亥冬十有一月丙子序

奉壽毅庵寇先生八十序

成化弘治之間山西有二君子曰毅庵先生裕庵先生二先生冑出榆次寇氏同時當榆次學生諸提學每試輒以二寇比之曰山西有二寇其文章行義流輩莫敢望也後裕庵登進士為大理寺副毅庵竟失意場屋歲貢上太學拜定川判官以予今巡撫寧西

都御史子惇之貴兩封為應天丞當毅庵在胄監時
海季父長洲公公寔與之遊海每從事几杖殊欽先
生之名德以為非世所恒有也乃亦卒困於行夫德
厚者效於行尚者履於天顧獨嗇於毅庵先生耶此
不於其身當於其子孫矣不然詩書所稱天人之際
將茫邈乎已而吾友子惇登進士位顯顯矣又
十八年猶子子立中解元第進士為戶部主事而孫
洋與子立同榜舉人詩書之胄大江以北曾不一二
見也天人之際豈不信哉今年先生壽當八十八月
二日則先生初度之辰也子惇迎先生與其母夫人

來開中興觴奉壽海代慶游兩貫學聞其事因以屬
蘇之洵一言進壽先生於子惇行臺因謂先生曰以先
生之名德丙魏將相之業唾手可致乃阨輸於初不
能少見其抱負而子惇既與先生致身青雲之上所
謂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者悉措之行事先生之志可
謂不負矣乎裕庵不幸早卒諸其孤於先生先生撫
而育之教而善之而子立者果奮迅成立又登顯位矣先
生之於裕庵可謂不盡心矣乎此固有子矣而孫不肖若敬父作子述
孔以頌同洋之溫恭勵學不日發進士且休寵則先生之孫不可謂不賢
也子惇以三品之俸養先生與夫人偕偕同老致游觀極心意謂先

生之養爲尊丁常不可也壽無此既屆上自節鎮鉅公與
潘臬重臣泊關內公卿大夫亦莫不拜壽先生於堂先
生以康強之身當隆之年對之固德固不可謂不榮
亦不可謂非福也人之能自致者行義文學爾而此
數者有一非天則不可得天之所以舉是數者吝畀
之先生正先生之德能契乎天而不違也子惇篤孝
慎脩一是以昔先生之志將見陰騭於民厚而天錫
於先生益無疆矣願先生體承天休千歲逢吉因衆
爵三上先生壽先生曰願如夫子之所惠矣遂書之
以為壽先生序

送朱升之序

夫折堅斷勁剸犀劇玉無向而弗利者良劍之用也
必汰滿灌溶鑄煅鍊精光愈新者兼金之質也故士
無炫露嘗事乃奇聽無異足登塗則妙君子之節豈
可約以細人之膚見齊以鄉鄙之鄙情哉故蒿藋生
於高山之上非其才有凌於梗柟松栢也犀象伏於
澶洄之淵非其體固亞於猿猱麋鹿也高下之分定
而倚托之勢殊也故觀士者不於其細而於其大亮
才者不於其明而於其隱一者所以斟酌豪俊寬
英妙之方也然五羖顯名於秦穆子臧遜迹於臧

二君者竅識明而斷酌當巨細靡遺隱微不謬故條
議不能繁浮辭不能奸也至若其思殺身於鄭武伍
負臧尸於鴟夷豈其識未達於上而議不端其智哉
主疑而讒入故志阨行塞身死用弛也夫麥谿子提
學關內勤勤懇懇若將一變而至於道矣加之以年
則學者誦習之力豈或少讓於浮梁君哉細人倡之
衆人和之故觸者見污純者見疵使
聖天子公卿之明少虧於泰穆威宣則麥谿子安脫
於羣口也今比周成俗苟且持論非一日之積也故
私者蒙與而受者見援邪者被詘而異者遭遺彼徒

以太阿假之曹侯宏援受之碩讓若非其事實也士
大夫者公論之所繫也今異說悉出於搢紳而公論
不稽於古訓是仲尼邪偽於衛而夷齊暫昧於周之
日也即有才矣
上安所聞即有邪罔上安所容故志士甘心而就辱
豪傑長歎以遠世者非有以馳想於卞許致薄於伊
周也勢既無所容而數而不可易也夫廉清修絜行
缺純備者孫堅所以論學育也將以是觀於麥谿子
則育豈復敢結駟於齊假抗有於周行哉然麥谿子
則反之矣關麥谿子改治汝南故于特私叙而贈之
爲此學矣所共覩而當塗者所宜慎哉甲戌夏五月

序

送太復先生還信陽序

大復先生居關中四年矣今年夏六月以疾求去上
下固留不可其官屬及諸生之在正學書院者不欲
遽別於先生知予之與先生友也於是以予爲言贈
先生焉夫師生之際教化之首其居至不易也近名
者先要名而後執則昧理者崇虛飾而乏精典茲二
者其始也覩焉若覩感焉若躍戀焉若不可一日去
而其究也颯颯焉與怨焉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物

誠而形本實而茂自然之應不可強也上以偽勸其
下則下以詐爲其上教化興行之地捨此以往將安
極哉太復先生之來吾關中也曰教化廢壞者上下
安於所習而不變也夫安於所習而不變則宜其廢
壞亡救也可不作而新之振而起之乎於是其以科
約示以程式先之以身而董之以實行之以嚴而推
之以恕其初也疑而弗信畏而弗親而其中也幡然
而悟沛然而從曰學者之事本如是乃何者恒怔惕
惕若前日耶故從者畢定做者畢諸崇其實而脫其
偽先其事而後其功有若董生之論焉夫諸生欲贈

復先生歸而予泛及其事如此畧情而弗言者蓋先生之於諸生以道而合而秉執教化之責者其理當若是也或曰賤功名而黜聲華固先生之巳事今天子龍飛之始首重教化俊乂畢升而先生乃以疾行豈孔孟之訓有然乎曰出處者聖賢之大閑而先生之所慎也安有高宗為之君而說終傳巖者也蓋有疾而歸德合而出君子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是何以疑先生哉諸生曰乃今聞夫子之所命矣於是請次第予言贈先生焉

送陳禹學序

曹郡陳禹學為陝西按察使甫三月甘州之變既上公卿議可以巡撫甘肅者莫如陝西按察使於是以公為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諸處上可其奏畀以璽書瀕行按察諸大夫謂予曰子於公為同年且厚宜予言贈公行予應之曰往者肅州之事非公不可為矣乃今復欲公行事可以獲甘肅之守矣敢不敬承諸公先生之意哉於是即諸公先生之意以告陳公曰褧嘗以聞傳記之載詳矣夫聽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言事幾之至甚體恒隱而其見至難也故君子審幾以迎勢貴先覺其必至而豫致其所施是以泛應曲當鮮膠柱倉卒之患矣武公抑戒方自洒掃庭內而遂以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何也慮貴遠變不遺近也蠻夷猾夏獨以西北為言者其力與諸蠻夷異也制御之道廟堂當慮之矣然其要在用人審爾誇者鮮實而慎事勇者乏謀而罔功懦者委靡而老師三者非羅圉之福也漢唐之策惟充國羌虜之度庶幾能先覺豫致者矣然虛恢之人猶以為不便施難議也則是人豈易有而世孰能俱信也曩時肅州之變予在弘治之末已憂之矣乃蒙

宗社靈聖直俟於此始發之此天之所以待豪俊也夫虜所以潛度中國者凡二十餘年輕忽不習之人易以為常卷其姦豪利小貨昧大畧雖甘泉以南不失者幸也而其甚興者乃不若今日腹心之内受制若此其所聽所見安在耶直蠻夷蚤蠢弗乘耳故廟堂之計特托之公所以憂疆圉甚熟且大也曩公以頃刻談笑定肅州之變當是時番漢千萬人之命若反手也語曰發後乘視前行今日之事非見之審而斷之決雖穰苴淮陰不能為也天子飛龍之初所以震懾四夷控制萬國其以逖威權

嘗自其肅始故諸公先生皆公特厚而予敢以謏
謭為公陳也公以為何如哉

贈少恭陳君平涼遺惠序

陝西之府地瘠薄而民貧敝者莫如平涼加以
宗室繁衍邊衛往來豈惟州若縣難府顧愈益難也
頃以王府祿米詞訟號為才守者且托事以歸吏部
推擇其員
命甫下而求罷者雖其人未未嘗名乃望望焉去焉
撫按蒞及其境
宗室遮道訴論揮之莫去應之無不勝而守巡又紛劇

諸務者凡民之休戚事之得失吏之臧否日千萬以
萃之而祿糧之俸縮支給之曲折惟守趣焉是司由
弘治以來其克以稱是司者予寡未之前聞況加以
災沴饑饉之變與虜吏部夫固執欲以俄頃之際成
百世不刊之功樹安養休息之業況虜掠昏墊之苦
哉此予於少參陳君之分守平涼重以興懷焉去歲
丁亥六月平涼城南之瀦其禍之際
國家百七十年所未有也士民莫不以築城置防望
之官曹而知府乃獨難之惟君慨然以為己任曰往
者虜所以卒至於關者正以關無備焉耳今又當

水災失救弗理民將焉賴於是請其事總制王公巡
撫寇公巡按張君刻日起工民之從之比若歸市甫
及六月厥叙用成老稚懽呼婦子咸喜雖君之才識
有餘而心之為民弗能自已者可因以具見矣故力
犯群議而克綏厥功亦士君子自然之効也平涼舉
人楊生延美張生偕嘉君治行過予請序以代合郡
士大夫庶民小子之意予重感君之能以君子之道
治斯地也因遂以平涼之難治者推而言之近予自
華山西歸過長安平涼
宗室以祿糧弗支噎於撫臺凡數十人寇公附辭業

曰安得陳君與處特君守關內平賑府東予會諸臨
潼見民之誦聲純然長者也觀寇公之言則楊生所
以致意於君者豈其私比哉御史端君者正人也道
君平涼之事以為難能則楊生之言益將有據矣

程母太夫人王氏身後旌表詩序

吾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程公志南生四歲而遭有
於先公太安人辛苦備嘗以撫志南藐然一室餘年
二十雖鄉里姻鄰不能識也而遠近聞者莫不以太
安人之操難能願賴肆成俗官曹未有以其事
上聞者迨正德戊辰志南舉進士為户部主事會有

賜封之典太安人被與寵光安享榮養值撫寧衛指
揮使勳具奏乞旌表以勵風俗方下禮部覈實而太
安人旋卒京邸卹以時制死者不舉其事遂寢志南
讀禮於家俯人有自吳下至者出大理評事李吉乞
旌其母陳氏苦節奏牘刊冊與太安人事若符契比
終制援例懇請於
上有命允併官中志南且喜且痛以為太安人平生
清苦萬狀幸被微祿以養而年不逮享僅及六旬倏
爾淪逝及蒙　旌表盛典又爾不克躬覩一時縉紳
士大夫聞者莫不傷悼或為歌詩風詠其事卷帖盈

積至映金輝僉憲張君覆菴者志南之鄉人也數重
太安人之節以書抵關內諸公及鄉人諸君子益求
詠歌以明飈太安人之懿謂海厓知志南宜序其事
於首簡海聞太安人之德熟矣顧可以荒特辭耶嘗
先公之訃初至然泣之極太安人濱死亦數矣忽以
舅姑高年在堂又思遂忍死以圖終養雖在寒憂而
生事死葬物備禮盡悉無遺憾是夫所不能而太安
人獨能之視古之人奚愧也志南言某就學時太安
人教詔之意尤極懇切每夜誦習則太安人燈下執
女事一日某長歛於所親歸晚太安人責某曰吾不
能為若母矣某因長跪請罪太安人始持某泣曰爾
父宜念也爾荒怠若此是能念爾父耶是使我無面
以見爾父於地下爾何歸焉蓋自是志南益自淬礪
以求無負太安人之教故成名克德一時知名之士
皆莫之及者太安人之教深遠矣海惟人之成德雖
本於天資學問而其薰陶漸染之力亦不可誣也太
安人以苦節自持終身益嚴而志南克篤孝思迪哲
於明如此又以見天之所以臨監於下者其感通昭
應之妙仍有可徵又如此先公之盛德太安人既以
苦節報之是雖桴之應鼓影之應形何啻哉

聖天子以仁孝化天下尊用德性登崇俊良而志南
後以孝道節鎮大方行政施化吏民寅畏感慕有韓
范之風則太安人之澤又將以及於無窮身後之褒
贈方且有加未艾也豈止於前日表章宅里之一事
耶海不佞願書以竢之

太微山人張孟獨詩集序

夫因情命思緣感而有生者詩之實也比物陳興不
期而與會者詩之道也君子所以優劣古先考論文
藝於二者參決焉孟獨與予同遊南山及韋杜鄠郊
之間凡十有餘年每有所作予輒稱善今其履益深

而辭愈達矣非有以神會是理優游斯道其何以臻
哉一日孟獨過予游西山房出所為詩十餘卷予取
而讀之若鮑謝復出唐宋再作頗幸相得之未晚也
因與區裁其體而講訂如此嗟乎　明興百七十年
詩人之先亦已多矣顧承沿元宋精典每艱忽易漢
唐超悟終鮮惟李何已邁泊徐迪功五六君子蹶起
於弘治之間而詩道始有定向繼而孟獨接武於正
德之季一時作者金石並奏斯
皇明有大雅矣於戲休哉皆先兄德聽叢善奮起於
成化之初矣顧天不假年弱冠而隕篇章雖存神化

未遠識者識焉夫弗因于情則思無所命是不緣感
而有生也故比興不明修飾無據雖盈笥積帙何以
觀哉以是知孟獨之詩當沛然傳世也撫臺劉公嘉
觀斯集慨欲板行值予東遊華山再過杜曲太守李
公裴潢見示因遂書此序諸其首而且滸我　明詩
道之盛由於諸子者又如此云

樊氏族譜序

陝西按察司僉事樊子少南出其家譜一帙示予凡
十三篇不遂肯以誣親不撰美以欺世蓋古人之所
難也皆予嘗修先人之譜矣定例義以示空同子李
獻吉獻吉以為可觀後獻吉為李氏譜則采而用
之又數年予為母氏族譜涇野子以為直質與之謂
予獨無遠肖無美之嫌如今少南所撰者焉讀之三
復乃知英雄之意凡有所為則一主於是而不計其
他益又為古人之所難也梅國與研岡之序道之詳
矣敢敬題諸其首以為作譜者取法焉

邠州志序

池先生既成邠州志邠州士大夫善池先生能以事
實訓於其鄉人于是刻池先生之志來式功以予為
序明池先生之休光予讀之數四乃有以瞷見池先

生益信池先生之為人云乃序曰予自總角見古昔
先生之名必稽問所自以徵其生始故凡天下郡邑
之記靡不究矣然要其成名若池先生之志其或庶
幾乎夫孔子之言曰行遠必自邇也其意曰苟弗能
得其邇則其遠者何可言也若池先生之志其或庶
幾乎彼志此者之志曰吾由是極其詞矣厚求其修
飾使吾郡吾邑由是嵬嵬然聞于時人然自其初簡
人已厭射思靡無乃又稽援上世之說至于無有紀
止是以益重誣于古人皆悖謬不知道之竊傷之焉
今觀池先生栗乎若無以自文也限乎若無以加說

也纍纍乎綜綜乎若無以為拟也乃其事實煥焉章
焉雖惡已者何可能廢也此其可為善道有理不蟄
遠矣夫志者史之餘也史者信之成也彼極其辭說
後求其修飭何可以言信也正德五年庚午二月壬
子序

史記序

太史公作史記百三十篇由黃帝以降訖於孝武之
世傳記之所載故靡有遺矣然學者多尊師其文而
莫得其書有志之士憾焉予襄游南都觀太學之所
積則年歲久遠刓蝕過半蓋自中就抵今翻刻者鮮

是以良本絕廢闕漏間錯魚魯益繁亥豕靡擇斯固
士大夫之責耳矣於是博採旁搜十又餘年始得斯
本若獲珙璧乙亥冬將謀於梓用暢宿懷然其所有
則但紀表世傳而八書逸焉間雖補之繕寫所藏差
謬又甚脫簡彌滋於是殫心竭思繼以日月參眂群
冊斷擬至理頗謂苟完斯典不墜前聞自丙子八月
至此踰歲刻成咸謂當有以志所由來故輒爾漫及
匪徼微効弟求茲文若夫孟堅所論龍駒所稱則自
有悖雅者亦折衷於聖人之道而是非得失固難以
一人之言盡萬世之議者也至於黃老之談蓋當時

所尚行已有微非先之也其云善序事理辯而不華
質而不俚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斯可為名言實
錄矣夫列傳先夷齊而後管晏所以尊高節而賤功
名也老莊申韓已同傳焉此其意云何司馬貞思欲
續成先志乃謂靜躁不同德刑亂舛遠近乖張詞義
踳駮欲林史與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則所以
云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者矣豈
未嘗熟讀而深思耶蓋既成一家之言又安能悉合
于衆人之意鄙誠有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難矣哉
難矣哉

瓊山王氏族譜序

瓊山王氏五世孫濂仕為河間東光縣學教諭考功
來京師因客見於康子曰濂得承於先人之業者自
先人有以垂之濂也吾聞之君子焉曰毋廢爾祖考
祖考如為爾貽爾則毋悔其爾兄弟尚爾祖考之靈
神爾既毋悔厥貽況祖考之靈神故堯篤九族以昭
考也舜舉世官以延福也濂有先人之業寧不思以
承懷先人之受乎乃出其譜焉曰濂所以受之於先
人以承焉者也夫子其亨乎大賜辭以修欲其章也
因名而覩重其世也濂焉以辭之不修以泯沒先人

之迹耶顧夫子于焉康子曰若是不費辭以尊貴也美不簡文以明華也王氏其有大人於瑕乎夫先人之所受孰不欲其長也所貽孰不欲其則也不及其殁身罕有能嗣矣王氏之譜自於振祖之世振祖之子廷器既嗣明之廷器之子濂又嗣明之銜銜然惟恐無有君子之言使其先人之貽者有不重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孝道之應也王氏其大於瑕乎當自濂子之子矣濂謝曰不敏不足嗣於先人今幸夫子以寵顧告來裔使勉矣譜曰始祖助拜武畧將軍自宋元之際來官於瑕助卒子德元嗣之德元卒子拜

珠不嗣廢爲布衣拜珠之子和和之子振即廷器嚴考謂振祖者也振祖以上皆孤弱不繁至廷器之世數人矣于濂之世又數人子濂之子以下蔓引莫可勝紀故王氏蔚然大也

序

兄德脩先生遺集序

康氏諱阜字德脩關中武功人也父曰平陽府君生二子曰阜與海阜生十有九歲死死之日海纔生一歲故弗能述其兄志焉又廿有一載海始讀先君之遺書乃知兄善文辭也於是因母太安人平日之言思有以傳述兄之文辭矣兄故有科舉文字數十百篇及騷賦詩一卷先人命曰亡兒祿稿科舉文字今弗述述其騷賦暨詩通百十二篇分爲四卷共行已

之事志傳所載悉鑿卷末然海所重其兄之文辭骨肉之際愛之道也百世之下其傳與否焉海不得而知也由今之所見兄之文辭蓋已奐然大麗已出入三唐振耀六代假之以年況宋不足多也錄以俟之當自有采焉者矣正德二年秋七月戊辰弟海謹序

己丑燕遊錄序

予有別業在武亭川南漆之西滸命曰滸西別業日遊息其上客至則烹雞置酒張樂賦詩相與行樂垂二十二年或曰予之樂毋已甚乎予應之曰夫造化敘予以百年之生食之以五穀益之以五味亦云備

矣然年有齊不齊者其數之異不可得而齊也叔衣欲生而彼戮鄭子苦疾而得壽稽諸往牒㦖焉興懷數命所在雖不可易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大順乎而化則裕而不勞俟命而行則達而靡瑕是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則予之樂夫何甚乎戊子之秋予訪渼陂先生於鄠杜言古今之豪傑後之業因與約爲春中之遊乃後至華山而西過長安二三子者其與扐然畢欲至矣於是歸而以書約岐鳳二公此期則渼陂北山具以事輟而岐東子既然先至

同徐得中居八日候諸子未至乃去而長安則惟太微蒙溪與徐艮齋晚方至與居數日登高眺遠息林弄波景物不遺歡賞畢具或感時有賦興懷有作篠子所錄佚然盈卷於是次其得之之序統爲一帙命曰己丑燕遊錄渼陂子一閱之取以追和其事因併錄之如左

北上集序

余以乙丑秋九月廿五日發車北上由長寧趨興平歷咸陽涇陽三原長安皆爲親故挽留經月始抵華州婁病留華州一月然後發然所過郡縣多故人親識病者又時發作故又兩月乃得抵京師焉故所在輒有作作輒附紙暇日搜錄之成卷焉命曰北上集意以來日可考也

方秀才敝屋詩序

儒者之道隨寓而可樂樂而亡所發非真樂者矣方生讀書慕道不求人知盖二十載矣未嘗一日出門戶窺問官府暇日與其友劉生學五字詩於居後作敝屋盡以所得者乘壁書之曰吾以是見吾道爾予向游吳越之墟見諸生肩輿擁盖謁諸貴人借其導辟亡有愧色也且洋洋然驕其里閈議其政事若分

定焉彼非方生之徒哉何所趣若是遠也彼亦嘗以六藝之事爲所以自樂爾奚不若方生退然默也昔有盜者聞人有言盜則艴然愧之有良人者雖加之盜自若耳其生與彼之謂邪焉躕然可大忠信士也來道生事請序故引而論之

彭處士輓詩序

處士之德生訓之於鄉人沒傳之於士大夫之作處士於此亦極矣夫非處士之所貴也處士之貴在終其身不可欠有不潔約之於子孫宗族如是而已鄉人之訓士大夫之所傳皆見之於此而人說者處士

豈曰吾知此乃可以聞之人而我傳也故曰非處士之所貴然則遂亡是可耶曰否有是人焉未有不傳者有不傳者則衆人之責也有十人者皆頑惡不肖以一人之不善告之必皆忸怩以媿其不善以一人之善告之必皆駭異嗟嘆以悦其善也况士大夫之族乎又况長者之道而士大夫之聞之乎故曰衆人之責也若予如濟物者則處士之所貴矣以士大夫歌辭之成也故恭後識之

朝邑縣志序

余讀郡邑志蓋將極天下之撰矣然益繁而不能詳晦而不能白亂而不能理焉此安在於志耶夫志者記也記其風土文獻之事與官乎是郡邑者可以備極其攻革省見其疾苦景行其已行察識其政治使天下為士大夫者讀之足以興為郡邑者讀之足以勸而已然非以夸靈勝之迹崇燮飾之細也而撰者之志每不皆若此焉且何以觀也朝邑令陵川王君涖政之明年以五泉韓子汝慶所撰朝邑志刻成請予宜序諸首予讀五泉子之志異而嘆曰嗟乎此吾五泉子之所以為志也歟凡置縣沿革與山川故蹟官署諸事惟歸諸總志此天下之所通究而不能裁者斯予之所謂繁焉而不詳晦而不白亂而不理者矣今舉以反之矣名宦所以志其宦師之行事人物所以備其家傳之餘烈恐猶有所遺而不盡也括之以雜記開卷之際凡川源改革之異文獻散失之傳皆纖陳而無憾矣使郡邑之志皆若此則奚有不可也王君名道字濟道作縣而能先事於此此可以徵其政也

送劉思戒序

劉使君者山東華信人也慷慨有志節仕為河南同知河南之人皆安其教不犯刑辟以勞同知之法乃

三載考績來京師故與使君厚者皆置酒餞使君十一月五日首宴館通政房卿家酒既酣通政倡為聯句詩以贈又十日王翰林敬夫又餞過太常廷實曰不可復用聯詩當各為體製夫使君之來也不愆于民凡為郡者莫不舉訓之也吾弗能述焉且不有以媿古人之義乎賓客曰唯唯既而成也賈翰林鳴和屬予為序

送扶風楊侯北上序

楊侯之治扶風三年名實茂于上下吏部以臺諫首鉄上聞徵取天下治行之優者三十有七人陝西惟

侯與宜川宋君頎罵檄至將行百姓皇皇擾擾如失
慈母不能自寧或至嗚咽泣下夫去留之際觀察政
治者愼焉曰惟此眞偽莫掩也而又詳訊諸父老嫗
虞以要人者久則人將賤之故政之美惡因之以覘
宋武功之初去敝邑民惡者一而懷者九及其久也
其惡者亦懷之矣故曰公論以久而定楊侯將至扶
風過予與語言多長者予以為扶風將叉手而治也
乃其時正值纖儉總制大臣沿村歷疃傳布　德意
侯坐廣堂上里保之長不敢欺負假借柰亂户則公
賑之餘又伸縮勸相各相賙卹以全骨肉故扶風之

民無一莩者侯之恩也其他興行洗滌之事皆正大
宏偉難以槩舉予嘗私論關中守令侯當為首稱後
見南臯巡撫與毛范二巡按乃悉若予意奏薦之疏
稱侯之賢若弗容口此其行也民之怙戀又如彼蓋
信賞必罰之中每寓平易近民之意故綜理既嚴而條
理不惑身教之下民之觀感自有沛然而不可遏者
矣夫侯治扶風雖若一己之事也行當列臺諫備法
從與
天子平杞論天下之政而天下之人又將與被堯舜
之澤也侯勉之哉夫不以此于此或不能過十夜今[illegible]

是於此矣衆而措之又奚有不通者哉扶風諸生屬
侯之教有年與其司訓王君請予言贈侯因以侯之
已行者道之

送蘇愉次序

余以文章之士多乏器識好輕遽議論放乎禮法之
外恣肆其私意不可以入於堯舜之道日欲求得溫
恭有容止能自志於長者之上不侮不欺而心寬明
肯者與為友焉可以使吾日聞所未聞久而通也或
可以油油然合於古人之道與堯舜之制不遠也然
有弗能焉日自以為怒然益不能乃曰夫斯人之徒

固數而後出者蘇君舉鄉試時余同與試與人曰蘇
君文人也蘇君舉進士以使使道旨毋余與語語人
曰蘇君見識人也然與吾所謂求之弗得者弗聞焉
君今年來京師每與吾語皆淵然非前日也異日何
君之善變也曰君必有備於世世之事必有賴於君
居數月吏部以君為愉次縣知縣君欣然無難色其
心下然若以為猶有所不勝也由小丈夫之行觀之
將俾倖然破器而勝席必曰我可以為皐夔稷契何
以是辱我也古謂素位而行者豈君之徒邪曰君必
有大膺於世世之事必有大賴於君蓋由斯行益能

以占焉既數日君泰毋夫人往榆次君曰何以語某然余不能別有所贈也君暇日亦繼續其志而已有所不獲必曰吾毋忝吾友也是則吾語耳矣

贈谷侯序

關中之地號雄勝有佳山水者莫如西安數縣其間風俗士習可以不害有司之所怒者數縣又莫如武功然武功之壤北接甘肅東接京輔西接巴蜀雲貴諸省自歲貢方物以上至賓使官府吏胥往來歲無虛日無逮夫以應無乘焉以馳民苦於供邊之役又多不得致力於農終日以此役役於官由數縣之民視

之武功亦甚敝矣然令非有安靜之德則民亦無時以就敝故於其令之將至也惟恐亡得良令焉臨潁谷壽卿將令武功今與貢太史鳴和餞都城之外既酣且醉也乃書是以贈之

贈吳涇陽序

涇陽為西安劇縣政繁而遊衢俗美而習敝民逐末干文者十九相趨為之令者亦已艱矣於是關中執事之臣擇可以居是邑者莫如吳君乃自淳化拔之涇陽與涇陽相近諸邑聞吳來咸驤首跂足以伺窺涇陽而吳君不撓不絿旬日之間廢政以定紛者弗惑雜者就列匿者出散者集寀發者吞拧順者紓僨何者諫吏循典則士慭修習則皆相視拊髀而相語曰何我之弗為涇陽之民其若此于于休休者何獨涇陽然也又數月徧關中知名吳涇陽矣初君至涇陽將予遂往高陵訪呂仲木三原訪馬子伯循二君子者咸稱不容口而予徙返道皆由涇陽蓋已親君之行事與父老之所誦說無殊二君子之所稱也焉武功者君何年也因歸而語之焉君則數服焉武功之政先是外冠弁躝內者共川以數服君要之有要矣夫事以順集功以偽敗其訓甚邃不可易也故曰

言忠信行篤敬雖之蠻貊不可棄也蓋順則條理不亂而舉措閑適示之以一而要之以二則民眩而莫承故政龐而心勞刑罰不中禍檢弗獲此非百姓之罪也故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分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詩書所載豈不信哉故君子於政亦惟求諸其一而勿雜耳予嘉吳君之已行而與此不謬而効應不爽乃知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凡先人之論著不可不慎也御史傳君以君之治狀上聞天子涇陽士大夫庶民小子莫不欣躍繇戴以為茲所以酬吾吳侯之用心而涇陽學官諸生既而又以學諭書來請

予言贈君其志以予為知君也於是以此歸之又因
以告君曰君子之于事也修諸其在我者則業廣而
聞長求諸其在人者則功多而効歉君所以行乎其
已者既已有然矣君不日將為
朝廷耳目之臣而民瘼吏治不已有問乎哉其尚以
行乎涇陽者率而行之則君之德澤不徒加諸涇陽
之域而已矣君懋之哉

賀少傳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晉溪王公平土
番序

國家封哈密為瑜關以西之外藩當時哈密既強又

對山集卷之四

受有
天朝顧其諸藩莫敢抗也逮成化弘治以來土魯番
強篡諸番奪哈密逐其君積六十年漸不可制
孝宗雖嘗命文武大臣興師問罪擣其巢穴矣王師
比還而驕桿如故賞之不厭其心威之不攻其畏固
以執事諸公之過也何也
國家以一統之盛臣服萬方土魯番雖强竊據西北一
席之地而叛服不常如此我義未直兵則何畏我求
方劇予則何恩是以信義不行綏靖無法徙虜
[illegible]覓爭顧之憂無補强圉侵凌之患而中國[illegible]八矣

又重犯衆而略綜核騰口說而廢事體故允蹈者少
浮夸者多遂使生靈厄於原野轉輸殫于道塗非執
事諸公之過哉
天子嗣大曆收起前少師吏部尚書晉溪公于戍伍
改兵部尚書授以節鉞總督茲事公至華遣方重臣
於帷幄而諭之曰國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
亦不可深拒以窮兵唯順則撫故賞斯恩焉唯逆則
拒故威斯畏焉諸君歷事既久顧不足以知其故乎
向鶻貫胡耳何華夏以為利藉貢齎以厚生往昔侵
方物而絀信義勒貢獻以啓釁先吾輩固不欲仍乃

對山集卷之四

什跡矣苟求所以固圉息兵之道乎乃出其鶻使納
其貢是使何之惡示歸化之諭於是混滑者輩扞
格者通方物無增克之虞勘報無稽留之苦顛其額
天啟過出印獻城則夷情大悅夏德至宣可知矣牙
木蘭帖木哥土巴土魯番心腹也平也皆望風歸化
舉命致身而六十餘年難制之虜一旦以笑談決之
問信義無紬于我而恩威允叶其心云爾當時執事
諸公何獨不若此哉嘗見甘肅鎮巡挽留之疏謂公
是非可否毎明辯於經畫之時成敗利鈍不敢必於
智謀之末敢於任事而行人所難行善於應變而決

人所難決遂能俵布四轉庫濟一方斯實錄矣厥功
既聞
天子加公少傅兼太子太傅甘肅諸公因父老感激
之意地方寧謐之餘徵文賀公予不佞故即當時之
事所私見者與公之所已行者叙之後之觀者倘有
取焉可以知
國家之長計矣

送王侍郎序

正德元年夏五月甲申
天子聽政奉天門百工庶官咸祇庶侍戶部左侍郎

華容王公得告歸致宦謝
恩命百工庶官罔不嗟異曰公弘度博識受知
先帝維新之始正必有公以贊輔建正公乃務欲潔
已如天下何蘇人康海聞之曰大臣之義以建正為
大以修潔其身為本夫苟至無可逆見也況大臣之
位關天下風俗氣化之奇苟一不潔於我則所以處
位臨事將掣拳焉惟人患之弗是彌即有周公孔子
之智亦日能彌諸其弗云已凡公之所以懇切求去
皆以媿夫利其位而不喻其意者也彼將以彼所以
彌諸其弗者為能逆知後之所至可以終身其位而

予取也公之去乃所以為義也於公何疑焉朝退凡
慕公之義者皆拜公之門望公之色陶然以樂無所
悔惜則又曰彼固無所慕於中者則何事彼復有可
尚也
國家有天下百五十年誠如斯人之風彼有官秩者
誰不以義激也越二十又六月庚午公乃啓行以歸
朝之縉紳大夫餞公都門之外執公之手不忍與別
其稱述之士皆謂不可無述相公乃又賦詩贈焉既
成屬康某曰君知公最深公去繫天下之望凡公之
行若宜序之夫公盛德大節著在人耳大臣去國者

由公之前不知凡幾人也以禮而去能使人嗟咨於
朝嵩尚其志若由公之前又不知凡幾人也大臣之
義顧公終始為備吾聞公有孫某人子幾人皆讀書
學文善有法則凡大臣之福亦顧有公備爾彼利其
位而不識其義者雖其終身且未知也焉知其後之
何以似乎吾聞公之風而悔悟之焉知後之所以有
是人不由公啓之也是月辛未康某序

跋

題唐漁石雲南兩疏後

此唐子以監察御史巡按雲南時作也讀此二疏而

又逆覩當時之行事非守死善道執德不回之君子不可幾也

毅皇帝聰明寬裕有君人之大度顧崇遊畧細問為奸邪所乘褻弄威福流毒士類而又不自砥礪修飭惟是弭畏惰職故上虧　國經下失道守而紀綱法度因以不若

祖宗之舊者不獨奸邪然也褻者客自雲南來云唐子巡按雲南絲有風度不要其事實則正此二疏所指顧予不得覩其文辭以快心焉乃唐子以提學來閩中于是請而觀之三復興感焉曰嗟乎天下固有

經雖大奸巨肆莫能變也至其綿則隨觸而禁非可憂者也故君子之責獨先守經經正則天下無不一於正今之君子恤其肆而不求於經故壯而踏動而務非時之難所以處乎其時之難也歲寧帝

毅皇帝寵瑺避席卿相俛首聲勢所加不拉而靡費官竪萬獄厭門若市當是時苟有所援莫敢弗應也況茂和為其義父敢當裂其書而力制其禁此非守經不惑明義理之分察執守之節必不能也夙朝鳴交于稔惡神人共怒積賂交權若援手足公卿羅論尚多曲辭唐子以孤子之軀遐當萬里乃抗奏數四卒

允常刑孰不以為至愚然終寧之身無敢以禍加之者彼固知此之為經也君子之於事也守其經行其義而已矣吾義既正則小人雖欲肆其志意亦必以經為忌以義為畏而不敢矣魏操以三分有二之勢而猶下意於僣存之獻畏其經也操之大無忌憚者是尚思畏之則寧之竊弄威德敢遂滋於操而弗畏耶于於此既以服唐子之氣足以有執於是而又有以服唐子之識足以不惑於是因私識諸兩疏之後苟有覩唐子之風者將必與感於斯文焉

明妃寫召圖䟦

監王夫西過武功出此卷示予曰此明妃寫召圖圖凡十二人上一人褕襌翟冠一手指侍兒一手托几而坐一侍兒侍立看畫工畫工綠衣慱帶持悼北向又三美人遮邐來一人以扇掩口而一人牽袂附語一人後行正脅一小姬抱象報隨焉傍又有二姬一立而持兎一插扇拽裾向執兎者姬後又有二人服如三美人方舁盤持盂至曲盡意度矣其褕襌而坐者蓋明妃畫工毛延壽雜記言元帝宮多美人令畫工圖之有幸則披圖以召故宮人率厚賂畫工明妃姿容超麗不肯賂畫工而延壽陰毀其狀後竟不得召

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來朝帝以明妃賜呼韓邪召入見之帝大悅業已以明字行遂不復留明妃而殺延壽此即其事也夫明妃待詔掖庭時修潔自好以為足以事君矣安知流徙遠裔與夷狄異種為伍也士抱誠明忠直之心一為讒毀阻閼不得售美於君者何以異此哉何以異此哉

書朱子卷後

此諸公所以贈凌谿子守延平者也凌谿子在延平能率循其行事使民淳俗美此於諸公之贈何火愧予待而覽之知諸公於凌谿子倚望甚厚夫士之有

志於天下國家者自其始學知道蓋莫不蚤作而夜思然能實加於躬行千萬不可一二矣君子之論不目於天下學士大夫之行多愧於小人由是二者為之不變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此凌谿子將來之責倘亦如諸公之望於延平否乎正德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志

對山集卷之三十四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碑

大明嘉靖平虜之碑

夫豐功鴻勳非淺計甚慮弗能建也故晁生獻策於西京充國洗慮於羌虜非君臣和德於上未之能成也明興百七十年制馭夷狄之策殷周所希覩也而近者猾虜桀驁附邊之民歲被驅掠

武宗皇帝奮武致討矣而虜終未挫今

上嗣大曆服於是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公起督軍務遂有乙酉之捷楊公徵還闕庭詔起兵部尚書王公代之公至一年為嘉

靖丁亥虜復入冦公曰嗟乎絃不更則音不調令不更則士不奮虜所以敢長驅入冦者固以我為怯也今不預為之計徒以坐待其歸而邀其後即其為非易如百姓何於是下令文武將吏分部扼塞馴練士馬廣具餱糧以待其至六月辛未虜果由花馬池及小鹽池折墻而入黎西抵鎮戎所鎮戎操守指揮蹈端率所部官軍拒之值中軍都指揮李佐洎都督鄭卿參將劉文副總兵官趙英李義統正奇兵至虜懼分道北奔卿等至細溝追及與戰大破之斬首九十三

級所獲馬匹器物無算虜勢漸潰諸將復依分部追至哲思溝又戰又斬首三十六級而所獲馬匹器物益多是夜公火牌至調延綏都指揮卜雲相機策應而取寧夏總兵官杭雄撥怀參協等官魏鎧沙金遏其歸路明日甲戌雲領遊兵徑趨青羊領按兵待虜虜至與大戰斬首九十五級偕指揮李英千户王縉徐堂各率所部喊殺虜後縣張原野虜益大恐乃四散走佐與諸將選精兵來追至五羊坊諸處介雄紋鎧及參將苗鑾夏欽遊擊將軍李勲守備都指揮楊和追虜勦殺已斬首八十三級馬匹器物所斬所

獲益多不可勝紀而墜谷觸木及饑死者十之七八不在是算殘虜僅百餘騎奔遁出境而已於戲公之深計奇算如此而猶不自居曰此邊鄙諸將與鎮巡藩臬諸君子奉若德意之功也其所上捷書深言兵備副使蔡濟練達變通規畫攻戰諸事及今日獲功官軍即前日楊公簡練將士謂成功有自尤非諛語俾所謂休休有容以能保我子孫黎民者非公之謂哉其各守分地協心追勦者又有操守指揮任傑李英將深云地方士庶咸請刻石以示永久盍欲誦說天子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王公克綏厥事奏此膚功挾之古昔繼孝宣之任充國弗能加也海覩茲休感實踰前聞有嘉厥請爰勒斯銘其辭曰　惟皇建極萬邦所望耀德遂古北蹟周商獫狁醜虜順叛靡常　皇赫斯怒九伐是張遴材選士共武湯湯起此元老纘前踵方距怒伊教令不易行我士用奮時維虜揚天厭胡騖欲滌其狂我馬既同何需不臧殄此群醜細溝之傍逝及哲思益什且戕逆則值闕往顧速亡青羊之磯遂至五羊殘胡宵遁號跳慘恰仰瞻神武如雷如霆遐邇民悅悍方內富強大小稽首頌穀戩颺

天子萬壽永綏四方外患既殄內治彌康大夫君子盍思悠長循彼抑戒飭我戎行長子是率淺慧是防翊我皇度予虜有光敦彼古昔其道孔明我銘在石諦思勿忘

嘉靖甲午平虜之碑

嘉靖十三年甲午虜酋吉囊盤據河套數年秣馬勵兵將圖大舉入寇我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唐公與總兵官都督僉事劉文講畫戰守之法綏急遐近部署咸定七月初寧夏報吉囊結營於花馬

池唐公下令曰賊寇延綏定朔將軍張鳳主之寇寧
夏平西將軍王效主之寇固原都督劉文主之共當
衝截寇副總兵都督僉事梁震主之十四日己卯虜
由定邊乾溝蒯崖擁入鐵柱泉劉文堵截不得犯固
原二十三日戊子乃從青沙峴入寇安會金三縣文
率所部參將恭守備恭馳兵往赴明日乙丑戰於會
寧柳家營及碭家山斬其傑者數十人虜懼思遁文
曰賊歸必自青沙峴遊擊將軍李勲守備陶希皐可
邀青沙峴伏道以俟紅古城指衛城寨賊之所必犯
指揮工網可按兵截殺二城無事海剌都盬池鳴沙

洲石溝可安堵矣八月四日戊戌虜果合衆出青沙
峴文督勵當衛伏兵盡起復大敗虜衆而王網於半
箇城與指揮田國亦破零賊前後斬首一百二十又
七所獲韃馬一百三十又二甲冑器械衣物一千九
百三十又七梁震與參將吳吉守備戴經遇虜於乾
溝大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又五所獲韃馬二百又
四器物四千七百四十又七王效與副將苗鑾遊擊
將存禮郭時又遇虜於興武營大戰破之參將史經
劉潮分布韋州張年又從苗鑾擺邊遇劉文驅虜結
營比夲各哨督勇而前前後斬首一百三十所獲韃

馬二百又二器物二千一百六十又六虜幸得及老
營盬夜亟遁故海剌都盬池鳴沙石溝號青牛富有
之地雖共經行不敢正目視者年駐掠幽隴而諸將
閉門觀天不能得一遺鏃何如我十萬之虜經年在
分休馬勵兵欲閉大衆三旬之内連獲三捷蓋維
皇上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所公得以悉心壯猷諸
將得以攄忠自奮衛語曰上下相須千古為難豈不
信哉唐公受命以來寒暑再從閱也斬獲虜首殆及
千餘威寧細清之功比征以後謂為再見視威寧細
非不知其去幾許

廟堂與本兵大臣必有休休之心翊贊
於度者矣方諸前冊周宣漢武不足言也邊方父老
以予撰碑敘述其事用告將來辭曰
惟明九葉篤生
聖皇允文允武帝德用昌因心弘化寵綏萬邦内治
既洽恩被邊防惠德有喬拂義必臣蠢茲酋虜滑蠕
幽荒敖既未速聯亦屢猖元臣若德迷惠厥常盤據
河套未遂驅攘豈天厭逆乃肆乖方屢犯屢挫曾不
戒戢公用赫怒大伐斯張青沙之役易若驅羊與武
既滅乾溝亦夷大衆灰姻鼠竄惟襲恭惟

神武所向必戩兇此元老維德之行弗崇虛譽克屏
譎狂稽勛考勤咸協否臧元戎丕奮參佐孔良節制
四載其武湯湯邪佞莫入疹呲是惶
皇心勿二公德愈光甲午之捷萬古所望後賢秉鉞
尚眞勿忘

野田先生碑

先生姓韓氏諱福字德大其先天長人也始祖宗哲
有才畧元末嘗為長興佽𠍪寨兇見
太祖知天命有所歸倪而夫之曾祖弘從戎關中世
籍西安前衛祖瑛生父鐸鄉試舉人累官茂州知州

茂州娶趙氏生先生後以先生貴贈茂州為知府趙
為恭人先生幼而穎慧長而超拔以成化辛丑進士
除知滑縣嚴己正法滑用大治旋以憂去百姓戀戀
若失慈母後除知章丘治悉如滑三年徵為四川道
監察御史巡按宣大舉劾明允時望是歸陞大名知
府知府八年再入覲
朝廷以其治平為天下第一錫宴吏部觀者該道皆
爭覩韓大名曰重生包老云陞浙江布政司參政方
去則轉大理寺右少卿奉
敕總理直隸軍務馬政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
撫保定等處地方弭盜安民今撫其北復
命總督蘇松糧儲未幾又
命巡院管事時劉瑾方執事忤瑾下錦衣詔獄三月
始釋後陞戶部左侍郎所有會議先生惟以是非所
在持論天下陰受其福者多矣俄
命兼左副都御史整理湖廣糧儲方綜理間值廟堂
以遼東屯田請於是又改
命先生往遼東事竣以指授先生惟不如指故瑾
益怒先生遂免官歸此正德四年七月事也先是先
生在湖廣貪縱者賂瑾則以先生封皮北行後一年

瑾伏誅竟以湖廣封皮坐累謫戍固原至今
上即位始赦還西安前衛在田二十四年康强無恙
自檢益嚴士大夫庶民小子親就先生如有弗逮春
秋八十有一躍馬者耕捷於少年語稱仁者壽先生
非邪弘治乙丑冬予北上會先生於邢臺其議論皆
極當世之務綜理曲折無徵不獲予始物色先生治
大名事其先有司嚴保甲教樹藝諸事則政得樞要
故每行必準
漢書所謂政平訟理吏畏民懷古之循良莫能及也
斯實錄矣張孟獨撰先生行狀言大名事甚詳蓋有

兄之言非徒設也壬辰八月丁丑先生卒十一月己
未合葬於吳恭人之塋禮也先生之孫生員詢長安
佳士也予宿重之光宗尉孟亥嘗在若人因詢請為先
生之碑故畧載行事系之以辭厥考德者不厭其繁
而步武者能思其要辭曰維先生世之偉人厥臧允
厚行方物倬位大府究崇將命之使然抑在我之何
咎木塔新阡兆同元娉猗不愧心宜爾遐壽子孫振
振且美且秀慶衍自天益遠益懋考德采休視在華
冑

平山先生墓碑

先生既卒之二十四年為嘉靖五年丙戌夫人聶氏
以正月七日庚寅卒於家其第四子尚絅方起為陝
西布政司左參政聞喪於官即晝夜奔行歸郃海時
以子婿之喪在華州見其匍匐哭踊擗躃號哀毀過
也與監察御史東君希㝢勸之即別已去顧其痛深
道遠心恒以為憂焉今年某月日子尚忠等將奉聶
夫人之柩合窆於先生尚絅以書洎按察副使王君
遂伯狀來謂海與交獨厚宜撰碑銘表諸墓石往者
尚絅與海同舉弘治壬戌進士先生以其冬十月至
京師海嘗親侍杖屨覩其為人恭厚淵懿言章而理

道窮而遂以為非已所恒見繇是知吾尚絅所以尚
德踐舉為世名人者不獨其天資之厚也明年七月
十六日辛巳先生卒於家海既以先生之行事銘諸
壙中矣然先生之名德巍巍在人而鄠與宜川諸生
有不及先生者不聞及門與否皆歎息嗟悼以為世
少復有若人維先生既志於終身則身為尚官豐爵
而世罔知名者其利去奚齊不啻代夫位者所以因
德而功者所以施位也故君子之言不下帶而道存
殁世而名不稱夫子尚以傷之微其先大夫孫有弗貴
修於祭禰腆有弗御者允以思令德之曾終修名之當

樹也
明興百六十載位卿相以顯顧者至不可以數計其
能為士大夫所知者僅十數人而平山先生之名獨
天下在可與漢之鄭有道陳太丘比從方爲位斯亦
非古昔所云大丈夫哉聶夫人賢淑嚴慎克配於先
生修撰呂君仲木有志副使傑彥汝揖有狀皆悉載
其懿德茲故以畧之矣銘曰　際維先生屐綦抱貞
哲範奕世至元乃徇上蔡不造擢此攸寧粵及四世
醇德是承蘊和毓祥先生以生藹冠炯炯三易用明
於及贊與卓綽厥啟屢試弗售不慍益楨太學授綸

諸生所矜爰矜爰式上書
闕庭
皇忘允協公車汎行來擻南鄭儒學哉哉興惟何壹
岡膝其維仆何淵源是涨科第既嗣性道克成翩翩
若羽熱伐足鳴受及冠射古道允乍攻論宜川地遠
士寂絃誦洋洋自公之化為丹思來歸我廬舍諸生
嗷嗷泣涕盈帶稜迸假仰其射多暇或詠或歌陶如
肥遁既歷險夷乃廻綏頤弁人小子嵗行靡鈍所動
斯執所古斯謝帯思古人先生是作予既克巳王用
本香迴光臨沂不殆威開中山之阡大人是同子孫

繩繩世萬豈恫我銘不磷昭示永終

明封承德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馬公墓
碑

弘治時海事
敬皇帝歆湖馬子應稱以進士歷知河內欽而嚴聞
遂於京師泊徵入為稽勳主事則與鄠人王九思及
海為友道誦古昔則法先王一時名大夫莫之能先
焉
毅皇帝初應拜迎其大人封主事公於官邸九思與
海日趨事焉閒其論覩其容質而有文簡而適理淵
乎若深矣乎若直浩乎若不可量蓋古之道德也正德
庚子予罷翰林嘗遨遊三輔之間考往蹟摭名里數
獲拜公於堂乙亥之冬公乃以疾捐賓客矣嗚呼痛
哉世有哲人為民軌則乃不能碑之永尋遺筭使賢
者承其式不肖者易其故豈非風俗之不幸哉往者
思君以海為公墓碑海不敏嘗得君子之教於心久
矣茲安可辭於是述公之行事於碑曰公姓馬氏諱
倫字宗彝先世蓋商苑人祖道原孔武有力洪武時
從　秦王就國後調西安左衛故子孫世為西安人
而居萊市里中道原生六子其第四子驛配臧氏生公

火而孤以卓犖自犯馬氏故多俠西安人或多畏之
公獨耻之曰丈夫當以信義則於鄉人何區區若是
者故西安人咸曰宗彝長者不可不修問也公素愛
翁莊而家或那豐於是以所有易馬貨之即能裕用
不乏已而復自笑曰財取足用而已役役於此不亦
苦乎後亦棄絕不為公天性慷慨好義急人之難雖
避水火實非利一錢者河州衛指揮金晃有急使人
挾二百金將有所遺而使館公家金未及遺而使者
留金於公以去死於塗三年公自齊予之封識如故
又一千九朱亦河州人自京師來至西安有罪亡去

以□愛盛百金留公所亦久弗取公又自貲子之共
封題□公氏云故兵部尚書□□□公居家不去□
宥□□□與公授又遷與其□□□□守修道
□公以為□□□□以宗□□□□以□公□
公□□□□公□□□□□□□以息所得□
不知□□□□□□□□□□九思曰□□
派□□□□□□□□□□於是因有□
視□公□□□□□□□□□□□□無□□
公領與公游□□□□□□□婦人人□□□
人夫人□□□□□□□□□彼□□

於井強有□□□□□□□□公之行□□公性
疾□無□□□□□□□□□而道其是非
人稱有□□公□□□□□□□□之不紀其過
以此人□□□公故□□□□□恐有□如此也公
□景泰戊午十二月二十四日壽□七十有八先配
安人□氏□□□□州人□□□之孫伯父余
以才□□□□□□□□其兄來□□中因
以安人□□德歸公□□事□夫人得其歡心而公
之嚴毅能無逆志則其貞順之性蓋有人人之所難
夫壽六十有一卒生男子二人長即應祥景富山西

按察司副使次應昌嗣於公德女子三人叔嫁富張嵩
李蕃者婿也而嵩為河南府同知云孫男子五人平
咸寧縣學生中千辛午孫女子三人長嫁指揮龔子周
邦圻死攻適千戶夏浹次適長安學生楊宗輝季未嫁
死曾孫子二人女子一人茁裔盛矣繼娶王氏亦先
卒又繼杜氏公卒之二年丁丑三月七日與王安人
合葬樂遊原新塋又七年海始撰碑刻諸墓左嗚呼
公之遺德顧此何能詳者然有求知公德於千百世
之下者其或可考於茲云爾辭曰　惟馮孟父世
衍其慶爰作其祥廼克有生是惟封公惟馮之光桓

桓高苑莛此有宅克綏閎蚺俾壽而昌孫子以強姓
右宗亢服此令名故塋累而崇根培而茂德之不爽
音之不戕毋謂奚當嗣於按察其光益長萬夫之望
樂遊之阡求惟公嘉玄堂閟閟神道充廣南山是瞻
從以孫子胡不萬年

封儒林郎翰林修撰呂公墓碑

公諱海字某家世高陵人也其始祖曰世昌又幾世
至彬卿生八八生興興生貴貴生鑑鑑娶魏氏生公
及其弟博公長子柟者海友也海以柟友則數之高
陵因得數拜公親見其容貌聞其言論觀其行事知

公之宜有栴也公以正德丙子五月十六日卒於家七
月九日葬於縣北祖塋當時栴以海為公基碑海懼
世德不能昭述盛德揚著幽光故至於今始勉役於
栴焉夫人子於所生者生也莫不欲其榮殁也莫不
欲其名言語行事莫不欲其傳然匪湾鮮實人指識
之矣則吳言備載故猶之自久也不愛天下之不信
吾言猶愛吾言之不足以自信人公鄉里恒人無麗
辭類源以要與文學無豐崇職以猶炫派俗無奇
節流行以於世君然海敘言不置其所以私其所好
也亦天下以長者之道所以廣教布德德勸浮靡也

海惟公朴質不華耿懸依依之外一無所為海不敢
性誣之日避世不仕也孝親友弟守身畏法處親戚
鄉里無所欺負治生期於僅足責人不為已甚雖傳
記所載典冊所訓何𢘍尙我此公之大器人人易言
之人人不能為者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若公者於此道庶幾否耶公
獎藉鶴翁翁之如神仙達識事體深討者莫能會其
意其指擇是非談述理義學者或鮮焉志稱其決翹
其詐擿李縣判之事豈非其事實我墨劉之鬪訟嘗
謀號其老病以償劉失片言之間郤酰已鬪生墨氏

長少蓋幾人也其後又解姪婦之死平劉李之怨訟
賈田逋稅者官不能稽諸叔冊以公一言而決縣官
定徭役辟於里書方伯至亦信以去公言諸富平道
中方伯印歸以正之其已壯我公居常惡衣糲食休
休自娛既受封賞猶著補綴衣繩布終其身無怨
悧於人火日以大户愉倆榆林同輸者為擒昧得貫
皆仗公歸無完發乃同輸者發與易子破產公獨安
居閭閻至今應輸者必自戒停日慎不可亡若昌公也
閒居嘗訓栴日汝知仕之大本乎無他慎取與爾
有餘者無故而餽並無所為也懷父之疾經術

歲栴晝夜侍不敢少怠或疲發甚反篤厲色以責曰
汝侍
天子側亦當爾邪病且革呼栴語曰汝受
朝廷恩寵他日當竭力報國無狥自便宜吝吝汝叔
而行公所以愛其弟者死猶未已也裴開高陵人言
公非特父命為居室將於弟與公乃擇大木為弟室
弟哀公公曰安知為爾室也室成乃率以與弟而來
氏渚府教授宋公之孫女也宋公愛其孫不欲與凡
子李州判者宋公之友也公十五即為李所器曰此
大姜弗與若身當與若子孫故宋公因以孫妻公當

其時諸宋溥公介也李君目渠稍長豈止如爾家後
其言卒驗云宋安人既配公奉其家範事舅姑處娣
姒各得其道諸呂內外無弗悅者柟之少也安人嘗
是以身教之凡撫柟刲繡故事必曰此賢此孝講說
大義蓋無不備入柟補其祖教授公之遺行以詔柟
故柟之所以為人人之士者其父母之教有然也公
生正統戊辰五月十四日春秋六十又九安人與公
同年生七月二十一卒弘治乙卯正月八日壽止四
十有八正德癸酉三月一日以柟貴公為儒林郎翰
林院修撰母呂氏為安人繼母何氏亦封如安人焉

子三人柟舉正德戊辰進士第一官翰林修撰為
上經筵講官仲曰梓公葬後五年歿季曰檡縣學生
志用泰兄二十一歲死女一人嫁劉孟陽孫子三人
田縣學生甸柟子留梓子孫女三人嗚呼其傳益矣
銘曰　維呂氏世懋德蘊靈高父啓齊及有高陵世
呂孔武孫子是荊及彬鄉父高陵以興至於某封
君乃生績此懿德厥宗用成篤生我父維邦之楨直
義厲孝公志斯承昔在壬申拜公於庭望之嚴嚴即
之則平溫公易簡若蘭之馨匪德易求匪貨孰明孝
不盡孝德不媿齡遠近悲惜況云我情高陵之北賁

惟廣垌建爾玄宅萬世之寧考光柟曜因勒斯銘

封奉直大夫南京吏部清吏司署郎中樊流

縣學教諭胡公墓碑

公諱士濟字澤民泰安人也曾大父鈞自某州徙居
泰安豈財厚德人咸讓之生子海幼有大志未售乃
躬耕於南垌之野休休然若將終身蓋古沮溺者流
云子璉善文辭累舉不第仕為南陂知縣平以近民
嚴以懲做盜不涉境理不害稼民用乂安九載吏部
方以為良欲登用之顧懇疏乞歸有
詔嘉其去就許之近過南陂士民柴送者相望於

道若失慈母雖傳記所稱且何以加焉生男子七人
長士源次士清次士溫次士潔次公次士洪什坊縣
知縣次縣學生士淳公生而穎異幼有大志獨為南
陂公所鍾愛及游縣學與其弟且以朱氏詩稱名關
隴聞岐山張君精朱氏詩偕往學焉得其傳以歸大
為提學副使滸梁戴公所稱然累舉不利遂貢於太
學方將交天下之士以卒其業值其配李宜人以病
卒京師不得已仕成都縣學訓導至成都教其諸生
立方起惰士用丕興貧者指廩餼之賴以成立者甚
多有高文能著蜀郡人與藩臣某交後某得罪蜀王

逮及文貞公諸王言文貞無罪王即釋文貞一時撫
按藩臬皆禮重之乃又令署資陽縣教一如成都職
滿成都人士舉送者諸縉紳於玄都諸官寮於雲臺
諸士人於昭覺諸弟子於玄都觀者群相歎息謂所
稀覯至今猶美談焉既蒞資縣教諭乎以內艱後除
雙流仍以教成都者教其諸生彬彬乎與他縣異雨
冬寒稷播其縣市民咸以為便已且人人自勵惟恐
弗駒無向見公所謂有恥且格者與正德戊辰子纘
宗以進士尚等
詔刻其策

命為翰林院檢討明年己巳公推雙流職滿致仕歸
未安戊寅以纘宗封公為奉政大夫南京驗封清吏
司郎中先配李繼適皆宜人今
上即位　詔百官父母既受封贈者其服色同子時
纘宗知安慶府故又如公以四品服歿其生可謂榮
矣嘉靖壬辰四月壽八十又四卒於家纘宗以山西
布政使奔喪歸已而徙跣來武功請為公碑以樹之
墓道滸嘗於姻友張用昭氏得聞公之懿德有歸蒲
銘之命於子與假盜爨者之欲悔其過而未遂數斬
宜其子孫振振羅羅元宗迸德有如吾纘宗也往歲

海嘗獲侍公之杖屨望其容接其論適於所聞多矣
備極榮養安享高年謂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正公之
謂乎李宜人鬬于臨生琨之女有淑德宜於公卒時
年三十又二謚成化丁未也公生男子四人長即纘
宗次正宗次司宗次在宗纘宗初以檢討謫補定州
官陞通川州知州乃有南京吏部之
命尋知蘇州歷浙江山西山東布政司參政乃陞今
職文章政事有然名世正宗以下皆學舉待舉思務厥
兄女子三人長歸通判孫述先次歸長官董卷季歸
尚第孫男子七人初特被祕祓初祖皆業儒力學孫

女子一人尚幼未聘其孫昌矣海與纘宗友誼義不
可辭銘曰　惟胡仲父其德克崇食不似德其後乃
豐學惟伯子歷爺庸都都翼翼為時文宗光承
帝眷尚弼丕功南垌之兆厥墳蓬蓬配以伉儷終古
是同刻銘表茲用迸休風

先公墓碑

先公諱健字自強上世河南固始人始祖諱政始從
米居武功長寧生子諱廷瑞為元興化學官關中學
士大夫尊之為西原先生西原先生生子六諱世睦
者生子二諱珙者生子諱汝揖初以縣學訓導辟為

燕府官後出為安岳令
太宗皇帝既靖難召為北京行部左侍郎賜
璽書留北京輔
皇太子凡北京事從所自行後
上累以論功當侯則固辭不受卒六年
上乃召其子諱爵與栖至曰昔侍郎有三子今何二
子來諱爵對曰先臣中子年以貢出外不得奉詔
上乃以諱爵為上林監正栖監副而賜牟千金鏹數
十千貫敕所往毋稅關津吏毋得詰察至
仁宗皇帝時侍郎始贈為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而後
諱爵累官至中議大夫贊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少
卿娶夫人李氏生先公始先公生時先尚書方在行
部一日
太宗皇帝召先尚書諭曰聞先生生有孫此可慰老
景矣已命左右記待長時錄用報先生今宜與先生
賀乃賜宴及馬匹鈔幣若干又賜國師輪子曰善保
護善保護先公生五年而先尚書卒及壯也又隨先
太常居南京先太常卒也
英宗皇帝復大寶召錄先尚書子孫而先公以詔至
送吏部見部尚書則由部之甬道入又長揖部尚書不

拜也尚書大夫怒欲竟不與官職部尚書不肯曰此
太宗皇帝所故命而
上以報尚書者乃爵與通政司知事俾以祿奉祠尚
書爲先公為知事歸也又二十年病瘵不癢瘵三年
也乃不起夫人袁氏浙江按察司僉事某女柔順有
則宜於先公生子五人長曰予中次曰錦次曰銓又次
曰錫曰鑾曰鎔先公以已抱負聞人不得施設自身
而家世稍受國祿又厚也於是日日躬自督課使元
子各自治經業進上故予先居常時懇懇言先公謂
予小子海及從昆弟之小子當厲志意成聞人以報
先公即否亦當必舉進士夫先公形貌修偉隆準而
皆發言言沉厚有則宜大貫於世施設其抱乃淹晦
之其終身至于予先居昆弟猶扁閉不發此其當何
不厚也而乃如此乃也人嘗言先公適逢世務雖古
之名賢者何不方也其孝弟忠信宜其充發者何弗
訓也文辭務古之事辭賦曲藝之細均非可傳也然
而終其身淹也斯惟予小子海日夜痛心亦終其身
而不能忘也今小子海方圖永久於先君然宜先先
公之事故撰述舊聞鑱諸堅石辭曰粤惟康氏世沐
休祥裔本西周衛叔建邦繼戎承微道有烈光惟多

令德圀始晟張洎宋中葉遷此長寧烏卭祖丕奋奕葉
斯昌五世慶積東里乃生輔弼
文宗宇內用褒功大不有五十而亡爵彼茅土世遠
逾芳太常是嗣其聲烜烜光承並躍大啓厥康迺及
我祖炤德彌長事業天爵孫子惟良似續無忝配子
周京襲義秉節克光有
明若珠在淵若燕在堂有日成規奚勤不臧未惟祖
德思念毋忘唐山之阡左右若防玄穀宥寀可來幽
藏刻碑述德世萬其承

明故康氏第四府君義官墓碑

府君諱鑾字振聲先通政府君第四子也初欲以戴
氏禮舉鄉試後服賈為家衆即旣晉賈弘治末助金
於邊為義官年六十二病腫卒初配南京高氏年四
十五先卒有子三人洗縣學生浩辛未進士戶部郎
中洋繼業為賈女二人長嫁學生張倫珍次嫁郭氏
夭矣繼配北京高氏生子河癸未進士戶部郎中歷
兗州知府正德戊辰十月丁未與先高氏合葬此原
從先公又二年繼室卒將窆祔焉戊寅以浩貴封主
事二高皆安人銘曰生則孔昌沒則不忘刻此銘章

大明故康氏第一子德瞻墓碑

第一諱阜字德瞻先君平陽府君冢子也幼警穎悟
強記能於辭賦詩人之事年十有九歲恭病卒先葬
近郊西原以多櫟葬者遷今改縣北鳳岡之麓銘曰
歷矣而遷維以子安胡不萬年

大明故迪功郎藁城縣丞康府君墓碑

府君者先通政府君弟三子也諱鐊字振祿少習蔡
氏書舉鄉試不第歲貢入太學除為藁城丞丞三年
為良吏所惡罷丞歸歸九年迺卒春秋六十有九也
孺人甄氏故刑部侍郎某孫女一人淮正德三年冬
十一月葬此原祔諸先公銘曰仕也非志行也或窒

辭以究世

邵母沈夫人墓碑

沈夫人者故戶部員外郎邵公邦禮之夫人也父曰
沈公諱海其先鳳陽人以功拜鳳陽守禦千戶所從
某將軍戰白溝死之後遂落籍為鳳翔左陽里人至
公乃起家為蒼溪主簿能幹而廉配董氏生女子三
人夫人其季也性貞而敏精於女紅烹飪之事諸姑
姊妹咸自以為不及沈公鍾愛之曰必不以嫁凡子
後歸戶部公沈氏家人咸喜曰果若主君言得此佳
壻傅夫人者戶部公之母也性甚嚴毅夫人事之獨

侍其歡心是時戶部公尚為諸生也夫人日操井臼
夜事燈火以相之明年戶部公果以毛詩舉鄉試高
等連舉進士不第乃拜靈寶教諭迎其二親東就祿
養乃傳夫人益嚴戶部公事不咨稟不敢擅行俸祿
所入雖微細必貯其所況夫人一錢毋敢私用也乙
丑戶部公滿任仍舉進士卒不第況夫人苦諫就選
曰幸舅姑及見失此雖第進士何益耶公慨然從之
四月入選拜潼川知州至家則其父為龍公疲不發
矣乃奉傳夫人如蜀況夫人愈益孝欲傳夫人喜曰
吾所以留何者兒恐新婦不知處家洎守官之難爾

若此吾將安枕矣遂謝東歸以昇侍行明年昇舉鄉
試第一戊辰昇為公卿爭薦雖為興平淡氏壻司禮
太監瑾者淡之諸父也時昇年少而弱辭不能免涕
泣從之君子哀其志而責其命為然無非數也嗚呼
惜哉今公有松滋靈淡之績撫按交章上聞遷戶部
廣東司員外郎未行而為龍公訃至戶部公三日夕
水不能下況夫人泣諫之曰大事未襄毀瘠如此亦
不念昇氏耶終喪之後瑾既伏誅
朝廷以昇無所預事赦為齊民戶部公益私悼惜以
為不幸亦成疾卒於家況夫人叩地叫天絕而復甦蓋

救矣乃容色日亦凋瘁或飲食遇戶部公所嘗者則
泫然出涕終日不食壬申傳夫人卒況夫人哀毀過禮斂厝
之必躬必親又二十二年為嘉靖癸巳正月二十四
日丁卯夙興飲酥茶不快亟呼所親語後事明日戊
辰及夕而卒生成化丁亥二月二日戊戌享年六十
又七生子二人昇杲昇鄉舉擅於時文章行誼足為
岡光杲壬午舉人才若其兄其所治又修以上酬父
兄不但科第也女三人俱嫁為士人妻孫子延祐今
六歲矣為有孫也十二月四日壬申昇等將合葬夫
人於戶部公之塋以予鄉其葬道銘曰

克孝克敬婦德孰競子成門人雍秦之慶矣仕而膴
奚膴可並莘休拓祥徵與休臧葬于佳城下從文定
聿千萬年永綏閫令

王處士妻侯氏合葬碑

處士諱瓘字文德安邑運城人也其世德詳具呂先
生塞表處士雖守家人業而孝友忠信之德內外誦
之正德乙亥二月乙卯卒享年六十有七妻侯氏處
士經之女有婦德處士宜之後處士九年卒享年七
十有六生男子二人世臣世相皆學生而世相受業
呂先生之門博學審問克篤踐履呂先生與子皆重

之嘉靖甲申五月丙寅合葬北郭新塋世相以子與
其墓碑銘曰德以訓俗配以比德合葬於斯永究安
宅

明奉訓大夫霸州知州劉君碑

君諱璋字尚德中部元村人也姑祖某元萬户也生
澤澤生簡簡生君傑君傑生處恭處恭生準為縣學
生取祈氏河南僉事鏞女也生景為義門巡檢後封
彰德府知府取高氏蒼陽知縣秉女也後封恭人生
三子長[illegible]家人業仲聰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檢
與尚[illegible]皆用其貴季即君成化乙丑[illegible]生於順天

府八月十七戊辰君生府廨中長則尚學好問年方
總角補廩貢試不第穎益克苦於學遂應提學時重
之至正德己巳府貢上太學矣明年庚午試順天乃
中鄉試高等甲戌丙子丁丑內外艱喪一遵家禮賢
者式焉庚辰子仕中會試君拜南和知縣至縣則旱
已七旬禱三日雨大至邢臺北泉水經南和故有渠
且廢君建閘開六渠灌之惟鹵地外皆受灌為良田
詳在猴大常伯潛記中均賦平役之法核百餘年畝
內緣習之弊兼并之民沒齒無怨評在南和文移司
牧者不可無以考也蓋圻內之民皆兵後徙山西民

填實其土著僅半爾又有毀荒不耕之令故田日增
賦日縮徙者若逃遁寄於富民其有歸者田去賦
在則亟又逃去里甲逋賠訖無寧歲君計畝平賦撫
按用其法平真順廣大四府之賦此非司牧大事至
計邪縣賦凡供入倉各抵價故里胥緣以為祟君通
計各倉之價若干準所賦平徵之豪右不得伸縮吏
胥無所用其奸納之易恒為郡縣先也爲政惟官
無豐視俗婚之歲百姓易子補倍君以時賑視警惰
禁乘三年考最巡按御史謝九儀丞薦於朝以勵焉
收民既暇設史說典列乃修建廟學倣置祠祀禮儀

北與[illegible]作御史王道嘆其為良吏湛尚書元明
修建記呂侍郎仲木學記具載其事非循良不能也
辛巳迎
駕沙河沙河令無以措手委君子治之旬日事辦時
以為難嘉靖癸未考績受
勅命為文林郎乙酉陞霸州知州州邇京師民多豪
悍君治其尤者民用肅然州域九河歲苦橫潦田乏
西成故盜賊時發君緩征平役禁奢率儉民務本厚
生居然善俗治霸四年水患不作歲事咸稔人以為
君誠心愛民之應理或然也州北牛坨河數壞田潰

陝於北從三十里遇旱則禱輒應若南和丙戌子仕以刑部主事審錄山西便道省君君教以母繼母潔時稱平陽明年仕以大獄簡戍郴州君曰幸無忝曾祖保愛以報在上後居與通州爭遂移蕭州歸治圃橋山之麓為[illegible]息其中君忠慈剛果遇事立辦證於好[illegible]有[illegible]人之風初娶張氏壽官後女也贈安人生四男長[illegible]次保先君卒次停奈府與勝次[illegible]八四女長[illegible]適[illegible]張力傑次適典膳馬鏞次[illegible]次適[illegible]紹繩妻李氏吏目晅女也[illegible]女子尚[illegible]人[illegible]南京通政馬

汝驥其壻也季嘗在室孫男子五光裕光大監生光亨光升光謙孫女子六曾孫男子三龍嶽韶嘉靖丁酉四月八日丙申君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九月仕自戍所赦還以明年戊戌　月　日祔君黎原鏃子平先塋之次以馬通政狀請予[illegible]碑予表從君兄于彰德厚交于君義不可辭辭曰　伏羲之宇光嶽氣完篤生碩人奕代[illegible]矣唯[illegible]賢繁兄弟並起振翼秦關中丞太守蔡[illegible]孔端繁君英特君子是冀方諸[illegible]厥美弗列大音既遂子姓是恒科第棲武世鮮其班黎原峨峨君此蓋棺休風鴻烈峙立若山千祀不泯諦我碑顛

對山集卷之三十五

墓表

明進階光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李公墓表

公諱充嗣字宗元家世隴州人也高祖公勝高郵縣知縣配范氏生惟中以子兆貴贈浙江道監察御史而封其配朱氏為太孺人兆累官至浙江按察司副使配茍氏傅氏俱封孺人生子溥即公父也以太學生為茶倉大使以公貴封廣西道監察御史配馮氏封孺人公少穎悟有氣及長就學已汲汲有時名中成化丁酉鄉試明年戊戌第進士拜行人司行人能不

辱使命擢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清理鳳陽淮陽軍伍滌弊省冗人於今誦之弘治戊申有外艱辛亥改浙江道監察御史巡按遼東多所舉劾將吏不法者悉奏黜之遼東還陞河南按察司僉事值張秋河决

上遣內外重臣提督塞河知非公不可於是悉以委公卒至底績

上嘉之因陞俸一級以內艱改湖廣僉事值荆襄賊何淮等作亂淮自為劃平王而其徒至數百人子女財帛所過一空道路阻絕公召指揮呂高等諭議建策賊衆悉擒事聞

上命陞俸一級已而妖人熊孩和等作亂為號已定陰日應附者數萬人公命呂高等亟捕孩和等數人坐法而焚其應附人名籍人心用安與役功倖僭者異矣於乎仁哉己未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邏姦發偽時以為難甲子陞山西按察使持平慎決吏民畏之正德丙寅陞四川右布政使尋轉左莅藩政節公財察慌運銜車輕悉倚獨氏類為蜀故為番戎所窺而其番不感偵巡訓

命將征勦而太監羅籥與公計共謂非十萬不可公曰師出十萬日費千金民困幾矣公復征蜀恐遂

事未平而內變復起奈何且番酋已[illegible]

朝廷用兵勤罪恐懼無以自計若遣人宣布德意宜必從之果不從然後舉兵未晚也於是遣王玉等入番宣諭諸酋款服其長悉從玉來詣甲以降誓永為良民抵奏

上大喜賜大紅織金衣一襲白金十兩尋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會考察京官公揚清激濁與論允協俄陞南京刑部右侍郎而用法平慎凡事多稽援故事洎事定衆方服公長者有見云若盜刑人王真是其一也其事載公家集茲不載庚午陞南京工部

尚書正規省費先後所無有
勑命公提督修理
孝陵井懿文殿守公量工聚材深有計度厥功垂成
會有疾懇乞歸致上竟允之歸十有三年為嘉靖元
年奉
恩詔進階光祿大夫有司備綵幣羊酒問勞於家人
成榮之又三年乙酉秋八月癸丑卒於正寢距其生
正統甲子四月乙酉春秋八十有二夫人周氏華亭
敎諭遜安周公之女先公卒其懿行自有志傳側室
鮑氏劉氏皆貞淑類周云公有男子四人守綬周夫
人出錦衣衛帶總旗七品散官娶唐氏亦先公卒守
純州學生聘閻氏娶劉氏守綏娶梁氏守維聘馬氏
娶韓氏俱國子生三人者皆劉出女子四人長適典科
閻徵周出次適鳳翔張珂又次適舉人閻仕皆鮑出
季適千戶白翠劉出孫男子五人瑭州學生娶閻氏
珙聘閻氏璐瑚瑄俱幼孫女子二人長聘閻鑾次聘
王化民守純卜以是歲閏十二月辛巳葬公北原合
周夫人之兆持參議閻子明狀乞海有以表公之墓
嗚呼公之名德嵬然在人居官居鄉無非可師乃奄
忽傾逝前輩典刑後將焉賴然茲但以稍述公之行

事世次使後之觀者知為公墓而已顧一物之石豈
足以盡載其懿德哉海以鄉里晚生辱教有年今公
已矣回視世稱達尊長者諄諄懇懇汲引後進復有
幾人如公也於乎傷哉子守經雖不幸早死而嗣德
俊秀公卿之子亦鮮儷矣守純勤學厲志克綏先猷
其進靡度而守綬守維皆爾雅自好裕然俱良公之
心復奚恫哉今孫子彬彬繁衍昔人揆之古昔蓋龔
跳所無也不亦盛乎不亦盛乎

明故文林郎大寧縣知縣許君墓表

君諱諫字廷言家世陝州靈寶人也高祖仕信曾祖
實皆世抱潛德祖聚為安定教諭有厚德大學教人
不倦安定人至今感慕立祠祀焉生三男子以季子
襄毅公之貴贈戶部侍郎其長曰通即君父也配何
氏生君與其兄詡君天資剛毅幼從季父襄毅公學
領宋氏詩遊縣學卓有時名九試不第弘治庚戌應
貢入太學其志愈力然竟不合於有司也於是以國
學監規不均及鄉學稅價太重上言於
朝或以為將獲罪於人君不恤也甲子拜清河縣知
縣克新其政諸廢具舉當道者來以為能後以底里
莊田坐繫

詔獄改知臨晉君曰為民獲罪雖死不恨況改近地
乎君至臨晉則慎法禁嚴偷薄民大悅服未幾以外
艱歸服除改知大寧大寧俗尚朴略少文君又以文
雅飭其政治吏稱舍偶病淋乃棄官歸徜徉梓里者
十餘年敦族厚倫人無閒言嘉靖乙酉三月二十一
日卒由生正統己巳十二月十四日春秋凡七十又
七云初娶李氏生女一適國子生鄭鍾繼娶王氏生
女二長適李寀次適主簿張珍三娶王氏無出四娶
呂氏生子三人僑修備側室楊氏生子四人佶佇儼
作女二人長適散官張天祿次適李繼恩而僑修佶

佇儼皆縣學生可以嗣君休德矣孫子三人福安薛
安　安孫女七人尚幼未聘於乎予昔與君弟令學
士廷綸侍郎廷美同遊翰林每及其家世則恒述君
修德砥行之事謂君因心孝友然試雖不獲第於科
目而三令大邑俱有良名亦可以少畢其志矣予予
栗娶君妹婿布政使楊君叔安之子則君從甥婿也
比來靈寶君弟茂才廷陳率君諸子以狀洎志銘授
予請予表君之墓道志言君撫故兄子价偉僎倬如
己出雖老年寢疾言及二親與季父喪毅未嘗不泣
涕於枕其居常又以立身處家之道告戒諸子諸子

若僑佶等又皆學文修行將具大售於時為世令人
君之所以教於家者視所以施之官秩曾少異哉予
南至觀略訪函谷故蹟過梁村望及君墳突然與君
先公之墳相翼蓋百世之安也其子孫興盛繁衍孰
謂無所自乎夫前人以德昌庇其後後人益求其德
衍其昌庇之福引而益長繹而益光則許氏之世雖
百世可也於乎僑與諸弟尚其勗之哉

　義官谷君墓表

君諱廷价字維藩許州臨潁人也曾祖良弼元時為
高縣爲[illegible]民

太祖定天下舉以為臨潁學訓導祖文不仕父善為
清水知縣娶某氏生君倜儻仗義而有口才少讀書
習舉業不成援例為義官克家治盆不廢清水公之
業年六十又九卒蓋正德戊辰七月八日也先娶謝
氏名家女有婦德克配於君年二十九卒清水官舍
中生子鍾仁舉弘治己酉鄉試仕為武功知縣鍾義
義官女一適孟志學繼娶耿氏德似謝弘治辛酉亦
卒生子鍾英舉正德丁卯鄉試鍾麟鍾鳳俱為縣學
生女一適王紹側室郭氏生女一尚幼未許人而又
有孫子七人亮音雍奇應奭亨音雍皆縣學生曾孫

子一人蘭正德己巳二月二十一日君已與謙玖二
孺人合葬古頡先塋之次矣又三年鍾仁以事來關
中持憲副王曰良狀謂予譜表之墓道夫予曩在京
師問勝頡諸公言君風流蘊藉甚奇異也乃後見吾
令拯得詳知其為人益天性疎曠倜儻自雄以區區
家人細務繆繩狹小耳鄙議曰悅悅脫脫其惝不薄
今視其子孫皆興盛賢茂良矣哉故家移風如此也
是茁為盛語哉是茁為盛語哉人吾今在吾邑善弛
張為治其風流蘊藉亦略似君然較辨不稱一時為
令者莫加也時日教誨斷予以殺似之兩不必以有

位言矣雖英年又克艱於學將來之事所移光於君
者矣可以數計於乎休哉

明故南京國子監典籍李君墓表

君諱崇光字宗顯其先故藍田人元季徙居高陵因
世家高陵西吳高祖文秀生捨捨生剛剛生芳娶劉
氏生君兄弟五人君少被擇為縣學諸生娶朱氏詩
成化甲辰有例生員出粟者得受業太學正德庚午
以太學授南京國子監典籍典籍三年病癰與弟卒
於官時甲戌九月二十六日年才五十六也配魏氏
生男子二人長純次數讀書欲為士女子四人長為

翰林修撰吾友呂仲木妻已封為安人次受聘孫氏
發又次嫁高尚質又次嫁三原學生鄭世泰孫女子
三人明年乙亥八月　日將葬君西吳先塋之次純
來持狀請表諸墓不佘莅與呂君遊呂君數數稱君
孝弟能濟余以為其德後間其管理家事井然有條
理若稱見才度矣然當世厚身裕之地又能約儉不
奢宜其父祖遂亨乃止如此豈非數哉銘曰
嗟嗟李君厥德孔懋孝友恭和屏有彝序遊太學
其氣已豪爲而克儉古理所褒迨及典籍兩考之記
惟勤勿致光云諧只三歲官成成矣隕歿其陵方來

病乃弗瘳金陵高陵其道孔艱魂來歸遂靈怡且安
仲秋吉日永諸玄室刻石告哀我心用悒

奉政大夫光祿寺少卿進朝列大夫孫君墓表

君諱大經字天常其先鄒平人也始祖進生信信生
福福在金末嘗為總領入元為千户有功鄉人推為
鄒平縣丞長子希武襲父職征海州中流矢死生三
子其季曰旻生六子其次曰惟方惟方生繼祖繼祖
生謙謙生四子長曰本從
太祖皇帝汛掃胡元隸濟陽衛追胡至灰山戰死其
弟智繼之戰亦死弟雄復繼之改隸燕山護衛從〻

成祖皇帝內靖及追胡功最多陞羽林右衛指揮使
後改潼關衛君之高祖也雄生子真未及襲而卒遺
子鑑襲其祖職生二子長熊襲而有聲於官配淑人
盧氏生君兄弟五人君長當襲頗欲舉進士於是父
命入衛學浮光先生提學試而奇之予之廩有次科
之譽弘治己酉果舉陜西鄉試高等累試禮部不第
弘治辛亥石淙先生提學陜西君受學焉先生語人
曰孫生治世之才也舉進士不足以盡其人又七舉
不利君心倦矣於是謁選為南陽府同知值劉齊作
亂衆數十萬肆掠發內汨山東河南守臣患之以君

督修南陽州縣城池民恃以無懼壬申
上命各鎮兵馬勦賊而君督餉遇賊與戰勝之有金
幣之犒君職專清軍理沒之弊積習既久理之殊難
君多方鉤索辭者幾二萬人御史以君為難於是以
其法徧行郡邑又禁令所部民毋拾遺物夏聰首一
袋來則河間生員李光祖所遺君詰之金帛之數與
袋中勝合事聞遠近具以為神明毋敢欺者又督州
縣審徭里胥莫敢高下其手訟至迎刃而解撫按及
總制大臣剡薦者五權犒者三丙子考功於部明年
丁丑超拜南京戶部浙江清吏司員外郎部檄令理

天策諸衛倉其年八月以父喪西歸值太監黃王守
備潼關君子承宣以指揮使掌衛事見王恣行無忌
力拒焉二三憸人嗾王劾其父子然後可以行事君
與承宣皆下
詔獄部大臣知其冤竟無事歸己卯冬服闋復除南
京戶部廣西清吏司員外郎委掌鳳陽粮儲革除姦
蠹軍民誦焉嘉靖元年壬午陞署郎中俟於其官部
尚書令攝山東福建二清吏司事及年考績得給誥
加贈其父為鎮國將軍加封其母為太夫人配姚氏
繼室吝氏皆贈封為宜人甲申皆授郎中階奉政大

夫六年丁亥君被微疾以母老思歸乞致仕
上以君恬退可嘉從之陞光祿少卿七年戊子夏太
夫人卒其年秋
上追崇禮成推恩臣下君進階朝列大夫甲午閏二
月七日君乃不起山生成化戊子正月二十一日享
年六十又七生男子三人承宣承家承寵女子二人
長嫁楊文次嫁劉心皆襲子也孫男子四人坰域亟
埜孫女子四人襲子彭盎關煖黎自新盛謙為所許
婿云前者盛矣予與君交今忽三十八年義若兄弟
承宣雖嗣承先緒歷官久茨歷有加將來所進殆不

止此承賓勤學好問不幸早死承家馴雅有儀麟角
鳳羽錯諸户庭垍等各能奮志率武男子之事若君
可無忝矣渼陂先生每與人語輒以兄呼君可覘其
為人也君墓已封因更表其碑石如此後之君子考
德揚休未必無感於斯文

明故處士許公墓表

公諱懋字遵道其先高陽人也代有聞人兹不欲述
其始居關中者曰進之仕宋為太常帶休於咸寧故
子孫世為咸寧人太常後五世生允嚴嚴生恭恭生
濂濂娶郝氏生二子長曰許志次即公天性孝友謹

厚父早歿事母郝氏曲盡子道郝卒哀痛之至至於
骨立葬祭之禮一無少違識者題焉於兄志尤極誠
敬關中人蓋嘗傳之云志八十時公已七十餘其出
入嘗親自扶持皓首龐眉同游里閈怡然伯康兄弟
也有司數請為鄉飲賓堅辭不赴弘治己未十一月
三日年七十八卒葬城南樂遊原先塋之次配魏氏
處士欽女也莊重寡言笑克執婦德鄉黨聞其孝如
公云生男子三人長瑾成化丙午舉人初仕雁師教
諭進夏縣知縣次傑守家人業次玗正德丁卯舉人
壺關教諭女子一人嫁為廓鎤妻已死孫男子八人

擢揚供學生餘尚幼孫女子幾人其長者嫁張應旂
餘幼在室又曾孫子女各一人魏孺人以弘治十三
年九月六日卒其年六十三云正德乙亥秋予東遊
華山過長安瑾以狀謁予曰先考妣棄不肖之養其
今已十七年痛惟存日俱有令德其形於家孚於鄉
者可以考而知不肖今乃有以刻其墓石表章其遺
休大孝子之志仁人之所閔也况先考妣成德實行
固足為先生之所采究先生有以白也乎傷世
俗喜尚今雖修謹重評其先人至闡詳廣仁之行則
心惕惕然以為媿焉石所稱者而躬行者豈許處
士謂耶瑾能誠述其先人無溢詞矣說豈殘形惟肖
者耶刻之於石而教詔之雖千萬世可以知許處士
無忝也

文林郎定邊縣知縣馮公墓表

公諱元廣字學甫上世湖廣當陽人也曾祖文俊元
末携子添祥添賦五人從居蜀大竹既而樂遂寧風
土乃定家焉於是子孫世為遂寧人添賦生世營世
榮物娶楊氏無子卒乃繼娶潘氏正德己酉五月十
五生公少卝而潘卒事繼母李氏一如事潘世榮公
喜焉公聞鄉先生有蘇問道者徵人有方自負薪米

銑之餘服習師訓蘇君奇之始學詩後又學春秋既長爲縣學生有聞譽從遊恒數十人取科第登膴仕者前後相望而公顧獨難於有司至成化戊子始中式刻文爲以乙榜除應城訓導九年陞雲南定邊知縣定邊者滇南邊邑夷羅相參而居最號難理公以信義與之諸夷悅服不忍背於公教羅夷有自由等五人爲前吏所坐謀殺人律瘐捕不獲且因中傷捕者當道皆責於公公單騎往諭之出城六七里見賓林有伏兵將者十餘皆導者不敢前公曰此必自由等聞吾至出迎耳促之行已而伏兵將者羅拜道左

公曰可急往汝所居汝實良民但前官不察汝誣以至如此衆皆感泣公因留宿部落達旦自由等隨公詣縣不爲器械無一人逃者乃更以其事白當塗當塗者乃撫其果誣公遂釋之由是諸夷仰之若父母無弗承令者矣九年將考績矣公慨然曰行年六十有老親未葬弱子未教尚何戀戀不歸此豈吾志耶歸幾年爲正德壬申正月七日忽有寒疾諸子請登劑藥公曰此吾壽耳何以藥爲獨有所欲命汝輩者今當言之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其所以厭後進從先進者以文質得宜也汝輩志之又曰孔子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是禮樂不貴虛文而以序和爲尚也汝輩知之吾雖死無遺恨矣又七日溘下四鼓乃卒春秋蓋八十四云娶王氏高年爵王公勝德之女今戶部郎中王君勤祖姑也克閑婦道德宜於公由生正統己酉三月十七弘治甲子五月初十卒年五十若干歲已葬雙橋填先塋公卒後啓空合葬焉生男子五人珍璘瑜瑮璲瑋丁卯舉人武功知縣能其官陞武岡知州女三人長嫁唐澄次嫁學生黃灝季嫁戶部郎中王珝孫男子十八人孫

女子十四人曾孫男子十人曾孫女子三人其苗裔盛矣及王孺人卒又繼娶楊氏云予義開蜀中諸公言公之遺德未嘗不歛而聽也大抵篤實之意多而古淡之道長狀稱其非衆謁不至公署非吊問不出私家蓋實錄矣茲觀武岡君蒞官皆已於公訓不亦蔚然光哉諺曰莫視其蔓當視其武家庭之間捷如影響豈不信哉武岡君將往武岡以狀請予表公之墓因以是歸之於戲公之名德豈惟其子孫所當仰而效雖學者人人誦之可也

明故封文林郎吳縣知縣李公墓表

公諱榮字世華汝陽人也其先為澤人曾祖諱可道祖諱欽父諱宣皆有厚德長於鄉宣生公兄弟四人公天性淳篤孝弟超類人以為難能一日外出有道人坐石上語曰若拜我我授以長生之術公曰長生術吾亦有之但從心如此石即長生耳讀論語至君子坦蕩蕩為稽首嘆曰終身誦之可也由是益崇謙讓與物無忤遠近皆目李公古之長者公雖儉素而性喜急人之難治家訓子孟嚴實之流焉嘉靖丙戌十一月庚寅公有疾不起距其生正統己巳　月　日享年七十又八初娶樊氏繼陳氏皆盛族之子陳氏

父淮母藍氏幼雖愛之不輕以許人笄年歸公貞靜婉淑宜於公每以弗逮舅姑為恨歲時祭獻必恭必誠公好覽眺佳勝每遊必踰時而歸陳孺人脫簪珥以續不遠無吝色也處姒娌御僕婢恩威之用悉中肯綮洎於暮年就養官邸訓婦撫孫足為世軌生男子一人經甲戌進士初為吳縣知縣

上嘉其良治錫之　勅命以封父母洎妻後為戶部主事員外郎中兩知青州西安循良之政超絕之才宏遠之器不但吏民敬畏教化興行而已行將光輔

帝猷為世懿準而公與孺人之錫命方將輻輳而至云女子一早歿孫男子三人輔堯輔治輔舜方俱豐豐向進若輔堯者予親試之將來所就不直科第也孫女子二人長嫁張自觀次嫁張孟寅其孫繁矣予觀張太史仲承為公墓銘稱公方面美髯質有豐背為淑福之器今觀吾知府君實予啟語明年丁亥月日公已合葬城南七里崇善鄉陳孺人之兆至是知府君又以予表公之墓於乎源深而引長德盛而後成古人所論於公於知府君豈不信哉輔堯已下遂物奮進若川之方至奕世之後殆與郭聊之王扶風之馬並立為三將益不泰乎隴西之苗裔也於戲盛

哉

對山集卷之三十六

墓志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鄒公墓志銘

公諱文盛字宗大其先邾衍之後也蓋有仕宋者隨高
宗南渡居句容衆蘇鄉曾祖保保洪武二十三年從
馬長受軍丁於寧夏不仕歸遂從馬姓娶紐氏生公
祖璨璨娶周氏生公父從從先娶劉氏生二子杲旻
次劉氏卒後鰥居不娶有相士許曰君之相脫當生
貴子於是鄉人力勸後娶乃繼娶楊氏生公公幼與
群兒戲端坐高踞指示方略觀者以為異長者與

之十六喪父家道次衰公備書供母見千户者優禮
待秀才奮然曰秀才亦人爾我豈弗若彼哉於是從
周生折節讀書顧家貧夜無燈油乃就廟中燈讀之
周生言於巡撫賈公嘉其志給燈油紙筆後選為衛
學生陳公福奇之以女妻公弘治乙卯舉中鄉試
丙第己未進士拜行人鈞陽公時在兵部與之語器
之因數訪邊事奏行之三年授江西道監察御史
巡按山西揚清激濁風裁凛然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專
備真定推官仙驛官盜掠行旅人莫敢攖公曰彼恃
騎射爾吾民亦無騎射顧吾無以救彼為敢當吾衆

於是懸金示賞不數月逃卒皆稱善射諸韃官多被
捕獲方不敢為盜俄傳謫公開州判官百姓詣
闕上書留公
先是論之乃免開州之命未幾復遷四川按察司
僉事時蜀盜藍鄢方劇合四省兵馬勦之無効公之
至笑曰皆不知兵者何可勝於是擇精兵千人教之
分為四隊隊各立長統之賊來逼城公夜出精騎百
人襲賊營賊內潰我兵奮擊斬首四十餘級益用
兵以來所絕無者中丞公曰賊雖失勢賊心未
突明是之乘勝逼發逼賊大賊伏左伏

兵於右分以正兵攻左親率精兵千騎伏兵鶩
潰日相蹂踐戕擊死者不可勝計乃與火焚攜明日
追賊百餘里斬其首賊方四降者萬人餘寇咸遁公
下令曰此後擅殺人者抵命於是脅從賊者人人
皆生全今叢總制洪鍾巡撫林俊會師川東道兵
備副使及待麥子山之捷賊避居川北有兵備副使
馮忠率兵與巡撫高琳廖麻子欲就招安求臨江市住
劄必徙臨江市民彼方肯降公曰臨江市蜀襟喉之
地上游重鎮下連湖襄其地饒腴其民富庶徙民養
寇將誰歸公立賞飭兵獨務行勦賊因不敢掠川

東而伏漢州平堪未幾又集衆至二十萬竟負前約
官軍戰皆敗績於是賊謀先破中江移兵成都高公
懼亟調公往公率精兵五千騎日夜追賊賊聞公至
遂解中江之危而成都無事矣尋
朝廷改命彭公澤總制公與彭公合兵擊賊大破賊
營斬其賊首廖麻子餘黨復立喻老人遁入東鄉山
中會科道交章劾高公為公以代遂
巡撫四川公與彭公議曰東鄉山大不使騎射某請
率步兵三萬人深入九真山將官四面分布守隘賊
不能出亦不得逃勢窮而後乞降彼必自縛其魁至

矣公至九真賊果縛喻老人等四十餘人赴軍門給
票以授降者令自歸鄉里蜀盜遂平彭公曰使早用
馬公蜀平久矣比凱旋有驍松祥與遂寧渠縣之寇
未息各稱萬人皆觀望喻老人為進止至內江遣火
牌入賊營諭利害除松祥等十數人外餘皆聽撫松
祥既擒與遂寧渠縣諸賊相繼捕獲伏誅奏
上陞公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仍賞松祥子慶兒三
保為奴乙亥冬虜亦不剌由西海至松潘張刺蜀民
震恐公與總兵官張傑謀招大信小信土番令為鄉
導大軍夜抵虜營虜驚潰遁去獲馬三十餘匹及衣

物百十事捷
上加公俸一級茂州番攻城謂城故乏水公指泉穴
得泉揚以示番番人解去歲丙子高拱鈞逆焚人普
法惡鼓惑諸夷僭號據險肆行攻劫公率兵搗其巢
穴降者萬計惟青山寨不下公曰青山寨高而無泉
我絕其水口不數日賊當困以死何復用戰遣指
揮何定據水口賊志果窘公曰賊今夜當遁可與南
方一面待之於是遣人諭寨夷曰今夷人千殺南寨
首級換水吃數日不下無所類矣寨夷相向大哭中
夜果下寨走生擒萬餘人梟首悉獲賊

上陞公右都御史蔭子孝鶴錦衣衛百戶時方以副
都考滿公與其配及父祖已受三品誥命而蔭子孝
陽入監公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累疏乞休不允歲
己卯太監劉允奉
勅取活佛案下三司措置銀百十萬兩巡按御史唯
唯而已公但厚與允往來累月畧不及銀兩事允差
人來議銀兩公曰此中絕有利害太監厚我我不忍
置太監於水火之中而不救也人還告允允詫異曰
見公曰公有愛允之言願有以教允也公屏去左右
與允曰此行果公所願乎曰未也至彼果保其中途

無虞乎曰未也今日百萬銀兩果公自得不以分兇
幸乎曰未也公今費百萬求佛不成
朝廷究極所費能立舉百萬還官乎況此行活佛必
不可致後患必不可免何以為他人掊克殄殃之民
張大虛聲以賈實禍切為公不取也允流涕稱謝明
日發下改百萬為十萬三司驚喜不知事自何出公
卒不言所以語允者於人後巡按諭允安靜
先帝賜
勑獎勵允愈益願為好人地方不擾公之力也後以
微事下詔獄今

上即位特復其官公懇求致仕既得
諭旨遂定居長安因自號曰東溪居士明年癸未省
墓寧夏以宅與兩兄又買田以益之凡送終之具咸
與處之戊子以復姓上請得允休休田里不求聞達
公卿論薦累歲不乏
朝廷將用公而公不起矣時嘉靖甲午四月十四庚
寅也由生成化乙酉十一月二日丙午享年七十夫
人陳氏生男三人夢鶴夢龍夢陽夢龍亦國子生女
子三人長嫁指揮盛恩次嫁生員保召季嫁指揮何
坤孫女子一人夢鶴出也陳夫人先公卒公英年鰥

居矣不再娶訃聞特
賜葬祭生榮死哀若公可謂難矣今年丙申十二月
十五日丙申夢龍等將葬公長安第五橋風凉原新
塋合陳夫人之兆以狀請銘於予予於公有厚交義
不可辭偶憶公處陳翁事嘗以為人所難能陳翁卒
時子纔十一歲妹三歲也撫而教之至於成有家室
骨肉之際其心以俟天公獨有焉銘曰　遂矣維
郇苗裔肇衍仕於東京承宗已顯徽猷既比高康南
闕乃居句容苟以無忌曾祖至其猶滯其迺冒姓三
世我郇方發旒於封君積善滋遂篤生東永衍經猷

典膳仕
昌朝何往弗若觀風三晉貪猾戢剪既進乃蹶我覆
彌闕復僉蜀臬殖乎噬犬赫赫厥敵才猷畢是節鉞
所臨孰若鷹眷內類不生外侮忞殄
天子悅懌廟堂稱譽分席專端安危是覈中心鑒盈
華懷唑獄東溪十年何與弗逆五橋之阡與儷同掩
閟在太常名銜瑛琬丈夫有懷維公克踐我銘不阿
公兆若峴子孫勉哉世萬奚忝
　明故承德郎戶部貴州司主事閻君墓志銘
君諱倬字允章號山泉子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恒齋

公之季子也世為隴州人曾祖秀未仕祖璘宣德乙
卯舉人歷仕南京嶽陽昌邑順昌濟源教諭具以太
傅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王氏贈淑
人生二子長仲實以進士起家累官吏部考功員外
有盛德鉅名所為詩成化弘治間海內爭誦之予為
諸生時嘗序其與進蓋歐陽文忠之流焉次仲宇即
太傅公雅量宏度雖在顛頓而厥施罔究
武廟臨御之初固已兆有所厄之漸矣先配夫人仲
氏生三子儒佑傅繼配夫人袁氏生二子倬及君君
幼穎異不凡袁夫人夢鳳鳴樓竿上覺而生君暨就

外傅日記千言不忘年十三即能詩與文伯兄知州
君侃於寺中見其詩謂太傅公曰吾家能詩者此人
也太傅公喜乃遣從谿田馬先生受胡氏春秋提學
秦君文深器許之令補州學生己卯鄉試提學大復
何子景明試蛟西路許予曰關中士吾得二人隴州
閻倬延安董珊予幸識之後關中稱名士者必二子
也是科二子果中高等予由是切舉二君之才君第
後則不棄予過則必訪繾綣數日始歸予以其文采
肖考功溫雅肖太傅士大夫或以予為知人後君登
嘉靖己丑進士除知聞喜縣豈弟之政冰蘗之操吏

民感畏至不忍欺暇則課士勸學科貢不匱君之教
也一時撫按推賢舉最不可勝數乙未轉戶部主事
民扳轅不忍去乃立碑頌德以比漢陳太丘內黃張
問行武功李佩綱與君題為四君子可以知其政矣
在戶部分理通州倉出納詳慎丙申總理三河大壩
草場推督仲給悉有條理歲餘所起至十餘萬郡縣
線植獄訟三河人愛戴歌誦至不容口閒則日課一
詩皆清新雋雅得詩人之意大復之許誠信哉值
上郊社禮成推恩臣下贈太傅公光祿大夫柱國太
子太傅兵部尚書袁夫人一品太夫人丁酉得痾因

原事竣歸省太夫人遂殁且疏養痾免之明年己亥
三月辛未竟不起矣於戲痛哉君世之懿質也關中
文獻于方望君將實懸表以振厥衰乃若此天且胡
以生君又且胡以弗壽於君豈天亦無奈於數而鬼
神妬而奪之邪抑如李賀黃修文於天天受而閟之
邪於戲痛哉君生弘治甲寅五月五日壬寅享年纔
四十有六娶配劉氏布政使顯之女也封安人生男
子二人鍇州學生娶予弟貢士淳女次鎛未聘女子
四人長嫁參議郭田子生員中士次嫁戶部郎
中邵伯宗子舉人泉次聘引禮舍人張珊子其次出

育於房氏妹孫男女各一人俱幼君有遺詩二卷予將序而刻之君可以不死矣是年冬十一月九日壬寅錦等將葬君於太傅公墓側介其女弟夫吳出君姪錫所具狀請予銘其墓石予知君者且又重以姻契義不可辭銘曰　窿窿惟聞闐闐龍所聆厲起子紹何用弗恢睨彼科甲其易若探王謝是並韋杜豈參緊君之才中壽而餘大用弗究覩後則來祔葬考側承叶我占道德不泯遺詩可誦徵懿考實世萬斯函

明故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張公墓誌銘

公諱通字大亨家世長安杜陵人也七世前無徵

祖張大公生張二公張二公生公兄弟四人而公長為公生而秉德寡言笑不逐群戲十五從通大學大義張二公蓋異之令就學洎家道少衰乃令就賈二公曰有子如此弗從令振且達豈非命耶豈非命邪賈不數年其足跡已徧天下而諸關中言賈者皆出公下矣然公性惇厚利而僅取足曰苟可以給日用則生道所關如是而已夫何以厚為哉此其意慮豈俳人所能識哉成化乙巳關中大飢人相食也公諸弟方在襁褓而二公又不鮮作業公曰家無餘積而丁此大饑親且老矣吾何以坐承其變於是轉糴襄漢手足皆疲而家具溫飽二公謂公曰備穀防旱恙于防飢今於汝驗之矣遂泣數行下公亦數行下洎諸弟長成教令有立娶令有家二公又泣語公曰此諸兒我生之汝成之諸兒不忘汝吾將瞑目無悔矣故今關中稱孝友者獨張公焉蓋其誠意惻怛出於天性如此公娶尚氏生男子二長治道甲戌進士初為長垣知縣有發摘遷刑部主事娶田氏繼娶陳氏次治化娶安氏一次子未聘孫男子二人其前尚漸以盛矣公生天順戊寅七月戊子卒正德癸未五月己酉春秋六十有六明年四月某日將葬公

於曲江新阡治道涕泣奉狀來請予為銘予有居在長安喜院坊蓋與刑部居甚邇從長老聞公行實與狀無少異公心雖孝友而天性剛毅正直與人交一本公道無所私曲人有過從面道之椎者解失者復待客接者人人自以為喜此殆有古先長者之意焉刑部君曰正德丙子先人以先祖命視子長垣居無何一日方據案食忽棄筯太息曰吾心弗寧如此必吾親有弗安者即命駕遄歸適先母病居十一日而先祖母卒四月而先祖亦卒身在數千里外而喘息呼吸與親無間非心之篤孝何以感應神速若此於

戚難矣哉嘗謂刑部君曰吾家世業農畝至汝方以
進士取官吾宗顯矣汝何以自為哉又曰世自先世
以上皆無可考汝尚勵之此其微義大肯與可為父
子相告語者何異今刑部君操德秪行名實昭適抗
節趨避非公之所教耶當時乘重其文采予猶以為
末故心敬好之非尊言焉於是為之銘曰　維大寧
父蓄光不發當於厥子顯名方夏斯承遐休以掌後
始若彼巨碣先遂而微故至無紀尚宦腴仕世所共
尊我或非齒故君子疾沒世而名弗稱千秋萬歲高
岸為谷况此浮榮若大寧父下有厥子其道無窮曲

江之阡峩峩屹屹子孫瞻哉可以永終

明故登仕郎　永壽王教授張君墓志銘

君諱儒珍字待聘別號東田居士上世固始人也元
固始人被遷入關中七世祖盛兄弟五六人與俱來
而盛占籍武功興城里盛生汝周文獻文獻生好禮
好禮生敬為君曾祖配馬氏文簡公姊也生海配侯
氏生讓配程氏生三子長翀次士麻季即君君生而
孝友慈祥謹恪幼即嗜學十八充縣學生成化甲辰關
中飢人相食乃與其兄奉其父母就食漢中洋縣凡
衣食之奉百方匍匐親志用安不知其為流離也一
日自傍邑歸獨行山中幾百里許杳無人烟而饑憊
已甚忽雲霾四合咫尺不辨君坐石上自分必死矣
天霽開見岩下有王瓜蔓數瓜纍然取啖之饑憊若
失此孝感也居洋一年母卒君哀毀骨立洋之士人
稱說其孝若不容口明年兄某奉其父歸又一年則
聞父病劇君不辦衣糧不謝上人乃宵夜行至家不
知足之重胝也居數月而父卒哭泣之哀遠近嗟歎
弘治己酉獨行至洋其小棺負母骨歸合葬於父每
所至設香案跪奠食豆羹必祭而後食則號告曰今
日將適某處某孝有如此者傳記所稱殆何加焉君

讀書有大志累舉不利正德戊寅以歲貢除河間縣
學訓導又八年陞南皮縣學教諭所在以忠信教人
雖豪生俠士亦服其教無敢易者彬彬之上懷若父
母傳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如君者非其人
耶嘉靖癸巳陞　永壽王教授王以為長者殊禮敬
之明年九月二十七日庚寅卒於官　王甚悲悼以
為失吾良傅君生天順壬午五月三日丁酉享年七
十有三娶尋叔姊生六男子鑄鑰鉉鎬鐏鍊皆縣學
生而鉉鎬先君卒鐏鍊戊子同科舉人孫男子七
孫女子七人其胤繁矣今年乙未三月二十二日

午鑄等將葬君於鳳岡之麓新兆請予銘君之墓於戲君與予同筆硯者十有餘年言必及義戲不抵讕至於俱老且死未嘗有芥滯弗合者亡友鳳麓符生嘗曰友道廢壞已久若東田予獨何人邪君孝友之心出於天授遊親已久思念不忘諸甥言君在官見佳果美食未嘗不以享不逮親為言予獨諒焉關中之饑餓殍盈野君因吾族寧無殍乎乃以俸金寄極貧者會極貧者絕核已數日矣得寄即徙延及麥成故其族獨無殍者君之孝友所及也君有才賢之子曾孫累無一言南皮張東之盛使清修之士也每以

君不與予為士大夫之奇操予深遊之銘曰東田隆隆何福不豐帝監厥孝錫此令終維德罔厚獲則斯宏既畀賢子開廣厥宗益以多孫我張用崇振振翼翼允迷休風鳳岡之麓厥土維坳我言卜之作予幽宮後人克承啟兆彌窮猗千萬年光我泰封

承德郎刑部主事東希孟墓志銘

君諱野字希孟上世葉邑人也高祖良元季守爾州兵亂居華州子孫世為華州人良生驥驥生昇昇生恩中有性行舉進士累官中議大夫贊治尹四川按察司副使夫人薛氏生男子五人周魯漢郊野皆命治蔡沈書傳辟進士魯漢先舉於鄉君尚少也乃卒業遂連舉進士明年弘治癸亥除知陳留縣陳留道衝役繁民貧弊不能堪也君至一一要約束恭已儉以使為民先又嘗集吏師道教化使清訟獄亡蹤唯私鬪也其故為吾除害以無措斂能安生也往往變吏為良人凡所以伸紛者道路傳之皆大君然性善惡惡人及異進不決故行孔見化者皆務法之所舒緩為河南撫按及布政使皆署之凡所編輯及訟獄之日批牘者皆立不以委君君至果一一有度理一時同縣若苟執成之咸也正德丁卯

吏部奏縣缺以君年少佚資也但以刑部主事在刑部人皆曰不媿其先人蓋其先人按察公故為刑部郎中有平聞於今不窮也冬十月投獄禁至十一月朔歸歸即中寒又十四日乃不起今年纔三十又六於乎惜也已矣昔希孟言自兵燹來百十年北方鄉子皆無書籍故陳留罷書籍數十百種世有刪暇孽爺予至躬自課亡日政舉不能矣使假之以年而益自宋肆向衰繼古人得媿也於乎乃不然也卒之三日給事殷君世商書狀來請為銘後二十日兄魯漢以誠至則又請矣夫希孟性行純美其數修短如此

然視刻削近名者宜何以終焉嗚呼痛哉已矣希孟
娶王氏已封為孺人子一命曰順壽甫一歲卒後二
日又生女順壽神彩瑩澈宜有子矣銘曰年非修也
而已終也官非卑也而已通也德非孜也而已窮也
嗟嗟何也嗣有其子亡可執也

亞中大夫陝西苑馬寺卿趙君墓志銘

嘉靖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庚寅苑馬寺卿趙君卒於
平凉官署又二十六日乙卯子蘇以狀來請銘其墓
石君諱祐字汝承家世長垣人也與予同舉壬戌進
士負氣抱奇覩悅不凡同年之士予切以君為雖能

乃日以望君顯名於當時顧遂有是事獨非數哉夫
天生美才如汝承宜必厚其培植使究其所長位將
傾矣長將漸矣乃倏焉云亡天於汝承胡為而生又
胡為而奪哉世之所謂英雄豪傑之士有明毅之材
者乏渾厚之氣彼自以為可無往而不善予寔隘焉
於是則輒歎汝承天資之美為不可及而汝承又益
之以學力昨予在鄠杜訪王子敬夫方共羨說汝承
不置乃遽有是事於戲痛哉於戲痛哉按狀君父封
吏部主事諱明配安人李氏以成化己亥十月十九
日庚子生君即孝友天成比就小學灑掃應對母老

以為難率評封君曰此兒言貌非常後必有大成立
者無可以凡兒視也弱冠為縣學生毀譽不形造詣
克敏甫出就試遂有名於場屋辛酉果中順天鄉試
高等明年連捷進士年纔二十有四也未幾推擇為
吏部驗封主事又兩攷考功文選已乃陞文選署員
外郎出為平凉知府陞同知未久陞西安知府在
西安益務之政蕭然之德浹於民心御史師存智曰
當今循良之吏孰有可擬而西安者雖予且以為名
言乃不知其有要於君也年後有他言
廟堂知君特侈但且調於州頗隱顯益明遂陞山西

按察司副使尋改提學予過衙梁王子論服其教無
異言善君之後優於是如所望當能究其所長也今
年春君陞陝西苑馬卿予往華山第斗程齟齬乃不
待與君會方以為恨猶有既在關門容有可通者乃
不知君之竟如是也於戲痛哉君歷官二十七年以
廉持身以公亮職以仁愛民以誠御吏以勤直事以
恕待物居上不驕在下不詔謗所謂不任情以利己
不毒心以害人君實備矣巡按御史端君聞訃驚悼
謂君世之懿寶大美不終倏爾殞謝命官護喪念恤
懇至西安之民大小稽首北面垂涕非君盛德孚於

上下何以有此此於君之宿志雖未悉究而所遇靡
恫亦可以不愧有事固煥然君子之道也於戲盛哉
君配王氏封安人生男子四人莊蘇莊蕙莊縣學生
先不幸死蘇勤學勵志足幹君蠱蕙莘雖幼俱英物
也女子一人嫁縣學生欣裴明年巳丑某月日附葬
城東先塋禮也銘曰　天祚善人俾爾多福以莫不
厚年僅五十位終三品胡為而不渥恭其心顧明其
德宜大厥授乃不克淂稽德弗究成在爾後爾後孫
孫爾宗秩秩既繁且秀欲德尤宗勿忘厥考人監孔
有長垣之東伏城之南不要厥名豈刓我鋬龍章煇

煇世萬其懋

誥封太恭人王母劉氏墓志銘

太恭人者鄠縣英泉里人也家世有厚德為鄉人誦
說父曰劉翁諱聚娶李氏生太恭人太恭人年十八
歸中憲公中憲公甚宜之是時中憲公年纔二十有
二為縣學弟子籍有時名太恭人事祖母焦夫人與
姑李夫人曲盡孝敬然兩夫人則皆甚嚴中憲公父
高年公兄弟四人同井而居叔氏二人皆甚少最昏
之其尊卑之節處之實難太恭人周旋其間曲盡情
禮矣李夫人猶時有督過之辭焦夫人曰新婦特少

爾使及爾年寧若是止邪蓋是時長清公方棄養家
無厚蓄僮僕亦鮮井臼之任太恭人實躬操焉成化
辛卯中憲公舉鄉試丁酉挈家卒業太學戊戌中憲
公乙榜而悔恨不樂太恭人曰舅姑老藉此以盡菽
水之奉未為不可也寧知他日事乎中憲公意始釋
然於是赴巴縣教諭未幾蜀內大饑太恭人具麥麩
脯肉令人相繼歸奉舅姑其族鄰鄉里流來巴者隨
親疎多寡日與之饋泊九載滿歸太恭人乃出所有
衣幣首飾壽李夫人李夫人歎曰姑氏言新婦孝吾
初以為未乃今果然也弘治乙酉中憲公改祥符教

諭丙辰轉南陽府教授巳未高年公訃至中憲公痛
恨自摯面欲死太恭人曰君若此母氏當柰何於是
中憲公悟乃不摯面而歸治喪事奉李夫人無不當
意者高年公治命析產凡屋宇及諸田富善者悉以
于二叔氏太恭人謂中憲公曰吾數子巳幸有成立
者當一依舅志中憲公喜曰正吾意爾蓋是時子九
思巳為翰林庶吉士云太恭人性嚴毅有斷制家事
無大小隨至而决諸子洎婦雖並居私覿無敢有不
敬者海與九思友且有姻契乃數拜太恭人於堂而
識其懿訓往往為人道之嘉靖丙戌四月八日庚申

乃太恭人不起矣於戲痛哉距其生正統癸亥十一
月二十八日庚戌享年八十有四云太公人生四男
子長卯九思丙辰進士翰林院檢討乘九年矣不悅
於執事者修
孝宗實錄成
上將增秩史官執事者嗾逆瑾以充拓政事同諸公
出之部曹後瑾伏誅諸公皆已復官而九思獨謫壽
州同知尋以議升撫同知以歸次九叙甲子舉人次
九皐業舉曾愉今為長氏作今九皐戊辰進士以監
察御史遷金華知府轉山西按察副使初九皐以

太恭人思已乃棄官日夜歸事太恭人相娛甚懽也
未幾太恭人病而九皐亦病太恭人既卒又二月九
皐亦卒云孫男子七人長瀛癸酉舉人羅江知縣次
渾早歿次漪渭濱沔孫女子十人長適楊顯次適徐
承恩次適陳文奎次適張師孟次許劉拱次許何鈞
次適吾子栗太夫人卒後九月亦歿次許何某次許
邢寅次尚未許曾孫男子二人曰山木曾孫女子一
人許西安後衛應襲指揮白椿其嗣續之繁衍顯盛
蓋關內所無有也於戲盛哉今年丁亥十一月十日
甲申九思等將合葬太恭人於中憲公之兆以銘屬

海海不敢辭姑述其大槩以示世之為人母者太恭
人初以九思官封孺人卒後幾月又以九皐金華治
行得封命為太恭人而贈府君中憲大夫焉銘曰
緊惟恭人毓靈坤造作配於王克仁允孝篤生良胤
繩武周召厥修孔揚方岡是傚群桂並榮積善已效
衣冠相繹後先如前幽志閟莽於維有耀振振蟄蟄
惟德斯紹既壽且昌何福不報胡變同終六老之兆
億萬無斁同華盛教

故文林郎知吳橋縣王君墓志銘

弘治初關中盖有才子焉曰出而文成筆語而思運

諸關中英俊之士莫不以為難能望望焉不敢與之
抗見其文覩其誦述目動口噤心服志懾者十恒八
九吁亦奇矣予自弱冠與之為友顧其天資之美雖
傳記所稱何以過也乃今卒不能以行見於世忽焉
卒矣悲夫天之生才也付之以英大純粹之資而又
嗇其所就使之與物同腐頑非斯人之不幸哉此吾
友野堂王君仁瑞之卒蓋予有以傷士之不辰而感
時日之易邁也於戲仁瑞之資豈世之所恒有邪昔
馬遷讀鵩鳥賦深與其同死生輕去就憮然自失仁
瑞以名進士試圻縣其欲為之志橫博之氣至欲與

守漢爭高及其退歷林麓滄焉脫焉若亡若寄茲亦
非綽有餘覩者乎按狀仁瑞姓王氏諱麒上世實雞
人也自祖某以來率居鳳翔仁瑞生七歲父玹令就
學即若成人年十三四殊為知府張公本濟所愛曰
使其讀書不輟不數年天下無書矣後果中弘治乙
卯鄉試已未進士辛酉除知吳橋縣以法令飭治民
敬畏之不三年為州守誌罷歸鳳翔年尚銳也即脫
棄其事日徜徉里閈奕棋賦詩若將終身客至不拘
有無必置酒狀洽雅歌投壺晏如也嘉靖癸未毋夫
人焦氏卒哀毀成疾延及今年戊子二月二十二日

甲子遂不起距生天順癸未五月九日丁酉春秋六
十有六先娶劉氏郡名家女善執婦道先君十五年
卒懿德在君之自志生男子一人曰元定女子一人
嫁國子監生扶風趙惟珍繼娶李氏鳳翔守禦千戶
所鎮撫憲之姊也德似於劉先君七日亦卒生成化
乙未十一月二十三日戊辰得年五十有四元定將
以九月十六日乙酉合葬君與李孺人於城南劉孺
人之壙以予知君為深當銘君之墓石因以所寄於
君者道之若夫吳橋人士感德懷惠繪圖立傳諸事
則吳橋志與士大夫所誦說者人人知之予不欲贅

君卒時有孫男子四人孫女子一人苗裔盛矣銘曰
氣凌九有而位不逮心雄萬古而業未竟豈人棄之
無乃抑天數之有定雍城之南地佳且正子孫振振
緒君之慶享不酬德爾後則競銘以告哀予言匪佞

亡妻安人尚氏墓志銘

安人者故順天推官尚公第二女也母曰賈夫人成
化乙未九月二十八日甲戌生安人重厚嚴恪不必
其長知非凡女子矣昔先君子為予擇婚者數年無
一當者乃後得安人弘治壬子先君子卒又三年乙
卯安人歸予伉儷二十六年而安人卒焉綜其數有

不可得而易者然奚至於予而數遽如此也於戲痛
哉安人歸予時年已二十一歲貞靜恭儉有君子之
德其裁制事為動與義合氣岸泉然烈丈夫或弗如
也姑娌姻婭見安人莫不畏且敬者蓋其意度自能
奪人如此也先夫人嘗曰新婦事我克盡孝道且今
二十年毋一懈也正德戊辰先夫人寢疾安人晝夜
不寐者十有七日洎卒號泣幾隕凡人之婦孰不能
此者而因心惻怛則安人一人爾於戲痛哉方予舉
進士第一人莫不喜也安人曰道以無垢為貞名以
陵寶是懼保貞克懼此君子所以進德修業欲及時

者也尚何言喜邪此其意可與淺見薄識者道邪予歸葬先夫人之三年庚午淡瑾伏誅言官論予為編氓報至安人撫掌曰不垢待垢是謂罔謬而今而後夫子盍卒無垢矣非大慶邪省耕視稙逦勉作業由庚午至庚辰十有一年口食瑣瑣無弗給者所以使予放情丘壑翛復顧慮秋毫皆安人之力也於戲痛哉安人自初及今事無鉅細未有不白請予而徑行者其恭和弗専亦可見矣卒之日家人姊子號慟罔極若喪所生所立家則歿已三年而率行如在其宜夫克家盍予之葬孩也何不幸不能與之偕年同斃

豈造物者不使人無憾並嘉如此也於戲痛哉安人所生男女十人其六人皆早夭今止有男子一曰桌女子三長嫁舉人張之渠次嫁李世貞季嫁馬龔吉皆生員也嘉靖二年四月二日癸酉將葬安人之壙夫安人之美衆矣人不能詳言者具已載諸家乘不欲繁為辭說銘曰　嶄西之岡龍旋嶠崛唐山是名爰自我祖返真歸始肇啓茲宇左漆右班前渭後岐地藏孔宜非德孰居汝年弗豐汝道則隆篤順克孝秉素蘊貞我宗用崇千歲一瞬若旦暨夕詎弗汝齊汝復何疑我行弗磷汝名乃偕汝茲休哉

文林郎湯陰縣知縣侯君墓志銘

君諱相字良弼上世故武功人也曾祖某生某某生恕有德不仕舉為鄉飲賓娶李氏生男子三人君蓋中子也少穎異落脱不拘小行年二十寺先君平陽公見之謂君叔蒙城丞清曰此兒神清氣美何不令之學後侯氏有能亢宗遂德者此兒也故遂從為縣學諸生弘治己酉果舉鄉試高等明年試禮部不第以乙榜為蒲州學正學正九年再試禮部不第尋有外艱除服上吏部拜湯陰知縣湯陰邑衝要民貧蠻若徵役號煩難理君悅然往之曰不能者是邑者可

慶也君一年吏號典列民信悅訓湯陰稱治平矣然性喜肆遂不通時宜遇尊官上吏則說禮為敬不君世俗奔走承迎往往為所損詬雖小事必欲合其約東即尊官上吏不能移未幾有內艱歸明年遂以朝覲考察閑住人以君英爽有氣年又壯徙未老也君歎之曰嗟乎世人重為官予重使氣吾欲不失己而官職乃使之是重官不重己非吾志也縣南有橫渠綠野書院因兒時嘗牧其野遂自號綠野牧子樂然於家凡十又一年以病膕卒時則正德七年壬申閏五月十又六日己巳也由生景泰丙子三月二十日

己丑春秋蓋五十又七云君易簀將托狩尚臣來請
予與詣予至則君已漸矣君猶右指予謂君曰為誰
君曰對山先生也或謂君將有所托君搖首不應予
恐其終而亂也因詰之以順死變死之說君勉强為數
言曰即何不知死為吾歸子之賢不肖在天豈敢累
故人所覬故人者銘我墓石使後世知有我云云爾
又釋倚者手向予揖而止予領君意歸且未出戶而
君絕矣嗚呼昔未第時君獨重予文謂可名世及病
又數數以銘石見托乃至其大故猶不能忘此其心
志所向蓋何如哉君儀頎而豐多髯喜戲謔而善飲

無擇於鄉人故鄉人無大小皆樂與君遊君為學生
時有文名及為學正湖廣河南皆聘為考試官稱得
士云性服善喜德人有片長即稱之不置居官克自
砥礪欲為循良不知上吏之不可其意卒至貧厄不
裕然能慷慨靡撓疏食豆羹晏如也配張氏側室王
氏生男子一人宗史今為縣學生娶長安楊教諭從
禮女女子二人長嫁楊玠次嫁鄧際隆孫男子一人
圭尚幼在襁褓明年癸酉十一月甲申葬新寨先塋
之次禮也銘曰　貞而咎惟眡爾後惟爾不回爾光
則恢我石孔文惟永翼爾墳

郭處士墓志銘

處士諱理字宗智咸寧人也曾祖曰得成生子道原
舉人材為河間府經歷生子恂恂娶李氏生三男子
其季者處士也處士穎異有氣以幼有目病不得讀
書肆意為家人產即能饒厚有裕無怨恫於父母兄
弟之養性又簡易不與人苟合雖身為布衣非有士
君子之行者弗肯與遊與之遊者皆愛敬若兄弟故
人人嚴憚修飭不肯惡處士也醫有齊惠者喜奕而
不理於業人雖有篤病當奕不肯廢也見處士來即
罷奕應病者病者得惠醫皆生故凡病者因其奕皆

來趣處士而惠之醫與處士之方正因飄然徧關中
矣又生不喜酒晚年始少飲酒飲則輒醉醉則撚鬚
微笑而止人莫能測也終身未嘗一至公府暇日惟
焚香默坐誦道德經及為善陰騭書客至喜問談山
川名勝之跡故天下山川名勝者處士能一一道之
人舉為處士賓鄉飲堅辭不就正德庚午有
詔給民老壽者冠帶處士時年已八十三竟不受又
二年壬申二月丁丑以病卒由其生宣德戊申三月
丁未春秋蓋八十有五配李氏生男子三人鈁錦鏜
女子三人嫁為趙邦式李要與太學生李選妻孫男

子二人懋檢孫女子五人一嫁商南學生李相一嫁
李陽一嫁咸寧學生許陽二尚幼在室紡錦皆早歿
而鋆以宋氏爵舉正德丁卯鄉試將以某月甲子葬
處士於鴻固原新兆乃持表弟閻舉人溥狀來請銘
予喬閻鋆才美志懇私甚重之因推其先世而處士
之名行與溥狀有徵茲為之銘銘曰　惟彼郭氏實
自號秂於周為宗乃肇郭孫最隆丹秂根枝孔繁汾
陽始華郭世乃尊及此河間修絜克武曾德不繩是
生恂父三英旣敷處士克守彼克云何非怜厥盛教
德樂奎道與祖子孫振振恂鋆孔新昌宗孔始惟郭

之珍旣珍我郭心遐弗康卜云鴻固惟公是臧公福
孔茂保艾爾後世萬禰革我銘在右

對山集卷之三十七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墓志

明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陳公墓志銘

公諱震字文靜上世武進人也曾祖肆從
太祖皇帝定天下有功累陞都督僉事而蔭其子友
為蔚州衛指揮同知正統間改慶陽衛故子孫悉居
慶陽云指揮公生二子長禍季祿福公父也當襲而
卒後以公貴贈監察御史配孺人汪氏生公先是御
史公夢老父以玉麟與已曰是汝子當以文易武也
已而公生神宇凝重氣度洞達人咸異之洎長受易

於鄭州王先生未幾有內艱氣無依乃依叔父祿
而祿天性孝友視若所出故公得肆力於易成化甲
午中鄉試高等數試禮部不第益自砥礪卒登丁未
費宏榜進士弘治戊申拜某道監察御史風裁凜然
凡所按行姦望風而靡寃者平遠者釋唯以為真
御史也丁巳陞山西按察司副使耻尚嚴峻務以德
化而已壬戌陞本司按察使逾歲益修人用丕變曰
風俗相沿則類弊滋至至是不可以文法繩易也曷
以禮教興起其義意人能知義則庶耻生庶耻生則
閭訟息此古人之已行徵何疑者今山西人重庶

恥尚禮叙遵矩履規無復晋昔風聲氣習之累者公
之教也正德初以御史巡儀事詿誤左遷兩淮塩運
使司同知尋轉長蘆運司而支正三品俸公曰是不
可以已乎於是力請致仕得
旨命名存數年吏部薦公才可重授陞光祿卿已復
陞戶部右侍郎庚午冬值畿輔反逆改公為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合陝之師以討之京
師至寧夏四千里公以十九日至則罪人已獲公
乃宣布
上意撫安夏人而僞鎮西將軍曹雄收其餘黨其酋

實叛逆悉命指揮黄金起解於是寧夏遂定還及中
途命遂巻先生以
命至與公代兼有
物奬勵公之功伐八月劉瑾伏誅公罷歸慶陽會幸
巳
詔復其原秩致仕公自歸田垂二十年優遊之趣恭
儉之節上可以參諸古人下可以式諸來學豈非超
世之資振古之豪傑哉嘉靖乙酉正月壬午公壽七
十又九而卒距其生蓋正統丁卯某月某日也初配
余氏先公三十六年卒贈孺人生子三人大綱大經

大綸大綱丁丑進士今為四川按察司僉事繼郭氏
亦封孺人卒又繼郭氏生一女子亦配應襲指揮王咸
又卒又繼徐氏皆以僉事貴封孺人側室鄧氏生子
大緒府學生梁氏生子大紳公凡有五男子一女子
也孫男子邦傳邦佐邦佑邦俊邦傑邦儒凡六人而
邦佐學舉子業孫女子二人而長許指揮裴子張羽
次許百戶龔子周楫是年十月癸酉大綱將奉公柩
啓余孺人之窆合葬於城北先塋謂海與公為同年有
世契且嘗熟知公之行誼宜以銘其墓不海惟開中
前修之法多倣近而指述發為議論要皆可以見諸

行事故其功業照耀一世者儼焉皆公蓋又其表表者
矣公立身甚嚴而遇事不苟其居明習國家之事無
鉅細執其樞要至於低昂起伏有智者萬慮而不可
及者使公得究其所指則古將相之業奚愧哉公又
無所不學天文律曆兵得其妙京房管輅不讓也慶
陽北定邊嘗有妖自名趙太白日與人盃酒相集定
邊諸貴人自參將指揮以下罔不狎而遊之有忿之
者妖輒重以禍予及所厭怒即以鉄箭飛擊之妖知
公來定邊訪其所厚謂諸貴人曰明日慶陽陳舉人
至我與有干係不可相見當與諸君永別已而公至

則其禀賦之正為物所畏憚如此洎公之貴顯邪畏
於朝豪强畏於野可謂幽明無間終始靡渝者矣銘
曰　猗猗開輔世有哲人振衰拯溺以匡辟君公起
錫胤克宗浚源薦歷樞要卒開爾陳執憲有度何奸
弗泯入貳本兵厥武允聞殪此大憝倏猋若神乖被
斐枉遂翦大邪慶城戕戕公居豈也貞德靡究哀此
下民壽考永怡子孫振振北原蓊蓊用作公墳億萬
斯年我銘在珉

明故通議大夫四川按察司按察使馬君墓
志銘

君諱應龍字公濟其先鳳陽人也不知自幾世祖移
居河州今其子孫世為河州人高祖曰英曾祖曰志
祖曰文考曰全俱稱長者娶王氏生三子長應夔早
歿次某君其季也生君時考已七十餘君生七歲即
好讀書手不釋卷考甚愛之又恐其勞毋曰兒欲讀
書是心誠悦於學也乃役斬之邪河州人至今傳云
君之成王安人之訓也王安人者君為主事時有
勅並其考封如其官故鄉人因稱之也發蒙之明年
即背尚書日記數千言不踰年而旁通易詩禮樂春
秋下筆成文雖老師宿儒咸自以為不及十七入州

學諸提學皆以為佳士而遂菴先生獨奇之曰此子
所就不止科目也既谷繼遂菴取君絕學書院予
時已領鄉舉或過長安既谷輒語予曰馬應龍書院
諸生未能或之先也弘治乙丙果中鄉舉第二正德
辛未登進士高第除戶部江西司主事值流賊劉七
等亂河南
上命文武大臣討之求將佐何點賊平賜銀十兩紵絲
一表裏以勞之又踰年蜀寇尚未平於是命都御史
彭公澤代尚書洪公鍾總制西征軍務仍以兵部員
外郎張君翊與參軍務俄未幾彭公累君與張

君皆生長邊方熟知兵事宜令贊畫軍務必有後助
乃以延綏臨鞏兆岷兵馬付君君自為一支君遂有中
江之捷斬首蓋數百人兵勢漸盛後至洮州提督軍
務都督時公源與陳副總兵官閣遊擊討洮閘報賊
至城下諸公方猶豫君毅然提所部兵徂擊之大戰
於三渡水親斬劇賊一人令士卒皆奮擊所向而靡
斬獲幾四百餘級而中多渠魁於是軍中皆以文武
全才目君捷上
上賜君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俸一級班師後又督
糧宣大乙亥八月陞本部山東司署員外郎明年陞

郎中尋奉
勑總理遼東糧儲收支皆有法正己格物積弊若洗
居一年軍民胥悅信畏若神尋以病乞歸調理
上許之居鄉三季所學益進比辛巳復除本部福建
司郎中行取北上道過武功與予語奇君可以大受
因賦詩贈行君至京乃數上書建言
上悉允行之嘉靖元年壬午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整
飭霸州等處兵備兼京師但有餘黑正德以後浸為
盜賊淵藪地又多中貴沮勳戚莊宿北無完器倉無
積粟家無所備法吏不敢捕察民猶挑擇遷不

能獲君至廉貞懲慶振揚威武創修城池建置營堡
大易舊規申新法勤於是民知畏志而吏漸撤選淅
獲矣於是汰冗懲還精壯得勇敢千人給以利器厚
以穀糧訓以坐作養其銳鋒又積粟萬二千餘石以
備緩急不數月間石和務景王陳奎梁臣等大盜七
百餘人泊窩主盧進胥鋭二十餘家先後俱獲而姦
豪白娥白景方等處以重法不通請謁由是民志惟
然吏守不懈可謂承平之希覯矣其他明究獄摘隱
啉不可勝紀地方之民皆設位祠祀於家則君之所
以獲乎其心者豈聲音笑貌能邪巡撫都御史孟公

春以君治狀上聞
上以為難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君宿有痰疾在
霸州五年加以公事勞午乃間作間發逮丙戌章九
上乞歸
上皆荅以優旨竟不許歸冬十二月疾方劇忽有四
川按察使之命拜命又二月為嘉靖丁亥二月五日
而君卒矣於乎惜哉君生成化甲午八月二十四日
至是享年五十有四先娶王氏河州衛人王海女有
婦德宜於君君養病時卒生子一人汝良州學生娶
陳氏指揮陳淳仲女生孫女一口府端女子二人長

淑清適千戶韓通次淑英適百戶杜江皆卒繼娶胡
氏衛致仕指揮使俊女生女一曰豐英王與胡皆封
安人側室錢氏無出汝良奉柩歸葬北原新阡過武
功衰絰及予門以狀請銘云君臨終時語胡安人曰
吾平生心事惟武功康子知之果死當令汝良求銘
吾葬於乎痛哉君嘗私語予曰丈夫當磊磊落落自
見於世一涉悔吝便安可易之霸人來送喪者君卒
之日篋笥惟有俸金若干餘無一錢此可謂廉不渝
志者矣豈非所謂丈夫乎哉銘曰　吾已見其文乃
後聞其芬翩不異操殺無愧云名德振振光我雍泰

承休萃祥允在子孫貞珉弗磷萬年永存

贈刑部郎中尹君宜人盧氏合葬墓志銘

君諱賓字容至大名濬人也居濬新鎮店里中至老且死未嘗有事入官府見鄉鄰有鬬者遠遠畏避有賦役皆先期完之毋致吏怒濬父兄士大夫皆禮重之人有毆族女弟死者毆人賂族人各千錢族人皆已受矣至君君曰吾不能報妹死命乃復邦財邪濬之人由是謂為長者成化丙子十月五日卒距其生永樂辛丑六月十日年纔五十又六娶盧氏能類公德性又能事舅姑舅姑皆愛喜之以為有婦公卒

四年癸卯子雄舉鄉試又十年癸丑舉進士為中書舍人

勑贈君徵仕郎如其官封盧太孺人後雄為郎中

誥又贈君奉議大夫如其官封太孺人太宜人矣太宜人以正德二年丁卯四月十二日卒生宣德庚戌七月八日年七十又八也有男子三人雄與傑仁也傑守君業為農仁上粟為義官女子三人皆嫁大族又孫男子五人孫女子十一人也某年月日雄以太宜人合葬于君以狀來乞銘銘曰翁也作之姆也享之鄉人也試之茲其勿窮者邪

中順大夫知永平府劉公墓志銘

公諱傑字世英自曾祖允德祖炯父平為高陵人平配鄭氏生公景泰癸酉中鄉試明年甲戌第進士辦事戶部管發雲南貴州軍銀將佐莫敢以私相托還授主事貴州草塘之役又以公管給軍餉及草塘平遷郎中繼三月除知湖州府能整齊其政以上帑為內官所怒遂所上七十餘件劾降真定府同知以母憂改平陽府尋陞知永平府永平富民為校尉誣盜胥縛適令請富家辦錢有所獲乃輒釋公百姓驟然無寧告官吏皆畏而莫敢與正公笏人告遂發補校

尉校尉各逃去乃謀中傷公遂以去位百姓皆號啼從之巡撫都御史楊繼宗力辦其誣弗從弘治壬戌七月甲子以疾卒壽七十有六娶魏氏蚤歿無所出繼娶王氏生子二時蘭時蕙王沒又繼娶王氏生子二時芳時菁側室趙氏生子一時燕凡五子時蘭與余眾戊午鄉試以是歲某月甲子將與魏王兩安人合葬祖塋之傍時蘭以狀來乞銘銘曰嗟維關中時有俊乂楨幹於邦丕敬德意遂給遐荒情不以累草塘再興兵勢如熾岳爲於公人孔憂傷公曰曷有愛往無忌聿既底平時公之勛大夫之遷群口咸是三

月出守時靡有繼憂此疲民貽公左滯公曰何嬉寔
予之致及蒞水平校尉恣肆戮我亡稾我復何繫發
捕乃亡官以辛恭赫赫烈烈終靡以易沉香木肖群
口之交公德孔昭昊天弗昧施于孫子公嗣孝孝高
陵之毀雙珉所瘞億萬千年惟公之貴

承德郎東昌府通判何君墓志銘

君諱景和字仲律汝寧信陽人也父曰封徵仕郎中
書舍人信母曰封孺人恭氏生四男子其長者君也
君年若干舉河南鄉試累試禮部不第乃拜為巴陵
令巴陵滿遷東昌通判通判六月卒東昌官舍中季

弟中書舍人景明者予同舉進士者也言君性狷介
與人不易合又淡泊能貧賤也初往令巴陵人皆曰巴
陵蕪穢不治吏民不典列服役也令來有終三年弗
敗者即弗敗又未有弗奔走死也君至出約束召父
老布黔首事事皆整齊亡不集矣有所役徙吏民皆
惴惴恐不稱指其恭儆無狀者畢沛然率也又能布
職日置酒召賓客報餉餉奔走也然終四十又六歲
而死所享又靡有厚也於戲惜哉君少時事徵仕公
每有過見顏色弗悅已候候已寢跪門外或夜中父
起問之曰兒弗孝弗能悅父也予誠中書君見君所

予書皆長者友愛使者頃以訃告矣於戲已矣君初
娶鄭氏早歿娶夏氏生一女又歿乃又娶孟氏孟氏
生二男子岳陽岳州且幼也某年月日歸葬信陽某
山之陽舍人以銘請予銘曰温温恭人胡不永爾雖
則不永寳已炯爾瘞言茲丘萬祀景爾萬祀景爾何
不榮爾

明故嘉定州吏目張公墓志銘

公諱文政字以德其先乾州人上世祖世榮元末避
亂徙居興平安谷坊今遂世為興平人云父諱本為
興平縣學訓科娶介氏生公兄弟三人曰文智文通

者皆弟也文智嗣父為訓科而文通力家人業先公
十餘年歿公天性孝友事父母曲盡其道父母悅之
友于兄弟兄弟宜之怡怡如也年十五為縣學諸生
弱冠提學每試獨以為能置優等升廩膳諸生有不
悅者讀其文自以為弗若也然場屋累屈於是甲辰
之飢出粟救荒為太學生弘治中除嘉定吏目或以
為屈公也公曰官不足以屈人顧恐人屈官爾居三
年上下咸稱善又曰吾幸不屈官然亦已小試輒驗
矣盍歸乎來以怡予之桑榆於是遂罷嘉定歸徜徉
梓里凡二十餘年嘉靖乙酉正月奄疾不起由生景

泰甲戌春秋七十有二初配劉氏有婦德宜于公年
五十二卒嘉定官舍中生男子二人縉國子監生紳
醫學訓科亦先公卒女子一人嫁里人表汚繼娶牛
氏又卒乃又娶李氏孫男子二人洋學孫女子八人
長者嫁人幼者許人惟兩女為紳出而二孫六女皆
縉出也洋有子女各一則公有曾孫矣其苗裔不已
勝哉今年戊子閏十月十六日縉將奉公柩啟劉夫
人之變與牛夫人合葬焉以公姪監生經狀來請銘
于予予繼娶公季子訓科之女義不可辭於是銘曰
維張氏世有茂德至公益隆仕不似德歸已有終西

原峨峨其葬肆好篤慶逖光子孫維紹公用休哉萬
年是保

南城兵馬司指揮馮公墓志銘

公諱毅字時宜家世武功人也曾祖成生泰春生內
鄉丞諱寅得德好學教人弗厭有古昔鄉先生之風
焉海為童子時實從內鄉公遊是時內鄉公方仕宦
歸餘祿猶物也而終日端坐聚徒為教海侍數年絕
不見與人群飲此其誼意豈但近世鮮見哉內鄉公
配李氏生三子長曰佐季曰智其仲乃公也公生而
篤厚長而克敏累舉不兼弘治甲子歲貢上禮部海

時承乏翰林與公日相往來有士人某者素陰戕公
或又至面譏公公遇之一如罔有聞者後士人攬粮
失利諸納戶執而辭訴矣與士人素厚者皆避不與
士人言公聞之獨匍匐詣予酸淚雙下曰吾何忍其
妻子之不能還與其身之就死無救也立券求予貸
予方怨此士弗馴了若是早也乃因公之誼有哀
心焉於是求亦厚者得五十金予公公持以投納戶
士人獲免焉公之行率其平生蓋多類此者古稱篤
義畧怨犯而不校豈非斯人之徒哉正德丙子除南
城兵馬副指揮俾有譽聞當塗者交相薦之行且遷

矣公奮然曰仕者所以行其志也予雖然亦行其所
志已矣今予老且倦矣若跌其至而後去則亦安知
予之恒不異是也於是懇求歸焉吏部嘉之進公為
兵馬指揮特許其歸給執照使為鄉人式焉歸後二
年為嘉靖甲申七月丙戌公忽以疾卒于正寢計其
生正統己巳十一月壬午春秋七十有六配楊氏有
婦德宜于公弘治壬子十一月丁未先公卒生景泰
辛未九月庚子年纔四十有二云生男子三人世泰
世用世京而世泰吏部聽選官四女子長適予兄准
次適徐愷又次適郭某某死從予嫂亦死後繼歸予

兄焉季適党某有孫男子幾人孫女子幾人其裔猛矣繼配某氏無出世泰等以予知公深宜以銘公之墓於是繫之辭曰生也好義歿也允賁子孫克世公乎何累

先兄德贍墓志銘

先兄諱阜初字聖功後又字德贍先考巳庵府君長子也天順戊寅十月辛巳母夫人張氏生兄室有異香五齡讀孝經及論孟書徹解會大義至七齡凡子史所載若將徧矣作為五七字詩即工致有法發為文辭可沛然傳也六七歲時從遊康山鄭先生新之

之門有同舍生挾書十五冊先祖母袁太夫人曰所挾何多如此生自以年十五則須讀十五冊爾因詰兄曰汝何弗若生兄對曰不可夫業貴精不貴多多則雜而弗精夫苟雜矣未有弗忘者孔子常編三絕讀易只易士之學也猶衣人之治衣亡十襲俱紩者凡以成乎其一而及乎其二而已太夫人大異之謂有良孫云九歲時康山與客夜生值大雪座客蔡雲蔡進者留都名士也謂康山曰是兒神采秀異何不教之以詩能對乎姑試之康山笑曰即試以詩可也於是二子以雪夜宴集命題援筆而成文不加點二子

奇焉因各贈之以詩他日又舉樂天琵琶行令和之童成頃刻而辭亡損益都下紛然傳頌矣成化巳丑先祖通政府君挈家西歸所至必命賦詩得韻立就天性至孝母夫人嘗有疾歷十餘載弗瘳兄以鄙戲事未無間寒暑予今生二十有五易如兄也作字清勁有法母夫人病時聞人言保室論佳即自錄一編至今存之成化丙申十一月甲子年一十又九病歿卒矣方其卒時邑人無老幼皆如悲親戚為故先君及先通政府君相繼徂謝悶隱痛深矣今所遺者合騷賦與詩通百十有二篇因命曰康德贍集稽古之

士或有取焉兄墓在縣西原顧雜葬者多恐久而忘失因刻碑以志他日苟有所進則當遷葬佳壤庶以不沒兄之潛德云爾為之銘曰文不在茲哲人已年齡雖微施光偉東松之孫長公子成化丙申葬於此

明故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范恭惠公墓志銘

公諱鏞字鳴遠上世松江華亭縣人也曾祖諱不采永樂時謫戍鞏昌衛故世為鞏昌人不采生文真文真生浦浦娶沈氏生公年十四補府學生治禮經有名場屋成化丙午中鄉試禮魁明年中乙榜署教諭於新鄉兄勤教事布政使潘鐸給事中李光翰所造

士也嘗聘為四川順天考官弘治癸丑登毛澄榜進
士冬十二月授湖廣道試御史巡歷五城豪右憚懾
甲寅實授同王給事廷李郎中贊清理宣大馬政牧
地有所侵者悉歸於民乃上十三事請歲以實在馬
四萬為額額足則以應科馬折銀在官不足始令添
補識內至今稱便而太僕亦多儲積也丁巳刷卷雲
南七月而歸父母與妻皆受封己未陞浙江按察司
僉事海寧旱
上命王都御史璟來賑官爲永委者百姓多訟不均
乃委公公不數日劑量神縮悉有條理百姓喜曰早
得公來賑我奚患也王公驚嘆曰真按察司奇才遂
薦之於
上甲子冬陞四川按察司副使奉
勅整飭建昌兵備將分守內官蘇某戒其下曰范公
正直剛方爾輩其慎之乙丑冬丁外艱丧事一遵朱
子家禮戊辰服除值劉瑾用事查盤天下倉糧公與
補賠之數或勸之謁瑾不聽遂淹居於家者三載庚
午秋瑾伏誅始復除四川按察司副使仍兵備建昌
蓋瑾用事時天下兵備多所裁革至是吏部乃復用
公軍民喜曰還我范青天我輩復生矣建昌故爲

川有金銀銅錫礦分守內官以國課為名戍卒採空
之苦不可勝言流移死者相望於道公力為
奏罷之軍民咸悅辛未秋八月蜀盜起總制林都御
史後巡撫高都御史崇熙檄下徵建昌土漢民兵策
應蜀公統之六閱月廖麻子偷常范么兒光子等成
擒首為巡按俞御史緇與總制巡撫具功以
聞冬十二月陞浙江布政司左參政壬申夏四月陞
浙江按察使九月紹寧以海潮傷民田廬民不堪命
將生不軌陶都御史琰以先往撫者束手無策顧謂
公曰君職長憲司雖不可煩以他事然
朝廷軫念黎元之意微君其誰與勝君其往焉公請
得銀二萬兩以往不踰月民安堵如故癸酉夏江西
盜起
上命陶都御史治兵于儲薦公自代因
命公參贊其事七月以內艱歸服除陞南京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清占役嚴飾制又劾去懷寧
侯孫應爵老不任事豪右俯首救過江表肅清未幾
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地方雲南遠在萬
里夷漢雜處人情土俗大戾中土公懲姦抹弊無所
不盡後王都御史啓會御史羅王奏計處天下驛傳

以一政令謂公施為政事率多異常至今人猶思之
至於驛傳一事尤多用心不苟豈可率然更改公之
撫滇則何異於王端毅也公行法之際唯理是據一
無所徇朱寧用事時其親犯法即以所犯置法寧含
之會公委官小事娛護為罪械繫禁獄備極困辱且
令人誘曰公賂請於寧不且重譴矣公曰予無中人
之產賂將焉具我無罪於
朝廷渠必殺我斷首灶刃而已議死議戍皆不得乃
降為湖廣布政司右參議正德庚辰正月二十七日
丙辰以疾卒於官山生天順己卯十月五日癸丑春

秋六十又二辛巳夏四月　今上臨御吏部請恤遺
直舉真才以裨化理公寃獲伸遂復原職八月巡按
御史曹珪復請表揚忠正大臣以勸百官首論公器
識高明而廉靜簡重稟行貞純而忠清公亮尖與彭
澤齊名人常以公輔之器待之是亦當時完名全節
之士若不可以泰漢以下人物論之也欲隆以葬祭
崇以贈謚録其一孫為人臣勸　制可乃遣苑馬寺
卿郭韶
賜祭一壇禮工二部給賻葬甚優追贈通議大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謚恭惠祖文真父浦並贈如公祖

妣朱氏妣沈氏妻與梁皆贈封為淑人蔭其次子愈
入監讀書刑部尚書唐龍巡按江西時謂公清苦不
改寒士之風忠勤方負純臣之望請祀公雲南
制可令于雲南名宦祠立木主配享尚書富平張統
三原王恕於乎公之存歿哀榮稱譽可謂無忝所學
爾矣初配夏氏邵人夏忠之女生男子三人天民應
期應奎女子四人皆早歿繼配戴氏末年教授大梁
戴儉之女生男子一人恩中戊子禮魁世公之業娶
參政岷人王鐸之女女子一人適都指揮王麟嫡子
川再繼梁氏靈石令咸寧梁瓚之女生男子一人愈

都察院檢校物娶提舉雲西魏瑋之女繼娶刑部右
侍郎咸寧張鸞之女女子一人尚未許人恩生女三
人愈生子一人女一人茲公之孫也嘉靖癸未恩等
將以四月二十四日葬公南河之原祖塋以合於夏
淑人戴孺人之兆謂公卒時必欲海為銘其墓石海
疾所嬰顧至於今始得撰述行事以詔後賢夫世之
君子砥礪名節者嘗後先相望矣然飭於其明倦於
其闇不可枚舉抑奚有如公者公稽古嗜學篤義樂
善海與鄠杜王九思嘗私論之以為難能其立官行
政唐尚書數歎其處有定見行有定守平易近民練

慨臨事患難所及屹如太山略無私顧其人品豈近
世所恒見哉蓋棺之後公論靈壅益足以徵公矣公
自號謙齋易曰謙尊而光公之謂也又曰謙受益茲
公非益耶銘曰隴山巘巘西土是奇猗此靈粹公生
實含範世表物立懦化貪建呂紹寧及茶為井百姓
誦德古人何慙既清江表旋撫滇南深思熟慮惟氏
是恔信法獲戾奚用弗堪大星墜楚其尾長騎
聖明念舊公論足勘表貝述德謚恩是卑册默昭謚
邇命惟三繈兒孫矛卓哉長男中子承廕嗣公之懿
南河之涘砯壤賁添筑阡於此藏公毅修銘休迪德
我銘可採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三十九

墓志

奉政大夫户部雲南清吏司郎中南公封太宜
人焦氏墓志銘

公諱金字楚重上世河東人徙居蒲城賈曲里六世
祖均甫生四子而諱安義安禮者元季自賈曲徙居
渭南泰村故今子孫世為渭南人安義生儼儼生言
言生珪配繖氏生六子公其仲焉公之文章行誼公
辛時吾友谿田馬伯循志其墓石涇野呂仲木撰其
墓碑潛德幽光靡或遺矣二君者世之信人也其言
自當傳而又重之以公之名德海昌能贊其辭說今
年八月乙未公配太宜人焦氏卒卜十二月壬申合
葬太宜人於公之玄堂子紹興知府大吉來復以予
為之銘予惟公以昌文奇氣自詡凌跨一世苟得志將
視衛鄭旁杜之業若反手然時或阨焉獨非天耶其
居家及訓導新野事非君子躬行其志俟命於天者
耶不知蘇湖君子其亦如是否耶予觀陳羅之自著
蓋数拊膺與嘆焉嗟乎先王之道遂哉藐矣誦說繁
而本實昧民日相率而為偽予弗知其如何可也讀
公戒子数言若曰男子墮地天地四方即尔事矣非

名言邪即此可以益欽公德巍巍然冠諸河華矣太
宜人者渭南處士焦銖女也有女德宜於公凡井臼
烹飪無弗致其力也公陞秩貧縣值關中有甲辰之
饑而舅姑在堂欲謀就養則山川阻遠非杖行者所
宜太宜人乃請留養於家自茹草惡備極供奉舅姑
安心無撓若不知為凶年者太宜人之孝也篤生令
子享奉養榮被
錫命獲壽考然則天之報稱有德若是者非邪其惠
以御下仁以撫媵和以處姒儉以訓家皆婦人之難
事此則志其大者也男子二人大吉辛未進士以戶

部郎中出守紹興有文名世逢吉己卯舉人合德厥
兄蓋不但科第顯顧而已女子二人長嫁王鶚次嫁
單仕孫男子三人軒轅輗軒為生員孫女子三人渠
聘李廷珍十八歲死仲嫁生員郭珠餘幼未字公生
景泰壬申十二月戊戌享年六十又三太宜人生景
泰癸酉正月己巳至是享年八十又一傳稱仁者壽
詩言君子有穀遺孫子及宜爾子孫振振兮非公與
太宜人之謂邪豐草之原同穴共終魄返于元化德
儕於奕世天于善人無往弗相于乎公與太宜人益
信天監于下昭昭乎誠有不可昧矣銘曰粤惟南氏

世有哲人昭德廣譽至公則新益以佳儷何疑弗綏
篤生令子為世風麟文足傳世風雅可振精典輝燦
光我三秦豐原峨峨渭水粼粼耦爾玄堂佳氣孔臻
孝子不匱萬年永存

楊子敬墓志銘

子敬名止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容堂楊
公次子也母□夫人張氏以弘治乙卯三月癸巳生
子敬穎異奇瑋容堂公鍾愛焉十歲時省稼藍田諸
力田者不敢私隱所獲及歸租來乃數倍往歲容堂公
心奇之旋命就學外傅舉學諸生皆自以為不及及

長凡儒墨兵農律曆象緯以及醫卜之事靡不覽識
柏要方欲黽勉科第而容堂公提兵四川子敬日周
旋戎幄容堂公曰從我勤勞王事孝矣汝業何以自
卒對曰事君事親即臣子之業也胡為不卒後容堂
徵治都督府事尋轉提督漕運子敬皆隨事左右凡
容堂公所為事必身率家衆敬奉行之修賓客節傜
泰容堂公位極樞府名譽日章士大夫爭相禮重公
方謙讓挹損而子敬益恭承德音身無過行一時貴
遊公子未之能或先也前歲庚寅春予有事省府子
敬以容堂公之交予厚也數來訪予即舍中每語性

有微言又善識方今之務乎以為容堂有子也今年甲午四月壬戌于敬不起矣於乎惜哉去年容堂公致政歸以書致予予亟入省會容堂公乃于敬又數訪予、其言益有所據又談說玄理亹亹不倦予知其有所感而將有所圖也顧未能悉知其所閒及得張安世狀見其孕陽子之論又引其病間之語云孕陽生燦燦乘其心安世曰于敬之病蓋自煉生、然予亦嘗視于敬之疾矣頗憾不及此未與之究非數也邪于敬娶吳氏總兵吳公之文生子女各一、皆不育疾將革乃以兄西安左衛指揮使于雲季子七十為嗣

享年四十歲是歲月日葬咸寧延興之原從祖兆也世有懿寶方產德門矣旋復失之要關係非小於乎惜哉容堂公以予素愛于敬宜為之銘銘曰來孰使之去孰主之李賀奕齡鄒攸弗兒豈數然邪抑其故邪予不得而知也延興坦坦草木蕃蕃卜言歲玉胡不萬年、

平山先生墓志銘

先生姓王氏諱璇字天器河南鄭人也高祖伯達生澤澤生宗宗娶李氏生先生先生弱冠為縣學生七舉鄉試不得乃歲貢入國子尋補南鄭縣學訓導南鄭僻在隴蜀間母夫人李又老不得破所悍而去而
朝命又不可廢家又貧又不可無往以闕親意比至居止又陋敝不能避風日生徒又劣肆不率人皆戚然不堪先生充然志曰親以其廩膳幾年謂得為是官將可以報
國家哉先鄙其徒徒將何以為乃力與整頓夷其凸復其憒諸生凜然承之明年科目相繼中式若干人不終任吏部特奏陞宜川縣學教諭宜川去鄭稍近至是始能奉母以往而宜川又近北風土寒苦居弗堪乃又思鄭先生曰吾所以為官祿者本以求養老

母也母去我何以瞽瞽於此哉又以何求也遂弃官同母歸歸幾年弘治癸亥七月十六日以疾卒合其生正統壬戌七月廿六年六十有二明年正月廿日葬平山之原娶垂氏隱君子志高之女生子六人尚忠尚文尚絅尚明尚簡尚志尚絅舉進士為兵部職方主事明簡皆縣學生三女長適高光齊次適學生劉山青又次適于思瀾孫男六瀏湯濱沉涓潼孫女四於戲先生勤于教子子成又不得久食其奉去年秋職方君寄喜其除得先生見之余謂將可以久視所大也今年二月先生歸又五月乃不起此痛尚可言

邪平山在郟城南先生兒時從外祖李公秀實居凡
長往來恒依與既又徙居其陽自謂當老此中乃今
有果然也學士大夫知先生樂居於此咸為歌詩稱
述之遂謂為平山先生海與職方同年嘗侍拜先生
職方以銘於海乃銘曰君無媿於其心遠不惡於其
時由之於道不飾以與茲為平山先生之墳

靈寶學生楊象先墓志銘

予以嘉靖丁亥春過靈寶訪見山楊子象先迎予于
道色溫而氣平非積有所養者不能也洎居靈寶乃
象先日日見予有所問辨質疑惕不留出其所為文

爾雅醇厚似其為人予意中州之士如象先蓋已鮮
乎其儷已今年春二月辛酉予再往訪見山道渭南
得南豐許子廷陳書暨狀云象先以是月十四日丙
辰奄疾殁矣於戲惜哉有士如象先天顧美其才而
嗇其壽如此將胡為而生哉豈其數之所止雖天亦
莫如之何哉於戲惜哉有象先之才而不得展觀厥
綏其能悠游歲月克觀厥綏又將誰哉按狀象先名
守世為弘農靈寶人蓋關西之裔也五世祖克明
國初為都察院左都御史高祖春力田弗仕曾祖愁
以出粟救荒

詔授徵仕郎祖錄監察御史父惟康即見山公雲南
左布政使母許宜人太保襄毅公女也以弘治庚申
月日生象先於京邸自就口食即修謹如成人後襄
毅為吏部尚書而見山為刑部郎宜人每歸寧襄毅
見象先曰孺子何物盎盎如是試以詩對應聲而答
襄毅喜抱置膝上象先益心恐畏敬毋少肆也見山
辭官蜀臬命師授學即重自砥礪後長憲關內值大
侍何先生仲默提學來即從之遊何先生數會予則
言其才美不置歸為縣學生試壬午鄉舉不第頓益
刻苦于學丙戌歲考提學王君取置第一補廩膳生

今年戊子試且近矣衆方以魁選望象先乃忽已矣
年才二十有九爾於戲惜哉象先天性孝友見山徙
雲南留與其妻張氏事太宜人于家張氏者亡友山
東按察使洛陽道夫女也篤意奉若朝夕靡怠提學
蕭君特嘉其行以風士類太宜人病象先凡五月不
脫衣及卒哀毀踰禮人莫不以為難也在蜀時聞學
琴于人不數日悉得其妙父母有不悅即鼓數曲及
懽乃已待諸第怡怡偲偲各極其意其衣服器玩一
無所恡與人交恭敬若衲退無後言有過則婉曲以
諫與遊者莫不以為良也卒之日自縣學官師以及

鄉黨親友罔不號泣於家國所以惜其才亦有以衷
其德也三月一日癸酉將葬西原祖塋之次予子栗
象先妹壻也而象先弟象賢又娶予弟南川義當
有銘銘曰胡為而生胡為而奪豈數之奇抑天之閼
九原有知永慰斯作

扶風耆賓樊翁墓志銘

翁諱現字世珍上世三原人也始祖得祿客扶風岐
陽鎮因卜居岐故子孫世為扶風人得祿生思敬思
敬生克誠克識克識生亨亨生有常有常生禮禮娶王氏
生翁王氏早卒翁鞠于伯母洎長又為繼母鄭所逐

翁曰此父命欲試我自立否爾即與其配馬氏極力
生理有屋半間不蔽風雨尋補完之翁曰此吾起家
兆也翁耕商馬紡績數年家有中人之產雖值甲辰
之飢父母妻子俯仰如舊客遊半天下積貲彌萬聿
為岐陽巨家間為諸子曰誰謂天道難信哉吾南至
江淮北盡邊塞冤溺之患徧不一與者天監吾不欺
爾賈為之際人以欺為計予以不欺為計故吾日益
而彼日損誰謂天道難信哉翁雖方以律家而和以
處衆粒米寸布切切寓訓其子孫洎其婦女罔不知
稼穡之艱蠶績之務者翁之教也自少至老客遊家

居惡聲不至詩所謂終溫且惠淑慎其身者非與七
旬已後鄉之士大夫咸敬重之縣官屢請為鄉飲賓
不從壬辰歲河東楊侯叔厚來知扶風首請翁為賓
而加禮焉始從之時年已八十矣其自慎不輕又如
此嘉靖十四年乙未二月二十一日壬子翁卒于家
由生景泰四年癸酉十一月三十日壬午享年八十
又三生男子二人居仁廩膳生員由義紹業于翁孫
男子七人弁垣境居仁出城封均提由義出弁廩膳
生垣城皆從事于學餘幼孫女子三人居仁生一適
生員王股由義生二長聘王宮季幼是年五月二十

四日甲申居仁等將合葬翁于其配馬氏之塋請銘
于予予嘗擬居仁與弁行誼文學當亢宗光姓而翁
之為人又素所雅重於是為之銘曰逐而自樹克孝
若教誠而不欺孰致為校壽踰八旬殆仁所蹈子孫
衆多其德之紹亢宗光族聿昭天報我銘在磨式陳
嘉告

張母淑人劉氏墓志銘

淑人泰安朧城人故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松壑先
生張配也父曰劉昭世有厚積能以長厚稱於鄉娶
朱氏生淑人性貞順有則年及笄歸松壑先生孝於

舅姑敬于夫子張氏小大咸宜焉夫松坌先生以儒
業起家大抵貧寠雖自盡而淑人一切與伸縮使先
生心無所移得以竟志畢力卒成聞人鉅公其修守
婦道何如也後先生登己巳進士歷刑部主事至都
御史侍郎先後奉
詔勸褒不可悉數而所在稱平要之淑人所相不少
當先生在朝時淑人朝賀　三宮獨以賢德知名于
皇太后嘗特被詔見諸命婦同朝者悉視法焉弘治
己未先生謝政歸寓華陰又三年辛酉有病乃不起
孝宗皇帝詔有司歸葬泰州淑人哀毁踰禮雖子顯

家居而事事必躬為處畫曰心所當盡直不容自已
彌正德己酉子潜以禮部郎中出守廣平明年奉板
輿迎淑人而東又明年淑人歸歸四年潜方以山東
左參政謝政至泰不數月淑人遘病明年乙亥正月
十五日辛未由生正統丙寅八月七日春秋七十工
部有檄爲有司啓壙以明年丙子三月二十五日與
先生合葬西崦之陽潜來爲海銘其墓石海當淑人
迎養廣平之日嘗以姻部之末得拜瞻懿範具知淑
人德意之盛與所聞不殊以為恭儉慈惠之實甚非
近世婦人所有乃宜受享發祥眉壽不替而亦止此

雖康齡已盛豈天所施於令母者僅爾爾也淑人內
順外嚴胥顯服盛男女侍從雖衆而內外肅然語不
相聞蓋先生使山東故城知縣党公肴公故人也以
參十斛米致於家紿以先生命欲必受之淑人曰此
豈不知党公為故人然公平生於人貨無所受即果
有此命則義已難聽毋過
頒賜時鮮必薦而後用曰此皆先德所致教訓諸子
務欲成成聞人有所逰嬉必痛加箠責尤嚴其遊從
之人曰此染習之漸不可不慎也生男子四人長即
潜丙辰進士歷官如右所云娶考功員外郎華州東

思誠女次瀾國子監生娶洮州衛都指揮楊恭女次
沐亦國子監生娶開州判官泰州馬瑀女季滂義官
取隴城南恭女女子二人長嫁岷州衛指揮洪範次
嫁進士華州東郊瀾與二女皆先死沐亦後淑人八
月死孫男一之渠潜子娶即海女孫女五一嫁泰州
衛指揮胡寧子宗仁餘尚幼曾孫女一銘曰崦嵫之
西其地孔嘉與先君子同刹以居止

叔祖醫學訓科府君墓志銘

府君姓康氏諱佐字自輔故資善大夫工部尚書濟
川之孫中議大夫贊治尹太常少卿以德之姪中憲

大夫通政司左通政以敎之子關中武功人也母曰
宜人紀氏故大中大夫交趾布政司左布政某之女
歸中憲九年生府君年十六通諸書大義作五七字
詩歌皆可觀及長喜讀素問黃帝諸書遂以醫名關
中後遂為武功縣醫學訓科訓科二十餘年以老疾
請致仕日日讀老子書能感動鬼神其為醫又不計
貨利病者至雖宜用至貴藥皆輒取予即不報不計
也又能與病者踰年決死生千百人亡一誤焉年六
十五弘治癸丑立春之前日觀迎春者海本歸壽飲
甫已而去去且未久也以痰疾卒於予痛哉府君天

性孝友先祖考東松府君於府君蓋伯叔兄弟也府
君事之若嚴父焉府君能煅煉八石為金銀雖至貧
不肯少用曰吾但識有是術耳然此雖極精其高者
不十數年輒復為銅錫彼十數年者何負我也吾且
令無子以嗣先人假以飢餓死我我無歎也足後果
以別室出三男子焉可謂貧而難守而獲矣孺人曰
劉氏與母宜人俱東安人劉亦名家蓋亦世與紀氏
為姻郝君其別室者長安市井人徐某女也是年二
月甲子合劉孺人葬縣北祖阡西旁姪孫海志且銘
曰　於戲貧而無怨有而不施卒死以貧而又弗悲

其尤難耶有三男子祀以不墜天如斯耶

對山集卷之三十九

墓志

文林郎知湯陰縣薛君墓志銘

君諱佾字德夫後又字藩卿河東人也高祖德仁生文勉文勉生宏為萊陽縣丞縣丞生某為乾州學正陞國子博士至保定府通判通判配張氏生藩卿岐嶷即篤實恭敬不决肆稜角通判公乃固教之曰是宜能以大吾宗者弘治戊午果舉鄉試高第已未舉進士不第與予同遊國子壬戌同予舉進士則同第進士藩卿曰勉哉與子今且受而事矣勉哉與子予

於是益信吾藩卿以為若藩卿乃所以為學也未幾藩卿除知麻城麻城未幾而通判公卒則歸河東河東士大夫皆傳藩卿盡喪禮儒者之教藹然存也丙寅復除知湯陰湯陰地劇五六道也使者冠蓋相望長吏日中不暇也藩卿處之不見有所困而使者皆吾得湯陰適行故一時為令者皆不如藩卿名嚴焉藩卿為政尚委曲事至思慮反覆猶惴惴然以為過也故湯陰人至今思藩卿而藩卿故益勞而病病而不起藩卿在太學時與胙城來嘉會三原秦世觀馬伯循華州東希節河中史宗道及予遊然皆推藩卿長者論議古今人物之變及道書之載則從容詳雅鉛衆不以為同而其謙抑自虛之意終日未嘗改也吾觀藩卿體頎而頷豐謹言而慎行謂宜高年多福可以行志而乃不幸如此古人所適者亡可信邪前日予以先太夫人之喪歸過湯陰哭藩卿藩卿妻子匍匐至不能歸也乃天於善人固若此邪藩卿生成化丁亥八月十八日至正德戊辰十二月十五春秋四十又二配楊氏生子二夢陽夢鶴夢陽取王氏有子某方襁褓女二長妹

代府奉國將軍某淑人次許衆人史周予某正德己巳九月葬花園祖塋之次銘曰引而弗長明而弗光惟我心傷

迪功郎濬縣丞李君墓志銘

李故為山東萊陽大家世有長者至進士鐸而姓益顯家數益傳壬戌冬十月庚申鐸父縣丞君以疾卒鐸衰杖來請銘曰昔先人以鐸為近穎悟使鐸讀書學進士鐸舉進士先人日日喜望鐸歸以見也鐸以官東不能歸然又不能迎之來徒日日望以見吾父吾父不能見乃又至大變家人言方其漸時切切北向呼鐸鐸不知不得望其病苦爲不如鄉里之人能

生死俱於親執事不弃鋒罪逆願以銘先人技王進
士泉状君諱叉字同仁父凱娶孫氏生君博學善時
文能以奇自見凡十試於有司皆不可既後歲貢入
國子每季考試輙能奇國子亦能以優第酬其奇然
以入有司則又不可其所謂奇者則又不能見君曰
是固吾命也弘治庚戌乃就吏部拜濬縣丞丞七年
丙辰弃丞以歸歸幾年乃歿距其生之某年春秋六
十又三娶董氏生子四人鍠貢士鋒醫學訓科欽不
仕鐸今進士其月日葬某地之陽銘曰志不偷于未
成而壯者不傾也事不媿於已行而往者不榮也優
於其身而能以名也

叔父第四府君墓志銘

於乎康氏之荼苦何如是深也先君以弘治壬子卒
卒十六年正德丁卯四月中叔父蘂城君卒卒纔五
月為九月乙酉四叔父又卒矣骨肉淪謝幾盡於乎
痛哉十月乙亥訃至京師與弟浩為位而哭又十日
浩歸奔喪跽曰父歿矣今亡及矣顧所不朽者唯兄
圖之海哀隕莫知舉也辭曰叔諱鑾字振敎顯祖通
政府君第四子也天性亢爽能孝弟少習禮記舉進
士通政府君被
詔入京師家亡舉生事者曰鑾資鈍甚上不若兩兄
下不若弟也宜我舉家人事人且以為火然遂能矣
弘治初及先君卒時家事益窘叔父怏怏不得志乃
入長安求故與賈者皆富矣咸駭嘆向曰昔以季父
力故今能裕今季父窘願盡以所有助季父居三月
遂致累數百金乃悉散歸故與為賈者金數年遂鉅
然盛矣然不瑣瑣逐小利每有賈恒藏直貨之人曰
季父老邪不善賈也求速賈乃藏直貨之後雖有息
矣笑曰彼不知賈道也俟直而後賈此庸賈求不失
也可終歲不成一賈凡吾所為歲可十數賈息固可

十數倍矣故長安人言善賈者皆曰康季父云千金
積新秋雨新貴視市中半價輙召人貨去券貸去故
貸者皆喜趨叔父賈叔父娶高氏南京親軍舍人銓
女有婦德能相賛叔父弘治壬子五月戊子卒年四
十有四先卒生子三人浤浩洋也浤娶張氏繼杜氏
縣學廩膳生浩魏氏甲子舉人洋魏氏女長嫁生員
張儒珍次聘生員郭完未嫁夭矣後又娶高氏浤生
子椿又生女一與浩生女為一孫男二孫女也男子
之事備矣亡有憾矣詎正統丙寅九月己丑至乙酉
之日春秋六十有二於乎由先君卒時從祖訓科君

及其夫人相繼卒其貧至不能棺也叔父能勉舉大事并其配高夫人及先君盖數喪已五叔父書來言冬十一月庚申同三叔父葬玆且柰之何哉銘曰武功之南紙坊之陽叔父以藏與其配行孫子洋洋何用不臧

霑化縣儒學教諭趙公墓志銘

公諱玉字汝石其始祖曰公用子孫第稱曰南京公云盖自元之盛日趙氏在南屬近者徙西北時公用尚幼而孤至其寡姑與俱徙平凉遂占籍為平凉人然不知為趙氏何屬也杭在宋為南京其曰南京公

可占其苗裔知公用娶張氏生隹兒隹兒洪武三年置府城東門坡下宅與弟共居隹兒生得名得名生榮榮生子祥禎福祥子常安弱冠當婚逃去為道士居秦徽山中獵者每見兩虎倚其廬升木詛焉曰山居與野獸相御無他也福以國子生為平谷縣丞取楊氏生公幼即莊敬嗜學外舅考功員外郎靈臺史公書奇之於是以其長女議婚云成化甲辰關中飢甚公時從外舅游學京師丞以粧奩歸平谷云易粟救荒外舅語諸縉紳咸嘉歎焉公以儒才積學凡六試場屋輒不第正德丁卯平谷公卒公既終喪恨不

能成父之志應貢上京師途得金緜甚巨息樹下以待其主至與之主以什一謝公公馳去不顧廷試授拜元城訓導值惡教諭伐號房戶牖及文廟樹以貨督來諸生公唯日坐齋課諸生經書惡教諭愈益嫉公公不為意也遷霑化教諭凡諸生所餽贈皆辭不受嘉靖己丑致仕歸環堵敝廬蔬食飲水其意脩然樂也丁酉二月二十四日癸酉公不起矣生天順癸未九月二十三日己卯春秋七十有五公初娶史氏生子時元有孫三人守約守敬守業及孫女一早歿繼娶范氏未舉子而卒繼又娶許氏生子時春及女

子一人為生員張雲龍妻側室王氏生子時泰及一女子尚幼初時春以己巳歲生公語諸親友曰此兒有異須吾得學官祿力教之以成吾父之志故有元城之行後至霑化時春愈益開悟公日以談笑飲酒為樂壬午時春年十四漁石唐公虞佐石岡蔡公成之為予道其才美若不容口然但舉鄉試第三人予私情焉丙戌會試乃舉第一改庶吉士讀中秘書出館授刑部主事庚寅上封事罷主事歸光大之業故正之氣海內推焉公可謂有子矣夫比公疾革遺命時春朝終夕殮勿停柩勿告訃勿厚葬必以予志其

基石茲將以月日葬公南山文原時春以狀來請銘從公志也公之盛德雅操備在家集不可枚舉有子如刑部終無弗傳者矣銘曰世有哲人必昌厥後其昌伊何匪祿匪富令聞不忘○厥穫兄厚○厥穫允厚萬祀所崇若彼茂草奚其爲容於惟先生遜哉鉅宗迺流循源有倬其洪公需我銘愧無閒裒佳城巍巍令子所封孝子不替斯公令終

王育之墓志銘

吾友立庵先生第五子曰工字學育之者表弟門克謙婿鳳翔府學生也予昔往鳳翔及育之也育試皆

嘗見之聽其言論觀其器度以爲達大後之所詣當卓然爲西土先今年正月乙巳乃病嗽不起矣於乎惜哉世有奇寳天方予而復奪之此固數之使然天莫奪之何爾於乎惜哉二月癸酉將葬育之于三岔山先塋其弟舉人完以狀來請予銘其墓石按狀育之生而穎悟多能博通子史好讀先秦文辭及漢魏詩作書㴱得晉意取古今琴曲數日即能一一撰譜下至曲藝之細無弗喻者嘗謂完曰吾見近世士人皆習踈弛以至恣妄彼自謂得所爲縱縱簡手人今蓋何益耳吾弟宜識此毋爲所移可也豈識其先之子及少年所能知者益可以觀其度矣數舉不第人或有慰之者曰吾豈效齷齪九起者邪近又作矜矜論以自明言人當矜持其驕矜之心也畧曰夫人見江海渟洄而無聲乃以爲深廣也而不知江海不隩隈故無礚磕行潦隩隈而礚礚故其洄也可立而待也夫善惟不足也故抱寸即矜矜則泄速而善莫能久藏故曰有矜無善夫人矜持其寸以至于尺而丈使積多不能偏舉斯可矣非名言邪育之爲明公子其省侍大人往來道路無人知者亦可以見韜晦有方也立庵以治儀頒不撓法謫戍廣東育之思其作之雖

也則日月強顏寬退則於邑泣下凡兄弟聚食一不至必不食疾則親侍湯藥乎而後已其孝友出於天性如此於乎惜哉育之生二男子長曰百里年十四矣資性穎敏日記數千言可期其成次尚幼二女子皆未聘銘曰生而神靈乃不永終遺之其子雖約而豐葬于先兆萬年曷窮

陵川秀才王君合葬墓志銘

君諱景祥字宗賢家世陵川人也祖九成有高德抱志孤潔恥與惡人言有惡人報欲避之山谷中曰吾何以與是人同也生子现性益淳朴毋華居富而能

儉奢盛而克謙韓汝慶謂九成有龐虎門之風而丑不媿陳太丘之德信矣鄉大夫縣官以為鄉飲賓數不肯就每戒子孫曰勿好奢以蕩吾家勿好鬬以危吾家勿履公門以累吾家故其子孫至今猶能守法保家云者其教之所由來者遠也君生値饒裕能好學不倦治禮經兼解朱氏詩弱冠即有名場屋謂可拾芥取科第乃不幸死矣豈其氣之不參如此死之日識與不識莫不悲悼太息曰何遽妄此良士也配張氏縣名家女有婦德克宜于君君死撫其諸孤能自樹立門户曰勿令人笑大子而已於是悉取所有

財易置田產人或難之曰吾聞子弟恃財而無以教則因財生蕩田產非易捐者故予置田產所以保遺財或因以教耳事繼姑武氏克盡孝道武氏老所生或不能委志奉事而張獨任之非賢而能之乎生男子四人長瑋七品散官次文秀才次平次塤女子一人為鄉人都章妻孫男子七人長道瑋子戊子舉人朝邑知縣𨺗兆通判橋路訪坤田皆其次也孫女十一人皆嫁官族君生正統年月日卒成化年月日年盖三十歲張氏生正統元年十月十八卒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十九盖幾十有幾君與張氏已葬碓白掌

先塋二十一年矣道以狀請予曰幸孝交予夫子乃何忍無銘予先大父之墓願夫子有以為道謀世予是銘曰積而已昌發而未光豈數之忽室乃逮厥孫子以長邪後德方張視我銘章

秦安王處士墓志銘

處士諱景惠字良濟家世秦安人也父曰某配某氏處士兄弟二人有厚積恒貸貸致息一日父以所貸券付處士取償處士曰何屑屑與窮人争錙銖然若此不已勞乎乃受其券而不討其直於是父怒處士以為不若已幹令別居處士即別居伺父顏色稍霽

則復入侍奉於是父以東山之莊與處士令居而留其季子世綸隨已人或有異言處士曰兄弟天親凡吾所有事一皆父命我何可以異心也唯弟所欲無弗如其意者已而弟死處士以他事逮官是時官方以暴悍治下無弗恐者處士以理自據官亦無以為罪比出處士哭曰吾弟安知汝兄有此也一日處士顧諸子在側忽悲首拄頤嗚呼噫嘻者數四諸子訝焉乃進而問處士曰吾弟世綸今安在也此其孝友之實出乎天性非勉強可能者於乎聞處士之風者其可以無媿耶蕪人某知秦安以處士之誼不可無

訓於鄉人請充鄉飲賓辭不赴御史朱公鼒為署邑
守下令求高年有德可師法於鄉者縣令以處士及
董公上之重嘉嘆焉嘉靖二年三月庚申卒於家享
年六十有七諸子悉其故券焚之曰此先人之志也
配孫氏生五男子評訓皆縣學生謨癸酉舉人詩守
世業訥亦學生四女子各歸名家評等將以十一月
壬申葬處士於城南先塋中子謨以狀來請銘爰者
武選郎中侯君應乾蓋嘗言處士之德與狀無異義
當有銘於是銘曰
惇德秉仁克綏厥親是謂允迪於倫子多而文聿以

致身其道彌尊其譽孔聞萬年弗渝諦此佳墳

亞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左參議石君墓志銘

君諱禄字君錫別號蓮峯上世南陽人也七世祖昭
勝國時為荊襄總帥佩金虎符因論討不合棄官來
商洛而居華郡華郡臨渭二川其後族屬蕃衍更臨
渭為石鄉云昭生遠遠生閏閏生著明精於武技不
樂仕進有子曰巖君曾祖也生三子某璞秀璞以義
勇起家官昭勇將軍騎都尉錦衣衛指揮僉事秀為
鄉之善人受高年爵生四子其季曰輝是為封君明
法律有力絕人以椽為磁澗遞運大使娶秦氏生君

與其弟爵君幼穎悟英邁不群長補郡學生有文名
弘治戊午舉鄉試明年己未登進士第為南京刑科
給事中偉有建論陞山西按察僉事緝姦剔蠹風采
凜然撫按交薦之會有封君之憂已復除山西僉事
去淹滯之獄慎囹圄之政處馬邑定襄飢饉之害平
寧武之國山西人深賴之復有秦孺人之憂已即改
除四川時焚人蠻作亂都御史馬宗大以委君君親
冒矢石討平之又為立州建官以杜後禦坐是陞四
川布政司左參議君曰仕宦何時止乎會當塗者有
言即幡然以歸歸七年為嘉靖甲申六月十一日以

驟感痰厥而卒距其生成化丙戌三月二十二日春
秋五十有九予與君同試於鄉同官於朝雖南北不
同交特厚君心志坦夷不拘小節與人言盡布心意
居鄉井恂恂謙退若弗知其為達官貴人者此其過
人遠矣君在諫垣時會災異條陳八事曰明體統戒
逸欲崇敬畏親賢臣遠佞人抑外戚厲官守戒力役
復有
詔求直言君又陳十事曰親
經筵以弘聖學察賢否以明黜陟公賞罰以服人心
儲將材以資軍實擇將帥以固疆場罷營造以蘇民

困開言路以決壅蔽又巡撫以便經畧愼守令以字黎元敦節義以厲風俗皆依事據理克中時宜予竊有取焉後君在四川每經武功必握手話舊數日而別據君之能以為必躋顯願乃止於是私甚惜之洎予類年遊華覩君躍馬大馳飲食起居若少年人恒自以為難能顧亦復止於是於戲傷哉君娶黃氏封孺人内政嚴肅克弼君行生子一宗玉國子生女三長嫁兵部郎中東君子太學生元次嫁縣丞郭君子州學生岳季嫁潼關千戶汪君子溼側室詹氏生二子宗正宗直宗玉生男子曰堅君為生孫也聘左副

都御史屈公次子國子生登之女明年三月某日將葬君西溪先塋之次宗正持屈公所撰行狀請銘於予予於是為之銘曰西溪之東有墳窿窿其龍克從其風有容是惟君之閟宮太華之中子孫雍雍萬年靡窮

迪功郎伊陽縣丞康可久墓志銘

可久諱永嘉族兄國子生文數子也文敍兄有大志瀕幾於仕死遺子二人可久少即有才譽先平陽府君甚奇之以為光吾宗者此兒也時予少可久十歲每有戒諭則必稱可久云洎予稍長則始知平陽府君所稱予甚不輕也予謂可久必第進士成聞人顧竟不第正德庚午歲貢入國子祭酒魯振之殊惜其才又十三年壬午上吏部拜伊陽縣丞五年考績當受上賞乃力求致仕巡撫何道亨懇留不獲竟致仕歸時嘉靖丙戌秋也是年予歸田里十有九年可久雖族子義若友生予凡有所言惟得可久始語之可久性孤特耻與下流遊居官居家清謹之操時輩無可同日語者故予每以可久為韋弦乃己丑二月十八日甲申疾作卒矣由生成化乙酉二月十五日壬辰享年六十有五娶喬氏里人喬銓之女有婦德克

家教子鄉黨宗族以為難能由少至老未嘗出一疾言此可以知吾可久之有家相也嘉靖十二年癸巳九月二十日己未亦卒由生天順壬午四月十七日壬午享年七十有二生男子四人輅輪輞輗輖有穎質不幸早死輅治家人業輪輗俱生員孫子十人孫女子七人先是可久已葬西原新塋今年己未十二月十四日庚寅輅等奉其母合葬於可久因來請銘其墓銘曰學行昭只行藏異只天權哲人元數戾只並儷趙化孫子茂只西原孔嘉終亦安只

對山集卷之四十

墓志

明故封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儒學訓導楊

公墓志銘

公諱冊字濟川別號訥菴家世武功人也曾祖禮國初舉人才引疾不就祖安父鑑俱孝弟力田為鄉善人鑑生四子長善次鼒次哲季公為縣學生讀書不成父命公繼哲為學生治朱氏易籍然有名於時成化丁酉鄉試已中式錄其文矣有某忩議欲私其門客乃祇落公卷此後累試皆弗售士論惜焉弘治

庚戌應貢上禮部拜吳縣儒學訓導勤以教人禮以自御夏人至今猶誦說不忘云九載滿年尚未及六旬且將陞官也乃慨然告歸家無厚畜守薄田數十畝其心休休若將終身焉此可以占識公志矣正德辛未長子東中第進士為行人又三年為御史勑封公為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配張氏封為太孺人太孺人鄉善人貴女也年二十歸於公善執婦道勤儉備至故能相成公學公已有官乃彌喜紡織所衣裙布敝猶不易曰我性蓋如是正德辛巳十一月八日公以疾卒於家距生正統庚申三月二日春

秋蓋八十有二葬後四年嘉靖丙戌六月二日孺人亦卒距生正統壬戌六月二十八日春秋蓋八十有五今年戊子九月三日東中將奉孺人之柩啓壙附葬於公以狀授海請以銘公之墓海自兒童時嘗從鄉先生之後私識公之行事公天性孝友加以稟賦謹厚終其身鄉黨宗族咸無間言兩兄繼歿撫其遺孤無異所出堂叔某死無後葬之以禮又為主時祀於家東中既貴祿之所入計已饒裕公欿然如布衣時顧自處益儉每飲食至微以先公先夫人逝不及養感泣不已此亦可以謂有終身之慕矣張孺人性

尤儉素遺訓甚多東中嘗述以告予曰不肖為御史曾拜吾母於堂記吾母之言曰我在家時聞人說而祖善而父將來必做官人我歸而父見而祖接人若恐傷乃而父果做官爾官視而父又加顯矣此而父之善所致也而謹識之凡百勿顧目前當從後看可也不肖攜家口北上吾母告吾妻曰我平日過活甚難今老矣一薪一米未忍輕費世常說節儉勝求人諸婦宜深念此日用間汝輩不要惜累及吾兒請勿後來見我也此皆表表然可以訓及將來比跡古之賢母者噫嘻盛哉公與孺人生男子二人東中允中

秉中以御史陞山西按察司副使允中受義民爵女子一人適里人党庠孫男子八人紹早夭余三尚幼秉中出也純紀俱縣學生而紀夭餘二幼允中出也孫女子三人秉中所出二一適重慶衛校王堂一許聘景塾允中所出一適馬河龍俱先歿純出曾孫女子一人已許聘馬氏前裔盛矣方公卒時秉中以廵按四川過家孺人卒時秉中已陞官山西歸省問疾侍藥屬纊視窆曾無一之不逮所謂不期然而然者非公與孺人陰德宿厚詎有此哉銘曰　武功之南欲川惟膴土厚水深公積俱俱孺人是同真茲終古名德在時懿訓如昭子孫振振克遵伊武伊武孔賢帝命是延豐章蔚誦脊貫公阡南山峩峩漆水湔湔永言孝思尚慎諦旃

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閻公孺人趙氏合葬墓志銘

閻故為興平馬嵬人由警菴先生宅長安其子孫皆居長安故遂以趙孺人葬長安南新熙之原而遷序班公之柩合焉於是子綸暨海來武功以銘屬海夫序班公者海姑表諸父也與趙孺人俱有厚志瑰行當不可母泯於來世故子得述而銘之云序班公諱璘字尚溫狀云上世萬年人蓋唐右相閻立本之後也立本始葬馬嵬原而子孫因家馬嵬元季避兵入蜀洪武初四世祖名昌復歸馬嵬而馬嵬之閻延蔓不可勝紀矣名昌生遵道遵道生秉直秉直生通奇偉有異識鄉人賢之舉人材除南京刑部司獄娶張氏早歿繼又娶張氏生子鐸天順成化間詩人世呼為警菴先生與景泰辛未進士累官至浙江右布政使娶予曾太父太常公之女累封至淑人生男子三人序班公蓋仲子也修軀丹頰人望之如瑩玉又性敏善記兒時隨所口授者即過耳不忘先君子平陽公

嘗言警菴先生與余懸肅公欲序班公僅五六歲懸肅公指席上食娇請曰入條螃蟹腿即應之曰五色鳳凰毛其敏捷精巧如此是時警菴尚在郎署一時縉紳大夫聞者罔不奇之弱冠從警菴遊四方蓋多覩識前言往行收書肄學無所不愽雖一器一物之小皆能參認世代人品萬不一失然多病不能奔走而性又喜逸遂故卒不有科第成化丁亥以警菴願天尹蔭當補國子生時周文公為祭酒深所器重每召語輙至夜分始退弘治辛亥除為鴻臚寺序班苦以不得省侍警菴為恨遂耿耿有心疾序班事十不理

一二獨伏枕捐膺曰父老父老甲寅四月辛巳病劇不起年終四十又五也孺人趙氏通政趙伯頤先生女也世為北京大興人伯頤以乙丑進士起家娶宜人潘氏生孺人端莊貞淑有古女士之風襁褓時太學生高公見之曰此女不為貴人婦當為貴人母然貴家大族求者不可勝紀而通政公顧獨喜序班蓋謷菴與通政皆詩社密契友而序班公夙安撫猗姑公熟見其美乃如此孺人自歸序班公則克諧孝焉康淑人極嚴肅也能獨得其懽心由序班公卒至今二十年辛苦備嘗撫稚無間教導諸子皆克自成立

為閨人而女子悉歸士大夫婦人之事可謂慊然無憾者矣正德癸酉三月丙戌以疾卒年蓋六十二矣生男子四人瀚滄漸溥瀚初娶种氏大竹令山女繼娶趙氏兗州知府蘭女滄先死娶趙氏樂至簿玘女漸娶薛氏淯川簿旺女溥正德丁卯舉人娶王氏故兵部尚書河州公孫僉事經女女子四人長嫁兵部尚書李公之孫順義學生桂次嫁翰林院修撰滕霄又次嫁王應麟又次嫁蕭奇元皆舉人也孫男子八人梅梧椿果校樓榎樹孫女二人俱幼在室夫序班公天性篤孝一舉不忍忘其親及仕有官職猶思慕以死此其志愍然世未之能有也人恒言公遇異僧善黃白得其術亦卒以不用又秦簡王嘗大陳古今名帖圖畫徵序班公徧視之至則掩其題識問為何人歷千萬軸無一不當王因悚然敬重矣其隱行遺致皆載在閻氏家傳中可備頌說今得而畧云序班公生景泰庚午正月壬申趙孺人生景泰壬申九月庚寅其合葬也以正德甲戌二月己未銘曰　維閻之先有令德隆四世光乃則無言弗訓維可測三秦之文華其力公為之嗣從安盡斯道不延年壽隅子孫繩繩奕且赫斗城之南定幽宅淑音煩儀此焉

格鬼伯罔怒神永懌正月壬午我銘石仲春旦日工有翼

懷遠將軍西安右護衛指揮使陳公淑人曹氏合葬墓志銘

予為諸生時遂菴先生提學關內以予就業正學書院當時交與之士其最厚者曰陳裕後光祖予既忝竊第而裕後亦就襲替為右護衛指揮使矣裕後博學能文累不第場屋故往就此者謂非數耶或曰其父平林公之命也予以與裕後友也故往來西安則數拜平林公今年九月裕後以衰絰來執香友劉士

奇員外狀請曰先人以四月二十六日弃不肖光祖
將以某月日葬木塔里先塋與淑人合兆必吾子有
以銘其墓石使後世可以考先人之遺行茲惟光祖
之友也予惟平林公盛德偉容宜有壽考乃果如此
蓋其生正統壬戌三月一日至是則八十歲五福克
備名德不衰可與廣淺者道哉按狀公故順義人始
祖曰德元生五公五公生勝元末避兵野城而依舒
城孔氏孔氏為湯元帥部兵孔氏沒勝遂代孔氏為
帥帥兵修軀偉貌勇略絕人常有大志值 高皇帝
兵至河北於是仗劍歸之有功授千戶又從攻東阿

東平汶上皆連破之明年戰于齊眉山並子賢死於
是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而以子斌為薊州衛指揮
同知尋改西安前衛在西安能其官陞陝西都指揮
僉事此平林公父也平林公諱銘字德新天性孝友
母淑人高氏早卒至今思慕不忘生日則謝客茹素
哀怛有加都僉公母以被命來陝事出倉卒不能遷
葬其母語及輒慟特平林公方少弱冠也解之曰夫
勞於國者不得私於家臣子之節無兩立也大人不
能遷太夫人茲惟小子之責請終身不敢忘大人之
所憂於是身自往董之數月而反葬焉其巳與矣都

僉既卒平林公襲其官則益修都僉公之業德聞與
望靈州缺守將當塗者以平林公往平林公故善射
靈州諸將盛致緡錢為注欲與平林公校射凡數回
諸將悉莫之勝平林公乃悉得諸將緡錢無罰諸將於
是遜服平林公不敢言射矣平林公乃與諸將約曰
能射勝者以吾所有緡錢厚賞之軍士乃各相砥礪
既强善射廣用捍將未幾以土觀調衛真定 秦惠
王奏留之護衛尋陞指揮使 惠王薨 簡王立益
敬重公嘗問平林公曰居官亦罔利乎公對曰有之
他不敢也法當人衛士皆與財澤而曰若豈敢罔利

者也御史李伯起按關中文武之吏莫敢正目獨平
林公數見親信令訊疑獄則應機而決亡弗當益李
御囑聚山谷時以為要御史以公往得其罪當釋其
餘黨同事者或疑之平林公曰直當如是耳事上御
史異焉以為長者也衛有屯賦平林公俱與為期約
而不恃法衛人感之其訟反最於他衛及其老而致
仕衛人無大小皆泣留於王平林公乃辭去益懇於
上王卒從平林公而命有司歲給廩役終身焉淑人
賈氏都指揮賈公從孫也父曰銳為義官淑人天性
柔惠貞靜八九歲即容止有常度及長益閑內則為

父母所鍾愛年十七歸平林公宜其家平林公有側
室三人淑人待之甚厚所生子女無異己出及生裕後
教之曰予聞世祿者後肉食者鄙汝當讀書為聞人
官蔭未可恃也生正統甲子十一月十五日以弘治
庚申二月二十五病癱卒年五十又七矣側室高氏
生子二人清源晉義官周氏生子一人濟張氏生女
一人嫁劉千戶子大用孫男子十一人大業西安府
學生乙卯武試第一與大壽皆光祖子大猷清子大
忠大仁大義大禮大智大信源子大誥大詔濟子而
又有孫女子九人二出光祖三出清二出源二出濟

則平林公之貽裔可謂盛矣於是為之銘曰位崇崗
兮後蔭德豐有闕此宮惟元終

王安人魏氏墓志銘

安人者遼州學生魏鑾女也姿度婉淑動止謹十
歲值魏君卒與母高氏居無肯一失其意族中人人
奇之曰兒他日必為良人婦年十八歸陜西按察司
僉事王君姑劉氏者王君猶母也王君生母亦為劉
氏皆以先人耀州學正贈主事公卒寡居于家而安
人事之曲盡其義二夫人咸宜焉次劉夫人既有疾
能朝夕侍奉毋怠色及其卒亟勉匍匐以至成葬哀
慕毀瘠至終喪未嘗少衰方王君為學生時家故儒
門清簡無厚貲也安人能一切伸縮綜理使君得甘
心向學後君以戊午舉鄉試乙未壬戌兩舉禮部不
第因留滯京師者五年母劉夫人之養皆安人率弟
愈極力而為之君既舉乙丑進士方欲圖省母君西
還得蘭州差若頗便矣而母君抱疾甚篤安人事事
無所不盡然乃竟不起於是母君夫人遺言君曰此
孝婦兒歸宜愛之重之婦德與孝可使人人取法也
君初仕宦安人偕君京師雖已貴有奉侍猶蔬食布
衣無異儒生時有詰之者安人曰我儒家女所性只

欲如此爾一日君自部署還言及刑法之至某以某
事合死或嘆息不安安人曰豈非欲求生道不得邪
夫君為刑官民命所係苟果極究當盡心以求其生
郎緣以受譴何害故君在刑部有美名令譽雖君天
資夏特要之安人所助不少正德己巳冬十月安人
忽有疾中子子宣刲股肉以進尋少愈矣明年庚午
四月則病復大作以其月二十四日遂卒年才三十
九爾生男子三人子蕃取朱氏僉事譙文孫也子宣
聘閔氏舉人徹孫也皆向學克進取子旬且幼女子
一人許聘知府李復貞孫孚文某年月日將葬安人

州北會龍山祖塋之側王君以舉人陳倉程勉學狀
來請銘夫婦人之性剛者或多悍柔者或多委至於
井然能以家事為理上不失舅姑之歡中克承意君
子而下逮僮僕罔有不善雖載紀所稱何加若王安
人蓋表表者也嘗聞王君言安人處娣姒及內外姻
鄰無所擭戾至僕婢之際雖甚嚴毅而憐恤之際獨
厚乎向因家事忿諸婢將責矣安人因和色懇諫曰
彼惟愚方為君役彼能一一如君意耶從彼知君安
能役彼耶此意甚到可以語諸有位者毋以過望責
人中庸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此豈其遺意乎銘

曰姚能順婦禮以盡雖不享其厚而子之孝視己以
害協龍山蔭蔭其飫且豐即末大其寵而蜀之人曷
不知為賢安人魏氏之宮

明故文林郎監察御史王公合葬墓志銘

公諱英字文英家世扶風天杜人也高祖某曾祖某
祖某父林俱隱德不仕而家善富厚有貲蓄粟至萬
餘石凡遠邇借貸輒以半息為准故人人稱公家為
義王家云公生承家世饒裕益又長厚有量甲辰歲
關內大饑至人相食公視左右恨曰此皆吾故能養
者今若此吾弗與為之彼將安望於是出粟五千石

盡散予之約曰歲豐則償歲歉則已後歲豐矣計穫
粟者十一二乃嘆曰嗟乎昔吾以粟與諸君謂可生
活相聚今既不能全其來乃幸有諸君在願棄素約
勿較於是諸存者咸感激曰吾輩無以報公願公世
有貴子弟後公子綸以鄉試舉人由真定知縣陞監
察御史巡按四川有顯名於時陞嘉興知府而公與
配孫氏繼室史氏皆被有封贈之命此非其實報與
公叔父政嘗為某地某官隸有盜庫者則反揚言為
官公詣城隍廟禱曰官即不能奉遵教法乃何至為
盜神血食茲土獨不能陰監耶是夜與政各夢老人

語盜形狀甚合明日果獲盜此蓋其誠意所感云孫
孺人生男子四人綸緒紀而某早死女子一人嫁某
姓孫男子五人孫女子三人孫孺人慈惠克相於公
史繼之又克似其德因公刑諸內者有禮道耳公卒
於弘治庚戌五月十三年止四十又九孫孺人卒成化
癸卯正月二十七日年四十又二史孺人卒正德甲
戌十二月二十四日年四十又一明年乙亥十二月
十八合葬天杜南新塋知府君以平山令趙孜卿狀
來請銘予曩在官秩與知府往來獨厚誼既不可辭
天杜去武功近數十里舉語相稱知公行誼尤切然

恨公忠厚敦實如彼而壽但止是以為非天所以
鍳右良善然視其子孫又彬彬然盛遠此又若補其
所未足豈其數之一定雖天不可易與銘曰　德不
能壽享已克厚孫子綿懋天豈無右永茲焉答

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鄒公墓志銘

公諱志義字宜之世為延安清澗人自祖以上俱不
仕父安始讀書舉鄉試後為萊州府通判有惠政萊
人至今誦愛之娶夫人楊氏生公自幼穎異能旁識
十歲萊州公教之書皆泛泛會大意也後教之朱氏
詩備遂中成化戊子鄉試明年己丑又遂第進士明

年庚寅授為大理右評事受
命審錄河南罪人河南郡縣時且大旱矣公至折死
罪成案三十五人釋拘擊三百七十人夾有特月展
轉十人即大雨有年公由是名聞公卿矣三年陞山
西按察司僉事山西多獄訟乃悉置無辜實取擇兇
盜無狀者嚴治之民盡畏憚之矣僉事三年陞副使
一年坐事謫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同知同知二年弘
治戊申復為山東按察司副使後四年母夫人卒去
官歲乙卯復除山東山東三年陞四川按察使盡以
所治山西者治其吏民皆按堵矣四川三年陞河南

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尋陞山東左布政使未幾通判
公卒巡撫都御史徐公知公貧莫可計大事也以百
金賻之不受四年乙丑改四川左布政使尋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尋慮湖廣民貧察吏多貪
慧無狀公曰吾不可為有司之事也下令郡縣有吏
能慈惠百姓者巡守官以實事白迹其不法者罷黜
之湖廣父兄皆私自嗟歎以為有父母育撫也時年
正德丙寅
上方圖用舊典刑部缺右侍郎公卿交議宜用公代
乃　詔為刑部右侍郎將行以十月七日病不起湖

廣父兄子弟若喪考妣矣三司文武之吏莫不相望
痛悼矣夫公天性剛介歷官三十有八年終始亡有
撓焉雖甚顯大又僕實不華也踰三月子序始自故
鄉來扶柩歸且葬矣乃走京師以考功主事王納誨
狀請海銘以昭白公之先烈海舊遊公卿之間聞公
之風甚烈且公為先達所效慕也敢以辭耶公生正
統甲子某月日春秋六十又三矣初娶夫人白氏兩
淮都轉鹽運使行順女有德宜於公封孺人卒生男
子二人庠學文有行蚤死序既舉於鄉且屢考不偶
行當嗣公烈矣女子一人嫁為綏德衛千戶申鎰妻

繼娶夫人孫氏鴻臚少卿慶都鐵文德如白夫人生女子一人嫁考功已封為安人某月日甲子將葬公石背原祖塋之域與白夫人合兆銘曰　顒顒我公維秦之英維國之楨維氏之刑弗展厥成悲此石銘

明故封中憲大夫彰德府知府劉公墓志銘

公諱景字時華中部人也其上世祖仕元為萬户譜亡其名生七子曰劉濟者萬户第四子也生簡簡生君傑君傑生處榮處榮生縣學生準準娶僉事折某女生公公生三歲而亡父母拆改適他姓以公隨之及公壯繼父亦死拆乃携公歸劉氏娶知縣高某女

未幾為有司薦選為縣吏惴惴小心不敢少有所肆於是縣官器而愛之三考已乃拜保安州洗馬林倉大使繼而陞亳州義門巡檢巡檢三年值子達夫以進士為太平推官迎養來遂棄官居太平數月乃歸中部鄉人且以公身富子貴或有所更易炫燿而公惟以恬淡自居雖惡己者莫不起敬也後達夫陞彰德知府迎公與高夫人養知府邸中海時以得告送母過鄠就以拜公頎然偉丈夫也其容質而肅其氣和而莊私謂必享高年膺福祉乃今一如所億長者之所履其容貌辭氣果足以逆見如是也後達夫以御史奏有治狀

孝宗特錫誥命封公為知府而高為恭人公嘗謂達夫曰吾以微賤賴汝至此吾老且髦亦無以報稱德意惟爾謹官審度捐軀竭力耳天性孝友凡所能致者無不盡心力為之其葬母與兄事具載劉氏家乘中雖頗於典禮未合而惻怛慈愛之意足以通天地質鬼神無遺憾者矣達夫言公在義門時得小盜數人兵吏以為喜公曰此貧窘所至可舍之吾所求者大盜橫賊也後果有大盜刼人或曰盜勢盛不可易敵公奮然先登曰不得此吾不可一日居義門已

而群盜悉獲於是義門三年卒無盜矣生有三男子一女子皆出自高恭人三男子者玫琮瑋也玫早歿琮即達夫丁未進士累官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薊州等處稱有良治瑋順天舉人女子適鄜州王舉孫男子十二人伸縣學生儀偉監生玫子也佐辛未進士户部主事卒儼監生保舉人倌縣學生仁舉人達夫子也仕舉人价倬儒瑋子也孫女子八人已嫁者三人聘者三人其二尚幼也又有曾孫男十二人曾孫女七人嗚呼盛矣正德丙子二月八日公卒於家遡其生宣德戊申四月六日壽蓋八十又

允達夫將以十二月十五葬公鐵子坪之陽與高恭人合兆以予嘗與銘高恭人之兆也至是復以公銘屬予予於達夫有兄弟之義則公銘宜不可辭銘曰德厚孚延孫子允繁昌崇允光惟關中之累家土有塋胡不萬年

奉直大夫通州知州張君墓志銘

君諱舜舉字邦獻別號東崖子家世武功人勝國時代有令人曾祖韜生顯宗讀書不仕為縣啓蒙師予猶記其教法嚴肅為近所未覩也生瑤為鄉飲賓以君貴贈承德郎配鄭氏榆社丞莊女也亦以君貴贈

安人生君與其弟舜賢君天性穎悟不凡長為縣學生科目文字所出必異先君子特愛敬之後不為遂庵虎谷時敏所重弘治甲子中鄉試高等以乙榜拜太原縣學教諭教人有法諸生畏焉丁卯應聘為順天同考識拔得人已而有鄭安人喪服除復赤城士大夫見其教法甚禮重君庚午復應聘為四川主考所收皆名士學陞儀封知縣政通人和蔚為中州守令之望撫按以才堪於繁奏調內鄉聲稱日隆吏民益協薦論之疏後先相踵未幾封君卒乃以憂歸起復吏部時大興缺令部尚書殊難其人然名及君曰吾有良大興矣君處至繁之地若無事然京師人語曰

天子愛民錫我良令大興聽事久廢壞至不能蔽風雨君請於上以官材為前後堂輪奐之美甲於畿內公卿具以其賢卓絕於時值通州缺守遂陞君知通州通州去京三十里東南要路也中多貴人宦官凡事相涉有貴人者請謁不獲遂以誣罷君君慨然束歸詩酒之遊里閈之樂凡七閱年其心陶然非區區以仕為膴者班也嘉靖庚寅三月丁巳病感寒不起由生成化丙戌月日春秋六十有五初娶徐氏卒無

子繼娶王氏壽官鉞女也俱封安人亦先君卒生三男子長汝為季汝明皆縣學生仲汝翼服家人業一女子嫁生員談文孫男子二善繼善性孫女子二幼未許聘又繼娶馬氏清豐簿萬爾女汝為等將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君於城北祖塋與徐王二安人合兆狀來請銘予與君殊厚義不可辭因記君大興事若審編之公惟醴泉辭理常與君不避豪右毅然獨行為民所悅服他無間也其謙以居鄉廉以涖職則士大夫之艱節若君何怍哉銘曰　城北之阡膴膴延延同貴厥儷萬世是安子孫振振後不愧前詩書

之裔武功是膽君才偉卓蔚惟特賢位不並德壽胡
亦然昭兹我銘倘為世傳

明故廸功郎承天府經歴周君墓志銘

君諱晃字時制鳳翔人也高祖大安曾祖濟祖楫父恕皆隱德弗耀母劉氏生君一人補府學生正德庚午奉例為國子生嘉靖丙戌除汝寧府經歴汝寧庫盜失庫銀知府罪典者君曰盜庫者盜非典者也後果獲盜知府以君為明令領廵捕事民得無冤豪強有所怙恃者悉不敢縱己丑丁内艱壬辰後除承天府經歴故安陸州也為

上潛邸

獻皇陵寢在焉送往迎來視他府特加繁劇君承知府之委處之裕如知府以私事屬君君曰殺人以媚人吾不能也於是與知府相左凡有難且疑者知府必以委君君立辦焉而當道嘉賞日至分廵副使劉公又禮過之贈之以詩知府卒不得志於君矣丙申十二月官滿將上考績七日戊子疾卒由生成化壬寅九月四日己亥享年五十有五配張氏生男子二人長易戊子舉人次詩方事於學女子四人全汝麟生員郭交劉交強容壻也孫男子二人肴士㳂人明年丁酉九月二十七日癸卯將葬城東審平莊先塋之次易持吾友立庵先生狀來請銘君之墓石按狀君瑰偉激昂以氣自負里中賢豪莫不樂交於君人有過輙面數之已而相與如常人愈益感君嘗讀項羽傳至烏江不度曰丈夫之志也可以識君矣君有伯母侯氏寡而無子君養生送死曲盡其道又有緦舅寡姨皆無肯令失所孝友之性類如此世之婭婭僕遨馳驟功名者視君何如也立庵宿無妄語其稱君殆不容口益可以知君矣易之所就當不可量天道果無知耶銘曰　鳳翔之區古雍州靈勝所萃賢

俊稠周君磊落人罕儔科場失俊中詎憂靖恭爾位將焉求直道不回惟所投敦義篤孝思悠悠視彼僕遨君獨羞佳兒英英實啓周君之潛徳永弗休
龍章迤邐光爾丘

中順大夫知岳州府劉君墓志銘

君諱煥字堯章真定藁城人也高祖諱聚生廸功郎大寧縣丞聰聰生清清生恭登辛丑進士仕為浙川知縣娶侯氏生君與其弟恭皆讀書善文弘治壬子君舉鄉試第七人明年遂第進士又明年授戶部陜西清吏司主事管太倉出納人咸稱宜焉太倉滿又

出榷蘇州商稅蘇州商市多權貴來行商商者多附
綴挾重貨也君至稍稍出約束下權貴者皆避去矣
商者又人人得平故官稅亡弗及焉丁巳母太安人
卒至庚申免喪明年復為陜西清吏司主事候夫人
為太安人復出榷稅臨清臨清之事視蘇州益蕺其
商市者益寬也壬戌陞本司員外郎一年遂陞知岳
州府制京官五品非三年上者不得出治郡兵部尚
書劉公力以薦君故君往焉比至岳果事事整齊為
之向所糾結弗列與僻懸廢弗新者皆判然舉矣於乎
其可謂術良已矣正德丁卯岳政成來吏部考功至

臨清病瘠至京瘠大作歿矣初岳人來吾嘗問君岳
人皆爭述君善郡也吾謂君知古良郡者矣局乃有
爾也君生成化戊子七月甲戌年纔四十耳其所手
又何弗引也於乎異哉君娶張氏有女德宜君封安
人生子一曰堪女一曰某皆幼也明年戊辰月日將
葬城西武家莊西原先兆安人之兄藁城學生張君
持狀來謂君與吾善也宜吾銘君銘曰明之弗光也
孚之弗長也嗟乎君之亡也

明故承事郎輝縣知縣李君墓志銘

君諱條字民望上世馮翊人也始祖仁卿避亂居華
子孫世為華州人仁卿生剛剛生清清生讓早孤依
繼母秦氏及長秦氏喪明事之曲盡孝道以勤儉起
家人至今稱孝友云娶王氏知真定縣王公徽女也
生君少穎拔有志故兵科給事中東公見而奇之因
以女許妻君及長為州學生綽有聲聞中正德丁卯
鄉試累試禮部不售以王孺人年高乃喟然嘆息曰
嗟乎古人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易况老矣何必第進
士然後官也乃出為汜水知縣有善政良法民吏皆
敬憚之未幾王孺人卒以憂歸華哭泣之哀顏色之
戚益逾所未有也洎滿喪乃悉取守令行事著於編

凡十餘卷曰不如此則不可以盡當官之責後除知
輝縣敦禮崇義平訟均賦民有頼焉暇則舉廢墜表
往迹百泉書院及蘇門嘯臺皆輯而制之君常以禮
自守一介非禮弗為也見上官恭而不隨或有過諂
者則赧然羞道之曰是過於宴昨也夫辱身而貫名
趨利而毀節即榮名厚利丈夫弗為也居輝二年卒
於官貧不能歸州嘉靖癸未三月朔旦也距其生成
化丁酉十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無子有女三人
其二東孺人所生其一出側室賈氏豈數命相乘有
適然耶抑天道果無知而使善人志士如此耶甲申

七月十日将葬君於華麓先塋予以事來入華孺人弟舉人希大洎其伯兄希仁持伯弟監察御史希宋狀來請予為銘予昔往來華邵數與民並交知其為人直諒有道實器重之乃何以無銘於君之墓石狀稱君趨向高尚胄次磊落常希座右以為天下第一等人行天下第一等事自期閉門讀書屏絕人事恥安小成罔趨近利於乎其亦偉男子哉方希宋廵按歸有左遷之報君乃謂希宋曰子豈若祿仕者耶叉覆數十言載在行狀中故希宋歸志益堅更無可回者豈非超然有見者耶銘曰　華山之麓其墳穹然

是惟君宅行義不爽俾艱厥嗣天亦乞惑予德孔莊予行弗長子名則揚視履罔斁天乎何忌永茲千世

對山集卷之四十一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四十二

墓志

明信校尉太原右衛百戶霍君墓志銘

君諱　字　上世山東新城人以從軍太原遂家山西為在君父勝以總旗從征有牢潸功授本所署百戶配安人某氏生君及弟昂君負氣磊落天性惡詔佞而質亦直方為談將事精騎射數為遊兵前鋒參將姚君信都指揮高君參盧君卿北相繼委任或延為幕賓咨議邊務先時偏頭關迤北羅圖堡瀕河每冰合則虜從先至當道命虛君設守以君積著之

力虜十年不復窺堡坐是預選軍政令無十百戶印十百戶人人愛戴謂有倚賴老營堡在北邊有兵馬錢穀獄訟之事號繁劇難治以君宿有風力特選任之不一年上下稱善矣有將官家奴自開堡倉出豆百餘石監收以下莫敢言君執縛其人送豆于倉移文撫按正奴罪而劾主將堡中小大莫敢易命一日虜自鎮西入寇其鋒甚銳君率仲子鳳與數騎追斬驍虜一人總兵者奪與所私君曰吾父子躬冒矢石得虜首乃為執力所奪吾雖不得此天當別有報吾者不數年季子鵬第進士此非天為之報邪由是稱

病還太原優游田里若將終身焉及鵬知咸寧君兩
至卿其行事曰居官能若此可謂不負所志矣遂決
意東歸比歸值坊門落成知太原黃君就第加賀仍
題坊曰文武游美時君已嬰疾與盡歡而罷曰吾年
六十子某成立死復何憾是年戊子六月二十九日
果不起訃至鵬時知長安李君伯音之狀因表弟刑
部主事閻公甫請予銘君某右狀云君先娶安人劉
氏生三子長鶚襲百戶次鳳卿家人業又次鵬壬午
舉人丙戌進士今知咸寧清介駿興將來未可量也
劉卒繼娶何氏未論年又卒再娶司氏生二子鶴鵶

尚幼女子三長適百戶龔子顧次民二尚幼居室孫
子四人州川岱岳生成化己丑二月九日至是年六
十雖不期順已及下壽嗣續之繁文武之胄赫然名
于山西君之福履可謂厚矣予往華山過長安咸寧
君數就問予以是知君之家訓賢子亦人多也義不
可辭銘曰太原城北澗河原其高穹穹晉所聘君與
安人合葬焉子孫藝藝碩且繁文武衣冠為世傳緊
君之祀宜萬年我銘在壙何可湮遂德耀功惟後賢

射洪縣儒學教諭滸阿文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清字潔之醴泉人也勤學好古一時英雋之
士皆莫能及累試不售歲貢上禮部得請除綿州訓
導循循善教士子感焉乃後擢射洪教諭至則以所
以教綿者教射洪皆渢渢乎有蘇湖之風值藍鄢之
亂蜀方不寧先生在綿保障之功至今人誦之其文
武之略可以槩見矣歸田十餘年非禮不動迪德益
弘乃以癸巳六月不起享年幾十有幾八月戊子將
葬先生于新兆其弟四子舉人藻以進士張君狀來
請銘其墓予聞先生名義方正光大心實恭之後于
乾州會諸公言藻之文采過人私以為必文先生子
也乃今見藻因足以知先生之懿德當不朽于世其

樊務罷償諸事鄉人仗義者亦能之而況先生哉其
事繼母救群弟皆轉變以常蓋大君子之難事於乎
此先生之所以為先生也士大夫尊而信之鄉人誦
而法之不亦宜哉卒時風雷之變酷暑若無天之于
善人蓋若是益可以觀德矣先生初娶楊氏生子貲
直采繼王氏生子藻英蔚蓋六子云女子四人皆歸
名族良士孫男子七人宗尭宗湯宗舜宗禹宗正宗
理宗義而又有孫女子九人焉其熾昌矣為之銘曰
位弗滿德顯厥後巍巍科名子奄售九峻之下土維
厚君斯藏之福如榛子孫振振賢且懋世萬不斁名

宇宙先生之德胡不壽

庚午解元吉原靜墓志銘

原靜諱體仁姓吉氏馬嵬世家也高祖某曾祖某祖貴父友文皆世有懿德富而好禮馬嵬人重之友文娶張氏生原靜幼敏悟不凡讀書慨旁求拮据作為文辭豐贍有氣識者悟以魁解許之從谿田先生治春秋隨試庚午果中鄉試第一主司以為稱任累試禮部不第益更自勵以求必得及乙未又不第原靜曰吾倦矣予黃山之下有泉可濯有田可耕安能役役自苦矣歸乎來課子讀業以終天年比歸被疾十餘

日而卒臨卒索紙筆書七言律一首投筆而絕英邁之氣超捷之才不以將死少餒非養之有素能若是邪於戲可惜也已由生成化甲辰十月三日丁巳至嘉靖乙未四月二十四日甲寅享年盖五十有二於乎原靜事親孝教子嚴內外有則舉措卒禮乎殊佳其為人方謂可以大受乃至如此斯非數邪配劉氏與平名家女生男子五人長來逢守家人業次來猷來朝皆廩膳生次來旬方進未艾女子四人長許聘予姪餘幼其一則側室某氏所出孫男子二人曰順曰換渠孫女子三人俱幼是年七月二日辛酉將葬

原靜于北原新兆來朝來以予銘其墓石銘曰英邁之氣琦瑰之才位既不逮命復罹災於天謂何胡寧弗哀美名傳操終古是瓌從以令子胡德之衰北原窿窿永奠玄堂刻石啓後用觀厥來

李君宗之配毛氏合葬墓志銘

君諱儒字宗之其先洛陽人也七世祖某挈家避兵入關中占籍鳳翔德化里永樂中以戶口不及改實昌里今世為鳳翔寶昌里人四世祖希道仕為黃岡丞生子原為君曾祖原生子鐸為鵰鐸娶李氏生子廷用為君父廷用娶崔氏鄉人敏之次女乃生君祖

鐸殊愛君嘗曰此兒質甚美當從事于學因命曰儒即能敬受祖訓黽勉淬礪讀大學論語通大義矣遭父喪而祖老母寡弟幼口食所仰不欲重煩大人乃請循父業祖泣而勉從之由是生意日懋矣配毛氏處士亮之女也有婦德事姑殊孝事事宜于君故君承業數年祖不知其無子母不知其無夫弟不知其失怙亦毛有以相之也後祖以壽終君居喪一無違禮又數年君挾貲往荊襄母崔氏病作毛請醫禱天無有弗至凡數月未嘗頃刻離左右及卒衣衾棺斂躬自料理人以為難能君聞訃哀毀成疾毛遺其子

涵性迎之歸疾已篤毛禱天乞以身代乃竟不起臨終謂毛曰吾生不能侍母抱恨終身幸此兒在可善教之以若吾祖之志君卒後十有二年涵果舉鄉試高等初仕為高唐知州撫按以其有善政交薦于朝陞河南同知時毛皆在迎養孝姑之報天道昭然安可誣也癸巳秋九月五日毛寢疾不起由生天順巳卯二月五日享年七十又五君生景泰乙亥十一月五日卒弘治乙丑二月十五享年五十又一又明年乙未月日涵將合葬栢林四新塋以予銘其墓石夫毛之孝近婦代皆可稱說而涵之居官守身表然在

人將來所就其封錫之命優渥未已不但近日應詔一時而已涵雖一人又有四男子占杏召啓雖俱幼其進莫量與二女子厥胄昌矣銘曰維孝動天維德啓後嗟嗟李君履囷或謬郭南之阡與姚同實孝道母儀千古如晝孫子翩翩實發實秀緜緜翼翼王蘇是壽我銘弗諛後人其究

處士張公墓志銘

處士諱璠字廷玉世武功人也曾祖大父羽舉鄉試高等仕為山西文水知縣配康氏生輻隱德不仕配馬氏生顒宗讀書不仕鄉人延為弟子啓蒙師嚴教善教其子弟皆循循有法度後繼以為教者萬萬莫能及也配馮氏生處士幼倜儻好義氣而天性孝直自便鄉人無小大皆愛重之喜飲酒行樂無所量際遇賓客或所私重則傾倒罄懈其胸次豪縱蓋大抵類是云正德丁丑八月庚戌以病薨卒於家由生正統癸亥五月乙丑春秋七十又五娶鄭氏榆社縣丞鄭公莊女也貞淑宜於處士年若干早卒生男子二人長舜舉甲子舉人歷太原麻城教諭有文名兩聘為順天四川同考官已而陞知儀封縣才廣效長撫巡者以為不可處以小邑

奏攷知內鄉方駸駸向用而處士卒矣然後當致有顒命於處士焉次舜賢孫男子三人汝為汝翼汝明皆讀書脩學孫女子二人一嫁生員談文并汝為等皆舜舉出其一嫁兗侃者舜賢出也於乎處士不理小節而大體嚴整平生與人無所私怨至於議論之際則侃侃不假借或有相詬者則大笑以謝曰我性蓋若是自舜舉連仕以至於今以予為故親且同里閈也則日相款洽故知處士益詳其孫子盛衆有文采宜矣明年二月日與鄭合葬縣北祖塋之次舜舉以銘請予於是銘曰

郃城之北其土沃而厚其壙巍而瞻乃處士廷王之阡孫子綿綿其後孔賢魂魄永安於保爾萬年

義官李公改葬墓志銘

君諱英字世傑其先平凉草峯里人也祖曰李三國初時[illegible]為西安後衛軍也三原豆堡里子孫遂世家豆堡云公父諱忠有器量不行心計勤儉自艾人稱為長者配王氏生公頎體倜儻讀書有事綽然有父風天順間從軍榆林殄大入寇嘗斬獲虜首為部將所奪去公不能平以聞於
朝廷既而部將重賂證者則竟以功歸部將公曰吾

自盡心報國耳何屑屑與部將爭已而部將所得之級亦竟以訟削去時有王都督琰者甚壯其義氣爲成化己亥輸粟助邊為義官又三年甲辰關中大飢至人相食也有司以公慷慨有口勸公出粟賑飢者飢者得公粟則生活若干人也人稱公富而好禮勇而能忍交而不群其信然乎生永樂乙未七月三日卒成化丁未七月二十日春秋七十有三配陳氏處士伯通女也端莊有容恪守婦道事上逮下一中軌則子孫雖甚愛亦必嚴以教之曰不可使玩而難化也生永樂乙未十月十六日卒弘治戊申七月[illegible]六日

八日春秋七十有四生男子三人璽聰明而明為國子監生女子四人邵能潘鉉趙景陽党鵬其壻也孫男子十有二人仁儒倫俊佐傳信傑偉借伸价而伸舉壬戌進士知臨汾有善政陞山東道監察御史孫女子五人曾孫男子十有八人曾孫女子二十有二人玄孫女子一人弘治戊申已合葬某原先塋正德己巳十一月某日伸以母氏之喪歸三原會其父君重痛其兆壓隘臨阪非永久之道乃遷豆堡新塋西新塋兆中仲來武功以海銘公之墓海不敢辭銘曰有德有壽矣有子有孫以至於立矣賢而傳矣遷而安矣何弗延矣

劉處士墓志銘

興平處士劉公以正德癸酉冬十一月九日卒於家子成都府通判實由成都來治葬縣南周村先塋以明年甲戌冬十一月廿又二日葬公於此走使來武功請為之銘按狀公諱江曾祖忠祖亥才父達咸以好義樂善稱於鄉閭達配馮氏以正統壬戌十一月五日生公天性篤孝馮氏早卒事父曲盡其孝出告反面內外無間言嘗宿城外舍見城中火必問見父否否必求問見者見見者必求其衣冠動止識言其

衣冠整飭即喜或言其未飭即忪忪恐懼曰此必有疾病雖夜必馳逕至父所問慰乃已父每病左右就養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其卒哀毀至骨立資送一從腆厚惟其所有亡肯留惜迄其終身蓋四十餘年追慕迫切之至便爾泣然流涕有所飲食必嘆曰此不得復奉吾親也見子孫成立者必嘆曰此吾親所不及見也壽日子孫戚黨稱觴咸至必哭而却之曰吾親安在吾可以受爾本我也易簀之日遠近痛悼蓋仁人孝子風教所在自足以起發人心如此褒子為諸生與通判君共序往來與平必就謁公公之溫然和毅然敬心竊慕之顧其精神完粹體貌充發必可百歲以視其子孫之榮養乃止如此雖已躋有嘉壽然視衛考祥猶所未足也配符氏生男子四人賓貴資實女子三人王保子胥與學生王大叔婿也孫男子五人某某孫女子一人幼未許聘銘曰

始平有古風是惟劉翁翁德克長惟劉之慶子孫綿綿翁孝是延是延是似何不克世欲翁之思視此銘辭銘辭不刓世萬孔安

咸寧李處士墓志銘

處士諱萱字廷芝咸寧人也其上世不可考自曾大父忠始服賈著姓為關中所稱王子曰道安道安生絜絜取賈氏生處士惟敦樸無華兒時則不妄笑語人咸異焉稍長入鄉塾誦詩讀書方勃勃興也乃廢為家人業則多所蓄積關中業家人者未能或之先也一日翻然曰夫人貴知止有足富貴非可以必終何日僕僕然每有已期也吾鄉人往由維揚起家者至多然或多貧莫返者此奚不能恆富然逆而蕩蕩則莫之據而貧其勢易及殺千也吾何若放情丘壑與鄉人日聚會往來使不失吾田廬以視示於子孫哉於是出金於邊拜散官章服委蛇生老病死非閭里不遊也某年月日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又五其生蓋景泰甲一也處士天性純孝事親曲盡愛敬飲食必親居鄉黨恭默謙厚不言人過所與遊必德似行同始相周旋咸寧人益故以長者目之云初娶董氏生一女子為張倫妻繼劉氏生一男子曰秩癸酉科舉人再繼董氏生二女子深州吏目管朴引禮舍人張子之婿也秩生男子二人企膺企同企膺已娶勾氏女俱讀書事學女子一人幼未字此非德厚效長者哉予往歲游華郡過長安見士大夫言徐伯瞻侍御令咸寧時適處士家當里甲伯瞻好

賢禮士則欽翽㚒士家里甲㚒士曰吾家幸有秩為
長侯及士大夫重然視同甲顧吾家獨富厚安可重
累貧者與竟其役伯聘殊敬羨焉此亦足占其後矣
明年九月日將葬鮑陂原新兆秩以其友閻舉人溥
狀來請銘溥為予表弟而予嘗因溥以識秩甚厚宜
有以銘銘曰汝樸而吕其佩孔良厥宗以光卜此祥
岡萬世所藏

張附羽墓志銘

君名附羽字于霄盩厔人也曾祖曰國子監生成祖
曰㚒士深父曰唐山王教授俊初教授為四川新繁

學官以君與弟附翺皆穎悟強記可讀書舉進士日
日為程課以驗之既數年驗其俱可乃俱遣為盩厔
學生自歲季科舉諸考凡言盩厔學生者必曰張氏
附翺附羽云附翺既舉弘治辛酉鄉試君乃益淬礪
及甲子亦舉鄉試可謂奇矣今年九月十四日以傷
寒疾翳終弗瘳乃死京師正陽門外逆旅舍中年三
十又二遺其妻田氏與其幼女三新生子一微附翺
與同在君且何以歸也噫嘻痛哉余正月過內丘時
君自潞州省父教授回余望之視為學生時若變易
遠也乃至是何哉由其識識觀之宜可舉進士即不

舉能遠其通銓籍焉亦可矣居京師兩年士事備而
死也乃皆不然焉豈不深可惜也人有孝者天必培
以享遐之福君事母辛氏雖口食之細亦不忘有所
奇異輙不食必以歸奉焉有疾病時時問惻摩切靡
肯有間斷也何獨不享又并其壽與促之耶豈固其
數或有然耶附翺泣拜告余曰夫子與兄弟俱交且
厚願有以銘之使不朽乃銘曰　人之良藝之工於
是以終有子在抱弟以克恭曷為其窮

甥婦楊氏墓志銘

表甥王德華以嘉靖乙酉冬十月八日喪其新婦葬

後七年辛卯秋七月赴試過武功出其兄舉人德光
之狀乞予銘其墓石若曰甥今已娶安定楊氏生男
女矣而新婦能孝吾親睦吾姊妹與嫂敬事吾弟不
可忘雖舅憫新婦之以夭亡也庶幾錫以不死之道
予覽德光所撰狀心感新婦之賢焉曰嗟乎新婦少
女子也而能如是非所禀純粹貞淑要以異諸人者
遠矣按狀新婦隴西人祖鐸懷柔知縣父廷濟庚午
舉人母李氏早歿育于祖母劉氏年十九歸德華事
德華祖母太夫人洎其舅姑皆喜謂其有婦也及太
夫人卒新婦哀毀過于所生而處德華姊妹洎嫂咸

無爾我至疾病相與扶持久而弗倦是歲疫大作至
氏病者相枕藉新婦初視德華妹疫湯藥之供一切
親與為之或曰疫染人當避也不聽曰何親如姑嫂
者未幾德光妻復病值德光如省治大夫人葬事不
在而新婦於凡湯藥之供又一切與為之甚至以口
哺藥略不計其傳染也或又有言者曰嫂與姑同兄
不在責當在我我與嫂均少失母吾安忍不救嫂相
與寢處者幾月餘嫂疫欲間而新婦疫疫決何而新
婦不起矣若新婦者殆行法俠命者哉德華曰新婦
事巳詶濟燈火必親必躬雖寒暑毋間此婦人恒德

予獨傷其視嫂與小姑者千萬人不可强而能也雖
其祖母劉教之有素而天資之美要不可誣矣新婦
生弘治甲子六月十六日至卒之日享年二十二歲
云為之銘曰爾順爾淑天畀孔厚顧爾弗壽予將焉
咎銘以告哀賁爾泉臺惟爾休哉

蕭氏妹墓志銘

妹姓閻氏故順天尹馬嵬公鐸孫也馬嵬公娶於先
太常公之女是為予太姑生妹父鴻臚公璘而鴻臚
公娶太興趙通政伯顒女生妹女兄弟四人趙夫人
以妹季且屬愛也於是議婚輒難曰必得當是者斯

可與之舉人蕭奇元者為諸生時以文學獨知名與
表弟溥為筆硯友嘗謁趙夫人夫人異之曰此所以
同吾子進者翌日蕭氏議婚來夫人欣然曰我女宜
為若婦今便許之及妹歸事舅姑克盡禮孝舅姑甚
宜之而汝弼弟妹皆幼妹一切愛厚勞問其弟妹依
然若同胞也妹天性慈孝恭惠雖出貴族其循循執
禮獨終始毋少替然淑靜寡言笑故能精敏女紅翊
勸兄者自以為莫及也最汝弼向學勤苦罔以寒暑
間旦夕妹曰夫能篤志如此我安以簪珥為有所不
逮解以資之此少年修飾之人能卓卓若爾雖與鷄

鳴所稱何異哉趙夫人卒妹號泣嘔血勸不能止表
弟翰者妹長兄也妻遺襁褓子女時妹在室恐重遺
趙夫人之憂乃身自撫育皆至成立趙夫人曰兒可
為魯義姑歸必宜人正德乙亥八月戊午卒於產由
生弘治戊申三月癸未則年但二十又八爾生男子
一曰蔡兒汝弼將以明年正月乙未葬泰基先塋之
次以狀來請曰奇元不幸喪此懿配上痛兩親下憐
孤息兄其為銘之銘曰孝不畢生宜不逮享適不親
成天實為之悲此芳齡

對山集卷之四十二

墓志

將仕郎泌陽縣主簿張君墓志銘

張君故郃人也諱翔字雲端祖曰張榮富有厚積人號曰張萬粮父曰張顯能繼其父之業而宏大之娶趙氏趙氏者戶部侍郎趙公倫之女生三子其季者張君也君初為州學生後以家事廢學為布政司知印仕為廣平臨洺鎮巡檢能過其食當道者累旌賞之遂陞為泌陽簿簿泌陽數年則又大有稱譽於民而君以目疾遂棄泌陽歸歸二十年日日與親友置

酒宴會輕財仗義自郡守以下莫不以張君為賢也正德五年十月十九日卒於子維開州吏目官舍中由生正統五年正月十二日享年七十一歲取曹氏生男子二人長維初為魚丘驛丞陞開州吏目次守直州學廩膳生員女子一人為襄陵王妃子夫人孫男子七人大倫大仁大儒皆國子生大儀大深大佐大任俱駿駿有為也孫女子五人皆已嫁聘名姓君又有曾孫子三人堯臣舜臣禹臣於乎其可以為盛矣明年四月日維將祔葬州西祖塋之次因吾友任孝子禮以狀來乞余銘曰此狀公幕賓閻伯仁謙之狀也伯仁信厚君子當必有徵張君之德者然君之德厚於身及於子孫其所揚之於人固無有不盛矣於是為之銘曰

吁嗟張君其古人之遺德耶狀稱其建學臨洺克成其子弟與能求冉伯牛之墓學士大夫孰能與之先也在泌陽又克鋤抑豪右芟縛寇賊令之有風力仕大官者安知非以張君為反手也生子而能賢以養死以哀生孫而能至於曾此於人何由歟焉此於人何由歟焉

高年爵耆賓党公墓志銘

公諱資壽字祖仁武功人也自先世以來皆富而好

禮為邰城大家父整取侯氏生公兄弟二人公嗣整守家人業能克幹厥蠱党氏之業弗中衰焉晚年有司請為鄉飲賓年八十奉

詔受高年爵嘉靖丙申正月二十五日辛巳以疾卒於家由生景泰壬申九月四日癸巳享年八十有五配張氏故太原推官張公良佐女也先公二十年卒生男子三人長時精於醫道先母九日卒初娶先季父長洲公之女生一女女子嫁學生劉遐齡繼娶華氏生一男子朝著娶劉氏生子思溫及一女子嫁學生

上錯次昭縣學生取王鴻臚之女生男子朝緒朝儀
二人朝緒取孫上舍軒女生二子思聰思恭朝儀縣
學生聘予叔弟淳女女子一嫁楊肇東側室楊氏生
三子朝服聘郭氏朝冠朝瑋孫氏生一子朝圭季曉
娶景氏生一子朝紀聘楊氏二女長在室次聘牛上
舍夢祥男某女子四人長嫁長垣教諭魏華次嫁楊
縉次嫁劉臣又次嫁徐仲臣茍翁盛矣今年丁酉十
月二十四日庚午昭等將與張合葬以予為銘昭學
於予不可辭銘曰
郃原膴膴葬公得所子孫如雲何福不覩伉儷永偕

世萬安上

甘節吳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傑字文彥武功高望鄉人也曾祖譓祖端父
林皆世有隱為鄉善人林配陳氏先生七歲失怙特
撫養於祖祖母王氏獨鍾愛焉先生天性嚴重自不
說嬉戲無益之事王於是遣就外傳值季父貞為西
安掾又從季父就學西安史爾季父喜其克勤於學
顧以終鮮兄弟為憂勸求為吏以自裕養而先生怫
然對曰既學聖人之道乃復利吏耶遂謁巡撫都御
史陳公求補縣學諸生陳公可之有檄下府縣由是
與季父失恩歸依於仲父清值祖與祖母繼歿先生
以嫡孫承重三年之喪哀痛倫至泊除服仲父析居
季父上京矣丘踰弱冠婚娉尚無憚然一身卒若季
父所卝不得已苟依舅氏開塾授學而已曰予不得
志於世乃亦不得志於學耶且惟斆學半雖所以淑
人亦所以淑已也曷由是以辛吾之志使吾終其身
以誦說聖人之道哉於乎此其志向高遠安可與凡
近道也初娶張氏扶風良家子早死葬扶風某里生
一女子今為孟泰妻繼娶趙氏有婦德宜於先生先
生卒以身教其子辛苦備至無少怨恫鄉鄰以為姆

儀其嚴正恭和卓有孟陶之風生子二世瞻世徵世
瞻弘治甲子舉人知銅梁縣有治嶷而二女一嫁劉
文經一嫁李鳳世瞻娶劉氏生子曰棟方肆力於學
女幼世徵娶康氏尚未有出先生生宣德甲寅九月
二十日甲午卒弘治丁巳四月十六日丁亥春秋六
十有四趙生正統己巳五月十八日丁酉卒嘉靖癸
未十月二十八日甲子春秋七十有五今年己酉閏
十二月七日辛酉世瞻奉趙孺人之柩葬長寧北原
新塋從先生之兆而求張孺人之兆無有識者皇皇
然有憂衰焉然無可奈何而已初世瞻與予同為諸

生予獨重之因常拜先生於其所覩其貌聽其言靈
抱道長隱者也後予於先王之歿與友生符瑛為誄
以謚先生曰日節靖先生身處家貧而樂道好學究
而不易其平居教人常書令充熟誦白文然後徐讀
註疏以求其義自然而脉貫通故世體文學注識為
鄉閭人其家學源流遠矣又嘗哀采歷代國號世系
為四言書以訓童蒙而居常恒以朱子成書真氏讀
書記程復心纂括諸書訛舛不敢非所謂篤信好古
者與今歿二十九年予每與人語未嘗不以先生之
行為難而竊慕之蓋先生以嚴自治以誠待人故其

感人之深如此茲述略以墓銘乞予義詎可辭於是
銘曰長寧良原其巳孔敦其高隆然是為甘節先生
之阡兆與配聯子孫翻翻胡不萬年

處士張公配趙氏合葬墓志銘

公諱銘字克量咸寧人也先世祖子榮元知耀州進
封三原縣男生子曰伯堅行中書省員外郎員外郎
子潔夫知神木縣生仲益有隱德洪武初以高年直
言數應詔道述民事生順公人父也大父生淮娶王
氏生公兄弟五人而公第四子也天性剛方獨介雖
從家人業而律度嚴毅不妄與人交與人交誠信懷
切務自盡心意成化時中淮鹺數千皆身往營置虜
有後忽商有曹佐者蘭人也慕悅公之貫道求與公
夥經數年無豪髮相讓佐嘆曰人言義利分明誠唯
克量公足以當之故族人張紳親友李文吉管佩之
輩唯公依為豈非聞曹佐之言而與起者乎弘治甲
子閏四月二十九日病感寒卒淮安客舍中正德戊
辰扶柩歸寄葬城南草場坡之原公生正統　年月
日享年六十有四配趙氏同郡名族子也父曰世英
有厚德隱於商而趙年十六歸公有婦德治家有法
小與大成宜之生正統某年月日卒嘉靖二年三月

日享年七十有八生男子二人演澄演西安府學生
有瑰才懿行予甚重之與予翁淳河同為正學書院
生徒諸生徒以學禮恥之無敢御也豈非公之遺教
乎哉孫男子三人元朱元采元相孫女子三人長者
適趙臣光次字李某皆上人季天乙酉三月十二壬
申演遷公柩與趙合葬曲江新阡乃衣衰絰徒步來
滸西山房乞予銘公墓石予重哀演之篤孝極思於
是銘曰
孚豊而椽腴呂衡而邪族生也奚媿歿也允穀
是服

鳳翔處士毅菴毛君墓志銘

毛君之卒也以成化丁酉七月丁卯今葢四十有幾年矣正德戊寅十二月戊辰值其繼室王孺人之喪明年己卯十二月甲申子鸞始啓其故叟遷葬君於城東南七里三岔柏林凹新兆并其先配王孺人合葬焉前期鸞以狀來請予為銘君卒時鸞才襁褓也至是登膴仕為聞人矣於乎君其有以知之乎哉其無以知之乎哉按狀君諱雄字德嚴别號毅菴上世故與平人六世祖德仁始移居鳳翔岐陽里高祖文思不仕生子綸字六經永樂時歲貢士為廣洋衛經歷配陳氏生王字彥和有盛德為郡人所尊重與弟斌同居三十年因心之愛終始不渝及分異悉推讓所有予斌閭里以薛包比之後以尚德推擇尊為鄉飲大賓知府張公熊公至皆待以殊禮備咨訪焉年八十三受高年爵配鞏氏生亮字克明克嗣其業至號純厚配唐氏知眉州燾之孫也有婦德足以上繼陳鞏生君及其弟驥與女弟某今丙子舉人李涵母也乃佐亮卒時唐方盛年美容終身守志歷三十年人無間言故君生有令德必有令名者其先人之訓由來者遠也君兒時即端莊無嬉遊年十三高年公

遣學於致仕訓導張傑傑號有體認之學當時士大夫宗師之稱曰默齋先生君言動性行無爽所教而天資又穎悟不凡吴先生希之泰先生偉德見之深所器重十五被選為府學生遭父喪哀毀踰禮葬祭一無紛華時俗方盛興浮圖法有弗為者或以為蘖親其非笑之高年公家方當盛而克明又愛子也顧何有弗為者君百方婉諷諫止其涕泣之哀頞色之戚至於今人猶稱焉已而高年公不歎君仕進乃一以家事付君君承顔奉志高年公說以為良孫子也於是以百金命遊江南諸奥區君至江南且貿且學三四年積千金數十百卷既歸每以太極圖與諸性理氣數書質疑泰偉德以為能俞嘉與之乃更躬自督責教驥寒暑風雨無少怠至於處宗族接姻鄰恭而有禮親而有恩孝弟之實信於鄉人為妹擇配深伴婚嫁之體不私貨財不媿斐于表然孝義人也卒幾卒年纔二十又五景泰癸酉四月丙辰其始生日也嗚呼惜哉君初配王氏郡長者王以良女有容德娶一年則死乃繼娶郡士王志誠女君卒時王才二十三歲而鸞尚妊娠君曰妻孝有禮必毋肯更事人可讀吾書從吾兒長悉以貽兒祖父母皆老可誠孝

善事以終天年此外皆非所托前王氏嫁我未久死
吾甚宜之可語吾兒待來母百年後收骨同葬也王
泣領之後王卒以守節為廵按御史秦鼎奏旌其門
君卒三十一年正德丁卯鶚舉鄉試高等明年中乙
榜署綿州學正學正三年以撫按累薦擢南充知縣
有令名鶚治家人業號有餘盈孫男子六人孫女四
人曾孫女子一人其後昌矣銘曰
毛君好德貞以格年齒弗長廿五而夭妻篤節天所
莫子賢且昌聲允赫揚輝迹耀君豈蔵栢林之凹新
爾宅子孫繩繩來言懌

房母太淑人种氏墓志銘

正德癸酉秋八月十一日丙午房母太淑人种氏卒
冬十一月二十日甲申將葬城東之原子陝西都司
都指揮同知懷以舉人王治狀來請銘云懷自曾大
父皆以官居靖虜靖虜西鄙非所以安靖神魄乃今
偵還來此原為房氏世塋先君不幸早殁鋒鏑不能
收葬乃獨葬先淑人辛苦備嘗幸育孤等成立榮養
未久亦既殞卒矣此其痛何可言按狀太淑人姓种
氏上世通州人也祖興為陝西寧夏西路左參將父
參鞏昌衛指揮使配朱氏生太淑人太淑人年十六
歸靖虜衛指揮使房公鑑婦德咸備房氏小大宜之
未幾逆賊滿四反石城指揮公同大軍與戰季父房
琳以力戰死陣中指揮公仰天大呼曰叔父為我死
我獨不能為國死乎時賊勢日銳大軍多退縮不前
公張目奮戰衝勝迎之所擊殺甚眾賊人人駭乃鼓
翼脅公公遂被害當是時公戰益力使有數人翊公
戰賊且破矣賊見公死於是大呼躤我軍而我軍大
潰死者過半積屍若丘山云故竟不得指揮公屍是
時指揮公年纔二十又五也太淑人聞之即震哭數
絕幸毋媼解慰不死得撫育孤以有今日二孤者懷

與弟國子生愷也當訃時懷纔三歲愷即四月腹耳
於乎艱哉房氏代有高爵鉅官房成者指揮公曾祖
也洪武時為寧夏中衛指揮使卒子貴襲調蘭州衛
軍政克肅尋陞陝西都司都指揮使掌司事正統二
年始建靖虜衛
勑公守備焉故遂居靖虜生子琮早死不得襲娶王
氏生指揮公指揮公少小即奇崛有志忠孝本於性
成故能死如歸如此今其子懷又磊磊然不可限量
數以才武受
勑守備及掌視司事無忝其先人房氏益赫然名聞

內矣夫太淑人以名家女弱笄之年乃克當此凶累
艱難備嘗非其天性貞淑儉制有素難矣哉其有今
日也太淑人卒時年已六十六有孫男子五人鳳鳴
鳳喈鳳雛鳳吟鳳翔孫女子七人長嫁西安左衛指
揮使王璿次嫁寧夏衛指揮同知李瀚又次嫁靖虜
衛副千戶蔭子劉躨龍又次嫁固原衛都指揮使蔭
子王佐又次許西安左衛指揮同知蔭子王謙又次
許靖虜衛正千戶蔭子馬世經又次幼未許在室其
子孫之蔓可謂盛矣其所受於其夫而行於其身可
謂無忝矣銘曰

石城之亂良人以亡既捍鋒鏑梓予孰藏受契視殯
維房是光節苦心罵孫子乃昌東門之兆允厚允陽
生不同室死不同穴人心孔傷

楊母孺人王氏合葬墓志銘

國子生岐山楊价以嘉靖壬辰十月二日丙子葬其
母孺人王氏將以今年甲午冬十二月十日癸卯合
葬於厥考義官翁之塋以狀來請銘曰先義官翁卒
先叔北山翁嘗志其墓矣今先孺人之葬惟舅有以
念之庶銘其墓石俾母之賢得托諸不朽蓋先姊昔
歸北山公而价亦以舅視予故云予聞先姊言王孺

人之賢未嘗不重自嘆息及北山公時道兄嫂之恩
而事王孺人猶母也乃信且敬云按狀王孺人出岐
之名族父曰某為鄉飲賓配某氏生孺人天性柔惠
動有禮法年十九歸義官翁事姑麗夫人及繼姑白
羽二夫人皆極其孝敬先後咸宜為北山公火有奇
志義官翁猶識之謂王孺人曰昌吾宗者季弟武賴
可善視之蓋是時羽夫人卒北山公方五六歲乳養
撫摩皆王孺人為之後北山公為生員藉有文名值
關中有甲辰之飢人相食北山公自以為不可支而
義官翁往返蜀道間關數千里負米給之丙午歲壹

始歸曰不啻今日復與弟完聚也又三年弘治己酉
北山公舉鄉試丙辰第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正德庚午歸休水北山房飲食起居無弗與義官
翁同也予數造水北聞其言以為楊氏之興雖自北
山而教仁啓孝義官翁與王孺人之力先為北山公
源以為然義官翁諱金字宗周享年七十又一王孺
人生正統丁卯□月八日庚子享年八十又六生子
惟价娶李氏生孫男子三長燁生員次爕次煉方事於
燁燁娶王氏爕娶李氏又有曾孫男一人曰埠曾孫
女一人未字昔北山公病予往視之見价之事北公

靡事不盡其心以為子姪之事諸父若伯者誠已炎
矣未嘗不歎義官翁孝友之德爽世未艾如此王孺
人之銘義安可辭銘曰
翁仁姬孝煥其有報子孫振振胡德弗耀我銘堅石
來者求徵

皇明宗室鎮國夫人許氏墓志銘

維平定肅王第五孫鎮國將軍守德子徵鉦有配曰
許夫人蓋安東中護衛義官許翁宣長女也淑慎有
容悦於古訓內外譜之

定肅王聞其賢乃徵配守德鎮國結褵之後孝敬恭
和勤以備宅上下以為難能鎮國出閤後家事漸饒
尋至大有夫人伸縮之力也一時宗室中咸稱其儀
鎮國篤於親故崇於儉素夫人無一事不與之同故
和氣所萃多男而賢有如此嘉靖丙申十二月十有
八日巳巳以疾卒於正寢由生成化壬辰二月十有
八日乙酉春秋盖六十有五生男子十人潮滇滚澮
澂沖漛溢灑溅皆受爵輔國將軍濱澮滋早卒沖奉
叔徵鈐祀唯溅且幼潮善理家有陶朱之風滇治尋
重義漛溢灑又皆守禮克家鎮國與夫人偕征而家
之效不可誣也女子五人長廣原縣君配儀賓簡芝

次靈寶縣君配儀賓蔡廷芝次新安郡君配儀賓任
賢次膚施郡君配儀賓劉雲次栴栢郡君配儀賓李
行孫男子十四人旭禄旭樽俱奉國將軍乞
賜名者七人旭棚旭泰旭柗旭枚旭滕未名者七人
孫女子十二人長祁縣縣君配儀賓高某餘悉某之
孫也次郿縣縣君餘幼在室曾孫女子一人其裔繁
矣偕潮等将以嘉靖戊戌九月十有二日壬午葬夫
人於郡南大梳山之麓以知州桑君竹之狀來請銘
於予予惟我
國家敦斯麟趾之化本支百世愈遠愈盛

聖天子又從而興行振起之有商周之所未逮天下
宗室皆如鎮國與夫人之賢賁可無愧於關雎葛覃
之教矣於戲盛哉銘曰
祝山之麓既鉄且靈卜為佳城于萬斯年以蔫宗盟

楊母太宜人王氏墓志銘

嘉靖甲午冬十一月三日乙丑楊母太宜人王氏卒
於家十二月二十八日庚申其子淳以四川布政使
司左布政使奔喪歸過武功予往吊之曰淳不孝闓
哀昏迷不能述母潛德為狀請銘於執事歸將謀諸
仲父然後以狀上執事幸執事之不棄也敢再拜謂

成乎戊辰年承乏校文而布政君則所舉士其居官守身清慎長厚廉明果允無忝厥名蓋予所欣羨禮重者也我安可辭按狀太宜人王氏臨潼康留里人也父曰會有厚德生女子七人而太宜人長及笄歸封奉政大夫工部郎中楊公某生男子二人長即布政君次瀚泰府良醫女子一人渭南縣姜繼賢婿也孫男子四人東𣅳東晟東昇東星而又有曾孫男子二太宜人嗣續繁衍矣封君娶太宜人時方弱冠也上事翁姑曲盡孝敬下理家事且撙伸縮可謂婦人之難能矣

封君好施予延賓友太宜人實順承之及布政君顯領太宜人益自簡約以身為訓曰士以名節為先安貧守分士之嫻操顧兒終身勿易厥志茲予能為循母布政君歷官幾三十年始終清白太宜人之教也太宜人處娣姒和敬不狎族人有貧乏者凍餒者厥賙恤之咸得無怨卒之日親疎小大莫不擗踊如喪所生慈厚之德如此布政君之生豈無本哉由生景泰癸酉五月十八日甲戌年八十有二乙未三月一日辛酉合葬於封君之兆生榮死哀太宜人備矣銘曰

懿訓淑德於宗貴只子孫繁昌天錫類只諧合封吝於生後只此美孟陶婦道備只旂常有稱斯不匱只

壽官楊君墓志銘

君諱企字景曕扶風岐陽里人也高祖貞敬曾祖全祖能父銘皆鄉里善人銘娶董氏生君君天性甚孝既壯父命外出為商曰翁在塗廝兒不忍以微利遠違膝下但存貨于家使息之倍矣母病焚香籲天願以身代母果愈曰天祚我啊我活我母我何以報天於是服業賑飢築橋濟衆或有傾圯終身任之孔廟神祠閣有脩理皆出金以助孝友慈惠并撫其姪廷

爵姪孫爾佐等皆成家鄉人咸以為難知縣楊叔厚殊重其人益數與予講為鄉飲賓以風化里俗嘉靖丙申十一月四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二生男子一廷蘭壽官也孫男子二禹臣太學生禹相縣學生曾孫男子三舒艷喬曾孫女子一嫁壽官矣廷蘭將以明年丁酉正月葬君法門鎮東新兆以其從弟學生瑞狀來請銘于予君之陰德可以動鬼神者有數事不可無紀以示鄉人廷蘭嘗行商於外南過劇盜一錢未取鄉人失火家獨宴然癸巳渭河漲與廷蘭偕舟夜泊渭河同維者漂溺不可勝計廷蘭

亦獨全安叔厚良史瑞佳士所語所撰必有足徵銘
不可辭銘曰民以禨禔為德若景瞻者非其人邪孝
友恭和其指頗近而神理彌狀厥宗奕奕子孫振振
後人考德其用諦於斯文

咸寧郭處士墓志銘

處士諱理字宗智咸寧人也曾祖曰郭得成生子道
原舉人材為河南府經歷生子恂恂娶李氏生三男
子其季皆處士也處士韻異負氣然幼有目病不得
讀書肆意為家人產即能饒厚有餘無憾恫於父母
兄弟性又簡易不與人苟合終身為布衣非有士君

子之行者弗肯與遊與之遊者皆愛敬若兄故人人
嚴憚修飾不肯惡處士也醫有齊惠者喜奕而不理
於業人雖有篤病當奕不肯廢也見處士來即罷奕
應病者病者得惠醫若生故其病者因其奕皆來趨
處士而惠之醫與處士之方正因颯然徧聞中矣又
生不喜酒晚年少飲酒飲則輒醉醉則掀髯微笑而
止人莫能測也終身未嘗一至公門暇日惟焚香默
坐誦道德書及為善陰隲書客至喜問談山川名勝
之跡故天下山川名勝者處士能一一道之人屢薦
處士賓鄉飲堅辭不就正德庚午有

詔給民老壽者冠帶處士時年已八十三竟不受又
二年壬申二月丁丑以病卒由生宣德戊申三月丁
未春秋蓋八十有五配李氏生男子三人鈁錦鏜女
子三人嫁為趙邦式李聚與太學生李選妻孫男子
二人懋栓孫女子五人長者一嫁商南學生李相一
嫁李陽一嫁咸寧縣學生許楊二尚幼鈁錦皆早歿
而鏜舉正德丁卯鄉試將以某月甲子葬處士于鴻
固原新兆乃持裴第閒舉人溥狀來請銘于舊聞鏜
才美志量私甚奇之因推及其先世而處士之名行
與溥狀有徵遂為之銘曰惟彼郭氏實自虢奔于周

為宗乃肇郭孫最隗冊泰根枝孔繁汾陽始華郭世
乃尋及此河間修潔克武令德不韜是生恂父三英
既敦處士克字彼克云何非幹厥蠱郭德絲文追我
鼻祖子孫振振惟鏜孔新昌宗亢始惟郭之珍既珍
我郭心遐弗康卜云鴻固惟公是藏公福孔茂保艾
爾後世萬彌章我銘在右

對山集卷之四十三

墓志

劉母恭人高氏墓志銘

恭人中部人萊陽知縣高棠第二女也中部稱望族者恒曰劉高然萊陽君與劉氏生員君隼同遊中部學氣誼甚厚遂相與約為婚姻故以恭人妻生員君子封彰德知府翥當其配時生員君已逝久母折夫人再適鄜州王氏封君以四歲遺孤折夫人保育至成立始克還中部及還則家事已狼狽遂求為縣吏云時鄜州王叟亦故折夫人復來依封君恭人左右

奉養曲盡孝道折夫人喜曰婦如此我無以報婦願婦多賢子孫勿若吾兒孤也天順甲申封君吏滿上京師恭人從之紡績易米以為食者凡十年後封君為保安州洗馬林倉大使為亳縣義門巡檢凡百家事由恭人頗致饒裕矣恭人性嚴正有法所生男子皆教導以禮故皆成名人聞於世云左僉都御史聰者恭人中子也曩嘗告予曰聰實不肖凡聰有今日皆老母力曩聰從家君居京師就學衛舍中方其貧約母手自勤皆得以貲即以助學費一日母從下馬碑過見珠冠霞帔者問家君曰此命婦非貴人妻則

貴人母母因指聰曰若能為我掙耶以此聰益奮志向學後為鄉縣學生自謂科第可立致及試甲午不第少驕怠矣則或有所聞肆母聞輒杖之聰性喜奕棋嘗與冠生奕母至杖皆罵曰秀才事是如此乎冠生感悟與聰俱力學後冠生學亦底成曰此固劉母之賜也母善料能畜家事大小無有不中者甲辰乙巳歲大凶人相食父子不相顧母與家君言今日不但子姓雖奴僕工作皆要保全一僕有私財者欲出自居母曰爾所蓄不能當此年輕去恐不免餓死不聽卒餓死聰舉丁未進士弘治己酉除太平推官時

家君已在亳未幾家君官滿過太平母再留二年朝夕惟以明刑母罔為戒後有

命封家君太平推官母孺人矣又後以聰知彰德又封家君彰德知府母恭人安享祿養者二十餘年益豐備矣乃益儉約戒諭如貧賤時云一時縉紳大夫聞者莫不歎息敬服傳母之能教也予往過彰德與王子敬夫蓋親見之敬夫曰有此母安得無此子孫敬夫者前翰林檢討九思也知人能論故予訊其語如此云此可以徵恭人德容之盛矣今年甲戌三月丙子無病卒於家生宣德丁未二月丙寅壽蓋八十

八云男子三人玫早卒惡官如前璋順天舉人女子一人鄜州王舉妻孫男子十二人伸縣學生儀偉國學生玫出佐辛未進士戶部主事儆國學生侃舉人信縣學生仁舉人聰出仕縣學生价偉儒璋出孫女子八人嫁者三人宋溥張元傑馬鏞其壻也皆士人妻聘者三人宋氏與洛川王氏鄜州學生王文掄氏其二尚幼未聘曾孫男子九人曾孫女子七人其子孫統四十人云於乎此豈世嘗有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新河口棃園村鄉子坪新塋都憲公以狀來請予銘其墓石銘曰

坪之廣兮可以藏德坪之淵兮可以廷澤乾向巽兮衍秀節子孫世蕃兮惟坪斯宅靈爾康兮永無極

將仕郎河南南陽府學教授封翰林院檢討徵仕郎王先生墓志銘

夫賢人長者流風餘韻可以敦薄俗起頹惰當道衰文弊之日其救正開誘至不小也然往往莫之能及故禮義廢紐維常不張君子有憂焉海於是述王先生之行而納諸其墓王先生者鄜人也諱儒字交宗其先河南人仕高陵遂家不去子孫乃為高陵人今有諱元亨者墓在高陵或即始來者與其子孫皆不可考人第稱王大使家墓云元亨以後有三人俱紆繼容繼先然莫能詳所出元季兵起繼容繼先由秦嶺東行出關避兵而繼祖攜妻子渡渭入鄜匿居終南山中至

明興始徙鄜城北街故子孫遂世世居鄜焉繼祖生克誠克誠生徽仁徽仁生瑛讀書起家仕為大寧長清知縣以廉直顯名卒於官生子鉉寬學博大鄉人稱長者受高年爵年八十一卒配李氏生三子其長為先生先生降準奇領闊目廣輔而背厚岩負進退居止非禮不行年十五遊學山東於布衣蘇先生授

春秋尚書三年盡得其學歸為鄜學諸生成化辛卯舉陝西鄉試試禮部不第慨然嘆曰吾長清公之元孫也昔長清公英英烈烈不能舉進士篋嘗命子曰是在爾小子矣今不舉異日何以報地下再試戊戌不第以乙榜遂為保寧巴縣學教諭於是仰天歎曰嗟乎志士若是矣其命也夫其命也夫至巴品第材質以為教其子弟皆與行淑躍巴素戲和日至是連舉三人焉弘治己酉復任祥符學教諭其教一視巴無損益居七年遷南陽府學教授教授三年以外艱歸遂不復仕云先生始仕巴時以奉父母入蜀就養

李夫人以道險弗往北奉高年公往居一年高年公
還歲時伏臘及父母旦日未嘗不東嚮泣拜甲辰關
內大旱人相食先生以俸金予仲弟歸養父母召其
宗族可來食者三十人於邑又推其餘令鄉里邑之
已者貿易為食已雖益困則益休然樂也在祥符日
請去鄠邇近可奉親來養乃數上書高年公弗許欲
罷歸去高年公又不許故思慮浸淫至發病目及聞
高年公喪痛恨擗而若不欲更生也故既葬高年公
事李夫人終身不易焉此其誠孝爲何如也
海叢遊京師見先生之門人皆深服先生之教嚴毅

切至有古人循循之益各言其與先生遊時恭然之
事猶泣下沾襟其浹洽於人心者若此也此豈區區
聲音笑貌可至耶弘治甲子予拜先生於鄠時先生
已受封為檢討當母李夫人之喪悴悴羸瘠不得聞
其言論前年壬申予再如鄠拜先生望之休休乎其
容洋洋乎其度也接其言曰淵乎其深粹乎其理也曰
此有道者古伏生戴公萬生之流也乃吾身親見之
乎宜其子孫彬彬然執經而好義勤問而尚賢此其
初有然矣踰年而先生卒蓋癸酉冬十月某日也先
生雖嚴以自治而天性溫厚未嘗無所容中情濬然

毋以富貴利祿以動諸子科第相接聲望相躡天下
識與不識莫不欣羨仰慕而先生如有所未聞者居
鄉日與故舊置酒高會洋洋而樂蓋有廣受之風焉
配夫人劉氏封孺人生四男子長九思以庶吉士任
翰林檢討文名才行聞於時為
上經筵講官纂修
孝宗實錄成劉瑾用事同翰林諸公以未有時務出
轉吏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瑾下獄言者以有罪劾
謫壽州同知會天變言者又劾
詔以同知致仕歸次九敘甲子舉人乃皐義官九峯

戊辰進士河南道監察御史孫男子五人瀛癸酉舉
人澤沐渭漢孫女子八人已嫁者二人鄠學生楊顯
然庠學生徐不圖婿也餘與曾孫女一人俱幼未聘
九年月日葬鄠北六老菴之原先塋九思語予曰曩
九思謫壽州會赦起不得行先君賜書開導以理唯
九思有所惕也及歸侍舍弟九峯以病待告先君見
九思來長安慰九思且日率諸弟以奉先君之歡雖
即已病先君中無以慰也乃再踰年先君卒矣其慟
益何可言夫完德厚行閭巷固宜有之介矣必尊官
盛位然莫能一二數者蓋利慾所灼鮮有弗化者斯

賢人君子世固所愛慕為先君之行蓋可以睹矣其
賜九思書曰蓋聞萋菲之綫詩人歎息流言之興聖
人懼焉此天下古今萬世共聞睹也故曰衆口鑠金
積毀消骨此非過語也其有見而言之也夫古之君
子涸然其去非有所不盡也修身慎行其越人非不
多也然亦以惟於讒是故禍厲叛而離騷興其辭悲
婉憤以激之淑淑焉使人心悲泣下而小子何為哉
古曰詩其知自修以俟所審求毀於君子天地月
日巍乎煥然而可觀也俯而察之未無媿於斯斯已
矣而又何慼焉夫能以一世之紲成百世之名其

道固有然矣小子將何為哉其言理直而指明義精
而引長若此故予得以著於銘詔後世焉銘曰　王
氏之始爰自姬周平王既東是有中丘乃及高陵三
緒維承伯也克武復茲鎬京長清烈烈於宗有赫廉
直顯名何政弗格高年篤孝是生南陽光祖顯稱彝
倫以昌佐不盇德畀及諸子海宇有赫光被元始理
茂本隆流長德厚若彼棠木何蘐不秀南山巖巖玄堂
閟閟萬世斯安我銘是貽

有明詩人邵晉夫墓志銘

世有懿寶天既畀之於人又斲刓而藏之豈天無意於
斯世邪抑否於其數雖一天亦莫之何也予於邵晉夫
之卒未嘗不歎天道之難恍焉夫福善而禍淫天之
道也晉夫瑰奇靈異之才少年登高第矣乃今覬覦
者資之為奇貨卒陷於暗塞不得施才於國家乃又
使之不幸而死所謂斬而藏之非邪予將誌晉夫墓
石而歎天道之難恍如此於乎天哉何心哉致我懿
寶俾之不究其事不永其年乂孰為而來又孰為而
歸於乎天誠何心哉晉夫諱昇上世蓋晉陽人也四
世祖克禮始徙居鳳翔普門里子孫世為鳳翔人正
德末又更為朝陽里克儀生奕庭生賢賢生泰仕為

雲南馬龍驛丞配傳氏生晉夫父戶部員外郎伯宗
配宜人沈氏生晉夫洎弟恒夫景并三妹焉弘治癸
亥冬予待告奉先太安人歸武功道經寶雞戶部公
時滿靈寶教諭予往訪戶部公則出晉夫之作示予
時晉夫方十三歲也雖英氣逼人而進退爾雅略無
驕容予甚器之後四年丁卯果中陝西鄉試第一明
年會試禮部既下第會吳太監劉瑾為其姪求婚曰吾
女必得名士大夫爭以福建戴大賓洎晉夫薦瑾曰
吾關中人所婚惟邵生乃可卒以晉夫晉夫躑
躅呼天百計求免弗得乃竟自樹立略不與一人通

終日閉戶耕齋讀書而已後雖伏沫
天子以晉夫無所領事故為福民渊中縉紳大夫莫
不重之以為究而晉夫洋洋粹粹僶俛以動於中險夷
不改其所不形服靚淵矣辛未戶部公卒晉夫哭泣
之哀過及終制一如始遭喪凡人無所不盡其極日
月伏伏頹然行有不悅則憂形於色霽而後已孔子
曰色難若晉夫非其人耶往歲予道過鳳翔晉夫數
與予言嘆惜行遊諸子方以為斯文之幸乃後十餘
年沈宜人卒而晉夫哀傷成疾治疾舉事小大靡不
自為憂勞為眚壯夫且難況晉夫乎嘉靖甲午七月

十七日壬午不起矣由生弘治辛亥十一月四日丙
子享年四十又四嗚呼傷哉予每以晉夫清癯簡
靜後當長年乃若此聞訃之日行道悲痛況所重乎
晉夫讀書過目不忘而精義畢會淡陂死生謂予曰
遄會晉夫超詣若彼道之學者誠無其人篇學不自
得則矜肆作而實德荒與晉夫不相侔也若劉元敷
畢汝勤秦瀋張瑷曹士奇與景皆西亡之名士也莫
不咸感晉夫造就之力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言
有豈弟之德乃能作人也所配沈氏無子沈宜人為
置二妾亦無子乃以堂兄八妹之子廷楨為後又養米

吳允氏之女適宋本書友於乎傷哉晉夫平日所著有
文章若干篇詩若干首小大雅府若干閱詩大旨春
秋會義大學衍義隨錄及語讀小史秋節詩評日
紀若干卷晉夫亦可以不死矣明年乙未正月二十
一日壬午將葬栢林門先塋從戶部公之兆予悲晉
夫之生聰塞於昌時而流光於來世其弟能耕述嗇
德如有不及則天道亦難謂其終於無知也為之銘
曰維彼雍州名山大川鍾靈發祥古多哲人奕世是
光奄及有
明晉夫以生其顧不惑赫赫厥名茂於庶侯其直如

繩其德究業為大之特靈雖非常至道每嗇畏此懿
寶維世之索轔轔其輪灼灼其文近覩其寔後聞則
芬柏林之門云從先人陵谷可易茲封不磷後賢歸
止為有
明詩人邵晉夫之墳

奉議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致仕劉君墓
志銘

君諱汝靖字安之其先宜城人也有為萬戶侯者不
知幾世祖遷來居渭南故世為渭南人高祖敬祖生
成

國初舉賢良為關中濟生子鎬鎬生降字文盛景泰庚午舉人官至濟寧知州配宜人任氏生君與兄汝寧而君少有異質見者莫不以為奇君益危襟正色無所勸成化乙酉濟寧公命從士人王熊受小學即知洒掃應對之節濟寧公以為可教也遂盡從熊所學比濟寧公罷歸渭南臨川伍先生至奇之以為渭南縣諸生明年考渭南諸生則考君置第一補廩膳由是君騰聲關輔間一時藩臬鉅公過皆求試之故聲益揚關輔士皆同以為不如君也曩予見吏部尚書許公言為御史時嘗以書兩及明皇幾致刑措二論

試君甚嘉與益扎公嘗予云然兩試甲午丁酉皆不利後浮梁戴先生來提學重以君文為奇謂君必首舉鄉試明年庚子果中高等會試又屢不利乃卒業太學益為瓊臺丘先生京口貴先生所稱許而又屢不利故至弘治癸丑始舉進士猶有例得依親君歸甫三月以為母任夫人既不幸卒當來事濟寧公而濟寧公忽遘疾不起君哀毀踰禮聞者莫不傷之丙辰冬十月拜工部營繕司主事督修通州倉厰兼收放張家灣磚厰料而二厰皆有中貴人兼轄十六衛官又習近京畿驕縱有素君居三年無敢梗者此固處

有其道云爾予嘗見選處先生通州改建磚厰記言君以舊厰去河五六里每不能達磚至又顧車轉般每萬計費八十兩天下財力取之不遺錙銖而蒞事者則拘制於法比卑於浚繫是常習息以為通患其有能深慮却顧為斯人圖便安者蓋寡矣磚自始陶至輸所費已不貲又至磚厰之苦萬磚所用猶可當中人之産萬萬計之當若何以歲繼歲積而計之當若何予因以為名言大士以舉於毀譽不為其當為者何可勝道君之所為與遂菴之所道安得使天下人人見之庶幾乎可以興儒而起武使民恒得錙銖

之覔豈不快耶此後君轉都水主事奉命視荊州抽分滌弊正理毋所易借事竣價倍往昔戶部尚書以為廉直焉尋陞營繕司員外郎命修　泰簡王園餘以禮裁抑使其國弗軼往度其昌言正誣詳見家傳中今聞之尚凜凜云還提督神木山厰尋又陞虞衡郎中提督盔甲厰未幾繼母史夫人卒君以憂歸免喪也為衙事者言收繫錦衣獄正德丁卯五月獄成

詔免為庶人瑾既誅始復虞衡郎中致仕徜徉為樂饒八年爾而又疾痺不優明年乙亥夏四月庚戌卒

矣先天順丁丑二月日春秋五十又九配王氏德冝
於君君病以藥弗效割股進之得少甦及卒之前日
又割以進人莫不歎其難然事雖不經亦可以見公
所以處乎其內者有道也生男子四人女子一人皆
早死惟時勉一人存生有二女子六月庚午將葬君
辛市先塋之次時勉以狀來請銘云為君所遺命於
乎君眞毅豪爽之氣由今觀之蓋家乎無儔然亦止
如是豈非斯人之不幸彼俛倖汚穢乖剌不道者方
且指而議之謂君為愚而其分何但堅白水火不相
侔也而安知君之云何語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

屈此之謂大丈夫此可以喻君矣君篤義樂善能急
人之難渭南安生程生與長安趙生皆客死太學不
能歸君為置棺歸之至於成事此貴人所易忽亡故
吾猶及之是以使人憫君之細矣甲戌冬吾子如渭
南訪君望君顏色雖病猶如涅丹聽其言論極古今之
際道術之指纖細曲盡益喜望君無恙乃歸而求諸
已病者歷百數十人始得異方亟以寄君則先吾方
三日逝矣豈非數之所定非人之能移哉於乎傷哉
銘曰　士自始仕皆殢靡辭中既染清元素乃慾君
窮益嚴況彼方泰世之嘵嘵永惟斯賴君胡偕歸使我心

殞渭水湯湯玄堂噲噲我銘在茲世萬其檜

陝西庚午舉人東墅王君墓志銘

君諱應麒字夢祥別號東墅居士家世安定人也曾
祖某祖某父某起家辛丑進士開封知府盛德善政
至今人誦之配淑人張氏生君少有高志中庚午舉
人尙等累試禮部不利故人相厚者勸之選不從曰
吾何若棲遲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嘉靖
丙申三月六日以疾卒於家由生成化己亥月日春
秋益五十有八云於乎天生英邁之才於君乃不逮
其施設於世而遽奪之非數也邪君娶與平閻氏故

順天尹敬菴先生之孫贈刑部郎中鴻臚序班公之
子於予為表妹生男子一人德光壬午舉人德華縣
學生女三人長嫁醫官盧某次聘監生暢懷季嫁秦
安學生侯同孫男一[illegible]幼未許聘
德光出側室某氏生一女[illegible]恩有疾君迎
醫視之有叔醫者低昂[illegible]能生吾弟有
女當妻君子以報君以從[illegible]死家道貧屢君遣人
賙恤之曰吾壻家也女死君道遇許嫁之子問已娶
否曰家貧未能君厚遺助婚焉其篤愛於弟有如是
者其致酒致蠏之事具在家傳物雖微而心之無所

不至古之人誠所未見也予嘗以為君孝友之心出
於天性張淑人病心痛君以首觸地流血被面籲天
求代痛遂愈事其母之姊如事母疾苦潛饋無不與
致開封公先守懐慶時右都御史栢齋何公為諸生
公能識其才猷以國士之禮遇之謂君曰此公文武
之才將相之業古人無與並者可師事之而君不知
於予厚也及數道其為人夫可以知君之志矣開封
公與張淑人之卒君俱哀毀踰禮而昔無弗稱爲繼
述之事凡可為者殫竭心思為之幼好奕開封公弗
悅也即終身不復奕弈射御不待有傳各臻其妙

穎異之資無所不貫又如此予每與君語謂君才無
所不可顧世之用否何如爾乃責志以沒嗚乎傷哉
今年十二月某日德充等将葬君開封公之域從先
人也來請銘於予姑舉其大者於篇以詔來世銘曰天畀
懿賓其施不逮二子振振泰隴之邁裔諸其躬厥後
斯大百千萬年其藝未文壽考不終唯予之慨銘以
告哀君子慎燮

明故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東公封太
恭人薛氏合葬墓志銘

公諱思忠字進伯上世華自人也高祖良惠以總管
守商州值紅巾亂令二子挈家居華州一居朝邑戶
吾受土地於國義當死守汝等往茲樂土慎哉毋以
志予先人之辞矣於是二子如命以往而總管公竟
死於官今華與朝邑其子孫各繁衍興盛至有數百
人云衣冠詩書有為關中望冑非天所以報其忠邪
居華者諱德名至華則辨土肖藝為家人業不數年
即饒裕當有兄諸貸之者及婚喪者輒賙恤資助之
華人咸喜以為鄉有長者可蔭庇已也生子有昇講
學篤志得涑獲因為州學生學者咸敬畏焉其學篾
正俗之事鄉人化之如莫然浮圖循家禮其風肆然

今猶衰也後以貢為商河丞仁以撫民介以律己民
至今有遺思可謂達不離道者矣初配郭氏為兵部
侍郎華陰公良長子郭公在
太祖太宗朝俱有勳德與先尚書公同時云郭公蓋
有二女慎於得壻郭公見商河公奇之遂以女妻商
河公生子思孝輒卒郭公乃又以次女配商河公生
公與其弟考功員外思誠兵科給事中思恭凡兄弟
子三人云公生而岐嶷火而穎悟十二從商河公遊
太學每祝則齋潔入廟凡俎豆樂舞之屬莫不備問
而具識之退而日禮云繼亦云固如此其所用之當尋

令能測哉讀書為文雖長老莫不畏避西歸時巳片
貌冠被選為州學生以書經中天順壬午鄉試成化
丙戌登羅倫榜進士拜刑部河南司主事剖斷明決
不避權要三載考績於是封商河公為刑部主事而
郭為安人焉尋轉雲南司員外郎郎中考最進階奉
議大夫而商河公贈郎中郭安人封太宜人矣思數類
仍雖國恒典而遇者每難此亦足以占商河公與太
宜人之賢而公之孝道顧明乎於天而獲於人者誠
不可誣也吁盛矣哉被
命審錄畿內刑獄平反為多悉有所畏免有所白今

其子孫衆庶而樹立卓犖豈非天所以報其忠如是
哉公居刑部以端正自居因情究事曾未一用慘酷
刑具而犯者自不能不以隱曲備對嘗曰獄有微旨
非敲朴所能致也每於招稿面題曰得情勿喜及隱
案正法則又曰罪疑惟輕一時危疑之獄皆以公為
決於是吏部兩薦公為府丞不報遂轉四川按察司
副使整飭松潘兵備璽書曰番賊出沒聽爾相機勦
殺軍民利病聽從便處置公至立約束謹烽燧內修
政事外樹兵威諸番部落畏威懷德不敢侵邊然松潘
孤寓萬山而諸番部曲環列蝟蟻中留一綫之路

為轉輸往來斗米之價每銀數兩方辦故布政司計
邊報數倍他邊而主糴之吏或多為伸縮侵盜監司
在彼又以荒服俗獘因循罔稽由是吏奸民苦日甚
一日公於是苦心勞意滌獘正法倉庾之積陳陳相
因矣又嚴贓私之禁正私鬻罰茶馬有序釁不生士
有飽食官息科斂蜀方之兵駿駿生氣焉公又於大
石佛嘴鑿山開路以便轉輸人至今宜之成化甲辰
惡匝族逆命公出軍勦之直抵巢穴斬首四十餘級
捷
上賜公白金彩幣乙巳小寨番竊發公又出軍勦之

斬首三十餘級所獲軍器頭畜無算曰此士卒之功
也悉以賞之捷
上又賜如前於是軍威大振諸部失心歸順其酋長
及朔望輒來照受約束蜀中士民倚公為西北長城
矣是歲十有一月八日公以疾卒於官距其生正統辛
酉享年纔四十五嗚呼惜哉
國有懿寶倏焉奪之將誰是尤有葵軒漫與錄樂我
軒稿藏於家配太恭人薛氏華族之子也太恭人初
以公貴封為宜人後用子曾貴加有今封稱太恭人
云太恭人有女德笄年歸公孝姑敬夫曲同內則公

夜讀書則侍立門外公夜分而入五鼓乃與具燈火
又侍立門外久具供盥櫛衣公往學始梳洗更衣問安
親所始終恭慎寒暑罔違郭太宜人性甚嚴重以太
恭人為難能比太宜人卒中憲公兄弟相繼淪謝喪
禮一切太恭人為之名士造人或所不見二叔二姑幼
凡衣紵飲食先用咸備曰毋令姑苦心勞意也兩姑
已嫁太宜人恒憂其貧太恭人與之處之令二婿從
事皆府役各為小官太宜人歡心焉方公卒時有子
五人獨周為弱冠餘尚幼也太恭人撫孤奉柩能逐
於萬里絕塞之間不亦難乎襄事之際有哀戚有禮

度遠近稱誦已即治家教子曰周汝理家以足口食
以贍諸弟曰魯漢郊野汝讀書以承先人之德毋遊
以曠日毋惰以忝志於是各相奮迅俱有成立太恭
人督率益嚴而諸婦紡織之聲達於閭巷矣後周助
邊為散官魯己酉舉人累官至兵部郎中漢戊午舉
人由戶部郎中累官南昌知府長蘆運使郊辛未進
士浙江道監察御史野壬戌進士刑部福建司主事
賢能之聲冰鑑之操皆名於世人人自以為莫及云
孫男子十有五人曙丞曉國子生晹及暘時四人者
周之子也國子生元州學生允及克克銑五人者魯
之子也州學生齊與梁棨三人者漢之子也州學生
旭與晃二人者郊之子也國子生順壽一人者野之
子也曾孫男子二十人紹芳繼芳續芳群芳重芳承
芳齊芳國泰國安國平國用國定國正國寶國治國良國
士國玉楨折聯芳而繼芳亦為州學生玄孫男子二
人煥燧其孫女子與曾玄孫女子又十有六人云苗
裔之盛文采之美關西名家莫可與京公與太恭人
一人之身所有若此是以為允難也於戲盛哉公之
五子皆與海友善退辭相濟德業相規今近四十年
如一日也嘉靖辛卯十月二十四日太恭人卒距其

生正統丙寅二月六日享年八十有六明年二月辛
巳將與公合葬御史郊具狀徒跣走赴浮問海當銘
公與太恭人之墓石然公之名德海聞之長老久矣
因忻其閨盛宜如是也至太恭人則數見親拜之嚴
毅恭儉孟陶之母或不多讓昔殷周以婦人開國而
宋氏以母道致盛關雎所稱豈虛語哉公負才秉德
剔歷中外雖年不逮用而享不稱德遺之孫子愈遠
愈盛謂天道無知邪是亦可以示法於後世為有宜
者之勸矣為之銘曰　惟彼宋氏世有哲人克配明
后德芳而伏以誒厥後中憲開緒奄有考功洎於給

葬東宗是崇三鳳並起赫赫隆隆又留罔宪以貽諸
子惟太恭人克戡厥事乞方示程其與姊姊克家梏
屯有周若志郎中孔武我事乞拓運使克孝發躬罔
訛守郡既宦川饒諡雄御史桌桌氷鑑是嚴推姦擿
伏福此江南中使垂首彌詔反封弼我
皇度如日羅中工事早卒才美行數大用弗盡以貽
後昆惟公之德克契於天子孫振振厥宗用是合葬
於華神靈允安刻此銘石胡不萬年

明故中憲大夫河南開封府知府王公配宜
人張氏合葬墓志銘

公諱瓚字宗器上世祥符人也始祖思義[illegible]不仕
元季兵亂棄家徙蜀歷徽州居臨華開墾西土莫若
通渭地僻耕牧便也於是遂居通渭而子孫遂為通
渭人云思義生信之信之生真配王氏[illegible]
矣真生孝義孝義生億億生思恭育齊[illegible]談
論之事鄉人敬愛之配張氏生公後封工部員外郎
消宜人云初張宜人娠公時夢日墮懷中瀕產封君
又夢偉男子修髯丹頰緑衣而前曰生起有生好子
已而生公蓋正統戊辰五月十三日也公生十三為
縣學弟子十七被試渠為臨川伍公所賞歎曰勉哉

當為關中豪傑無但科第也成化甲午年二十七舉
鄉試為等至辛丑第進士甲辰授工部虞衡主事丙
午課徒荊州有平政人至今稱之丁未陞本部員外
郎弘治己酉
上數以水災命中使李堂同工部踏勘溝渠工部以
公往堂聞與員外同乃以[illegible]追部侍郎楊理
及錦衣衛指揮劉剛　人[illegible]公憤然上書畧
曰侍郎大司空之貳股肱之臣也指揮近密爪牙之
司腹心之防也堂乃召之如奴僕而二人皇風奔命
若承制誥國體所係豈小小也宜付堂公法以作理

剛之氣不報堂銜奏公騎馬不遜公復劾堂擅弄威
福漸不可長於是下公於獄尋赦出之庚戌陞本司
郎中奉
敕督修
興王府興王府者即今
興獻帝也王以梁郢舊府偏處一隅不吉欲宅中央
一時撫巡皆難之公獨曰王必以中央為吉即當治
中央册使事後復紛吏擾民也衆悟悉從公言府既
成　王來之國賜公金帛辭不受至二十往返
王聞公生日遣内使者賜黄金四十兩高麗布二櫃

不受比事竣辭歸王復以金帛香物賜公公取香一
枝焚於庭北面稽首謝曰受此足矣　王歎息久之
日即中清苦至若此公同事有太監林索賄於諸從
役者諸從役者苦之公以讓林林感謝公意悉反賄
於諸從役者於是語之曰王公之直林公之改過皆
不可及也初公治府時明立約束揭表要成不逾[illegible]
不劳愚均平整齊上下信服每至寒冱則不拘文移
牘案直以過券輒土不硬為候毋先而贖毋後而[illegible]
言出衆去期不後時人初以公為迂至是皆重以服
公又歷督工諸官吏代不常必且㵷事於是上書乞

以各官職名下吏兵二部或有[illegible]必嫉[illegible]報留
後鎮遠侯以征勤調郃括押彰[illegible]往調之劾讅
之由是[illegible]公[illegible]公無敢違動督之官者公
在安陸五年[illegible]時作公為置縣守之
所活不可勝紀人戴之如父母洎公去乃為立生祠
報焉弘治丙辰陞懷慶知府其政一以[illegible]先生為
則因時損益務在宜民故民[illegible]從[illegible]內艱
歸巳即其家復除開封至開封其政一如懷慶而[illegible]
嚴過之蓋郡附藩省多侮法者故開封人歌曰包公
後王月府嚴如父慈如母不可犯良可[illegible]未幾復有

[illegible]以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一
[illegible]也[illegible]又[illegible]宜人[illegible]人慷
[illegible]石子孫[illegible]女也昔公[illegible]吾鄉
有趙尚[illegible]進士也或謂吾鄉風[illegible]不[illegible]有進士
此正縣諸縣既大宜力學必進士宜人歸公後日夜
勸公學少有怠曰此負志不可負及公舉鄉試人皆
謂宜人[illegible]宜人曰男志未償安可言喜公舉進士
宜人[illegible]曰男心斯可償矣李璀之禍宜人至叩擊登聞

故公[illegible]其氣凜然有烈丈夫之風實[illegible]御史續
與公善其孺人某與宜人亦相愛白孺人病且死以
幼子[illegible]及女托宜人曲為撫育令[illegible]與其子同學五
年然後去琙今巳舉進士為叙州知府[illegible]人善琴
公聞宜盧氏淑姚有唐宜人愛之嘗坐而鼓琴盧氏
病死宜人哭其哀為之毀琴[illegible]其和樂非婦方之古
人則吳歟之流矣嘉靖甲申九月三十日以病卒生
正統戊辰五月三十日春秋七十又七生男子二人
麒麟應翀女二人長嫁[illegible]何[illegible]次[illegible]應麒正德
[illegible]人[illegible]公中女生[illegible]德次嘉靖壬

于鄉人德華方學進士業　而三女皆歸聘良族應樓
讀書習舉子業家人業娶某氏生二女聘許一如願女
明年月日急觀舉宜人與公合葬某山之陽道德光
來出按察副使歌湖馬君應祥所撰行狀謂海在親
木當許公之墓石昔歌湖謂予言公之盛德君不容
口蓋歌湖先為河內令時公為知府告誨之勤愛念
之篤見追悃宗理道若無知其孰為守孰為令者此
其意豈可與浅薄輩語耶狀稱公方而修廓氣蓋一世
事至擲為畧無顧惜至於上下職分之節則恪守不
踰天性嫉惡有郎署時鄰有毆其母者公設笞之幾

死從逝化為孝士與士大夫接務出腹心又鑒識若
神方在荊州閑日祭酒景陵魯振之尚為諸生公試
得其文曰畸世奇才可得也在懷慶得今大理少卿
何粹夫之文亦已曰是何少卿者超世之心聖賢
之徒也後皆如其言云公孝友天成為諸生時嘗大
入夜翁瑜出莫知所在公中夜縋城而下五十里外
闖問求之竟得弟以還封君病幽三日不食公亦三
日不食居喪居官哀慟之誠思念之篤世所未有誠
所謂全德之英振古之豪傑也公於文章無所弗善
而尤眈於詩有中林集一卷藏於家中林者公之自

號公所以名集焉爾銘曰　適渭張泉偉惟王氏
思義孔武古道是肆相土依宜以昇孫子富寫書垂
厥肖執契迄及真祖我宗益振享長獲洪福不衰
三世之後封君是培其培維何從以令子蔚生哉公
於時其美岐嶷知學求志焉倘朋後先宗衣冠斯
執行問禮師帝作使崇義砥名宜射華獲混之帝
推之豈悔兩守大邦德音孔遲操矩建規厥民自
頌嚴載揚之村先碩贊孝以終世將焉托公志遺
子孫則有科第翩翩奕葉是致西隴之原宜人同
世萬承光維公之傚我銘在石聿道來學

對山集卷之四十四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四十五

行狀三篇

先平陽府君夫人張氏行狀

先君諱鏞字振遠上世故固始人七世祖政始徙來居武功長寧甚富貲有貲又能慷慨任義故長寧人倚仗之子廷瑞博學篤行仕元為興化學官云有論禮樂變易之事于元不可孜矣生六子其三曰世睦純行不仕生二子珪琪琪善稱述文義亦不仕生子諱汝楫初為武功訓導

高皇帝時詔求文學端正之士教　太子乃辟為

燕府官後乃出為安岳令

文帝既內靖召為北京行部左侍郎璽書留輔

皇太子凡北京事得自治行之

文皇帝眷念功德將封爵為侯固死不受及卒仍上

表乞免賜贈秩

上竟允之乃官其子爵上林苑監正禮上林苑監副

至

昭皇帝時始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焉爵累官至中議大夫贊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性耿介不與物事至則亡避患害為之故屢言時事便宜皆得無怨時

貴人生子諱健

睿皇帝以為通政司知事食半祿終身奉祀先尚書

天順間嘗言漕河事宜皆深有計度不得行故所自志者咸由是毀矣夫人曰袁氏浙江按察司僉事溥女生子五人長先君次銓次錫次鑾次錦先君生而哲靈年八九歲即孝友善文辭有所著者長老爭紀頌之弱冠益深詣事理曰述序不若焉遷理辯不若孟軻功澤不若伊傅是末可已矣故其意雖與數代獨雄焉初以先太常居南京故就辟試南京南京士來試者皆尊禮祗之然數不第及後歸試關中關中來試者又皆尊禮祗之然乃又數不第乃從歲貢來太學來太學乃又就試太學來試者乃又皆尊禮祗之然乃又數不第乃請改南雍以就先曾太常之域居祀焉曰凡吾所為試求以見志于世今若此非吾不解時文是命福弗可耳與我甯甯然求合于時孰與我修先王之法終身也故一切削去倥偬不欲聞乃後又覽莊老及浮圖書歎曰人以形骸為大壞其速絕若飄風也予行年五十又四矣吾弗以忘功名之會是取速絕而已夫孩提于班白期甚遠今忽忽若瞬息即能至百歲政少半耳京生有言孰易如葉孰

化如燈言生死易至也夫喜生者欲心恒安佚也君
子疾沒世而名弗稱傷功名之不立也夫功名于身
至疏也古之人以死效此者謂可萬世不與物朽至
厚身也今不得之功名又因以勞心體是非喜生之
道耶語曰百人射招亡弗中矣百物誘生弗傷矣夫
乃今于吾可以已矣乃遂自謂為已庵君後五年因
出為平陽府知事知事甫一年歸歸一年病癰疫不
發又二年弘治壬子正月癸巳乃不起生宣德庚辰
四月辛未春秋纔六十三矣夫人張氏邢郡名家女
父曰賢仕為南京鴻臚序班恍爽有執故嘗與先公

通政交甚厚也配陳氏生夫人陳氏卒鴻臚公亦卒
夫人乃依母氏母舅陳君者南京親軍指揮僉事也
亦嘗交先公以先公與鴻臚交也乃歸夫人于先君
柔惠善事事先曾太常李夫人李夫人甚篤愛以為
有嗣婦矣事祖妣袁夫人袁夫人又甚篤愛以為可
以事太君夫人矣太君夫人者袁夫人以謂曾太常
李夫人者也李夫人性善嚴肅先公年過五十猶不
敢侍坐侍媵至白首不能審識意向惟夫人獨能懽
心矣不可謂善事已矣性又遜惠亡所私方來歸先
君四叔皆少也衣被一切與為補紉及叔皆壯有子

又視其子懇懇劇劇亡以異不肖故四叔與羣姪子
女皆終身善感夫人若母者矣夫先君取夫人才再
歲也即歸試關中十餘年十餘年乃更見之未嘗有
怨恫固曰母以妾累君子之志乞男子二人長阜穎
敏有神年七歲善詩又善為楚騷十八歲死季海英
邁傑蕩亦頗修其先人之業然其能闕也以時文謬
舉壬戌進士第一為翰林修撰取尚氏女子一人嫁
為乾州士人習五市妾故有孫男子二人俱殤矣今
所存者有孫女子三人與新生孫將胤也嗚呼先君
碩爽有容骨軀若凝玉人望之如神仙有接其論者

充充然如有重獲也為文賦詩皆簡古爾雅漢魏以
降殆莫有尚也與靈臺人楊重長安人李錦同稱為關
內三才然其明當今之務察識事實可以名實潤澤
亡虛慨者若先君蓋數代鮮矣方帥試將考官列置
第一及析卷參政張用翰嘆謂御史曰此三秦豪傑
可以佐伯王者吾故開文拔之今乃幸自見也願遂
子之文振者故順天尹馬敞閻公鏞也取于先太常
之子于先君為姑御史以故與閻氏隙也乃遂置先
君不予第後參政語先君曰是我以誤先生也先君
曰僕自外試于今皆可取上第然皆不能取固非皆

御史也然是吾命耳然于吾何疑焉卒不怨御史也
成化甲辰關中大饑人相食先君方南遊甌越還客
所故厚者集數百金具載糴西來至汴糴盡為盜掠
乘舟又數被風顛沛幾沒中心怦怦營營鄉里事熱
益窮峻亡訊乃冒恐疾馳至家見先太夫人跪膝下
殞越欲絕然由是遂成病心及其卒時心病未間也
火壯時所交盡名公長者饋遺常積至千金隨以奉
獻先公先太夫人後乃益授諸弟諸弟皆怡怡偲偲
惟恐勿有歡心不稱至於今諸弟荷有言之皆咽嗚
泣下固非以其能散已也皆先公教五子各一經舉

進士皆先君躬自講授晝夜孳孳然惟恐弗能寧先
公也後子阜長益欲教育為關人阜死不肖才一歲
其生稟未覘也乃歎曰天乎我因以窮乎乃果弗肅
顯吾宗乎不肖既六歲能誦口授始稍稍不煩憤十
二教以古今賢聖之迹及指要同異曰今固未必知
苟一一記吾言當後有思可以成名人不肖雖私能
識之然好遂趨童子群戲凡戲又多支設亡狀先君
益重自怒絕乃長棄不復教至于其大病始思繹所
故嘗指者則先君已弗省解矣今雖能致之錫命于
先君然先君又安可知也幸猶及先夫人先夫人乃

又已矣嗚呼其已已矣先夫人言當先曾太常公及
先曾夫人喪時先公哀毀至骨立凡事治皆先君行
焉先公先太夫人有疾晝夜不解衣宵旦百拜籲天
必及可乃已後至先公先太夫人之喪適家事中替
先君極力勉成大事哀隕號極幾不能生也是非其
至孝哉然先夫人實能究轉相先君凡先君所欲與
不肖留也所欲向不肖後也始不肖以官祿事先夫
人謂爾父及諸叔有養如此乃不能俟見之爾父亦
謂必以養太夫人及能祇爾榮顯然又悉不逮顧我
身自享之又視所抱孫謂荷百歲以報爾太夫人及

爾先君可含咲下里矣先夫人卒時二孫已殤折今
幸有昭胤然安可知也嗚呼其慟也已矣先君故有
文字數萬言皆散在知子間所存者僅三四十策耳
命曰巳庵集先夫人生宣德甲寅三月乙酉至卒日
正德戊辰八月戊寅春秋實七十有五嗚呼先君隱
行甚衆其詳細多在長老口今不能一一載其大
且槩者其先君之風因明著矣不肖常竊怪世俗好
誣設其先人益重為人指議心甚傷之故述事多不
盡先生文思深厚凡評論皆當實不修也惟采擇以
加堅石斯康氏事行久遠矣此恩德至厚永世者也

惟先生圖焉

文林郎順天府推官中城兵馬指揮司指揮尚公行狀

公諱望字周臣關中武功人也曾祖某祖某累仕爲縣令父文英不仕母高氏俱以公貴贈兵馬副指揮孺人公兄弟七人公行三從鄉先生授書經累試不直從以歲貢爲國子生成化己亥拜中城兵馬副指揮卓有名於京師京師有少年某横逆不可言每每持刃遊富家不論識與不識曰爾宜以幾金幾貨貸我有不然者即引刃自欲分人重懼必厚遺之官府

亦畏避不治公聞之笑曰此甕中鼠耳即收捕坐法其富者蓋免矣時雍坊民劉原甚有蓄聚以其難子害免一子爲攔伴所結交賂不得理後訴登聞鼓法司以與公公力與正焉夜夢見一老人拜曰僕劉原也公活我後人我無以報公然吾舊在壁下有幾千金吾子不知惟伴知之願以語吾子乞早據壁必遇恐伴有也已而果然中城所居皆世家大族放肆頑俠朝廷凡有禁皆不得行公一一犯危往爲時余肅愍公爲兵部尚書深器重之及北城缺兵馬指揮疏公補不得肅愍語公曰此必有不得爾者爾勿易爾守可也成化甲辰關中大饑人自相食雖號富貴者不能全父子焉公歸俸以養其兄弟宗族其兄弟宗族又多不肖往往不知公德至罵詈仇疾公若有弗聞也後亦稍自改悔鄉黨至今皆曰何不若尚公視諸弟也弘治己酉以老歸陟文林郎順天府推官致仕與鄉人居無大小皆以禮貌人有所告語悉盡心其是非非無肯相欺即有弗從者公曰彼以告我我不忍不告彼也終其身無有不以爲君子者庚申春二月疾作手足熱冬十二月廿三不起生宣德辛亥十二月甲寅春秋七十又一娶張氏子一恩女一適

里人張懋公未貴殁贈孺人後娶賈氏生女一以歸海甲子二月甲辰將與張孺人合葬縣東可曾鋪北新塋物公病時每與海語輒曰君異時當有貴顯我死宜爲我得聞人言以銘我墓公卒逾年海果舉壬成進士第一爲翰林修撰公之所以見不肖者不可無也遂以所聞者次第如此俟立言君子傳之恩生子一曰古茲已十六歲實公嫡孫弘治十六年八月十日壻康海謹狀

孝行舉人張子行狀

張子之諱字儆正上世河南太康人始祖敬元來樂

知政事、國初謫湖廣岳州衛指揮使尋改陝西岷
州衛已而褫官、編戍於岷州衛其子孫或以營田家
於秦州儀正父東谷先生罷官西歸又家於華州焉
高祖文信贈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錦通
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高祖妣陳曾祖妣趙祖妣劉皆贈
封淑人東谷先生諱潜山東布政司左參政配東氏
考功員外華州東公思誠女也、封安人儀正幼岐嶷
不凡少長即無妄言笑雅不喜兒童嬉遊或與僮稚
語必窮竟終始數歲父他出客至毋命主之拜揖如
老成人應對終日客為驚異方出就外傳時司寇公

卒於華陰參政公請
命營葬未暇遣之就學也參政公服闋調授就公日
不暇及儀正已十餘歲能親訪師友甫弱冠即有令
譽歲壬申歸取予之長女戊寅督學政雪峰秦先生
試士於華問謂郡守曰吾聞士有張之桀何為不就
試守使主吏趣之儀正以親老辭守笑曰桀待聘已
久有司當為之揚命僚屬張公及門儀正再辭焉秦
公既試諸生思不可以致曰吾聞其有行能文章實
待于試檄下郡令補弟子員第一諸生愕然感服自
是率求友為大復何公繼至檄緝學正學書院師友士弗

敬重者何公愈知儀正常與論性命之學此開館修
雍大記俾紀獻焉歲壬午選士翰御史者移檄有司謂
近歲待士浸薄士亦不自重茲入場屋士巾服如儀
亡裸閱以辱士儀正乃喜以為此吾志也遂就試果
中式癸未卒業太學充然有得每退食舍館端坐讀
書不交世俗其同館婦女過他諸生則坐立言笑自
如見儀正則亟趨避之曰張先生來也鄰有豪賈每
張筵致客聲妓滿前乃戒絲竹勿歌曰鄰有張先生
焉居兩月以思親援例歸省至吳定夢老父謂曰汝
母疾汝宜亟行覺而大懼兼程至家安人果病久矣

于是延醫問藥亡間夙夜衣不緩帶甲申正月安人
卒儀正哀毀踰禮水漿不入口三日既殯即廬居墓
次枕塊疏食亡異初喪雪夜伏哭墓曰吾母素畏寒
吾母寒矣聞者悲之器用取極麤惡者或止之曰吾御此
亦忍矣父城居每辰巳間入省父亦不能違其志父
西歸岷山拜掃雖妻子遘疾不顧其純孝遠近聞之
亡賢愚不介皆知景慕歎羨其苦節堅志雖貧士自
以為弗能及也郡人咸以文詞慰問之時墓側有烏
群集朝夕至鳴噪移刻而去雉兔馴擾若素育之者
墓岡下忽有泉湧出清洌異常味極甘食人皆以為

孝感云嘗夢母戒其哭泣誨以謹風寒及預告其當
至其事當至皆奇驗時傳白朮羌為冤且至夜忽有
數輩持利刃止宿墓外儀正恐爲數輩曰閒有警恐
驚吾張孝子吾輩來防護之耳里中一少年素逆于
父母一旦市肉以進其父異之曰吾見張孝子矣彼
爲死者猶哭敬事我親生敢不孝耶因擬儀正上食
時步趨曲折哭泣俛仰之狀以悅其親世人以為化
之越明年丙戌竟以墓次風寒遘疾親友諭之歸第
弗聽曰吾父遠出未歸吾所亟念者亡能以為蒼恐
致傷怛耳嘗痛先妣遘蒼吾懼有不測于此可久使

死亡知則長已矣如其有知則大獲吾志矣必歸友
人強之至家猶假宿東廈洎得疾何可將易簀猶撫髀
長嘆以為父年老母喪未終乃有此捐棄取祭上第
幾行第幾冊書來至則家禮大全也置于枕側遂屬
纊遠近親踈亡不哀慟之皆呼天惘鬼以為不鑒此
純孝人督學漁石先生過而哀以辭謂儀正賢者之
行也太學士楊遂菴先生東歸至華以文哭之曰人
孰不死子之死能孝也郡守凡山先生哭之以文曰嗟
子之死死于綱常者也先是有司見其純孝將聞之
上乃力止之至是遂馳奏焉卒將一月父自秦奔訃

哭之曰我兒孝子也其仁慧亦我之友也我有食將
誰共之我有疑將誰質之我有欲言將誰聽之將卜
是年十月二十日葬儀正于先墓之傍父東谷先生
謂我獨知其深宜有撰述遂于立言者表志其墓距
生于弘治乙卯五月初九日歿于嘉靖丙戌正月十
二日得年三十有二娶子女生子一光孝女二長聘
閎子生東元之子囦泰次聘州同知楊杰之子祖儀
正天性仁孝見一蟻一草之微不忍傷折而投孝經
曰聖人以孝為第一事耶此人所俱能者也祖大奇
之及長肆力于學自嘆曰人之為學學修身也人之

所以欲富貴利達者奈何每以聖賢自期設程朱之
位以事之曰將使此敬有所主非但識景行也酷愛
周禮一書嘗曰為治不法乎此終為苟且因吾所願
見其行者其志于天下者如此嘗讀延篤傳作仁孝
論論曰中孝用勞大孝不匱自然者聖勉然者賢尊
仁安義可謂用勞博物備施可謂不匱固能孝矣一
日行斷岸見白骨命童僕收瘞且為文以祭之田鄰
有以增售趙氏趙氏將鑿之平乃惻然討直取之戒
勿壞且封樹其上郡守均徭役乃走書白之極言民
生之艱宜深加撫恤守為之感動儀正詩文曰言志

集若干篇存於家噫儀正非吾甥也吾之良賓也姑
因華士夫所道及書諸私簡者錄之以告于君子俾
之所以厝孝道迪修志尤深遠也

對山集卷之四十五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四十六

祭文十四篇

祭采

恩莫重乎父子事莫大於死生吾昔以有爾而樂今
爾死矣吾將孰樂形影自顧行道心悲況老且病耶
即後有災如大冬則誰將汲汲奔走如爾者於乎吾
心裂矣尚何言哉人有彼小疾病尚百方拯救惟恐
非起新婦則[illegible]然[illegible]若茹膾食蔬豈故自輕其生
不念父母養育之恩耶然綱常所係尤有大於是者
故新婦[illegible]然[illegible]尤又[illegible]色視生非[illegible]父母家教與吾

兒殞方迪養之效何以有是於乎痛哉明日吉辰往
瘞爾柩於前王新婦之壙腸斷心裂不能汝留惟爾
有靈其歆承之

告太白神

昔我武功嘗隸神籍世代雖易稱頌不殊神之丕功
靈貺志傳所載炳如星日肆我
國初有耿都督忠隨禱輒應海深感焉今夏暘不登
百姓已懼秋穀未播民命焉托惟神聰明必鑒茲苦
倘惠然錫我爰降甘雨滂沛優渥沾溉下土保我秋
穡俾民有年海當備述神庥刻諸堅石并葺行祠以

昭靈貺惟神眷之海心罔再謹告

再告太白神

海心罔再神監豈他靈貺奄臨萬民有望嗟此鄉人其來又三肅秉厥誠神其歆只靈氣旣布甘雨必來悠悠我思惟神孔惠群黎惶惶送之出門再拜稽首用乞溢恩謹告

祭栗與婦文

兒死吾甚痛也今婦又飲毒死節吾痛益甚也夫死生亦大矣婦從容就義視死如歸烈烈丈夫亦或難之婦獨易易如是雖爾父兒山先生家教有素吾兒生前敎義尚行方正不撓故天特與相之使有此美二者是邪非邪抑婦之所稟純粹堅固貞淑自然有不待習而能者邪鄉縣官師與士大夫耆舊俱以狀號上達爲婦奏請旌表永勵風俗二姓之光炳耀如日則我兩適靈寶匍匐萬狀不爲無功也夫死生常理修短有數婦能如此吾何尤焉昨以兒稿百九十篇托渼陂先生序而傳之方謂兒可不死乃其婦又英英如是當益大厥聲同傳不朽世固有位極三公而無聞於後者兒與婦似可亦自慰於九泉之下矣吾痛雖深吾志不忝吾今而後將休休自裕已矣祭以

表哀兒與婦其歆承之

祭侯良弼

惟君負器抱儁早掇鄉科貧無厚業盛年忽過貪祿河中稍未軼軻湯陰作宰毅稱番番予謂君起於茲有那乃執乃固卒逢世羅君歸克惟徜徉田野予於朝夕惟君是語君才甚明君氣靡茹益砥益休君子所語以此百年夫復何亟嬰病不還使予失侶君鑒烈烈灼物有赫予往未達獨君是傑下走之試奚有弗別君窮罔中君齒不耄官微名幽仕淺行塞皇天昝育物好每缺君雖離與君別孔孝克勤厥心惟君斯文揚幽煥宣罔有弗到苟不自畫終臻所造古人似君亦多厥蹤君靈倘存於君已濯明日巳丑其辰孔吉君柩不留長歸窀穸薄陳斯奠我淚沾臆懷風想音永無見日惟靈孔昭是歆是即

祭東原先生

昔先君子嘗謂先生履正而固行純而則不但當時之所少見方之古人蓋程張之徒也以是令海從游於門或可以寡過叔世其身今先生卒矣彛倫大義學者易而弗懌此斯文之大患也九原不作儀刑焉往明日大遷永訣終天爰陳薄奠以罄海私敢致兩

柩與尊夫人並薦尚享

祭康可久

於乎可久孰榮不悴孰晝弗夜生之所為死之所藉平生志意予惟汝嘉丈夫之特用光我家抱器弗售聞於大學貳此巨邑治行允卓歸田數年日與予偶倫雖叔姪誼如朋友中壽告殂我心用傷我老且瘵章孩復亡靈與朝發貫爾幽宅溥陳斯奠庶幾來格

祭張鎬

於乎我甥胡為而生胡為而歿數之所遭何詎爾躬惟甥克竪篤志敏學光彩未長嗟此美璞明日寄瘞

於城南郭頗近祈野魂其堪託念言永違腸肺摧灼聊陳斯奠庶其歆若

祭北山

於乎北山乃竟不起邪骨肉之親金蘭之契三十餘年而莫逆者公一人爾我方以公在足以相依語咲同終天年而公乃有此聞訃之日痛徹五內然安能復得見公握手道故昔哉於乎生死者理之常而數之定也年登七旬正終臨卜有子有姪康孝之節文章之譽海內章縫之士孰不仰之丈夫之事備矣書矣尚何云歟聊陳薄奠以表我哀先生其右臨之

祭城隍神

迺以凶荒之後百姓方蘇幸天降時雨秋禾畢榮奄忽之間蝗蟲徧野百姓咸惟自謂難可更生丁此虣野婦人悲室海茲戰惕罔知所措計惟神之聰明必克驅此災欲布稟乃丁疾疢於是命使以禱曾不踰時悉見擇逐禾不罹凶小大咸喜蒙茲靈貺感荷曷勝謹以潔牲柔毛牢同諸弟虔將報謝惟神昭格永畀下民尚　享

滸西謝土文

昔我先公建此幽宅悉仗神休永無臬兀

祭焦廷壽先生

惟公明易龍聖千古所尊據蘇笑占鬼神莫遁海自獲覩此書以底於今實敬實仰敢因吉日丁未為公作主來以祀公惟公神靈鑒此誠悃是憑是依謹告

祭虞部張大夫

於戲自古文章之士能以稱述為世高者蓋少焉公自齠齔至弱冠人人皆畏之及舉進士為虞衡大夫人又以公為訟也蓋至是乃又以殁邪於戲古稱文章之士獨得天地之秘故不能多壽與大爵祿若韓退之柳子厚蓋已有然者矣公之作聞之於人傳之

於耳固不知與二公何似也其所遇則大槩類矣於戲哀哉某等往歲試禮部實公所舉故于公之卒無不哀焉士於知己其報也恒重然茲已無及已苟無恙當取公之文傳之尚享

祭李太恭人

維太恭人九十之年四品之養翟冠豸服光動里巷生榮死哀有孰能况玄駕奄臨封君是伉萬年有歸子孫克象薄奠敬陳黃流在瓚如不昧尚歆斯享

對山集卷之四十六

刻對山康先生集後序

嗟乎對山先生天下士也余私慕之久矣洎余來守關輔則先生已脩文地下考問無從矣詎非憾哉然先生主盟藝苑領袖哲匠者垂四十年類王幾何而咸昔瑰章瑋帙顧使其壞爛不收謂守土者之一缺典誰云不然暇日乃得先生友人張君太徵所輯先生詩歌書記序銘諸作凡若干卷以示余謀梓焉因其遺之撫臺令制府翁公樾終其役無貲之惑噫余志也何敢辭乃重以校正托諸張君而畀之良梓梓成西陂諸公謂余何可無一言余因述余得藉以抒其私願於先生而庶幾文獻之究圖者如此嗟乎先生神解精詣畧見於其詩若文經濟謨猷畧見於其廷對一策其英風勁氣軒挺卓踔斷非小物細故所能塵蔑蕩搖者則有諸君子之狀銘表傳具在余可無贅也獨悲夫倜儻儁拔如先生或世有如先生者而竟亦弗偶才之所以自愛與其所以愛才者余不能無交望焉耳

嘉靖二十四年秋七月朔日東郡六泉吳孟祺識

外祖康公對山集後叙

國朝詩文至
孝皇帝時始稱復古比天下彬彬作者可謂盛矣據西京則先外祖康公伯仲為之冠伯氏所傳曰德嚮集天下之人稱德嚮公負國風之才得騷雅之精意者也仲氏則先外祖有對山集若干卷第應酬未盡汰去散逸未盡蒐入迨今三十餘年為萬曆庚辰督學京山李公兵憲新淦朱公慨然興念收輯遺篇而為之評校且叙事以給梓刻可謂曠世知已矣倏二公超遷出閑督學太倉王公上海潘公繼至尤銳意甄別俾成佳物嗟乎士君子遇一知已可謂難矣况諸名公為振世作者際會一時雅相知重以圖不朽之業非存殁者之厚幸邪竊嘗聞我外祖
制策之對一峯非儔長公叙述之成崆峒退舍謂非有良史之才而為絕代之倡者邪太雅寥寥聲詩弗振我外祖奮起於蘇李之塗超詣於應劉之棋古詩協於矩度近體不蹈浮靡比為長沙之儔者皆茫然自失矣故何李王邊一時藝苑俾數代陋習至弘德歸真而後學始知趨向說者謂我外祖與諸公有功於藝苑者非邪昔韓文公之集至歐文忠公始定我外祖之集不遇諸名公之校編則何時而可以稱善也是時我舅小山公登第與諸公游適諸公憐才遂及於此集之重梓我舅氏可謂賢以自修而孝以成親之大者矣敢叙述盛事而附之末簡

萬曆九年八月初十日甥孫張光孝惟訓甫頓首撰

對山康先生文集跋

對山先生以文章名寓内朴自童子時益心切嚮慕之往歲承乏武功抵任問俗則人皆頌說先生不衰隨展拜先生之墓得其家刋數種讀之然全集尚未覩也比承學臺潘老師檄欲為先生刋全集命朴繕寫今始告完先生次子春元梣謂朴當有以識其後朴惟先生以剛方正大之氣崛

起弘治正德間發而為文又皆質直不俚即一時脩辭之士無不誦法之朴亦何幸而獲盡力於先生之書成因綴數語于後見景仰之私云

萬曆歲在壬午九月望日知武功縣事晚生東魯曹崇朴書